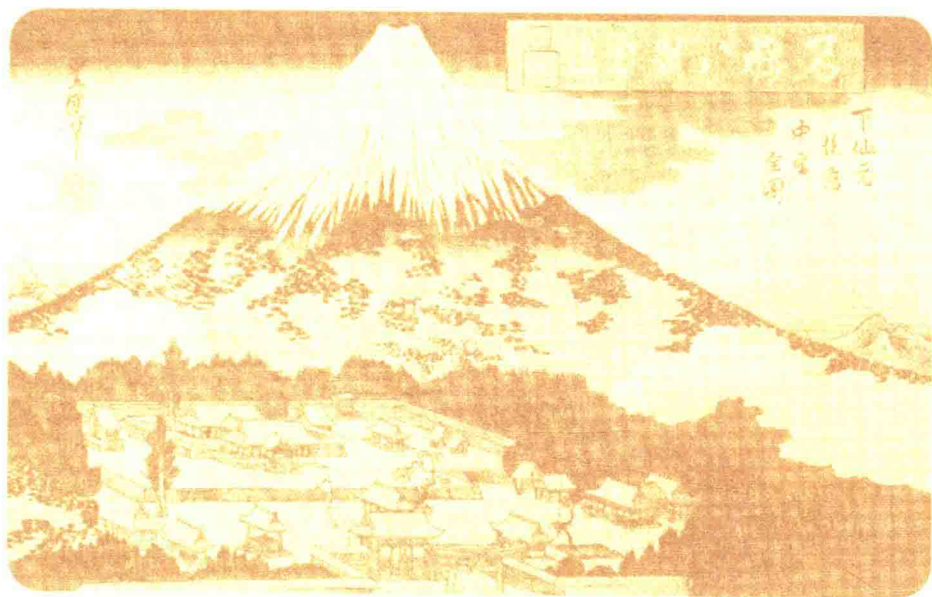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八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錄（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錄（總第69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82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83冊）

第二十三冊目録（總第84冊）

第二十四冊目録（總第85冊）

外史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續本朝畫史序　一名皇朝名畫拾彙

延寶閒。畫博士狩野永納。撰本朝畫史。家文穆序之。行世已久。乃着檜山處士。更能捜訪。摭其遺漏。又續采後世諸家涉繪事者。亡論搢紳士夫及緇流閨秀。錄成五卷。名曰皇朝名畫拾彙。所附斷案亦皆確有依據。可謂篤於畫者矣。大抵後素之技。與時升降。鑒其風格。審其好尚。乃足以識別古今品隲高卑。鑒家苟無津梁安能討其源而窮其委。世之論畫者。率㠯臆妄斷之。乃沾沾自高不亦謬乎。博士之撰。處士之續。蓋皆為此也。則其事雖淺而考古論世之槩具矣。豈特風流雅賞之云哉。畫史之序。既出於先世。因亦請序於余。余未識處士。但其志之篤與請之切。有不能固拒者。聊弁以數言云。

文政紀元。歲在著雍攝提格菊月。培齋皝題于驗雨詩窩

續本朝畫史卷之上 一名皇朝名画拾彙

檜山義愼撰

宸畫

謹按

神州開闢以来

皇統聯綿與天地等重熈累洽海内清平萬機餘暇後素宸翰
或傳人間永納撰画史既収入今亦捃摭遺脱而録焉

聖武天皇諱首文武帝皇子法諱勝満 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寶筭五十八 或書
云有泥金宸画 画巧便覧

近衛院諱體仁鳥羽院第五皇子 久壽二年七月廿三日崩寶筭十七 帝少好圖繪
嘗画遠山残月於殿中北障子 源平盛衰記

後白河院諱雅仁鳥羽院第三皇子嘉應元年六月落飾法諱行
真 建久三年三月十三日崩寶筭六十六 嘗聞宸筆御影今在山城州白河寺

後宇多院諱世仁亀山院皇子德治二年七月落飾法諱金剛性
元亨四年六月廿五日崩寶筭五十八 ○宸画弘法大師像并賛其上今在京師
東寺

後光嚴院諱彌仁光嚴院第二皇子 應安七年正月廿九日崩寶筭三十七 ○宸画
花鳥艸獸并題御詠和歌 便覧

後花園院諱彦仁後崇光院皇子文正二年九月落飾法諱圓満
智 文明二年十二月廿七日崩寶筭五十二 應仁略記云御德行詩歌管絃鳳笙秦箏入
木蹴鞠画圖等近来聖主○世傳御画 便覧

後奈良院諱知仁後柏原院皇子 弘治三年九月五日崩寶筭六十二 ○有御画設
色北野神像極清爽 同上

後陽成院諱周仁或雅輔又和仁陽光院皇子 元和三年八月廿六日崩寶筭四十

七 ○嘗御画六馬於一板上掲清水観音堂筋骨駿逸大有生
意衆擧嘆伏其神妙又東福寺舊藏兆殿司画羅漢像佚亡二
幀帝執筆補足之殆逼本真皆是出于 天資頴悟也 便覧
○鎌倉光明寺亦藏御画阿彌陀像

後水尾院諱政仁後陽成院皇子慶安四年五月落飾法諱圓浄
延寶八年八月十九日崩寶筭八十五 御画殊清爽有活動 便覧
上皇画馬圖水墨淋漓涂抹乾宣和盛事照心仟天機巳到試天歩于閬華騮跳筆端 澤庵和尚詩集 後水尾

田原天皇施基皇子也天智帝皇子光仁帝皇親 靈龜二年八月薨 追奉
尊號田原天皇○嘗好圖繪其所親画在于和州多武峰 同上

雜纂

畫部因斯羅我日本紀云 雄略天皇詔大伴大連室屋命東漢
直掬以新漢陶部高貴鞍部堅貴画部因斯羅我 中略 遷居于上

桃原下桃原真神原三所

百濟王子阿佐同書云 推古天皇五年四月百濟王遣王子阿
佐朝貢○阿佐所画聖德太子像今猶在南都法隆寺見其摸
本筆法高古規度宏淵實爲海内之珍

黄書画師

山背画師 推古天皇十二年九月始定黄書画師山背画師亦
見日本紀

東漢末賢

高麗加西溢

漢奴加己利法王帝説載法隆寺藏繡帳縫著亀背上文字云 始略
我大王 聖德太子 應生於天壽國之中而彼國之形眼所叵看悕因圖像
欲觀大王往生之狀 推古 天皇聞之悽然 中略 勅諸采女等造繡帷

二張、画者東漢末賢、高麗加西溢、漢奴加己利、令者掠部秦久麻

高麗繪師麻呂　齊明天皇七年、高麗使人持羆皮一枚、稱其價四綿六十斤、市司咲而避去、高麗繪師麻呂設同姓賓於私家日、借官羆皮七十枚而爲賓席、客羞怪而退 日本紀

葛野王 天智 淡海帝之孫、大友皇子之長子也、母淨御原帝之長女十市内親王、王器範宏邈、風鑒秀遠、材稱棟幹、地兼帝戚、少而好學、博渉經史、頗愛屬文、兼能書画 懐風藻

慶雲二年十二月丙寅卒 續日本紀

祚蓮　白鳳八年十一月、皇后病、勅建藥師寺、祈冥救、時不知營構之規、蓮入定見龍宮伽藍、蘘短盡美、出定摹圖奏進、乃用其式營藥師寺、最極妙麗 元亨釋書 本朝高僧傳

倭画師忍勝　靈龜元年五月、從六位下画師押勝、姓改爲倭繪師 續日本紀

養德画師楯戸弁麻呂　天平十七年四月、正六位上養德画師楯戸弁麻呂授外從五位下 同上

越田安方　南都藥師寺有佛足石、蓋摹王玄策之圖也、石傍記云、從天平勝寶元年歲次己丑七月十五日至廿七日、并一十三箇日作、□檀主從三位智奴王、□□天平勝寶四年歲次壬辰九月十日改王、寫成文室眞人智努、画師越田安方画寫

河内画師　天平寶字三年 先是同元年五月河内画師祖父與呂授外從五位下、當是祖足矣 十一月、外從五位下河内祖足等賜姓御杖連 續日本紀 魏陳思主曹植之後 姓氏録

中將姬　横佩右府豐成公女、性無世染、不納聘禮、隱雲雀山 和州 專志安養、天平寶字七年入當麻寺、薙髮、即當麻曼陀羅本願也、工綉織繪佛像、最善、常稱佛號、精修殷勤、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稱名而逝矣 釋書 便覽

長岡大臣内麻呂公 藤原眞楯公男 好丹青、嘗畫不空羂索像幷四天王納于諸寺、弘仁三年十月六日薨 便覽

勝道　俗姓若田氏、下野州芳賀郡人、早出塵累、精修道業、州有補陀落山、振古以來無躋者、道再渉共不得達、延暦初寫經圖佛誓山神而襁負、躋險經信宿、遂登絶頂、得勝處、創神宮寺、安經像居此、弘仁之末以七十餘歲寂 釋書 高僧傳

守敏　居京師西寺、與東寺空海以法驗被並稱、嘗画十六應眞圖、今東武湯島圓滿寺藏覺慶摸幅

傳教大師最澄　世姓三津氏、江州滋賀人、延暦中入唐、得天台奧旨密教等歸、大闡法、弘仁十三年六月三日遷化 齡五十六 貞觀八年賜諡

○自画圖像、扠于名嶺 便覽

智泉　讃州人、弘法大師之族姪、自弱歲侍其巾瓶廿四年、遂承兩部密灌 爲高尾山三綱司、後居東寺 眞言傳 釋書 能画諸天 便覽

實惠　姓佐伯氏、讃州人、稱檜尾僧都、師高野大師、盡傳秘契 弘仁末主高野山寺 天長四年創於河州觀心寺、承和四年任東寺長者 同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入滅、歲六十二 眞言傳 密宗血脉抄 釋書 能画佛像 東寺諸堂緣記

道昌律師　世姓秦氏、讃州香河郡人、從弘法大師受兩部秘奧、依勅轉往諸大刹、貞觀十六年建立法輪寺 翌年二月九日化于隆成寺、歲七十八 初昌說法華之日、虚空藏菩薩忽然現衣袖上、昌乃割袖圖之、以鎭法輪等 釋書 太秦廣隆寺藏其所画三千佛繪像一鋪

在原行平卿 阿保親王男 正三位中納言 寛平七年十月五日薨、歲八十二 好丹青、爲墨戲 便覽

在原業平朝臣（行平卿弟）從四位下右中將（元慶四年五月廿八日卒歲五十六）其画子規詠和歌之事見伊勢物語又和州不退寺有自筆肖像（三條西公條公芳野道記云曾觀此像）

藤原淑幹（下総守櫻麻呂男内麻呂公三世孫）任内藏頭　工書画有器趣（便覧）

藤原千蔭（淑幹男）又任内藏頭○工書画圖上自加贊（同上）

祈親初在興福寺學相宗常受持妙經後住高野再興輪興○高野山東室院有自畫自贊一幅當院最重寶（高野山通念集）

按元亨釋書祈親傳云已而至高野弘法定後距今八十餘年廢毀尤甚於是祈親委身修營不幾榛棘復輪興然高野山通念集云東室院祈親上人所住之處永承二年二月十四日入滅與釋書所載年代相後一百二十餘年釋書恐誤

小野道風（太宰大貳葛絃男正四位下内藏頭）書法妙絕爲本朝三蹟之一亦作画

圖見便覧多武峰護國院藏大織冠神像高野山小坂房藏勢至像弁稱所画

爲氏善畫榮花物語云爲氏與飛鳥部常則於禁中画屏風小野道風書其色紙

會理僧都師宗叡禪念延長六年十二月任東寺二長者○工画佛像（東寺諸堂縁記）

真崇僧都（左京人三善氏）師聖寶號真言院僧都（天長七年七月廿三日寂歲七十九或八十一）能画佛像（同上）

慈雲房賢真作画金岡弟子（弁玉集）

巨勢公高（或作金高）金岡裔工畫佛像人物（便覧）

巨勢公氏公忠子作画

巨勢深江繼父祖業精画事

按深江者金岡曾孫公忠孫公茂子也或云金岡子疑非也

或云公義子義茂字體相近而誤耳

紀文正貫之孫時文三男○工書嗜丹青（便覧）

良峯義方本朝世紀天慶四年十二月條下云校書殿大學頭大江朝臣惟時画所左近將監良峰朝臣義方等也

藤原玄上卿（從四位下諸葛子）從三位參議（承平三年正月廿一日薨歲七十一）○好丹青甚有志趣（便覧）

小野宮實頼公貞信公男（天禄元年五月十八日薨歲七十二）謚廉義公○其圖繪出世經物語（便覧）

平繁兼女翫丹青画和歌意故世稱有繪式部之名（便覧後拾遺集載其歌云前中宮女房繪式部）

爲憲作三寶繪見大鏡袖中抄卷二勝俣池條下又載之

寛空僧正姓文室氏内州人爲神日弟子又稟寛平法王密灌（天禄三年二月六日寂歲八十九）○京師北山上品蓮臺寺有自画贊像一幅

慈慧大師良源（姓木津氏近州淺井郡人）天台座主大僧正（永觀三年正月三日入滅齡七十四）源道貌雄毅自把鏡寫照曰置我像之處必辟邪魅天下爭傳方今人屋間架戸扉之間摸印黏貼殆偏（釋書高僧傳）

平願播州人從性空上人能盡其力嘗寫法華經圖佛像就于河壖開無遮會明日河邊生白蓮華異香發著（同上）

陵深僧都寛弘七年三月十八日於南殿供養釋迦七佛藥師法華經一千部（中略）繪師少僧都陵深

諸畫一條院時之人嘗画樂府屛風（事出于大鏡便覧）

按大鏡以假字書此名便覧因作諸畫未穩

紫式部越後守藤原爲時女○能作丹青手摹自容置江州石山

觀音堂画上題云有門空門亦有門亦空門非有門非空門書
歌二首其画中年散失近衛信尹公命工倣圖彼像題字和歌
一如舊式再置之便覽　圖画工則狩野孝信也
聖觀阿闍梨仁和寺僧内藏頭忠倫子能画釋像人物同上
静尊號七重阿闍梨道長公末孫也長書画最工草花成自爲贅同上
藤原基光初名盛光左大臣魚名公後越前守頼成子從五位上内匠頭天性善
画當今土佐氏者此裔也惜其画不多傳纔有相撲圖後世寳
重之或云寛仁中人
按基光爲土佐家畫祖後昆連續八百餘歳其中間俊傑交
出不墜家聲而今土佐住吉両家及其支族各守古則精画
法大凡於衆藝之中如此盛事等倫偏少矣深可稱畫祖爲
妙蹟也

行海阿闍梨基光男珍海弟也住敞山作圖画
經輔朝臣類聚雜例長元九年七月之條下先朝舊臣各採法華
有縁之品自以金泥書紫色紙於浄土寺奉供養矣左中辨經
輔於經卷之外奉圖繪彌陀三尊云
大宮長家卿室齊信卿女法住寺爲光公孫女善画事
頼祐工圖畫與巨勢弘高所並稱
文恵號飯室阿闍梨伊尹公孫義懐卿子工画萬壽元年新造御堂画十二
大願意或觀音品偈意共精妙
後一條院中宮威子道長公第三女號藤壺嘗造多寳塔供養製經卷命
大進頼經画其經紙及縹上皆中宮所自稿也萬壽二年三月號
中宮大進頼經依中宮稿本画經意於色紙經卷及縹上
小野宮實資公女寛徳二年爲女御常愛琵琶善圖画最能人物

爲當時畫工所憚
右兵衛佐諸元寛徳二年十一月九日有歌合諸元画其洲濱盤
上○諸元原本以假字便覽作諸元字當之長家卿以下並見榮花物語
文慶本院敦忠卿孫佐理二男或云敦忠卿孫相信二男號岩倉菩提房法印永承元年六月三日寂歳八十能画
祖師人物殆活動便覽
狩野岡金岡末流妙画佛像永承中人同上
按巨勢系圖無有且名字古樸不與時世合疑有誤姑記備
他日之考
永意狩野岡子筆力比父無分毫優劣同上
藤原光定善圖繪康平中画和州教信寺縁起時爲大納言見其
奥書
按公卿補任康平之時無光定者嘉平年間有光定任参議
豈其人耶

教禪釋家初例抄繪佛師任僧綱例條下云法橋教禪治暦四年
三月廿八日叙　後冷泉院御祈於法成寺被圖繪百廿一體
御佛賞也繪佛師僧綱以之爲始佛師定禪父也承保二年三月没去
重宗水左記云承保四年八月六日條下云重宗奉圖繪正身土
黄像釋迦藥師觀音延命十一面五體各一鋪
明業同書云明業奉圖繪等身之佛像
延源又云同月十九日召佛師延源可奉圖始両界曼陀羅各一鋪半
之由給御衣絹以蒔繪御手筥一口充給圖繪料又奉圖繪始
丈六十一面觀音像御衣絹二疋給之近江守所送也圖繪料廿九石
中略　入夜奉圖繪供養十一面觀音像三十餘體三百卅三體
一鋪半像大一寸許中央奉圖繪居一摽手半像佛師良仁

良仁。繪佛師。（出于上件分註）
教懷（左中將藤敎行子）隨興福寺林懷究識之旨後在高野二十餘年不
下山修練兩界寛治七年夏手摸不動尊像數百餘招衆供養
同音念佛頭北西面淹爾氣絶壽九十三瑞雲掩空
明實（長州刺史藤共方族弟也）上叡山削染受戒顯密修練超出同倫毎日圖
文殊九軀禮拜供養（寛治七年七月十三日端坐即世　同上）
秦致真画太子傳繪于和州法隆寺壁而後製爲屏風二雙傳云
題者世尊寺伊經朝臣
按往年源輪池（屋代）氏到寺見之謂書跡頗古時代亦不應當
是伊房卿筆
法壽暹賀座主弟子住叡山西塔院自少課妙經一部後圖彌陀
像三世回向

維範俗姓紀氏（紀州相賀郡人）肇開南院於高野山授衆所業晩修淨業
嘉保三年二月初（眞言傳作正月二十八日）示小恙摸書法華經一部不動
尊萬軀請衆供養三日早晨沐浴淨衣結定印唱彌陀而寂年
八十六（眞言傳　釋書）
仁慶（越前人）留叡山學顯密晩沾資具圖兩界曼陀羅雕彌陀像專
求西方（釋書）
善範嘉保三年二月十三日僧善範画十二時不動尊像銘文宗
孝言書藤原顯仲
桂大納言經信卿（源二位道方卿三男）和漢秀才善書達音（永長元年正月十二日薨）○
得丹青繪和歌摸樣
覺圓（宇治關白頼通公六男）號平等院大僧正（承德二年四月十六日入滅歳六十六）○工書
画（便覽）

範舜。繪佛師也見本朝世紀康和五年七月廿五日興福寺供養
之條下
按同時有興福寺權別當範俊亦能画莫相混矣
平時範（尾州刺史定家子）官尚書右丞天仁元年出家法名定惠次年正
月謂人云仲春將去至二月五日修彌陀護摩法華懺法又圖
黄金色不動尊像十日病革扶起念彌陀寂（釋書）
覺和阿闍梨惠深上足（惠深阿闍梨者白河帝第四皇子）號日圓房高野山成就
院開基或時嶽辨才夫影向阿闍梨手摸其影精細妙絶今尚
爲當院至寶
按惠深者　白河院皇子中無所見雖然寺說有所據故不
除焉
明順。法橋。繪佛師工畫

覺仁。東寺諸堂縁起載五大尊十二天像弘法大師所画後十二
天像災大治年中長者權僧正勝覺仰覺仁威儀師圖繪之
賴如。長秋記大治四年十二月六日條下云東大寺聖寳僧正五
獅子如意爲賊免盗取給繪佛師賴如有尋取出被送本寺
應元。同記長承三年五月五日大工季貞木佛師典圓繪佛師應
元來
賴助。繪佛師其子賴源亦工画
賴增。同繪佛師也其子賴成繼家業
公景。袖中抄云近世公景結構作小野画
行尊僧正（小一條院皇孫基平卿男天台座主三井長吏長承四年二月五日遷化歳七十九）○好畫圖
夢柳本人麻呂衣冠凭几詠吟後朝自寫圖之甚有生意画人
麻呂以是爲始後來画家以粉本（便覽）

宇治左大臣賴長公（冨家忠實公二男保元元年七月十四日薨於奈良坂歲廿七）台記（左府自記）云
康治元年八月六日（中略）僕少年養猫猫有疾即画千手像祈之曰請疾速除愈又令猫滿十歲死（畢衣入積葬也）爰如此菩薩靈驗新（下畧）

六條顯季卿（師隆子祖父隆経養爲已子）任修理大夫至正二位（保安四年九月六日薨）
○長画圖元永元年六月自画人麻呂小像一幅長三尺許貌相六十餘許歲著烏帽子直垂左操紙右握筆令大學頭藤原敦光作贊
按古今著聞集云讃岐守兼房夢感柿本神命繪師圖之上之白河帝顯季卿託於信茂摸之令敦光贊其上始開影供會云然則信茂筆非顯季卿所画便覽誤讀著聞集以爲顯季卿所造此書是類頗多今雖於其可疑者不從以此事膾炙人口姑存以斥非矣

信茂其画事見于上件

義清阿闍梨住叡山無動寺修真言教世稱効驗性嗜圖繪能作戲画頗似烏羽僧正一揮盡其態觀者絕倒時謂嗚呼繪後其驗德爲画事所覆世寃之（今昔物語）

覺性法親王　鳥羽院皇子始名本仁出家名信法（後改覺性）仁和寺宮號紫金臺御室（或師子王御室嘉應元年十二月十一日入滅齡四十一）○能圖画高野山御影堂両界曼荼羅其所親筆也

七條信隆朝臣室平相國（清盛公）第六女容色端麗能和歌連歌至圖繪花結妙極其伎（源平盛衰記）

藤大納言有房卿室同平相國第八女巧圖画花結又聯句作文最爲無雙書法亦麗嘗画李嶠百詠之意於障子并書其色紙形上感賞曰希代女房（同書異本）
按公卿補任有房無所見追可考

櫻町成範卿女號中納言局作画事見于平家物語（便覽）

賴源繪佛師號筑前法印（賴如子壽永二年二月廿四日卒）僧綱補任
賴圓叙法眼弟賴與又叙法眼
賴成叙法橋
右賴源以下皆繪佛師見于壽永二年僧綱補任

式子内親王　後白河院皇女平治元年卜定齋院號萱齋院（又称大炊御門宮）後出家法名承如法○明月記貞永二年三月廿日條下云典侍局年少之時令參故齋院之時所賜之月次繪二巻（年来所持）今度進入詞彼筆也垂露殊勝珍重之由　上皇有御事云云

俊成卿始名顯廣（中納言藤原俊忠卿男）正三位皇大后宮大夫出家法名釋阿（元久元年十一月晦日薨歲九十一）○常作圖画且爲賛詞頗有思趣（便覽）
歌仙圖傳於今

定家卿始名光季（又改季光俊成卿男）權中納言正二位出家名明靜（仁治二年八月廿日薨歲八十）又作圖画與父卿同

爲家卿（定家卿男）權大納言正二位出家名融覺（建治元年五月朔日薨七十九歲）○能画歌仙像題和詞於其上或縁起繪詞等書画并清雅

寂蓮始名俊長（俊成卿甥）官至左少將後入釋門（建仁二年七月廿日逝去）○作丹青戲墨（便覽）

巖信法印又號行巖奉仕後白河帝朝爲画師（便覽）

平政子北條時政之女源賴朝卿室家卿薨後爲尼法名如實稱二位尼（嘉禎七年十一月朔日薨歲六十九）○假字書迹今尚傳世亦作圖画鎌

倉壽福寺釋迦像（以竹構成以紙粘造称籠擇迦宋人康和卿作）年世久遠頗爲壞損
元祿四年欲修補之拓而看之中有觀音画像廿許片每紙書
旧蓋日課所繪也當時狩野常信定爲平氏畫詳見大德寺天
倫和尚所記今觀其摸本筆法婉暢與書蹟同轍狩野氏之鑒
爲不誤

法然上人源空（姓漆間氏作州稻岡人）作○盛弘淨土業緇素靡然嚮風（建暦二年正月廿五日遷化壽八十）歷朝累諡圓光東漸慧照大師○能圖佛像或描
自柏木流諸寺有寶藏焉

熊谷直實（平直貞子）其義勇在口碑後歸佛秉名蓮生○所画自像藏
于武州熊谷寺（便覧）○亦在高野山知識院自画肖相

足利義兼朝臣（陸奥判官義康男）從四位下上總介（正治元年三月八日逝）○下野
國足利鑁阿寺開山像其所画也

藤原邦隆土佐權守經隆男或云隆兼男然年代懸隔恐謬也（豊前守從五位下）工畫嘗画五節圖云（画系）

藤原行長或云邦隆子任左近將監能画圖（同上）
光興相傳土佐家祖然画系不載矣無知其詳轉害會屏風及鎌
倉光明寺開山繪傳其所筆云

藤原光長邦隆男（從四位下或從五位下刑部大輔越前權守）雖土佐氏累代不墜業
於光長最稱傑出嘗蒙 勅命画於年中行事圖六十卷詞則
雅經卿筆（飛鳥井家祖也）
按光長奉事後鳥羽帝朝画系以爲經隆子或爲經隆孫
恐並非是矣經隆建長中画南殿障子是以可見其誤也

藤原光正任左近將監傳謂光長之子作圖繪

源延字淨蓮（相州走水人）蚤上城都從澄憲入顯密之室後於相州松
田郡開西明寺專課念佛曾到善光寺獨入寶殿圖寫尊嚴摸
佛身背暖如人膚奇香薰手終身不歇因募緣俾佛工越前法
橋海繩鑄尊像開眼供養（傳灯録）

藤原爲繼（信實朝臣男）任中務大輔能傳其伎（便覧）（追考補任正嘉二年正月從三位元左京大夫文永二年薨）

行智叡山僧繪所預藤原隆能二男作画

明慧上人高辨（姓平氏紀州在田郡人）父重國嘗爲 嘉應帝衛士慧止北
山栂尾盛唱賢首宗（寛喜四年正月十九日寂歳六十）（釋書傳灯録）上人嘗手
寫善知識曼陀羅未完卒後在京師之日令佛師法橋俊賀補
足于時有鳥如烏色似山鷄日日來戲庭中如有欲結緣曼陀
羅之意俊賀遂執筆寫之曼陀羅中（明惠上人行狀記）

俊賀法橋（見于上人行狀記）今高山寺所有羅漢像八鋪俊賀摹唐本以

置也

三宅高信所画之圖卷今在高山寺

安位寺所画解脫上人影亦在同寺
按高信安位寺二人雖未詳其年代以藏高山寺姑附俊賀
之後

勝尊僧正醍醐座主松殿師家公四男（仁治元年四月寂齡六十九）書画有聲
于時

親鸞上人範宴或云綽空號善信房本願寺開山（皇后宮權大進藤原有範男弘長二年十一月廿八日入滅壽九十一或作九十）稱其自画者諸州末派寺院襲藏之
各出于寺記

遍龍住十輪院画佛像最活動人獲其圖繪者皆寶收焉（便覧）

道深法親王號金剛院御室後高倉院皇子（建長元年七月六日薨）嘗所画

淨覺上人真影一鋪今在高雄山神護寺
道覺法親王號西山宮　後鳥羽院皇子青蓮院門主能画鎌倉
鶴岡等覺院藏兩界曼荼羅所親画也
住吉法眼永俊其画法宅間筆格殊工佛像　便覧
性信親鸞上人高弟也嘉禎元年創建越中州高岡超願寺所自
画影像存于其寺
成然房又同師受創上野州厩橋妙安寺寺說俗名中將幸實遭
讒配流于當國一谷其自画肖像傳于今
俊英阿闍梨嘗發願圖藥師如来十二神將像甚有靈驗祈之必
有應　後深草帝御宇之時云　便覧
道元禪師一名希元久我通忠卿男入宋嗣法於天童如淨歸創
立越前州永平寺建長五年八月廿八日寂歳五十四〇善圖画墨戲尤奇亦所

画一葉觀音像寺雕梓以傳之世涉北海諸船置此像則無風
波之難云　便覧
北條時頼朝臣修理亮時氏二男　執權後出家名道崇號最明寺〇寧兀
菴寓建長寺時頼參禮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悟後
圖所夢供養今見尊儀與像無異下略傳灯録　弘長三年十一月廿二日書偈而逝〇
暇日慰丹青圖佛像
蘭溪道隆禪師宋西蜀涪江人無明性法嗣　寛元四年游化于本朝平時頼參
扣焉開創鎌倉建長寺弘安元年七月廿四日示寂　謚大覺禪師釋書傳灯録　其墨
戲人物山水珍于世又朱衣初祖圖在巨福山云
長嘉法印東嵓安禪師行實云兀菴入洛以法衣頂相付師其影
則崇公北條時頼在日命法印長嘉畫云數鋪之中最本也傳灯録
藤原吉光越前權守光長男或云經隆五男從五位下土佐權守〇善画神

釋人物駿州沼津妙海寺有其所画伊勢八幡神像日蓮上人
題賛有士氣活動矣　便覧
按京師知恩院藏法然上人傳画卷吉光所画其詞　伏見
上皇及親王公卿之書也是正和間之事與蓮師相隔三十
餘年吉光壽考致如此乎
藤原光秀吉光男從五位下飛驒權守工画
藤原長隆又吉光男從五位下越前守後薙髮號姉小路快閑叙
法眼精画圖　後宇多院朝人或云畫法然上人影像在黒谷
云
按觀長隆所画寫生草花翎毛之古摸本極逸致其卷中所
々有年月題名刊本既以出之皆文永正應弘安年記也謂
吉光之父兄則可矣為吉光之子則誤矣曾閲藤原系圖同

時有長隆者室町家信卿四男　又為從五位下越前守暗合名與官
因録備後考
藤原長章長隆男　又任越前守能画
記主禪師良忠字然阿石州三隅人藤道長公八世孫諫議頼定子　創鎌倉光明
寺弘安十年七月六日寂歳八十五傳灯録　其自画肖像在光明寺稱鏡影
興正菩薩叡尊號思圓房正應三年八月廿五日終于西大寺年九十永仁中賜謚〇善画嘗摸寫嵯峨栴檀佛今在和州大三輪寺寶襲
之其餘圖画居多　便覧
忍性菩薩良觀從叡尊受法開建鎌倉極樂寺嘉元改元七月十二日寂八十七歳
後醍醐帝追賜菩薩號〇師生平自画文殊地藏尊像授與
弟子男女高僧傳
藤原光顯光秀男累世以任土佐守既稱土佐氏　從五位下土佐權守或云越前權守　善

画。

按便覽作應永中人與光秀男者年代懸隔然并録以俟後

證

藤原伊信朝臣（信實朝臣孫為継男）右馬權頭（正四位下）

○現存三十六人詩歌屏風䟦云此詩歌者建治二年春閏三月關東相州時宗所被結構云屏風詩歌也圖作者伊信入道詩者藤中納言資宣撰之歌者右大辨入道眞觀撰之也以當世能書令書色紙形畢

法性寺為信卿始名為行（伊信入道男從三位刑部卿）嘉元四年九月七日出家最融○龜山院文永中繪合之時画賀茂祭草子一巻詞則世尊寺定成朝臣書是經業卿所勸進也

信尹伊信朝臣弟子傳其画法筆力風格亦足見也圖柹本神像

便覽

無學祖元禪師或作子元（宋國明州人姓許氏嗣法於無準）弘安二年歸化平師時宗參遇殊渥創建圓覺寺以師為第一祖同九年九月三日寂謚佛光禪師（釋書傳灯録）嘗作圖画自畫肖相今在圓覺寺云

李放画工也見于伊呂波類聚抄疑宋元間人為歸化者耶未得其詳

宇都宮景綱（頼綱入道孫泰綱子）下野守從五位上薙髪法名蓮瑜（永仁六年五月朔日卒行年六十四）其詠歌載有勅撰集中○其所画家祖朝綱像及自容共在下野州地藏院

北條貞時朝臣（時宗男）執權剃髪名崇演（應長元年十月廿六日逝）○初平師謝世嫡子貞時相續嚮信是秋大旱貞時作龍圖命無學元和尚法雩元援筆賛曰偉哉戴角孼頭觸處崩崖裂石蒼生久矣息枯助汝一聲霹靂書訖以筆管扣龍角應時雷雨大澍年穀乃登（高僧傳）

一山一寧禪師（台州胡氏之子頑極行弥法嗣）正安元年来化移住建長南禪之巨刹（文保元年十月廿五日寂歳七十一　釋書傳灯録）墨戲往往傳世矣師善書法楷艸俱妙於今僞造最多

西礀子曇禪師（台州人石帆衍法嗣）文永中觀光我邦正安元年與寧一山同船重来移董于圓建二刹（徳治元年十一月廿八日化謚大通禪師　釋書）師能画京師紫野大徳寺藏其画虚堂像有石帆賛

思堪能画嘗見探幽粉本其画上有寧一山賛厥后亦見山水翎毛頗有應仁文明之氣格未得其詳

如信上人實惠（慈信上人子為親鸞上人嗣正安二年正月四日寂六十二歳）常州磐船願入寺有其所画赤童子影

南院國師祖圓號規菴（信州長池人大明國師法嗣継南禪法席正和二年四月二日化歳五十一高僧傳）

傳灯録　國師自画賛渡江祖師圖今在南禪寺

尊賢號伊豫法眼

幸賢號兵部法眼

祐尊號大貳公

尊重號備中公

右四員所合作曼荼羅圖在遠江國横須賀撰要寺其背記云禪林變相一幅正和二（癸丑）從五月廿七日至七月五日於勢州安濃称念寺三十七日逗留間為先考沙弥成佛比丘尼阿性往生極樂增樂進佛道所奉圖也仍如件

巨勢有久掃部助有行男（從五位上左近将監采女正壹岐守　巨勢系圖）其画多在京畿寺院最工佛像

巨勢光康画地藏尊靈驗繪巻其詞則兼好法師書也烏丸光廣卿鑒定識于巻末此巻今東武淺草片山氏藏之

巨勢有家画解脱明恵縁起一巻詞書冷泉為相卿筆云

巨勢有康能画嘗繪矢田地藏尊縁起或書云有康則光康子有家弟然巨勢系圖光康以下并不載之

大辯正訥禪師明雲克原法嗣原嗣法西礀曇曽入元參諸老宿于時至順年間也歸朝一董萬壽之席傳灯録善画佛祖像筆格超凡氣韻發動淅翁琰

月江印諸師題賛画上

宅間了尊常樂記嘉暦二年九月二日繪師宅間入道了尊死六十三歳

宅間式部大夫同記元德二年五月十七日宅間式部大夫他界按黒川道祐日次紀事云画工宅間了尊斎也雖然與了尊同時蓋為其子弟也

周制文保頃人画弥陀及弘法大師像草庵集拾遺

虎關師錬禪師京都人東山湛照法嗣東福寺十五世貞和二年七月廿四日寂歳六十九謚本覺禪師嘗撰元亨釋書○自畫佛像便覧

智首座虎關之徒嘉暦元年七月寫師照練因自為賛矣同年九月智亦繪楞嚴會圖乞賛

嵩首座亦師虎關與智首座同圖佛像

夢窓國師疎石初名智曤號木訥叟高峯原妙法嗣天龍寺開山觀應二年九月廿九日遷化累謚正覺心宗普濟玄猷佛統大圓國師始師十歳誦法華以報先妣手画九相圖獨坐觀行状記○師能画觀音像及草花便覧不舊印譜

尹大納言師賢卿室右大臣家忠公女并花山院窈也容儀端婉極於繪書花結詩歌管絃之道天正本太平記

藤原隆相任刑部大輔作圖画○畫系作長隆子未得其委

播磨法橋實圖工畫圖建武五年修補於法隆寺太子傳法隆寺記

恭應運良禪師法燈覺心法嗣賀州傳燈寺開山師又以丹青作佛事嘗画大悲像自製賛辞藏諸賀州大野尼寺一日寺火而像不壊遠邇歎異曆應四年八月十二日書傳而化歳七十五高僧傳

兼好法師吉田兼顯朝臣男任左兵衛佐出家以其名為法名觀應元年二月十五日於伊賀國田井莊卒歳六十八園太暦○常好圖画天神像便覧

覺如上人宗昭如信上人資實覺恵男本願寺三世觀應二年正月十九日入滅歳八十二或一自画佛祖像在于信越之諸寺

雪村友梅禪師別號幻空越後州白鳥縣源氏之子一山法嗣主建仁寺貞和二年十二月二日闕世歳五十七謚寶覺真空禪師○嘗聞師有墨戯未見其画蹟

藤原伊久画於泉州堺浦乙寶寺縁起其巻末記云詞書正二位行權中納言兼春宮大夫臣源朝臣于時貞和三年八月日繪所正五位下行加賀守藤原伊久書之

按公卿補任貞和三年源氏為中納言者従二位通相卿正三位宗明卿而並非正二位也亦是時藤原實夏卿為春宮大夫藤原冬通卿為權大夫源氏之人未嘗任大夫皆不與補任合猶俟追考

薩摩法橋觀慶工畫貞和四年於和州春日山下四恩院作画巻

中務少輔隆盛

因幡守隆章法師覺智

攝津守隆昌

和泉守邦貞法師通曉

右四貟合作画於信州諏方社繪巻詞書筆者有兩説或云後年續書之聚云則青蓮院尊圓尊道兩親王或不與尊圓親王而出於圓滿院二

（品親王）久我内府（通相公）石山前大僧正（昇守）六條黄門（有光卿）跋尊氏将軍于時延文元年十一月廿八日云云

宗舜浄賀法眼嗣信州鹽﨑康樂寺三世也嘗画親鸞上人真相傍画西佛浄賀称二體連座影今尚在寺

續本朝畫史卷之上　終

續本朝畫史卷之下 一名皇朝名画拾彙

檜山義慎撰

寶篋院義詮公等持院尊氏公男 貞治六年十二月七日薨 政暇嗜文事所詠
和歌入風雅集等亦嘗画地藏尊像今在京師東山若王寺
默菴周諭禪師 諭或作瑜 夢窓國師法嗣 武州人應安六年六月十七日寂歳五十六 師嘗
作墨戯 不舊印譜
按宋人王介號默菴其画今不傳又元有僧默菴 俗謂牧溪再来 能
墨画與師蹟當辨詳焉
義堂周信禪師豫州人又嗣夢窓及董南禪寺陞為五山之上 嘉慶
二年四月三日寂歳六十四 其戯墨人物梅竹往々存在
道林善寫貌義堂空華集贈寫真道林道人并叙云寫真宏成 其號
道人過門請空華叟真叟辭且戯問曰山僧幻相猶如空華乍

起乍滅公向什麼處下筆道人笑曰起滅處下筆去也叟作偈
為謝 偈略
宅間法眼淨宏與義堂師同時鎌倉法華堂地藏尊腹内署云繪
所宅間掃部法眼淨宏作 鎌倉志
周位侍者工寫照曽為天龍無極和尚畫夢窓國師頂相矣國師
贊其上
雲巖法眼大燈國師弟子能書亦作墨画慰幽情
畫所預大藏少輔行忠
繪師采女正
中務少輔久行
定阿弥
大進法眼

南都繪師祐高法眼
右六貢画家共圖高野大師行狀自應安七年至康暦元年成
就云 好古小録云出于東寺古記
按好古小録謂此卷今不存片楮半葉可惜矣然今東寺藏
行狀記十一卷其書為大覺寺深守法親王青蓮院道圓法
親王後押小路公忠公二條為重卿石山杲守僧正等皆應
安中人與小録所云年代合矣小録則脫書人之名東寺所
傳亦失画師之名但行忠不見画系而巨勢系圖有久末子
有行忠或是人然未知巨勢氏為繪所預例矣
昭覺字圓龕参究于壽福寂菴曆應初隮豊前大嵓屋山陽南邉
有大石窟覺画十六羅漢像奉于嵓内結菴嵓下其後與僧建塡
窟中錮釋尊羅漢等 至德元年九月十一日寂 高僧傳

二條為重卿 左中將為冬男權中納言從二位 至德二年二月十五日薨歳六十二 画歌仙等圖加
贊其上
別宗令公鎌倉建長寺僧画五百羅漢像中岩東海一漚集疏并
序云巨福名山惟為海東第一法窟元有千如来千地藏于殿
于閣煒々燁々見者聞者莫不渇仰但以缺有阿羅漢像為缺
典也山中頼有別宗令公飄逸之才能作水墨之戯餘波及彩
繪雖國工不能敵也故發志寫五百應真永鎮山門 下略
宗遠應世和尚 肯山悟法嗣自大覺五世 建長六十二世應安頃也 宗遠世公東武人能
画
秀文傳稱明人来歸者後嗣曽我氏住飛驒國故俗呼曰唐人秀
文與僧周文自別人也善画人物花鳥山水尤有志趣永和中
人

按周文為禪僧委見于五岳詩集日録等非以繪為累世家
業者然元和頃曾我直菴捺其画上於周文六世孫之印章
是誤以秀字為周字者也爾来為諸家議論之緒矣
土佐光弘 行広男或云行秀子 中務丞土佐権守永享二年画大嘗會屏風
嘉吉三年為画所預
土佐光季 光弘男 飛彈守能画 或系作光重父者恐誤
土佐光周 光重男 従五位下刑部少輔工畫
敬心 不知何處人 學可翁之風韵頗有清活 便覧
芝參河法眼觀深南都繪佛師也曾見所畫子島真興僧都肖像
贊大乗院經覺大僧正筆也 經覺僧正権中納言經平卿三男
源翁和尚 或作元翁又玄翁 本朝高僧傳云玄妙字玄翁姓源越後州人
我山法嗣 應永三年正月七日書偈長逝齢七十一 ○嘗画佛像 便覧 ○殺生石之事幼

童又知之故不録焉
斯波義重朝臣 右衛門督義將男 始名義教管領 或云叙従三位 薙髪名道孝 ○
善画山水草花禽獸 便覧 不舊印譜
少貳法眼工畫所圖涅槃像在常州金剛院應永頃人
石屋真梁和尚薩州人 姓源蒙山明法嗣福昌寺開山 自画肖容贊云六十六年何
所成進前退後太憎生松風江月夢回去破曉青一聲 應永三十年五
月十七日寂 高僧傳
繪師民部季璵日録載永享七年十一月九日大日脇士四方佛
之位令譽阿評画師民部在傍記其事
土佐光輔 彈正忠廣周男 工畫傳世至希
兼道法親王 木寺宮世平王男後小松院御猶子法金剛院御室又後金剛院享德二年九月十日入滅 ○画
舞圖題書則三條宮 未詳 共寶德頃也

慶雲院義勝公 普廣院義教公長男嘉吉三年七月廿一日薨十歳 公幼好圖繪嘗画初祖
大師真南禪江西和尚贊曰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塞外將軍裏
中天子鳳凰臺上月三更胡蝶夢中家萬里
粟田口民部丞累世画家與土佐氏並掌 大内及柳營之画事
委出於長禄中舊記等
蜷川親當 帯刀丞親俊子新右衛門尉 薙髪法名智蘊 文安五年五月十二日卒或作四年 ○自
画肖像今在嫡流之家云又見龐居士圖有大德寺春浦和尚
贊或山城州壬生寺縁起亦所画云
叔淵澄西堂冩大吉祥五字神呪以作尊像圖察之如行蟻成列
閃動不定望見則宛然筆描而已 東海璚花集
明室吏同書云壬午秋吾友古月明公外史託余索記山水圖同
門明室吏所筆也

佐竹義仁朝臣始名義憲 右馬頭義盛養子實上杉安房守憲定一男應仁元年十一月廿四日逝去法
名竹道本光 講武餘閒能圖繪画鶏殊精妙籠鶏見之則皆發聲常
州今尚有遺墨國人謂之竹道君鳴鶏又嘗摸鎌倉若宮八幡
宮神影而納社内云
内藤元康任左衛門尉 細川氏臣屬 善画能和歌村菴小藁云藤元康
冩吾真而居其中挾矢于腰横弓于膝意氣揚揚其勢絶倫也
又作劉伶攜壺荷鍤圖及所題詩意元康又名兼貞號松岩初
稱一瀧菴居士雖以武為家亦有文雅時時作詩有可觀者其
歌編在新續古今集中名傳不朽人皆歆艶焉其子侍中元季
以予執友故持此圖来謂曰是先人所為也請着一語 下畧
伏見貞常親王後崇光院皇子 二品中務卿文明六年七月三日薨齢五十歳 京華集云
後大通院贈一品李部大王御容贊鬚髯之美竹風所起書画

之妙松雪茂如
伊勢守貞親朝臣伊勢守貞國男文明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逝稱金仙寺善画同書題
勢州府君画馬屏風希世蘭坡天隱同賦詩畧
伊勢貞藤入道常喜號默存居士貞親弟任備中守亦作画圖有瑞溪詩
序云默存居士平日愛竹書齋側種以一叢就予請立齋名輙
命以義竹然後寄此圖求詩僧屋左右疎竹緑坡蕭散可想也
亦居士愛竹之一端耳故用李衛公題一絶詩略翰林五鳳集
希世靈彦和尚號村庵斯文宣法嗣長享二年六月廿六日寂八十六詩文聲于當時○
或云作山水墨戲未詳或圖菅神像賛其上傳稱有靈應
飯尾任式能圖畫五鳳集云飯尾任式觀伯時所画淵明生松下
之圖自摸其真
花溪藏主画竹林七賢圖事者出於五鳳集其真跡傳于今可謂奇矣天隱和尚賛云

若道七賢言似誕此中屈指四人無飛流直下銀河水認作廬山三笑圖右此圖竹林七賢也花溪藏主所揮分作兩幅其一為二人奪去以故只有三賢而已後来賢之者恐不解之予余詩及之筆以應慧峰器成老人需云文明丁未孟夏其画高致能盡狀態
没倫紹等和尚號墨齋一休純法嗣○住山城州薪邑酬恩菴中禪玄
庵所画山水人物傳于庵裡便覧○又有自画賛傳世間矣
法實道人作画村菴集云題北野君南遊圖乃三井寺法實道人
之描貌也其詩有道道人非画師偶然戲墨灑淋漓就中識得
江南路菅相風流梅一枝
泉湛京華集云達磨圖泉湛筆詩略之文明五年十月
按泉湛疑是宗湛誤字小栗宗丹禪家詩集多作宗堪或宗
湛
祖溪德俊和尚或作德浚作濬春育播法嗣住建仁寺工詩有水拙文集又能
墨画有山水人物龍圖
宗泉如雪門弟周文法眷
相泉周文弟子泉州人
按同書又有相泉坊住泉州堺津常画彌陀像用金碧精後
於高野山麓卒疑是此人分爲兩人耶
周孫學周文覺其彷彿其画傳世少
周之不知何人師周文甚佳又少
等簡亦法周文画山水草木尤佳並出便覧
慈雲空和尚畫山水京華集
康西堂住鎌倉建長寺西来庵善画祥啓從學之或作江西堂
東朱嘗見其仙女圖有古意舊以有此印章之画爲康西堂画
可卜或作可木號棟隱子據印章則梅隱也康西堂弟子後寓常州水戸

蓮如上人兼壽存如上人嗣本願寺八世明應八年三月廿五日入滅八十五演開宗乘教化大
行○嘗作繪西本願寺中顯證寺有自画像又畿内北越諸寺
有所画佛祖像
等源東山義政公四男住香嚴院好画學周文
按等源不載足利家系圖義尚公薨無嗣子亦無連枝於是
以義植公義視卿男爲嗣嘗見異本系圖載等源云義尚公弟矣
世然則等源之没故在常德院義尚公薨去之前也
斯波義廉朝臣治部大輔義健養子左兵衛佐管領能画山水
等悦雪舟弟子工畫山水人物舟所授画本跋云
予嘗南遊看中朝名手画以彦敬爲師者多矣爾来予亦從一
時之好凡画山水則爲効顰于彦敬吾徒等悦求画本仍寫此
與之呉興夏氏士良曰高彦敬筆意作者鮮及悦其勤哉文明

六年甲午正月下浣大明國明州天童第一座雪舟（右豊之前州之判史）

（細川氏家中松田圖齋所持画本之奥書也等悦者圖齋先祖也　圖画考畧記）

按傳聞此畫卷後年裁為二其有跋一幅為丙丁亡今不傳矣其一幅予既得展觀雲山景趣真堪賞今為候家珍玩云

海田釆女佑源相保（画系云土佐隆相子或云長隆二男改藤原氏為源氏後再復本姓此説皆未穏）最精畫圖其所繪西行物語卷世寶重之

按或書云文正年中人書画倶得然西行物語詞書筆者自跋云明應龍集夏上陽月中浣日槐下桒門擬于此非隆相長隆等之子瞭然矣

濟淵西堂能寫照鎌倉長壽寺藏有一畫軸其賛末云喜江禪師壽像肖師濟淵西堂請賛著一轉語蓋愧画師活法（明應庚申九向五月）

（天地二氣交造萬物日前建長玉溪吏英瑛書于嬾庵　鎌倉志）

畠山義統朝臣（義忠入道賢良男修理大夫能登國守護）作圖繪翰林葫蘆集有題匠作源公所画二童爭金錢圖詩

宗祇紀州人飯尾氏（有種玉菴自然齋見外齋等之數號）以連歌鳴世（文亀一年七月廿九日於相州湯本卒歳八十二）○嘗画自容以詠歌題其上（沾津自然軒者藏之後帰于候家云）

（出于或随筆）

上杉顯定朝臣（越後守房顯男實房定三男永正七年六月戰死歳五十七○關東管領稱山内）薙髪號可諄齋常泰（諄或作淳）○善畫人物花鳥（梅花無盡藏等書）

山中右馬允守俊橘氏以梵漢兩字寫地藏尊像

天膺俊首座嘗自寫佛印大光禪師像請賛於宜竹和尚（見于其集大光禪師則久菴諡天膺其法孫也）

景蘇泉首座（或侍者）又號景蘇堂善墨竹（見于五鳳集中）住相國寺（延徳四年仲夏十三日示寂）宜竹訃悼詩出于葫蘆集云一瓣燒來竹葉香景蘇堂上使人傷送君今月龍生日風雨吹殘涙數行

景徐周麟和尚一號宜竹（用堂林法嗣南禪八十三世永正十五年三月二日示化）其詩集翰林（葫蘆集也）賛自筆天神像菅相本朝真大儒神容手自寫成圖若非筆具蘭亭骨画得梅花面目真（重考是歴賛于稱天神自画者雖可除去之姑留此矣）

森村彌三郎業画於東州永正十六年三月画伊豆權現縁記二卷今尚為般若院什物

細川澄元朝臣（讃岐守義春男管領政元養子）幼名聰明丸改六郎後右京大夫（管領永正十七年六月十日卒）京華集云童稚能画山水葫蘆集亦有其画賛

度會延直能画

俊明京師人工畫寓伊勢州倚北畠氏令摸延直所描清盛勸請八幡社圖設色尤精云

宗山等貴和尚（伏見邦高親王令子嗣法梅仙）住南禪寺巨刹作丹青能和歌今其短冊傳于世間（画事見于京華集）

慧林院義植公始名義材又改義尹（大智院義視公男東山殿猶子大永三年四月九日薨阿州）其手画賜臣僚事見於永正九年日記亦其親画有題嚴山筆矣

仲安真康號九華山人或意足道人龍杏其画尤似啓書記画佛像人物今所刊行印譜有以龍杏之印為祥啓印所畫以髣髴誤鑒也

實如上人光兼（蓮如上人嗣本願寺九世大永五年二月二日入滅歳六十八）其所畫佛祖像在末流諸寺

秋澤筑前州僧画佛像學可翁之蹤且善書法惜其書画故至少矣

掃部助久國工畫大永甲申歲画眞如堂繪詞傳三卷詞書上卷則後柏原院宸翰中卷青蓮院尊鎭法親王下卷入道前内大臣（尭空）與前大僧正公助（定法寺）兩筆也寺今寶藏焉

圓覺上人京師法金剛院中興嘗画自相稱名院内府（三條西公條公）贊其畫上今尚藏其寺

秋岳字林周丹波州人少好圖画及壯年專慕周文風格後有故抛硯笔止繪事（同上）

月浦画佛像祖師殊工觀音像似祥啓而風致過之

蘭溪後奈良院皇姊喜作圖繪筆力柔和而設色粗爲紅華（便覽）

按紹運録等無皇姊蘭溪者便覽所出當有據稱備他日之考

古岳宗亘禪師別號生苕江州人（寶德寺七十八世 傳眞法嗣大）特賜正法大聖國師（天正十七年六月廿四日書偈而化歲八十四）○師嘗画佛祖像及九相十牛圖并贊之（便覽）

以天宗清禪師號撰雪山城州人（東海宗朝法嗣大德八十三世）創相州小田原早雲寺（天文廿三年正月十九日寂八十三歲）餘閒作墨戲多有自贊

長尾景長（但馬守景男又稱但馬守）號泉齋禪香（昌運筆記作享祿元年正月十五日卒泉齋享）嘗画自像今在下野州足利長林寺○作圖画狩野松榮門人（昌運筆記）

長尾憲長景長男襲稱但馬守又爲繪自圖其容置諸同寺

長尾政長憲長男稱新五郎累世爲画又繪肖像倶藏同寺

加野和泉能畫享祿二年二月描画重修尾州熱田社繪卷詞書者僧賢信也當今社家藏焉

宗休工畫小栗宗丹門弟

雪工雪舟門人

按此名未穩疑以其印磨滅妄讀爲雪工凡有雪字則强當雪舟門人者古来世習也

貞安

東陽或謂等祥別號

老雪號嘉外嘗見撲本落款云行年八十六歲嘉外老雪此嘉字不可讀蓋似草書嘉字遂釋爲字恐妄讀而已俟後考

雪津

生雲又名雲清

雪休

一舩

書林

宗休以下十人出于刊行之書並爲雪舟門人等也微雪舟画意寫山水然所筆柔弱（便覽）

周恵學雪舟筆力風韻倶備（同上）

景叔石見州人學雪舟其折枝水石皆可觀署曰石陽景叔（便覽等）或誤有爲明人矣

雪深等澤雪舟弟子工畫舟以明國将来秘書授之云至永祿中雪深亦以其書授與門人其年月名押別録之

按或書作雪溪等澤以爲楊門之名住長門州雪舟直弟云

息梅和尚越前州人曹洞宗僧丹青做雪舟間爲墨画

雪丹慕雪舟画格能以八鳩作八幡大菩薩像雖異作儼然使人起敬禮

資騰九州人雪舟流派帶馬遠筆力活動甚有士氣

巢南多爲墨画有真相之風兼雪舟者也
周楫住紀州高野山學雪舟
墨心宗雪舟画法有用力處
希杜號雲谷倣雪舟画跡其傳神尤精
庭秋下野州人喜學雪舟画人物松竹筆勢雄健也
巢雪所画似雪舟山水最有趣
雷蕭能画人物深學雪舟
雪崖學雪舟能作墨画又學朝鮮畫風然少意趣
按今傳世有墨梅竹画幅或以雪崖落款或題翰林風月者
審視其描法無我邦之習疑是明画與此所載雪崖同名異
人也或以明人吳雪崖者亦恐非乎
竹隱画荷鷺圖見于探幽齋粉本（未詳其傳）

洞雪住奥州三春田村里佛刹能画
按洞雪自是一家画雪村以其同邑從之受画法審視其真
蹟而可知筆格相似矣
心海祐清門人工畫叙法槁（昌運筆記）
雲翁以書體作天神像雖非画家所爲殊有奇趣（便覧）
松軒齋工畫偶居攝津州天満能作佛像羅漢又善書法常懷筆
墨以請求者多故也（同上）
正善以画爲業住泉州堺浦能圖佛像人物（同上）
等周画紫野大徳寺中龍源院壁群仙猿鶴共墨画頗工
單玉設色墨画共學住吉法眼最精其画不多于世（便覧）
月舟住但州義舍郡圓通寺書画并妙常將江州琵琶湖水作州
隷因能辨知湖中水（同上）

森村氏東國画工也快元僧都記天文三年九月十九日階隱彫
物可被彩色由繪書森村上倉繪具相調彩色了同十月朔日暮
股之彫物彩色了森村歸宅（私云上倉則謂來鎌倉也）
窪田統泰以繪爲業圖日蓮上人註畫讃五卷跋云天文五年申
初秋於若州長源寺書之画工窪田藤右衛門尉統泰勸發師
安立院大僧都日政今在京師本國寺
養月齋宗祥啓法又兼宗湛風格（便覧）
夏桂學祥啓画山水人物及花鳥又可見矣
啓拙齋相州人專學祥啓所画枯木花鳥皆有逸致
春江又師祥啓兼元信風能山水人物
雪信倣雪舟祥啓元信等諸家画體
雪林

春休
及雪號繼村齋並雪村弟子或作牛雪誤矣及雪從學雪村村令
之擇紙硬柔適用亦使磨墨濃淡愜宜村自爲則却不能如意
於是常喜之云然於圖画不及師遠矣（便覧等）
萬松院義晴公（法住院義澄公男天文十九年二月二日薨齡四十歲）嘗見其所画蓮瓣上
觀世音像傍有花押并印章筆格不凡
佐佐木定頼朝臣（大膳大夫高頼男弾正少弼從五位下）常作圖画（便覧）能寫炎帝
像（不著印譜）
仙溪首座天文辛亥歲嘗画其師指月和尚肖相建長祖台老禪
作贊今在鎌倉明月院（鎌倉志）
六左衛門傳謂雪村之弟住常州其画學家兄法村沒後以其印
捺已畫然工拙已懸不可掩也（常州古老話）

祖榮學雪村画法人物翎毛多墨画（列行画家印譜以祖榮印雜入于雪村印中者蓋其画以能似誤加也）
壽昌能畫蘆雁適有似雪村筆意
西海枝羽州仙道小野領主俗稱太郎左衛門好丹青倣雪村活動不少
按西海枝者家號非其名也奥州會津地名而蘆名氏臣屬稱西海枝氏者多矣（西海枝訓佐以加知）
在顛和尚（或作在閒）常州真壁郡山尾村光明寺住持（真壁城主右衛門佐宗幹子姓平氏）直指宗外通達兵畧又能畫圖（中山氏記）○曹洞宗僧作画得雪村規摸（便覧）
等慶奥州人著色花禽學宗湛之風亦兼雪村筆意（同上）
後慶雖學雪村画格稍覺拙劣奥州猶存遺墨
按後慶當作俊慶往古以俊字為後故轉誤後字

續本朝畫史卷之下　十三

自宅學雪村画法得山水花鳥
雪山又學雪村入室能墨梅竹
雪澤奥州人常讀仁王經亦圖佛像宗雪村筆意
等木画佛像草花亦雪村流派也
雪閑住奥州岩城學雪村雖倣師法無活動
量嵐所画宗秋月頗奇恠然生動不少
宗珪倣宗堪画蹟又兼用唐画描法
信忠不知何人善画佛像鬼魅之形視者生恐怖
按是宋人陸信忠乎其画古来所傳者皆地獄變相或佛像耳見其真跡微似我邦画法因誤之耶本邦往昔悉法李唐彼國之古画有相似者固宜然也

訓谷澤水薩州人家多法書名画終日獨臨摹故書画共秀潤
東澤居士画佛像及兒戲圖常懷其繪有乞者即施與
特峰和尚丹陽萬松山慧日寺開基也妙解圖繪能画觀音達磨像
監塩善画墨竹有宋人之風然其畫罕見
方顧善書法画則學真相逸蹟
土岐賴藝朝臣（美濃守政房男任左京大夫）雖髮名宗藝天性善画最妙鷹鶻能和歌其書画俱傳世矣後因國亂流寓他邦天正十年歸本州住大野郡（同年十二月四日卒歳八十一）
按便覧作藝頼又云號洞文或為信長公所奪其國皆謬今並不取
武田左馬助信繁（信玄弟）永禄四年於信州川中島戰死其画存于甲州寺院（便覧以信繁為號逍遥軒者非也逍遥軒名信綱又別有画画史既收入焉）

續本朝畫史卷之下　十四

峠右近（峠氏未詳）狩野元信弟子曽画柳營節分寶船圖事詳次條
澤巽阿彌室町家同朋其自記云貞孝（伊勢守）御調進節分寶船者狩野法眼弟子有稱峠右近御被官人令此峠氏画矣其後光源院殿（義輝公）御代某稱福山新五郎頃依貞孝傳命以相阿彌所画寶船圖而繪之調進焉
光源院義輝公（萬松院義晴公男）始名義藤（永禄八年五月十九日薨）政事餘間善画花卉翎毛五鳳集有燕春詩序云光源院大樹府君所描之墨戲也應前内相公之求贅上姚紅魏紫共誇妍獨愛新□淡墨鮮台笔掃来何易色一枝花亦似賢賢同集策彦詩久息干戈細柳營来馴雨雀亦歡聲風枝同顧語何事應賀都城大厦成此妙圖乃故樞府曄山大居士之所親也陪臣中澤秀綱獲之藏之一日就予督小詩於其上拒辭不允勉強来命云

細川氏綱朝臣管領高國入道養子實右馬頭尹賢男任右京大夫其自画聖德太子駕馬圖今尚在河州石川郡叡福寺

土佐光元光茂男或作光守工繪天文十年二月左近將監叙從五位下永祿十二年正月十三日戰死歲三十

按便覽謂始名光音同書又別有光持子光高稱將監云至于斯土佐氏永絕云云是以音高字形相類誤之且謂至于光持子將監而家絕者以茂持訓同重謬分一人爲二人也今不從

土佐光元妻某氏画人物樹石無筆勢唯細筆而已

佐知景則安房國主里見義弘之臣能繪佛像

奉松善丹青工佛像

福賢師奉松而學画佛像人物花鳥

達長老不知住所能作墨画清逸

華藏院某常州礒浚真言宗寺僧画佛像

玄空豊前州久保手山所住禪僧善墨戲

一默

雪菴並作圖画然其傳未詳

長利甲州武田家臣得傳神欲圖文殊普賢像則齋戒清淨而揉毫云並便覽

持木係啓書記弟子弁玉集

性安常州大田郡徑山村耕山寺住職號梅菴學祥啓画人物山水歲八十餘臨將寂遺令其徒云莫設塔碑唯植一松樹今尚存矣

新屋画禪祖人物東州適有其画等倆又画禪祖及雜画

良旭工畫多著色

松本山雪画山水人物兼學周文雪舟筆意有寒拾圖龜陰策彥和尚題贊者

快仙作巖樹宿鷹其樹石學元信鷹則宗土岐風致

休心學曾我氏畫格而微覺乏清活之氣

近衞前久公始晴嗣又改前嗣惠雲院稙家公男關白太政大臣出家號東求院龍山慶長十七年五月八日薨歲七十七翰墨之妙繼芳躅於大乘王尊圓法親王傍有丹青之興嘗画宗祇像上加贊語賜之紹巴矣五鳳集有策彥詩序云此乃陽明殿下之官画而廣橋亞相公手裡者也一日高明滿坐囑以贊詞予雖弗敏以時命難辭強折蜂腰而添蛇足云官廳芍藥墨花新造化無功筆有神雪裡牡丹今第二一枝別置之誤時春

津川右衛門尉其名未詳武衛義銀入道三松軒弟因國亂共沈淪他邦韜晦其名或爲醫業或爲画工寓于泉州堺浦畠山高政知之加扶助告之信長公公憐迎兄弟二人以與懸命之地

狩野承真元信末子画山水人物

狩野得菴或作德菴元信門人或作能菴者㐂字之誤也㐂德字之略體耳

賢勑工畫

金玉僊號官南能画北條氏政画師

壽卜或作殊牧住相州小田原

信春與長谷川信春自別矣

要清

右得菴以下六頁並元信門人

刑部太夫。伊勢州二見人。神宮御師。傚元信画法。

中興。不知何人。學元信。其佳作似元信。

周榮。亦學元信。画格可賞。

狩野休白長信。松榮男。始称左衛門。後剃髪叙法橋。或作法眼。同姓中最初下向于東武。勤圖画之事。

狩野宗泉政信。或作宗仙。

狩野種信。始名重政。或作一溪。重良弟。初称織部。又云池永氏。

狩野宗心種永。或作宗進。始称甚十郎。又内匠。

狩野榮順親信。始称主水。

元也。或作玄也。

松柏齋雪川。後法橋宗泉。以下六員幷松榮門人。

狩野元佐。或元休。師松榮及休白。

祐佐。或云狩野氏。松榮門人。一説休白弟子。

間宮宗三。便覧作左馬見谷。佐々木氏族。王樂門人。奧州會津蘆名盛氏畫師。便覧按為盛氏画師之說未穩矣。

三休。奧州岩城常隆画師。學王樂風格。画花鳥山水人物佳作也。

画様悉似元信。同上

長吉。學元信。有風致。往々傳世矣。同上

樹岩見山。樹岩未詳。明人。天正頃来化。客于豊後州大友家。是時狩野永德兄弟画臼杵新城殿壁。見山精画事。觀其壁稱之。且述圖繪之真意。永德等虛己受其教云。大友興癈記

長宮。宮内卿。多門院日記云。天正十二年六月廿五日。於長谷寺有闘諍。繪所宮内卿沒命。隨分繪書稱長宮者也。可惜云云

南都繪所侍從。同記云。天正十四年十月十五日。繪所侍從應伊達家命。登高野山。而彩色金堂佛龕等而歸云云

櫟屋。南都人。妙畫佛像。弁玉集

按天文頃有櫟屋順禪徒衆。又見紹巴手簡。出於櫟屋之事。然則非一人之名必矣

豊臣太閤一時秉興之墨戲。雖草々不經意。然規撲寛大。足見雄抜之氣象。

豊臣秀次公。常戲翫丹青。便覧　画人物鳥獸。不舊印譜

織田信包朝臣。信長公弟。上野介。從四位下。左少将。或云從三位左中将。薙髪號老犬齋。慶長十九年七月十七日逝去。好作圖画。

大谷刑部少輔吉継。或作吉隆。工畫。嘗寫豊臣公像。妙心寺南化和尚贊云。文韜武畧。兼幷三權。掌握日本。勢捲朝鮮。德施四海。聲徹九天。威光未滅。遍滿山川。到于兒孫。小大不應。計雪積千。福松萬年。應大谷吉継公之請。欽贊太閤相公之肖像。慶長己亥三月

十日。前花園南化叟。此幅珍藏于京師薮内氏。其箱表署云。豊公御影。画大谷吉継筆。賛南化。此薮内氏始祖紹智以来。自天正中至于今。其茶室書画器物。歷然存在矣。當為明證也。

水谷正村。入道全珍。號蟠龍齋。隷于結城氏。其勇悍世所知也。兵戈紛擾之際。好書画。曾自幕府賜白斑鷹。甚愛之。及歳七十一時。對鏡寫自像。傍画鷹。謂已亦可共成佛矣。慶長元年六月廿日於久下田城卒。年七十六

蜷川親長。入道道標。大和守。親俊男。新右衛門尉。慶長十五年五月八日卒。歳七十八。嘗聞有所寫寶船圖。今傳嫡家云

近衛信尹公。始信基。又改信輔。東求院前久公男。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廿五日薨。齡五十。號三藐院。○公書法精妙。後年別作一體。画亦超出意表。幷是神韻高邁所為也。

太郎君。三藐院公長女。故以有此稱。書跡彷彿于三藐公。其画最

爲似達磨布袋柿本神像等皆具逸致實閨秀中之英也

花山院忠長朝臣（左大臣定煕公男 従四位上右少将）其書法親受于信尹公慶長頃有東行之事令津輕之地傳於所作書画土人呼花山様嘗聞於松前所詠云京師尓天語婆人乃詐止思卯月乃梅農佐可理波其後慶安五年歿洛

和久是安（一名俊英 藤原氏）稱半左衛門尉事豊臣氏掌筆札其書画俱學三藐公遂得入室矣○画水石草花祖師像（便覧）○（奥州仙臺佛眼寺墓誌云寛永十五年八月廿一日歿歳六十一）

津田弁作小笠原家臣號弁喜門書画學三藐公全得骨髓

久我廣通公毋堂作画清婉嘗画花鳥風月繪詞一卷詞則通前卿筆也廣通公跋識書画事實（此卷池源輪所藏也）

道頓始名光長土佐光茂弟子（便覧）

按道頓爲土佐家門人與土佐祖先赫名之人同名可怪也或光永而誤傳作光長耶又按弁玉集土佐光純子有道純（光起父也）純頓相類亦可疑矣

土佐光吉（便覧云始久吉）光茂末子後號休翌（又作久翌）住泉州堺津工畫

土佐光純或書作光起父又云土佐家門人同住泉州堺津共天正慶長間人

狩野祖酉秀家（或作祖酉又作祖祐實大坂城下工藤伊賀守二男）政秀信師松榮及永徳工画（元和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歳六十二）其子素川信政能修業（始称外記明暦四年十月没行年六十二）

長宮大藏南都人寓浪華以繪爲業後歸故郷工画諸天菩薩（元和初没）　便覧

額田昭通（通称彦三郎常州額田城主小野崎下野守篤通子其先出于藤原秀郷昭通嗣爲城主）天正末與佐竹氏攜兵不利走依越後家改氏額田（元和後歸本國寛永七年没）好丹青尤工画鶏於今國人稱額田鳴鶏（常州古光説 便覧）

津田休甫若冠事宇喜多家國亡不仕剃髪於伊豆海濱專唱誹諧體連歌或作琴碁書画雲遊諸國翫弄浮世嘗詣攝州天満栗東寺住僧喜迎以新造杉戸請画休甫援筆画三虎去矣其虎覺非尋常熟視皆無鬚鬢他日甫来僧言之驚直画一箇鑷子於虎傍而走去其滑稽皆如此

喚舟不知何人多藏粉本所画皆法古甚有士氣

順專髙野山僧善画佛像後傳得周掛之粉本寛永末壽九十餘而終（同上）

狩野了承季政（或作了兼）真笑季頼子（始名長六後改洛部）

岩佐光輔字又兵衛世稱浮世又平土佐家門人專画當時士庶

遊樂圖設色重密也（按土佐廣周子有光輔然岩佐氏爲其流冒之不審也）

泊子不知何處人画人物花鳥得似元信（便覧）

曽我直菴紹祥嗣子其印章曰平直菴○住泉州堺浦極精鷹圖又作水鳥花卉悉工緻慶長中没（便覧）　其子又襲號直菴能画鷹題名直菴二或用二直菴之印雖不及家翁然足可觀也澤庵和尚多題此画盖和尚在南宗寺之時也

淺利政吉（字金助）事蒲生家常好圖画忘寢食工画鷹有土岐風格岩樹亦有趣（便覧）

橋本仙桂越前敦賀人（見其印画）能画後翕尤工緻

狩野興以定信（始弥左衛門或作弥兵衛）下野州足利人（或伊豆人）光信門人也孝信（光信弟 稱左近将監）託其幼兒於興以興以悉意教諭後各（守信尚信安信）爲名世之画家以其功勞授狩野氏（或云寛永十三年没）

長谷川宗圜作画曽見其六六歌仙画帖題歌皆慶元年間搢紳
書跡也此帖建部家所藏也
本阿彌光悅號大虚庵亦德友齋寛永十四年二月三日没歳八十氣宇高尚臨
池之妙所擧稱画又逸格然傳世甚少嘗聞所畫三十六歌仙
像至今其氏嫡家藏之
本阿彌光甫光悅孫光瑳子號空中齋常嗜茶香能製陶器學祖翁之蹟
精丹青之道然其画拂地不傳唯藤蓮丹楓三幅現存于其家
厥后於寫山樓得見其摸本實足稱逸作縮圖出于画纂
俵屋宗達字伊年號對青軒叙法橋寫山樓谷氏說賀州人野之
村氏云云始師永德後學本邦古画別爲一家所画最似光悅其師受光悅未
得詳矣今傳世者多是僞倣嘗見源語關屋卷圖有光廣卿題詠
殊爲真跡

長谷川宗宅
長谷川左近普通列本並爲等伯男
按今觀左近画蹟與家法異而大似宗達筆意是變画體如
斯耶或以氏長谷川妄以爲等伯系統亦未可知也
小野氏通女或傳謂攝津州塩川志摩守内室也塩川物故後奉
仕幕府其女子嫁侯家矣通女善書又能詩歌彈箏近時閨
門中之秀淑也嘗見所画仙女圖自贊画法出于元信鎌倉英
勝寺藏有菅廟像自贊又或家藏於以抃本神名作其像自贊
稍似近衛公所作矣
雲谷等屋等顏嫡子能守家學以画仕于藝州福島家
雲谷等與等顏孫等益子與弟等爾並叙法橋以末弟等璠爲嗣璠後累
進法眼皆能画圖

土佐光則稱源左衛門光吉男或弟子住泉州堺津工畫寛永十五年正月十六日没五
十六〇或云光則剃髪名宗仁一說宗朔或作宗恩未知孰是
烏丸光廣卿光宣卿嫡男至權大納言正二位寛永十五年七月十三日薨歳六十嘗有
初祖布袋等墨戲又見歌僊或草花最爲秀逸凡所画多以詠
歌題其上
良恕法親王陽光院皇子初覺圓曼殊院宮寛永二十年七月十五日薨齡六十九或七十二
號龍華院宮善書法世爲摸範〇画山水野牛筆力活動便覧
澤庵宗彭和尚但州人一凍紹滴法嗣大德七十三世武州品川東海寺開山正保
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寂歳七十三其墨戲祖師散聖雜圖必加自贊詩歌讃搜
集云本多安房守政重被求予壽像之自画自贊仍自圖而贊
坐一艸庵吾老矣滿林秋葉暮山嵐非他是自幾經世見比人間
又却南

一絲文守和尚木工頭源具堯三男始參澤菴彭後嗣愚堂寔妙心寺江州山
上永源寺中興祖靈源法常等開祖正保三年三月十九日歸寂歳三十九謚定
惠明光佛頂國師禪餘有墨戲殊清逸今猶存竹石一幀僕舊藏自贊數幅
小堀政一朝臣新助正次男從五位下遠江守號大有宗甫正保四年二月六日卒歳六十九風
藻世之所稱其戲墨人物草花皆寫於胸襟瀟洒
小堀政尹遠州政一男稱權十郎號篷雪始稱淺井氏工草隷画又有雅致
菅沼定昭朝臣便覧作昭定非矣織部正定芳男從五位下左近將監領江州膳所移丹州龜山正保四年九月廿
一日（　）逝去深究丹青氣韻俱備
木俣守安彦根藩長臣始稱清左衛門後改土佐以武功顯名爲其家長在職三十
餘年致仕號巖閑或作源閑好文事嘗見其布袋圖有岡本宣就題
和歌寛文十三年三月十日没歳八十八
岡本宣就稱半助同藩臣姓石上氏明暦三年三月十一日没歳八十一精兵學間詠和歌書

法景慕高野妙跡画則非所學唯一時弄筆而已就中布袋圖
多矣亦見枯木宿鴉圖有木俣嚴開題和歌
清巖宗渭和尚江州人（賢谷良法嗣大徳百七十世）號自笑又孤陋特賜清淨
本然禪師（寛文元年十一月廿一日書偈而化歳七十四）其書學張即之虚堂禪師而
雄拔痛快過之時有墨戯画佛祖及雜圖自題賛詞
江雪宗立和尚泉南人有破鞋子枯髗子不如子之數號（江月玩法嗣大徳百八十一世寛文六年六月十九日寂歳七十二）作墨画尤有趣寫祖師草花禽獸雜
画多為自讃
玉舟宗璠和尚山城州人號春睡（玉室珀法嗣大徳百八十五世寛文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寂歳六十九）有自賛墨戯
河窪信雄（武田族信俊男初主膳後越前守便覧作與右衛門）奉仕于　幕府能画鷹（便覧）
福冨勝興（稱仁右衛門最上家臣）画人物鳥獸（同上）

狩野尚信（始名一信又家信）孝信二男稱主馬號自適齋（慶安三年四月七日没歳四十）
下筆妙絶照映今古寛永癸未之歳朝鮮信使見其画大賞
之學士朴安期（號螺山）贈以詩云畫手日東妙天機隨筆生西方
達磨像南極老人精問月謫仙醉携兒工部行華堂對盤礴不
覺到深更
狩野永真安信孝信三男（為嫡家貞信嗣子）始稱右京號牧心齋後薙髮
叙法眼（貞享二年九月四日没歳七十三）會得圖繪骨髓渉筆自在不假彫琢
故具眼者殊賞焉
按國家藝文之興日增月新至寛永年間遂出探幽自適
牧心三大家各究丹青之淵奥致一派之妙伎擬之于異邦
無有可比倫宜哉其裔隆盛于今日矣
豊藏坊考仍雄徳山住侶與松花堂為友其画亦相似殊有逸致
或以考仍印為寶幢坊孝以者謬矣
豊藏坊信海（考仍嗣）又名孝雄號覺花洞玉雲子學書於松花翁墨
戯人物草花亦可觀矣
萩坊乘圓號玄玄子（俗姓岡本氏）書画俱入松花之堂室墨画人物花
鳥得世賞或有大著色者最佳
瀧本坊憲乘乘淳嗣（昭乘三世也俗姓藤堂氏始住鐘樓坊）其書画并法祖翁（元禄五年正月六日寂神立氏記）
藤田友閑攝州冨田人（俗稱一郎兵衛或云善兵衛）號彩雲翁學書於惺惺翁
得其奥旨又作画殊少
特英壽采和尚住妙心寺（伯蒲恵稜法嗣）號既白或長徳山主其画倣松
花堂自題圖上
默堂宣長老南禪寺僧自画上加賛有故中年廢画事（便覧）

名機和尚甲州法泉寺住持善圖佛像（同上）
五味氏石川丈山覆醤續集題五味氏所描菊蝶圖東籬之花南
華之夢彩画奇才戯添足送
狩野山雪號蛇足軒山樂男（或云養子）後自成一體殊有致多是墨画
至著色為少
按淺井氏説云山雪本千賀氏為山樂嗣子以慶安四年二
月十二日没歳六十三
乘圓智積院僧曽聞通三密開一寺學画於山雪後画別體與萩
坊同名故或有混合為一人者也
勝以能画故事人物歌仙等非土佐氏之法而為一體（寛永慶安頃之人）
里村玄陳（始名玄仍男）叙法眼住京師世家連歌○住泉南適為圖繪
加賛於其上（便覧）

尭然法親王始常嘉　後陽成院皇子妙法院宮（寛文元年閏八月日薨齡六十一歳）謚慈恩院宮画人物花鳥悉備風韻或有題詠

道晃法親王　同帝皇子號似雪聖護院宮（延寶七年六月十八日薨齡六十八）謚遍照寺宮又画人物花鳥雜圖雅致滿絹素

耕梅逸人蓋五山僧徒也佚其名嘗見其墨梅枝幹不繁淸奇可愛

野々口立圃名親重號松翁京師人（世稱雛屋）學於貞室盛唱誹諧連歌画亦有逸趣（寛文九年九月晦日没歳七十五）其子生白號鏡山又作画

彩葉不知何處人嘗見大黒神騎驢圖大德寺天祐杲和尚題贊画法似探幽齋

道閑又不知何人京師本圀寺藏有其出山佛深艸元政上人贊逸格可觀

西園寺實晴公（内府公益公男）從一位左大臣（寛文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薨歳七十四）公参得直指宗意時画佛祖像

亀谷通尹朝臣（一名通友見於題名短册）久我晴通卿孫（正五位下兵部少輔）○作墨画有雅致　便覧

隱元隆琦禪師明國福州人（姓林氏費隱容法嗣）承應三年應聘来化於山城州宇治創黄檗山萬福寺特賜大光普照國師（寛文十三年四月三日遷化歳八十二）○又有自贊之画

木庵性瑫和尚明國泉州人（姓呉氏隱元琦法嗣）明暦元年東来後爲黄檗二世（貞享元年正月二十日寂七十四歳）又有墨戲多是蘭竹自加題詞者也

即非性一和尚明國福州人（姓林氏隱元琦法嗣）其先出於宋肅齋先生之裔（寛文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寂）有自画祖師像并題贊

逸然性融和尚肥前州長崎興福寺住持號浪雲菴主能画古德人物雜圖或其画上有隱元老師之題贊

楊愼一名遵眞（傳稱明人）工畫人物謂從隱元國師来

陳元輿又稱明人来歸（未詳）曾参木菴老師法席又能画常描黄檗諸師眞相

狩野永納號山静山雪男或謂山雪孫者恐非乎以累代業丹青其家多畜粉本故所画專存古意不染流弊又好文藻精鑒識因著本朝画史五卷鑒藏家據以爲證　國朝畫人之有傳以此爲權輿（僕）於此人終卷蓋寓嘆慕之意也

續本朝畫史卷之下　終

明治十六年九月廿九日翻刻出版御届

翻刻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礒部太郎兵衛
東京麹町四丁目十三番地

仝
仝士族
林安之助
仝
神田五軒町五番地

發兌人
東京銀坐三丁目十一番地
岸田吟香

仝
大阪本町四丁目書林
赤志忠七

印行所
東京神田五軒町八番地
石版銅版木版諸株券書籍類印刷所
精版會社

細川潤次郎　著

近世畫史

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東京刻本

據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
東京刻本影印

明治辛卯夏鐫

近世畫史

吾園藏板

近古畫史序

世趨文明人馳名利風雅之道將爲所掃地矣十洲細川君新輯一書彙慶元以來畫家傳宗派無論南北加以論斷精當的確洵爲藝林至寶君身在議院學究漢洋講法論政職極繁

劉無從事鉛槧之味而能如此余知斯編之行使夫後々名利者知風雅之可貴其裨補古道人心不

爲尠矣豈惟讀画者之資已云乎

明治廿三年九月

古梅巖谷脩書

近世畫史

例言

一本邦上古及中世畫家。率載於新井君美畫工便覽狩野永納本朝畫史。而近日檜山義愼更補其闕漏。以爲本朝畫史遺傳。此等書雖文字未雅馴。而事蹟粗備。不必更事隱括。故此編大抵收江都建府以來人物。以繼三書之後。題曰近世畫史。

一此編以畫乘要略無聲詩蛆雲烟略傳近世逸人畫史古畫備考扶桑畫人傳畫苑小傳及人物志。書畫集覽等諸書爲底本。參以諸家碑誌。其所未

載及者。徧問諸人而錄之。若夫余所親見聞者。則直據以記之。編中所收畫家之數。多於刊行諸書。而未敢貪多務博。以進竽濫者也。

一定諸家先後。頗爲難事。然全無倫次。不便捜索。大抵以世系若畫風分別之。又有以人品別之者。要不太拘。

一如某家兄弟妻子。則大抵帶叙附之某家。而如狩野氏兄弟各異門戶。子孫世承其業。不得不爲立傳。至各家門人。則亦大抵帶叙。而其行事差詳者。則別錄之。若事無足別錄者。率以類聚。雖似附錄。實合傳也。

一史家爲人立傳。皆表其諱名。而畫家多以號行。若必列以諱名。則恐人苦於捜索。前輩畫家之傳。每多用號。蓋爲此也。今沿其例。皆表以號。而其以名字若通稱行者。固無改焉。

一畫家行事。多不詳者。編中或有止列氏名者。如此固未足稱之爲傳。若有知其詳者。而爲補之。則畫家冥漠之魂。想當含結。非獨是編之幸也。

一月旦之評。談何容易。編中就諸家筆墨加論斷者。

大抵依前輩之說而折其衷。不然數觀眞跡。而裁始爲之說者矣。然人之見聞有限。安能以一斑槪全豹。儻有失當處。幸賜訂正。

明治二十三年五月

十洲居士細川潤識

近世畫史卷一目次

土佐光起　光成　光祐　光芳　光淳　光時　光祿　光文　光貞　光孚　光清

住吉廣通　廣澄　廣保　廣守　廣行　廣尚　弘貫　廣夏

板谷廣當　廣長　廣隆　長利

福王雪岑　高島千春　福島隣春　田中訥言　浮田一蕙　渡邊清　森高雅　岡田爲恭

本阿彌光悅　光甫　野村伊年　尾形光琳

乾山　伊藤若冲　僧維明　平林何帰

以十　宗理　野野村信武　順定　長洲

蘆蘆子　一樹　中村方中　宗雪　渡邊始興　僧抱一　鶯浦　鈴木蠣潭　其一　池田孤村

狩野安信　時信　主信　憲信　英信　高信　泰信　邦信　親信

狩野守信　守政　章信　守冨　守美　守邦　守道　守眞　守經　守定　守睦　守尚

狩野尚信　常信　周信　古信　玄信　典信　惟信　榮信　養信　雅信　峰信　甫信　幸信　昆信　寛信　昭信　助信　中信

狩野洞雲　洞春　元仙　美信　洞白　洞益　陳信

狩野元俊　春雪　梅榮　生信　梅春　春湖　春賀　全信　梅雲

狩野秀信　征信

狩野永納　永敬　永伯　永良　永常　永俊　永嶽　永梢　永雪　山卜

狩野宗秀　眞秀　元季　往信

狩野氏信　方信　成信　因信　景信　雪信　種信　令信　親信　守安　胤信

狩野休伯　友信　季信　壽信　在信　滿信　永德　宗秀　宗也　長信　清信　是信　淳信　德信　爲信　喜信　式部　木工之助　勝田竹翁　自寛

奈須宗泉　宗仙　隆泉　泉石　一翁　松白　政信　祐佐　宗信　梅雪　安仙

狩野祖酉　素川　彰信　壽石　賢信　伯
壽　洞元　洞琳　洞壽　主膳　沼津乘昌
乘天　良庵　狩野休德　一雲
狩野宗心　宗仙　左近　大學　柳雪　梅
軒　梅舟　梅壽、一溪　友甫　良信　自
信
狩野興以　興甫　興也　興益　興伯　興
碩
狩野宗仙　青山了昌　日比常慶　常眞
永加　武田永休　奥山清眞　清友　永碩

河井清閑　太田永雲　岩本昌運　眞益
三谷永玄　永伯　多羅尾永了　中村雲
石　馬淵了石　細井永茂　能勢長月　常
世昌以　高木宗眞　永相　狩野永翁
狩野永隆　井之尻林叔　石田永淳　藤田
永壽　目賀田幽玄　飯田洞益　三谷永恕
多羅尾永陸　津田永三　池田涼珉　羽
賀林眞
海北友雪　友竹　友泉　忠馬　宮本二天
鶴澤探山　探鯨　探索　探泉　幽舶

堀索道　小柴守直　山崎如流　橘守國
大森捜雲　江村春甫
石田幽汀　友汀　游汀
勝山琢舟　琢眼　琢文
牲川充信　吉村周山　周圭　周南
桃田柳榮　柳昌　久隅守景　女雪信
山本素程　素川　宗川　加藤遠澤　神足
高雲　別所則房
荒井寒竹　寒雪　養雪　可兒常竹　片岡
常知　木村養元　片山養和　石山川德

津田朴由　長谷川養辰　笹山養意　石崎
朴甫　青山尚貞　有坂閑齋　荒川養鐵
宇津朴雲　武田傳齋　早瀬理齋　大石古
閑　田中川竹　村田朴水　鶴澤養琢　片
田等雪　林養精　太田朴圓　野口文竹
小喜多朴仙　神山養竹　野林了貞　鈴木
休古　永井慶竹　小林休佐　隅田一味
山本養仙　常行
僧心海　狩野友我　宮脇有景　渡邊了慶

近世畫史卷一

細川潤潤叟著

土佐光起　光成　光祐　光芳　光淳　光時　光祿　光文　光貞　光孚　光清

土佐光起。畫所預光則子也。少時學父畫。比年長出游於和泉居界津數年。而光則歿。乃就大父光吉門人某而學。且摸土佐氏先世遺蹟。兼取和漢諸家所長。補其所不足。以開一生面。土佐氏自基光以來。世掌畫局。箕裘相繼。久而寖衰。至此復振。與光長光信並稱爲和畫三筆。時狩野氏有守信。其畫殆擅天下。

而光起與之旗鼓相當。人物樓閣花鳥蟲魚。莫所不能。細而不板。工而不俗。所作源氏圖。尤爲世人所賞。殊妙畫鶉。如後世圓山應擧輩。亦以爲不可及云。任左近將監。叙從五位下。晚年薙髮號常昭。叙位法橋。陞叙法眼。盤礴之暇。品香點茶。以助雅趣。元祿四年九月歿。年七十五。子光成嗣家。號常山。寶永七年三月歿。年六十五。子光祐嗣家。未數月而歿。年三十六。子光芳嗣家。薙髮稱常覺。元文中。行大嘗會儀。奉命畫悠紀主基屏風。明和九年八月歿。年七十三。子光淳嗣家。一名光直。先父而歿。年三十一。光淳之弟光貞嗣家。及光淳之子光時長。立之歸統。光時歿。而光祿嗣。光祿無子。以族人光孚之子光文爲嗣。此其宗家承繼之序也。光貞既立光時。嗣宗。乃自別開門戶。又掌畫局。任土佐守。叙從五位下。光貞歿。子光孚嗣。畫勝其父。叙從四位下。光孚歿。子光清嗣。光清之弟光文。乃入繼宗家者。

住吉廣通　廣澄　廣保　廣守　廣行　廣尚　弘貫　廣夏

住吉廣通。字光陳。稱內記。後薙髮改名如慶。土佐光吉之第二子也。先是住吉氏。自慶恩而下。以畫世家。

其後久絕。朝廷特命廣通再興。因稱住吉氏。廣通之畫。粗依土佐氏法。而用筆工緻。傅彩艷麗。自成一格。叙位法眼。掌幕府畫局。寬文十年六月歿。年七十二。子廣澄嗣家。初名廣純。後薙髮改名具慶。畫似其父。而用筆清利。頗饒生氣。寶永二年四月歿。年七十五。子廣保嗣家。初名廣芳。後薙髮改名至石。寬延三年歿。年八十五。子廣守嗣家。後薙髮改名慶至。安永中歿。年七十三。廣守無子。養板谷廣當之子廣行爲嗣。文化八年歿。年五十七。子廣尚嗣家。文政十一年歿。年四十八。子弘貫嗣家。初名廣定。其作畫。揮灑靈活。

而不失古法。住吉氏同狩野氏。在幕府畫局。而班在其下。至弘貫。擢爲麾下士。始得與狩野氏抗禮。文久四年歿。年七十一。廣通之第二子廣夏。號鶴洲。學父畫。已而爲僧。創建讚州高松之祥福寺。住之。享保十八年遷形。年九十二。

板谷廣當　廣長　廣隆　長利

板谷廣當。初名廣度。後薙髮。改名桂舟。嘗從住吉廣守而學。有出藍之妙。板谷氏本爲青山侯世臣。幕府聞其名。召爲畫博。寬政九年歿。年六十九。子廣長嗣家。後薙髮。亦稱桂舟。廣長之子廣隆。稱桂意。廣隆之

子長利。亦襲桂舟之稱。

福王雪岑

福王雪岑。名盛勝。號白鳳軒。稱茂右衛門。畫倣英一蝶。後倣土佐氏風。福王氏世業猿舞。由此妙於猿舞圖。好用重色。金碧燦然。天明五年三月歿。

高島千春　福島隣春

高島千春。大坂人。寓江都。畫倣土佐氏。善寫伎樂圖。安政六年十一月歿。年八十三。門人福島隣春。號花所。江都人。善寫猿舞圖。

田中訥言

田中訥言。名敏。一曰癡。字虎頭。號大孝齋。尾張人。居京師。自幼嗜畫。偶得觀藤原信實眞蹟。悅而倣其風。益訪求古人名蹟。以爲濡染之資。是以其畫粗似土佐氏。而別有神韻。善山水人物花鳥草蟲。而古衣冠人物及宮殿圖尤爲得意。文政六年三月歿。

浮田一蕙

浮田一蕙。本豐臣氏。自言浮田秀家遺裔也。因稱浮田氏。初名公信。後改可爲。稱內藏允。京師人。好畫。師田中訥言。倣土佐氏風。而差出新意。善人物。工設色。嘉永中。奉勅作御屏畫。稱旨。賞賚甚渥。會米利堅國

遣軍艦求互市。幕府修好。一蕙素唱攘夷說。憤悒益甚。有乞畫者。作神風覆舟圖與之。又屢上疏言時事。及黨人獄興。幕府吏捕一蕙父子。檻致江都。踰年見放歸京師。獄中嬰病。至此愈篤。遂不起。時安政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而年六十五矣。一蕙又好和歌。且善書。書似爲家卿。

渡邊清　森高雅

渡邊清。稱周溪。尾張人。畫倣土佐氏。私淑田中訥言。山水人物草花俱饒風趣。嘗獲古銅印。印文粗與清字相似。每畫成。只用其印。而不署名。安政年間人。同

邑有森高雅者。號玉仙。亦傚土佐氏。設色妍麗。

岡田爲恭

岡田爲恭。稱冷泉三郎。京師人。初爲狩野永嶽義子。後別立門戶。所畫傚土佐氏。用筆設色。概與田中訥言浮田一蕙相似。文久三年五月歿。蓋當時有傳爲恭與彥根藩士通謀陰助幕府者。爲尊王黨所忌由以被刺。或曰。爲恭之死。實無其事。未知孰是。

本阿彌光悅　光甫

本阿彌光悅。號太虛菴。一曰德友齋。本阿彌氏世以善相劍聞。光悅其族人也。善書畫。書法成一家。與近

衛信尹僧昭乘並稱爲平安三筆。畫出於海北氏。而其風却近土佐氏。性多能。善造瓷器及描金漆器。寬永十四年二月歿。年八十六。其孫光甫號空中齋。多能類祖。亦善畫。

野村伊年

野村伊年。或曰野之村氏。一作野野村。名以悅。字宗達。又號對青軒。蓋於所居軒窓外。多植竹。因有此號。能登人。移居加州金澤。晚年入京師。寓豐宗寺。初師狩野安信。後喜土佐氏畫風。自出機軸。叙位法橋。善人物鳥獸。而花卉尤妙。草木花葉。參差重疊。曲盡其狀。率用沒骨法。墨汁中混乳金。蘸筆點染。粲然可觀。柴田義董曰。伊年之草花。運以胸臆。揮灑縱橫。信手而成。前輩並無此格。然以余見之。與本阿彌光悅大抵相類。只未知其孰前孰後耳。其生卒年月不詳。蓋寬永年間人。其子孫亦有襲稱宗達者。

尾形光琳　乾山

尾形光琳。名方祝。一名道崇。又有寂明澗聲伊亮青青堂長江軒等號。京師人。父曰宗謙。賈人也。號浩齋。學本阿彌光悅書。得其神髓。光琳初學畫於狩野養朴。後悅野村伊年風。傚之。更參以古土佐氏法。化腐

爲新。如其富士圖。率用濃墨。作本際岩石。用乳金潑混墨汁。山頭施白粉。山腰塗石青。又用石綠。作松樹。若使庸工爲之。俗不可堪。而光琳下筆。竟自不俗。性多能。傚光悅。製描金漆器。其器與畫並爲世人愛重。又嫻點茶儀。善築假山。位置之妙。蓋得之於畫法。寓江都有年。已而歸京師。叙位法橋。享保元年四月歿。年五十六。其弟乾山。名深省。又有尚古紫翠靈海陶隱習靜堂等數號。居京城外鳴瀧村。地在京城之乾位。因號乾山。畫類其兄。而稍縱逸。每畫成。輒題以和歌。歌亦淡雋有趣。又善製瓷器。人呼爲乾山燒。爲點

茶家愛玩游江都。居入谷村。寬保三年六月歿年八十一。乾山學和歌於廣澤長好。學點茶儀於藤村庸軒。並入其室。一家兄弟。多能如此。殆不易得也。

伊藤若冲　僧維明

伊藤若冲。初名春教。後改汝鈞。字景和。京師人。初學狩野氏畫。又倣元明人。後倣尾形光琳筆意。別成一格。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而最長畫雞。平居畜雞數十頭。日夕察其飲啄飛走之態。而寫之。然亦不拘拘於形似。晚年卜居深草石峰寺側。清靜自娛。以畫雞一幅換斗米。因自號曰斗米庵。此其畫雞之所以獨

多傳於世也。寬政十二年九月歿年八十五。僧維明。名周奎。或作大奎。維明其字。以字行。號羽山。不知何許人。住持京師相國寺塔頭光源院。從若冲學畫。工雞與梅。後倣古人。意致淡遠。文化中遷形。

平林何帛

平林何帛。名立德。又有喜雨齋。鶴岡逸民。金牛道人等號。相州鎌倉人。以醫仕加賀侯。有故辭去。住江都。變氏名。曰白井宗謙。謙一作賢。又學畫於尾形光琳及乾山。乃得其法。至其佳者。雜之光琳畫中。殆莫能辨也。何帛之畫。間有用方祝印者。相傳光琳臨歿悉以其印章付何帛。蓋爲之也。

以十

以十。氏名未詳。畫似尾形光琳。或曰。觀其畫有款曰光琳之孫以十寫者。似應是尾形之孫。

宗理

宗理。不詳其氏。稱俵屋。初就住吉廣守問畫法。後倣尾家之法。因又號青青。歿之年月亦未詳。或曰。明和安永年間人。

野野村信武　順定　長洲　蘆蘆子　一樹

中村方中

野野村信武。名通正。稱俵屋。其順定。長洲。蘆蘆子。一樹四人。氏名未詳。並不知何許人。而長洲則大坂人。中村方中。京師人。寓大坂。此六人。同倣尾形氏法。而其年代亦未得詳。惟長洲是安永天明年間人。或曰。一樹者。光琳之別號也。

宗雪

宗雪。後改相雪。不詳其氏名籍貫。學畫於尾形光琳。而酷肖焉。光琳歿後。踵狩野某門。請執贄。因示其畫。某嘆賞曰。如學吾畫。恐失故步。竟不許其爲弟子。延以爲友云。

渡邊始興

渡邊始興稱求馬京師人世爲近衛氏家臣始興學畫於狩野尚信後又學於尾形光琳斟酌二家以成一派其畫多用水墨淡彩不專事粉飾而神彩煥發自然動人圓山應擧私淑之云寶曆五年七月歿

僧抱一　鶯浦　鈴木蠣潭　其一

僧抱一名輝信信一作眞酒井侯忠以之弟初名忠因生於江都藩邸幼而多病乃爲西本願寺文如上人養子後爲等覺院權大僧都既而辭法務東歸築一室於根岸號曰雨華庵又有鶯村庭栢子軒擧道

道人等號稱屠龍少時從狩野高信受畫法及長入京師學於土佐光貞又學於圓山應瑞東歸後更學於渡邊南嶽終傚尾形氏法率用減筆淡墨其作花卉輕輕掃去而點以薄彩流利之致風露欲動又有施濃彩者艷而不俗都下多有傚其風者然得其形而不能得其神蓋於抱一氏之所得自天分者殊難企及焉耳文政十一年十一月遷形年六十八嘗摸光琳眞蹟作光琳百圖又著尾形流印譜並鏤板行於世上人又善徘歌工書法書與畫附麗成觀從游之徒不少而僧鶯浦鈴木蠣潭其一尤著鶯浦本住持江都市谷淨榮寺後繼抱一爲雨華菴主因冒酒井氏畫亦傳其衣鉢亦善徘歌蠣潭稱藤之進以酒井氏家臣常侍抱一因學其畫善人物及草花年三十六而歿其一號噲噲一曰菁菁稱爲三郎亦以酒井氏家臣侍抱一因學其畫善人物花鳥諸門人無能及之者蠣潭歿而無子上人爲立其一嗣其家及抱一之歿也乞其畫者益多云安政五年九月歿年六十三

池田孤村

池田孤村名三信信一作辰字周二又號舊松軒越

後人早歲入江都學於抱一嘗摸尾形光琳眞蹟鏤板題曰新撰光琳百圖葢其意在補乃師所輯光琳百圖之所未足也又摸抱一眞蹟爲二卷並行於世晚年傚明人意畫風寖變慶應二年二月歿年六十六

狩野安信　時信　主信　寬信　英信　高信　泰信　邦信　親信

狩野安信。有永眞。牧心齋。靜閑子。了浮齋等數號。稱右京。孝信之第三子也。狩野氏自正信以來。以畫世家。傳至貞信。歿而無嗣。族人胥議。立安信嗣家。是爲狩野氏宗家之第八世。以其家在江都之中橋。世稱之爲中橋狩野。安信學乃伯仲守信尚信之畫。久之自成一格。筆力勁健。不失古法。善山水人物花鳥。又工佛像。寬文三年。京師大內新成。命安信畫紫宸殿障子。作古聖賢像。又屢奉幕府命作畫。敍位法眼。貞

享二年九月歿。年七十三。子時信嗣家。延寶六年十月歿。年三十七。子主信嗣家。初名敏信。一曰明信。後改主信。號澹然。稱永叔。享保九年六月歿。年五十。子寬信嗣家。又名季信。初名永信。一作永眞。享保十六年九月歿。年四十。其弟英信嗣家。號如適齋。又號祐清。以畫得德川將軍寵。列於幕府世臣。延享中。敍位法眼。後陞敍法印。寶曆十三年六月歿。年四十七。子高信嗣家。號成文齋。特工花鳥。敍位法眼。稱永德。寬政六年十二月歿。子泰信嗣家。號永賢。亦工花鳥。寬政十年九月歿。年三十二。泰信無子。立族人探牧之第二子邦信嗣家。初號探秀。後改祐清。敍位法眼。時信之弟親信。稱主水。

狩野守信　守政　章信　守富　守美　守邦　守道　守眞　守經　守定　守睦　守尚

狩野守信。號探幽。一曰白蓮子。稱釆女。孝信之長子也。幼學父畫。父歿。乃學於祖父光信之門人興意。及長博覽名蹟。取其所長。卓然成一家。山水人物花鳥蟲魚。皆臻其妙。屢奉幕府命作畫。元和中。賜宅一區於鍛冶橋門外。時人因目爲鍛冶橋狩野。寬文二年。

奉詔畫禁中屛障。又奉太上法皇勅寫御容。因賜印一顆。文曰筆峰大居士。以褒之。敍位法眼。進敍法印。加宮內卿銜。狩野氏自吉信以來。名聲稍衰。及守信出。而家風一變。天下靡然奉之。稱爲狩野氏中興之宗。其書法受之於高野山僧春深。做空海筆意。又學點茶儀於小堀宗甫。兼能和歌。延寶二年十月歿。年七十三。子守政嗣家。一名忠淵。號探信。敍位法眼。享保三年十月歿。年六十六。子章信嗣家。號探船。享保十三年七月歿。其弟守富嗣家。號探常。寶曆六年五月歿。年五十一。子守美嗣家。號探林。安永六年四月

歿。年四十六。子守邦嗣。家號探牧。天保三年正月歿。年七十三。子守道嗣。家號探信。又號興齋。天保六年五月歿。年五十一。子守眞嗣。家號探淵。叙位法眼。數世之中。守道守眞父子之畫。尤爲人所賞。嘉永六年九月歿。年四十九。子守經嗣。家號探原。慶應二年十一月歿。年三十八。守信之第二子守定。號探雪。一曰孟隣齋。由乃父請於官。分本祿爲二。以給二子。守定由此得立一家。正德四年七月歿。子守睦嗣。家號探牛。正德四年八月歿。無嗣。家絕。守睦之弟守尚。號探淵。亦以畫聞。

狩野尚信　常信　周信　古信　玄信　典信　惟信　榮信　養信　雅信　峰信　甫信　幸信　昆信　寛信　昭信　助信　中信

狩野尚信。初名一信。一曰家信。後改尚信。號自適齋。稱主馬。孝信之第二子。乃守信之弟也。學父兄畫。久而別開生面。山水人物花鳥。多以水墨寫之。風姿超邁。乃父兄亦有所不逮。大猷公愛之。賜一宅於木挽町以居。時人亦目之曰木挽町狩野。慶安三年四月歿。年四十四。子常信嗣。家號養朴。又有古川叟寛耕齋。青白齋等號。稱右近。學父畫。而又變之。水墨設色俱妙。其工緻者。與土佐氏相似。狩野氏畫。自守信之後。不爲家風所囿者。獨有斯人而已。正德三年正月歿。年七十八。子周信嗣。家號如川。又號泰寓齋。畫類其父。叙位法眼。享保十三年正月歿。年六十九。子古信嗣。家號榮川。亦叙位法眼。享保十六年正月歿。年三十六。子典信尚幼。族人松本甫信之子玄信嗣家。及玄信歿。典信嗣家。襲父號榮川。又號白玉齋。稱榮川院。爲浚明公所寵。進班麾下世臣之列。寛政二年八月歿。年六十一。子惟信嗣。家號玄賞齋。稱伊川院。

文政十一年七月歿。年五十四。子養信嗣。家號會心齋。襲父稱伊川院。弘化三年五月歿。年五十一。子雅信嗣。家號素尚齋。稱勝川院。明治十三年八月歿。年五十八。惟信以下至雅信。世世叙位法印。常信之第二子峰信。峰一作岑。號友清隨川。稱主税。畫有父風。文昭公愛之。分松平上一字。賜氏松本。由此別爲一家。後自復狩野氏。寶永五年十二月歿。年四十七。弟甫信嗣家。初名邦信。號青柳齋隨川。延享二年七月歿。年五十。子幸信嗣。家號常川。一號隨柳齋。明和七年八月歿。年五十四。子昆信嗣。家號閑川。一號青坡

齋。寛政四年九月歿。年四十六。子寛信嗣。家號融川。融初作友。一號青梧齋。文化十二年三月歿。年三十八。子昭信嗣。家號舜川。文化十三年歿。昭信無子。弟助信嗣。家號友川。一號青白齋。天保二年歿。無子。立族人中信嗣。家號黄川。弘化中敍位法眼。

狩野洞雲　洞春　元仙　美信　洞白　洞益　陳信

狩野洞雲。名益信。稱釆女。彫工後藤光頼之第三子也。少時學畫於守信。守信愛其才。收爲養子。教之益力。而洞雲畫亦大進。及守信生二子。分財與洞雲。自

爲一家。會黄檗山僧隱元爲益信書洞雲二大字贈之。乃用爲號。爲大猷公所寵。班於狩野三家之後。家在駿河臺。人亦目之曰駿河臺狩野。元祿七年正月歿。年七十。養子洞春嗣。家名福信。號守靜齋。享保八年十二月歿。子元仙嗣。家名方信。寶暦元年五月歿。年六十七。子洞春嗣。家名美信。襲祖父號。人稱美信洞春以別之。寛政九年二月歿。年五十一。子洞白嗣。家名受信。文政四年二月歿。年五十。無子。以板谷桂意之第二子爲子。名春信。稱洞益。洞益之子洞白。名陳信。

狩野元俊　春雪　梅榮　生信　梅春　春湖　春賀　全信　梅雲

狩野元俊。爲元信玄孫。元信之第二子曰季頼。季頼有二子。長曰眞笑。次曰了琢。眞笑之子曰了乘。名秀政。了乘之子。即元俊也。家世傳其畫法。寛文十二年七月歿。年八十五。元俊之子春雪。名信之。稱隼人。元祿四年三月歿。年七十八。春雪有二子。曰梅榮。曰生信。梅榮名知信。稱一學。爲常憲公畫博。梅榮無子。養族人春笑之第二子爲嗣。名旭信。號梅春。一號眞治齋。襲稱一學。春雪之門人狩野春湖。名元珍。初名岡

次。狩野春賀。名卓信。一名理信。又有一狩野春湖者。名全信。有狩野梅雲者。名爲信。稱主水。學於安信。正德五年三月歿。葢元俊族人也。

狩野秀信　征信

狩野秀信。號柳雪。稱外記。父曰了琢。季頼之第二子也。是爲元信之玄支孫。畫儆家法。寛永年間人。其弟征信。稱數馬助。亦善守家法。正保年間人。

狩野永納　永敬　永伯　永良　永常　永俊　永嶽　永梢　永雪　山卜

狩野永納。號梅嶽。一曰一陽齋。稱縫殿助。山雪長子

也山雪之父山樂學永德畫而別出新意居京師以終世由此永納爲京師人世稱爲京狩野以與江都諸狩野別之永納初學父畫後學安信遂得其妙狩野氏畫至此稍變面目所著本朝畫史五卷行於世先是新井君美作畫工便覽當時未即刊行永納蓋不知有是著而作畫史採輯之勞可想焉永納以元祿十年歿子永敬嗣家號仲簡子元祿十五年歿年四十子永伯嗣家號山亮永伯歿義子永良嗣家號山晟齋始以畫仕于朝明和六年歿子永常嗣家號山隆山隆歿子永俊嗣家號山朴山朴歿而義子永

嶽嗣家其畫本於家學參以松村月溪之風京狩野之畫至此又爲一變天保中歿永納之弟永梢稱松之尉其子永雪稱內匠皆守家法爲東本願寺畫師山樂之裔又有山卜號不及子畫有逸氣

狩野宗秀　貞說　元季　往信

狩野宗秀名松信稱甚之丞係松榮之第二子乃永德之弟也學父畫叙位法橋子貞說名元松初名元秀襲父稱甚之丞並叙位法橋貞說之弟元季襲乃兄號貞說其子往信稱數馬

狩野氏信　方信　成信　因信　景信　雪信　種信　令信　親信　守安　胤信

狩野氏信號友益父曰重次重次之父種信號宗也也一作巴相傳松榮之第三子也氏信以畫仕加賀侯年七十而歿子方信嗣家號伯圓享保十一年八月歿年八十五子成信嗣家號素仙年五十八而歿子因信嗣家號伯清因信之子景信又號伯圓景信之子雪信號榮澤氏信之第四子曰種信號卽譽又仕加賀侯其子令信號舟川令信之子親信號周譽親信之子守安號探恭守安之子胤信號探圓

狩野休伯　友信　季信　壽信　在信　滿

信　永德　宗秀　宗也　長信　清信　是信　浮信　德信　爲信　喜信　式部　木工之助　勝田竹翁　貞寬

狩野休伯名昌信父名長信亦號休伯松榮之第五子也或曰第四子又曰實其長子出繼本鄉氏後歸宗家列於庶子以善畫叙位法橋休伯學其畫亦叙法橋寬文二年正月歿長子友信號休碩享保六年九月歿年六十九其弟季信嗣家號玉燕寬保三年歿子壽信嗣家寬保三年十二月歿其弟在信嗣家號玉榮在信有子五人曰滿信曰永德曰宗秀曰宗

也曰長信休伯之第二子清信號休圓賜十口糧別爲一家享保二年十一月歿年七十七其弟是信嗣家號休山享保九年三月歿年七十其弟淳信嗣家號松林元文四年六月歿子德信嗣家又號休山寶曆十一年五月歿年三十子爲信嗣家又號休圓爲信之子喜信又號松林休伯之門人曰池永式部後冒狩野氏曰狩野木工之助又有勝田竹翁名重則一作貞信字陽溪一作養溪稱沖之丞三河人善人物花鳥後喜作水墨畫有雪舟雪村之風萬治年間人竹翁之子貞寬亦善畫

奈須宗泉 宗仙 隆泉 泉石 一翁 松白 政信 祐佐 宗信 梅雪 安仙

奈須宗泉名政信學畫於狩野松榮宗泉之子宗仙名定信又號養清一曰柳白亦學於松榮後冒狩野氏叙位法橋宗泉父子之外學於松榮而著者有隆泉泉石一翁松白政信祐佐宗信梅雪安仙諸人隆泉稱理兵衛泉石稱清右衛門叙位法橋一翁名重鄉稱內膳松白逸其名與稱政信號宗仙叙位法橋梅雪名爲信稱主水安仙名春信稱左門並不詳其氏

狩野祖酉 素川 彰信 壽石 賢信 伯壽 洞元 洞琳 洞壽 主膳 沼津乘昌 乘天 狩野良庵 休德 一雲

狩野祖酉酉一作祐名秀信本工藤氏稱新右衛門學畫於狩野重信元和三年十二月歿年六十二有二子並號素川長名信政稱外記明曆四年十月歿年六十二次名彰信稱仙次郎同時學於重信者曰狩野淳信一作敦信稱外記曰狩野賢信二人並號壽石曰狩野伯壽名武信稱岡之丞休山之第二子也曰狩野洞元名邦信素川信政之第二子也洞元

之子洞琳名波信洞琳之子洞壽名克信曰狩野主膳善畫龍曰沼津乘昌乘昌之子曰乘天父子居京師多作屏風畫世人稱爲沼津屏風曰狩野良庵曰狩野休德稱庄兵衛曰狩野一雲稱彌三郎居肥前長崎

狩野宗心 宗仙 左近 大學 狩野柳雪 梅軒 梅舟 梅壽 一溪 友甫 良信 自信

狩野宗心名種永稱內匠學畫於狩野光信同門之士曰狩野宗仙名種信稱內匠曰左近名種次曰大

學名氏信二八俱逸其氏曰狩野柳雪名秀信曰狩野梅軒名富信曰狩野梅舟曰狩野梅壽名胤信曰狩野一溪名重良稱內膳曰狩野友甫名晏信又號良益曰狩野良信名榮信曰狩野自信號安仙

狩野興以　興甫　興也　興益　興伯　興碩

狩野興以其初不詳爲何氏名定信稱彌左衛門下野足利人學畫於狩野光信後參以牧溪雪舟之風自成一格善人物及草花守信尚信安信三人幼時爲興以所鞠有三人既長思報其恩因贈以狩野氏

表之云寛文十三年七月興以歿有三子長曰興甫稱彌右衛門或作彌左衛門畫傚乃父仕紀伊侯寛文十一年十一月歿次曰興也後改伯甫稱理右衛門仕水戸侯叙位刑部法橋寛文十三年四月歿次曰興之稱勘右衛門仕尾張侯寛永十二年五月歿興甫之子曰興益興也之子曰興雲興以之門人有狩野興伯狩野興碩二人

狩野宗山　青山了昌　日比常慶　常眞　永加　武田永休　輿山清眞　清友　永碩　河井清閑　太田永雲　岩本昌運　眞益　三谷永玄　永伯　多羅尾永了　中村雲石　馬淵了石　細井永茂　能勢長月　常世昌以　高木宗眞　永相　狩野永翁

狩野宗仙奈須宗泉之孫也學畫於安信叙位法橋同門之士曰青山了昌曰日比常慶常慶之父曰常眞常慶之子亦曰常眞叙位法橋常慶之兄曰永加稱權之丞曰武田永休曰輿山清眞叙位法橋清眞之子曰清友友或作游曰輿山永碩叙位法橋曰河井清閑曰太田永雲名稠信後冒狩野氏仕雲州侯叙位法橋元祿十年七月歿曰岩本昌運名季信稱

市右衛門叙位法橋曰岩本眞益稱八右衛門曰三谷永玄稱仁右衛門曰三谷永伯稱與助曰多羅尾永了稱七左衛門曰中村雲石稱三之丞曰馬淵了石稱小左衛門曰細井永茂曰能勢長月稱山三郎曰常世昌以稱新八岩本昌運之侄也曰高木宗眞稱太郎左衛門曰高木永相稱權七曰狩野永翁名房信稱傳兵衛

狩野永隆　井之尻林叔　石田永淳　藤田永壽　目賀田幽玄　飯田洞益　三谷永恕　多羅尾永陸　津田永三　池田凉珉　羽

賀林眞

狩野永隆。名章信。井之尻林叔。名武信。一曰集信。石田永淳。藤田永壽。名仲信。目賀田幽玄。一作友元。飯田洞益。三谷永恕。名茂信。一作淵信。仕久留米侯。多羅尾永陸。津田永三。以上九人。皆爲狩野主信門人。池田涼珉。珉一作岷。或作眠。初學於狩野守信。羽賀林眞。初學於狩野玉燕。而後俱爲主信門人。或曰。池田氏學於守信者。曰幽石。名守鄉。其子孫世號涼珉。爲水藩畫師。

海北友雪　友竹　友泉　忠馬

海北友雪。名道暉。父友松。名紹益。江州堅田人。移居京師。學畫於狩野永德。別成一格。友雪初學父畫。後力摸古人名蹟。然其畫仍爲狩野氏一派。延寶五年九月歿。年八十。子友竹。名從親。善守家法。享保十三年九月歿。年七十五。子友泉。及孫忠馬。並繼箕裘。

宮本二天

宮本二天。稱武藏。一作無三四。蓋傚其父無二翁之號也。毛利氏家臣。吉岡太郎左衛門之第二子。爲加藤清正家臣宮本武右衛門之義子。善擊劍。能使雙刀。世所謂二刀流。以斯人爲祖。嘗殺佐々木巖流。婦稚猶知其名。性好繪事。師海北氏。善山水人物。氣豪力沈。然其佳者自有一種風概。非爲師法所拘者。余所撰畫話中。載其逸事。今不贅焉。正保二年五月歿。年六十四。

鶴澤探山　探鯨　探索　探泉　幽舶　堀索道　小柴守直　山崎如流　橘守國　大森搜雲　江村春甫

鶴澤探山。名守見。一名良信。或作兼信。又有幽泉。探春等號。江都人。學畫於狩野守信。筆力遒勁。元祿中。奉東山天皇詔。入京作畫。遂留京師。叙位法橋。後陞

法眼。年八十餘。聰明不衰。奉命畫東宮屛障。子探鯨。名守美。探鯨之子探索。名守照。探索之子探泉。名守之。並傳家學。探山門人甚多。曰幽舶。不詳氏名。或曰探山之子也。曰堀索道。名守保。叙位法眼。曰小柴守直。號探春齋。大坂人。曰山崎如流。名直好。稱雛屋源助。曰橘守國。一名有稅。號後素軒。大坂人。曰大森搜雲。名守一。叙位法眼。曰江村春甫。京師人。

石田幽汀　友汀　游汀

石田幽汀。名叔明。京師人。學畫於鶴澤探鯨。頗得其法。而用筆工緻。又自一格。圓山應擧之出於其門。蓋

幽汀有以啓發之也。天明六年五月歿。有二子。友汀。游汀。並傳家法。

勝山琢舟　琢眼　琢文

勝山琢舟學畫於山崎如流。叙位按察使法橋。子琢眼名仲起。又號鶴嶺。叙位法眼。琢眼之子。曰琢文。

牲川充信　吉村周山　周圭　周南

牲川充信。號櫟同。大坂人。學畫於鶴澤探山。而稍出新意。門人吉村周山。名充興。號探仙。亦大坂人。叙位法眼。與大岡春卜齊名。安永年間人。周山又鏤其所畫山海經及列仙傳圖於梓。爲世人愛玩。周山之

子周圭。亦叙法眼。寬政中。作禁中屛障畫。周圭之子周南。名充國。

桃田柳榮　柳昌

桃田柳榮。名守光。號幽香齋。學畫於狩野守信。得其筆法。元祿十一年正月歿。嘗作守信像。多傳於世。子柳昌。名守明。不失家法。寶永元年正月歿。

久隅守景　女雪信

久隅守景。號一陳。別號無礙齋。無礙一作無下。稱半兵衛。不詳籍貫。久居京師。學狩野守信畫。升堂入室。又慕雪舟風。山水人物花卉。悉臻其妙。尤佳者。雖其師亦有所不逮。至其畫介冑之士。則又有土佐氏之風。晚年學點茶儀於藤村庸軒。優游自適。其畫亦隨高古。元祿中歿。年壽不詳。或傳守景之畫。有款曰行年七十者。則過古稀矣。女雪信名雪。又號匠貴。嫁清原氏。學守信畫。而巾幗之風。自然流露。人以此貴之。元祿十一年歿。

山本素程　素川　宗川　加藤遠澤　神足高雲

山本素程。名守次。從狩野守信學。時稱工手。不知何許人。歿於京師。元祿年間人。子素川。孫宗川。並傳其

法。此外。出於守信之門下。而著者。曰加藤遠澤。名守行。奧州會津人。曰神足高雲。號幽蹟。稱善右衛門。不詳籍貫。

別所則房

別所則房。號雪山。一曰如閑。稱權右衛門。初學畫於狩野永納。後從守信受業。

荒井寒竹　寒雪　養雪　可兒常竹　片岡常知　木村養元　片山養和　石山川德　津田朴由　長谷川養辰　笹山養意　石崎朴甫　青山尚貞　有坂閑齋　荒川養鐵

宇津朴雲　武田傳齋　早瀨理齋　大石古閑　田中川竹　村田朴水　鶴澤養琢　片田等雪　林養精　太田朴圓　野口文竹　小喜多朴山　神山養竹　野林了貞　鈴木休古　永井慶竹　小林休佐　隅田一味　山本養仙　常行

荒井寒竹。名常償。學畫於狩野常信。得其師法。津輕侯招爲畫博。子寒雪。孫養雪。並傳其畫法。此外常信之門人甚多。而其著者。曰可兒常竹。曰片岡常知。曰木村養元。名常房。曰片山養和。名常壽。曰石山川德。

曰津田朴由。名常耀。曰長谷川養辰。曰笹山養意。名常傳。曰石崎朴甫。名常高。曰青山尚貞。名常潔。曰有坂閑齋。曰荒川養鐵。名常將。曰宇津朴雲。曰武田傳齋。曰早瀨理齋。名常裕。曰大石古閑。名常得。曰田中川竹。曰村田朴水。曰鶴澤養琢。名常景。曰片田等雪。曰林養精。名常喬。曰太田朴圓。曰野口文竹。名常顧。曰小喜多朴仙。曰神山養竹。名常務。曰野林了貞。曰鈴木休古。曰永井慶竹。曰小林休佐。曰隅田一味。曰山本養仙。曰常行。失其氏。

僧心海　狩野友我　宮脇有景　渡邊了慶

僧心海。號廣渡。肥前人。狩野友我。本山本氏。稱內藏丞。宮脇有景。名素行。以上三人。皆叙位法橋。渡邊了慶。工花鳥。此四人。同倣狩野氏。而不知其屬何人弟子也。

近世畫史卷一

近世畫史卷二目次

近世畫史卷二

細川潤　潤叟著

呉俊明　子謹　元誠　元敬　竹沙

呉俊明字方篤。本五十嵐氏。號孤峰。又號穆翁。越後新瀉人。初學畫於狩野良信。或曰學於僧可存。而可存之學。出於常信之門人常行。後慕梁楷張平山等畫風。鎔鑄諸家。以成一格。山水人物草花並工。而水墨設色都妙。嘗搆一小樓。以從事筆墨。有時不下樓者殆四十日。其勤如此。天明元年歿。年八十二。有三子。伯曰子謹。仲曰元誠。季曰元敬。同傚父畫。元誠之

子竹沙。名圭善。字巨寶。又號靜所。一曰達齋。亦學父畫。移居江都。與同時諸家交。講論六法。由此其技益進。工水墨山水。著有竹沙小品一册。

呉北汀　榕堂　岩田洲尾

呉北汀。名其正。字必大。蓋與竹沙同堂兄弟云。能詩善書。又好丹青。傚元明人筆意。善山水。又工墨竹。白井華陽。初師北汀。其所著畫乘要略。載北汀說者爲多。其弟榕堂。逸名字。學乃兄畫。工梅菊。亦善書。北汀有門人岩田洲尾。亦逸名字。善山水。並能詩文。

廣島維明　如雲　畀介

廣島維明。字子興。號鶴皐。越後人。學畫於呉俊明。其子如雲。及孫畀介。並傳家法。

高田敬輔

高田敬輔。名隆久。號竹隱齋。眉間有疣。老而生毛。因號眉間毫翁。稱德右衛門。江州日野藥舖主人也。幼而好畫。及長仕水口侯。侯遣之就狩野永敬而學。壯歲致仕歸里。益耽繪事。師僧古磵。後又參以諸家法。尤長人物。善畫鯉。獨抒性靈。不拘成法。相傳曾我蕭白之縱逸。雖曰本於古人。亦傚敬輔之風也。當時與呉俊明齊名。其在江都日。爲人作墨鷹。名聲大起。因

叙位法眼。稱豐前大目。後陞法印。寶曆五年歿。年八十三。或曰八十一。子三徑。亦善畫。

島崎雲圃

島崎雲圃。名輔吉。字黄裳。號蝦蟆窟。稱泉司。不詳何許人。居野州茂木。學畫於高田敬輔。以能手聞。文政中歿。年七十五。從學者不少。而小泉檀山尤著。

小泉檀山

小泉檀山。名斐。字子章。一名光定。又號非文道人。下野益子人。父木村某。世爲鹿島祠祠官。檀山過繼那須郡温泉祠祠官小泉氏。任甲斐守。叙從五位下。好

歌詩音樂。幼時學畫於烏﨑雲圃。及長西游江都。卒至京攝與大窪詩佛。菊池五山。立原翠軒。谷文晁。賴山陽。筱﨑小竹等諸名流交。風流自適。於榮利泊如也。嘉永七年七月歿。年八十九。余觀其畫用筆清利。用墨淋漓。自具一家風格。而參以洋畫之法。又閲其印。有曾經天覽字。則其畫已邀睿賞矣。門下之士。可百五十人。而立原杏所尤著。高久靄崖少時亦從而學云。

谷等閑齋

谷等閑齋。稱源兵衛。越後新瀉人。畫倣狩野氏。氣格

老成。賞鑒家謂其筆力過呉俊明。然自矜重。不妄與人下筆。以故畫名不顯。

山本如春

山本如春名典壽。攝州西宮人。以鬻酒為業。好繪事及點茶儀。東游江都。入狩野氏門。業成而歸。家於大坂。天明中歿。

加藤文麗

加藤文麗名泰都。世為幕府麾下士。稱伊豫守。畫學狩野氏。而後稍變其風。

岩井正齋

岩井正齋。尾張人。學於狩野氏。筆力勁健。尤見之於水墨。藩侯之弟勝長學其畫。又命作古畫摸本云。天明寬政年間人。

笹川友泉

笹川友泉。泉一作仙。紀伊人。以臂蒼之技聞。因善寫鷹。遂為畫師。寬政中奉命畫禁中屏障。

僧梅山

僧梅山本松野氏。名榮興。一號雪香齋。自稱無我道人。尾張人。自幼嗜畫。學於岩井正齋。及長雍髮為僧。改名曰純惠。住持濃州岐阜之淨導寺。自此多作佛

像。曾游京師。諸搢紳觀其畫。嗟賞爭說其名。叙位法眼。東歸後寓於名古屋。以安政四年八月歿。年七十五。

菊田伊洲

菊田伊洲。奥州仙臺人。為小川破笠曾孫。破笠之子古行。繼菊田氏。即伊洲大父也。西游江都。從狩野伊川院學畫。山水人物花鳥皆佳。為仙臺侯畫博。嘉永五年為人所傷。病創而歿。余東游日。往往觀其所畫屏障。多合作。

大岡春卜　春川

大岡春卜名愛董大坂人畫學狩野氏而無常師叙位法眼寶曆七年歿年八十四著有明朝紫硯畫本手鑑畫史會要欄間圖式丹青錦囊畫功潛覽鼇畫便覽畫品似錦集和漢名畫苑名花十二種和漢名筆畫品甲州廿四將圖都十二種無子養有元氏之子甫政爲嗣號春川亦善畫叙法眼安永中歿年五十五

山田芳洲

山田芳洲名熙字士常又號笑花一曰索隱子畫儆古人叙位法橋文化年間人

松本交山

松本交山名大機字眞宰一號大榮稱文右衛門善狩泒畫叙位法眼

木村探元

木村探元一號靜院又曰三曉庵薩摩藩士託業於醫又精劍法涉經史善書畫學狩野守信後宗雪舟工水墨山水叙位大貳法橋與高元岱爲友曾東游抵薩陲嶺會元岱西歸過此相與入路傍一店呼杯叙舊酒酣探元縱筆作富嶽圖元岱爲題句其上比至江都藩邸進呈藩侯侯嘆賞以爲書畫雙絶平生躭禪悅好點茶其友某錄靜院語爲三曉庵雜志三卷年八十餘歿

僧古礀

僧古礀名明譽一號虛舟不知何許人住持和州郡山之西巖寺後遷於京師之報恩寺或曰淨福寺畫儆雪舟善山水人物好作大幅筆力豪放尤長神佛像間亦有七福神及大黑天等像嘗作妙心寺涅槃會圖人稱其工知恩院僧刻圓光大師傳四十八卷其圖則古礀所寫蓋依古圖而潤色之自謂藉繪事作佛事是我僧家之本分也

櫻井雪館　女秋山　孟素

櫻井雪館名館字常翁別號山興又曰雪志一曰三江常陸人寓江都遂占籍焉畫法雪舟多用濃墨作山水人物腕力勁健恨未免圭角太露寬政三年二月歿年七十六女秋山名雪保字桂月畫有父風雪館之侄雪鮮嗣家名絢字孟素以字行爲昌平黌吏員亦好繪事喜品櫻花多方搜致得一百種描寫成卷又嘗作丁祭圖遂傳供台覽云

僧鸞山　東海

僧鸞山江都人住持淺草誓願寺學畫於櫻井雪館

後傚明人。遂創一格。筆力縱橫。不拘繩墨。嘗游某寺。寺僧請畫龍於仰板。鸞山乃縛筆於長竿頭。蘸墨揮成。仰觀之。宛如飛動云。又以善書聞。僧東海名寶冑。住持水戶祇園寺。亦學於雪館。能人物花鳥。尤工寫河豚。嗔吹如活。

前川雪旦

前川雪旦名良顯。京師人。善畫而不多傳。如洛東要法寺仰板畫龍。猶足以窺一斑也。相傳雪旦入寺飲酒。乘興呼筆墨。上榻一揮而成。

關良雪

關良雪一號自然齋。江都人。其畫傚牧溪雪舟。善水墨畫。尤長人物。

長谷川雪旦　雪堤

長谷川雪旦名宗秀。有巖嶽齋。一陽菴等號。江都人。家世以畫爲業。傚雪舟風。而雪旦尤顯。叙位法橋。江戶名所圖繪乃其所畫也。天保十四年正月歿。年六十六。子雪堤名宗一。又有梅紅。松齋等號。畫比其父。而未多讓焉。曾作調布玉川圖。鏤板傳世。仕尾張侯。明治十五年三月歿。

英一蝶　一蜂　一蜩　一舟　一川

英一蝶本多賀氏。名信香。一名安雄。字君受。稱治右衞門。又稱助之進。別有牛丸。曉雲。六巢。澗雪。寶蕉。和央。翠簑翁。隣樵庵。隣濤庵。舊艸堂。狂雲堂。一蜂閑人。一閑山人等十數號。大坂人。父伯庵爲某藩侯侍醫。從侯居江都藩邸。一蝶少時從父在任所。因學畫於狩野安信。別出新意。意匠之妙。常出人意表。論者謂。鳥羽僧正之後一人而已。又善書及俳歌。與佐佐木玄龍。佐佐木文山。松尾芭蕉。寶井其角。服部嵐雪等爲莫逆交。顧爲人豪放無行檢。遂獲罪。謫於南海之三宅島。在島中十二年。思母不能忘。每開北窓而望

之。故在島所畫款曰北窓翁。寶永六年。忽見蝴蝶飛來止花上。會得赦書。因又改氏名曰英一蝶。或曰。禍福靡常。猶蝴蝶一夢。蓋取於此耳。享保九年正月歿。年七十三。義子一蜂名信勝。傚父畫。稱第二世一蝶。元文二年十一月歿。一蜂之弟一蜩。及其義子一舟。皆善戲謔之畫。一舟名信種。號東窓翁。一作潮翁。明和五年正月歿。一舟之子一川。亦不失家風。

佐脇嵩之　嵩雪　女英之

佐脇嵩之一名道賢。字子嶽。有中嶽堂。一翠齋。幽篁齋等數號。稱甚藏。江都人。學畫於英一蝶。而其風大

變狩氏之畫至此與世所謂浮世繪者相去無幾明和九年七月歿年六十六子嵩雪字貫多號中嶽齋稱倉治畫有父風文化元年十一月歿嵩雪之女英之亦善畫

高久嵩谷

高久嵩谷名一雄又號屠龍翁江都人慕英一蝶畫風從佐脇嵩之而學有冰藍之譽後又以佐狩二家筆法助英氏所未足先是一蝶畫風入寢厭之至嵩谷而再盛文化元年八月歿年七十五

岩佐勝重

岩佐勝重一曰光輔稱又兵衛世人稱爲浮世又兵衛以其多作風俗圖而俗稱風俗圖爲浮世繪也相傳勝重爲荒木攝津守村重之子村重死時勝重甫二歲乳母携之匿於本願寺支院以得免後爲越前人岩佐某所收養冒岩佐氏慶長中游於京師學畫於土佐光則專作風俗圖用筆精緻金碧粲爛然或以其畫不見落款乃謂實無其人恐未必然蓋寛永年間人

又平

又平不詳氏名江州大津人因稱大津又平人有稱之爲第二世又兵衛者然非勝重之子孫也好作佛畫粥之人或傳其有靈驗往來旅客多買之所謂大津畫者始於此云享保年間人

西川祐信

西川祐信號自得齋又號文華堂稱右京京師人學畫於狩野永納已而畫風一變爲日本繪喜寫美人及優人賦色妍媚易入俗眼

菱川師宣　師房　師永　政信　友房　古山師重　師政

菱川師宣宣一作信號友竹稱吉兵衛一曰長兵衛

房州小港人移居江都家世業刺繡因而學畫傚土佐氏又喜岩佐又兵衛風描寫風俗遂成一家自稱曰日本繪師日本繪一泒從此始盛元祿八年歿長子師房學父畫後爲染坊次子師永亦學父畫工設色其門人有菱川政信菱川友房而古山師重尤著師重之子師政又傚其風然菱川氏畫風至此而衰

宮川長春　勝川春水　薪水

宮川長春江都人畫傚土佐氏又喜岩佐又兵衛風寫邦俗士女菱川師宣之流亞也元祿享保年間人子春水傚父畫改氏爲勝川元文年間人春水之子

薪水。亦倣父畫。寛保年間。人菱宮二川之外。以日本繪名者。固不可僂指。皆爭寫優人力士娼婦。又作邦俗雜畫。鏤之於板。施彩印行。以爲兒女玩具。稱爲錦繪。力鬪新奇。以悅俗目。如此者。不宜厠之於畫史中諸人。以故予之立傳。止此二家。若夫悅其風而講其伎者。欲傳若輩事蹟。則本諸太田南畝所輯浮世繪類考等書。別著一編而可矣。

葛飾北齋

葛飾北齋。初名春朗。又名宗理。後改辰政。字爲一。稱八五郎。後改八右衛門。又號卍老人。江都人。家世爲德川氏銅鏡工。北齋少時。學畫於勝川春章。春章者。春水門人也。由是善風俗圖。後更摸前人眞蹟。以爲師資。樓閣人物花卉翎毛。無一不能。而戲筆之畫尤妙。變態百出。觀者解頥。蓋其天稟饒於畫趣也。而其初不自正泒入門。遂不能免俗。賞鑒家率不取焉。其所著北齋漫畫若干卷。大售於世。至印板爲之漫滅。余在米國華盛頓時。訪一畫士。乃抽架上漫畫數卷示余。嗟賞不輟。蓋北齋之畫。參以洋法。其用筆雖似乎縱逸不拘。而遠近向背。不失定度。故特爲洋人所喜耳。嘉永二年四月歿。年九十。所著漫畫數編之外。

有彩色通三卷。摸樣畫譜一卷。

小原慶山　巴山

小原慶山初名溪山號霞光城州小原人或曰丹波人占籍京師據長崎畫人傳則斷爲長崎人初學曾我蛇足之畫在長崎日師河村若芝遂法宋元諸家一洗舊習嘗本明人十八描法別著一書傳之學者與山口雪溪齊名享保十八年七月歿田能村竹田謂如雪周文雪舟元信而後僅有此二子然所謂仙鼠食丹而未全化者也余在長崎日見其驅儺圖筆氣渾厚近人所無子克紹字子緒號巴山畫倣乃父安永六年九月歿

山口雪溪

山口雪溪別號梅庵京師人畫宗雪舟又悅牧溪之風因號雪溪既而又法宋元諸家俊偉老蒼自成一家白井華陽稱爲食古而化者享保年間人當時言畫者皆宗狩野氏徒事臨摹漸失古意人始厭之於是野村伊年尾形光琳之徒任意點染不拘宗法而雪溪獨追前蹤不墮時習其見卓矣

望月玉蟾　誠齋　玉仙　玉川　鰲山

望月玉蟾名玄玉蟾其字也初稱藤兵衛後改與五郎京師人初學畫於土佐光成光成託玉蟾於山口雪溪授法乃倣之參以狩野元信筆意玉蟾素好讀書與池野霞樵柳澤淇園等講習畫道於是畫風又爲豹變善人物筆氣老健以骨力勝而賦色則清艷可觀延享中歿年六十四子誠齋孫玉仙曾孫玉川並繼箕裘玉川名輝字子瑛學於岸同功參以松村月溪風更創一格氣味輕清嘉永五年六月歿玉蟾有門人鰲山不詳氏名用筆遒勁有乃師風

村上東洲　紀竹堂

村上東洲名成章字秀斐京師人學畫於望月玉蟾之門人鰲山而少變其風或曰學於石田友汀善山水人物紀竹堂名寧或作維寧字清夫同八田古秀學於東洲嘗觀其人物用筆清利洵能手也

大西醉月

大西醉月京師人學畫於望月玉蟾善山水人物晚年倣元明人筆意安永年間人

皆川淇園

皆川淇園名愿字伯恭一號筇齋又號有斐齋稱文藏京師人業儒餘暇作山水雜畫幼時學於望月玉蟾而淇園之父故好畫精鑒識每覯名蹟令淇園臨摸之由是又得倣古人風曾與圓山應擧松村月溪

岸同功諸人交然淇園之畫竟不染其習余數觀其山水未多見合作而設色精巧雖專門者莫以過焉文化四年五月歿年七十四私諡弘道

祇園南海　餐霞

祇園南海名瑜初名正卿有伯玉阮瑜及汝斌等字又號南海鐵冠稱與市郎紀州和歌山藩士好學受業於木下順庵博覽强記遂為鴻儒尤長於詩又嗜繪事柳澤淇園池野霞樵並從而問六法家藏淸人蕭尺木畫喜倣其風墨竹殊妙寬延四年九月歿有詩集若干卷行於世子餐霞名尚濂字師猿傳其家

法善梅竹

佐久間洞巖

佐久間洞巖名義和字子巖別號容軒自稱太白山人與州仙臺人十四五歲時頗耽繪事而苦無師友因臨摸古人畫偶觀雪舟江湖圖悟運筆之法爾後所畫更饒風致年三十六有人索畫為作二喬讀兵書圖與之問何家婦不能答因大慚發憤讀書博通經史西游江都與物徂徠等交聞曾作松島象瀉圖卷贈之徂徠徂徠題卧游二大字而猗蘭公子跋其後稱為傑作今不知其何在也著有奥羽觀蹟聞老志二十卷至近日印行考奥羽名勝古蹟者皆資焉此外別有五十四郡考鹽竈松島圖記名取郡志復讐紀事容軒書畫譜太白山人文集元文元年二月歿年八十四服部南郭為撰墓碣銘

彭城百川

彭城百川名眞淵百川其字號蓬洲又號八仙堂尾張人或曰伊勢人又曰加賀人居京師善畫及篆刻精于審定古書畫又能徘歌當時狩氏畫風擅天下而百川獨倣元明人雖其技未精而其識則高矣識者謂後來池野霞樵謝蕪村之輩相繼而出者以百

川首唱之也叙位法橋寶曆三年八月歿年五十六

柳澤淇園

柳澤淇園名里恭字公美又有竹溪玉桂等號為郡山侯家宰好讀書史嘗從物徂徠而游素多材藝而尤嗜畫倣元明人法殊妙設色相傳祇園南海聞明人設色法於朱舜水而傳之於淇園時西土顏料無由購致淇園乃自製而用之云又善墨梅有劉石湖風墨蘭亦秀發寶曆八年九月歿年五十三性寬宏愛客客常滿座其行事詳於畸人傳長野豐山亦為立傳所著雲萍雜志四卷行於世

昔齋

昔齋。不詳氏名。稱佐吉。美濃人。平生信佛甚篤。人因稱之爲佛佐吉。喜作蘭竹。

池野霞樵　妻玉瀾

池野霞樵。名勤。字貸成。後改名無名。又有皃衙葭菴竹居。玉海。三嶽。待價堂。大雅堂。九霞山樵等數號。稱又次郎。或曰秋平。京師葛原人。初就土佐光芳學畫。後見淸人伊海畫風。悅之。又受設色法於柳澤淇園。猶病其技未進。質諸祇園南海。南海出舊藏畫譜付之曰。子學畫。須作士夫畫。霞樵大悅。昕夕披閱。下筆

乃覺異於前日。於是多買便面。作山水圖。携往美濃尾張之間。賣之。見者驚怪。不售而歸。抵近江。過瀨田橋。盡投之橋下。曰。謹獻龍王矣。旣而名寖著。聞霞樵之畫。遂擅天下。性好游。嘗與韓大年。高芙蓉。登富嶽。及加賀之白山。越中之立山。探討奇勝。因自號三嶽道者。後復登富嶽。製圖一百幀。橫側正偏。備極其態。安永五年四月歿。年五十四。所著富士百圖之外。又有大雅堂畫譜。春巒折甲等書。霞樵行事。膾炙人口者甚多。詳見于余所撰隱逸全傳中。故不復贅。而錄其係繪事者如右。妻玉瀾。名町。德山氏。亦解丹青。嘗學於柳澤淇園。淇園別號玉桂。因分玉字。號曰玉瀾。夫妻終日展紙舐墨。倦則彈箏詠歌。釜甑生塵。晏如也。後夫九年而歿。

僧月峰　義亮　淸亮

僧月峰。名辰亮。又號菊澗。懸錫於京師東山雙林寺之長喜庵。親炙池野霞樵。斫拂無倦。晚年其技益進。善山水。世人稱爲第二世大雅。霞樵歿後。其畫大行。贋鼎甚多。月峰一見辨其眞僞。購霞樵之畫者。必先乞月峰審定云。天保十年十一月歿。法嗣義亮。及其弟淸亮。並善畫。義亮曾受業於賴山陽。山陽旣愛其

爲人。又愛其居之勝。數來游焉。又囑義亮作己肖照。及山陽歿。而世多有景慕之者。亦請其寫照云。

餘夙夜

餘夙夜。本靑木氏。其冐餘姓者。蓋以其系出自韓國餘章王也。名俊明。夙夜其字。一字太初。號春塘。自稱八嶽山人。稱莊右衛門。學畫於池野霞樵。善山水。又工設色菓蓏。白井華陽評其山水曰。規摸褊小。師風掃地。然余嘗讀松岡毅軒所記。見有言曰。夙夜山水。倣文徵仲。細筆擦皴。暈以墨氣。又曰。自大雅歿。富兒俗漢。浮慕其名。爭購其畫。如獲拱璧。故世多貌襲而

射利者。然大雅醜中含妍。怪中藏正。贋手但形其醜與怪。而不能蘊其妍與正。夙夜則不肯爲其風貌。而得其氣韻。自是上乘。可謂大雅正法眼藏矣。如此則夙夜之學霞樵。猶魯男子之學柳下惠。無怪於其畫之與師風異焉。夙夜傭書自給。杜門不出者殆十餘年。有乞畫者。苟不適意。竟不下筆。蓋一畸人也。

佐竹蓬平

佐竹蓬平。名正夷。自稱龜文石主人。信濃人。西游京師。學於池野霞樵。善山水人物。既而東游至上州沼田。而留焉。惜其墨跡少。不至傳播。

僧證覺

僧證覺。住持阿波海部郡興願寺。少時游京師。從池野霞樵學畫與書法。性欠敏捷。年七旬。猶學不倦。卒至老熟。蓋所謂以魯得之者矣。

木村巽齋

木村巽齋。名孔恭。字世肅。又號蒹葭堂。稱壺井屋太吉。大坂人。少解經史。風流好事。多藏古書畫古器物。廣接名流。以廣見聞。作南宗畫。蕭散有致。享和二年歿。年六十七。著有蒹葭堂雜錄五卷。其行事之詳。見于余所撰畫話中。

中山高陽

中山高陽。修爲仲。名延冲。字子和。稱淸右衛門。土佐高知人。少小好學。善詩文書畫。出游大坂。轉入江都。東極奥州。其在大坂日。與木村巽齋等交相與。切劘繪事。特妙山水人物。書學蘇軾。俊雅可喜。著畫譚雞肋三卷。又有詩稿三卷。其游奥州。著奥州紀行。又嘗登富嶽。有登嶽紀行。井上金峩序其詩稿曰。子和以善畫著稱乎時。諸侯或聞而召之。一切謝絕之。不適其意。則一石一水不敢作之。大抵人無要譽之心者。無趣時之伎。子和之詩與畫。皆有脫俗之韻。爲此故

也。人以爲知言。寓江都日。其居罹災而燼。同藩士人。趨而訪之。則杳然矣。半歲餘。高陽忽踵藩邸。士人怪而問之。曰。余欲觀松島之勝。而未果。當日見火及屋。自顧身外無復長物。可以遠游。逕去東游。途次作畫賣錢。以資盤纏。致歸晏耳。其脫略不拘類此。或謂。此事當其在大坂時有之。未知孰是。後以病狂歸鄉。中道而歿。

松村蘭臺

松村蘭臺。稱甚四郎。土佐藩士。善畫。而其所作。不多傳播。同好之士。無由窺其豹斑。甚可惜也。余嘗觀其

數幅。筆墨高古。山水人物。率似池野霞樵。蓋私淑之者矣。

福原五嶽　東嶽

福原五嶽。名玄素。玄一作元。字子絢。一曰大初。號玉峰。備後尾道人。入京師。學於池野霞樵。賣畫自給。山水用濕筆。而意致蕭散。至於人物。則乾筆蒼勁。人比諸彭百川。又善六言詩。多清雋之作。性嗜酒。扁其堂曰樂聖。蓋取諸少陵飲中八仙歌也。五嶽有子五人。以泰恒嵩衡華爲名。而皆夭。後生一兒。及長學畫。有父風。號曰東嶽。

鼎春嶽　金城　戸田黃山

鼎春嶽名元新。字世寶。大坂天滿人。初學畫於福原五嶽。後問法於諸名家。且就收藏家。借得名蹟。閉戸摸寫。至爲之精竭髓枯。而猶不輟。卒以成瘵。文化八年八月歿。年四十六。子金城名鉉。字子玉。又號澱水。幼而孤。爲乃父門人戸田黃山所育。且學其畫。及長。與金子雪操。岡田半江諸人交。相與討論六法。工山水花卉。又從廣瀨旭莊而游。因又善詩。文久三年五月歿。年五十三。戸田黃山。或稱田黃山。名光春。大坂天滿街酒肆主人也。畫工人物。

林閬苑

林閬苑。名又新。字曰新。稱秋藏。大坂人。學畫於福原五嶽。又傚明人。善山水花鳥。而人物尤妙。如其設色美人。豔麗似仇十洲。墨畫人物。豪健似張平山。界津豪族某氏。多藏明人畫。閬苑請而摸寫。平生得力。蓋在此云。年四十而歿。

黑田綾山

黑田綾山。名艮。字忠良。讚州高松人。善畫。粥技游歷諸國。後占籍於備中之王島。綾山初受業於福原五嶽。後學於林閬苑。

岡熊嶽

岡熊嶽。名文暉。字世昌。大坂人。學畫於福原五嶽。後稍變師風。工山水。用筆縱逸。元氣淋漓。天保四年歿。

丹羽嘉言

丹羽嘉言。以名行。字彰甫。有聚珍堂福善齋等號。尾張名古屋人。涉書史。能書畫。在京師。日與池野霞樵友善。畫傚明人。工山水花鳥。既而歸鄉。使其子幹蠱。搆一茅庵於川名山。而居焉。號曰謝菴。常就香積院僧雲臥而參禪。天明六年三月歿。年四十五。著有謝菴遺稿。

三谷東亭

三谷東亭稱五平。攝州尼崎賈人子也。性放縱不事家事。顧好書畫。工墨竹花鳥。與池野霞樵柳澤淇園等爲友。嘗擲千金。贖二名妓。爲妻妾。挾之入京師而居焉。年八十餘病而將歿。有友從大坂來訪。會囊錢罄。乃命取几上文選一部。付諸典舗。易金以辨酒肴。東亭歿後。二妓入東山僧院。薙髪爲尼。一曰知鶴。一曰知仙。

曾我蕭白

曾我蕭白名輝。或曰輝雄。又曰輝鷹。別號鬼神齋。伊

勢人。居京師。其畫蓋出於雲谷泒。好傚曾我蛇足法。因更號蛇足軒。或曰傚高田敬輔之風也。山水人物。率用濃墨。任筆揮去。縱逸之極。竟成怪醜。而至其合作。則又有一種妙處。相傳。蕭白見池野霞樵畫。直曰此俗畫也已。本願寺敎主。使人於曾我氏。到戶外問曰。蕭白在否。乃應之曰。不在家。使者聞其聲之似蕭白也。更問曰。先生在否。乃啓戶接之。其簡傲如此。明和年間人。

岡野石圃

岡野石圃名亨。字元震。伊勢久居人。與池野霞樵同時。山水高古。有伊海風勢。尾間南宗畫家。以斯人爲祖。然名不著。或作畫家印譜。收石圃印。以爲明人。

長谷川禹功

長谷川禹功。自修姓名。曰長禹功。一名公勳。號靑楓。稱宗仁。山城伏見人。初爲僧。稱買山。後還俗寓京師。畫工山水。又善墨竹。

矢田四如軒

矢田四如軒逸其名字。稱六郎兵衛。加賀人。以善畫聞。

桑山玉洲

桑山玉洲名嗣粲。字子璞。稱左內。紀伊明光浦人。妙畫蘭花蕋秀潤。布葉婀娜。覺香風霏拂襲人。而山水人物。亦有雅致。門下士野呂介石。名出於玉洲之上。然玉洲自有一種妙處。介石未得爲出藍也。所著繪事鄙言。行於世。玉洲之言曰。狩氏貎山水眞景。大抵據佐氏圖樣。加以夏珪馬遠減筆法。殊不知佐氏之畫。專用意於人物宮室。如山水。則不過將輕輕數筆助其趣也。而狩氏以之描我國名山大川。皆非眞面目。知言哉。聞玉洲又工鐵筆。

野呂介石　有竹　僧少林

野呂介石名隆年字松齡後改稱第五隆又有十友矮梅澄湖混齋四碧齋等數號紀伊人自幼嗜畫入京師學於池野霞樵又觀伊海畫而悅之嘗游大和之多武峰觀黃一峰天池石壁圖摸之而歸因做其筆意又游熊野寫峰巒溪壑之狀以爲師資益臻其妙人來問畫法則寫王維畫訣與之且詳論山脈水源蓋其於畫用意極深文政十一年歿年八十二門人有竹不詳氏名紀伊人善山水僧少林名導淳字岳翁又號黃峰居攝州小松村蓋本三越人自署曰越僧黃峰善山水花卉

蔡徵

蔡徵本野際氏號白雪紀伊人世仕藩侯學畫於野呂介石嘗觀其淺絳山水及龍虎大幅俱爲合作

長町竹石

長町竹石省其氏爲長又加弓爲張名徽字琴翁號琴軒讚岐高松人學畫於建凌岱喜沈銓風後變其風山水尤佳與木村巽齋釧雲泉等友善享和中東游江都與大窪詩佛等交雪齋增山侯聞其名親寫竹石贈之乃以爲號云當時漢畫未盛行收藏西人墨蹟者甚少竹石與社友謀購古畫互相傳觀爲濡染之資至今讚人藏古書畫獨多者蓋竹石之遺澤也世人以竹石介石並稱爲二石又有加僧愛石爲三石者然愛石之技未熟終不免爲龍尾也

僧愛石

僧愛石河內人住於宇治之黃檗山傳池野霞樵法

謝蕪村

謝蕪村本谷口氏名寅一名長庚字春星有四明東明落日庵三果堂紫孤庵碧雲洞白雲堂夜半翁等數號攝津西成郡人其居在天王寺村地產蕪菁因號蕪村幼時養於舅氏舅家在丹後之與謝郡乃更

姓謝及長東游江都學徘歌於早野巴人既而游歷奥羽諸州西入京師而居久之遂占籍焉蕪村既以徘歌爲一時大家兼工丹青初學於彭百川參以元明人法自言吾畫無師古今人名蹟皆吾師也其畫無所不能而尤長山水設題製圖如詩家相題賦詩以故每一落筆必有意趣摸範元明諸家具有成法而如屋宇橋梁皆寫其所目覩化腐爲新別開一境名遂大振與池野霞樵並稱從游者頗多松村月溪紀梅亭等乃其選也天明三年十二月歿年六十八相傳某寺開龕多挂古畫幅供衆人觀賞中有文衡

山眞蹟。蕪村日往而觀之。寺僧悅曰。子之隨喜一至於此耶。蕪村哂曰。吾非佞佛者。唯慕衡山山水而來爾。其眞率如此。而好畫之篤。亦可以槪見云。

橫井金谷

橫井金谷。逸其名字。江州大津人。及長游京師。就謝蕪村而學有年。去而游諸國。留於尾張名古屋稍久。又去而漫游。遂歿於逆旅。爲人放縱不拘。與蕪村相似。畫亦猶其爲人。

紀梅亭

紀梅亭。名時敏。號九老。學謝蕪村。工山水人物。相傳。

本爲若城藍田僕。因學藍田畫。藍田遣梅亭從謝蕪村。而遂爲畫家。晚居江州大津。世人稱爲大津九老。文化九年七月歿。年七十。

若城藍田

若城藍田。名瓘。字文琦。稱甚四郎。京師西陣人。好畫。初學村井中漸。後摸古畫得其法。其至佳者。人或錯認以爲明人。與謝蕪村親善。益相與討論六法。互爲益友焉。

松本奉時

松本奉時。自署曰奉時道人。不詳其名字。大坂人。學畫於謝蕪村。而得其法。尤長山水。有時白墨汁於煙管頭潑之紙上。作蝦蟇。人稱其妙。

高芙蓉　妻來禽

高芙蓉。名孟彪。字孺皮。又有冰壑。菡萏居等號。稱大島逸記。甲斐高梨人。居京師。作山水。有高致。又工鐵筆。篆法精妙。柴野栗山稱爲印聖。非溢美也。天明四年二月歿。年六十三。妻蘿井氏。號來禽。亦善花鳥。

原在中　在正　在明

原在中。名致遠。字子重。號臥游。京師人。工山水花鳥。賦彩鮮麗。雖曰其畫倣明人。而其實京様也。天保八

年十一月歿。年八十。子在正。名致道。字子學。學其父畫。未成而早歿。次子在明。名近義。字子德。號寫照。能繼箕裘。天保十五年歿。

市川君圭

市川君圭。名適。君圭其字。圭一作啓。號眠龍。近江人。占籍京師。畫摹元明人古蹟。工山水人物。人或謂。池野霞樵。謝蕪村。伊藤若冲等贋作。多出於君圭手。其長於臨摹可知。而人亦以此少之。

山田宮常

山田宮常。字吉夫。尾張人。善山水花鳥。而人物最其

所長。又善摸古畫。殆欲亂眞。

張月樵

張月樵。名行貞。字元啓。稱快助。江州彦根人。幼而好畫。學於山田宮常。及長入京師。學於市川君圭。與長澤蘆雪爲友。相携東游江都。抵尾州名古屋。與蘆雪別。遂流寓焉。自號醉花堂。天保三年六月歿。年六十三。月樵善山水人物。又善寫諸種動物。屢奉藩侯命作畫云。

烏羽台麓

烏羽台麓。名希聰。字叡父。號石隱。稱萬七郎。近江人。寓京師。畫倣古人。尤長山水。嘗摸本邦及西土古研。爲和漢研譜三卷。鐫版行世。又與木村巽齋。同補訂彭城百川高芙蓉等所輯元明淸書畫人名錄。而行之。並爲藝林有益之書。

田村東溪

田村東溪。名壽秀。字長蘭。能畫。用筆工緻。又善描金漆。

近世畫史卷二

近世畫史卷三目次

近世畫史卷三

細川潤潤叟著

渡邊秀石　秀岳　秀朴　秀溪　秀彩　秀詮　秀實

渡邊秀石石一作碩字元章肥前長崎人幼嗜畫師明僧佚然悉得其法人呼爲佚然秀石遂倣宋人筆墨益精有冰藍之譽然其畫幅多是無款無印後人看錯爲宋元人眞蹟不知其作手是秀石也長崎奉行近藤備中守以秀石精鑑識命之審定清舶來販古畫爾後世爲常設之員寶永四年正月歿年六十

九秀石之弟秀岳字元英號安齋學乃兄畫曰臻工妙秀石嘆曰吾畫難爲兄也享保十九年七月歿年九十一秀石之子秀朴字元壽號壺溪夙承家學襲乃父職事寶曆六年七月歿年九十五從甥秀溪嗣家秀溪字元俊秀岳之孫也幼時戲寫物象無不逼眞秀朴異之使代己子襲鑒畫之職及長果妙丹青嘗作孔聖關帝像贈沈銓銓大嘆賞修書謝之其語曰先生得唐代遺意與宋人抗衡一洗近古丹青也寶曆元年三月歿子秀彩字元素號文齋寶曆十一年二月歿子秀詮字元諭號爲章道人一曰自適齋畫守家法尤長畫虎渡邊氏世世所作畫以不下款爲家風自秀詮以降始用印章文政七年五月歿年八十九子秀實字元成號鶴洲益振其家聲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曲盡其妙天保元年九月歿年五十三著有長崎畫人傳一卷

荒木春潭

荒木春潭名千洲字九萬初名一字世萬長崎人受畫於渡邊秀實秀實歿後長崎畫家以北宗聞者獨春潭而已余觀其作梅菊蘸墨運筆疾如風雨而粗細濃淡未失一筆風骨勁健絕無甜賴之氣曾奉鎭

臺內藤氏命輯續長崎畫人傳一卷

僧若芝　一山　河村若元　若麟　蘆塚若鳳

僧若芝名道光本河村氏別號蘭溪又曰風狂子曰煙霞比丘長崎人學畫於明僧佚然多作佛像山水人物花卉翎毛並工又善鎔冶作爐瓶及刀劒飾具其圖樣皆出於畫刻鏤工細以金銀爲彩前此未有作此技者蓋得諸明人云寶永四年十月遷形弟子一山得其師傳襲若芝號享保十一年十月遷形河村若元名道昌字蘭榮號癡翁又號華山學畫於道

光因冒其氏佐賀侯聘之給祿百石延享元年五月歿年七十七其子若麟名長昌號瑞翁享和元年正月歿年八十一若麟之弟若鳳名英祥字文德又號梧亭出繼蘆塚氏安永九年七月歿皆傳家學

神代繡江　繡山　繡漪　江越繡浦　森蘭齋　月湖

神代繡江名斐字淇瞻稱彥之進後改甚五左衛門其先明人熊某東渡至長崎東肥人神代氏以女妻之其子某始冒母姓世爲譯士少時好畫學於渡邊秀碩及沈銓來更就而學焉沈初授蘭花様一紙乃

專習之至月餘而請正沈賞其志篤繼授梅竹自是曉夜臨摸遂得師風而雋逸過之從游之徒以千數沈氏畫法廣傳於世者繡江之力也安永元年十二月歿年六十一長子繡山名斐文次子繡漪名明別號竹菴繡江從子江越繡浦並傳繡江畫法其門人森蘭齋名文祥一曰鳴鶴字九江越後人或曰加賀人善花鳥月湖一作月湖山人長崎人逸其姓字馳名於畫虎

僧鶴亭　鶴洲　鶴翁

僧鶴亭名淨光字海眠初名淨博字惠達又有壽米翁五字菴南窓翁白羊山人如是道人等數號長崎人後住於宇治黃蘗山下紫雲院學於繡江所作多水墨及淡彩雜畫其門人鶴洲名農字登穀鶴洲之門人鶴翁名亮字公明皆美濃人善蘭菊梅竹及雜畫或曰鶴翁者乃鶴洲之子也未詳孰是

建部凌岱

建部凌岱初作凉岱字孟喬一字綾足別號長江一曰寒葉齋大和人少時亡命爲僧既而還俗多材藝博涉古書從加茂眞淵而游工和歌及俳諧又好詠片歌因稱片歌道守從神代繡江學畫山水花鳥皆

有逸氣惟性溺於酒色不愼其行有學藝而不售於世流寓京師及江都鬻畫自給安永三年三月歿年五十三著有寒葉齋畫譜五卷孟喬雜畫五卷漢畫指南二卷建氏畫苑三卷此外猶有雜著二十二種共五十餘卷其書大抵論古學者而後世無人傳之者良可惜也

楫取魚彥

楫取魚彥稱茂兵衛下總佐原人寓江都以國學及和歌聞嘗著古言梯一書大有裨於後學又學畫於建部凌岱筆墨簡老所作多鯉魚墨梅並善人物

東谷

東谷不詳名氏下總銚子港人幼時寓江都賈人家性甚嗜畫遂從建部凌岱至長崎同受業於神代繡江

諸葛靜齋　劉安生

諸葛靜齋本清水氏名監字子文稱三五一稱文次郎江都人受業於神代繡江又傚元明人筆意工設色花鳥安永中歿門人劉安生本築氏名元育號壽山自稱野道人爲藝州侯侍醫居江都芝三島街善蘭竹

黑川龜玉　英

黑川龜玉名安定字子保別號松蘿稱觀五郎初學畫於狩野休眞已而厭之博學宋元明清諸家自出機軸簡老樸質古意鬱然寶曆六年六月歿年僅二十五行事之詳見於滕士魏所撰碑記龜玉未娶無子乃以松田氏之子爲嗣名英字子雲亦襲父號一號芙蓉山人文化十一年正月歿

蠣崎波響

蠣崎波響名廣年字世祐稱將監松前藩老臣與藩侯同姓其實藩侯之弟也因此人或稱之曰波響公子政暇則嗜繪事師大原吞響及黑川龜玉畫無所不能而傳彩殊妙以公事入京師從圓山應擧而游其技益進或以其所作進大內蒙叡賞由是畫中時用曾經御覽之印嘗作嵐山春景東山雪景二長卷當時名流爭題其後蓋爲平生極得意之作余藏此二卷時時出以示人觀者驚嘆皆不初意蠣崎氏有此等伎倆也又工韵語題畫詩曰山抱清溪溪抱村桑麻雞犬似桃源濃雲界斷人間路不許徵租吏叩門

三熊花顚　妹露香

三熊花顚名思考考一作孝或曰正親字介堂或作海棠加賀人學畫於月湖山人別開蹊徑山水雜畫多可觀者好寫櫻花因號花顚嘗曰櫻花爲吾邦靈種異國所無恨吾古來畫家未有工此者乃殫精究思以作之入京師居鳴瀧村作畫哦徘歌以自娛不拘世法疾亟遺命死則火化棄灰於嵐峽水中其風趣如此嘗與伴蒿蹊著近世畸人傳傳於世不知已亦爲傳中一畸人也寛政六年八月歿年六十五妹露香學松村月溪畫又傚其兄畫櫻花

田吾軒

田吾軒。名世融。字子和。長崎人。予嘗觀其所作僧俊寛放居鬼界島圖。山水人物。悉用細筆。而氣韻生動。足見其能手也。蓋安永年間人。

勝野范古　井上士朗

勝野范古。別號桃溪。又曰梅窓。稱二藏。長崎人。游於京攝之間。善花卉翎毛。又工墨竹。其門人井上士朗。號朱樹菴。工徘歌。又名墨竹。

甲賀文麗

甲賀文麗。名璃。號百錬堂。京師人。

王瑾

王瑾。字公瑜。號天龍道人。本澁川氏。號虚菴。不詳何許人。寓於信濃之諏訪湖上。曾游長崎。學畫於神代氏。工寫鷹。又善墨葡萄。文化七年八月歿。年九十三。臨終作偈曰。生也如斯。死也如斯。縱到無生死。亦如斯。卽今無生死外如何。咄呵呵呵咄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維摩一默猶是癡。蓋平生耽禪悅者矣。先是藩士兩黨相爭。互謀擠陷。有千野兵庫者。正人也。瑾爲之百方營救。窃說若年寄田沼意知。諭諏訪藩。黜姦黨殺黨魁。一藩乃安。兵庫等德瑾。欲祿之。而瑾固辭不受。蓋又有機智者矣。或曰。寶曆明和之際。有竹内式部敬持者。講山崎氏學。游京師。說諸搢紳。謀興王室。事洩見罰。後又與山縣大貳藤井右門等交。助其陰謀。再得罪處流。其人卽瑾也。然今不可考。

宋紫石　紫山　紫岡

宋紫石。本姓楠本。省作楠氏。紫石其名。字君赫。號雪溪。別號霞亭。江都人。學畫於熊斐。及清人宋紫岩來。更就而受法。因冒其姓。長花卉翎毛及墨竹。安永三年歿。年七十八。或曰安永二年歿。著有宋氏畫譜等數種。行于世。子紫山。學父畫。不失家法。有號紫岡者。亦稱雪溪。名琳。字玉林。仕尾張侯。蓋紫石之子若門

人也。

土方稻嶺

土方稻嶺。名廣邦。因幡人。好畫。師宋紫石。善花鳥。本爲因幡侯老臣某家臣。以言不用。致仕而去。入京師。專事丹青。後因幡侯召爲畫師云。

晁有輝　滕景龍

晁有輝。本朝岡氏。名豊興。字詩叔。一號柏亭。稱久兵衞。世仕幕府。滕景龍。本藤田氏。字瑞雲。號錦江。稱宇内。世仕莊内侯。並學於宋紫石。善花鳥及墨竹。

岡珉山

岡珉山。或作眠山。名煥。字子章。稱利源太。安藝藩士。學宋紫石。設色精麗。山水華滋。又工墨竹。

高橋東華

高橋東華。名邦。字彦文。筑前福岡人。嘗游長崎。學沈銓畫。後學謝蕪村畫。所寫花卉。用筆工緻。傅彩精絕。而水墨山水。則縱逸高古。人物衣冠。蕭散類池野霞樵。

錢必東

錢必東。名貞。字恒卿。大坂人。畫倣沈銓。人物花卉翎毛並佳。

井戸莆田

井戸莆田。名董烈。字九如。號翠門。別號黃蘆園。或曰。名弘梁。號廣川。稱甚助。江都人。世仕幕府。學於楠本紫岡。而善花鳥。晩年多用輕墨淺彩。山水亦老硬有致。爲人恬淡。外和內介。人來乞畫。苟非其人。靳不肯作。多儲金石書畫古玩器物。名其室曰遯窩。享和二年歿。年五十九。

中江松窠

中江松窠。自稱爲杜徵。字徵公。善詩書畫。並能彈琴鐫印。因又號五適道人。或署曰看雲子。近江人。寓京師。喜汗漫游。享和中。著徵古畫傳三卷行世。蓋其畫出於宋紫石董廣川。而山水尤佳。論者謂朴不粗笨。精不纖緻。明末清初之能事也。其書溯晉唐。詩學王孟韋柳。還京後。題自畫詩曰。非儒非佛又非仙。煙海雲山四十年。斑白歸來餘逸興。長安市上看雲眠。不向金門不出關。卜居陋巷有餘閑。笑他得得買山去。粉本胸中多好山。江南春詩意圖曰。雨中竹樹門門水。煙裡樓臺寺寺花。領取江南無限意。一畨春色上輕紗。桃源圖曰。一隱奇蹤雲自深。不知漢晉杳難尋。漁郎去後無消息。流水桃花直至今。秋山行旅圖曰。

壯年誤作漫游計。萬壑千巖指顧間。自笑白頭仍浪跡。旅窗又寫道中山。其他篇什。不拘聲律。全璧太少。而冲澹之概自見焉。

增山雪齋　大岡雲峰　上條犀淵　鈴木香峰

增山雪齋。世爲長島藩侯。名選。或曰正賢。字君選。又有玉淵灌園雲旅長洲愚山蕉亭括囊松秀園巢丘道人石顛道人等數號。好學。能詩文書畫。致仕後。營小莊而居。自奉菲薄。與韋布之士無異。日與時彦相過從。每長者來。必躬親送迎。其恭謙出於天性。非勉

而爲之也。其畫倣沉銓。而又邃於畫學。好賢愛士。士多依之。藩士春木南湖善畫。侯待以散官。令遂其所好。如釧雲泉張竹石柏如亭廣瀨臺山輩。亦悉推許而奬勵之。門下士以畫著者。有大岡雲峯上條犀淵。並德川氏麾下士。雲峯名成寛。字公栗。山水簡淨有法。嘉永元年歿。年八十四。犀淵名游。字子藝。一號雲樵。善書。書法晉唐。嘗書小金井碑。爲人所稱。畫摹王原祁王翬。雖不甚工。而無匠氣。亦雲峯之流亞也。

阿部椋軒

阿部椋軒。名正精。字子純。又有蕉軒圓嶠等號。世爲

福山藩侯。稱備中守。叙從四位。任侍從。其畫工花卉翎毛。傳彩鮮麗。至得意之作。則入衡齋氏之室矣。又善詩文。並工書。與增山雪齋齊名。文政九年六月卒。年五十三。

小倉東溪

小倉東溪。名不重。讃岐人。倣沉氏法。善設色。

岡部南嶽

岡部南嶽。名貞起。稱左傳次。越前人。世仕福井侯。畫工墨竹。

津田北海

津田北海。名應奎。字奎文。稱織部。尾張藩士。畫倣沉銓。工山水花卉及禽蟲。

松林松林

松林松林。名儼。字維贍。稱才次郎。或曰隼太。長崎人。東遊京攝。轉入江都。寓淺草。畫倣沉銓。尤工花鳥。名噪都下。乞畫者麕至。然松林嗜酒放縱。游於妓館酒樓之間。流連經旬。囊罄則歸。杜門謝客。孜孜揮寫。及獲潤筆。則出游如故。已而罹病殆死。自茲不復飲。終日默坐。焚香念佛。居三年病再起。寛政四年歿。無妻子無兄弟。或曰唐山賈人之子也。有門人小池曲江。

東奥人。得其師法。

鏑木梅溪　雲潭　雲洞

鏑木梅溪。名世胤。字君冑。稱彌十郎。長崎人。學沉銓畫。工設色花鳥。東游江都。長住不歸。享和二年正月歿。年五十四。義子雲潭。名祥胤。稱三吉。市河寛齋弟也。從谷文晁而學畫。能山水花鳥。仕大村侯。從事畫局。晚年畫格大變。殆無師風。雲潭之子雲洞。亦以畫名。

馬淵鏡川

馬淵鏡川。一號南國。郡司。稱助九郎。土佐藩士。畫倣

沉銓能設色花鳥及墨竹又喜用水墨寫鳳尾蕉事見近世逸人畫史惜未見其遺蹟

草場佩川

草場佩川名韡字棣芳稱佐助肥前多久人仕佐賀藩爲儒員經學文章爲鎭西儒宗素嗜丹青少時學於江越繡浦人物花鳥有沉銓風後少變其風筆墨瀟雋尤工墨竹余游長崎途經佐賀數得款語而至畫道則未與切劘今而懷之頗爲憾事慶應三年歿年八十一

游龍梅泉

游龍梅泉名邦彥稱彥次郎其先明人歸化後世爲長崎譯士文化初淸人江大來張莘來寓崎館梅泉與之親善因學其畫法然所作不多世人鮮能知之如僧鐵翁道幸春堤木下逸雲諸人倶就之而學淸人畫法從此漸盛梅泉又好文學與佐嘉儒臣古賀穀堂友善文政初賴山陽西游訪穀堂會穀堂從邦君之長崎主梅泉家及山陽至長崎與穀堂相見梅泉亦館穀之待二人極厚山陽性簡傲長崎人薄其爲人而梅泉獨善遇之後以官事役于江都將歷訪諸名家多齎土宜首先訪谷文晁通刺文晁方作畫延梅泉於座且談且畫襟情瀟洒筆無滯機梅泉歎曰彼畫不與余同宗派然其伎老熟如此眞吾友也乃悉其所齎土宜與之不復訪他人其虛懷如此

打橋竹雲　半雨

打橋竹雲不詳其名字稱小孝太長崎人學畫於城里風又學淸人費瀾曾著一書輯長崎故事名曰長崎年曆觀幼學父畫年未及中壽而歿父子所畫傳世者少卽於長崎亦不多見余得觀半雨所作老松及蓮純用濕筆氣格豪放自爲一家

道幸春堤

道幸春堤一號風山稱小十郎以善詩聞又好畫工花鳥慕淸人方濟余崧之風初學於打橋竹雲又從游龍梅泉傳張莘法然以早歿名不著

僧鐵翁

僧鐵翁名祖門鐵翁其字也長崎人住持春德寺及老辭法務別構一菴而居焉自少嗜畫初學於石崎融思後見游龍梅泉傳淸人畫法就而學之工山水蘭竹及梅時以濃墨作蘆蟹亦有逸致性孤介不與人游又不甚讀書只於畫則甚勤每見古人名蹟必摹之以爲粉本至老不倦是以每作山水局面皆變

臨作畫時端坐對紙懸腕揮灑筆鋒清利自謂是劍客刺人手段也近日長崎畫家推三浦梧門木下逸雲及鐵翁爲三大家而獨鐵翁得最長生四方學畫者游長崎傳其衣鉢者甚夥明治四年十二月遷形年八十二

三浦梧門

三浦梧門名純一曰篤純稱總助家世長崎街長少小好畫學於渡邊秀實又悅松村月溪之風會田能村竹田來游主梧門家因勸其學南畫言此地固多收藏家而收藏家之畫多是南畫莫若學之之爲便

易乃從其言一洗舊習專學南宗善山水四君子而雪景山水尤其所長氣温而格正似避鐵翁剛勁與逸雲縱恣者西土人託舶商求邦人畫梧門最多而二人次之又能作詩余嘗與之會於高島氏雨聲樓限韻賦詩梧門席上作七律一篇頗爲合格惜今不記也年未至六十而歿

木下逸雲

木下逸雲名相宰字公宰一號養竹山人晚年自稱如螺山人語同人曰吾輩不死畫不見賞猶海螺肉去始鳴初從遊龍梅泉受業了得江大來張莘等筆意而更多閲古人名蹟爲濡染資及東遊後又參以谷文晁春木南湖之風巨障長縑小帖短卷水墨淺絳青綠金碧無所不能又能詩歌且工書法元治乙丑歲復游江都主大坪薌園家久而西歸搭汽船黒龍號發江戸海爾後杳無消息蓋其船遇颶而覆矣余西遊中嘗識逸雲乙丑再游長崎會其將東游急備縑素求畫約於舟次揮染寄還而畫與人同入魚腹可勝惜哉逸雲之侄秋塘名隆衡以善畫聞花卉尤爲擅長其作花蕋以鋭筆直下而放之清利如鍼人皆嘆服爲不可及惜年未及老罹疾不起清人蔣

寶齡墨林今話曰隆衡善人物山水宗十洲法亦工整不俗

僧白華

僧白華京師人其家世以造冠纓爲業白華幼齡從僧剃度繫籍於紫野大德寺後住持壹岐安國寺晚年辭法務游寓長崎學該內外嘗謂釋教之衰因度僧無制著度僧復古譚其作詩亦超脱凡俗得寒山子之風有集題曰白華林一枝與度僧復古譚俱上梓行世禪餘好作山水雖非素所深習而一種超脱之風有不可求之於畫家蹊徑中者清人徐雨亭評

之曰觀其用筆不拘繩墨適輿點染所要在脫塵凡超於象外亦畫家妙悟之法也師嘗讀佩文齋書畫譜輯畫說之要爲二卷曰佩文齋畫說輯要葢其意不過欲貯之於巾箱而不下逸雲殊變之用爲敎門人之法逸雲友人大坪衛園捐貲刻版余爲之作序

菅井梅關

菅井梅關初作梅館名岳字岳輔仙臺人學畫於東野號東齋後遊長崎從游龍梅泉而學竟就江大來傳其法適大來西歸令梅關寫墨梅以爲贐因更號梅關其家本以粥茶葉爲業故自命其居爲茶香書

屋文政中寓居大坂時京師有山陽海屋竹洞春琴攝有半江春岳梅關與諸子交別樹一幟標淸畫之風畫以氣勝筆墨蒼勁嘗爲山陽作山紫水明處圖爲文人所賞會其弟患目老母侍養無人乃遽歸鄉以天保十五年五月歿年六十一篠崎小竹爲撰墓銘記其行事頗詳

長谷川嵐溪

長谷川嵐溪一號墨霞修爲張氏名荃字芳孫稱吉右衛門越後三條人家世豪商嵐溪不喜競錐刀之利讓産其弟出游江都寓居藥研掘街學畫於菅井梅關旣而自省目無丁字不可以作士夫畫乃執贄大槻盤溪講經讀史其勤如此後歸鄉未幾歿年五十三

村瀨秋水

村瀨秋水名徽字世獻稱平三郎美濃高有地人兄綱號藤城從賴山陽而游善詩及書而秋水則以畫著初學於勾田臺嶺後學野呂介石尤長山水性曠淡衣垢不澣蟣蝨滿襟而拈毫不輟其篤好如此

田能村竹田　小乕　高橋草坪

田能村竹田名孝憲字君彝稱行藏豐後竹田人父

稱碩菴爲中川侯醫員竹田自幼讀書能詩文及詩餘和歌年二十三擢爲儒員出游京師從村瀨栲亭而學又游江都從古屋昔陽而學性又嗜畫乃從谷文晁而學亡幾西歸多閱古畫倣其筆意高古澹遠令觀者躁競之念頓消天保六年八月歿年五十九著有塡詞圖譜笛莊文集自書題語山中人饒舌而近世繪史之類猶未傳於世其門人某氏號小乕自稱直入山樵竹田愛其能收爲義子因冒田能村氏竹田歿後寓居大坂尤能山水高橋草坪名雨豐後人筆墨簡淡似其師而稍妍媚又稍遒勁歿年三十

餘。其畫傳世者少。後人謂若天假之年。未必使帆足杏雨獨成其名也。

帆足杏雨

帆足杏雨名遠。字致大。自稱無機子。豐後府內人。學畫於田能村竹田。爲高足弟子。最長於山水。其位置深穩。能分遠近濃淡。爲前輩所未能。近世志學南畫。而游長崎。叩鐵翁門者。必經府內。而訪杏雨。

林香雪

林香雪名文和。字亮迪。工書。善水墨蘭菊。其筆致蓋得諸書法。與人論書畫。常曰。此道唯要沉著。吾不學

書畫。獨以墨入紙三十年矣。至近日僅覺有得力處。又好鼓琵琶。有賴山陽所題其肖像詩。

貫名海屋

貫名海屋名苞。字子善。一字君茂。晚號菘翁。稱泰次郎。阿波人。住京師。以儒爲業。善書畫。長山水。筆墨老蒼純。以韻勝。文久三年五月歿。年八十六。初海屋外祖矢野某。學狩野常信畫。其子典博。孫典雄。世傳家學。爲阿波侯畫。博。海屋從舅氏受著色法。其母亦好畫。海屋每有作。必示母氏。乃大喜。是以惟用力於狩氏畫法。至舅氏及母繼歿後。而去北嚮南。遂爲一家。

蓋於畫道。素有淵源。助之以文學。其享盛名。固非偶然。

日根對山

日根對山名少年。字長叔。初名誠。字成言。京師人。工山水花卉及蔬果。筆墨疎雋。有清人風。

吉田公均

吉田公均字平吉。初名廣均。後改作公。號江上漁者。越中西江上村人。世業農。饒於貲。自幼好畫。年二十餘。游京師。受業於紀東暉。善人物花卉。及東暉歿。又學於貫名海屋。專寫山水。畫風一變。公均豪於酒。飲

酣吟紙筆。作竹石之類。墨汁淋漓。俄見之不可辨其爲何物。而徐察之。筆筆不亂。濃淡得宜。非老於畫者。殆難能也。

東方芝山

東方芝山名履。字天澤。稱元吉。世仕加賀大聖寺藩。芝山幼嗜文學。年二十七八。患痿。輿疾入京師。就醫士日野鼎齋乞治。又從貫名海屋問六法。歲餘疾愈。畫亦大進。歸藩後。擢爲儒臣。及明治中興。撤藩制。乃與邑中子弟。講經世之學。閒弄筆作畫。以沒齒。

濱池庸山

濱地庸山。名任重。伊勢人。其山水。倣元人筆意。林木蕭疎。峯巒澹遠。

水上蘭堂　女香雪

水上蘭堂。名淵。字文冲。越中富山人。畫長山水。其手指皆屈而不伸。如老姜。固難握筆。而看其作畫。乃揲筆指股間。縱橫揮腕。又能用三枝筆。分蘸濃淡墨水。隨處渲染。立卽落成。雖手指完好者。莫能及焉。惟當時諸畫家。皆宗狩氏。而蘭堂獨唱南宗。人不甚賞鑑。輙終世。女香雪傳乃父畫法。恃以自立。終身不嫁。聞其容貌不揚。惟頭髮漆黑。長一丈有三尺。特製大笄

卷之。就寢則副以別枕安之云。山田長宣偶談及此。因附誌焉。

圓山應擧　應瑞　應受　應震

圓山應擧。字仲選。應擧其名。初名仙嶺。字仲均。有仙齋。雲亭。圓底。一嘯。夏雲等數號。稱主水。丹波人。或曰染花匠之子也。夙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友汀。有出藍之妙。其畫直師造化。人物花卉翎毛。皆寫其眞。意匠超絕。設色妍淨。蓋其布置暗用西洋法。而不見痕迹。於是平安畫風。爲之一變。而佐狩二家之畫。頓減其價。寬政七年歿。年六十三。著有青山紅葉嵐山四時詠。後素餘言等書。長子應瑞。字儀鳳。嗣家。次子應受。字君賚。過繼于木下氏。應瑞無子。養應受之子應震爲嗣。皆工畫。應擧之門人特著者。各別立傳。

長澤蘆雪　蘆洲

長澤蘆雪。名魚。字水計。山城淀藩士。從圓山應擧學畫。力習數年。遂成一格。筆墨緻密。細如毫毛。不可猝辨。而其粗疎者。只四五筆揮就。愈簡愈妙。是乃師之所無也。寬政十一年六月歿。年四十五。若使之永斯年。圓老恐不得獨擅其赫赫之名矣。義子蘆洲。名鮮。字呑江。能守家法。弘化四年十月歿。年八十一。

駒井源琦

駒井源琦。源其姓。琦其名。以爲通稱。字子韞。京師人。學應擧畫。尤工婦女。妙於設色。至其佳者。混諸其師所作。不可得而辨。足稱圓老後勁。寬政九年八月歿。年四十八。

渡邊南岳　衛岳

渡邊南岳。名巖。字維石。京師人。學於應擧。善人物花鳥。並善寫魚。又有擬尾形光琳而作者。文化十年正月歿。年四十七。義子衛岳。名千舟。學於岡本豐彥。

山口素絢　矢野夜潮

山口素絢字伯後號山齋稱武次郎京師人善畫美人有畫譜行於世文政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歿余嘗觀其所作夜泊圖江水粼粼月影欲動孤舟掩篷夜景宵然令人恍有旅泊之想其門人矢野夜潮名正敏字仲觀稱物集女善人物花鳥尤長寫景

山跡鶴嶺　山本守禮　奧文鳴　嶋田元直
土岐瑛昌　春擧　龜岡規禮　上部茁齋

山跡鶴嶺名義淵字君魚大坂人居京師山本守禮稱數馬奧文鳴名貞章字萬禩又號陸沈齋稱順藏京師人嶋田元直字子方元直其名有子玄鶯洞後

素軒等號敘從四位下稱主計頭土岐瑛昌字白華瑛昌其名號龜溪又號濟美京師人春擧不詳其氏阿波人龜岡規禮字子恭規禮其名稱喜十郎上部茁齋名光濟字子海稱雅樂助伊勢人此諸人者皆學圓山應擧不失矩矱大抵工花鳥傅彩妍麗眞京樣也

吉村孝敬　孝文

吉村孝敬字無違孝敬其名號蘭陵京師人學於圓山應擧而稍變工人物兼工花卉翎毛又善畫龍天保七年七月歿年六十八子孝文字君郁亦傳家法

西村楠亭

西村楠亭名豫章字子風京師人畫倣圓山應擧而人物則用筆奇恣自成一格天保五年六月歿年八十有畫譜行於世

白井直賢

白井直賢直賢其名字子齊學於圓山應擧而善雜畫尤工畫猨白井梅泉曰直賢之於猨祖仙之於猿均能逼眞難兄弟也而祖仙則名噪一世直賢則泯然無聞人固有幸焉有不幸焉此言亶然

八田古秀　福地白瑛

八田古秀字子瑩號希賢稱官內京師人從圓山應擧而學後變其風或謂學於村上東洲善畫人物敘位法橋文政五年九月歿其門人福地白瑛京師人工山水又善設色

山本梧嶺

山本梧嶺名冑字眞卿修姓名爲岑冑稱宅助土佐長岡郡人入京師學於圓山應擧及月湖山人工設色花鳥及墨竹安永中歿於伊勢客次

東東洋　東寅　村田俊

東東洋逸其名字大洋一號玉峨仙臺人游京師學

畫於狩野梅笑後與圓山應擧松村月溪等交於是畫格一變而技益進敘位法眼天保十年八月歿年八十七子東寅字木星稱俊次學父畫不失其風門人村田俊京師人善山水及花卉翎毛

鈴木南嶺

鈴木南嶺名順字子信江都人西游京師從東東洋而學後與岡本豐彥訂交討究六法由此其技益進能山水人物

僧月僊　谷口月窓

僧月僊名玄瑞字玉成尾張人住持伊勢山田寂照

寺其在江都日學於櫻井雪關後入京師學於圓山應擧又倣古人筆意參以謝蕪村法遂爲一家善山水人物惟月僊畫先講潤筆人皆鄙之其於人物多寫神仙其容枯瘦有似丐者時人藉之稱爲乞食月僊嘗作列仙圖鏤版行世文化六年正月遷形年八十九月僊既多獲潤筆用其金修葺山門晚年擧所積數千金納於官充濟貧恤窮修路繕橋之資士人皆蒙其澤感頌月僊不已前毀其貪者大愧門人谷口月窓名世達字孟泉善山水人物花鳥

世繼寂窓

世繼寂窓名眞員字伯周一號希仙京師人稱岐阜屋八郎兵衛服賈爲富人學於僧月僊後倣元明人法好描松毬爲人所愛性多能好和歌及連歌善點茶儀妙於烹飪又善搏土入窰燒茶琖

松村月溪　景文　横山清暉　原田九芺

松村月溪稱嘉右衛門別號允伯一曰存白京師人壯年寓於攝州呉服里時値新春因自稱呉春字伯望初受業於大西醉月又問法於謝蕪村爾後所作酷似蕪村蕪村歿後悅圓山氏畫風請執贄爲弟子應擧不許延而爲友相與討究畫道於是其畫又似

應擧至晚年其技益進別出機軸屢奉旨畫宮中屏障花卉翎毛率用水墨作之一濃一淡天機流露山水亦清潤有逸氣惟其布景少變化所寫不過畿內山水蓋囿於所見也文化八年七月歿年六十村瀨栲亭爲作墓碣銘弟景文門人岡本豐彥柴田義董紀東暉等弁傳其畫法稱爲四條派蓋以月溪家在四條故也景文字子藻號華溪以名行學兄畫工花鳥而用墨之妙過之天保十四年四月歿年六十五其門人横山清暉原田九芺亦能守師法

岡本豐彥　鹽川雲章

岡本豐彥。字子彥。稱司馬。有紅村鯉喬澄神齋等號。備中人。住京師。學畫於松村月溪。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而山水尤饒風趣。弘化二年七月歿。年六十八。有門人鹽川雲章。字子文。傳紅村家法。

田中日華

田中日華。以名行。字伯暉。號月渚。一曰不明。稱辦二。學於岡本豐彥。別成一格。工人物及花卉翎毛。弘化二年歿。

柴田義董　義峰　前川五嶺　白神皡皡

柴田義董。字威仲。以名行。號琹渚。稱喜太郎。備中玉

島人。住京師。師事松村月溪。山水清潤。布置得宜。花鳥亦輕妙逼眞。而世人尤賞其人物。文政二年四月歿。年僅四十。時人惜焉。子義峰。學於岡本豐彥。亦有名。門人前川五嶺。京師人。白神皡皡。備中人。皡皡後變師法。山水人物。有淸人風。

長山孔寅

長山孔寅。字子亮。有紅園五嶺牧齋等號。出羽秋田人。住大坂。學於松村月溪。而善人物花鳥。後稍變師風。

佐久間草偃

佐久間草偃。名顯。字叔德。或曰名草偃。字叔風。號懷德。京師人。學於松村月溪。或曰學於土佐光貞。善山水。敘位法橋。文政十一年十月歿。

垣本雪臣

垣本雪臣。其名號紅町。伊勢人。仕仁和寺宮。學畫於松村月溪。性多能。受經史於龍公美。問朝廷典故於橘經亮。又嘗與伴蒿蹊。加茂季鷹等游。以此工和歌。並能戲謔詩歌。天保十年十一月歿。年六十三。

三谷五雲　山口正鄰

三谷五雲。名粲。字子如。山口正鄰。字千臣。二人俱傚

松村月溪畫法。

山脇東暉　百百廣年　妻照子　澤渡精齋

中村春亭

山脇東暉。自署曰紀東暉。名廣成。字子憲。號菩提。京師人。學於松村月溪。善人物花鳥。而其風稍變。又傚吳道子法。畫佛像。東暉平生斂心淨域。梵行淸潔。室中安觀音大士像。有時終日誦經。又或通夕結跏。食無肉。閱數月。一開葷。年五十而未娶。人呼爲東暉和尚。是以所作佛像。法相莊嚴。觀者起敬。天保十三年八月歿。有門人百百廣年。字永夫。善山水雜畫。廣年

之妻照子。山城伏見人。亦學於東暉。作花卉禽蟲。秀潤可愛。澤渡精齋。名槃。字公繁。善山水。中村春亭。善花鳥。均京師人。

小田百谷

小田百谷。名巖。字巨海。一號海僊。稱良平。長州人。寓京師。少時學於松村月溪。既造其室矣。中年後倣元明人。作山水人物花鳥禽魚。尤長臨摹。賴山陽觀其摹古圖。爲賦長篇。推奬殷摯。時四條派之畫。專喜輕妙。而深沈之趣。行將拂地。百谷有見於此。改其畫格。晩年於洛東聖護院村。構一園蕉而居之。號曰海僊

庵。文久二年閏八月歿。年七十八。著有十八描法。畫禪隨筆。畫題合璧。蘭竹畫譜等書。

中西耕石

中西耕石。名壽。京師人。從小田百谷而學。善山水。與日根對山並稱。明治十六年一月歿。年七十二。

西村西溪　松川龍椿

西村西溪。越前敦賀人。學於松村景文。工花卉翎毛。松川龍椿。亦學於景文。

西山芳園　完瑛

西村芳園。大坂人。學於松村景文。別成一格。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能。赤石侯悅其畫。爲給餼。慶應三年十一月歿。年六十四。芳園在日名不大著。至死後。人購其畫。不惜重價。或以爲其畫勝應舉矣。予嘗見其所作常盤圖。積雪滿山。只有一株老松。隔溪遥見一茆茨。門只存半扉。傾欹欲倒。籬笆亦破。而其中叢竹偃伏。常盤懷抱嬰兒。縮項折腰。以左手持笠擔右手攜其小兒。小兒凍足不前。兩手縋母。欲其少停。大兒獨自前行。懷手顧母。母子三人皆跣足著草鞋。小大鞋痕。點點在雪。予閲常盤圖不一。未嘗見曲盡其態如此者。眞老手也。子完瑛。亦傳家學。

上田公長

上田公長。字有秋。公長其名也。不知何許人。畫倣四條派。以能手稱。

大原呑響　呑舟

大原呑響。名翼。一號墨齋。稱左金吾。山水結構。不由常套。又工人物及花鳥。嘗東游奥羽。踰海至松前。松前之人。多從而受業。蠣崎波響。尤著。子呑舟。學於柴田義董。善山水人物。

井川雪下園

井川雪下園。名貢。一作世貢。字君錫。又有淑眞齋嗚

門老漁。四國老猨等數號。阿州德島人。寓京師。以善書聞。餘事作墨梅。晚寓江都神田之佐久間街。乞墨梅者。常盈其門。遂以畫家見稱。

藤桃齋　女三保

藤桃齋。不詳其氏。名尚董。字子正。阿波人。善寫波濤洶湧之勢。女三保。學於乃翁。而善人物。

五十嵐華亭　妻茂與

五十嵐華亭。稱相模。越後人。能人物花鳥。妻茂與。亦善花卉禽蟲。

近世畫史　卷三　三十二　吾園藏版

近世畫史卷四目次

竹癡　梅老　春木南湖　南溟　南華　中村鏡湖　金井烏洲　大西圭齋　菊池容齋

魚住荆石

近世畫史卷四

細川潤潤叟著

岸同功　卓堂　畫雲　連山　岸慶

岸同功名駒。一名昌房。字貢然。小字乙次郎。及長稱鍵助。又有專蘭齋可觀堂虎頭館天開窟等數號。加州金澤人。自幼嗜畫。爲染家所傭。描衣服徽號花樣。年二十五。入京師。賣畫爲活。曾作佛光寺裱褙畫。有栖川親王觀之激賞。因召爲近侍。遂任主殿大屬。更稱雅樂助。天明中奉勅畫皇宮屏障。又屢奉幕府命作畫。文化元年轉越前介。天保七年進越前守。叙從

五位下。九年十二月卒。年八十三。同功作畫。初撫沉銓。後折衷諸家。自成一派。淸人某囑同功作富嶽圖。圖成乃酬以虎頭帶皮者。當潤筆。當時無由見眞虎。同功得之藉爲粉本。由此妙於畫虎。因號虎頭館。晚年入岩倉山中廢寺而居。號之曰天開窟。其子岱一名國章。字君鎭。號卓堂。享和二年任筑前介。工山水人物禽獸。益振其家聲。有義子二人。一曰良。字子良。本佐伯氏。爲有栖川親王府臣。稱雅樂助。號畫雲樓。工花草蟲魚。設色妍淨。一曰文進。字士進。一名德。字士道。號連山。本青木氏。學於同功。十餘年不倦。同功

愛兩生。收爲子。並冐岸氏。卓堂之子慶。字子善。任長門介。

橫山華山

橫山華山名一章。字舜朗。京師人。學畫於岸同功。參以松村月溪法。善山水人物花鳥。天保八年三月歿。年五十四。

木田華堂

木田華堂美濃人。居尾州名古屋。學畫於卓堂。得其師法。又能寫櫻花。爲人所愛。明治十二年二月歿。

吉田偃武

吉田偃武學畫於市川君圭。後入岸同功之門。而技益進。

淸水天民

淸水天民名鑑。字士徹。一曰公鑑。近江人。或曰長崎人。初學於市川君圭。後入岸同功之門。與吉田偃武並稱。善人物及設色花鳥。東游江都。寓于櫻田久保街。中年而歿。

河村文鳳　琦鳳　鳳僊

河村文鳳名龜。字俊聲。初名馬聲。一名五游。京師人。學畫於岸同功。參以諸家法。自成一格。山水秀潤。人物雄偉。尤工美人。有畫譜行於世。義子琦鳳字五逸。門人鳳僊逸氏名。皆有能名。

村上松堂

村上松堂名篤。字子厚。或曰茂篤。字元厚。京師人。學畫於岸同功。而稍變其格。善山水人物。嘗作百工圖。揮灑自在。如不經意者。而曲盡百工狀態。爲人所賞。天保十二年九月歿。年六十六。

池坊專定　山田鶴山

池坊專定字養道。號瓢菴。瓢一作飄。一曰智春館。又曰瓶隱軒。京師人。家世以插花之技聞。學畫於岸同

功。好寫梅花。山田鶴山加賀人。亦學於同功。而善墨梅。

松本文平

松本文平名瓛。文平其通稱也。備後人。游京師。學於岸同功。善山水人物及龍虎。又工詩。加賀侯在藩日。召同功畫屛障。乃携其子卓堂及門生四人。往金澤。助工。文平其一人也。

廣瀨順固　栢園　赤松鶴年　森鳳洲　珉和　木津成功

廣瀨順固以名行。近江人。學於岸同功。尤工牛馬。其

子栢園亦善畫有父風同門之士赤松鶴年字玄裳京師人森鳳洲名充加賀人以畫仕藩侯珉和不詳其氏名京師人木津成功越前人同功畫虎令成功補竹石鐫石立之東山淸水寺

村東旭　梅嶽

村東旭不詳名字加賀人學畫於岸同功不失矩矱其子梅嶽學父畫亦得岸氏法

宮澤武曰

宮澤武曰武曰其名信濃人學於岸同功尤長畫蘭又善徘歌同功曾與之作將棊戲約輸者當暑著綿

袍當寒著單衣祇武曰贏則取同功畫一幅蓋敝手也

白井華陽　三島

白井華陽名景廣字士潤又號梅泉越後新潟人幼時學畫於呉北汀弱冠游江都從龜田鵬齋受業又與僧侶往來頗通禪理後入京師問業於岸同功父子其技益進尤工鳥獸爲人磊落嗜酒不拘細節著畫乘要略五卷上梓行世余編畫史多取於此故文亦不避蹈襲有義子三島者本栗川氏名節字士用越前福井人幼而好畫年十八入京師就華陽師事焉華陽收爲養子託岸家以教之性敏慧涉筆卽工同功歎賞目以神童二十二歲而歿時人惜焉

月岡雪鼎　雪齋　雪溪

月岡雪鼎本姓木田名昌信字太素又號信天翁稱丹下近江人占籍於大坂學畫於高田敬輔更倣和漢諸家法好描美人時亦作祕戲圖又善寫魚如圓山應擧亦摸其意云畫名著聞敘位法橋天明六年十二月歿年七十七所著金玉畫府行于世有兩子雪齋雪溪同學父畫並敘法橋

桂宗信

桂宗信稱源五大坂人學於月岡雪鼎能山水人物

岡田玉山

岡田玉山名尚字友大坂人學於月岡雪鼎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嘗作繪本太閤記及和漢名所圖繪中畫鏤板行世敘位法橋文化九年歿年七十六

墨江武禪

墨江武禪名道寛寛一作觀字子全又自稱曰朦朧齋大坂人嘗以操舟爲業性酷嗜畫入月岡雪鼎門而學遂爲畫師又好詩文平居閉門構思作畫每出新意餘暇賦詩屬文倦則飲酒終身不娶家無擔石

之儲。文化七年歿。年七十三。

蔀關月　關牛　山月

蔀關月。名德基。字子溫。稱原二。大坂人。學畫於月岡雪鼎。又傚和漢諸家法。自成一家。工山水人物。善詩書。寬政九年十月歿。年五十一。嘗作伊勢參宮名所圖繪。山海名産圖繪。二書之畫。頗爲工緻。又嘗作篠塚伊賀守圖。揭於浪華天滿之菅神廟楣間。鑒賞家推爲絕作。子關牛。名德風。字子偃。不墜家聲。有門人山月。不詳氏名。泉州岸和田人。長山水人物。叙位法橋。文政中歿。

中井藍江

中井藍江。名直。字伯養。一號師古。稱養藏。大坂人。學畫於蔀關月。而後變其師風。又從中井竹山而學。善詩文。並嫺點茶儀。天保元年七月歿。年六十五。門下以畫聞者甚多。

鎌田巖松　女應昇　關蓑洲

鎌田巖松。逸其名。字子寬。一號秀一。大坂人。學於森祖仙。而善翎毛。後從中井藍江而學。善山水人物花卉。安政六年七月歿。年六十二。女應昇。名梅。學父畫。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先父而歿。年止二十三。巖松有門人關蓑洲。名白駒。大坂人。明治八年二月歿。年七十四。

林文波　木下蘆洲

林文波。名直之。大坂人。學於中井藍江。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弘化二年三月歿。門人木下蘆洲。名直行。大坂人。明治十二年六月歿。年七十三。

水尾龍淵　菊川竹溪　山口蘭石　佐武卧月　西村金嶺　高間六甲　奥田春林　木村片石

水尾龍淵。逸名字。大坂人。學畫於中井藍江。天保三

年歿。年四十四。同門之士。菊川竹溪。山口蘭石。佐武卧月。西村金嶺。並逸名字。皆大坂人。高間六甲。奥田春林。木村片石。亦逸名字。不詳何許人。此諸人者。大抵善山水人物。

佐佐晴洲

佐佐晴洲。逸名字。初學於中井藍江。後學於鎌田巖松。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安政三年三月歿。年五十四。

玉手棠洲　梅洲　菊洲　三宅英齋

玉手棠洲。逸名字。大坂人。學畫於中井藍江。明治四

年十月歿年七十七有兩子梅洲菊洲並守家法玉手氏之畫妙於猿舞圖蓋此等圖衣冠體勢率有定式非所可任意下筆者而玉手氏諳練定式用筆亦熟宜矣他人之不能及也有門人三宅英齋逸名字亦大坂人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明治十一年歿年六十九

森祖仙　陽信　周峰　徹山　金田蘆江
森祖雪　森春溪　森玉仙

森祖仙一作狙仙名守象字叔牙攝州西宮人住大坂善畫獼猴自面目手足以至毹毛之微無不逼眞

雖連寫數十頭而態度不同各具生趣非得其精神何能及此聞祖仙初買獼猴一頭繫之庭樹日夕諦觀而圖其形累數十紙乃自謂得其神似也擇尤佳者示同人品評或曰畫則甚佳只憾不似山中物耳乃入山中窺視數年始得其眞面目又聞祖仙平日起居飲食亦類獼猴蓋模其形體擬其性情久而不止神與之合人之類獸想當然耳相傳圓山應擧畫獸多依祖仙樣柴栗山亦爲賦七古一篇贈之其爲時人所賞如此而白井華陽則曰徒悅俗眼未爲篤論也文化四年七月歿年七十五有胞兄二人曰陽信曰周峰均有畫名陽信號永春齋學於櫛橋正盈文政五年歿年七十三周峰名貴信號鍾秀齋初學於吉村周山後學於月岡雪鼎文政六年歿年八十六義子徹山名守眞字子玄學於應擧而少變其師風長人物又工花卉翎毛用墨秀潤氣味極清天保十二年歿祖仙門人金田蘆江森祖雪森春溪森玉仙並以能畫聞

中山雲川

中山雲川學於森祖仙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又通經史嫻武技天保三年十一月歿

內藤基淵

內藤基淵稱圖書後更式部大和奈良水門村人性嗜酒又好繪事每携一瓢游於春日若草諸山藉草傾瓢坐視群鹿而寫之起臥飲食游戲之態一一逼眞時人與森祖仙獼猴並稱云嘉永三年歿年五十五

釧雲泉　倉石米山　乾山

釧雲泉名就字仲孚又號六石一曰磊磊居士稱文平肥前島原人好寫山水傚元明人眞蹟前此專作南宗畫者其技未熟自雲泉以後始有可觀者蓋其

潤色之力居多。性好游。嘗游京師。又游越後。有兩笈。一收畫具。一收釣具。一日作畫。一日釣魚以自娛。嘗刻其印文曰煙波大都督。賴山陽論畫詩云。溫嶽山前一釣師。時抛笭箵弄隃麋。卽言此事也。文化八年十一月歿於出雲崎。門人倉石米山稱甚助。越後高田人。山水守師法。其子乾山。又善山水。並工蘭竹。

牛島藍皐

牛島藍皐名璋。字子瑛。又號越嶽。肥前伊萬里人。寓佐嘉。山水學費瀾。花鳥學沉銓。東游至江都。從皓山人傳釧雲泉法。嘗游防長二州之間。寓廣江殿峰家。

殿峰工鐵筆。請藍皐學其山水。萩藩矢野箬山亦從之而學。德山有朝倉南陵者。善花鳥。又托其子於藍皐。敎以山水。故藍皐著名於防長之間。藍皐好講兵學。得潤筆金。則就萩藩兵家。借抄其傳家祕書。嘗言。意匠經營是布陣之法。揮灑縱橫是交戰之法也。武富圮南錄藍皐事如右。

矢野箬山

矢野箬山或署曰竹舌山人。名淳。稱市藏。長門萩藩士。居周防之三田尻。好文學。詞翰並美。學篆刻於廣江殿峰。又學畫於牛島藍皐。防長間畫家。奉爲正宗。善用渴筆作山水。同藩之士林百非名靖。稱眞八。畫似田能村竹田。或曰學於竹田。

山崎雲山

山崎雲山名吉。字元祥。能登瀧村人。相傳前田侯臣山崎某私生之子也。入京師而居。畫工山水。學池野霞樵。別成一格。與釧雲泉同時。與之齊名。而畫品更高一等云。又善梅竹。並工書。雲山病聾。與人語。常借筆墨通意。人目之曰聾雲山。

金子雪操

金子雪操。不詳何許人。居攝州吹田。畫傳釧雲泉遺

法。長山水。性淸介。不妄與人交。偶出而游大坂。凡京攝間言士夫畫者。皆推雪操爲正派。時中林竹洞名寖盛興。而呉岸二派將少衰。二派之徒。極口誹竹洞。然至論雪操。則謂猶有董巨典型也。

浦上玉堂 春琴 春圃 稻垣子復

浦上玉堂。備前人。居京師。畫成一家。寫山水。放縱不拘。田能村竹田極口稱譽。然其佳者不多見。文政三年九月歿。年七十六。子春琴。名選。字伯擧。一字十千。又有睡庵。文鏡亭等號。少承家學。又倣古人。用筆淸利。設色妍潤。與父風相反。尤長花鳥。而山水亦秀拔

可喜。與竹洞齊名。而世之鑒賞家。多本祖於春琴。弘化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八。春琴善詩。有春琴詩鈔若干卷。其詩清雋。書亦可觀。著有論畫詩前後編二卷。文集若干卷。義子春圃善守家法。有門人稱埴子復。名克。越中人。善山水。

僧霞山

僧霞山不詳氏名。土佐潮江村人。少時爲僧。住持美濃一刹。以終。學畫於浦上玉堂。工水墨山水。晩年之作。布置精審。筆墨老蒼。無玉堂習氣。蓋別有所得也。或曰。學於春琴。未知孰是。又工韻語。

梅煙村　松田翠崖

梅煙村名澹。字澹卿。稱仙藏。備前岡山藩士。本京殿村人。過繼藩士之家。俗務非其所好。乃傳家産於所生子。而身歸宗。專躭韻事。學畫於浦上春琴。長山水。後參以清人法。文政初。歷遊鎭西諸國。畫益工。又善詩。性恬澹。詩畫猶其爲人。菅茶山爲煙村作書。介之於草場佩川。其言曰。此人之爲人。猶其氏名及號也。煙村之名。不大顯於世。然三備及讚豫間人。皆稱道之。同門之士松田翠崖名信義。亦備前人。仕生坂藩主池田氏。善山水花鳥。下筆甚敏。數十紙立成。其畫比煙村。有過而無不及。然游跡不廣。人知之者更少。文化二年七月歿。年五十九。

中林竹洞

中林竹洞名成昌。字伯明。又有冲澹。太原庵。東山隱士等號。尾張人。居京師。其畫多作山水。喜用渇筆。蓋倣惜墨法。穩雅有餘。而乏超脫之趣。同時浦上春琴亦居京師。所畫山水。氣味輕清。常以欹斜取勢。各有所長。而名聲亦相齊。其實此兩家於山水。皆非其至者。而花卉翎毛。却有妙處。竹洞所著。有竹洞山人畫譜。竹洞畫稿各若干卷。又著畫道金剛杵一書。痛論

時史之弊曰。近時畫道。墮在魔界。吾將以金剛杵。打破此關。其自任如此。而今觀其畫。似未與此言相稱。其所校刊。有人物十八描圖式一卷。嘉永六年三月歿。年七十八。

勾田臺嶺　妻香夢

勾田臺嶺名寛。字文饒。尾張名古屋人。初學於中林竹洞。後倣古人意。善山水及花卉翎毛。東游江都。賣畫自給。然貧窶甚。有時晨炊不繼。以至于歿。先是。嘗游北越東奥之間。偶得十八描法古圖。與竹洞謀。欲公之於世。竹洞乃臨一本以自藏。既而臺嶺復東游。

不果而歿後二十年竹洞以臨本附梓以成臺嶺志云妻香夢學夫畫作花卉又善白描美人夫亡後出游四方不知所終

今小路悠山　高橋杏村

今小路悠山名源秀京師人爲聖護院宮坊官學於中林竹洞而能山水與大倉笠山並稱嘉永二年歿年六十同門高橋杏村名九鴻字景羽一號爪雪稱惣右衛門號其所居曰塵遠草堂美濃人亦能山水明治元年五月歿年六十四

大倉笠山　妻袖蘭

大倉笠山名穀字國寶城州笠置人因號笠山一號義邦入京師而居學畫於中林竹洞爲其翹楚嘉永三年正月歿年六十六妻袖蘭吉田氏名佐登京師人幼而能詩善書又作山水梅竹

富取芳齋

富取芳齋名艮字艮輔越後蒲原郡地藏堂町人家饒於貲初學畫於中林竹洞後遊長崎與僧鐵翁諸人交從此擬清人筆意余聞其長山水然觀其眞蹟不稱所聞至如花鳥却多合作

山本梅逸

山本梅逸名亮字明卿尾張人少壯嗜畫摸本邦及西土古人名蹟力學不倦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而花卉尤佳不用朽筆援毫立成繁花密葉參差重疊而脈理不亂設色妍淨與竹洞齊名而花卉翎毛則人皆推梅逸安政四年正月歿年六十八

森川竹窓　妻國蕣

森川竹窓名世黃字离吉一號梅園又曰栢堂稱宗吾大坂人善南宗畫尤長墨竹其配香川氏名國蕣字小叔號冰仙素琴之妹也亦善畫其所寫大抵女紅事又寫白衣大士像率用白描法冰仙早歿而竹

窓則以文政十二年歿得年六十五竹窓嘗訪求古法書摹刻五卷題曰浪華帖又作所見古器物圖並摹古文書爲印本二卷題曰梅園奇賞並嘉惠後人不尠

岡田米山人　半江

岡田米山人名國字子彥稱彥兵衛大坂人性好畫乘興作山水花鳥筆力奇恣無時史習氣文政元年八月歿年七十五子半江名肅字子羽別號寒山一曰獨松樓稱宇左衛門幼時學父畫後參以明清人法善山水及花卉弘化三年二月歿年六十五

福島闢山

福島闢山名之字仲貫畫工山水。

西村南溪

西村南溪名正侯字三疆好作山水。

八木巽所

八木巽所名迪字孟率稱兵太。大坂人以南畫聞天保七年歿年六十六。

十市石谷　王洋

十市石谷名賚稱叙助豐後杵築人仕藩侯爲文學。習國史國雅又講兵法及武技且嗜繪事畫兼南北

二派善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而水墨設色無所不能。子王洋亦能畫。

寺島梅里

寺島梅里家本瓦工故又稱陶氏名卯字仲已一號中鄉橋邊人省作橋邊人江都本所人工畫山水花卉翎毛亦有逸趣寛政十年六月歿其畫流傳極少。壬午七月湯島靈雲寺僧曝晾古書畫予與友人往而觀之偶見梅里山水二幅而一幅最佳高古之致。溢於紙上相顧嗟賞而去。

原崐陵

原崐陵修其姓名曰原陽不知何許人寓江都善墨竹晩年流寓上總歿于八日市場驛中。

司馬江漢

司馬江漢名峻字君嶽一號春波樓江都人以和蘭之學聞畫倣西洋烘染法又鐫其畫於銅板共爲本邦所未嘗有性好游天明中發江都經相模入伊豆。浴熱海之温泉上日金山絶頂繞出三島過駿州之庵原久能寺遠州之秋葉山參州之鳳來寺從勢州四日市左折謁皇太神廟自志摩之鳥羽航海而西數里上岸抵江州日野觀石塔寺大塔以八月十五

夜宿石山寺觀月而去留大坂數日遂探播備之勝。瞻藝州之嚴島祠防長佳處大抵無不捜討抵赤馬關渡海西至肥前之長崎卸笈久之又去之平戶。航于生月島觀土人捕鯨而反經伊萬里唐津博多再抵赤馬關乘舟至備後鞆津捨舟而東入京師取道於岐岨覽淺間妙義諸勝而歸途中抽囊筆記之自所歷都邑山川大略至草木歌謠之類靡不畢載間之以圖畫以便閲者鏤板行世名曰畫圖西游譚此種紀行有勝具者不難於作之而如其圖畫則非能畫者不能辨也又有春波樓畫譜及雜著數種文政

元年十一月歿。年七十二。

石川大浪

石川大浪稱乘加。世仕幕府畫學狩野氏。又善洋風畫。予嘗觀其所畫人物三幅。以尋常毛筆畫毛邊紙上。輕輕著淡墨。間點以濃墨。而陰陽向背瞭然。其旁畫雲氣山石。則仍用北宗減筆。自是一種畫法。惜傳於世者不甚多。文政中歿。

渡邊溱水　玄對　赤水

渡邊溱水名從。字周本。稱甚藏。江都麻布人。學畫於長崎。花鳥倣沈銓。山水倣費瀾。名重於藝林。而世人

識之者少。嘗作天台圖卷。或持之入京師。示池野霞樵。乃爲之跋。其後稱爲溱水先生。其推重如此。明和四年歿。年四十八。子瑛。字廷輝。號玄對。扁其居曰林麓草堂。改氏內田。稱又藏。玄對既承家學。別出軋軸。工山水花鳥。著玄對畫譜傳于世。文政五年四月歿。年七十四。子赤水。名昻。字伯顒。復稱渡邊氏。亦善山水。有父風。

片桐蘭石　荒木寬快

片桐蘭石名隱。字處翁。片桐侯支族。爲德川氏麾下士。有故傳其家於族人而老焉。其畫初學狩野榮川。後學渡邊玄對。而人物尤其所長。近時都下畫家善人物者。莫蘭石若。而工細者尤妙。間用縱筆。亦多佳者。第平生不自靳惜。有乞者輒應。性又嗜酒。酒間乘興落墨。數十紙立盡。文化四年七月歿。年六十一。門人荒木寬快名舜。字擧公。別號達庵。一曰蓬生。傳其師法。

小河原保壽

小河原保壽自稱河保壽。保壽其名。字子昌。號中臺。一曰鵲巢。江都麴街人。以善書聞。畫倣元明人。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

仁科錦川

仁科錦川名盛。字及明。江都人。善花鳥。

馬寒巖　孟熙

馬寒巖爲北山氏。名良。字純明。江都人。蓋其先係清人。馬姓來歸化者。故又稱馬氏。畫學明人。山水人物殊佳。筆正而氣厚。不知者以爲明人馬良。薩摩老侯榮翁經東海道。日偶見驛館壁上有寒巖畫。喜之。命訪求其人。給餼終身。其子雍。字孟熙。或曰名孟熙。字文圭。號晉陽。又襲用父號。稱權之助。畫宗北派。倣馬夏諸家。多作淺絳山水。寬政十三年歿。時年三十五。

人皆惜焉。

谷文晁　妻幹幹　妹舜英　紅藍　文一
文二　女橘二

谷文晁。初名文朝。一曰師陵。後以文晁爲名字。稱文吾郎。一曰直右衛門。有蜨叟寫山樓畫學齋一如居士無二庵主等數號。江都人。世仕田安侯。曾祖親恵。從三輪執齋。修王氏學。又從笠原雲溪。學詩。祖本敎。父本修。世好文學。文晁幼而嗜畫。師渡邊玄對。加藤文麗。又就狩野光定。傳其筆法。或傚古土佐氏風。中年從馬孟熙。摸其法。又傚渡邊南嶽。後參以元明人

諸家法。合南北爲一。山水人物花鳥蟲魚。靡一不工。識者謂探幽歿後。獨有斯人而已。嘗畫大小圈。示門人曰。射者學射。須先學貫大的。以漸貫小的。學畫亦然。必先自易入難。宜就今人學其大體。久而方得窺古人妙處耳。此語葢自言其平生得力處也。白河侯輯集古十種。囑文晁作之圖。又著書畫觀甲松島眞圖日本名山圖會歷代名畫譜寫山樓畫本本朝畫纂畫學大全等諸書。天保十一年十一月歿。年七十八。妻幹幹。林氏。號翠瀾。善蘭竹。大妹舜英。字小香。號秋香。小妹紅藍。並善畫。有子七人。而文一嗣。家文一實醫士利光寛造之子。文晁收養爲子。以其長女配之。文一號癡齋。學父畫。又傚圓山派。將漸振其家聲。猝病而歿。年止三十二。親子文二嗣家。亦學父畫。而其畫不及父兄遠甚。文晁女橘二。亦能畫。

立原杏所　女春沙

立原杏所。名任。字遠卿。有東軒玉琤舍香案小吏等號。稱任太郎。世仕水戸藩。父萬。字伯時。號翠軒。以文學爲彰考館編修總裁。杏所素承家學。餘事嗜畫。初學月僊。後師谷文晁。又傚圓山應舉風。且摸明清人遺蹟。克萃衆長。工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用筆工緻。風

味瀟逸。又工於書法。有松雪衡山之風。天保十一年五月歿。年五十六。女春沙。名春子。字沙沙。學乃父。及渡邊華山。善花卉禽蟲。

渡邊華山

渡邊華山。或作崋山。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稱登。有全樂堂寓繪堂隨安居士昨非居士金暾宮道人等號。參州田原藩士。講文武。又善西洋格致說。仕爲國宰。藩務鞅掌。猶能偷閑作畫。學於谷文晁。而自成一家。山水人物花卉翎毛。無所不能。而摸徐靑藤惲南田之風。作花卉者。實創於華山。華山嘗憂外國將

漸逼我講海防之策會僧其竊草開拓無人島議幕吏捕而訊之辭連華山乃召而鞫之華山實素不知問官又援華山所著鴃舌小記中語誣爲誹謗遂繫諸獄閱數月責付藩侯囚禁候罪華山有門人福田半香請設書畫義會醵金贈之華山不拒人多論其在屏居中不愼幕府命藩傳取原犯華山恐貽累其君乃自裁而死時年四十九實天保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也華山既歿人皆寃之其畫愈重於世贋造者雜出而眞者殆不易得其所著鴃舌小記之外有愼機論及鴃舌或問痛論時事其關畫事者則有一帚

百體等數部又嘗爲侯家編譜牒及田原志凡九十餘卷其奉命至武藏幡羅郡既尻訪求三宅氏遺蹟也著訪既錄二卷以反命云其子小華亦善畫尤長華卉蟲魚以明治十九年歿年五十餘

福田半香

福田半香名佶字佶人三河人寓江都學畫於渡邊華山能山水相傳同門椿椿山歎服以爲竟不可及從此不敢作山水然則椿山之妙於花鳥未必不由半香之所激而半香之山水却未及椿山之花鳥惜其不能互相感發以成一世之二妙也華山之囚於田原也半香憂其師之養母有闕欲設書畫義會醵金贈之外人皆咎其在屏居不愼華山竟爲之死而半香之義俠固自足尚焉

椿椿山

椿椿山名弼字篤甫有休菴琢華堂等號稱忠太世爲德川氏銃隊士操銃法騎馬法俱傳其秘訣又學拔刀術於庄田某學長沼氏兵法於平山行藏然其體清羸不足以當武事因學畫於谷文晁及渡邊華山天保弘化之交幕府嚴諭士人專講武伎椿山以其實告隊長乃爲之請于官特許其任意作繪事椿

山於是大悅肆力於六法善山水花鳥同門士福田半香善山水椿山服其能不復作山水而專描花卉蟲魚然猶不脫師家蹊逕年四十五始變師風傚清人張秋谷風又摹惲南田家貧不能多購名蹟乃懇收藏家借覽悉作其摹本椿山平生筆意縱逸不免有麁獷之弊至此氣和筆斂化縱逸爲婉約傅彩精麗風神生動先是世史花卉多摸南蘋而南田一派之起始於華山與椿山余之聞於淺野梅堂者如此椿山幼而喪父事母至孝事聞于官爲賜物以賞之者及再云椿山歿時年五十四

淺野梅堂

淺野梅堂名長祚字胤卿別號蔣潭一曰池香德川氏麾下士爲舊赤穗侯支族秩三千五百石敘從五位任中務少輔荐歷顯職爲京師尹好學愛士酷嗜書畫頗富收藏因著書畫銘心錄若干卷嘗奉命督造宮殿事因記其事爲御造營誌五卷以上於官其畫師椿椿山書師市河米菴並未臻妙而猶有老成典型明治十三年二月卒年六十五私謚文莊

建部巢兆

建部巢兆名英親自稱菜翁秋香菴等號武州千住驛人學畫於谷文晁悉得其法縝密者似圓山應舉疎簡者似謝蕪村又善俳歌每畫成題句其上人以爲俳歌者流而知其畫者蓋鮮矣文化十一年十一月歿

鈴木芙蓉　鳴門

鈴木芙蓉名雍字文熙又號老蓮稱新兵衛信濃人住江都從谷文晁而學善山水人物仕阿波侯從事畫局又善詩文文化十三年五月歿年六十八嘗奉侯命作山水圖一百幀雲雨晦明各變局面愈出愈奇非胸中有邱壑者不能辨噫老蓮伎倆有如是等

者而世人但見其酔餘談隙草草而成者謂之韵勝則非知老蓮者也著有費漢源山水畫譜行於世子積字一善號鳴門又號小蓮本阿波人繼芙蓉後善山水人物不墜家聲

金子金陵

金子金陵名允圭字君璋別號南亭江都人學於谷文晁工花卉翎毛文化十四年二月歿

鍬形蕙齋

鍬形蕙齋一作北尾氏初名政美後改紹眞別號杉皐稱三四郎江都人傳言學於谷文晁然考其年歲於文晁爲先輩且觀其畫粗類狩派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而寫勝地眞形尤工著畧畫式鏤板傳世山水人物草水一卷百工圖一卷禽獸一卷合三卷如其人物尤極變態葛飾北齋所作漫畫本於此云文政七年三月歿

岡本秋暉

岡本秋暉稱助之丞相州小田原藩士寓於江都藩邸學畫於鍬形蕙齋而以艶麗勝花卉翎毛是其所長後更從渡邊華山討論六法華山之被逮也秋暉聞之往而弔之抵掛川忽遇押吏擁檻而來知其爲

華山請吏與之相見不許從而東每夜驛次哀懇如初比至川崎驛吏心稍動乃問華山子知岡本某耶曰是吾門下學畫者乃許竊相見於是師弟得交數語秋暉請曰先生得無所欲言否曰余欲無言惟身死望子每値吾忌日作畫一幅見供耳乃叩頭出所懷羊羹餻一匣遺之作別欷歔而去

手冢鹿溪

手冢鹿溪名彧字文哉又號老顚爲高松侯侍醫爲人卓犖不羈乘醉作畫畫亦頗唐以氣韻勝

依田竹谷

依田竹谷名瑾字子長一字叔年自稱盈科齋凌寒齋等號江都人學於谷文晁山水人物花鳥蟲魚並工性多能善詩書及圍棋衆謂棋第一畫第二書第三詩第四而特以畫著

喜多武清 武一 探齋

喜多武清武清其名字子愼號可菴學畫於谷文晁後慕狩野守信稍變其格善人物花鳥時狩野氏寖衰工手不出悅狩氏風者皆索武清畫云安政三年十二月歿年八十一其子武一亦能畫嘉永中先父歿年五十餘武清乃養人子爲嗣亦稱武一號探齋明治初歿

鈴木鶖湖

鈴木鶖湖名雄字飛雄稱新造常陸人學於谷文晁能山水人物花卉翎毛後別出機軸明治三年四月歿

清水曲河 遠坂文雍 岡田閑林

清水曲河名晃一作純字子章稱連江江都人學於谷文晁而能花鳥後少變師風或曰學於董九如文政二年五月歿年七十三同門之士遠坂文雍名文應文雍其字也能人物花鳥岡田閑林名武功字子

豐或曰名錬字石補能花鳥並江都人閑林以嘉永二年十一月歿年七十五

佐竹永海

佐竹永海自言其先出於雪村雪村名周繼因號周村自稱愛雪樓九成堂等號奧州會津人游江都學畫於谷文晁業成仕彦根侯明治七年十二月歿年七十二

中山青崖

中山青崖不詳名字參州岡崎人世仕本多侯居江都藩邸就谷文晁學畫推稱高足弟子筆力遒勁山

水似浙派。評者謂品在藍瑛馮湜之間。惜其墨蹟所傳不多。青崖嗜酒。家貧甚。衣食不給。未嘗娶妻。所居邸舍。凝塵滿席。渡邊華山往而訪之。時方盛夏。青崖迎入。勸華山脫外套。命家僮室後晒晾。已而酒至。劇談極歡。華山臨去索外套。無有。青崖頓首謝曰。辱君來。偶鉼罄。無以爲供。暫借君衣典之。以沽酒矣。容俟數日奉還。華山囅然笑曰。今日之飲。僕請爲東道。君則爲賓而可。乃自收贖而去。其疎放類此。

牧田水石

牧田水石。一號竹所。初號文石。稱源之丞。下總古河

藩士。居江都藩邸。從谷文晁受業。善山水四君子。而墨竹尤佳。

相澤石湖

相澤石湖。名萬。字文英。蓋其家住陸前白河之白石湖上。因爲號焉。寓江都。學於谷文晁。而善山水。

大西椿年

大西椿年。字大壽。號楚南。稱行之助。江都人。爲幕府管糧吏。初學畫於渡邊南岳。又學於谷文晁。作山水人物花鳥草蟲。而尤妙於龜。輕輕數筆。甲爪躍然。嘉永四年十一月歿。

高久靄崖　谷口靄山　川窪蘭崖　僧默雷

高久靄崖。名徵。字子遠。稱秋浦。自稱石巢。如樵。疎林外史等數號。下野奈須郡杉渡戸村人。學畫於雪耕山人。山人歿。學於谷文晁。文晁之畫。兼南北二派。而靄崖則純乎南宗。就收藏家。請借名人眞蹟而摹之。粉本充棟。西游京攝。人來乞畫。不應。日訪求古刹所藏畫。而臨摹之。後至江都。卜居於藥研堀街。天保十四年四月歿。年四十八。靄崖嘗語人曰。南宗之畫。池大雅草創之。釧雲泉討論之。若夫潤色之。則吾未敢讓他人也。門人有谷口靄山。川窪蘭崖。僧默雷。皆其

翹楚也。

秦亦迂

秦亦迂。名古。字隆古。陸前白河藩士之子。高久靄崖收爲養子。後有故離析。號無道。無道者。爲江都根岸一地名。蓋藉所居之地爲其號也。畫兼諸派。爲椿椿山所賞。

岩瀨鷗渚

岩瀨鷗渚。一號蟾洲。稱肥後守。德川氏麾下士。歷任顯職。夙著政聲。善詩書及畫。畫有逸致。花卉尤妙。

僧雲室　梅癡

僧雲室名了軏字公範初名鴻漸字元儀又號石窓信濃人住持江都西窪光明寺初學畫於諸葛靜齋及谷文晁後慕清人伊海筆意喜寫山水與廣瀨臺山粗相似而乃用筆疎秀純以韻勝人或目之曰江都大雅堂惟觀其畫未見有與之相類似處也予嘗觀其所作五百羅漢數幅紙幅尺許以細筆描寫傍題年月日蓋以日作一幅爲課其勤如此少時從宇子迪受業又從林祭酒而學通外典能詩文嘗結一社作詩畫會號曰小不朽社社中有片桐蘭石鏑木梅溪廣瀨臺山渡邊赤水等諸名士一時傳爲盛事

文政十年五月遷形年七十五其光明寺屬一向宗故得娶妻生子其子梅癡學父畫亦能山水

廣瀨臺山

廣瀨臺山名清風字穆甫稱左太夫作州津山藩士居江都藩邸畫工山水峯巒層疊林木茂密布景深穩用墨淋漓淵樫園嘗得其古柏竹石圖贈諸田能村竹田而言曰是酷與子畫相似也竹田錄此事於山中人饒舌中蓋二人之畫乾濕不同而筆意雅淡則同也著有臺山隨筆二卷一名文武雅俗辨大意謂經天緯地爲文文者非文弱之謂止戈爲武武者非武斷之謂雅者正也或以醜怪爲雅俗者風也俗者未可全棄痛罵時風無不切中肯綮蓋有識之士也或以其善畫善書又善飲爲臺山三絕然三絕之外更善作詩而其名爲畫所掩

飯塚竹齋

飯塚竹齋名羲字君鳳稱與作作州津山藩士幼時學畫於小島石梁在江都日師谷文晁及廣瀨臺山參以明人法用筆工細弘化中忽病風痹而右手猶可用在蓐中作畫者十餘年益多奇趣文久元年九月歿年六十六

楠瀨棠園　北原秦里

楠瀨棠園稱六太自署曰六大山人蓋倣八大山人例也世爲土佐藩士畫工人物花卉而櫻花尤妙嘗刻其印文曰櫻花因果同藩詩人北原秦里喜作墨梅刻其印曰梅花因果僧霞山作蓮花有蓮花因果之印俱仿棠園而爲之時人因稱爲三因果棠園又涉書史善和歌

古屋竹原　德弘董齋　橋本小霞

古屋竹原稱庄助土佐藩士少時獲微罪謫居城西須崎亡何見赦而不家還以終山水蒼雅梅竹清秀

平生自矜重不肯輕作且不遠游是以名不聞於他邦又有德弘董齋橋本小霞皆土佐產並善南畫董齋名益稱弘藏專講火技小霞名喬字太和稱和太郎專服吏務皆以其餘力從事丹青而董齋長山水小霞長人物及蘭竹兩家筆墨未易軒輊也

岡野竹癡　梅老

岡野竹癡稱莞爾下總古河人學畫於谷文晁後從椿椿山學花鳥從高久靄崖學山水寓枥木賣畫爲生其所畫已與椿高二氏相似而名不大顯粥書畫者削去其款識補入靄崖或椿山之印號每得善價

明治九年歿年六十九其兄梅老名孝錫稱司馬亦學於谷文晁善山水及四君子而墨梅尤佳

春木南湖　南溟　南華　中村鏡湖

春木南湖名鯤字子魚別號幽石一曰烟波釣徒江都人學於谷文晁善山水又工花鳥嘗游長崎從清人費瀾受其指法超脫之韵有餘而乏深沈之趣不拘拘於形似聞僧雲室評之曰子魚得意之作不讓古人而其否者全無可觀如出於兩手者其言信矣天保十年四月歿年六十一子南溟名秀煕字子緝別號耕雲樵者稱卯之助學父畫而流麗過之山水花鳥並佳諸侯伯聞其名爭延之畫屛障明治十一年十二月歿年八十四其孫南華名祥字夢麐亦善畫而稍與父祖之風異好讀書作詩先父而歿年四十餘南湖有門人中村鏡湖稱貞藏土佐人壯時在江都藩邸從南湖而學人物花鳥水墨着色無所不能而名不著即如土佐人亦不知其善畫鏡湖少時從先考受經以後歲時踵門候起居先考便囑鏡湖教余以畫事在四十年前余宦游後不復作畫余之負師恩多矣

金井烏洲

金井烏洲名時敏字林學上野佐位郡島村人家世業農其父長德字伯惠好文學嗜書畫其兄粲字子章亦耽韻事烏洲旣承家學又喜作畫游江都學於春木南湖及西游京攝廣與諸名家交多得麗澤之益於是畫亦雋上蕭散閑遠脫去甜氣與霸氣又學詩於菊池五山多題畫之作著有無聲詩話無聲詩蛆各一卷書中於古人筆墨評騭允當可與田竹田山中人饒舌埒焉其居在烏川上而其樓與妙義武甲等諸山相對因名曰呑山作圖遍索題咏賴山陽詩曰妙義如荆浩武甲似郭熙蓑山帶雨成小米榛

嶺經霜是大癡。不獨此樓呑山色。主人胸藏五嶽奇。我亦曾游識羣玉。對圖髣髴猶在目。何時枉道本庄驛。呼渡烏水到君屋。共指眞山論畫山。呑山吐山忘主客。篠小竹詩曰。昔自荏都會。還經毛野州。豈知臨水處。有此呑山樓。金洞鋩頭嶮。烏江燕尾洲。依君能繪事。使我記曾游。其他不悉載。安政四年正月歿。年六十五。

大西圭齋

大西圭齋名弘。字毅卿。或曰名允。字叔明。江都人。學於楠本紫岡。又學於谷文晁。業既成。以畫仕與平侯。

住江都藩邸。工畫仕女及花鳥。其作花鳥。率用禿筆。蘸淡墨淡彩。輕輕拂去。而神韻如生。嘗作水禽蘆葦圖。看者恍如置身陂塘之間。然人竟無出重價買之者。

菊池容齋

菊池容齋名武保。自稱正觀公遠孫。江都人。家世爲德川氏徒士。於畫無所不能。而最長人物。著前賢故實二十卷。其所收載。自上古至南北朝。無慮五百餘人。每人作像。附以小傳。選錄其所作詩歌。其寫古人容貌。本諸國史之文。想像其爲人以爲之。至如服飾。必據古圖。無古圖者。亦求諸古器。湊合爲之。是書乃起稿於文政。而竣剞劂之功於明治之初。其間歷四十有餘年矣。惟人猶恨書中服飾之類。考索未精。有負故實之名。然考古之學。素非其所專習。無怪於少有差謬也。又工鯉魚。墨淡筆輕。水波搖蕩。藻荇掩映。而三十六鱗。悉有生趣。世史之畫躍鯉登瀑者。水打口頭。噴散珠沫。容齋心疑。如此則恐不得上。一日於某處。忽見水面跳出一鯉。望空飛躍。以上高處。乃每作其圖。其用心繪事如此。中興後年既八十。猶能作大幅細畫十餘幀。及前賢故實。曾經今上御覽。

因賜日本畫史之稱。明治十一年六月歿。年九十三。

容齋兒時。輒喜弄筆塗抹。其父視之曰。此兒或可以畫成家。及稍長。勸其學畫。容齋難忤父意。日夕黽勉。遂得成業。然自思。家本士人。且爲南朝忠臣之裔。宜以忠孝立身。而自少習畫。不可中道而廢。若能表章古人忠孝節義。以傳于後。雖畫爲一小技。亦未爲無裨益於世道人心也。於是有前賢故實之著。其曾爲人作安房孝子伴直家主像。及和氣淸麿像。在吉野日。寫後醍醐天皇御容。皆其平生極得意事云。或言。其畫初學圓山應擧。惟其自言則曰。吾學無所師承。

今察其用筆濃淡。布景遠近。其得於洋畫者多矣。

魚住荆石

魚住荆石。大阪人。善山水。

近世畫史卷五目次

近世畫史卷五

細川潤潤叟著

法親王堯然

法親王堯然。稱妙法院宮。後陽成天皇第四子。初名常嘉。學狩野守信畫。多作人物花鳥。寬文元年閏八月薨。年六十一。

法親王道晃

法親王道晃。稱聖護院宮。後陽成天皇第十二子。號似雪。學狩野守信畫。作人物花鳥及雜畫。延寶七年六月薨。年六十八。

法親王良尚

法親王良尚。稱曼珠院宮。八條宮智仁親王子也。學狩野尚信畫。酷似其風。而水墨尤妙。元祿六年七月薨。年七十二。

法親王堯恕

法親王堯恕。稱妙法院宮。爵二品。後西院天皇子也。學狩野永納畫。筆力遒勁。元祿八年四月薨。年五十六。

法親王眞敬

法親王眞敬。稱一乘院宮。爵二品。後水尾天皇第十二子。學狩野常信畫。延寶三年七月薨。年五十八。

法親王尊證

法親王尊證。稱青蓮院宮。爵二品。後水尾天皇第二十八子。學狩野永納畫。筆力渾厚。元祿七年十月薨。年四十四。

親王幸仁

親王幸仁。稱有栖川宮。爵一品。後西院天皇第三子。學狩野永納畫。元祿十二年七月薨。年四十四。

法親王公辨

法親王公辨。稱輪王寺宮。爵一品。後西院天皇第十六子。住於江都上野寬永寺。學狩野常信畫。正德六年四月薨。年四十八。

玄瑤尼

玄瑤尼。即林丘寺法親王。後水尾天皇第七女。或曰第十一女。初名光子。稱緋宮。爲尼稱照山。創建一寺於城州雲母坂。住之曰林丘寺。學狩野安信畫。作觀音大士像。嘗寫三十三幅。永鎭山門云。享保十二年十月薨。年九十四。

理豐尼

理豐尼。卽寶鏡寺法親王。後西院天皇第十九女。號

德巖學狩野周信畫。延享二年五月薨。年七十四。

正親町公通

正親町公通。任大納言。叙從一位。晚年好畫。號白玉翁。一曰風水軒。享保十八年七月薨。年八十一。

石山師香

石山師香。初名基信。一曰基董。壬生基起第二子。繼石山氏。任中納言。叙從二位。學狩野永納畫。尤工戲筆畫。又善彫鐫。享保十九年十月薨。年六十三。

鷲尾隆長

鷲尾隆長。任大納言。叙從二位。學狩野永納畫。善人物花鳥。尤工金碧重色。元文元年九月薨。年六十五。

近衛家熙

近衛家熙。稱豫樂院。有墨汝。吾樂軒。虛舟子。昭昭空主人等號。學兼和漢。耽於韻事。品香。鬭茗。兼善畫。喜倣明人。尤工墨竹。元文元年十月薨。年七十。

僧祐常

僧祐常。爲圓滿院門跡。大僧正。二條綱平子也。學畫於近衛家熙。工墨竹。竝作雜畫。元文年間人。

德川家光　家綱　綱吉　家治

德川家光。即三代將軍大猷公。政事之暇。寫意繪事。學狩野守信畫。筆力雄健。所作富岳圖特多。四世嚴有公。諱家綱。五世常憲公。諱綱吉。並學守信畫。十世浚明公。諱家治。初學狩野榮川院及英信等畫。後倣古人。工山水人物。雖專習畫者。歎服以爲不可及焉。

德川光友　勝長

德川光友。義直之子。東照公之孫。爲尾張藩主。學狩野守信畫。其在藩日。招僧昭乘學其畫。多有高致。又善書。元祿十三年十月薨。年七十六。其八世孫曰宗勝。宗勝之第六子勝長。稱掃部頭。任左近權少將。叙從四位下。好畫。學岩井正齋。文化八年九月卒。

德川光貞

德川光貞。賴宣之子。東照公之孫。爲紀伊藩主。學狩野守信畫。讓封後號對山。寶永二年八月薨。年八十。

伊達吉村

伊達吉村。爲仙臺藩主。多材藝。學狩野常信畫。或曰學榮川古信。工水墨山水及設色花鳥。寶曆元年十二月薨。年七十二。

大久保忠眞

大久保忠眞。字公俶。稱加賀守。爲小田原藩主。好學。有經綸才。文政中爲閣老。餘暇游於藝。工山水。余過

小田原日得閲一二幅。似京樣。而骨氣深穩。

德川齊昭

德川齊昭。字子信。號景山。爲水戸藩主。講文武。首唱尊王大義。傍嗜繪事。學立原杏所。多作人物草花。萬延元年八月薨。年六十一。

石川丈山

石川丈山。名凹。字大拙。初名重之。一號六六山人。參州碧海郡人。世仕德川氏。元和元年。從東照公。與豐臣氏兵戰於大坂。馳入城門。斬佐佐十左衞門。功殆第一。然以其違節度。獲罪奪祿。遂家於京師。專用力於學。游事淺野侯。得祿千石。以養其母。母歿。乃致仕而去。居於洛東一乘寺村。優游卒歳。行事之詳。見於余所撰隱逸全傳。山人嗜畫。畫出於狩野氏。而別具雅韻。如詩仙堂仰板畫龍。乃其所自作云。寛文十二年五月歿。年九十。著有覆醤集若干卷。

小堀政一

小堀政一。號宗甫。家世仕德川氏。爲麾下士。食千石。以點茶儀聞。殊好畫。能人物花卉。正保四年二月歿。年六十九。子政尹。亦善畫。作山水人物花鳥。並工設色。元祿七年八月歿。年七十。

片桐宗關

片桐宗關。名貞昌。稱石見守。以點茶儀。知名於世。又寄情筆墨。興到便作。斷縑零紙。爲人所珍。延寶元年十一月歿。

石川梧堂

石川梧堂。世爲德川氏麾下士。優於祿。又多材藝。詩文書畫和歌。武藝十八般。及它雜藝。無所不能。自言吾技以絃歌爲第一。角觝第二。書畫則第三。其畫不由師法。然自無塵俗氣。

佐久間象山

佐久間象山。名啓。稱修理。信州松代人。學兼和漢洋。又講火技。以事幽於本邑。後釋禁。入京師。將有建議。會以非命殞。人皆惜焉。象山涉繪事。余嘗觀其山水大幅。蓋其經營布置。有所模倣。而筆力生動。非偶然試筆者。然據其自題。則曰平生絕不作畫。偶見人作

畫倣顰。作此幅。自覺醜怪百出。不習之事。固不可爲也。余繹象山此言。特英雄欺人耳。如其題自畫山水詩曰。罪譴亦渥恩。世事忽已違。起卧一空室。疎放得自怡。委懷親文墨。早晏他無思。偶然及此戲。雲山見幽姿。方將消永晝。何曾學畫師。遣興亦一適。休論妍與媸。纔是實錄也已。

藤本鐵石

藤本鐵石。一號鐵門。名眞金。稱津之助。備前岡山人。居京師。與尊王諸士交。陰謀中興事。遂擧兵於大和。兵敗而死。時文久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而年四十七矣。鐵石讀書能畫。其題畫梅詩曰。寒士寫寒梅。點塵何自著。水與月昏迷。隱然依寂莫。讀者可以見其槩也。

服部南郭

服部南郭。名元喬。字子遷。京師人。居江都。好讀書。學於物徂徠。爲人風流溫藉。長詞藝。又嗜繪事。宗周文雪舟。因自號曰周雪。或曰周雪者。南郭小字也。

伊藤蘭嵎

伊藤蘭嵎。名長堅。字才藏。一號應躔。仁齋之第五子。仕紀州侯。爲文學。講餘弄筆。作蘭竹。

宮崎筠圃　山科李蹊　御園中渠　淺井圖南

宮崎筠圃。名奇。字子常。初名淳。稱常之進。尾張海西郡鳥池村人。游京師。學於伊藤東涯。善書畫。書倣趙松雪。畫工墨竹。風流蕭散。純以氣韵勝。時山科李蹊。御園中渠。淺井圖南三人。亦善墨竹。竝稱平安四竹。筠圃事母至孝。母嘗戒筠圃曰。勿作畫。恐世人以汝爲畫師。乃輟筆不復作云。李蹊名元富。字潤甫。京師人。業醫。中渠名常尹。字廷瞻。稱主計助。亦京師人。針醫也。圖南名直。字維寅。稱頼母。以淺井氏出於藤原

氏。自稱藤直長門人。居京師。亦業醫。專講古醫方。後仕尾張侯。奉命剏建醫學校。皆寶曆年間人。

鉅鹿皓

鉅鹿皓字子明。初名雙幸。號淩雲閣主人。稱民部。長崎人。其先出於西土鉅鹿魏氏。皓大父某。明亡時歸化。嘗爲太史家。傳明代樂器。竝解音律。皓東游京師。教授明樂。弟子甚多。著有魏氏樂譜一卷。性嗜繪事。工設色花鳥。

韓大年

韓大年名天壽。號醉晉齋。以善書聞。與池野霞樵等

爲友。嘗爲三山之游。畫會四君子。又工小景山水。有伊海風。

紀平洲

紀平洲名德民。字世馨。號其所居曰嚶鳴館。尾張人。仕本藩。以經學及經濟之學。名聞於諸侯。其爲人音吐洪亮。威儀莊重。如外飾者。而興到作畫。卻有脫落之韵。

十時梅崖

十時梅崖名賜。字子羽。別號顧亭。一曰夢軒。稱半藏。伊勢長島人。仕增山侯爲儒臣。及老致仕。寓于大坂。作山水及蘭竹。饒書卷氣。又善書。學趙陶齋。文化元年正月歿。年七十三。

摩島松南

摩島松南名弘。字士毅。京師人。業儒。偶作蘭竹。偃仰濃淡。動合矩度。而蕭散閑逸。自饒風趣。

中野龍田

中野龍田名煥。字季文。尾張人。居京師。業儒。妙於書法。又以其書法作山水。筆力瘦勁。意度澹遠。生時人未貴重其畫。至歿後名始大著。

龜田鵬齋

龜田鵬齋名興。字穉龍。稱文左衛門。江都人。業儒。爲

人豪放。嗜酒。醉餘往往作水墨畫。不拘繩墨。其山水用渴渿法者。多有可觀。文政九年三月歿。年七十三。

大窪詩佛　柏木如亭

大窪詩佛名行。字天民。別號詩聖。稱柳太郎。常陸人。居江都。善詩書。又作墨竹。瀟洒多姿。柏木如亭名昶。字永日。江都人。善詩。與詩佛齊名。中年始學畫。雖未入格。亦自不俗。歿于京師。

賴山陽

賴山陽名襄。字子成。別號三十六峯外史。稱久太郎。

藝州竹原人寓京師鴻才碩學爲世儒宗間作山水皴擦鬆靈專以韵勝紙角題數語亦多意趣至其得意者雖以畫名家者殆莫過焉天保三年九月歿年五十三

早之篁齋

早之篁齋名衡字伯機大阪儒家也偶作山水以自娛樂雖不傚法古人自有古意惜所傳不多世人鮮能識之

加藤千蔭

加藤千蔭號芳宜園稱又左衞門江都人世仕幕府

爲小吏父名枝直善和歌千蔭幼受家學後從加茂眞淵講古學遂爲大家又學畫於建部凌岱人來索其和歌爲作墨戲而題其上書繪俱妍媚可玩文化五年九月歿年七十五

村井中漸

村井中漸以字行京師人業醫性嗜畫刀圭之暇作山水圖筆力蒼古渲染有法

濱田杏堂

濱田杏堂名憲一曰世憲字士徽一號癡仙稱希庵大坂人業醫間弄筆作山水氣韵蕭散花鳥工整似明人法

野野村仁清

野野村仁清城州仁和寺村人稱清兵衞人取仁和清兵上二字而呼之故有此稱也仁清以造瓷器爲業始入京師設窑於清水之五條坂後又設之於近郊數處其器精良爲世所珍因燒瓷善繪用筆細緻又有疎者蓋以其所嫺之筆移諸縑素耳寛永年間人

青木聾米

青木聾米字佐平號九九鱗京師人居於粟田以陶

爲業稱俵屋木工兵衞由以木米行或曰初稱八十八郎米字而加以青木之木故有此稱中年病聾因號聾米其製器甚精巧摸古陶器奉青蓮院宮及加賀紀伊二藩侯命製器稱意賞賚甚渥如其所常用印文曰古器觀者則紀侯之所賜云聾米善畫山水瀟雋無時史習氣蓋其人粗涉書史耽禪悅又好品茗與諸高士交無異於其畫品之高天保四年五月歿年六十七

友禪

友禪本京師染花匠又善造扇自署曰扶桑扇工友

禪因此工畫傳彩姸麗後遷於加賀金澤創一種染法如畫家著色而艷美過之人稱爲友禪染不知友禪移畫法以爲染法乎抑亦移染法以爲畫法按宋時趙昌寫生不由筆墨染成各色似與友禪之染法相類未審友禪亦知有此等事而爲之否蓋寶永元祿間人

小川笠翁

小川笠翁一號破笠名觀字尚行一名宗宇又有卯觀子夢中庵等號稱平助伊勢人流寓江都善徘歌爲松尾芭蕉之門人又巧造漆器以鉛錫牙角及瓷

製諸物嵌於漆上暎帶成趣世人稱爲笠翁細工蓋前此未嘗有此種工藝也畫學土佐氏善設色花鳥並工人物延享四年六月歿年八十餘

松尾芭蕉

松尾芭蕉名宗房後改爲桃青一號風蘿坊伊賀人妙於徘歌行事之詳見於隱逸全傳蕉翁嘗學畫於門人森川許六亦饒風致徘歌者流之畫點染數筆與題句互相發揮稱爲徘畫蓋此一派繩武蕉翁而漸盛元祿七年十月歿年五十三

森川許六

森川許六號五老井一曰菊阿佛江州彦根人仕井伊侯嗜徘歌從松尾芭蕉而游遂升其堂先是嗜畫學於狩野安信亦得其法芭蕉學許六畫謂之曰徘歌則吾爲爾師畫則吾爲爾弟子由此世之慕芭蕉者多學畫於許六云正德五年八月歿年六十

寶井其角

寶井其角本榎本氏一號寶晉齋又曰晉子善徘歌爲蕉門高足又善畫草草數筆殊有姿態元祿六年八月歿年七十二或曰寶永四年二月歿年五十六

芳賀一晶

芳賀一晶名治貞又有冥靈堂崑山翁等號京師人善徘歌又好墨戲寶永四年四月歿年五十六

高田太郎庵

高田太郎庵一稱藪下太郎庵名榮治號良齋稱多兵衞尾州名古屋人東游江都從狩野常信學畫別有風趣爲常信所賞素好點茶儀西入京師從千宗左傳其秘訣故其畫尤爲點茶家所珍寶曆十三年十二月歿年八十一

僧惺惺翁

僧惺惺翁名昭乘本中沼氏少年爲僧修密乘法住於石清水之瀧本坊晚年辭法務營丈室於坊後隙地居之號曰松花堂工書法刻意學王右軍十七帖又善畫師法狩野山樂山樂從豊臣氏在大坂城及城陷走匿於惺惺翁許時德川氏逮豊臣氏遺臣甚急翁爲請赦曰山樂畫工非武人也先是大谷吉繼囑山樂作東福寺法堂仰板畫龍款曰大谷某囑畫工山樂圖之翁乃援此以爲證幕府聽而赦之翁之畫本出於山樂後傚牧溪乃自發舒性靈別成一派

筆簡墨淡風味清絕寬永十六年九月遷形弟子乘圓住於荻坊傚乃師作書畫而畫較勝延寶三年四月遷形年六十三信海名孝雄住豊藏坊亦善書畫而書較勝元祿元年九月遷形年五十四孝以住於法童坊寬文九年四月遷形

心越　木庵　高泉　竺庵　逸然

心越名興儔號東皐明人寬永中歸化居水戶善水墨畫木庵名性瑫繼隱元爲黃蘗山第二世善畫所作多觀音像並善蘭竹高泉名道敦竺庵名淨印逸然名性融此三人皆明末所歸化爲我黃蘗僧者並涉繪事明清畫風之傳于我邦者是徒與有力焉逸然姓李浙江仁和人畫工人物尤妙佛像東渡後寓於長崎之興福寺有年從而學畫者甚夥如渡邊秀石僧若芝其尤著者也寬文八年七月遷形年六十八

笑翁　來鳳

笑翁名正鯤稱大鵬清國閩人以我享保七年歸化時年甫十七住黃蘗善墨竹不拘古法別有心得余嘗觀其墨竹枝幹縱橫風葉離披恍覺墜露之聲出於紙上蓋胸中有成竹矣間作墨蟹亦有生趣弟子

名圓基字彌峯號來鳳圓密字祖關二人相次爲福濟寺監院俱善墨竹能守師法而逸宕則不及焉

風外

風外字慧薰常陸人游方至相州小田原入城外山見有一洞窟乃坐臥其中土人聞僧能畫就而索之每畫一幅酬以米五升惟食之未盡不肯輒動筆其所作少林祖及布袋尤多後出洞至伊豆山中雇人掘地七八尺乃入其中而坐化其在水戶時與心越爲法友云寬永年間人

雪峰

雪峰。字大覺。於良高禪師。爲法孫。而於悟有和尚則爲法嗣。每興到。喜作少林祖及富岳。

澤庵

澤庵名宗彭。又有春翁。宲之。又玄。無名氏。東海暮翁等數號。但馬人。爲大德寺第七十二世。奉大猷公命。創建品川東海寺。好詩歌及點茶儀。戲作雜畫。及少林祖。正保二年十二月遷形。年七十二。

江雪

江雪名宗立。江雪其字也。有破草鞋。不如無。枯髏子等數號。和泉人。住於大德寺。好墨戲。多作少林祖像及花卉翎毛。寛文六年六月遷形。年七十二。

一絲

一絲。名文守。一絲其字也。號桐江。出於久我氏族。住持江州永源寺。後創建丹波法常寺。與烏丸光廣。小堀宗甫。僧惺惺翁等親善。間作墨戲。蔬筍之氣滿紙。正保三年三月遷形。年三十九。謚定恵明光佛頂國師。

宗賢

宗賢。字普巖。爲眞珠庵第十五世。學畫於狩野安信。善山水人物菓實。並精鑒識。

圓空

圓空。佐渡人。人呼爲今釋迦。嘗入蝦夷。説佛法。爲吏所逐。又往而又見逐。如此者數次。作佛像及四君子。頗有可觀。其印文模糊不可讀。相傳用劈柴斧手自刻者。

佚山

佚山。字黙隱。號常足道人。又號調古庵。大坂人。本稱森修來。後爲僧。住京師某寺。喜作草花。尤工墨竹。又善書。學肥前人興。嘗所殊工篆書。隨使鐵筆亦妙。寶暦年間人。

百拙

百拙名元養。百拙其字也。號釣叟。一曰葦庵。本辻氏。京師人。入黄蘗山爲僧。近衞家煕。數與之語。大悦其説。遂爲捐貲。創建一寺于洛西泉谷。所稱海雲山法藏寺是也。百拙解詩歌。嫻點茶儀。間拈毫寫蘭蕙。寛延二年二月遷形。年八十二。

白隱　東嶺

白隱名恵鶴。本長澤氏。創建一寺於駿州之原驛。曰松陰寺而居之。人稱原白隱。其雜畫上題數語。無非爲發揮禪理。而作者。固不可以畫論之。而超脫之氣。

溢於縑素。明和五年十二月遷形。年八十四。有弟子東嶺。書畫悉似白隱。

玉翁　玉澣

玉翁名湛。字旭應。嘗居江州山田之不動院。後入京師。住東山永觀堂。爲淨土宗碩學。善詩文及書。又工墨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似夏仲韶。然不喜以之顯其名。數更稱號。令人不能知其果爲何人。故所自署。或曰岳陽。或曰熈庵。或曰薝蔔叟。弟子玉澣。名正邃。近江人。亦名墨竹。用筆雖熟。乏瀟洒致。

南山

南山名古梁。住持仙臺瑞寶山。廣通內外典。善詩文及書畫。亦超脫。山水似伊海。並善人物蘭竹。文化文政之間。釋門中善詩文書畫者。以南山爲稱首。所著有皇邦歷代詠史。論者謂與賴山陽日本樂府異曲而同工矣。

大含

大含。號雲華。豐後人。爲親鸞派僧。畫蘭竹。尤妙於蘭。下筆洒然。姿態橫生。會清國商舶載新鐫東橋居士墨蘭譜至。其畫彷彿雲華。或攜之往示雲華。戲曰。上人蘭譜成矣。久寓京師東本願寺。與賴山陽爲支許之游。雲華嘗過我土佐。說宗法。

三好正慶女

三好正慶女不知何許人流寓於京攝之間以女俠聞世人稱曰奴小萬好繪事尤善小景山水似學伊海者晚年至大和寓柳澤淇園家年八十餘而沒

千代尼

千代尼本加州松任裝潢匠女也適金澤人福岡某未久喪夫薙髮爲尼號素園學俳歌於支考佳句甚多爲世傳誦又學畫於呉俊明安永四年九月歿年七十四

織田瑟瑟

瑟瑟近江人學畫於三熊露香

山本細桃

細桃字如雲江都儒家山本北山室也寫四君子清婉可觀

武田小鸞

小鸞名千賀字左琴長門人寓京師學畫於圓山應舉專描婦女後學於岸同功而變其風所作多是山水人物龍虎

深海香蘭

香蘭名茂與丹波龜山人初師原在中作花卉設色妍淨後從白井華陽學梅及蘭

卜部菊子

菊子字金瑛美濃人爲柴田老山室喜作花卉又能詩

栖鳳

栖鳳和泉堺津人女善墨竹

町田玉嫺

玉嫺名麗華上野人父某官于大阪女亦從而往焉因學畫於森蘭齋寫四君子墨竹尤妙有李用雲風適松井某沒于江都

上田琴風

琴風周防大道人上田昌藏女昌藏家富好學憐才愛客建義學教貧家子弟有文藝者來則館之是以琴風幼齡即嫺文事畫學京樣偶田能村竹田來寓其家乃始學南宗能詩書亦秀絶及其父爲招婿事夫能敬每客來躬自辦饋事畢方拈筆作書畫其概如此明人王穉登論仇英女畫云律之女行厥亦牝雞之晨如琴風者庶幾乎免焉

玉蘊

玉蘊名豐子備後人受畫法於八田古秀山水人物

花卉翎毛並佳。用筆渾樸。不求妍媚。

下條雲英

雲英。中年入薩摩侯後房。侍邦夫人。性多能。善琴書。又工畫。山水學僧雲室。人物學片桐蘭石。嘗寫楊太眞春睡圖。極窈窕之態云。

江馬細香

細香。名猗猗。或曰名多保。字祿之。美濃大垣人。江馬蘭齋女也。善詩書畫。喜寫蘭竹。秀潤多姿。俗說。女子以丙午歲生者。不宜其夫。細香丙午生。故不嫁。寡居終身。

龜井少琴

少琴。筑前儒家龜井元鳳女。能詩及書。寫墨竹。賴山陽題曰。匠心不似爺文苦。萬葉千枝逐筆生。又能墨蘭。筆力遒勁。絕無閨閤氣。

梁川紅蘭

紅蘭。張氏。名景婉。字道華。美濃人。爲梁川星巖室。善詩書。又學畫於中林竹洞。善山水花卉。明治十二年三月歿。年七十六。

近世畫史卷五終

明治二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印刷
明治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著作者兼發行者　東京府士族　細川潤次郎
東京府神田區北甲賀町一番地

印刷師　東京府平民　江川八左衛門
東京府神田區永富町二番地

清宮秀堅　著

雲煙略傳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東京玉山堂鉛排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東京玉山堂鉛排本影印

明治七年甲戌第三月刊

清宮秀堅著

雲烟略傳 上下

東京書肆 玉山堂發兌

○雲烟所見略傳序

画者一小伎耳、而其盛衰興廢、亦可以見世運矣、初狩野氏以北宗名家、世仕覇府、列國崇尚繪事之職、必用其門人子弟、而父子継承、師弟授受、凡天下之以此道仕者、皆仰其風、其喜南宗者、不過草莽寒士、寥々數人、以藝以勢、固不能相抗、既而世換時移、彼襲祖業者、徒恃門地、暖衣飽食、不復刻苦、自勵、筆墨之陋、不足觀、而良工哲匠、往々奮興於下、至今日、則南宗之裒且盛、過乎在北宗之右、何哉、蓋自古國家全盛之時、人材在上、而澆季則反之、非獨區々一小伎然也、棠陰清宮君、著此書、捨北取南、余頗有所感焉、於是乎序、

文久二年壬戌三月　　菀江川田剛識

○小引

摸天陰翳、永日無聊、展觀近世人書画、以排鬱悶、偶有入錄古人一聯、以贈曰、緘口莫談天下事、放懷且讀古人書、余憬然大會於心、因歎曰、信矣斯言也、世途多險、何堪蹐跼、不如寄臥遊於雲烟、游優以終老境也、乃與二三同好、隨所見評品其高下、文錄其人在世顛末、無慮若干人、輯爲一冊、名曰雲烟所見畧傳、亦消閑之餘事云爾、

安政六年己未五月

綠浦漁者題



○題

雲烟所見畧傳上

池野霞樵　年譜

野呂介石

長町竹石

釧雲泉

田能村竹田

浦上春琴

中林竹洞

岡田半江



○沉芥舟曰、前古之画、多作古賢故實及圖像而已、故論画者、未嘗及山水、自王右丞、李將軍父子、各樹宗派、乃始有南北之分、王之後、則董巨、二米、倪、黃、山樵、明李董思翁、是南宗的派、李之後、則郭熙、馬遠、劉松年、趙伯駒、李唐、有明戴文進、周東村、是北宗的派、其不必以南北拘者、則荊關、李成、范寬、元季呉仲圭、有明沉文諸公、皆爲後世摸楷、吾朝初年、巨手累々、其尤者、爲烟客廉州、接其武者、石谷、麓臺、黃尊古、張墨岑、諸人、蓋皆紹思翁而各開門徑、恪守南宗衣鉢者也、北宗一派、在明代東村、實父以後、已罕有紹其傳者、呉偉、張路、且屬狐禪、



況其下乎、百年以來、漸々不可究詰矣、何則、正道淪亡、邪派日起、一人倡之、靡然從風、如陸嶠倡爲雲間派、藍瑛倡爲武林派、上官周、金古良、劉伴院之徒、又謂金陵派、諸派之流極、更不可問矣、趙文敏謂甜邪俗癩、四者最是惡病、今也或是之亡矣、可勝言哉、如有好學深思者、嶄起於時務欲、掃去時習動法古人、以求眞正道理、未始不可繼絕業於既墮之後也、

○白井士潤曰、吾邦應安之際、始傳宗格、首倡之者、爲可翁、如描成之者、爲周文、雪舟、元信、皆臻其妙、雪舟特會王洽潑墨法、風靡海內、探幽又悟其意、別創一格、名

振遠邇、其後清人画譜、相繼而至、世始得見清人風致、由是、池大雅、謝蕪村等、倡元格一時噪然也、夫画道之變化、猶四時錯行、而不窮、左右旋轉、無失宗派者、可以爲良工也、不可以南北爲優劣也、工拙雅俗、各在其人、學者其致思焉、

○或云、至明清牧溪、梁楷、玉澗、顏輝等之北派幾絶、雖有、猶無、本邦、則專以北宗爲本画、如南宗特爲出文人興適者要之、圖画之道、古人既有六藉同功之論、豈可輕視哉、往古巨勢氏學呉道元、李思訓等之法、妙會得其神、加藤信實、爲羽僧正二法眼、及土佐氏、巧用金碧、



是唐朝院画之體也、寛平、延喜之朝、畫風古雅淳朴、別存一種風致、至周文、雪舟、宗丹、元信、得馬遠、夏珪、牧溪玉澗等之妙處、爲一時大手筆、探幽齋以天品技倆出、一機軸、專以減筆法鳴于一時、爾來山樂門有松華堂之水墨、永眞門有光琳之金碧、後寫山一出、一掃前弊、爲一代之巨擘、然豪放有餘、而乏温雅、故京人謂之江戸派、京師、則應擧以寫生妙手、變舊套、爲新奇先、是寛永中、黃檗緇徒、始傳芥子園畫傳、祇南海得之、大喜、傳之池大雅、雲泉、介石諸子、賴以修飾此道、至于今日、南派大行于世、亦世變哉

綠浦漁者曰、近日巨匠如誰某氏、或崇南宗、或奉北宗、然其畫一流匠氣、一失霸氣、既非南畫、又非北派嫡嗣、也、所謂浙習之尤者、而人爭稱之、爲海内未曾有者、何也、夫戴進、藍瑛之畫、漢人深娸詆之、而邦人反稱譽其汲餘流者、可謂不知取捨矣、論畫者、宜少留心焉



○池野霞樵

池野無名、按畫來要略云、佩文齋書畫譜、宋無沉無名者、與先哲叢談所載異、不知孰是、字貸成、號九霞山樵、又有鬼術、葭庵、竹居、玉海、三岳、特買堂、大雅堂等之號、稱又次郎、又秋平、京師葛原人、幼聰敏有神童之稱、年甫三歲、粗知字、五歲善書、見黃檗千呆禪師、師試命擘窠字、貸成援筆立成、字頗怪異、師大奇之曰、是麒麟兒也、後當揚名於海內、長而刻意晉唐、最愛王獻之結體飄逸、自成一家、初就土佐光芳學畫、後私淑清人伊孚九、受着色法於柳里恭、研精有年、病其技不進、質之祇南海、出舊藏清蕭尺木畫譜、畫來要略云、據小田海仙言、大雅所學、清蕭尺木太平三山圖也、安西雲煙云、南海所贈、爲芥子園畫譜、非蕭尺木也、未知孰是、付之曰、子須閱此書以學文人學士畫、貸成大喜、昕夕不釋手、技遂大進、於是作山水便面數握、往尾江之間售之、時貸成名未甚顯、不售、乃盡投之瀨田橋下、曰、謹獻龍王、平生好漫游、嘗與韓大年、高芙蓉登芙嶽及加之白山、越之立山、探討奇勝、因號三岳道者、後又數登芙嶽、每登殊其路、製嶽圖一百、橫側正偏、備極其態、凡所經歷名山勝區、奇峯怪岩、高峻平遠、畢畜諸胸襟、貸成爲人蕭散、無纖毫塵俗之氣、而濟之以江山之助、故筆端所發、奇致坌涌、雲烟遶腕、出入棋道人、倪雲林之

間、其於山水、氣韻最奇絕、於是海內翕然傾動、貸成之畫名遂擅天下、貸成家貧、鬻書畫爲活計、弊衣蓬髮怡然也、門戶常不施鎖鑰、書畫故紙、狼藉室中、青氈纔容坐耳、一夜有盜入、奪物件將去、貸成眼覺、呼曰、青氈之外、任汝取去、有一豪商索畫、許而不果、數使僮督之、最後僮出戶罵曰、貧畫師懶邪、慢邪、何爲數勞人、貸成聞之、呼退謝曰、吾過吾過、一揮附之、所知書肆一僮奴、游蕩糜主財、見逐、來告別、貸成憫之、與所儲書畫、及家什爲償其金、嘗欲購石刻十三經、與妻玉瀾拮据儲錢百緡、就書賈而誅、書賈牟利不與、大雅長吁而歸、會祇園祠有修造之事、乃擧以助費、祠官請題姓名、不答、強請、乃題妻名去、嘗有人饋蕎麥粉者、約與其友蕭白共喫之、及期、蕭白到、貸成忘前約、雅談數刻、日將晡、曰、吾腹呆然、想君亦然、命玉瀾供茶粥、復雅談數刻、到深更、蕭白欲歸、貸成曰、吾家無提燈、乃撤坐上短檠附之、蕭白提之、蹣跚去、其記貸借、皆用篆字、一歲歲末、貸成漫游不還家、家人閱簿不能讀、倩一書生僅得讀之、歸後毋氏禁之、又用楷書、其迂如此、然亦有不苟者、有一門生、贋作貸成畫、貸成大怒、逐之、生依人謝罪、貸成曰、貧天也、不知恥、非人也、終不赦、毋死將葬、親負棺、門人止之、

不可曰、毋氏之病、不肯見人、膳飲非余所供、則不食、夫送死大事也、豈可委之他人之手乎、安永五年丙申四月十三日歿于葛原草堂、年五十四、其病也預知不起、不肯服藥、玉瀾後夫九年歿、玉瀾德山氏、名町、聰慧靖閑、能安夫貧、善和歌、解繪事、夫妻終日、展紙舐墨、間以琴酒相對自娛、釜甑生塵晏如也、有女一人、嫁大坂書商某氏、（其嫁衣嚢以紙子製之、其衣今尚存某氏云、）所著有大雅堂画譜、春齋折甲等、貸成晚年托佛事謝世事、有一僧持戒勤經、貸成慕其隱操、夫妻往見之、隨喜念佛、貸成已歿、月峯等沽其遺物營叢祠乎東山雙林寺中、號大雅堂、寀其平生所奉大悲像云、門人有五岳、凤夜、芙蓉、遂平、僧證覺等、皆能傳其筆意不失家法云、

○伴蒿蹊曰、大雅爲人蕭散、不以寵辱係心、善與物化、不苟合汚志、外類疎放而內實修、與人交謙遜而不詼、簡禮法、略往來、惠而弗望、廉而弗劌、於其取捨與得失恬如也、

○僧六如大雅画像小引曰、文人以書畫著名海內、余嚮以室邇屢相往來、畧知其人、蓋嶔嵜偶俗、隱于画者也、頃有人齎其遺像求題一辭、余欽高風、不揣蕪陋、輙爲賦長句、字々實錄、不敢文飾、文人有知、應博掌於無

何有之鄕、鶉衣蓬髮意怡然、言語近禪形似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截材滿屋纔容膝、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柴野栗山曰、大雅画奇絕、人皆知之、其作字常好怪僻、殆不可端倪也、就中草聖尤妙、飄逸縱橫、毫不失規矩、其造詣之處、恐一代無與偶焉、

○白井士潤曰、元祿年間、徠翁得清人李漁芥子園画譜大奇之、而後十竹齋、佩文齋書画譜、相尋而至、於是、人得見王黃、倪、呉以下清人風格、百川、南海、首唱之、蕪村、大雅、相繼而興、世人始知有南北宗、至竹石、杏堂、介石、雲泉、及南湖、竹洞、春琴、海仙等輩出、南宗一派、大行於世、然於其開拓之功、則宜推百川南海、

○呉必大曰、如元黃一峯、明文衡山類、皆經學文章冠一代、性行高潔、恬名利、其作山水、楳竹、不過自娛、故人稱之謂文人画、吾邦近日、淺學之徒、僅讀清人一二畫譜、輙寫山水、或陰鬻器玩、奔走東西、以求細利、用心如此、傲然自稱爲文人畫、是何意邪、

○安積艮齋曰、大雅爲人、纖毫塵垢、不以溷其懷、而濟之以江山之助、故奇致坌涌、雲烟遶腕、氣起於五采之外、而韵發乎六法之中、有不可勉強到者、至富士圖、則、

時妙卓絶、石破天驚、實曠古所未有也、又曰、襟度蕭散、
土木形骸、盤礴得喪、都付度外、有猶叔夜、阮仲容之風、
臥游鎖談曰大雅慁一門生贋巳畫終身不齒、然在
今日則世多贋畫無過翁者此雖盛名所使然、抑亦有
由也、東坡嘗見李白集中多偽撰歎曰、太白豪傑、語不
甚擇往々有臨時率然之句故使庸妄敢爾、若杜子美
世豈復有之邪、余於翁画亦云、
○賴山陽題遺愛卷曰、雄擇甫與霞樵翁善、翁没後書
畫器玩、散落人間而擇甫購獲其硯、爐劍、杖之類凡十
品、倩工縮寫其形様絲毫不爽、題以大雅遺愛又収其
印章為譜、附卷尾云、
○或云、貸成歿後、門人與其族人謀、沽却遺物人愛其
為人、爭購求之一研之價、至數十金竟得數百両以柴
栗山相知最篤請碑文栗山、栗山曰、吾文不能使大雅
不朽無已則有一策焉、以其金建大佛於大津驛題曰
大雅堂佛則不朽矣、其人不可、栗山曰、然則吾當撰文、
尚有一策焉、貸成平生心事如彼而遺金多如此、必不
安建碑之費、數十金可辦也、以其餘分與京中貧者文
中詳載其事是亦必不朽矣、其人亦不可、而托僧蕉中
撰文、

○又云、大雅画高格巨眼、自然悟入、終至超越羅漢科
然其筆不用破墨專用潑墨潑墨宋以來北宗得意、而
破墨南宗妙搆也、池翁竟在南派而用墨却多出北派
而其作大抵以率意成、不拘法局所謂無法非也、有法
更非也者矣、雖然、當時非此巨膽則虎視上國不能開
創此業沉芥舟云、郭恕先、黄子久、方從義之徒、相傳皆
屬仙流大雅亦類此者歟、雖不入南宗正格興到則不
擇筆墨一氣呵成、是所以為大雅也、
○栢木如亭觀九霞山樵畫山水歌曰、六法舊傳自西
方近學宋元遠學唐、屏障對軸皆故事、僊佛鬼刹多呉
裝就中神妙誰尤顯、明兆雪舟古法眼、人間猶有縑素
存丹青精妙何待辨、荊關董巨世落寞、賞鑑好事重鉤
勒、不知筆墨在渲淡山水却於南宋略、九霞山樵筆端
鋭、痛斥院體欲救弊、卓然獨立鴨水上、高奉黃倪成絶
藝海内學者多依之、北宗衣鉢漸欲衰、淺絳水墨竟增
價、画史誰復買臙脂煙客廉州彼有類、天生巨士不虛
費須把九霞當二王從此東方尚士氣
○長野豐山曰、嘗在京師屢遊東山過貸成之故居老
松脩竹、嵐霞澄鮮、烟雨滅没之際、想見其解衣槃礴之
狀未嘗不冥然神契也、夫画小技也、然非必與道謀者

未有能詣其妙、觀貸成之畫其縱橫揮灑、機無滯礙一邱一壑、自胸襟流出、要宜求之筆墨徑蹊之外、莊周曰、道也進乎技矣、豈不信然邪、

○緑浦漁者曰、百川、南海倡首之功、雖可稱猶陳勝之於漢、二牧之於蜀、故今以貸成冕首、且如清人歸化、及入峪崎陽者、姑舍焉、一從吾所見所好而已、

又曰、貸成不怨弟子某之贋造師画者、而不忍所知商家僮奴之失脚落魄、自典衣服書籍而救之、有此取捨、可謂有識量矣、誰謂貸成痴絶、是所以画品之高遠蕭散也乎、



○十一

○大雅堂年譜　略抄蒹葭堂稼鎌所藏、

享保八年癸卯五月八日生　父嘉右衛門　母某氏

十三年　六歳自是歳至十二歳受書法於三条通寺町清光院淵清、淵清者養拙流也、讀書於同寺門前草庵、

十五年　八歳、傍從薩摩人山名主計潜龍受書法、亦養拙流也、

十九年　十二歳、就綾小路鍬屋町通内藤靜所讀書一年許、

二十年　十三歳、從三条桁樞王院寺内、清光院一井習書、齋出養拙流書家也、此時取井字字曰子井、故有池之子井印文

元文二年　十五歳、從友人望月照溪慫恿學漢畫、倣八種畫譜、畫南宗畫於扇、開一市於三条堀口賣書畫扇

三年　十六歳初訪柳里恭

寛保元年　十九歳、與高芙蓉結交

二年　二十歳、移居聖護院、改名勤、字公敏、號九霞、又大雅堂、稱菱屋嘉右衛門

寛延元年　二十六歳、蒹葭堂來訪

二年　二十七歳初登富嶽、遊東都及松嶋等



三年　二十八歳、改名無名、登越中立山、遊加賀

寶暦元年　二十九歳登白山

二年　三十歳、詣熊野、初訪祇園南海

三年　三十一歳、受畫法於南海

十年　三十八歳、六月二十七日、再登白山、戸隱山淺間山等、又登荒所山、富嶽八級

十一年　三十九歳、六月十八日、又登富嶽、七月六日歸洛、登秋葉鳳來寺伊吹山等

安永五年丙午　五十四歳、四月十三日、罹病歿、千葛原草堂、葬所岡淨光寺

○十二

○野呂介石

野呂隆年字松齡、後改姓名、摹五隆（晉書何準傳、準高尚兄充爲驃騎將軍、勸其仕、準曰第五之名、何減驃騎、準兄弟中第五也、按介翁亦五子、而其志高尚、偶讀準傳、有所感、以爲姓也歟）、號介石、又有十友、矮樸、四碧道人等號、紀伊國和歌山人、少師黎山玉洲、入京、學大雅堂、又清人伊孚九、嘗聞大和談峯藏元人黃一峯天池石壁圖、詣社僧某許、請一觀再四、寺僧許之、介石大喜、模一本歸、後常倣其筆意、頗有所悟入、先是、觀京師並岡一僧舍居焉、有終焉之志、俄本藩徵爲畫局、公覽其所畫那智山圖大稱之、擢四碧字賜焉、自是、號四碧道人、晚遊熊野、歷覽其峯巒谿谷之奇、極力模之、自是多製疊嶂複嶺、峭拔高遠圖、筆力清潤、位置渾成、大造眞妙、介石每有問畫法者、輒書王維山水訣以與之云、老而精神不衰、用意深厚、腕力益勁、亦工書、名重藝林、文政十一年戊子歿、年八十二、子介于、名隆忠、有畫名、姪名訓、字翼卿、號杉廬、又槃溪、以詩顯焉、有杉廬詩集、弟子萊徵、有竹、僧少林等、共有名于時、

○賴山陽題介石絕筆曰、介石翁爲其感坂上生作歲寒三友圖、獨樸有題款、未及杉竹僊、余補塡、曰、翁在時



〇十三

以予爲海內不易得之知己、有以證之、嗚呼、余時雖作画非能點染、何敢謂知翁筆、翁筆有他人不能擬處、雖無題著、可望而知、名題數句返之、其詩曰、石翁描石遜描竹、竹石相偎太有情、記得留吾竹深處、烹茶石上聽秋聲、而林杉樹翠沉沉、老輝交柯翠色深、不問龍鱗成與否、忘年曾契歲寒心、又題畫山曰、石翁皴染貌屏顏、品在倪迂范綏間、南海出來多秀絕、不知粉本是何山、

竹田曰、讚人竹石、紀人介石、名最著世、目爲二石、然其所作不同、竹石以駘宕蒼潤爲主、介石以疎逸高淡爲宗、余於二石各有所取、



〇十四

○詩佛題介石老人所寫王右丞畫訣後詩曰、學畫猶學僊、煉丹不如煉神、與有丹砂萬斛、要無一點俗塵、介翁所画畫訣、盡摹一神丹、神丹三十六種、煉之存於其人、

○臥遊錄談曰、禿樹蕭疎、茅亭幽寂、妙得迂翁三昧、讚人張熙善山水、號竹石道人、世呼爲二石、然張有此韻致、而無此蒼勁、將無同、至其弁稱愛石、所謂藺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而實不相如者也

○潄芳閣書画記續篇曰、余尹京兆日、得第五隆所模黃公望天池石壁圖絹本、其外簽隆自識曰太痴道人

姓黃、名公望、字子久、別號一峯老人、元朝名画四大家之一也、元朋以往、準繩其画者、不可枚擧而得筆法者、亦以爲寡、或摸形、或擲奇者、猶以燕石比和璧之類、啚足信哉、明清絵事專盛、猶是、況於我邦画學者不見黃之畫品者乎、余也、夙志欽慕黃畫、嘗以捜索、而未得見之、居常以爲憾焉、適有和州談山之支院、千手院所藏天池石壁圖、曩時平安高孟彪與圓山應擧相倶到於千手院懇求謄摹、以爲海內無比之珍祕玩自誇、余屢乞孟彪而借獲一見焉、卷舒數回、其画位置得宜、筆力深厚、庸工非所得作、然皴法稍覺有俗韵焉、得親觀其

原本遺懷不歟偶有交友浮屠泰舜之在豐山感余篤志、百方周旋、而紹介山副某者就談山長老切索卒得所貸、今茲三月、詣根來寺序次、自攜以到余齋、余也欣然展觀、則獨皮之所謂、海內無比之珍也、峯巒草樹、一丘一壑、悉盡造化之眞態、殆如步於天地石壁絶勝佳境中、千狀萬態各異、其趣神韻高尚不可言、嗚呼、始識黃之妙手、後人之不能追企、而始以爲稍有俗韻撲者之粗、以石擬玉之類也、乃再拜燒香、敬摸謹寫、若其筆勢深妙、非吾輩之所企及也、子久爲此圖時年七十有三、余齡亦既六十又四、縱令假十春秋習學不止、亦

不能十之得一也、裝成檟藏、以祕玩令後之學黃之徒、觀此摸本知余苦心、文化辛未秋七月第五隆識　取意飾文

如其摹筆實棊精透、隆之山水、畢用此法也、

○緣浦漁者曰、東坡詩云、吾自山水窟中來、猶見此山厭不足、紀富山水不減蜀地、翁平素所養可知、況得觀黃太痴天池赤壁圖、是所以其画之成上乘也歟、

○釧雲泉

釧就、字孚、號岱就、又有雲泉、六石、磊磊居士等之號稱文平肥前島原人、其先世爲武弁士、幼從父游于長崎就清客習字、頗通漢音長善給事夙奉南宗山水殊妙、深究雲林之筆意、又私淑董北苑、王麓臺風韻淡雅、出於塵表、父歿孤劍涉歷山陽、南海諸州、其在讃岐也、與長町竹石討論畫法爲莫逆友、又遊京攝間多年、後來江都與龜田鵬齋、大窪天民等親善、晚挈家適北越途經白川宿一士人家、士人厚遇、留數日、雲泉曰出釣不作畫、士人曰、所以留君者、欲請畫耳、垂釣何爲、雲泉明日拂衣而去、僦居于新潟、當此之時、技益進矣、來乞其者、日多一日、雲泉之名、遂大著乎北越、故世人或以爲越人、性孤峭嗜酒好茶、又有潔癖、是以割烹汲瀹、非手自爲之則不食、嘗寓中山道本庄驛、驛距利根江十町許、然每朝到利根江盥漱、并汲茶水歸、以爲例、一日不懈、其漫游有兩筴、一收畫具、一藏漁具、一日作畫、一日爲漁、以自娛焉、遊行散步、亦必攜酒器茶具而行、其作畫、意思盡、則投筆而起、飲酒喫茶、從容自適、意匠經營、否則或周年不下筆、以養其神、意興到一揮立成、審其所爲、固與凡工奔走名利中者異撰、當其作畫飲酒、有

俗客到則睨視不與接言、擲筆投盃而起、富貴人索其、則、不肯與之、人以爲傲僻、而畫品之高孤蕭灑、實源于此、文化八年秋、應人招適于出雲崎、罹疾、十一月十六日歿於客居、年五十三、（葬于泽法寺）有男曰越兒在越後所學也、平生非知名士則不共通交、海君玉、濱田希庵等、最知音云、雲泉重友誼與知音別飲泣、再會則喜色欣然、出天性而毫無矯飾、弟子備後櫻謙藏、越後倉石米山等、傳其筆法各稱於時云、

○賴山陽論畫詩曰、溫岳山前一釣師、時拋竿箐弄除槃畫毫輕妙君休怪應得蜻蜓立釣絲

○如亭題畫詩曰、有此畫來無此法、望知亡友老雲泉、所憐世上無眞眼、了使生前不直錢、

○詩佛題雲泉畫山水詩曰、行李同爲虔嶺人、看來多少碧嶙峋、卽今畫得經過處、唯怪久吾求向眞、（自註、雲泉與余同遊、信、）

○田能村竹田自畫題語曰、舟到雲泉山下、聞畫師雲仙生長此地、問之里人、無有知者、感賦七古一篇詩曰、吹笛咏詩黃大痴、董北苑後眞畫師、維吾東方受衣鉢、雲仙子外更爲誰、阿婆灣在兩肥際、曉買瓜皮來鼓枻、便自雲仙山下過、冬霽却浮於秋霽、山鍾秀氣碧鬟顏、

大石小石坡陀間、疎林幽草夕陽淡、分明一幅見廬山、憶子此裡獨堀起、煙雲滃欝洽骨髓、赤脚提毫天下行、不敢王候置眼裏、萍踪流轉酒樽前、西海濱生北海死、如今十里蠻煙寒、幾叢蟖舍擁村市、居民說山有雲仙、不知邑有雲仙子、

○臥游鎖談曰、壬寅春、京都鐵筆家木村生、來寓我關戸驛、余往訪之、酒間見壁上有此畫、驚嘆曰、彼邦人、彼邦人、就諦視其名款、即肥前人岱就所畫、又大驚、本邦自古畫手非少、而南派臻妙麗々、大雅堂三両人耳、今又有若人、驟見疑彼邦人所作、不爲無眼矣生云、三原



○十九

鈴木清太夫所貽、清太夫風流善和歌、吾至友也、詩有之、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況人與貽而美乎、生珍藏可知也、

○綠浦漁者曰、臥游鎖談載、當時雲泉與鈴木芙蓉曾同遊于越後、人爭索芙蓉画、而雲泉殊寥寥、在今日則雲泉名轟於海內、無說芙蓉者、容臺集載、呉仲圭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画者甚多、而仲圭之門闃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和漢事固有相似者、可謂蓋棺論定、世之役役徇流浴者、果何益、是非特画人而已也噫、

○長町（俗爲長、又加町稱張）微、字琴翁、號竹石、讚岐人、賦性磊落、嗜畫玩世、初學建孟喬、及南蘋沈氏、後大變其格、其作山水駘宕蒼潤、雅蕭淡遠、嘗遊浪花、與木村孔恭交、觀其所藏古名蹟、大喜、竟與訂友、倶謀、廣購求古書畫、故至今古書画之多、以讚爲最、享和三年癸亥來江都、畫名大起、與詩佛親善、雪齋增山公聞其名、自作竹石賦贈焉、自是以竹石爲號、明年歸鄉、未幾而歿、當時與介石、愛石、有三石之稱、

○竹石淺秋詩曰、秋淺桂花猶未香、碧梧葉落夜初長、



○二十

滿庭風露吟懐爽、占得閑窓一味凉、

大窪詩佛贈竹石道人歌曰、竹石道人酒中仙、醉後揮毫妙到神、人人相見唯驚愕、知者纔見而三人、世人所見以形似、道人所貴在神理、世間無復九方皐、誰識青驄與緣耳、千里來遊關東州、憐君與世風馬牛、磊磊落落性所賦、風流之師俗人讎、莫愁海內無知者、我唯知君君知我、二人相知已有餘、相得人間醉因果、醉鄉有地萬頃寬、亦無禮法亦無官、盡日陶々有何碍、不比世間行路難、世間豈無能画士、誰居相忘醉鄉裡、醉鄉之裡可相忘、瀟灑誰如竹石子、

○滕谷哭竹石詩曰、同社結交三十年、溘然何計向黃泉、知音隔世人琴失、遺墨留神姓字傳、酒癖知君多作崇、詩痴愧我尚成顛、恍然一夢身如覺、又被昨遊來現前

縱浦漁者曰、世稱介石、竹石、愛石、爲三石、而以余觀之、介石第一、竹石次之、愛石則全然摸倣大雅、恐屬優孟衣冠、竹田稱二石不及愛石、可謂具眼

田能村竹田

田能村孝憲、字君彝、稱行藏、號竹田、有雪月書堂、補拙廬等號、豐後竹田人、岡藩醫員碩庵次子也、幼好學嗜詩、藻思秀拔、年二十三、轉儒員、游學江都、就古昔陽、岳東海等、專攻經義、傍受六法於邊蓬島、及淵樫園、又學谷文晁、在江都僅一年餘、而歸鄉、先是、唐橋世濟撰豐後地理志、未脫稿而死、藩主命竹田及某續成之、書成、藩主進呈幕府、幕府賞二人衣物、未幾游肥後熊本、後入京師、就村瀨栲亭問業、居二年歸鄉、年三十八、以多病辭仕、藩主更賜養老俸、許自便、自是不復講經史、風雅遊優以書畫爲娛、數遊京攝而不好泛交、特與賴山陽、篠崎小竹、小石檉園、雲華上人等締交、常以聞香喫茶消閒、又刻意詩餘、撰塡詞圖譜、其畫崇元格、最尊信王叔明、近取法清人山水、四君子等、皆清奇可愛、索畫者滿門、轍財成山、嘗著山中人饒舌、痛貶俗畫、其持論曰、方今畫史務取悅於俗人、不能學古人意、作遁辭曰、地之相距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亦數百歲、欲作趙、王、倪、黃、其能可得邪、古自有古之方、今自有今之法、學者何泥于古而反于今邪、一人倡之、衆口和之、竟使海內滔滔皆是、可惜可歎、夫今之學書者、不問工拙必有所師

承、遠則晉唐、近則元明畫史則否、從人請求漫然下筆、毫無所考據不知古人規矩何在流弊如此、可勝慨歎哉、又曰、學画者患精神不到、精神到則自家有立脚、初遊大坂有木山人者善畫、觀竹田畫喜曰、我衣鉢可附者唯吾子耳、其夙爲識者所知如此、天保五年病死于大坂岡藩邸中年五十九、（自畫題語予也閱世殆六十年、盖誤其大數也、）所著有塡詞圖譜、山中人饒舌、自画題語、笛莊文集等、子名耜、字駒耕、稱太一、承祿岡藩、養子名癡、字顧絶、號小虎、稱傳太、居大坂、弟子帆足杏雨、有世稱云、



○二十三

○山中人饒舌曰、今日画有二派、一曰元信、有墨而無筆、一曰雪舟、有筆而無墨、徂徠、東涯、盤山、廣澤、諸公字今人竟不能作、百川、淇園、大雅、蕪村、諸翁畫、今人亦不能寫、百年前書法画理、不能若今日之考究精博、畫力無遺也、而今人却不能及、愈詳而愈降、益工而益俗、有稱漢画者、亦分數派、曰京派、曰攝派、曰江戸派、曰長崎派、一長一短、互有得失、誤左一步、乃陷大澤、學者其能審之於始焉、或云、近來名山水者、京師春琴、竹洞、大坂半江、竹田、江戸麗庄、花卉則華山、椿山、

○又曰、武州俗尚氣節、竹洞論江戸派曰、多霸氣、非無謂也、竹洞尾人寓京師、山水人物花鳥悉有根底、其所底止未可限也、

○或曰、竹洞、竹田之稱霸氣者、專指北宗馬孟熙、寫山、玄對、宋紫石、芙蓉、圭齊之流也、然關西亦不能無霸氣、雪溪、玉蟾、敬甫、蕭白、岸駒之徒、是霸氣之小者、如四條派末流、輕佻浮薄、是亦大弊、與東方之麁厲強橫、在難兄難弟之間、

○饒舌曰、謝壁制不尊雲林、近人王覺斯亦同、曰尫羸病夫、奄奄氣息、甚哉、其言、然近日士大夫㧞作枯槁筆、高自標榜、廼著曰、仿雲林、嗚呼、此徒不足與較、然知不自量、不啻取笑識者、併累迂翁、



○二十四

○小竹齋詩鈔、次韻竹田題其詩画帖詩曰、君若陽陂樹春華自媚然、又若陰崖竹歲寒節自堅、毀譽與榮辱、淡乎付一賦、塵境雖同处、或疑別有天、一日詠十詩、一詩或累月、不媚今人眼、自得古人骨、風韻若棋花、花殘香不歇、豈容將字句、漫評工與拙、

○臥游鎖談曰、近時畫工、不乏能手、惜少變化、十幅如一、嘗西游見竹田画頗多、各各變異、曲盡其能、實餘子所不能及、

○又曰、竹田叟論畫云、傳彩不及水墨之淡、水墨不及白描之淡、余意未必然、然余亦不尊花鳥過設色者、非

不妍麗、其如少天趣何、故余家所藏、皆不過傳彩矣、近吾友士貞得春琴居士墨画折枝花圖綾本濶幅繡毬、百合、石竹、萱草、薔薇、牡丹、辛夷、海棠、紫花、地丁、凡九種枝花交錯、極其精妙、乃知爲合作、余以其拨素好也、意欲獲之、乃以詩佛老人大字六幅強易之、一日與應擧雙鶴圖、景文紊扈水芙蓉圖弁掛壁、氣韻生動、遠出二畫之上

○淑芳閣書畫銘心續錄曰、田竹田以詩人自居、最善画、吾邦儒人兼善画者、祇南海、宮筠圃、皆川淇園數人耳、然墨画蘭竹、或小景、一時興到之作、絃誦之餘樂耳、竹田、則山水、蘭石、皆與專門之士可以齊駕而並馳、余嘗觀絹本山水冊每頁題詩、其枌遥高隱圖云、深山枌閉戸、閑居不知門外事過了一生、斯人固非有高尚其志之意然看來大是高尚不可企及也、蓋漢魏之簒弑、呉越之興亡、韓彭之葅醢、田竇之移奪、其他一切富貴榮辱、並是門外事矣可謂竹田略傳也、又秋山圖論云、晩秋暮景筆乾而無彩、墨濶而無澤、狀出山瘦樹老、水落石露、屋宇岑寂、漸將慘澹如雖者爲得、余嘗謂、竹田画脫烟火之氣所惜

○綠浦漁者曰、竹田仕藩之人、年僅三十八致仕、養痾、

出處幾類賴山陽宜乎交情至厚、山陽脫藩後、外史諸書完功、竹田仕途中豐後地理志成、則其事業亦同、岡侯給養老俸使成其志可謂知造才之方焉、得如侯者使天下文士、各從其所好所長以有成就噫、

○又曰、竹田以全力作悉畫雖寸絹尺幅皆無不然、終身無爲市作者其畫價之所以貴高在此、

浦上春琴

浦上選、字伯擧、又字十千、姓紀氏、號春琴、又雖庵、稱一郎、備前人、父玉堂、岡山新田藩士人也、雅解音律、最善彈琴、又涉詩及繪事、讓家兵右、飄然携琴與二子客于江都、後漫遊四方、以歿云、文政三年九月四日歿、年七十六、二子長卽春琴、次遜字秋琴、秋琴、以音律仕會津侯、伯擧在江都學画、後移居京師、常歷覽天下名山勝區、閱名人巨匠之所畫、又多収貯諸名蹟、明陸應陽詩卷、最所珍藏云、其畫私淑董北苑、黃子仇、作山水穠郁豐潤、兼長花卉翎毛、傍工詩文書名著當時、於是本藩欲祿之、堅拒辭之、常好講莊子、爲人才氣鋭敏、每飲酒濱、平語、彈琵琶滑稽善戲、往往解人頤、與頼山陽交最深、伯擧最重友誼、其友柏如亭、客死京師、無人葬之者、伯擧自鬻筆硯書帙、經理之、弘化三年五月二日歿、年六十八、所著有論画史前後編、詩文若干卷、義子春圃、弟子僧霞山、稲垣子復、熊坂適山等、亦皆以其技顯、而烟村最爲能手云、

○春琴浪華港口觀打魚詩曰、割爲銀膾煎爲羹、歡笑維舟呼酒飲、平生喜畫漁家樂、一幅新圖爲此行、

○小竹紀春琴來寓持明院、賦寄詩曰、南州秋暑尚蟲蟲、手熱汗蒸斗室中、數局描棋難竟日、半窗疎竹豈生風、近聞盤礴描僧壁、方想淋漓奪鬼工、餘興爲吾能一揮、江山谿處着漁翁、

○臥游鎖談曰、春琴居士精於山水、幾與林竹洞頡頏、而花卉更超、嘗見數幅、精采生動、如應擧、去其[illegible]工緻研麗、如棋逸、去其鄙、可謂具美、

○又曰、嘗聞織婦年過四十者、其所織必少潤澤、先是、屢觀春琴画、皆其晚年作、但是少壯所寫、巧拙姑置、較他画殊滋潤、不知画家亦如織婦否、

○綠浦漁者曰、玉堂翁好琴如命、夙脫仕籍、携琴與二子漫遊四方、其事詳見于碑文、可謂小伯牙、惜乎、不得子期而長逝也、雖然二子繼志、各以其所得、表見天下、其亦可以無憾、

中林竹洞

中林成昌、字伯明、號竹洞、又有大原庵、東山隱士等号、尾張人、爲人靜清寡欲、不樂紛華、初師山田吉夫學畫、或曰、從神谷天遊問畫法、好作山水、氣韻高古、筆墨老蒼、夙有重名、名蘐屋有巨刹、曰大光院、舊藏雙幅一王元章画楳、一李足齋畫竹、人所艷稱也、竹洞與楳逸共往觀之、互取楳竹爲号、徙居京師、一貧徹骨、坐無長物、室如懸磬、処之晏如也、好摸元明古畫、自成一格、其作画、未嘗杜撰、必有所原、工於山水、其摸米法也、圓轉秀潤、晩學孔石村輪郭細勁、作皴多用渴染、而遠韻渾穆、深得古人風

○二十九

骨、花卉亦氣韻超脫、最工楳竹、與春琴異曲同工、一時稱而大家、賴山陽最推服其爲人曰、溫雅深樸、爲我交友中第一人物、所著有竹洞山人画稿、画道金剛杵、融齋動植画稿等、嘉永六年三月二十日歿于東山眞如堂前畫堂、年七十八、子竹溪、弟子大倉笠山、今大路悠山等、最稱入室、

○賴山陽曰、寫山之手、推林紀二家、而林每爲厚重紆餘、紀則喜作欹側隘狀、蓋林沉靜簡默、而紀銳敏滑稽百出、故畫各如其人、

○又題其仿十二家画冊曰、南北分派、在今日不啻氷炭、不知昔人自有兼有兩派、在元曰子昂、在明曰伯虎、是已、二人手腕、並極其道利、而無粗硬勁捷習氣、是其所以入賞鑑也、蓋文人之極精緻者、故雖究能事、迄無匠氣、竹洞此圖、妙得其工隱文媚之趣、

○又曰、竹洞山人作一画、未嘗杜撰、必有所原、而以意變化之、錢叔寶其家藏、故此帖列諸名家、而終摸及之耳、諸家皆閱其法、而未觀其跡、或得之傳摸者、至於錢則几榻間、常々展觀、故最見精神融通、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

○画道金剛杵曰、五十年來、南画大闊、山水、則八仙、大雅、彭園石圃、人物、則玉蟾、春屋、花鳥、則柳里恭、熊斐等、最爲能手、

○三十

○又曰、浪花畫多市氣、關東画多霸氣、京師画失輭弱、地勢使然也、

○又曰、清畫之下者、似畫中鄉原、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萬臯、是畫之悟道也

○又曰、今人動稱大雅、蕪村以余觀之、蕪村不如大雅遠甚、畫中有輕佻氣、大害正法、決不可學者、

○梁星巖竹洞山人畫竹歌曰、竹洞山人胸壁立、中瀰萬斛古煤汁、吐向席上生淪雲、但聞雲中啾啾鬼神泣、

須臾雲散見貧當元氣淋漓滿箋濕、君不見昔日老可守陵州州竹入手走墨虬同時東坡師其法後來倣之有丹邱山人所師仰誰法笑曰唯心是師不他求嗟哉近世画工率巧黠百方衒賣利豈謀、豈此清風以醫俗工俗山人笑而揺手休休休、虛心其誰能到此、山人山人

人 奐興儔噫孍山人山人誰與儔、

○臥游鑽說曰、余所藏竹洞考人畫、層巒疊嶂圖、雖宗黃一峯亦能自行胸臆精勁遒密、乃知為合作若布置之際、少加磊落便是畫中最上乘、大雅堂不足畏也・

○綠浦漁者曰、賴山陽謂、竹洞為人端正、一事無所苟、吾交友中第一、然其画市價下等、豈韶蔓之音不入里耳乎、不可解也、猶韓文遇歐陽公而顯焉余扶目待之

○三十一

岡田半江

岡田肅、字子羽、号半江又有寒山、獨松樓等號稱宇左衛門洞津藩士人也、父名國、字子彥、號米山人稱彥兵衛性和易、與物不迕、書画不甚工然率然天趣、從肺肝出、可觀與玉堂友善、風趣亦相肖、好五言詩淡逸可誦、子羽為人孝順、幼從父學画、少崇南宗善山水又有名書、及詩文年四十三致仕、住大阪與小竹、竹田等親善來往、罷匿當客撮日、稱其技以為海內不易得友罷庠於山水、負重名如顧若周故許可絶少、而推重至此、則半江所造詣可以觀矣、弘化二年乙己（一云、天保十四年癸卯、）四月十日歿、年五十、子名實、字寸龍、號九茄亦善畫、

○小竹散人哭半江詩曰、仕官中年罷、丹青晚歲專、風流能肖父、解脫恰如仙、家已兒孫保、名方遠近傳、訃音吾淚落、竹馬五十年、

○綠浦漁者曰、閱小竹齋詩抄有半江既移京邸賦贈作内有三十年來服孝順句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余謂厚人道即厚画道也、亦可以定其画品也、

○三十二

雲烟所見略傳次目



雲烟所見略傳下

北總　清宮秀堅纇栗編輯

渡邉崋山

渡邉定靜字子安、又字伯登、稱登、（登舞田原侯所賜云、）号崋山、晩号隨安居士、又有昨非居士、金曦居、寓繪堂、全樂堂等之号、田原藩士也、少治經學、兼善繪事、特邃畫學、性恬澹不汲汲名利焉、所得潤筆、措之几上、經旬如設、遠識泛愛、事雖細微必加察焉、凡名一技一藝者、雖庖丁漆工之類、一面必登簿以備異日之用、時昌平日久、武備殆廢、伯登深憂之、且聞洋夷漸強大、慮其有不虞之變、



日夜講求海防策、當此時有一僧、私建植人無人島之策者、獲罪、伯登以嫌疑連坐、縛致訟廷、幾如逮盜賊、伯登深愧之、詳陳其寃而事得白、特以其所著鴃舌小記語涉誹謗、有命繫獄、尋拘于田原伯登家居、日以摩再背掃園庭、爲課業、怡養無所不至、時母氏外出、自調理蔬菜常倚戸待之、與妻子團欒以承歡、有一生囑画、伯登画每日行事贈焉、又製萬國旗章圖以示傍近小民以備緩急、其意在報國、而或以爲有異圖、又弟子半香察縲絏中巨費、欲鬻書画義會補之、其事傳一藩、訛言坐屏居不慎、其罪不測、或密告伯登、伯登懼復累主家

割腹以死、年四十九、預作画遺親戚朋友以爲永訣、前一日作晉生邯鄲夢裹圖自喩、謂吾爲君計而不忠、爲親計而不孝、自書墓表曰、不忠不孝渡邊登之墓、是日毋氏怪伯登久不見、使婦視之、婦登樓則伯登既死、鮮血糢糊、婦大驚、報之毋氏、毋氏視其貫喉而伏、怪曰、登何爲不割腹而貫喉、如婦女子死狀、已而解其衣帶撿其屍則襯白衣、先割腹、而斂衣襟帶約之、然後刺喉也、毋氏曰、眞吾兒矣、寔天保十三年壬寅十月十一日云、華山極精鑑識於画、最長人物花卉鳥獸、晩學西洋法、以作肖像、宛似其神、常尚氣節、墨竹詩曰、鄭老画蘭不畫土、有爲者必有不爲、生來寫竹似蘆葉、不作鷗波無節枝、嘗謂門人福田半香、椿椿山等曰、本邦所傳、漢人名畫、眞跡絶少、余所目擊、雲煙則王石谷爲第一、花卉則南田惲氏爲最、雲煙佶之所長、花卉窮之得意、則亦宜各從其性所近、咸就其技、後二子果各擅其所長云、所著鴃舌小記之外有同或問、愼機論、一掃百體等、弟定固、字季保、号如山、稱五郎、亦善書畫、華山長女適人、次名立、字伯強、稱一學、早死、次諧、字紹鄉、稱舜治、号小華山共從安井息軒先生學、門人椿山、半香、琴谷、竹逸、莆川等、各擅名於時、年譜詳記先生行狀、則略傳宜省却、而但雞肋不忍割愛、存以適他傳体

○三

哉、

○藤森淳風題華山蟲魚画冊曰、華山老人奇士也、終遭奇禍而歿、人常悲之、顧不知其憂國憤世之心也、此帖藏在足利須永竹溪家、所画蟲魚十三頁、皆入妙品、係以小詩亦十二頁、審其辭旨、蓋有憂憤之意假游戲而發洩之耳、嗚呼、先天下之憂而憂、彼所謂豪傑之士也、豈唯其書畫可傳而已哉、觀了慨然久之、乃書、

○大橋訥庵曰、華山軀幹雄偉、音吐如鐘、其作文援筆立成、平生長鋏短袴、不識者以爲武人也、嘗與余同訪某氏閱西洋地球圖、華山嗟賞不已、自午前至晡後、凝視諦觀、不喫飯、不飲茶、點燭而始止、又聞諸其家人、華山坐一室讀書、至半夜遇得意處、則呵呵大笑、若與人談論者、家人爲常、而不怪、眞奇士矣、

○鹽田某曰、歲己亥、渡邊登著愼機論、鴃舌或問小記等、論諳厄利亞事、語涉誹謗、繫獄終歲、嚴譴幽於其邑、嗟、斯人而爲天下之罪人、豈不傷哉、詩云、鄒陽曾上獄中書、慟哭賈生空謫居、方朔依然隱金馬、茂陵憔悴病相如、

○或曰、華山号初書華山、後閱陸放翁詩、華州不見華

○四

山他州却見華山句大喜、自是華字加山字書華山云、

或云、登字有關係於山、故号華山耳、非有他義也、

又曰、伯登幽居讀易謂、六經中易說時處位最詳、他經所無、又熟看論語數囬謂、論語一篇、實孔門寫眞、殊如鄉黨篇則孔子行狀傳神、最不可不敬讀也、又自謂令聞廣譽、畢竟招禍之媒、余不欲聽、惟得與慈母妻兒團欒送餘生幸甚、

○華山幽居詩曰、濤聲澇湃繞孤城海國暄寒陰又晴、畏濕蝶衣困露葉乖乾蛛網撤檐楹樊禽何學豈于

舌、池水怡如魏野淸三歲一經榮樂地、寂寥宜以送餘生、

○複嶺重雲絕仄期、中襟鬱鬱有誰知、一花零落豈無數、百鳥和鳴如感時、送蕨隣翁愛幽獨、折花野老慰愁眉、櫟才雖沒驚人句、滿胸隱憂杜老詩、

○綠浦漁者曰、孔明學申韓而爲漢以後第一等人物、安石雖緯經術不免爲小人、故人才未必在其所學、而顧其心術何如耳、近日如某氏則學王陽明而爲亂民、伯登爲國家講洋學而竟罹異學造言之罪、亦可悲也、如作画全屬餘事、雖然、自有伯登以來、關左之畫風一變、則不得不曰之曠世偉人、

華山渡邊先生年譜

先生渡邊氏諱定靜、字子安、又字伯登、稱登、（登稱、田原侯所賜云、）号華山、其堂號寓繪、後改全樂、田原禁錮之後、自號隨安居士、其先田代氏圖書者、仕越後家、食祿八百石、圖書子定重、稱權右衛門、辭仕浪遊、與旗下之士岡部主稅者親善、主稅與田原藩有姻婭、因以其薦仕于田原侯、土佐守康勝賜祿百石、俸五口、有故稱母姓渡邊氏、貞享四年歿、定重子某、稱市兵衛、嗣家襲父祿、仕于備前守康雄、某歷取次寄合、後遷爲留守居、某子定泰、享

保七年壬寅八月、嗣襲父祿、歷仕出羽守康雄、備後守康德、自留守居進用人、寶曆元年退老、男主鈴爲嗣、明年壬申七月十八日、主鈴病歿、是歲八月十三日、定泰亦歿、以遺命請養平山氏子定延爲子、以定泰女配焉、定延本平山氏、鄉右衛門直時次子、寶曆二年壬申、以君命繼渡邊氏、給俸五口、歷仕備前守康高、備後守康之、定延無子、養其弟定通爲子、

定通字叔澤、稱市郎兵衛、号巴洲、平山直時第三子、定延弟也、安永八年、歲十五爲定延養子、來于江戶、受學鷹見夾牕子（名允、號星皐、本藩大夫、）家貧不能購書、手寫易、詩、書、

禮、及春秋、左氏傳、其他數部、且寫且讀、
寛政四年七月二十三日、定延病死、定通爲嗣、給十五口、

五年癸丑 九月十六日、先生生於半藏門外田原侯邸、數旬不開目、衆以爲聾、試打其背、忽然豁開、

六年甲寅 二歳、先是、父定通移居巢鴨邸、毋河村氏、負先生在巢鴨邸門外、時根津新幡通院某和尚、有道德知識之稱、適過其門、毋氏抱先生問痘輕重、及畢生事、和尚曰、此兒成長後、必成名於天下、痘非所患、所患、或罹奇禍耳、後果如其言、是歲冬、以父爲留守居、從移居半



藏門外邸、

半藏門外邸、有噴水井、邸中兒、常相集皆爲水戲、先生不肯爲、其餘竹馬紙鳶等、一切兒戲、無所好、人以爲不慧、年七八歳、途遇牛車、誤觸墮小溝、祖母大驚、呼之、伯登徐起、應答、絕無遽色、人期大器云

七年乙卯 三歳、備前守泰友、及其夫人寵之、常在内廷游戲、然鎭靜殆如成人、

八年丙辰 四歳

九年丁巳 五歳

十年戊午 六歳

十一年己未 七歳

十二年庚申 八歳、爲世子寵吉伽衾、每日巳出午退、未出酉退、雨則簑笠來往、未嘗怠惰、以世子好謡曲、亦習之、

享和元年辛酉 九歳、十一月十日、父定通爲側用人、兼物頭、加賜俸數口

二年壬戌 十歳

三年癸亥 十一歳、父定通兼巢鴨附、巢鴨即備後守之邸



也、先生辭伽衾、六月、從父移巢鴨邸、是歲泰之逝、十月、復從移半藏門外邸、十一月二日、復爲世子伽衾、

文化元年甲子 十二歳、三月、初給月俸十二月二十八日父定通爲用人、

二年乙丑 十三歳

三年丙寅 十四歳、是歲三月十七日、世子逝、七月元吉爲世子、先生爲伽衾如故、七月二十六日、父定通兼世子傅、及奥向用、

四年丁卯 十五歳

五年戊辰十六歲、爲近習賜給金五月、從駕于田原六月
遷都、一日與諸同僚詣淺草寺憩一茶店將去、同僚
令先生投茶錢先生不知錢數衆傳笑之而不知爲其
大器亦在茲也、五月十九日、父定通爲年寄加判加役
料六年己巳十七歲、主君爲大番守大坂未幾逝、世子元
吉泰和立、任對馬守以其年少父定通傳之如故、更有
敎授之命先生爲近習如故、先是、先生立志治經、其友
高橋文平曰、君之父常抱病痾弟妹皆幼、聞毋氏夜臥
無衾裯子欲爲儒、其志雖可嘉、如全家窮困何、因子性
質誅之、不若學画以濟其貧窮先生於画出天性幼時
所揮灑自然有趣、文平故云、會星皐廬見翁亦勸之、廬
見翁者嘗授讀先生者也、於是從文鏡平山直貝文鏡、本藩
士人、文麗、加
藤矣門人云、學畫、又從宋紫山紫山殁、歷受金子金陵、
谷文晁、諸老又從佐藤一齋先生問道、其學画也、就毋
氏請紙、毋氏僅出錢十六孔買紙數葉授之、先生奉事
君親之餘、讀書學画、日課寅起、夜課至丑、又画城市燈
籠、及團扇等以爲生計備極艱難云、
七年庚午十八歲
八年辛未十九歲

〇九

九年壬申二十歲
十年癸酉二十一歲
十一年甲戌二十二歲、正月十一日、爲納戸役增給金月
俸而勤務極劇、然公事苟暇、不廢讀書繪事業修拔進、
交道益廣、竟創展覽會互相來往、鑑識亦大進、於是乞
畫學畫者、一歲多一歲
十二年乙亥二十三歲、對馬守初賜謁先生兼刀番爲供
頭十二月五日、父定通以勞爲八十石
十三年丙子二十四歲、春、乞暇養痾、自銘座右曰、古人云、
讀萬卷書而行千里路又欲成一事者、必可省一事第
一在謝汎交俗談第二不成他事寧全己所欲、雙岡法
師既言之、又曰、思成一事宜立法制於是、立讀書課又
曰、作一里山期一月作十里山期一歲大學之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皆有所期、安小成而怠、非士本意又曰、
志描畫醜、心淺画俗、欲去醜俗不如讀萬卷書從是、確
信歐陽公文章三多之言讀書作画益多、
文政元年戊寅二十六歲、十一月、從駕到田原十二月十
三日、遷都、正月十一日、父定通爲年寄末席加役料百
石、俸四口

〇十

二年己卯二十七歳、三月廿日、於浮世小路百川樓有書
畫會、夏免側役、時主君守和田倉門、先生爲番士、
三年庚辰二十八歳、六月六日、爲使番格、增月俸五口、
四年辛巳二十九歳五月、世子橘三郎、自田原來江戸、二
十八日、先生受命出迎戸塚驛、從遊鎌倉、著游相小錄、
是夏、田原大饑、擧邸有節儉令、
五年壬午三十歳、自初春以來、定通重病、乞致仕再三、不
得允、是歳、第僧定意、有故來寓、舅氏河村某、致仕其君、
携家眷數口寄食、於是以所得潤筆濟之、而不給家計、



〇十一

大困、負債亦隨增、先生歎曰、噫、何日得全菽水之奉邪、
六年癸未三十一歳、春、先生按家譜、知岡部爲恩家、就其
家人、告緣故、出入其家、是歳、作書自規、其目曰、一願裕
而親、二願學進画成、經書画論外、不觀雜書、佐藤一齋
先生、本多思齋先生、宜間道師事、屋代臨池、北靜盧、瀧
澤馬琴之博覽多識、清水俊藏、田沼榮太夫之武藝、安
積艮齋、菊池順助之文章、谷文晁、市川米庵、檜山坦齋、
立原杏所之書画、皆爲益友、其他泛交無益、宜以來者
不拒、去者不追、麗之儀容貴簡、飲食貴節、惜陰如金、謹
愼言語、要百事緻密精覈、書記不可草略、斷勿浮躁、不

容易發言、雙慈存在之日、勵精作画、救乏安家、是爲第
一、是歳對馬守逝、橘三郎康明、立任備前守、七月、招同
席諸侯四五輩、使先生座上揮毫、
七年甲申三十二歳、定通宿痾又大動、數乞致仕、不得允、
勉強視事、至五月病加劇、先生廢寢食侍湯藥、以九月
九日歿、葬小石川善雄寺先塋次、定通歷仕備後守康
之、備前守康武、能登守康邦、備前守康友四君、終爲年
寄、配河村氏、（永井大和守家臣、河村彥右衛門女、貞順能事舅姑、安貧持家、教子女以正、先生歿後、撫遺孤、以繼父志、）五男三女、長即先生、次僧定意、早死、三某、稱喜
平、次出嗣堀田氏、（水野伯耆守家臣）亦早死、四某、稱助右衛門、



〇十二

出嗣中山氏、（本多中務大輔家臣）五定固、字季保、号如山、善書画、
爲本藩中小姓、早死、長女爲上野國桐生岩本氏妻、以
孝順爲其領主所褒賞焉、次女某嫁某氏、早死、季女夭、
先生居父喪、哀毀過禮、手寫遺容、正服端坐、朝夕拜之、
未嘗露齒、侯命爲嗣、奪情視事、襲祿八十石、
八年乙酉三十三歳、服闋、以疾乞暇、浴鹽原溫泉、轉路游
于下總、至注子而還、
九年丙戌三十四歳、二月二十六日、爲取次役、時侯守一
橋門、因爲番頭、就松崎慊堂問道、
十年丁亥三十五歳、侯逝、七月世子友信（世子寳康明異母弟、稱鋼藏、康）

友弟四子、卽巢鴨君、有參河行、先生從至田原、留數旬、時以世子多病、有養子之議、先生非之、與諸同志謀、告之老臣、事未決、先生怏々不樂、飮酒連日、有詩曰、相逢日酌高陽客、留連不啻爲海山

十一年戊子 三十六歲、自去歲飮酒取適、言近來踈放爲性、每日擧白、連醉不解、狂簡益甚、貧亦益甚、一擲貴將歸國、求先生畫、先生應以畫楳花題詩曰、世上群葩醉暖風、獨醒佇立寂寥中、誰憐一樹雪霜後、貞固正與霜雪同、是歲諸士相議、養姬路侯第二子康直、立之、任土佐守、康直以好義爲先、爲友信搆別野巢鴨、號巢鴨君



○十三

九月十二日、擢先生爲側用人、兼巢鴨君傅、先生謂老君定左右侍妾制、皆從約束、內廷肅然、老君生母相州人、某氏女也、生老君、賜暇歸鄉、至此經二十年、先生建言迎養之、公使先生物色之、至相模、則既爲人婦、後某氏來謁老君、君賜金買田若干頃

十二年己丑 三十七歲、立日省課目、一寅牌盥已讀書課誦以篇計、背誦若干篇、又冥想昨觀法書名畫、又慮今日所可爲事、一卯牌讀書、或教諭兒輩、一辰牌同卯時或講武、一巳中應人索作畫、數曰、作畫不及模古畫臨古帖技進、然余之困乏、一日不作畫、上虧慈母之養、下欠弟妻之育、如農之田、漁之畋、然、可不歎哉、

一正午公餘同巳時、對客應事、一未牌同午時、一申牌傳摹臨寫隨意、一酉牌任意觀書、或抄錄或作詩、或作文、 八月十四日、有家譜撰集命、先生喜曰、公初政及此事、實公家之幸慶也、先是、享保、文政間、老臣等、有此擧、竟不果、先生先上目錄、

家譜 內室譜 公子譜 公女譜 側室譜 系圖 氏族譜 氏族系圖 家式 家格 家令 家律 式格 諸禮 文例 沒藉 諸臣系譜 田原志 作譜餘錄、通計凡九十餘卷、

天保元年庚寅 三十八歲、正月、奉命至武藏國幡羅郡瓺



○十四

尻、惣右衞門廉忠舊領、訪求遺跡、著訪瓺錄二卷、進呈

二年辛卯 三十九歲

三年壬辰 四十歲、五月十二日、爲年寄役末席、加祿百石、役料二十石、公立巢鴨君長子仙太郎、爲世子、以女爲配、於是、公家血統得因以復、雖是出於公之重義、而先生亦與有力云、先生兼世子傅、

四年癸巳 四十一歲、春公命作譜、至田原、有日記、不一語及家事、巡覽封內、至攀毋、槇坪、訪求舊蹟、問諸傍近父老口碑等、行至岡崎、偶有急務、不果、驟歸田原、時大坂及紀伊賈船、遇颶風、漂着田原瀕海、々岡小民、私其物

件賈人密告紀府竟訴公庭先生周旋弁理事僅得寢小民德之贈金先生不受及再三先生托其理正備緩急用是歲自春至夏天氣不和秋霜太早八月朔日烈風五穀不熟奥羽最甚米價沸騰金一両購五斗乃至四斗十月先生草封事上之公頗該切時諸港閉難信越播州等國群盜蜂起先生憂之欲買米於諸州慮其運路險惡姑喩商賈儲米二百苞以備非常　九月幕府命開墾參河渥美郡海濱斗入之地蓋開墾成則田原城失險土人亦失漁塩之利難爲生活先生大憂之以爲豪農姦商所爲百方周旋請停之

〇十五

五年甲午四十二歲春地方撿查官吏來田原三月侯上書先生草云所得允九月停渥美郡開墾　是歲夏有二川驛助役之命明年乙未又有命舊約驛例不到田原領中鄉村明年侯亦上書曰海岸地備風魚無遑他役乞免之不得允　先生平生憂海防謂海防自知夷情始而夷情非爲蘭學不可得知也於是訪問友人中爲蘭學者畫海外各國帆章旗幟於里正鄉老等宅前皆預知之侯又上書幕廷請春秋閱兵於封內以備非常多先生所獻議云

六年乙未四十三歲侯建預備倉一藩士庶感其意皆運土石獻材木不日落成公書報民倉三字扁之先生亦獻金若干助之

七年丙申四十四歲自春至秋淫雨盛夏著綿衣先生糴米數百苞以爲預備此時一両五斗餘八月烈風大雨歲收大歉穀價驟增至三斗五升

八年丁酉四十五歲公在國欲講救荒策召先生先生一日冒寒伏枕使用人某代奉命且欲上書手攣不能草僅書行庸功三字獻之副以救荒書數百部公使吏巡視救濟飢民封內富民皆感激獻金穀助之是以無一人餓死者是歲係朝覲公以救荒乞延期得允二月二

〇十六

十二日爲仙太郎師範教授讀書及寫字先生平日以救窮恤難爲志荒歲自減衣食以恤窮者一日有一窮者使小兒乞錢先生憫焉問之則家在四谷時來邸下賣魚者也於是先生貸錢復業後其人謝以魚數尾先生曰猶受也爾業未立而受此謝報吾不安也酬其價而遣　又有賣薪翁常鬻先生家亦來乞食先生視之云爾非賣薪者乎何以至此賣薪者告以實先生憫其落魄投數銀買所謂屋臺見世者與之賣薪者竟得復本業云

九年戊戌四十六歲三月獻藏書五百五十餘部並書画

二十餘幅、法書若干帖、皆希觀物云、副以書曰、臣定靜
謹言、定靜自八歲就仕途亡父定通羅宿痾二十年伏
枕、定靜常侍湯藥加之、兄弟八人、同爨煩、窮迫、困苦、幸
爲鄰見定允（一右衞門）所慫恿、學書、鬻之以辨兄弟婚嫁
然平生薄福、弟妹五人、而二人既死亡、今存三人、其間
辛苦萬狀、難盡紙筆、稚讀書性所好、以積年之力所収
藏數百部、大概自抄寫者、是之公庫、不堪汗顏之至、雖
然、竊計後來設有如臣窮者、使其人讀之、臣燈下之心
血、不爲虛費、是臣之宿志也、至書画類、有一二可觀者、
不幸有如丙申等歉年、以之換米、以救饑者、亦臣之素

志也、然及本溯源、則皆出君上餘澤所及、固非臣力也
頓首々々白
或云、藏書中置數部、附子孫、賦其餘如何、先生曰、是公
餘燈下所得、皆出君賜、故擬報恩萬一、子孫若有意讀
書、自購自寫、宜如余、若不肯沽却遺物、遺憾如何邪、不
如藏在公庫也　先生平生寬容溫和、然自少好義、當
不義、雖君命、有不受也、奉上一竭身力、寘諫潛進、將順
匡救、助君導善、有過必諫、以身進退、忠告、又善視同僚
起怠振昏、使人隨其材進善、一出其誠、皷舞闔藩、文武
大進、當時上書下令、亦皆先生所草云、其他故舊親戚、
朋友患難、喪葬、無不救恤、蓋出天稟、身衣敝衣、與人好
衣、晩歲自減衣食、以之與人、或曰、歲計不足、逋債年加、
公私儲費不貲、雖經百年、難足國用、先生爲之如何、曰、
有桶于此、容四斗、底有漏処、不能滿之、不止其漏處、漫
然加水、所以不能滿、若能止漏処、國用自足、　退食展
觀書画、玩索六法諸典、或臨池讀書、不少休、性汎愛、雖
俗人、言留心聽之、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僧俗、無日不過
訪、先生接之、無倦怠意、其中亦自有陽秋、擇道德、好義、
博識、三者、爲益友、　八月十七日、有幕命、以侯盡心荒
政、賜褒詞

十年己亥四十七歲、以嵆叔夜養生論中一則、題壁上、曰、
思慮銷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最爾之軀、攻之者非一
途、易竭之身、而內外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四月、以
疾辭職、不得允、有命在田原、修治教、改風俗、候疾愈赴
國、　五月十四日、有幕命、縛致先生、吏詰曰、無公命、而
私開無人島何也、先生曰、是怨家讒訴、事屬謬傳、辭理
悃愊、究纔得白、捕吏又詰、諸議草稿、縱令變國家論其
分何也、先生無言、於是繫獄、　先生在獄、以爲不示人
草、而被咎、何文深也、欲血訴所蘊、顧累及母氏而止、
捕吏又搜先生家、四壁徒立、惟有書數篋而已、怪謂家

祿百石老臣、而無一長物、是必內人私匿、妻出典房簿
示、吏、捕吏嘆羨其清貧云、
先是、或告先生危如履虎尾、宜自隱、先生不以爲意、竟
陷奇禍云、在獄中讀易思時處變切身、又讀論語最好
鄉黨編云、聞處死刑賦歌曰、梓弓、矢竹心乃、武士毛、親
仁引進天迷布志傳鉋、先生上思累疾家下思老毋不
堪悲歎日夕食減、因曰、古人從容就死、余而処實際始
覺其難也、不及古人萬々、十二月二十八日、出獄、有命、
禁錮田原至此、在獄七閱月、
十一年庚子四十八歲、正月十三日、乘轎歸鄉、同二十一

〇十九

日到田原嚴錮謹愼自是、号隨安居士以讀書作画自
適、最致孝養
十二年辛丑四十九歲、是歲、有命再召先生先生懼復累
主家十月十一日、割腹死、先是、預作画遺親戚朋友以
爲永訣前一日作盧生邯鄲夢裏圖自喩遺書於諸弟
曰、老拙不愼、恐累及君侯今夕自盡、毋氏必悲哀、卿等
善奉養、　又遺書其友人金子武四郎曰、老拙今夕自
盡、以自贖、事係半香義會今無可如何老母、妻、子、兄、垂
哀憐永訣如此、　又遺椿山曰、老拙欲優養毋氏用半
香言謹愼中爲書畫會事屬不愼讒口鼎沸、累將及君

侯今日自盡、贖罪、想毋子悲哀、妻兒狼狽、衆議歸吾、然
數年後事勢一變、或有憐吾者、語祕勿洩、永訣如此、
題外套曰、兒等盡孝養、祖毋善視弟妹、假令餓死勿仕
二君、今我屠腹而死、誰題吾墓、因自題曰、不忠不孝渡
邊登墓、永訣如此、是日毋氏怪先生久不見、使婦見之、
婦登樓、則先生既死、鮮血糢糊、婦大驚、報之毋氏、毋氏
共行視之、小刀貫喉、拔其刀而右臥、毋氏怪焉曰、登何
爲不割腹而爲婦女子死狀、徐解其衣帶檢其屍、則襯
白衣、割腹而合衣襟帶約之、然後刺喉也、毋氏曰、眞吾
兒矣、竟葬于田原城南城寶寺、釋謚文忠院華山伯登

〇二十

居士、妻和田氏、生二男一女、曰立、曰諧、女年十六、明年
壬寅、賜立俸五口、使親戚保護以待長、內旨又賜老母
俸云、所著、有愼機論、鴂舌小記、同或問、一掃百體、他雜
記、画論數部、及繪事論說劄記等、　先生爲人孝友、盡
愛敬於父母、晨省昏定、送迎面告、一無懈惰、其術參也、
母氏或有不平色、肅衣正坐、待解然後出焉、　善視季
弟、代父教養、成就其才、　爲人忠實、親戚朋友、有災必
濟之、　容人能聽其言、然至非理不義、決不聽、　隣里
有失火、毎入城中議事、專務奉公不顧私事、　謝儀東
修、有時遺棄、不顧、僕奴輩取之、不敢問、又不呵妻子、門

生、奴婢等常戒子弟過酒、然有時犯之、亦不問、　教育
幼子、惟戒粗略不恭而已、又子弟自外歸、必問所見物
件、自宴會歸、必問其所食物、　少年時登娼樓、每買醜
婦、言曰、彼蓋無客、不堪無聊、我買之、亦救人之一也、
其買妓也、授纏頭、常傾嚢底盡數授之、　先生在職、藩
風一變、人々知所向、而藝日進、名益高、　先生性慈仁、
接物惻怛、有小疾病保養備至、然至論節義談忠孝、慨
然奮発、蓋期棄生取義、先生所志可以睹、而甘死如歸、
可謂不負所養、
往年余作華山先生小傳、贅於小華小華言有少誤因


○二十一

見示國字年譜、且乞作譜、余諾不果、今據其年譜作之、
行文晦澁、安足以傳先生、然至事實庶幾無遺矣、以待
名文之士、萬延庚申夏五月　清宮秀堅謹識

椿椿山

椿弼、字篤甫、号椿山、又琢華堂、四休庵、羅漢、青松軒、碧
梧山房、皆其別号、稱仲太、幕府鎗組同心也、為人慎密
溫厚、與物不競、年甫七歳失怙、零丁依母氏、及長深思
鞠育之恩、孝養無所不至、比隣感其義、相謀具狀、告諸
其長官、官賜物以褒之再次為人訥言敏行、於事無所
苟、溫和中險有城府、交友不能窺其奥、有學識、兼善書
畫、又受長沼流兵學於平山行藏、鎗馬得印可、天保中、
有同僚三人選擇之命、椿山亦在撰中、即日以病辭、遂
專志所好、無幾、應命者罷去、人服先見、初師金子金陵、


○二十二

金陵歿後、忌日必詣墓、終身不廢、後學華山、長草蟲花
鳥、又依倣張秋穀、而本意在祖述徐崇嗣、惲章王忘庵、
惲南田、而最心醉南田云、其所作画、炳蔚深邃、紆餘妍
麗、專崇韻致、無一點覇氣、猶其為人、同時良工無出其
右者、兼善肖像、肖像一派、華山草創之、至椿山極其精
云、嘗摸刻朱文公画像、以頒同好、書摸晉唐、骨法端正、
不愧漢人、嘉永七年甲寅九月十日、咯血歿、年五十四、
性淡於名利、而急於救人之艱難、親戚朋友若有難、所
乞立辦、毫無所愛惜、平生預區處財貨、臨死一語無所
言云、男名彰、字恆吉、号華谷、亦善畫、早世、次和吉、次順

吉、門人小華山最稱名手、

○大橋訥庵曰、余垂髫以來、與椿山交者、幾乎三十年、椿山羸瘦若不勝衣、而精神極篤、嘗同余學片山流拔刀術於庄田某、又同學吹笙於丹羽某、椿山劇忙、余多閑、而皆不能望椿山後塵、一日問之、則曰、僕終日爲人作畫、不暇講他技、故嚴課程、昧爽夙起、習拔刀至辰時而止、暮夜習吹笛、至三更後而息、是或所以羸君歟、余聞之憮然者久之、椿山爲事大率如此、其画之超凡非徒然也、

○藤森淳風題椿椿山画竹詩曰、画竹須描竹性情、慾於烟雨霽於晴、拂雲脩竿風方起、便是此君長嘯聲、

○大槻士廣曰、西村某家在椿山東隣、親見其孝養事、一日乞椿山畫曰、来不解画、安知子画巧拙、我惟獲孝子所筆以藏之足矣、椿山感泣、遂作名花十友圖以贈之云、

○湫芳閣書画銘心續錄曰、椿翁花卉、傳色濟　而明艷如燃、是最所不可企及也、至蟲魚以渴筆渲如生而韻趣有餘、其一朶一葉不苟、姿態畢　初作稿以鉤勒有少不滿意處則黏紙改寫累疊至數十重必期無遺憾而後襯之　絹之底及落筆縱橫馳


○二十三

騁、鋒穎銛俊、絹素稷々鳴、其搆想之際、或臥思、或坐想、半夜蹶然起、下筆、故每其圖一出、必有驚人之筆、然焦慮苦思、竟至喀血斃、嗚呼、

○又曰、椿山先生獲玄對舊藏明画名石卷、零本珍愛不啻、因稱十石小室、余曾於柗堂間部侯觀画石卷、聽其半斷、又有十石依借之示、先生先生驚奇自摹之、愈珍其藏軸、余亦戲謂曰、先生宜稱十少小室、問其故答曰、喫飯少、遊行少、眠臥少、言語少、磨墨少、着筆少、點色少、不飯酒、不近女、不喫烟、互大噱、今也此語爲先生小傳、又學先生画者、於是尋繹、思過半矣、

○又云、有入門請教者、必先令讀書曰、画而無書卷之氣、不如學浮世繪、故先生之塾、唔咿如儒塾、又好武技、嘗石造臼礮置之庭上桐樹根、時操持而試膂力、又好音律、善吹笙、當筆倦意沮、向壁弄吹而年之清和、新綠蕊靚之際、先生挈二三同好來、余邏上樂是圜合奏于柏洪樓上、以爲無上仙遊、拈筆大書　鷗二字爲匾、筆勢流動、看者駭爲非火食人筆、在盧每夜學書法不怠、門人幽谷者、素工匠、畫間事斧鋸、夜則學畫、後其技進步、或棄斧鋸、搦管、先生聞之而警曰、棄素業學我画者我不能教之、生大惶懼焉、幽谷


○二十四

之号、原取一時題畫之字、今且不雅、謝請改之、先生曰、號之雅俗、不關画之巧拙、実為改、生終身奉之、遂
華山使其子小華入塾學画、月遺其資、先生純而藏焉、及其太時、悉擧饋曰、聊報師恩、其義概如此、有業
描金者、請學畫、先生謂描金以細額筆為之、因以一
面像筆作臨本與之、花蟲鬚纖、如用巨筆、始先生嘗
畫山水人物、同門半香専画山水、先生不復作、雖然、
如京洛名勝圖冊、及日光眞景卷、華山猶避三舍、偶
仿倪迂、疏林幽樹、清逸無媲、

○蔣潭淺野君尹京師日、以所挈拂山画卷、贈貫名海



屋、海屋賞贊不釋、嘗題其画果蔬卷詩云、蔬果將海
物、雜錯欲爭奇、蘊藻橫為藉、壓霧各自持、大鯉猶撥
刺、小鯉亦淋漓、蟢腮香呀呷、楊柳亦貫之、蓀落紫瓔
珞、嶄然鋒繝兒、蟹爪擁黃鉞、蝦鬚振翠緌、螺蚪相濡
沫、菌蕈覺黏糊、冠藏根臂彭亨瓜肚皮、水茄澇鏃
発、地栗亦追隨、人面桃花艷、金丸棋子垂、栄菔霜堪
拭、雕胡雪可篩、他不遑悉擧、瞠目逞揚眉、不用沒骨
法、鉤點妙生姿、世間画工輩、孰是箇妙思、自娯且娯
人、惟有此翁知、又題牡丹幅云、寫生正派世攸宗、傾
倒雲溪外史風、腕妙心恬力能辨、近時獨有一拂翁、

○綠浦漁者曰、世稱京攝画贏關左、是耳食者之言也、
雖然京師閑寂靜勝、路無點塵、而江都則閙熱雜沓、
加之京攝故家舊刹、多藏晉唐元明遺墨、而關左則
武庫森然而已、文人所養所見、不及京攝者多、其畫
之輸贏有由來也、然至逈倫絶類之人、則未必擇地
矣、所謂雖無文王猶興者、固不可取一而論也、如立
高二山等畫、吾見其不輸京攝也耳、

○又曰、惲南田平生為人作畫、視百金猶土芥、苟非其
人則不市一花片葉也、有此職而作此畫宜乎、為世
所貴重、世之倣南田者、胸間具此見解、則不患無進



步矣、篤甫終身不為所謂書畫會遊歷等、因此視之、
畫品之高、在此而不在彼也、

○又曰、聞椿山性至孝、母氏之命、無不奉者、或母命宜
攜雨傘、雖白日必携行、時夜間外出、至酉牌則省念
其勞心焦思、雖食中撥著而起、其用心怡養、大率此
類也、

高久靄厓

高久徵字子遠、稱秋輔、号靄厓山人、又有石巣、如樵、疎林等之号、下野國奈須郡小柗庄杉渡戸村人、少寓仁連木、及鹿沼等、受讀書於鈴木雲樵、性酷嗜繪事、學画於雪耕山人、山人歿後、心醉池霞樵、及清人伊孚九私淑有年、最刻意於霞樵筆、筆規倣、人不能辨其孰為真又游寫山谷翁之門、谷翁崇北宗、子遠則確守南宗、其志趣不同、然亦終不肯背之、既而悟其未盡、直進師明清諸家眞蹟、沉潜窮究、不舍晝夜、凡聞有藏一名画者、百方懇請、手自摹之、累年之久、摹本殆乎拄屋、遂後游



〇二十七

東奥、娶今野氏、又游信越、得潤筆金百圓許、以為可支四五年、於是、與鈴木柗亭共研鑽画學、年四十餘、游於京攝西人、聞其名而多乞畫者、子遠不應、就古寺舊刹借觀其儲藏古畫、日夜臨摹、備後人某、重幣求画其家藏朋人郭完雙幅、子遠欲借觀換幣、某乃寄幅、山人欣然作數幅以酬之、其篤志如此、最愛沉石田、釋道人有大愕於其法、所作山水四君子、筆墨沉厚、布置深穩、韻高而意遠、平素持論云、皴法是筆、向背明晦是墨、本邦從前画家、多不曉之、故雖稱能品者、玩味筆墨、竟歸無法、然方今南宗大開、可以與漢兒並馳矣、蓋池大雅草

創之、釧雲泉討論之、至潤色之、則余雖無似、不敢讓之他人、其抱負如此、子遠與立原杏所、菅棋闢、大橋淡雅、椿椿山、渡邉華山等友善、每會以鑑識為娯、衆皆稱其画以為氣韻風格、不愧古名匠、而淡雅最為知音、其未発名也、極力推奨、且能周其窮、是以子遠常得不乏云、歸自京師、卜居於江都藥研堀、築晩成山房、大唱南宗、當此之時、趣向既定、伎倆益進、其造詣殆將不測、不幸罹病、天保十四年癸卯四月八日、歿、年四十八、其妻今野氏、不能具喪、淡雅為經理之、葬于谷中天龍院、猶石谷於南田去門人谷口靄山、川窪蘭涯、楚水、僧默雷等、有名于



〇二十八

時、默雷請碣文訥庵、建石其觀專寺中、報師恩云、

〇大橋訥庵曰、山人卽世數年、四方爭求其遺墨、零縑斷楮、珍之如拱璧、識者評為東方未曾有之畫、則山人其亦可以瞑也、夫山人為人、坦率靖贖、不修邊幅、儕輩咸推重之、而絶無自滿之色、其出門必以筆自隨、若遇一畫稱佳者、不論南北、不問古今、摸寫以収藏焉、書亦清潤遒美、有明人風趣、雖專門之士、不能先之也、

〇又曰、靄厓所居、與余廬相距數百步耳、故托其藏幅於余庫中、每朝來攜一二軸去、輪轉循環、終而復始、

如此者、終歳如一日、亦足以徵其嗜好之篤也、

○藤森淳風跋林外史墨竹詩曰、墨君本瀟洒、筆氣亦無塵、磊磊高人意、超超靜者神、

○綠浦漁者曰、方今文人画盛行、所謂文人画者、胸有書卷、而謂通繪事者也、而今凡工目不知一丁者、輙亦濫稱焉、是可笑也、子遠則讀書子、而以丹青著、可謂不負其名者、如其追思雪耕山人舊誼、為建碑以報之、為人亦可以識也、

○又曰、或問子遠、谷氏畫品優劣如何、余曰、子遠伎倆雖止山水四君子、大有韻致、谷則無不能矣、惟欠韻致耳、是文人画、與画師之別而已、噫、是亦可以判二家之優劣也哉、


○二十九

附錄

綠浦漁者曰、佐狩二氏世奉職画局、而本朝畫史、畫乘要畧等書、詳載其譜、則不必重述其他以技鳴于時者、不堪枚擧、而以余觀之、稱大家者、不過數氏、曰英君受、出於狩家而不沿其步趨、曰仲選、曰月溪、共主寫眞、而別開生面、曰谷寫山、曰立原杏所、皆奉北宗、亦領一春要之、五家者、才大技高、腕靈措神、與彼大雅諸子、異曲同工、旗鼓相當、其他傳未詳者、期異日云、


○三十

英一蝶

英一蝶、姓藤原、多賀氏、名信香、又安雄、字君受、小字猪三郎、長稱治右衛門、又助之進、有翠蓑翁、牛丸、舊草堂、一蜂閑人、號（後以一蜂授門人）一閑散人、隣樵庵、隣濤庵、北窓翁等之号、（印譜、有薛君受、薛國球印等文、薛國盆摺圖養、球其元名）貞享中薙髪、稱朝湖、攝津人、父多賀伯庵、某侯侍醫也、母某氏、一蝶年十五、從居江都、住呉服街新道、學画於牧心齋、改名安雄、後變其風、為一家書師、佐玄龍亦稱能品、受誹歌於芭蕉、号曉雲、又和央蝸舎、與其角、嵐雪等友善、而最長畫、巧作人物、道釋、更長狂画、奇態異狀、愈出愈妙、元祿十一年十二月、有故謫三宅島、托母横谷宗珉、臨発抆涙、謂朋友門生曰、自今謫居於海島中、死生不可期、又不能通音信也、聞彼島産物有塩鯵、島人遠鬻之於江都、若有鯵苞中挿竹葉者、則我生存之驗也、朋友門生皆泣而別、爾後或見鯵苞中挿竹葉者、則人皆喜其無恙云、為人至孝、在島十二年、不堪慕母之情、採島中石及木皮、可以設色者、作画、致之於江都朋友、賣以給母氏衣食、其画以北窓翁為款、以三宅島在江都南方、表不背母氏云、寶永六年己丑九月、遇赦歸都、相傳在島之日、見蝴蝶集草花、偶會赦書至、乃變其姓名曰英一蝶、或



曰、是蓋以前身比荘周夢蝶耳、寓深川海邊新田宜雲寺、（今稱一蝶寺是也、）後移長堀、正德四年三月晦日、母妙齋歿、哀毀過禮、一蝶歸都後、伎倆益進、大行于世、享保九年甲辰正月十三日歿、年七十三、（葬于二本榎承教寺塔中顯乘院、法名英受院一蝶日）意、一蝶少時好奇、所作朝妻舟画、是所以其得奇禍云、子某、在三宅島所生、早死、以門人信勝為養子、号一蜂、稱長八郎、一蜂義子信種、号一舟、皆能守家格、近來有嵩谷者、亦學其法、頗稱能手云、（一説一蝶男二世一蝶、名信勝、稱長八郎、二男一蜩稱百松、又源一、號孤雲、又一舟、為養子嗣一蝶家、名信種、號一舟、又東窓翁、稱彌三郎、明和五年正月七日歿、）

○緣浦漁者曰、畫小技耳、孝則大本矣、一蝶在島而猶養數百里外之母、岡田子羽、亦人稱其孝順、縱令二子不善画、當不朽也、邊華山、椿椿山、亦能事親、可謂書中義事、表見于千載者、非徒然也、

○又曰、君受画價貴重、是以贋造托名者、殆偏天下、眞本今什不得一、人遂以之厭之、豈眞知君受者乎哉、

谷文晁

谷文晁、初名文朝、又師陵、字文晁、稱文五郎、又直右衛門、號寫山樓、又有一如居士、無二庵主、畫學齋、蜨叟等之號、田安府士人、曾祖親恩從三輪執齋修王氏學、又就笠原雲溪學詩、擢于戸曹書吏、祖本教所著有田園類說、父本修字務卿、號麓谷、稱重次郎、爲縣令、共仕大府、兼作事、性最嗜詩、而不附李王、不和藏陸、所著有麓谷集、一生以風流雅事終焉、（文化六年九月五日歿、葬于下谷北寺町源空寺、○五山堂詩話載雜詠詩云、百事相忘意久休、雖無可樂又無憂、小閣梨栗今皆熟、孫稚能爲採拾謀、）文晁初師高玄對、及加藤文麗、旁私淑古土佐樣、又就狩野光定、受其傳、又摸



英一蝶、時渡邊南岳來江都、大爲所賞、文晁使其子文一就而學焉、已亦倣其風、後參取宋元明諸家、混南北合和漢、別爲一家樣、而所推服、在鄭虔、李思訓、好摸明三山馬元欽山水、四君子、花鳥、皆窮其能事、探幽以後前無古人、後少來者、實爲輓近未曾有之巨匠、常好寫富士峯、故號寫山、其意蓋欲以拔長一世、猶徠翁數詠不二峯以自況也、嘗畫大小的示門人曰、先射大者、後射小者、是射者之訣、學畫亦然、先摸今人、後摸古人、漸追學漢人、余畢生得力在此、又曰、從來山水之佳者、非畫與能傳、而画之意、則心境與神會、以肆力于其間、又曰、畫法不必好奇、好奇則怪、怪則亂雜、故以平淡自然爲妙、其作畫隨潤筆多少、有粗密、時人譏之、文晁曰、不然、人信吾畫者、自有厚薄、木桃瓊瑤、何爲同酬、平生交友太田錦城最爲親善、文化中、妙法院宮來江都、命文晁作画、賜物賞之、樂翁公作集古十種、其圖文晁所縮云、及晚、直任胸臆、揮灑縱橫、年七十七、作壽老圖數百幅、以頒同好、天保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歿、年七十八、所著有書畫觀甲、松島眞圖、日本名山圖會、歷代名画譜、寫山樓画本、本朝画纂、（或題畫學叢書）画學大全（畫學會要十八卷、其一至第六卷、文晁自編集、第七卷至十八卷尾手晁采編集、）等、文晁壯歲作密畫、老則



用減筆、其得意作、多押干支印、又精力過絶、平生筆記作堆、妻林氏、字幹々、有男女七人、養文一郎、以長女配之、文一郎號痴齋、亦工繪事、先歿、（文政元年十二月八日歿、年三十二、）又男文二嗣家、餘適人、門下立原杏所、山中青厓、馬孟熙、鏑木雲潭、高久靄厓、喜多武清、依田竹谷、遠坂文雍、岡田閑林、佐竹永海、大西圭齋、相澤石湖、田能村竹田、渡邊華山、等、各名于時、

○柴野栗山曰、文晁有勝情、又嗜繪事、樓居以寫山自命、雜陳古器圖籍、日超然自得其間、其人清癯如不勝衣、而精悍強力、杖屨所及、東起奧羽、西盡肥前、有

時平裹數日糧、渉無人境、鬼魅之所出沒、摸古風於荒村、吊昔賢乎斷碑、白川源公博古好文、罕可意者、而其輯集古圖、獨取文晁以自助、戊午冬、遂從公赴白川、期年而歸、著畫學大全、

○田能村竹田曰、谷子好寫仙佛、用筆遒勁、賦色濃厚、其意蓋在復古也、至山水學馬夏輩、不悅倪黃諸法、

○賴山陽曰、谷文晁山水卷、橘元吉所藏、其初年撫明人成圖者、故林麓烟雲、屋宇橋梁、皆極細而鬆秀、有韵、不類其平日粗脚笨手、滿紙霸氣、

○臥游鎖談曰、文晁善畫、請者日齊至、繞席喧聒、文晁



○三十五

畧不愛惜、任意落筆、十數幅立成、面授求者、故世所傳、大率應酬之作、或者就所見、一概譏粗放、不必然也、余藏其二幅、一秋林晚岫圖、一鶴竹圖、皆精密入微、

○又曰、谷文晁画名噪世、鹽田士鄂與之莫逆交、嘗乞画、文晁曰、我二十年前所作、頗有可觀者、今齡餘古稀、病衰目昏、其不得已、點染以代耕耳、不勝爲知己揮毫也、強之不得、士鄂爲余話如此、此圖歟文化甲戌春寫、蓋爲晁五十一二時作、精妙甚、所謂可觀者、豈謂此等歟、

○又曰、谷文晁嗜酒、曠達不可羈紲、画亦超然絕俗、稱其爲人、余在東頗嘅、一日過訪文晁、不在家、欲辭去、忽見文晁大醉、扶人歸來、傲然隱几坐、急索紙筆、山水人物、信手揮洒、每一紙成、拋筆呼快、且寫且呼、傍若無人、一坐愕然、不敢出一語、其男文二延余別室、飲酒、門生輩亦稍稍來、献酬相歡、而呼快之聲、時々徹壁、是日爲余寫大幅墨竹、其雄絕也、既歸鄉、表軸掛壁、當日情狀、宛然如見、文晁時年七十有四、

○緣浦漁者曰、賴山陽評文晁画云、滿紙霸氣、余加一言曰、其霸類秦楚、夫秦楚以無道行兵、每能制勝、文



○三十六

晁命工人製畫筆、以便作皴、名曰千變萬化、其橫如此、而筆力縱橫、當時諸家竟不能及也、

○又曰、寫山戲歌曰、文晁乃姸波月夜仁米乃飯勤不欠仁何乇朝興、其爲人可以知也、其技之高、蓋在于此乎、

立原杏所

立原任、字遠卿、又字子遠、號杏所、又東軒、玉琤舍、香案小史、稱任太郎、水府士人、父名萬、號翠軒、爲水藩彰考館編修總裁、母鶴見氏、享和中、翠軒致仕、杏所爲小普請組、襲祿二百石、歷仕武公、哀公、景山公、進小性頭、加祿五十石、班布衣以上、恩遇甚渥、然清白自將、杏所從父學焉、爲人醞藉風流而尚氣節、重然諾、傍工書畫篆刻、讀書不求甚解、迂濶晏如、人以爲不靈、初學月僊、及寫山私淑圓山仲選、後玩味古今名跡、最左祖北宗、與小仙、戴文進等、其所願學云、書模子昂、瑞圖、別成一家、



作畫、落想奇異、用筆矯變、位置形狀、究極工夫、出人意表、善鑑識、覆幅射其著名展至二三寸許、辨其誰某、及眞贋、百不失一、人以爲宋湲堂流亞、嘗奉哀公旨赴鎌倉、臨摸古刹所藏書画數百卷、自是鑑識益進、平生泛愛、無論文人墨客、都下一技知名之士、無不交者、而與塩田隨齊、卷知遠、華山、罷匡、菊池澹雅等最爲斷金、賓客常滿坐、但不喜達官、暇常好騎馬、游行都下、一日過市尹伊賀守筒井君、從者怪其有倨傲態、問姓名、答曰、予立原任太郎也、不顧而過、筒井君曰是文人也、付度外可也、當是時景山公留心海防、練水軍、習火技、因羅致四方技藝之士、杏所與焉有力、於是、友道益廣、與青地子遠、幡崎鼎、坪井信道輩往來不絶、歲己亥罹脚疾辭職、不得、尤天保庚子五月二十日、歿于江都礫川邸、年五十六、葬于豐嶋郷海藏寺先塋之次、杏所臨死、托墓誌於塩田士鄂、書於卷致遠、妻某、尾藩松平元儁女、有三男六女、長元三郎、殤、次清彦亦殤、次百里稱朴二郎、年僅九歲、襲祿爲中寄合、二女夭、四女名春子、字沙沙、從華山學画、善花鳥草蟲、

○塩田士鄂墓銘曰、風標瀟灑神骨清、矯々節概守忠貞、人言書畫鑒賞精、誰識最有知人明、名儷子姓墜家聲、肯爲章句作書生、三世寵辟直內廷、君恩如山性命輕、欲以謇諤達英明、磅礴宇宙浩氣橫、嘗在外班陳進見、一日有召命丹青、佯醉睥睨近公座、不憚水墨濺公裳、手帖帨巾蘸墨瀋、巨竹萷翦信手成、顆々孫落墨水晶、勁竿俊葉清風生、欠六句恩賜酒盃旌忠烈、二十餘盃酒可傾、既醉以酒飽以德、貞珉不泐永茲銘、君明臣直眞奇遇、寵光千載照墳塋、



○塩田哦松曰、家叔與杏所親交、故受其還囑作墓誌、搆思数旬、七易稿而成、一日攜稿外出、攫客奪夾袋去、內挾杏子碑稿、戲賦詩云、驀然攫取奈何之、夾袋

中収杏史碑、安得作君九原下、大聲喝殺剪綵兒、此
時余亦倍從、茫然自失、
丈人曰、偸兒亦失策、不顧而去、屈指既二十五年前、
感懐今昔、不覺泣下、

○藤森大雅題杏所墨竹曰、宋人方秋厓詩云、風打松
邊過便清、是言也、可以論杏所翁之墨竹矣、蓋同一
風也、由紅塵者汚、而打青松者便清、是無他、風之清、
即松之清也、同一墨竹也、出於世間俗工之手者俗、
而此帖古氣淋漓、無一毫塵俗之氣者、豈不以其人
非今世之人故哉、



〇三十九

○縑浦漁者曰、余聞寫山一日觀杏所畫歎曰、此老指
爪脱化機、百年之後不説吾畫、其爲名流推重如此、
宜乎、檍官画益重焉、非徒然也、

圓山仲選

圓山應擧、姓源氏、初名仙嶺、後改應擧、字仲選、一字仲
均、稱主水、号仙齋、又有雲亭、圓底、一嘯、夏雲等之号、丹
波人、或云、淡工子也　早歳入京、學畫石田友汀、或云幽齋、不知孰是、有出
藍之稱、其画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爲粉本、別開生面、
凡花卉鳥獸、皆寫其眞、曲盡其狀、設色之精、意匠之妙、
兼具無遺、遂爲一代宗匠、名馳海内、亦工祕戲、蓋暗學
西洋法、不作墨影、沒其徑蹊、當時諸子爭摸之、平安画
格、於是一變、相傳仲選晩年過街衢、每見人家鷄停杖
熟視久之、終身不改、仲選固長畫鷄、如祇園祠歩障鷄



〇四十

画、觀者莫不歎賞、而尚不自足、費工夫如此、宜乎、其妙
入神、嘗欲畫睡猪、未審其狀、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
來者、因叩其狀、婆曰、吾亦不記、他日有睡猪、輙告、君宜
來觀、爾後月餘、婆急來告曰、有野猪睡臥吾竹林中、仲
選携二三門人往觀、細描其狀、異日有老翁、自鞍馬來、
試出示之、翁曰、是病猪、非睡猪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
以示、翁曰、眞睡猪也、後老婆來語曰、前日臥猪、閱一夜
死、仲選曰、果然、因語以翁之言、又有乞鷹画者、仲選撿
摸本無當意者、遂行大坂某侯邸、面見飼鷹、寫其眞附
之後有鷹師觀之曰、此画饑鷹也、仲選將問其故、鷹師

不告而去、乃遣人大坂詳問、前日臘則新襪而未與食者云、其平生用意如此、又好畫狗兒、宛然逼眞、與蕪我蕭白交、寛政七年七月十七日歿、年六十三、所著有靑山紅葉嵐山四時詠後素餘言等、長子應瑞、字儀鳳、嗣家、次應受、字君賚、出繼木下氏、應瑞無子、養應受子應麟爲子、皆繼箕裘不墜家聲、弟子長澤蘆雪、駒井子龔、山跡鶴嶺、渡邊南岳、森徹山、山口素絢、僧月仙等、最爲巨擘云、

○呉必大曰、應擧專就動植寫其形狀、故能逼眞、至如寫山水、爲形似被縛、全沒眞趣、不知山水之妙、在烟



靄有無晦明、可摸不可摸之間、又竊謂水墨之人物山水、皆不免爲狩野氏之餘臭、余爲應擧深惜之、

○白井士潤曰、古人有言、求神韻於形似之外、往昔諸家一拘此言、多遺形似、徒倣傳來摹本、其謬殊甚、仲選大悟其非、專就動植寫其形焉、近世形似之精、遠過往昔諸家、則仲選之力矣、

○或曰、聞仲選爲人寫所謂幽靈者、有婢女視之、昏倒氣絶、今觀江都押上眞盛寺所藏地獄變想圖、使人惕々然、則其言不虛也、印文有畫鬼則得意可知矣、

○栗山跋圓山仲選画卷曰、義哉仲選之画水也、画水之變、焉近者遠者、深者淺者、爲泉爲瀑、爲淵爲灘、來者濺々、去者悠悠、急者如逐、漫者如待、飃者如崩、瀉者如逃、激石者、洄抵者、湯湯者、濺濺者、隱見起伏、脈理互通、源委相承、數尺絹素之上、無一息之渟波、而混々乎晝夜矣、仲選之画水也、義哉、得水之神乎、

○湫芳閣書畫銘心錄曰、應擧始從謝蕪村學、晩年作山水花鳥、機變百出、不可端倪、實可稱獨闢也、然其得力處、全在寫生、余嘗觀寫生粉本數冊、隻蟲片卉、盡其精微、賦色彩潤、如盡粉黛、春夏秋冬之色、鍼法皆別、以及朝露夜月之景、無一不奪眞、可謂用心周



密矣、最妙鯉魚、余藏鯉魚雙幅、一灑一泳、藍光中鱗鱗隱映、定爲欺子僑之觀、

○縁浦漁者曰、或評詩云、情無不寫、景無不寫、揚、夫揚與白專寫情景而乏典故、是所以有白俗揚卑之譏也、如仲選用筆雖工、絶無古氣、詩之所謂白描、惜乎、不免識者之譏、仲選且然、況其他乎、可不戒哉、

○又曰、聞仲選初心醉明人錢舜擧、自名應擧、果然則他非創白描、摸創白描人也、世之故破圓画者、與漫崇四条者、共恐不知此等事、故表出此、

呉月溪

村松春、字伯望、号月溪、又孫石、稱嘉右衛門、嘗隱攝津呉服里、因以呉爲氏、稱要人、京師人、初師醉月、後學蕪村、沒後、就仲選請益、仲選辭之、後竟爲莫逆友、天明中、京師有災、月溪與仲選同居、討論其微旨、由是變其畫風、好画寫眞、故初似蕪村、後肖仲選、至晩別爲一家面目、人謂之四條風、山水最奇勝、又善花卉、嘗製百菜圖、窮其形似、而用沒骨法、以濃淡墨寫之、加以淡彩、精妙無比、筆花燦爛、天機畢露、與探幽守景等、爲之上下、嘗應妙法院宮召、與伴蒿溪共往焉、蒿溪有歌、遠近仁入拍告留比波志毛、高瀬舟指聲毛聞由禮、月溪依此歌意作画、妙入神、滿坐稱之、常教人云、翰墨之技、師古而不泥古、但取古來名家之所長、以折衷之、意匠經營、千變萬化、孜々致其心力智巧、則機軸自出、謂之良工也、一日醉餘揮筆、製水墨酒概圖、自題酒德長歌、殊爲精絶、以與知音、其妻曰、人常乞画絹紙塡室、而醉不顧、家計窘迫至此、而今日何費無益之筆、月溪不荅而臥、其爲人可想見焉、文化八年七月十六日（鑑定便覽作十七日）歿、年五十一、弟萃溪、弟子岡本莊村、芝田琴渚、紀東暉等、傳其家風、



○綠浦漁者曰、賴山陽云、京師之畫、一變於圓翁、而再變於呉叟、信哉此言、圓翁代腐以新、故純主寫眞、毫無古氣、以余視之、畢竟洋画之無墨影者矣、謂之寫眞則可、未可謂之画、呉叟寫眞之外、別有筆墨、以生致韻、始可謂成畫、是所謂再變也、至其腕靈指神、洵曠世一人、配圓有過而無不及、相傳他陰希道立或然、其以居呉服街、故稱呉、蓋逐辭而已、

雲烟所見傳略下終



佚名　撰

日本國事跡考

寛永二十年（一六四三）刊本

據寬永二十年（一六四三）
刊本影印

日本國事跡考

歷代執政

神武　天種子命　天富命　十二年

綏靖　湯彥友命

安寧　出雲色命　周元王二十四年　大弥命

懿德　出雲色命　大臣　周敬王十一年

孝照　出雲心命　大臣　周貞王之年　瀛津世襲命

孝安　出雲色命　十二年

孝靈　大水口命　大矢口命　三十六年

孝元　欝色雄命　大臣　秦始皇二十一年　大綜押命

開化　大綜押命　大臣　武建命

前漢文帝十三年　大峰命　伊香色雄命　大臣

崇神　建膽心命　多辨命

天漢四年　安毛建美命　武諸遇命　大連

垂仁　大新河命　大臣　十市根命　前漢成帝建始四年

景行　武內　棟梁之臣　東漢光武帝永平十四年

成務　武內　大臣　物部膽咋　大臣

仲哀　武內　大伴武持　大連

神功　武內　大臣　物部多遲麻連公　大連

物部五十琴

應神　武內　物部印葉連公　大臣　大山守命

仁德　武內　歷仕六朝壽三百餘歲

物部大別連公　倭立拖麻呂

履中　平群木菟　蘇我滿知

物部伊久佛　葛城圓　大連

反正　葛城圓

允恭　大伴室屋　大連

安康　葛城圓　大臣　大伴室屋　大連

雄略　平群真鳥　大臣　大伴室屋　大連

物部目連

清寧　平群真鳥　大臣　大伴室屋　大連

顯宗　平群真鳥　大臣　大伴室屋　大連

仁賢　平群真鳥大臣　大伴金村大臣

武烈　大伴金村大連

繼體　巨勢男大臣　大伴金村大連　物部麁鹿火

安閑　大伴金村大連　物部麁鹿火

宣化　蘇我稲目大臣　好佛
大伴金村大連　物部麁鹿火

欽明　蘇我稲目大臣　大伴金村大連
物部尾輿

敏達　蘇我馬子大臣　稲目子　好佛
物部弓削守屋大連　排佛

用明　蘇我馬子大臣
物部弓削守屋大連

崇峻　蘇我馬子大臣

推古　厩戸皇子　蘇我馬子大臣
蘇我蝦夷

舒明　蘇我蝦夷

皇極　蘇我蝦夷　有逆心與子入鹿同誅

孝德　阿倍倉橋左大臣
蘇我山田石河麻呂右大臣
巨勢德左大臣　大伴長德右大臣
中臣鎌子内臣

齊明　巨勢德左大臣　中臣鎌子内臣

天智　蘇我連子大臣　藤原鎌足即内大臣
鎌子也大織冠

大友皇子太政大臣　與天武争位不克而薨
大友者天智長子也

天武　蘇我赤兄左大臣
中臣金連右大臣

持統　高市皇子太政大臣
多治比嶋真人右大臣

文武　多治比嶋真人右大臣
阿倍御主人右大臣

元明

刑部親王　知太政官事

石上麻呂

穗積親王　知太政官事

石上麻呂　左大臣

藤原不比等　右大臣　號淡海公謚文忠公　撰律令　鎌足子

元正

石上麻呂　左大臣

藤原不比等　右大臣

舍人親王　知太政官事　有文才撰日本紀三十卷自神代至持統

長屋王　右大臣

聖武

舍人親王　知太政官事

長屋王　左大臣

藤原武智麻呂　右大臣　不比等子

鈴鹿王　知太政官事

橘諸兄　右大臣　撰萬葉倭歌集

孝謙

橘諸兄　左大臣　藤原豐成　右大臣

藤原惠美押勝　太保　武智麻呂子

廢帝

藤原惠美押勝　太保　謀叉誅

藤原豐成　右大臣　道鏡禪師　大臣

稱德

道鏡禪師　太政大臣　稱德崩後配流於下野國遂死

藤原豐成　右大臣

藤原永手　左大臣

吉備眞吉備　右大臣　受儒教而歸朝　嘗爲遣唐使　稱德崩光仁

光仁

藤原永手　左大臣

龍潛之時永手有異議之勳

吉備眞吉備　右大臣

大中臣清麻呂　右大臣

藤原魚名　左大臣

桓武

藤原魚名　左大臣

藤原田麻呂　右大臣

藤原是公　右大臣

藤原繼繩　右大臣　撰續日本紀自文武至桓武

神王　右大臣

平城　藤原内麻呂　右大臣　不比等曾孫
嵯峨　藤原内麻呂　右大臣
藤原園人　右大臣
藤原冬嗣　右大臣　内麻呂子
淳和　藤原冬嗣　右大臣
藤原緒嗣　右大臣
仁明　藤原緒嗣　左大臣
清原夏野　右大臣

藤原三守　右大臣　源常　右大臣
橘氏公　右大臣
藤原良房　右大臣　冬嗣子
文德　源常　左大臣　藤原良房　右大臣
源信　左大臣
清和　藤原良房　攝政太政大臣
清和幼冲良房以外祖故攝政諡忠仁公
源融　左大臣　藤原基經　右大臣

陽成　藤原基經　攝政関白　良房子也　陽成不修德基經因廢之立光孝　諡昭宣公　良房基經二世相續有勲業故子孫皆執朝政藤原氏之繁榮自是萌甚
光孝　藤原基經　関白太政大臣
宇多　藤原基經　関白太政大臣　源融　左大臣
藤原良世　右大臣　源能有　右大臣　有文武才
醍醐　藤原時平　左大臣
菅原道真　右大臣　為時平被讒配流於太宰府而薨　贈大臣

相國即北野天満天神是也　子孫世續儒業
源光　右大臣　藤原忠平　右大臣
藤原定方　右大臣
朱雀　藤原忠平　左大臣　藤原定方　右大臣
藤原仲平　右大臣
藤原恒佐　右大臣
藤原實頼　右大臣
村上　藤原忠平　太政大臣　諡貞信公

藤原實頼　左右臣
藤原師輔　右大臣　号九條殿
藤原顯忠　右大臣　源高明　右大臣
冷泉　藤原實頼　関白太政大臣
圓融　藤原實頼　攝政　謚清慎公
藤原伊尹　攝政　謚謙德公
藤原兼通　関白　謚忠義公
藤原頼忠　関白　謚廉義公

花山　藤原頼忠　関白
一条　藤原兼家　攝政　藤原道隆　関白
藤原道兼　関白　藤原道長　左大臣
三条　藤原道長　左大臣
後一条　藤原道長　攝政　冨貴榮耀古今称之　号御堂殿
藤原頼通　攝政　号宇治殿
後朱雀　藤原頼通　関白
後冷泉　藤原頼通　関白

後三条　藤原教通　関白
白河　藤原教通　関白　藤原師實　関白
堀河　藤原師實　攝政　藤原師通　関白
藤原師通　関白　藤原忠實　関白
鳥羽　藤原忠實　攝政　号富家殿
藤原忠通　関白　号法性寺　有文才善作詩
崇德　藤原忠通　攝政
近衛　藤原忠通　攝政

後白河　藤原忠通　関白
二条　藤原基實　関白　号近衛殿
六条　藤原基實　攝政　藤原基房　攝政　号松殿
高倉　藤原基房　攝政　藤原基通　関白
安德　藤原基通　攝政
後鳥羽　藤原師家　攝政　藤原基通　関白
藤原兼實　攝政　号月輪殿
土御門　藤原基通　攝政　藤原良經　攝政

号後京極　有才能　藤原家實　關白

順德　藤原家實　關白

廢帝　藤原道家　攝政　号光明峯寺殿

後堀河　藤原家實　攝政　藤原道家　關白　天下家繁昌諸子皆貴顯

藤原教實　關白　号九条殿

四条　藤原教實　攝政　藤原道家　攝政

藤原兼經　攝政

後嵯峨　藤原良實　關白　号二条殿

後深草　藤原實經　攝政　号一条殿

藤原兼經　攝政　藤原兼平　關白

号鷹司殿　近衛殿九条二条一条鷹司謂之五攝家

此後代々雖有執政攝政關白之名而實其權移于武家

平清盛　桓武帝之後也其先祖世有軍功至清盛事後白河二條六條高倉安德五朝官位甚盛遂任相国爲帝室外戚威權大振自茲朝廷恭己武家秉柄清盛薨其子宗盛嗣爲頼朝被滅

源頼朝　清和帝之後也其祖頼信頼義義家三世相續討逆賊大有武功頼朝年少時爲清盛被逐謫居於伊豆國安德帝治養和年頼朝起兵討平氏遂滅之并領六十餘州任征夷大將軍居相州鎌倉治世二十年

源頼家

頼朝長子也外祖北條時政執權頼家治世三年時政廢之立實朝

源實朝

頼朝次子也外祖時政立奉之時政老而其子義時執權實朝治世十七年爲頼家子僧公曉被刺而薨義時討殺公曉

藤原頼經

朝廷執政藤原道家少子也道家世者
賴朝之姪女也實朝暴薨無後故義時
與賴朝大夫人平政子義時姉相議迎賴
經立之爲鎌倉主將指揮闔國義時卒
子泰時執權泰時性寬厚能政事人皆
懷之泰時卒嫡孫經時代之賴經治世
十八年傳位於賴嗣

藤原賴嗣

賴經之子也北條經時及其弟時賴相續
執權賴嗣治世八年有故而辭位

宗尊親王

後嵯峨帝之皇子也賴嗣辭位北條時
賴奏朝廷迎宗尊親王爲主將時賴卒
其子時宗執權宗尊治世十五年傳位
於惟康親王

惟康親王

宗尊之子也北條時宗卒其
子貞時代之惟康治世二十四年有故而
避位

久明親王

後深草帝之皇子也惟康避位北條貞時
迎立之久明治世二十年讓位於守邦

守邦親王

久明之子也北條貞時卒其子高時代
之自時政至高時執武家之權凡九世闔
國無不畏服高時暴虐　後醍醐帝
討之不克　乘輿西狩於隱州經歳楠
正成赤松圓心等起勤王之師源尊氏
又起兵源義貞勃興於上州攻入鎌倉
誅高時滅其族於是守邦廢位凡治世
二十五年右鎌倉主將自賴朝至守邦
九世大凡百五十四年

源尊氏

清和帝之後與頼朝同祖以足利為氏號而世為鎌倉甲族北條氏滅後尊氏有寵於　後醍醐帝領關東八州兵歲強大遂叛于　朝廷與源義貞楠正成等相戰數年王師遂潰尊氏自称征夷大將軍漸復頼朝之旧業居山城之京都統制諸國治世二十五年

源義詮

尊氏嫡子也代尊氏襲位治世十年

源義滿

義詮子也幼嗣位細川頼之輔佐之義滿生長有才智闔國悉服威權過於父祖其儀制擬王室使斯波氏細川氏畠山氏相代執政世号三管領使山名氏一色氏赤松氏京極氏相代掌刑法世

號四職去　去　義滿後改名道義治世四十一年

義持

義滿子也治世二十一年

義量

義持子也義持老後義量在位三年先義持而薨

源義教

義持弟也義量早世故管領畠山滿家等奉之以為義持繼嗣治世十四年為強臣赤松滿祐被弑細川持之大内持世等誅滿祐奉義勝立之

源義勝

義教子也幼嗣位治世三年

源義政

義教次子也代義勝襲位治世四十九

年此時權臣山名宗全與管領細川勝元黨成合戰于京中殆十年諸國武士相分爲黨義政不能制之自茲國郡兵乱不止

源義尚

義政子也義政倦於政務傳位於義尚在位十七年先義政而薨於江州軍中

源義植

義尚從弟也義政有二弟曰義視曰政知義視子曰義植政知子曰義高及義尚薨而義政養義植義高爲子及義政薨義植嗣立細川政元廢之立義高其後大内義興奉義植復位前後治世合十八年　義植一名義材又名義尹

源義高

義尚從弟也遂義植代之其後失位薨於江州凡治世十四年義高一名義澄

源義晴

義高子也義植迎之爲養子嗣位治世三十年爲強臣三好長慶被逐薨於江州

源義煇

義晴子也代義晴攝位十六年爲三好義繼松永久秀等被弑織田信長討三

好松永逐義煇弟義昭襲位然不才而廢

右京都主將自尊氏至義煇十三世大凡二百三十一年

平信長

淸盛之孽孫也世居尾州號織田氏初源義政以來國郡壓乱不止信長用武并吞三十餘州居江州安土其威振於

諸國。天正十年六月信長寓于京師。爲其下明智光秀被弑。

豐臣秀吉

尾州人也。不知其所生。初爲奴隸。經歷近國。既仕信長。登庸日進。屢有武功。爲方面之將。天正十年六月誅明智光秀。以報君仇。於是兵威大強。遂統領六十餘州。自稱關白職。以施政令於諸國。廷臣武士無不畏服。治世十七年。居攝州大坂城。後洛北聚樂。晩築城州伏見城居焉

[illegible]　十九

文人

大友皇子　大津皇子　此二皇子本朝詩賦之祖

舍人親王　肖奈行文　粟田眞人　入唐著名

安倍仲九　李白所謂日本晁卿是也自唐歸時王維包佶作詩送之

丹墀廣成　藤原繼縄　仲雄王

巨勢識人　小野岑守　朝野鹿取

勇文繼　桑腹赤　紀末守　坂合雄

坂合繼　滋野貞主　良岑安世

菅原古人　菅原清公　中科善雄

藤原是雄　藤原冬繼　多淸貞

錦彥公　藤原冬嗣　佐長繼

野年永　宮村繼　桑廣田

滋野善永　源弘　惟良春道

三原春上　藤三成　朝原道永

石上宅嗣　淡海三船　藤常嗣

笠仲守　嶋田清田　高村田使

[illegible]事跡考　二十

橘直幹　菅原文時　高五常
源英明　源順　具平親王
圖後中書王　大江以言　藤原篤茂
藤原倫寧　平兼盛　三善道統
巨勢爲時　播磨淑信　田口齊名
藤原廣業　菅原輔正　大江擧周
宮地義行　文室如正　藤原行成
源爲憲　藤惟成　菅原雅規
紀在昌　高積善　高岳相如
源相規　源道濟　藤原行葛
菅原雅規　橘正通　慶滋保胤
大江匡衡　大江時棟　櫻嶋忠信
藤原衆海　藤原尹經　藤原憲光
藤原仲實　惟宗孝仲　三善爲康
藤原公任　藤原敦光　藤原茂明
大江匡房　藤原周光　輔仁親王

藤原明衡　藤原忠通　大江佐國
中原廣俊　菅原在良　藤原敦基
源時綱　藤原通憲　惟宗孝言
藤原實範　藤原實光　藤原基俊
大江隆兼　藤原宗光　藤原知房
藤原有信　藤原季綱　源經信
菅原時登　藤原實綱　藤原敦宗
藤原顯業　菅原是綱　藤原實兼
菅原爲長　藤原親經
藤原兼良　藤斂夫号惺齋　近世鴻儒
此外文人墨客尤多焉姑畧之

歌人

柿本人丸 倭歌之最　山邊赤人 歌ニ與人丸相並フ

猿丸大夫 隱者　大伴家持　安倍仲丸

一ノ名ハ仲滿　喜撰法師 隱宇治山　

蟬丸 隱相坂關邊　小野篁　僧正遍昭

源融　在原行平　在原業平 好色之人

藤原敏行　元良親王　素性法師

文室康秀　大江千里　藤原道眞

藤原定方　藤原忠平　藤原兼輔

源宗于　凡河内躬恒　壬生忠岑

坂上是則　春道列樹　紀友則

藤原興風　紀貫之 撰古今和哥集ヲ後世皆宗之

清原深養父　文屋朝康　源等平兼盛

壬生忠見　清原元輔　藤原敦忠

藤原朝忠　藤原伊尹　曾祢好忠

恵慶法師　源重之　大中臣能宣

藤原實方　藤原道信　藤原公任

藤原道雅　藤原定頼　僧行尊

能因法師　良暹法師　源經信

大江匡房　源俊頼　藤原基俊

藤原忠通　源兼昌　藤原顯輔

藤原實定　道因法師　藤原俊成

藤原清輔　俊惠法師　西行法師

寂蓮法師　藤原良經　源實朝

藤原雅經　僧慈圓　藤原公經

藤原定家　藤原家隆

右歌人之尤也其外不可勝記

善書

吉備大臣　嵯峨天皇　淳和天皇

亭子皇子　僧空海　藤原敏行

橘逸勢　小野道風　若惠

藤原道長　藤原佐理　藤原行成
世称世尊寺流　兼行　藤原公任
源俊頼　藤原良経　藤原行能
藤原行尹　僧俊芿　僧尊圓
伏見院帝

才女

衣通姫　陸奥采女　石川郎女

有智子公主 善属詩文　小野小町
伊勢　紫式部　和泉式部
赤染右衛門　右衛門佐局
伊勢大輔　大貮三位　小式部
周防内侍　江侍従　菅孝標女
清少納言
此等婦人皆能倭歌或撰倭字書其
餘猶多

良将

小野東人　坂上苅田丸　坂上田村丸
文屋綿丸　藤原利仁　藤原秀郷
平貞盛　橘遠保　平惟茂
源頼信　源頼義　源義家
平正盛　源義朝　源頼政
源為朝　平重盛　源義平
源義経　源義仲　平教経

北条泰時　新田義貞　楠正成
楠正行　赤松圓心　源顕家
源義興　菊池武重　菊池武光
足利基氏　高師直　足利高経
仁木義長　細川清氏　桃井直常
細川頼之　山名氏清　大内義弘
畠山基國　小笠原政康　北條早雲
北條氏康　武田信玄　長尾謙信

毛利元就
此外最多今不具録

勇士

野見宿祢　渡邊綱　藤原保昌
平致頼　藤原季方　鎌倉景政
平家貞　鎌田政家　齋藤實盛
土肥實平　金子家忠　其熊谷直實

佐々木秀義　三浦義明　三浦義澄
和田義盛　朝夷名義秀　千葉常胤
畠山重忠　梶原景時　大庭景能
佐々木定綱　佐々木盛綱　佐々木高綱
加藤景廉　平山季重　足利忠綱
平景清　佐藤忠信　那須宗高
小山朝政　結城朝光　曽我祐成
曽我時宗　仁田忠常　五郎丸

泉親平　宇都宮公綱　長崎為基
長崎高重　陶山義高　村上義光
名和長年　畑時能　栗生氏
篠塚氏　薬師寺公義　土岐頼遠
本間資氏　結城氏朝　柴田勝家
瀧川一益　黒田如水　加藤清正
号主計頭　小西行長　号摂津守
古今勇士不可枚挙今記其尤之一二

右古今人物所熟識者粗表章如此歴代之多士濟々不遑詳記且忠臣孝子貞女之昭々乎于世者欲列之然行人急發無奈之何

貴邦

本朝修聘振古矣然三百年以來以文字通者或浮屠多為之彼聲於國史何得知哉山川節序等亦然今因其所請而四五

月之間少扱及此耶

五畿內五箇國

山城國　王都曰平安城　鴨河自

北山流出與白河合共委于淀　大井

河自丹波流出經葛野曰葛野河經桂里

曰桂河遂達于淀鴨河在王城左大井河

在右　音羽山在城東有瀑布有寺曰

清水將軍坂上田村丸建之其旁有隱者徐

慮結草庵於此人不知其歲後不知所往

淨居者推之爲觀音化現神樂岡在音羽山

北卜部氏祭諸神於此所其麓有吉田社

神樂東南有山科昔葬天智天皇處也有

寺曰安祥山科東一里許曰相坂　王

城西二里許曰嵯峨縣其西有愛宕山與

高雄山相連昔樂術太郎所栖也高五十

町餘（六十步餘　一四）麓有河曰清瀧　高雄西北

曰栂尾（栂與梅字通用）地產茶後產于宇治者爲

嘉品焉栂尾者爲廉茶嵯峨邊有太秦

寺一名廣隆寺昔秦徐福來日本其子孫

皆称秦氏秦河勝居此所故號曰太秦

王城太內有神泉苑以爲靈沼天皇時

時行幸遊獻若旱祈雨有驗

大和國　自神武天皇至光仁天皇歷

代以爲都號曰平城一名寧樂（一作奈良）

州有多武峯大織冠藤原鎌足及子贈[illegible]

國淡海公不比等墓有焉建祠安鎌足像

鎌足姓中臣居州之藤原故天智天皇詔

改爲藤原姓是藤原氏之元祖也

葛城山有神曰一言主神昔有役處士者

住此山得道術使令鬼神採薪汲水自葛

城與金峯山路甚險修驗者患之處士使

一言主神架其路神倦怠處士叱之神懼

沿之往來有使金峯山與紀伊國相接
吉野山甚深廣櫻花多盛爲扶桑第一見
者以爲白雲　龍田河秋風吹楓葉浮
流瀨川皆紅見者以爲濯錦　三輪山
一名三諸山大物主神之所棲也以杉木
爲主

河內國　交野昔天皇遊獵之地也或禁
野並稱金剛山元弘年中判官楠正成據
壘於此爲敵偸之舉東軍十數萬圍之
攻之遂不克敗走正成武名勇功大顯
俗號其壘曰千劍破城

和泉國　大鳥社昔神化爲白鳳來集
故立社祭之號曰大鳥

攝津國　膽駒山廐戶皇子之子山背
大兄王爲蘇我入鹿被攻逃入此山自
殺　神崎渡舟之處也與江口並稱
傀儡子遊女在此地留旅客　難波此
所今大坂也昔仁德天皇爲太子時百
濟國王仁持論語來教之然謙讓以
勸卽位世傳以爲盛事其歌詠梅得此
與之義難波者太子之所居也　住吉
社祭表筒男中底筒男三神共海童也
後合天照大神神功皇后崇之爲五社有
松林　兵庫一名武庫或作務古
西有有馬山有溫泉浴者除疾病
布其聲如鼓故號鼓瀧　福原平清盛
築別業於此地治承年中奉安德天皇
遷都於此不幾復歸平安城

東海道十五箇國

伊賀國　天照大神齋宮初建于此而後移於伊勢

伊勢國　度會郡有兩大神宮所謂內
宮外宮是也有川名五十鈴又曰御裳

罹事跡甚多
鈴鹿山昔有賊出沒如鬼將軍坂上田
村丸奉勅討滅之以其臨故置關坂下
有小河八十故号八十瀬
志摩國
有伊雑宮爲伊勢大神之遥宮
尾張國
熱田社景行天皇子日本武
尊自東征歸至此留靈劔故祭之曰説
曰秦徐福來于此求藥故世号熱田爲

小蓬莱
參河國
杜若澤有八橋在原中將業
平來此處詠倭歌
矢矧河建武年
中源義貞奉詔東征與源尊氏兵戰于
此
吉田有河自茲渡舩渉伊勢
遠江國
天龍河其支流曰小天龍河
面廣而無橋土人操艇渡旅客官家往
還時架舟梁

潮見坂或曰二村峯也擬南海無山無
爲洪波百尺
駿河國
大堰河爲遠江駿河之境時
時每逢風雨渦瀨不定渡則石磧足河
東畔驛曰島田居民爲家被漂而居亦不
定然行旅逢水漲以錢界土人以渡民
得其利
宇都山
在原業平過此時楓
蔦壯茂偶逢修行者詠倭歌

阿部河去府地一里許府中有神宮號
曰淺間當自富士山遷之
富士山
扶桑第一高山四時有雪經
頂有烟昔役優士登此峯詳見都良香
記此傳秦徐福浮海來於日本遂留于
此山以爲蓬莱山其名聞於中華義楚
六帖載之又洪武年中宋景濂作日東
曲以詠之且本朝詩人歌人題詠甚多

淺間明神之所居也麓有穴深入穴不知其深幾許也其麓有河亦曰富士河急流甚險　清見關多胡浦與三穗松林相對　阿部山中有一物號曰山男非人非獸形似巨木斷有四肢以爲手足木皮有兩穴以爲兩眼甲圻處以爲鼻只左肢懸曲木與藤以爲弓弦右肢懸細枝以爲矢一日獵師相逢射之國之大怪牽之觸岩流血又牽之甚動不動驚走歸家與衆共往尋之不見焉唯見血灑岩石耳

黄瀬河治承年中源頼朝發自鎌倉觀兵于此時其弟義經自奥州來謁

蘆鷹山足柄山共在富士之傍

薩埵山下有海岸往來者窺潮之進退以往避其波也觀應年中源尊氏與其

弟直義不善家戰于此山直義敗走草薙社　日本武尊東征時賊放火於廣野欲燒武尊武尊拔天叢雲劔揮劔艾薙之草偃燒賊故尊無恙因取名曰草薙劔　久能山甚險阻路羊腸九折盤四方孤絶南則海岸也源義經嘗以留奉此山神　多胡浦聖武天皇時漁人於浦邊得沙金少許即獻之

三穗松林有神女飛來懸羽衣於松枝漁人取之神女失衣不能飛屢求之不畀焉遂相約授衣神女悦而飛去其後又來於是土人立祠奉之

甲斐國　新羅三郎源義光子孫分居

此國者號曰甲斐源氏州產馬每年八月貢之

伊豆國　三嶋有社祭大山祇神是山神也與伊豫三嶋同箱根山有駒形神祠山上有湖伊豆相模以此山為界伊豆海有大嶋昔役優士小角遭讒謫此嶋後浮海入唐云云又保元年中流鎮西八郎源為朝於此島　熱海有温泉有神曰走湯權現

相模國　小田原近世有北條早雲云

若居此城兵威頗振於関東早雲姓平氏初號伊勢新九郎及到関東慕昔時北條氏執兵權以自号北條氏其曾孫氏政及子氏直天正十八年為関白秀吉被滅　伊豆相模海上有鯨鯢長数丈毎歳官船司使水手叉之其長縄從其所往猎之牽之到陸剖之以入魚肆腥油甚多　酒匂川在小田原東五十町　鎌倉源頼朝以來為柳營居處鶴岡在鎌倉崇八幡大神是源氏所帰依也　鎌倉事跡最多不暇枚舉也金澤越後守平貞顕集倭唐群書儒書以黒印金澤文庫誌之佛書以朱印金澤文庫誌之本朝書籍亦貼黒印元弘兵燹之後絶存者二百数十部

武藏國　平原廣野不見山千村萬落

鷄犬相聞朝日夕日出没草際鶴鵠鳧雁充満其中處處有沼産鯉魚嘉魚隅田川在武藏下總之界水深有舟有鳥曰都鳥喙足皆赤形似鷗倭訓志義好食蛤昔在原業平來過詠倭歌

安房國　有山傍海自武野望視此州之山

上總國　平廣常為此州司馬率兵二萬人迎源頼朝其後遂被害時治承年

中也

下總國　平將門居相馬郡兼平年中謀反自稱平親王構殿舍擬禁中置百司與關東八州相約作乱詔使平貞盛藤原秀鄉討之遂族滅

常陸國　鹿嶋宮者武甕槌神社也古此神奉天照大神勅與下總香取神相共合力掃除邪神歷代以其勳功故

二神皆爲大社古來不殺鹿以神使故也　筑波山有茂林麓有川有淵

東山道八箇國

近江國　比叡山日吉神之所栖也當王城之東北俗謂之鬼門遂比天台山事跡繁多今略之　州有湖甚廣大船往來自北國達大津多產鮒魚有美味湖中有嶋曰竹生神仙之所遊也湖形似

琵琶故曰琵琶湖湖西流最細處曰勢多架橋往還勢多少西入山城國名宇治川勢多西南有山皆岩石故曰石山　琵琶湖外別有小湖曰餘五　伊吹山昔日本武尊歸自東征到此時山神化毒蛇吐氣中武尊武尊驚汲水洗之而覺因呼其水曰醒井

美濃國　稻葉山今名曰岐阜

南宮山有仲山彥社　岐岨川自信濃岐岨山流出故名又洲俣川黑瀨川皆同流也不破關之一也　青野原牛若東行時富賈吉次同往賊首長範聚徒數十人謀于野夜入吉次宿欲盜其裝牛若拔劔斬之死者既十餘人長範興之自把炬火右手提長乃直入牛若挑長範雖竭力牛若輕捷長範腕痿棄

長刀遂違吉次大喜俱赴奥州牛若源
義經之童名也
飛驒國　昔此州出良匠故號飛驒匠
信濃國　地高而寒群川之長大者其
源多自此州流出岐岨山材木甚多大
者數圍長者數丈土民戶戶皆板屋
四面皆板不塗壁裂大木為薪伐木者
轉自山溪河以達諸國　諏訪有遠御

方神社號諏訪明神大已貴神子也此
處有大湖冬氷厚然人恐陷焉一夜
氷一道峨峨然衆以為神初渡然後人
馬往還如踏陸路　戶藏山有手力雄
神社此神天照大神之臣也　嬬棄
山詠倭歌者以此山之月為吟料
上野國　碓日山昔日本武尊過此時向
東曰吾嬬依是倭語呼東曰阿都磨

利根川長流而大俗號曰坂東太郎
下野國　河內郡二荒山一名日光山
又曰黑髮山或曰別山也深山上有大
湖其奥有湯泉山中有栖鷹巢又有銅
穴多出鑛　宇都宮神曰猿王即日
光山神子也　室八島池中有八島
祭八神世傳昔此州富人有故以禁池
邊積薪燒魚故歌人執之以為故事

足利行道山有源義兼墓　小野篁
嘗居足利其後就篁舊書屋安先聖影
教授者相續居之東州人不學五經正
義孝經論語孟子註疏等有之欲見者
來求不許外借俗推呼之足利學校源
尊氏逃往筑紫與菊池戰于多多良濱
時默禱先聖像遂得勝依是造營屋宇
以崇奉也

陸奥國　白河關有秋風楓落之倭歌
衣河源義經藤原秀衡所據也
熱借山逢隈河俱是源頼朝與藤原泰
衡合戰之處　松島此島之外有小
島若干殆如盆池月波之景境致佳
與丹後天橋立安藝嚴嶋為三處奇觀
鎮守府以為東國之邊徼故置鎮將以
備警衛　南部產名馬　津輕昔

有蘇鞨船來漂　金華山產黃金聖武
天皇時貢之文獻通考所謂東奧州產
黃金是也　蝦夷島　船自松前渡行
夷人皆長髮鬚放毒矢得禽獸鳩多不
知其數遠行者見陽鳥之所居蓋與胡
奴接云
出羽國　出鷲鳥雕鷹鳥羽故名昔毎歲貢
之鏃以為箭括最上川有稲舟上下之

倭歌　按察使出羽陸奧皆有之秋田
城此州之都會也置其介以治之
北陸道七箇國
若狹國　出羽越後之舟達于小濱是
布乾鮭等為市後瀬山青葉山俱名所
遠敷大明神社祭產火火出見尊此
神天照大神孫也
越前國　敦賀郡氣比大明神社祭者仲

哀天皇廟也有大宮司甚之　金崎
城建武年中尊良親王及源義顯據之
足利高經等攻拔之城中糧盡尊良義
顯自殺尊良後醍醐天皇長子義顯義
貞長男　足羽郡有黑丸城原義貞
攻之城主高經拒之義貞中流矢而死
荒血山木目山俱名所
加賀國　白山雪不消故名昔修驗者

泰澄入山詣感妙理權現出現曰伊奘諾神是也遂立為太社　清和天皇時渤海使者來此州即越平安城

能登國　石動山

越中國　礪波山有関

越後國　夜叱古山神有社　鳥坂城建仁元年城小太郎資盛據城謀反佐佐木盛綱率兵攻之互多死傷資盛姨母號坂額鄉前善射假為童形結髮着甲居櫓上放矢中之者皆斃藤澤四郎在其後高處善伺射之洞坂額股即作生捕之坂額被創後資盛敗北劍愈後將軍源頼家嫁坂額于浅利義遠

佐渡國　越後海上島也有銀山兼久兵乱時平義時遷順德帝于此島

山陰道八箇國

丹波國　大井河之濫觴在此州自山谷間駕一葉到嵯峨其間有巖瀾盤陀浪花限鳥飛難氣象巖等之號皆近歳惺窩藤斂夫之所題也　大江山其麓路日生野過丹後昔山中有鬼呑酒顛童源頼光渡邊綱等奉詔往斬之篠村有八幡宮元弘兵革之時源尊氏献鏑矢及願文曰大神聖代先祖之宗廟源家中興之靈神云

丹後國　天橋立一名成相一州之美景也寺有浮屠立文殊樸俗傳自海排龍燈　與謝郡水江浦島子釣魚得亀到水府與女相約歸時女畀一篋曰慎勿開浦島子歸故郷既經數百歳時人無知之者浦島子怪之開篋有紫白雲出自篋中即老死

但馬國　有温泉

因幡國　有山亦名因幡有松

伯耆國　大山是神靈仙人之窟宅也

船上山後醍醐天皇自隱岐遷幸駐蹕於此伯耆守名和長年奉之

出雲國　大社（大一作多）祭大己貴神此神之

者素戔烏神娶稲田姫所生也地神之

魁也其魂飛遷入和州三諸山爲國造

監之　斐川上素戔烏神斬八岐大

蛇處也嘗有八色雲氣故爲國名素戔

烏大己貴事詳于日本紀　日御碕

八重垣素戔烏神之所棲也

社者大社之離宮也

石見國　高角峰柿本人丸之所設也

有銀山文献通考曰西別島出白銀

也

隱岐國　產鰒魚味美　承久兵革

之時平義時遷後鳥羽帝於此元弘騷

動之時平高時遷後醍醐帝於此

隱岐海上有竹島多竹多鰒味甚美海

獸曰葦鹿

山陽道八箇國

播磨國　須磨浦蜑夫煮鹽　明石浦有

朝霧嶋舟之倭歌　高砂有松　有川

曰賀古一名鶴川　有野曰印南　宍

粟郡出鐵鍛作刀劔　苔縄山元弘年

中赤松圓心構壘處也　室津往來大

小船之所泊也

美作國　久米山鹽垂山在此國

備前國　昔備前中後爲一國號吉備國今分爲三

備中國　吉備津宮神社有釜若有事

則自鳴吼

備後國　鞆浦有功皇后繫船於此
安藝國　嚴嶋神社祭市杵嶋姫命是素
盞嗚神之女也潮滿則華表廻廊皆在
海中潮退則為陸地朝暮之晴夫明月
之夜真一方之佳景也俗號宮嶋平清
盛為安藝守時尤崇信之終身不變也
周防國　山口多材木　山口者大內
氏累世所居也以勘合印通舟于大明

九十年前大內氏滅亡之時勘合印為
兵火燒失
長門國　昔仲哀天皇西征之時居豐
浦宮　赤間關一曰赤目關赤目者鯛名也昔
有大鯛魚透過故名焉周防長門之界也
壇浦文治元年安德帝為源氏被攻所沉
溺處也平族同溺死　南海道　四國
紀伊國　日前國懸宮是神鏡之也

紀氏為國造監之有川曰雜賀有浦曰
和歌浦曰吹上有蘆葦有鶴　玉津
嶋明神宮在和歌浦是允恭天皇妃衣通
姫也　藤代社昔孝德天皇子有間
皇子自縊死處也　高野山昔有丹生
神與天野明神共守此山嵯峨天皇時
沙門空海住此山　熊野山日本紀
云葬伊弉冊尊於紀州有間村故祭其

靈其子速玉男事解男命為三社或曰
秦徐福率童男丱女尋蓬萊遂留此沒
後祭以為神故大明太祖皇帝賦三山
詩云熊野峯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
肥當時徐福求仙藥直至如今遂不歸
依是本邦稱蓬萊者三處曰富士曰熊
野曰熱田　浮屠入此山以來呼　宮新
宮那智為三處權現　那智瀧者最大

第六之瀑布也落處有淵不知其底之
深花山上皇曾來浴此瀧水
淡路國　伊弉諾尊以矛探海其滴凝堅爲此島
阿波國　勝浦源義經追擊平氏時到
此浦喜曰浦可也我必勝　國中有長
河阿波海上有鳴戶潮波甚急齊消回
旋舟到此多沒溺
讃岐國　屋嶋其形似屋故名文治元

年源義經襲屋嶋平氏敗北奔長州
白鳥明神社祭日本武尊之靈　崇德
帝與後白河帝爭位時崇德失利遷于
此國崩後立廟號曰白峯
伊豫國　有温泉　三島神社與伊豆
同
土佐國　山多材木　元弘年　平高
時遷尊良親王於此

西海道九箇國
筑前國　太宰府置帥大貳以掌此
治之設九州之警衛及異國襲來之備
也延喜元年菅丞相依藤時平之讒左
遷爲太宰帥作詩曰都府樓唯看瓦色
觀音寺只聽鐘聲三年薨葬安樂寺後
立天滿宮都府者都督府也觀音寺亦
在筑前　志賀嶋神是安曇明神也

宗像社祭素盞烏尊之子
宇瀰宮神功皇后生譽田天皇處也
箱崎有松林有八幡宮祭譽田天皇
也譽田即應神也　寶萬嶽菅丞相登
此祈天處也
筑後國　有一夜河千年河等之勝水
豐前國　門司關即赤間關之對岸也
高處有舊壘跡宇佐宮祭八幡大神稱

德天皇欽讓位于弓削道鏡使和氣清麿告宇佐神神詫不許清麿歸奏之道鏡怒配流清麿　採銅處在小倉山上

豊後國　有木綿山小竹島大友氏曾據此國

肥前國　松浦昔神功皇后西征時釣魚處也　大伴狹手彥入唐時松浦佐用姫登山振領巾惜別以招舟見者悲之因名其處曰領巾振山　松浦

明神即神功皇后之靈也一名鏡宮又曰聖武天皇時太宰大貳藤原廣嗣謀反勅大野東人伐之廣嗣出自筑前値二城相戰于板櫃敗走乘舟振鐸欲征異國逢惡風不能進遂亡其靈爲祟故祭之松浦明神鏡宮明神板櫃明神皆是也平戶亦在松浦中遣唐舶必歸朝於此不得到筑前博多則着平戶

河上社祭八幡大神淀姫宮祭大帶姫是神功皇后妹也長崎近年番舶及唐舶往來之港也長崎外三里許有湊曰福田

肥後國　阿蘇宮是阿蘇津彥之社也　昔八十梟帥不順王命日本武尊西征誅之平之　菊池氏在此州久矣建武以來菊池武重子武光通志于後

醍醐後村上兩帝奉皇子爲征西將軍宮連破少貳大友等兵其威風振于九州大盡勤王之義

日向國　櫨小戶檍原在海上伊弉諾尊之所濯祓也高千穗峯天孫瓊杵尊降臨之處也其皇胤神武天皇自此處初東征

大隅國　多祢嶋在海上爲大隅之附庸

薩摩國　嶋津氏世々領之大隅屬焉
海上嶋多皆屬薩摩
五島有主不屬薩摩
壹岐　斑島海松浦伊波多野在此
對馬　皆置探題職
本朝六十餘州風土記及民部省圖帳
諸國受領勘文等書詳載山川之事跡
然事多文繁雖累歳月不能發縮況不

日之間乎今依其求僅少槩見以拔呈
焉

羽族
鷙鳥　鷹　鷂　鴘　鵰
鶻鳥　鷂　角鷹　鸇鷂　鶬鶊
鷁子　雀鷂　雀鷂　鶻　隼
雎鳩　鷭　山雞　木兎　鵯
鵟　梟　怪鴟　雅鳥　鳩
鳭　鵤　斑鳩　鵊　鵐　猟子鳥
鵯　鵼鳥　鶇鳥　鷚鳥　胡鷰

鸜鵒　喚子鳥　稲負鳥　鵙
鵎木　布穀鳥　鵐　鵂鶹
鵁鶄　鸊　鶗鴂　雉　鶉
鷸　雲雀　鷦鷯鳥　鵯鳥
鶖　鸕鷀　連雀　鶺鴒　巧婦
鷺鷥　鵁鶄　鴻雁　鴨　鴛鴦
鶖　鴈　鵠　鸛　鷺
茶[illegible]鳥　鳩　鴎　鸕鷀　鳩

鴇　鴟鴞　鷀　鶘　鳩
桂鵆　鵆　俗曰千鳥　鵟　翡翠
鵡　鴾　鴇　都鳥　鷽
護田鳥　鸐　水鷄　小陸鳥
都鳥　愛鳩　鷄　鴫
四十雀　菱食
日雀　鶸

事跡考　五十九

毛群
熊　羆　豺狼　猫　葦鹿
猨　狐　獨豻　水獺　獺
麋　鹿　麞　麢羊　獼
猱狿　狢　野猪　狸　猯
兎　鼠　鼷鼠　鼴鼬　鼯鼠
鼯鼠　鼬鼠　鼹鼠　猪　羊
犬　猥　馬　驢馬　牛　野牛

水牛　島牛　山犬
膃肭臍　獺虎　栗鼠　猫鬼
海獺

鳥獸之見於爾雅釋名廣雅埤雅爾雅翼毛詩詁疏本草及韻書者并按本邦所有者則其字有實者有假用者有作倭字者有用俗號者精詳之則有可議者倉卒

事跡考　六十

有難改正者今姑以初心記之何遺漏不多哉或古有而今無者或古無而今有者或同類異形者或一物異名者或異類同名者或聞名未見者或見而未知名者皆難一一識之庶幾察之若夫草木蟲魚者不遑枚舉　貴邦之所編撰鄉藥集成嘗得見之其間彼此或有無或異同其奇進知之乎行人趣裝太忽餘俟來音

本朝年中行事畧

正月

元日 四方拜　朔月寅時天王唱屬星名拜天地四方以攘年災祈福祚

供御藥　獻屠蘇酒神明白散度嶂散

朝賀　辰時群臣着礼服侍天王于太極殿

奏七曜暦　獻氷様　以氷厚薄占歳豊凶謂之氷様獻腹赤腹赤者魚名　獻鏍鑼餛飩索餅桂心等

奏國栖　國栖者處名在大和國吉野山其地出年魚唱歌吹笛而奏焉

賜百官宴

内侍處御供　内侍處在禁中神鏡所在也昔天照大神以寶鏡授天王示斯鏡明潔清之以歴代傳以爲大寳矣天照大神者天王之祖神也供物毎月朔皆同

立春日　供新汲水曰若水

上子日　獻七種菜

子日遊　野遊曳稚松

上卯日　大學寮獻御杖長五尺三寸若干束謂之卯杖杖頭刻五行獸形祝之掃邪魅

二日 二宮大饗　群臣賀右宮東宮賜其饗

朝覲　天王行幸太皇及太后宮

三日 視告朔　天王覽百官行事之所録

叙位　授群臣位階

七日 白馬節會　兵部省奏弓矢獻青白毛馬

八日　女叙位　授宮女位階

十一日　除目　後百寮内外官

十五日　献赤豆粥及七種粥

十六日　蹈歌　召洛中男女善謌舞相分舞蹈以祝年甫謂之男蹈歌女蹈歌各賜禄

十七日　射礼　行幸豊楽院覧之

十八日　賭弓　勝者令負者飲酒以罰之左大将右大将臨之

廿一日　内宴　天王在仁壽殿使文人賦題作詩事畢有宴

晦日　神祇官献御贖物　毎月有此禮

作人形代身以除災盖贖其罪之意也

是月有外記政始　吉書始等之儀且有國忌日及浮屠修法等事始畧之

二月

上丁日　釋奠　八月亦同

上申日　春日祭　春日山一名三笠山在大和國天兒屋根神所居也此神者藤原氏之所自出也号曰春日明神

上卯日　大原野祭　大原野在山城國後春日神于此昔王都在和州後遷都城州時世世藤原氏女為皇后夫人以春日路遠故祭祀大原野

四日　祈年祭　祈諸州靈社

十一日　列見　召見六位以下有藝能者

廾五日　北野忌日　菅原贈相國之忌日也其靈為北野天滿自在天神故菅族之子孫行其事北野在王城北

位禄定　考群臣奉勤而慰其勞賜禄

三月

三日　摂灯于北山天王祈北辰云号曰御灯
曲水宴　群臣侍　御前賦詩流盃于水面取飲之是日供艾餅
中午日　石清水臨時祭　石清水在城州男山一云号鳩嶺祭八幡大神
四月
朔日　更衣　改綿衣着袷衣

上卯日　三輪祭　三輪山在和州祭大物主神也一説云此神者素盞烏神之子素盞烏者天照大神之弟也
同日　稲荷祭　稲荷山在城州此神化翁負稲故名亦是王都護神
上申日　平野祭　有八姓祖神在城州
同日　松尾祭　與日吉神同
上酉日　梅宮祭　橘氏之祖神也在城州
四日　廣瀬龍田祭　二社共在和州即風神也祈之除風水災
八日　灌佛
中申日　日吉祭　日吉在近江國比叡山神也　俗謂山王
中酉日　賀茂祭　賀茂在城州此祀雷神也世世以為王城守護

中子日　吉田祭　與春日神同　吉田在城州
廿八日　駒牽　天王幸武徳殿見馬并射
晦日　率川祭　以三枝花飾酒樽以祀故号三枝祭率川在和州
五月
三日　献菖蒲
五　端午節會

左右近馬場射騎　自三日至六日行之
左右大將奉行之
賑給　賜貧民米塩有差
著鈦政　撿非違使赴東京獄決罪囚
六月
供忌火飯　忌不淨之火也
供醴酒　自是月至七月盡
十日御躰卜　神祇官人占天王有慎今
十一日　神今食　天王幸中和院奉天
照大神手躬調齋膳以祭之
十四日　祇園御霊會　祇園在城州盆
素戔烏神之處也
晦日　大祓　百官聚于朱雀門而祓解
同日　鎮火祭　卜部氏祭王城四隅以
掃火難
同日　道饗祭　除疫癘也

同日　施米　賜王城郭外山寺貧僧米
塩有差
七月
七日　供索餅　乞巧奠
十四日　盂蘭盆
相撲　諸州貢有膂力者天王幸仁壽殿
觀其角力勝負　祈年穀奉幣　二月今月
奉幣帛于群社
八月
八朔風俗　古無此儀四百年來特為佳
節
上丁日　釋奠　與仲春同
四日　祭北野天神即菅霊也
十一日　定考　六位以上可昇進者擇
才藝言行恪勤以賜爵位
十五日　石清水放生會

詔使赴男山有宣命祭八幡大神大神者應神天王之靈也一云譽田天皇父曰仲哀母曰神功背現于豐前國宇佐宮清和天王時移來男山石清水效驗炳然爾來詔與天照大神並為宗廟其餘群祀皆為社稷也八色幡故曰八幡宮託宣令放生于諸國於是到處建此祠放縱魚類遂使男山下河禁殺生

十六日　駒牽　信濃甲斐武藏上野等國貢馬若干匹天王出南殿見之

九月

七日　不堪田奏　諸國田畝荒損處錄以奏之謂其實免稅三分一

九日　重陽宴　賜臣僚菊酒又賜鮲魚又頭上插茱萸

十一日　例幣　自一日至今日僧尼重輕服輩不聽參內以潔齋故也天王奉神祇官召齋主中臣忌部卜部令乃奉幣諸伊勢伊勢有天照大神廟久矣故崇號伊勢皇大神宮俗謂之內宮其後崇大神孫天瓊杵尊于同國度會宮亦曰伊勢皇大神宮俗謂之外宮每年發遣奉幣使故曰例幣齋主者掌神祇者也中臣忌部卜部皆姓氏也此三氏預神職者也

撰蟲　宮人行王城西嵯峨野捕秋蟲入于籠以獻之俗呼曰鈴蟲若蟋蟀之屬也

十月

朔日　更衣　改袷衣單衣著綿衣

上亥日　獻餅

五日　射場始　天王幸弓場殿自射侍臣亦射之左文右武之道也

同日　殘菊宴詔群臣賦詩賜酒

初雪見参　初雪降時侍臣入内

十一月

中務省獻明年之暦

朔旦冬至　天王御南殿受群臣賀

上卯日　相嘗祭　遣奉幣使于有名之
神祠

同日　祭筑紫宗像神　素盞烏之子也

中丑日　五節　擇宮女令歌舞其曲有

五段故曰五節而舞女五人

中寅日　鎮魂祭

中卯日　新嘗祭　供新穀于神

天王一世一度所行曰大嘗會每歲所行
曰新嘗會專祀天照大神

中辰日　豐明節會　天王以新穀作白
嘗又頒賜群臣

十二月

十九日　佛名　讀佛名經或三夜或一
夜以僧爲戒臘爲導師

下午日　御髪上　收天王梳髪斷屑焼
棄之于主殿寮前

大寒日　立土牛童子像　陰陽師造五
色土牛童子青立東門赤立南門黒立北
門白立西門每門加黄牛　除疫疾且勸
農事

荷前　撰日以今年所貢物先薦于陵
墓以奉幣帛內侍處神樂　管絃鼓吹以
祝神鏡所在且又有謳歌天王亦時時能
有度曲

晦日　大祓

是夜追儺

年中行事諸于江家次第支甚多今擷
其十之一而已大江匡房爲太宰帥此

人撰次第

冠禮

有太子冠禮有公卿大夫冠禮有士庶人
冠禮皆通曰元服太子初冠時左大臣或
右大臣或外祖父外舅理髮攝政或關白
加冠其泔器竹皮力櫛梳剪刀之類皆備
矣式制載在衣服令及西宮記文繁不及
記 禮畢叙爵

公卿大夫之子初冠時其華族一員理髮加
冠或代冠以烏帽子烏帽子之品有立烏
帽子有風折烏帽子少年有鬚額冠有小
結烏帽子 庶人着小折烏帽子故呼元
服曰烏帽子着

婚禮

天王納后太子娶妃其儀貴重載在儀
亞相所撰婚記不可勝書

士大夫娶妻先通媒妁相約乃諏吉日納
幣或金銀衣服絹布酒肴隨家豐儉有差
及嫁前日遣婦人器財諸具其日輿及夫婿所夫
家老或子弟或親族出迎之婦家老授輿
夫家之人擔手于轅以入又一人授貝桶
夫家之人受之婦入輿婿相見親族男女
侍焉具飲膳盛酒巡數獻其夜或三夜
婿婦互往來有相見之賀古禮尤嚴重近

世陳略
庶人之儀有差

喪禮

天王崩太子居倚廬百寮吞聲遏密八音
官命固三關戒嚴先命造陵司次命裝束
司葬送有日太子素服群臣百官皆緇服
古昔有三年喪三月喪短長之奏議近世
世多用浮屠事公卿大夫之喪有差亦是

近世使浮屠行之喪葬除服[illegible]
於是入于禁中　古有陵有墓皆墳埋以
封樹且立石以誌焉寢浮屠事或荼毘
或掩土皆非古礼也

祭禮

天王在位之際一度大祀謂之大嘗會先
享天神日悠紀次享地祇月須機（一作主基）
本朝皆入　比之漢之郊祀其餘祭祀千群

神皆為社稷也水旱風疫悉有感應
即位之初奉幣告于諸陵以先王有功德
故撰定以為陵数是表奉先之禮也
諸神之中称大明神者大祭用牲猪鹿雉
犬魚鳥之類也奉之者不茹葷致齋謂之
内清淨散齋謂之外清淨宗廟之初天照
大神天瓊杵神次八幡大神祭天照大神
時合祭先王及父祖

浮屠之類神職皆称曰供僧以誦經[illegible]
一代祓詞祝文以菓蔬麺餅等代牲故
近世祭祀與佛事不相異　神遊時舁輿
舉幡捧戟以夾路而行輿数依社例有多
以奉之者良賤老弱假異様形先後列歩
見者満衢所謂祇園會春日祭等之属皆
是也漢世遊衣冠之処乎
右四禮儀載布于本朝諸書今抽其万

一
右日本人物地理節序祚四礼儀等因
朝鮮官使申竹堂之求而附之李知卓
投之

寛永二十年八月十三日

春齋
考槃

事跡考終

丁未正月吉日

荒川宗長

林愨撰 林叟補

史館茗話

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小川林和泉掾刻本

據寛文八年（一六六八）

小川林和泉掾刻本影印

史館茗話序

父逝而子繼其志者順而易子先而父成其志者逆而難今有一難事　梅洞林郎君從　家嚴弘文院學士預國史編纂之事史館退休之暇摭　本朝中古以來王公卿士跂歩詩壇遊藝文苑之遺事若干條加以料案名曰史館茗話至四十二件未終其編蓋有以漸成之志乎丙午之秋不幸罹疾不起而卒雖無半面識者無不惜其才况於父子之情乎爾後　學士得此一小冊子篋底見而悲悲而復讀手澤尚新音容宛在耳目豈翅殘藥故衣之謂而已於是抑涙拾其遺採其餘併爲百件嗚呼非父成子志之難乎原夫　本邦之古朝家文章不乏其人逮于王綱解紐世道幺麽文章與時隆汙遂至於樿林風月之徒竊執其柄以爲己業不亦異乎吁搢紳處士有志之輩讀此等編執文章爲吾家舊物以勵復古功業則不爲無補于不朽之盛事乎是　林家名父子期後學之微意也僕偶借寫之因加訓點以便童觀遂爲之序

寛文第七歳丁未秋日

端亭辻達謹書

史館茗話

梅洞林慤撰

嵯峨天皇巧詞藻常與野篁成文字戲一日幸河陽館題一聯曰閑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示篁篁曰聖作恰好但改遥為空乎天皇駭然曰此句汝知之乎對曰不知天皇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

換之耳抑足下與白居易異域同情乎可歎可歎篁莞爾而退時白氏文集一部初傳于本朝藏在御府世人未見之

高雄山鐘橘廣相作序菅是善作銘藤敏行書世以為三絶

橘廣相九歳昇殿奉詔作暮春吟曰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九重城裡春

都良香乗月過羅城門得一聯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門邉有鬼歎曰殊妙也其文章之動鬼如此

都良香遊竹生島偶吟一句曰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島神颺聲曰十二因縁心裏空

菅相幼而頴敏十一歳時椿府是善試

問曰兒若作詩可賦寒夜即事乃應聲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是善喜之

菅相春娃無氣力詩序羅綺之為重衣妬無情於機婦管絃之在長曲怒不闋於伶人世人傳稱之他日菅相語人曰是我得意之文也

菅相曰温庭筠詩体優長予常愛之

菅相在貶所三年行住坐臥不過一室欝欝送日都府樓在眼不能往登焉觀音寺在近不能往遊焉偶得一聯曰都府樓纔看瓦色觀音寺只聽鐘聲自謂似樂天詩也

紀長谷雄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援助未遇提挈都良香爲當時高才長谷雄雖列其門徒未及知名一日北堂諸

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詩良香獨擢長谷雄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依此一言漸增聲價

人或嘗歎紀長谷雄博學英才善清行哂曰長谷雄固有英才其博學則吾不知也長谷雄在當時太被推重然其輕侮如此

紀長谷雄侍內宴賦草樹迎春詩曰庭增氣色晴沙碧林變容輝宿雪紅菅相乘醉執其手曰元白再生恐難及乎

宗岡秋津奉試登第天皇賜書曰秋津久在學館齡筭已積頻逢數年之課試常歎一身之淪落方今適擢摛藻之美以入攀桂之列云云秋津感詔旨之辱拜戴捧出舞踏大庭衆興之

餘且歌且行白髮戴霜青衫乘月不覺到建禮門忽得兩句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踏人高吟三四傍若無人衛士異之問曰何人答曰新進士老學生宗岡秋津也衛士責曰此處是建禮門也匪汝之所到也况高吟驚耳乎秋津愕然謝之

菅淳茂八月十五夜陪亭子院賦月影

滿秋池詩曰碧浪金波三五初秋風計會似空虛自疑荷葉凝霜早人遣蘆花過雨餘岸白還迷松上鶴潭融可算藻中魚瑤池便是尋常號此夜清明玉不如上皇吟誦數回嘆曰神也妙也恨不使先公見之先公指菅相也

藤忠文為征東大將軍向東海道途過

駿之清見關眺滄波之淼茫時軍監清原滋藤吟杜荀鶴所謂漁舟火影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爾向忠文歎其在軍中而不忘文事

天曆帝召江朝綱菅文時論白樂天詩玉音曰汝等歸家繙彼集釋其尤者一首書以奏進之翌日朝參各捧一紙于御床下帝閱之則共是送蕭處士遊黔南之詩也帝歎曰二人胸中如合符節

朝綱愛白樂天文章慕其為人一夕夢與樂天遇接話從此文章日進

江朝綱餞渤海客裴璆詩序前途程遠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璆太感歎之經年彼國人遇我邦之人問曰朝綱為相公

乎否答曰未也彼曰貴邦何不重文才哉

江朝綱暮春詩曰落花狼籍風狂後啼鳥龍鍾雨打時世人以為確對

江納言夢菅相來告曰公之才學勝朝綱覺後大喜自書于日錄之中然時論僉謂其文筆與朝綱相去遼絕

江朝綱菅文時同時才名相敵其所作

之詩往往相類朝綱語人曰後來以予及文時為一雙手管江一雙之語權輿于此

藤在衡設尚齒會管雅規亦應招作詩曰醉對落花心自靜眠思餘篆涙先紅以靜對紅人皆奇之

統理平巧詩沒後管文時自書其集常讀之曰先輩之作不易及也

村上帝設內宴召羣臣賦宮鶯囀曉光詩帝亦乘興賦詩曰露濃緩語園花底月落高歌御柳陰自謂諸才子不及之既而文時獻詩曰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裏音帝歎曰是亦絶作也乃召文時問其勝劣文時曰聖作神妙非臣所及也帝曰卿宜露情實勿憚御製文時恐惶無言帝固請再三文時曰實聖作下于拙吟一等帝咲

源英明夏日作池冷水無三伏夏松高風有一聲秋管文時在側曰宜以池改水水改池以松改風風改松滿座歎曰管博士可謂老詩人也

管三品沒後歷年少年豪客追慕昔遊乘月過其舊跡吟月外百尺樓一句

有一老嫗出自蓬蒿之間曰今夕之遊其樂哉唯恨所吟之句與三品所曾唱其訓點不同此句意非月之外樓而人之乘月外樓也遊客異之問曰汝者為誰答曰妾是三品家之縫衣老婢也聞者赧然而去

管庶幾餞別詩得一句曰一葉舟飛不待秋吟誦數回未得其對江朝綱曰

盍詠燈字庚戴乃悟足成之曰九枝燈盡唯期曉

小野国風奉試賦無為而治詩曰刑鞭蒲朽螢空去諫鼓苔深鳥不驚奏覧之日帝撃節而歎之或曰此句江朝綱所作也

橘直幹隣家詩春煙遮讓簾前色曉浪潜分枕上聲自以為得意之句也

橘直幹遊石山寺詩曰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鳥一聲世人稱之後來僧奝然入宋以此一聯為己所作雲改霞鳥改蟲以呈之宋人曰佳句也但以霞改雲以蟲改鳥乎奝然咲退

源順曾得一聯曰楊貴妃歸唐帝思李夫人去漢皇情乃欲足成之未得其題數年之後八月十五夜陪具平親王于六條宮賦對雨戀月詩作律詩以彼句為頸聯翌日都下傳誦曰順得引題之妙順聞而咲曰是腹藁也

具平親王問當時文人優劣于慶保胤對曰江匡衡如敢死之士數百騎被介冑策驊騮其鋒森然少敵當者紀齊名如瑞雪之朝瑶臺之上彈箏江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

又問曰足下如何對曰似舊上達部駕毛車時時有隱聲

江匡衡對策文太公望之遇周文渭濱之浪疊面綺里季之助漢惠商山之月低眉菅文時曰可惜可惜但改作面疊渭濱之浪眉低商山之月乎

江以言賦山水唯紅葉詩曰外物獨醒松澗色江匡衡書之于冠笏示人曰

以言之詩可謂日新
江以言晴後山川清詩歸嵩鶴舞日高見飲渭龍昇雲不殘或人難曰龍昇
二字禁忌云云以言微笑
紀齊名有詩名一條帝詔加倭訓于元稹集齊名曰凡庸之才不可妄加倭
訓固辭不從
紀齊名與江以言齊名曾同奉省試賦

秋未出詩境詩齊名詩霜花後發詞林曉風葉前駈筆驛程以言詩文峰
按轡駒過影詞海艤舟葉落聲具平
親王密見其草改駒過影為白駒影
改葉落聲為紅葉聲及兩詩並出人
皆以以言詩為優齊名不悅聞具平
改其草而彌不悅其後齊名將死具
平徃問之齊名目具平曰年來文壇

之交不可忘也今日責臨多謝多謝
但改以言詩草之一件遺憾未散言
畢而瞑人皆愍之
源為憲每有文會携一囊以赴焉偶有
可喜之句則入其頭於囊中而吟哦
良久於他人之詩亦然
藤齊信與藤公任齊名藤伊周曰齊信
公任可謂敵手也若譬諸相撲則公

任可擲齊信不可打時論以伊周之
言為當
藤公任辭納言使紀齊名江以言作表
然皆不協其心召江匡衡曰卿能成
我志者也匡衡歸家未得其趣家人
赤染教之曰彼人驕慢也良人宜述
彼父祖權貴而其身不登台位則的
當乎匡衡領之作表呈之公任曰善

江匡房論紀齊名江以言文才曰齊名以言文体各異齊名文文句句揉擴古詞有風騷之体然至其不得之日忽不驚目以無新意故也以言反之所作之詩任意縱詞却無羈束其体固新其興彌多至不得之日亦非後進之所及也

或問江匡房曰本朝才子之中父子共美者誰哉答曰都良香子在中菅相子淳茂菅文時子輔昭而已

右四十二件七嗣子懿史館憩息之間所抄纂也及其沒後初見之而淚之從也踰月見之而靦面之話也隔年讀之而袖中之珍也　本朝中葉以來縉紳之徒唯遊倭歌之林不窺唐詩之苑故世人不知中葉以前不乏才子其蔽至以詩文為禪林之業可以痛恨也此一帖若傳世間則窺豹之一管乎唯惜彼早世猶有所遺也時想補足之以成彼志然修史事繁未能起筆偶當館休追懷往事獨坐無伴永日難消手把小帖口誦嘉話則眼不在花耳不在鶯猶彼之侍坐于此如身自追遊於古乃記二

三件於其末自今而後每有暇日逐次積累以及百件則豈啻史館之茗話而已哉詩林之玉屑其庶幾乎丁未春之仲月之閏館之休老爺學士濺淚跋遺帖之後併為續帖之序

元慶年中渤海文籍監裴頲來朝菅丞相假為禮部侍郎接遇鴻臚館贈酬

數篇事見國史及菅集其後延喜年中渤海裴璆來朝菅淳茂相見賦詩其一聯曰裴文籍後聞君久菅禮部孤見我新璆吟之垂涙淳茂者丞相子也璆者頲子也異域二代而家邂逅可謂奇遇也

都良香神仙策曰三壷雲浮七萬里之程分浪五城霞峙十二樓之搆插天

云云讀之則覺度量之廣大後世好事者曰良香登仙者乃是依此策文而誇説乎都香果不爲仙其卒年見國史

小野美材奉勅寫白氏詩於御屏書其後曰大原居易古詩聖小野美材今草神美材翰墨之妙爲時被許故自言亦云爾

田達音秋日感懷詩曰由來感思在秋天多被當時節物牽第一傷心何處最竹風鳴葉月明前達音與菅相同時菅集所謂田詩伯是也菅公推之稱詩伯則其以詩鳴世者可知然此絶句外所作不多聞按陽成實録元慶年中菅原道真嶋田忠臣赴鴻臚館與渤海裴文籍贈答考諸菅集則

田達音也達音之音與忠臣之訓相通則果是一人也紀長谷雄式作發昭是亦音訓通用可類推焉

菅丞相撰進其三代家集二十八卷以獻延喜帝帝賜御製律詩褒之其詩曰門風自古是儒林今日文華皆悉金唯詠一聯知氣味況連三代飽清吟琢磨寒玉聲聲麗裁製餘霞句句

侵更有訴冤膓白様從茲抛却匣塵
深時人榮之先是渤海大使裴頲與
菅相贈荅謂其詩體似樂天故御製
云爾末句意旨難解蓋讀此集則白
集可抛擲之義乎三代者謂清公是
善及右相也右相文藻今猶存焉二
代集不傳可以惜焉

昌泰之初菅丞相侍重陽宴賦菊其一

聯曰謙德晩開秋月抄勁心寒立曉
霜前時人嘆服其守持之貞固也

昌泰二年重陽宴以菊散一叢金爲題
菅相詩曰不是秋江鍊白沙黄金化
出滿叢花微臣采得籯中滿豈若一
經遺在家其身既貴然造次不忘家
業者可以見焉且夫諷諭之意自在
其中不可不着意也紀長谷雄詩曰

廉士路中疑不拾道家煙裏誤應燒
菅相太褒之三善清行詩曰酈縣村
閭皆富貴陶家兒子不垂堂自負此
句然菅相不賞之清行不悦宴罷共
出到建春門清行問菅相曰公何不
取我詩哉公曰富貴字不穩改之爲
潤屋恰好清行乃改書之

菅相客舍對雪一聯曰立於庭上頭爲

鶴坐在爐邊手不龜句云意云其用
字可謂佳對也

菅家自題其畫像曰真圖對我無詩興
恨寫衣冠不寫情蓋其畫花者繪色
不繪香之意暗合乎

渤海裴璆歸國都在中在越前接遇之
臨別贈詩其末句曰與君後會應無
定從此懸望北海風璆太感賞之朝

議誚不挙詔私與外國贈荅欲責問之然以其句為外客被稱故宥之

江朝綱及第詩以兩音字為平聲用近博士等難之朝綱引菅相詩所謂鶴飛千里未離地曰離字兩音然為平聲用之博士等猶未服之欲處落第延喜帝聞之詔曰當時博士何及菅相哉朝綱遂及第此外兩音字為平

聲則時議紛紜蓋其本朝之習俗乎

江朝綱賦王昭君曰胡角一聲霜後夢漢宮萬里月前腸可謂秀句也時人或難霜字與腸同韻也想夫妬其才強欲求疵乎

江朝綱菅文時同會某皇孫宅見花賦詩朝綱吟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

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上七字不違一字下句共言梁園之事此皇孫不詳為何親王子然為第二郎故曰第二花也曰再養寓為皇孫之意其取事用字彼此無優劣謂之二妙乎謂之聯璧乎

村上帝遊冷泉院召文人賜花光水上浮題勅菅文時作序序遲成屢促之

猶未成乗輿既將還時序成獻之帝勅藤雅材讀之停駕聞之序中有誰謂水無心濃艷臨兮波變色誰謂花不語輕漾激兮影動脣之詞帝大感賞之再開雅筵以到天明

菅三品代源雅信辭大臣表曰傅氏巖之嵐雖風雲於殷夢之後嚴陵瀨之水猶涇渭於漢聘之初風雲涇渭之

字自非著工夫則不易言焉二箇故
事尋常之語曰風雲曰涇渭而太有
意味
菅文時懐舊一聯曰梔李不言春幾暮
煙霞無跡昔誰棲時人嘆美之
文時代清慎公辭左大將表曰隴山
雲暗李將軍之在家潁水浪閑祭征
虜之未任用李廣祭遵之事遍傳都

下到處無不誦之見者無不感之一
夕盜數輩過文時門窺之問閤人曰
主人爲誰答曰作隴山雲暗之詞之
人也盜聞之曰此是當時之奇才也
可畏可畏乃走而去
安和帝讓位之後在冷泉院召文人賦
隔花遙勸酒詩以菅輔昭爲序者自
題出至會期留輔昭於院中不與其

父文時適聞疑其有助筆也其序末
曰泝於李門之浪二年朝恩未及蹈
於蓬壺之雲十日夜飲既酣後日文
時見之曰言十日似屈指計日不若
改作一日也
英明沒後橘直幹題其遺集曰陳孔
璋詞空愈病馬相如賦只凌雲英明
者菅相外孫也直幹者一時秀才也

其所稱讃如此英明可謂追外祖風
者也
天曆御宇文章博士橘直幹上書請兼
民部大輔倩小野道風淨書以獻之
先例爲文章博士者必兼他官直幹
漏恩不然故其書中有言曰拜除之
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
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天

覧至此龍顏䑸然其末段曰瓢簞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湿原憲之樞至此玉音誦之數回嘆曰嗟亦一世之文士也何沈窮之至此乎哉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大輔天皇覧其墨痕鮮麗曰是可為道風之筆也文云筆云固可愛翫而後常置此書於御牀傍天德四年禁闕罹

火之日天皇顧侍臣曰直幹之書免火乎否不敢問其餘之珍貨時人聞之感天皇之重文也

菅三品沒後慶保胤遊其舊亭見一葉落庭吟曰鴻漸散間秋色少鯉常趨處晚聲微保胤者三品門人也上句感時下句懷舊鴻漸鯉趨假對之巧者也但漸字與易文異義是亦假用也

源順河原院賦曰強吳滅兮有荊棘姑蘇臺之露瀼瀼暴秦衰兮無虎狼咸陽宮之煙片片河原院者左大臣源融之舊跡也懷古鑑戒之意共切

源順聽右中將藤某讀論語作序曰職列虎牙雖拉武勇於漢四七將學抽麟角遂味文章於魯二十篇其取事

用字無遺恨

源順詠白律詩曰銀河澄朗素秋天又見林園白露圓毛寶龜歸寒浪底王弘使立晚花前蘆洲月色隨潮滿葱嶺雲膚與雪連霜鶴沙鷗皆可愛唯孀年鬢漸皤然可謂佳作也領聯頸聯用事賦景恰好然起句末句素白皤三字似繁冗乎強難之則頗為遺

恨乎

橘倚平詩曰楚三閭醒終何益周伯夷餓未必賢伯字與百通音故對三字其句可讀之然非知伯夷屈原者終何益未必賢之詞太覺有費也蓋彼求仕進之心自露出者乎

藤在衡少在學寮與橘正通友善既而在衡叙五位任式部少輔補藏人昇

殿正通猶列地下僅至宮內少丞正通呈之呈一律曰吏部侍郎職侍中着緋初出紫微宮銀魚腰底辭春水綾鶴衣間舞暁風花月一窓交昔睨雲泥萬里眼今窮省身還耻相知久君是當初竹馬童其後在衡官爵追年進為公卿正通漸老不遇或時列在衡詩筵作序末段有言曰齡亞顏

駟過三代而猶潛恨同伯鸞歌五噫而將去去留未定請垂博愛源為憲同席聞而怪之既而正通避世不知其所終或曰到高麗國以文才為高官云後來具平親王題其詩卷曰君詩一帙淚盈巾潘謝末流原憲身黄卷鎮携踈牖月青衫長帶古叢春文華留作荊山玉風骨消為蒿里塵末會茫茫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蓋深惜其陸沈也

典藥頭清原某暮春之日曽謁兼明親王親王見庭前黄花吟曰點着嶋黄天有意款冬誤綻暮春風清某問曰是誰人所作親王答曰或人於朱雀院作之以為佳句故吟之清曰款冬倭名山不岐然見本草其花冬開非

春花也親王感悼曰自今汝來時不可妄吟詩也然則國俗以款冬為酴醾傳襲之誤久矣或曰此二句者淸愼公所詠也

兼明親王者延喜帝子也博學多才賜源姓官爵頻進至左大臣及藤兼通執政陽尊以為親王奪其權勢先是兼明有老休之志相攸於龜山至此兼通錮兼明於台嶺不能往龜山鬱陶作菟裘賦其中有言曰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且其序曰君昏臣諛無處于愬云云既而兼明薨其子伊陟愚昧不知字一條帝問伊陟曰顕考遺文有幾卷乎伊陟對曰遺文散逸唯有兎裘帝以為親王所著之裘

使伊陟供天覽伊陟捧一卷帝怪而開之初覺伊陟不辨菟與兎也乃使侍臣讀之至序文所謂君昏臣諛龍顏忽變色伊陟戰慄旣而至扶桑叢蘭之句太憐親王無罪遭寃而龍顏復初其後帝不滿於道長專權宸筆書扶桑叢蘭之二句以納書匣及帝晏駕道長入御座初見宸筆二句自破裂不以示人

兼明之後有具平共號中務卿親王故有前後中書王之稱兼明文在文粹其詩不多傳具平詩在麗藻其文存者少也併見之則兼明才高於具平然兼明之外本朝王子無及具平之才者但兼明之子孫者不顕具平之子孫者世世有才能且以與攝家世

婚故官爵亦高

橘正通源為憲共為源順門人也順臨沒授家集於為憲為憲以為榮蓋正通遯世在順存時乎紀齊名者正通弟子也長德年中齊名編扶桑集多載順詩以其學之所由來也

源為憲代蕃人一聯曰故鄉有母秋風淚旅館無人暮雨魂讀之想像則誰不垂淚哉

源為憲登天台山一聯曰鶴閑翅刷千年雪僧老眉垂八字霜菅文時難之曰改鶴閑翅為翅開鶴改僧老眉為眉老僧而可也今按上句所難固是下句眉垂讀得却好

寬弘帝瑤琴治世音御製曰無為化出南風曲有道心聞子野調以子野對南風帝之着心於文字可推知焉宜哉當時多才子惜哉奎章不多傳也

寬弘帝書中有往事之御製曰百王勝躅開篇見萬代聖賢展卷明其末句押平字具平親王奉和曰忽戴君恩還自耻風聲猶滅漢東平具平之於帝猶東平之於漢帝其用事固當

寬弘帝中殿詩筵以所貴是賢才為題具平親王一聯曰張公暫入終安漢陸氏相傳久輔吳其用事不為不可然張陸可謂良佐於賢才則未也江以言一聯曰磻溪跡去雲空宿傅野道開月獨昇句與意共於題為當

藤有國除名之後再叙三品侍重陽宴退而賦七言十韻其第二聯曰除名二月花開日待詔重陽菊綻辰其第

四聯曰忽抛野服添愁涙更着朝衣貧老身添貧二字着意第五聯曰遶死空為黄壤骨愁生再踏紫宸塵讀之則可憐生其用字亦奇第六聯曰半焦桐尾雖殘燼已朽松心免作薪其取譬可以嘉焉第七聯曰籠鶴放雲振泥翅轍魚得水潤枯鱗是亦能取譬其句未穩第八聯曰鬢斑蘇武

初歸漢舌在張儀遂入秦斑在字不對然用故事以自比焉但上句睎忠臣固是下句暴辨士其以利口求榮達之思形於言後果任參議第九聯曰運任秋蓬風處轉榮同朝菌露中新有意到句不到之評乎唯起句末句及第三聯稍劣故不論之

江以言嘆不遇一聯曰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可迷二世情一條帝憐之欲登庸之然時執政忌之故不能得官上句唯是自已之事下句以執政比趙高則其所忌良有以也執政者藤道長也以言不憚其權而云爾可謂有度量乎然云爾而欲求官者可謂不智乎既吟此句則避世而可也歷年之後以言官位稍進則道長亦不

弃其文才者可謂奇乎

江以言遇唐人問曰古集氏下用數字或曰其二其三或曰其十一其十二其義如何唐人荅曰是一家子孫列次之行也譬有一人其人有三子則自嫡次之曰其一其二其三其嫡子有子五人則曰其四其五六七八其次男有子四人則曰其九十十一十二

其三男有子三人、則曰十一、三十一、四十五、其嫡孫有子二人、前曰十六、六十七、如此嫡庶世世以次第稱之、限以四十九、而及五十、則又稱一二三云云、今按此言、不知其據、然以言直聞唐人之面諭、則可為證乎、就想蘇二黃九魏十六韓二十八、魏三十六劉四十之類、以此解之、則不勞工夫而其義可通、

藤爲時山莊在和泉國玉井、題一律曰、

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接碧巖稜、
山雲繞舍應褰幔、澗月臨窓欲代燈、
梅發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氷、
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

藤爲時有文才、願任國守、不得、長德年中源國盛任越前守、爲時獻狀、嘆其不幸、其中有言曰、若學寒夜紅淚霑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帝見之感嘆、憐其漏恩澤、不進玉食、涙垂御帳、時相藤道長大驚、速使國盛獻辭狀、而以爲時任越前守、爲時得志、而悅國盛滂沱、而憂之成病而卒、爲時者紫式部父也、

圓融上皇大井河御遊、分詩歌管絃三船、群臣各乘其所長、以施其藝、藤公任併達三藝、船司問曰、君可乘何船、公任乘倭歌船、獻秀歌、既而悔曰、倭歌者人人詠之、不如乘詩船之愈也、其後白河帝大井河行幸、又連三船、源經信乘管絃船、勤其事、而併獻詩歌、時人服其多藝、蓋爾公任之所以悔、而所然乎、

藤公任白河山家眺望一聯曰荒村日落煙猶細遠岫雲幽鳥獨歸其即景摸得好

本朝所謂郭公是杜鵑也中華賦杜鵑多是於暮春言之古來倭歌皆以為夏日之鳥也藤公任郭公一聯曰四五月交雲外語二三更後雨中音上句乃是本朝之氣候也下句與中華所詠亦合僧蓮禪一聯曰鸜子巢中春刷翅兔花墻外曉傳聲上句雖本於萬葉集歌然與子美詩意偶合則知我邦郭公乃是中華杜鵑也中原廣俊詩曰呼名五月雨霑裏知淺三更夢覺聞傾耳頻廻孤竹砌尋聲深入遠松山其曰呼名曰入松合中華詩曰廻竹稍奇也

茗話　三十五

寂照入宋之後藤伊周過其舊房賦四韻其一聯曰山雲在昔去來物魚鳥知今留守人蓋不以人廢言之髣髴乎

宋朝類苑引楊文公談苑曰景德三年日本僧寂昭入貢其後南海商船傳國王弟野人若愚左大臣藤道長治部卿源從英寄寂昭書三篇其書皆二王之跡而若愚特妙冲土能書者亦鮮能及云云書史會要亦載之若愚未詳其何人惺窩先生以為具平親王之匿名乎以其時代考之則若其然乎景德當我寛弘年中此時無曰源從英者而源俊賢為治部卿從英蓋其草書俊賢二字之轉而誤寫者乎

茗話　三十六

源孝道一聯曰巫陽有月猿三叫衡嶺無雲鴈一行與唐詩所謂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封書異域暗合乎若夫衡陽鴈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二峯者後於孝道則姑舍是孝道者滿仲子也其出武林遊文苑不亦奇乎

後一條帝第二皇女着袴内宴倭歌之

遊大納言藤齊信作序曰飛鳥朝者王女也待羽翼而開鳳曆廣野姬者公主也契風雲以復龍興云云飛鳥朝者皇極之宮也廣野姬者持統之名也帝無皇子故太愛第一皇女有欲使即位之意故用女主二朝之事且羽翼鳳曆者承飛鳥而言之風雲龍興者自廣野字說出來也

後朱雀帝秋景何處尋御製一聯曰路非山水誰堪趂跡任乾坤豈得尋先是皇后嫄子有寵早世帝悲慕不已故御製如此

藤明衡春日遊東光寺一聯曰柳助翠煙茶竈暮花添紅雪藥爐春讀得恰好助添二字着意

藤實範遊長樂寺一聯曰苺苔石滑路

猶遼松栢山寒枝不長此亦可喜下句稍奇

宗孝言有詠螢排律其中四聯曰變化有時生腐草浮沈不定度清流閑庭燈挙無消雨合浦珠還似感秋亂遁孤叢來水閣飛交一葉類漁舟望光屢誤載星節熱景方疑秉燭遊其形容稍好然燈燭並用爲贅節字不穩

大江佐國太愛花遊長樂寺詠花吟曰迎老蹉跎雙鬢雪見花淤着九春風又雲林院花下吟曰一道寺深花簇雪數奇命薄鬢垂絲又詠庭前櫻曰庭上両三樹洛陽第一花又喜手栽梅開曰隨分他年栽此樹豈圖今日見其花晩年吟曰六十餘回看不足他生定作愛花人佐國没後其子夢

亡父來告曰我化蝶每春遨翔於花園其子不堪追慕栽衆花每房塗蜜以供群蝶云

藤實範藤明衡宗孝言勤同韻賦庭前松竹實範詩曰數年抽節書窓北千載契齡虞閣南移得根辭湘浦浪擡來蓋揖泰山嵐疎籬曉露白如玉斜岸暮煙青自藍琴曲入風絃調七酒盃酌葉箕過三明衡詩曰千歲低枝當座右一叢細葉鏁簷南洗來且卷蘿間露移得自忘澗底嵐孤蓋凌霜青似栢數竿侵雪緑於藍晋林尋隠賢猶七秦嶺思封爵是三孝言詩曰淇園風跡傳窓北秦嶺雨聲瀉戸南養得數竿垂夜露栽來百尺帶晴嵐疎籬貞節尚含緑斜岸靈標如染藍

稱友鳳棲雖契久為君爵品欲誇三三篇並看則實範明衡相為伯仲孝言稍劣

後三條帝在東宮時藤實政為學士侍讀年久既而任甲斐守帝餞之賜詩曰州民縦作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及即位實政頻被登庸

延久年中伊勢齋宮寮畔有孤祠邑民

祭之如神其狐偶中矢而傷或曰既死或曰未死參議源隆綱認其事作文其中有言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見之感其採用古語之才

河帝御宇高麗王病令其禮賓省贈牒於太宰府求良醫於我邦依允恭帝求醫於新羅之舊例也宰府奏覽之然以其牒詞失禮故返其方物不遣醫而使江匡房作返牒其中有雙魚難達鳳池之月扁鵲何入鷄林之雲之句匡房自負之時人亦感之高麗人亦竒之傳到宋朝亦被稱云

九月十三夜月中華不賞之唯本朝特翫之然倭歌之遊不遑枚擧關白藤忠通作詩曰潘室昔蹤凌雪訪蔣家舊徑踏霜尋十三夜影勝於古數百年光不若今又曰訪古無如今夜影經年豈忘此時光浴中各領吾家雪塞外定疑萬里霜此二首題曰九月十三夜翫月光於忠通有宗孝言藤知房輔仁親王翫月之詩其句中用十三夜之事孝言者後朱雀帝時及第然則十三夜詩由來久矣

本朝朝士之作詩多是倣白氏體故不作其名唯稱文集或曰居易存時其集既傳來或曰會昌年中我國僧惠蕚入唐滯留之間寫之而歸朝由是遍行于世然空海傳來王昌齡集管相讀元微之集慕温庭筠詩且江維時所輯本朝佳句公任朗詠雜載李嶠王維劉禹錫皇甫曾許渾杜荀鶴

等句江談抄引盧照隣句載杜少陵事則豈唯白集而已哉先輩所見雖不多然能勤而記憶之故爲廣才今人每家多書然不勤讀不記憶與亡古堆齊若其勤而不怠則今豈可劣於古哉

右五十八件併前共百條

十者一之積也百者十之盈也數之盈豈限十百哉積而爲千爲萬亦數之積而盈也茗話之無盡猶物數之無窮也何可限百哉有說於此曰李唐才子豈百而已然不編百家詩哉我邦之歌人亦豈百而已然不見小倉百首哉史館茗話之記百件亦有所倣姑茲投筆百話既成乃想所以由作則爲足亡嗣之志也一件一淚泣而記記而泣誰知百話出自百憂哉　丁未夏之孟國史館林叟跋

寛文八戊申歳南呂中旬

洛陽小川

林和泉掾板行

中村栗園 著

寤眠録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中清堂刻本

據慶應三年（一八六七）
中清堂刻本影印

讀寤眠錄七首

盡言匡過是臣功　逆耳觸鱗豈顧躬　請
看諸侯良輔士　肌膚寸裂不忘忠
介推剖股事傳今　應識水魚恩遇深　肝
胆輪来方寸赤　精英一片奉君心
寸鐵殺人豈偶然　空拳倒敵至今傳　惕
心畢竟成虧隙　孤鳥投他劍客還
偷兒恣上紫宸宮　三伏禁兵衛戒空　起
伏有機見機早　閒投一擊奏奇功
少年志節与山高　陷井投溪竟不撓　伏
匿果能僵勍敵　淋漓鮮血復讎刀
女使精忠真可憐　洗来冤恨洞房前　誰
知衾裏模糊血　奮發丹心千古傳
拮据女手在縫裁　誰識深通刺擊才　辛
苦二十多歳業　報讎孝感動天来

龍集庚申清和月

淡路　牛尾以敬造道父題

寤眠録

圓頂方趾。視息兩間。而昬ㄷ墨ㄷ。如存如亾。是皆熟眠不寤者也。非荼非湯而能使人寤眠者莫如忠孝節義武勇智略之談焉。予不自量。掇輯近古事蹟。作寤眠録。

越前侯松平伊豫守獵歸。家老皆迎于城外。侯大喜。既入城。謂家老曰。今日諸士從獸。勇氣甚壯。他日用之于戰塲。其拉堅摧鋭何難之有。衆皆頓首賀曰。所謂公侯干城也。杉田壹岐獨不賀。侯怪問之。壹岐對曰。臣視諸士從獵者。皆蹙額相告曰。苟不竭力從獸。必遺夜粮。乃訣妻子而後行。則其奮進勇往。蓋出於不得已。非中心悅而服其勞也。今君不察欲用之于戰場臣恐其或內應作亂也。何用賀為。侯勃然變色。近臣目壹岐令退。壹岐叱曰。汝輩以面諛事君。我則不然。脫刀直進。謂侯曰。君若以臣言為不忠。則請速殺臣。臣與生見國之衰。不若死之為愈也。侯默然起入內。家老謂壹岐曰。子所言。忠則忠矣。然非其時也。君獵歸喜甚。子一言沮其氣。無乃未見顏色而言者乎。壹岐曰。人臣諫君。苟候其顏色。恐無可言之時。且我起於微賤。與子輩世祿者異。縱令身死祀絕。固無損益於國。乃還家。將自裁。遺言其妻曰。君拔我於步卒。以為家老。汝亦為輿人所禮敬。皆出於君恩。我雖死汝必勿忘之。苟有怨言。地下決不貸汝。言未畢。有叩門者曰。君命召壹岐。即趨造朝。侯引之卧內曰。吾過矣吾過矣。手脫腰刀賜之。以賞其直言。壹岐感泣。

紀侯松平左京大夫幼冲患痾。家老菅沼主水深憂之。稱病不朝。潛詣熊野祠。禱於神者百日。將還。憩神宮茶店主人曰。僕視君容貌。殆非常人。敢問所禱何事。主水曰。吾兒病痾。所以禱神也。主人曰。僕家世傳療痾方。今傳之君。其方以酒洗人肉服之。二三劑必有效驗。主水大喜。以為神助。厚謝主人而去。翌日造闕見侯曰。臣實非有疾也。其所以久闕朝者。竊為君懇禱於熊野祠。果有靈應。授臣以奇方。明日將奉之。退謂近臣曰。新俎加挾鉢盛酒二三升。設蒲團二三舖。使醫備療金創之藥。明日有所用之。近臣如其言。而不

知何故。翌日主水夙朝。曰臣今日謹奉藥。乃敷重蒲團。置爼其上。出左足。扳短刀封股肉五六寸。載爼而切之。醫就療創。主水漬肉酒中。以挟洗之者數次。先自喰二臠。曰此即神所授奇方也。請君喫之。侯試食一臠。僅下咽乃吐。主水瞋目曰何其怯也。侯强食之。主水又進一臠。使近臣持楫銚来。以酒送下。視其不復吐。然後乃退。觀者驚歎。亡幾侯疾果愈。

元祿中。某侯誣適子以病狂。將易立其所愛孽子為嗣。家老某驟諫之。不可。後訣妻子。出於君前。屏人犯顔强諫。侯盛怒。抜刀亂斫。身被數創。退至近臣直所。謂之曰。主君手刃我。子輩来觀之。衆皆驚愕。一人抜刀向之。家老叱曰。豎子。我豈死汝手者乎。取其刀在歩障下者。立斬成兩断。又出於君前曰。吾君腕軟矣。若施諸他人。豈不危乎。遂屠腹而死。

織田信長攻小谷城。城陷。城主淺井長政將自盡。散樂師鶴松大夫曰。臣平日荷君重恩。今郄萬一。進為長政取終。欲殉。曰与君同所。不敬也。乃出庭。亦剖腹死。

高崎侯安藤重博近臣。一日於直所失其刀。同僚皆發篋檢索之。某篋中有刀。而其實非自藏也。然無辭可以明。將自盡。時其奴色動。衆意之。痛加拷問。奴曰我實盜刀。姑藏諸主君篋中耳。因抵罪。後又失刀如前。茶師某盜之也。臨刑悲泣。劊手笑且罵曰。汝罪當死。雖泣何免。茶師曰。吾非惡死而泣也。先是吾盜刀。密藏之某篋中。奴傷其主負盜名。因自誣以死。當時吾欲為奴白其冤。而不果。使渠呑恨入地。今追悔之。不堪悲也。乃延頸就刑。

桒名侯松平越中守定重家老某。一日宴客。伴食亦多。偶有蟲出。客以煙管殺之。呼其家隷。使棄之。俄客倒渾身發斑。闔坐大驚。衆醫施治無効。主人曰。今日招客。吾命厨人。酒肉必精。何圖如此。因盥漱。着白衣。蓋欲屠腹以謝客也。衆相慰藉曰。傷食暴死。世多有之。子何敢然。既而客嘔血乃死。主人抜刀擬腹。隷遽止之曰。嚮客以煙管殺蟲。又以其管吹煙。意者必中其毒。臣請試喰蟲。若不中毒。則客死由酒肉。究其事而後主公引決。未為晩也。乃取所棄蟲喰之。面色立變。嘔血

而死。禄時年十五。

義奴八介自劣畜于駿府石垣甚藏家。石垣氏家道日弊。奴婢皆辭去。獨八介不肯去。慨然曰。視主貧而去之。不義莫大焉。或樵蘇。或賃傭。擧其所得錢納之於主家。嘗從人賽伊勢大廟。預假金一兩以贈之。身不齎一錢。晝則負擔。夜則乞飯。餘充飢耳。府尹松前某召之。佯怒數其主罪惡曰。如此小人。汝爲之盡忠。汝亦有罪。勢將併八介送獄。八介曰。臣受主恩不啻山海。故聊欲報消埃。其有罪與否。臣不知之。今若微

臣誰救視之。且主老矣。餘年亾幾。主死後。臣軀萬斷毫無所恨。言畢雨泣。府尹聞之亦泣。徐慰勉之曰。前言試汝耳。厚賞遣之。

寛政中。浪華災。鴻池氏亦焚。將興土木。堀去焦土。深三尺。更塡以佗土。甲幹某切諫之。主人曰。此等小費何妨。且猶鼠燃死。臭穢可惡。營造室屋。傳之子孫。不可不清潔也。甲幹曰。費則誠小矣。雖然。此事本貴人所用。非平民所宜用也。況貽子孫以驕奢。穢孰甚焉。吾一日在世。則斷不可用之也。主人怒。甲幹還家自刃而死。主人聞之感悟。事遂寢。

朝倉義景士有松本內匠者。爲人所殺。遺兒某年十歲。其母抱匿山中。既長。慨然曰。吾聞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況於同國乎。百計思所以報之。扮爲丐兒。日至仇家乞食。以伺間。其家警備甚嚴。牆外環濠架橋。出入誰何。唯厨壁鑿一竇。濶三尺。僅可以容身。竊識而歸。及夜復至。則已徹橋。因泳水上岸。一跳梭厨牕佝僂而入。牕下臨井。乃緣綆而下。綆斷墜井。家人驚起來窺井。見綆斷。呼曰盜也。將倒槍刺之。某連聲乞

哀。衆鈎出之。泣曰。吾乞兒也。前過厨外。聞酒炙之臭。欲得一飽。非有惡意也。幸免死。主人熟視之。顏貌酷肖內匠。心竊疑其遺兒。因囑家奴。就僻地殺之。家奴急縛之。各執炬火。簇擁而行。行半里。兩崖夾道。闇黑不辨其深淺。某忽翻身投崖。衆驚愕不知所爲。相謂曰。懸崖如此。必爲虀粉。當待明求其尸耳。某輾轉達澗底。幸得身全。乃就巖稜摩斷其縛。以泥塗面。認炬光上崖。雜衆奴而還。莫復一人知之。衆具白其狀。主人大悦。出酒肉勞之。既而衆散。主人亦醉就寢。某潛

伏其牀下。五更蒲匐上牀。主人睡方熟。乃取枕傍刀斬其首而出。後亦仕義景。

大阪之役。真田幸村率兵出城。将戰死。名部丁士青木清右衛門屬其子大助曰。大助年幼。吾恐其臨死躊躇取笑于世。此所以煩汝也。清右衛門受命從大助入城。大助謂之曰。家君以我屬汝。我知其意。我今屠腹。汝為取終。但有一難事。将以煩汝。不知能許否。清右衛門對曰。臣往年侍郎君在信濃。常獵獸于津金山中。以給奉養。時郎君七八歳。臣手提豬麋。强負

郎君出山五六里。公市鬻之。辛苦艱難。有不可勝言者。今又有何難事。欲以命臣。臣未僻其由。豈欲使臣從死于九原乎。此則臣分内之事。不足以為難。大助微笑曰。否。不然。我死後。汝當速出城。以全其生。言未畢。清右衛門作色曰。惡。是何言也。郎君而死。臣有何面目出城而逃。臣固欲殉郎君。見父君于地下。具告郎君全死之状。而永不離其側也。然欲使臣免死。臣不欲聞斯言。兩手塞耳。大助便拔刀擬腹。清右衛門大驚。握其手止之。曰。郎君先秀頼公死。豈父君之意乎。大助泣曰。汝不聽我言。是我所以欲先死也。清右衛門亦泣曰。十六年間臣於郎君。莫不唯命是從。而今反違之。使郎君怒臣。臣罪多矣。臣将謹聞命。不知郎君就死後。使臣出城全生。果何由也。大助曰。自我父子逃於高野。母氏獨在信濃。思慕吾二人。亦汝所知也。頃聞伴為病風者。以七月上旬出國。九月中旬。僅得至紀伊。其所以不直來大坂者。其意蓋慮累吾父子。故欲先至高野而後通信于大阪。有大會士孫四郎者。嘗從家君受兵法。偶逢見母氏。異之遂伴歸

其家。使人来報家君。拒之。不許相見。今也母氏聞吾父子死。則必真狂矣。且人将曰。左衛門佐妻病狂去國。無所歸寓。乞食道路。則家君之辱。莫此為大。汝若出城至紀伊。護母氏還信濃。代我侍養。我雖死猶生也。我所以使汝全生者為是已。清右衛門頓首曰。苟如此。則臣安得不奉命。孝義忠信如郎君。以十六歳為死期。豈不惜哉。至於今慈則郎君勿以為念。無論信濃。雖支那天竺。臣必跟隨。使其樂而保天年也。大助聞之有喜色。大助死後。清右衛門至孫四郎所。見

大助母。告以顛末。護還信濃。後削髮為僧。然猶獵獸鬻之。以終其養云。

常陸笠間士人子某。年甫十五。其父与同僚有隙。同僚讒之於君。君使其就家而殺之。會某在治下訓蒙家。習書頭目走告變。某聞之。不反家而去。匿某所習角弓者四年。偶聞仇人從江戶還。從兵亦多。乃執角弓出途草。樹而俟。仇人騎至。已近。持満射之。矢中眥間。隊馬從兵皆逃。就馘其首。持至笠間城。自通姓名。門者不納。因脫外套。包首。舍之而去。乃擲于城下曰。君信讒殺無辜。臣恨徹骨髓。城主見之。書其傍曰。實如汝言。吾甚悔之。汝已報仇。吾深感之。今而後釋憾事我。我厚待汝。某見之。又書曰。拜命之辱。而臣將適世。無意祿仕。雖然國家有難。臣必赴之。欲以報祖先也。後不知其所終。

江戶有兄弟同養母者。家貧。飲膳不継。一日兄謂弟曰。吾等二人。不能飽一母。可謂不孝矣。我今佯為信邪宗門者。汝鳴之于官。官必賞汝以金。以其金養母。不亦可乎。弟曰。謀則善。但弟而訴兄。於理不順。不如

兄訴弟之為愈也。兄曰。為親捐軀。兄弟何擇焉。於是許弟。官因遣吏捕鞫。繫之獄。賞兄以銀百鋌。蓋準律也。時宗匙伴天連許曰。渠不知吾持咒。其謂信我教者。恐非實也。吏覆按之。乃具陳其源委。且曰。欺官之罪。萬死猶不足以償之。唯赦臣母与兄。是臣之願也。官憫而宥之。且賜金二人。以賞其孝。

小田原之役。豐太閤与諸將於營中演散樂以為樂。花房助兵衛偶過營門。聞鼓笛之音。大聲罵曰。勁敵在前。置而不問。唯籥舞之耽。迷亂極矣。番兵聞之。詰曰。汝為誰。應曰。上杉氏客花房助兵衛也。番兵曰。汝罵主將如此。非狂則酗。助兵衛冷笑曰。陣中禁鼓樂古之制也。主將而犯之。狂孰大焉。而莫一人諫止之者何也。因曰。淫聲汚吾耳。唾門而去。番兵以告名束正家。正家待樂畢。以聞太閤。太閤大怒。急召景勝。命之殺者凡三。每召怒衛解寃後進。景勝謂之曰。我之演散樂。示敵以閑暇。欲使知我之威武有餘也。雖然兵法不言乎。見大敵不懼。見小敵不侮。由此觀之。渠之所言。未可必為非。以斥之也。況今猛將悍卒不啻十萬

而莫一人敢出言者。渠獨諤々。曰我以狂。其器有大過於人者。昔者青砥藤綱。見北條時頼飯僧痛罵之。時頼不獨不怒。從而大用之。後世以為美談。今渠有過藤綱。無不及也。我原其誹謗之罪。汝宜以軍師待之。景勝大喜。如其言。聞者皆服太閤之宏度。

豐太閤一日聚侍女。与之戲。傾羽紫下總守曰。戰勝而釋勞耳。下總守直拔刀逐侍女。太閤曰。汝何為若。無乃為暴乎。曰。臣非敢為暴也。君能勝勁敵。反不能勝婦女子何乎。臣以為此中必有一尤物足能移人

者。君若愛之。必將荒廢大政。得蠱惑之疾。以毀傷尊體。則是君敵也。臣欲為除之。而輿人中不能卒辨其為孰。可謂遺恨矣。太閤微笑。

稲葉式部恣横。与其兄丹後守不相中。丹後守使甲賀孫兵衛往刺之。孫兵衛諫止之。丹後守怒曰。汝腰脱矣。恐不能濟事也。孫兵衛奮然請往。曰。臣豈腰脱者哉。但勝負不可逆期。臣不幸為式部君所殺。則君必以臣為腰脱。請副以驗官。丹後守允之。孫兵衛往見式部。式部察其意。手大刀而坐。勢将斬之。孫兵衛脱雙劍投後。兩手據地進曰。臣今傳君命。不得不相近。式部意少怠。孫兵衛歘起擊倒之。取匕首于懷。擬其胸頸。驗官曰。子當先歸告吾君以此状。曰謂式部曰君速逃之。臣請從。遂倶亡。後式部死。丹後守召還之。（邦俗謂怯懦為腰脱）

織田信長攻小谷城。伊藤七藏先登。其僕從後執甲帶而登。帶斷。雙劍隊塀下。七藏不顧。直入城。拔柵擊殺敵二人。

土佐人笠原卜傳（笠原一作塚原）善擊劍。自號其宗旨曰無

手勝。嘗遊近江。舟渡矢走。同載六七人。中有一士人年三十七八。以劍術自誇。傍若無人。卜傳曰。我亦擊劍。然不欲勝人。欲不負人耳。士曰。何言之遜也。因叩其宗旨。卜傳答以無手勝。士曰。果無手勝。則子所佩劍。實為長物。但不知無手而能勝否。卜傳曰。我劍本為活人劍。雖然對惡人。則變為殺人劍矣。士聞之大怒。叱舟子曰。速達舟于岸。我將与渠決勝負。卜傳指一孤嶋曰。彼地可。舟已達嶋。士二躍上岸。拔長劍曰。來。卜傳曰。臨事寧靜。我家法也。徐々攝裳。脱兩刀付

舟子曰。何用劍為。因覩標棹。立舩頭。撑岸開舟。呼曰。盍游泳來以決勝負。無手勝之祕是已。士頓足怒罵。而舟已杳矣。

某藩武弁子。相集嬉戲。甲與乙爭。甲年十五。乙纔七歲。甲毆乙頭。乙怒曰。吾雖幼武士也。豈甘受人侮辱。後果擊甲殺之。歸告其父。父大驚。携乙往見甲父請罪。甲父曰。此吾兒自取之。雖悔靡及焉。吾今亡子。請養令子以為嗣可乎。乙聞之曰。如此則於兒為多幸。然養仇為子。是豈人情乎。且殺人者死。國之典也。遂自殺。聞者惋惜焉。

慶長中。大內演散樂。敕使貴賤縱觀。有漆工吉岡建法者。善擊劍。是日在衆中。驕横凌人。五百呵之。建法拔刀擊一人斃之。被傷者亦多。所司代板倉勝重。揮眉尖刀向之。太田忠兵衛止之曰。戮奴臣力足矣。勝重授之眉尖刀。忠兵衛叱建法曰。奴無禮。當延頸受刃。時建法憩紫宸殿階下。應曰。敵我者非汝而誰。忠兵衛抛眉尖刀曰。何用此物為。拔刀直前。建法將起而仆。忠兵衛大聲呼曰。起。斬僵者非夫也。建法起。忠兵衛即擊斃之。勝重稱歎。為陞俸。後謂之曰。建法匹夫。至劍術則罕比。其僵也。是天弃之也。汝不就斬之。其勇有餘。而其氣則驕矣。恐非擊虛之道也。忠兵衛對曰。然。誠如君言。但欲斬僵者。而反為其所脚者。往往有之。故僵者固不易斬。且僵有虛實。其僵則虛也。而其欲待敵近斬之則實也。臣又以為僵者必起。方其將起也。必先著意防身。欲斬敵之念自虛矣。擊其虛斃之。不太費力。此臣所以得勝也。勝重稱善。

小栗栖村農夫喜兵衛。以勇武聞。偶有白狼。每夜出害人。少年相謀將殺之。喜兵衛時年六十。聞之曰。吾雖老。豈讓少年乎。一夜微雨。披蓑執鎌。至墓間而仰卧若死者狀。少頃。狼果來。跳過腹上者再。至三次。將就而咋喉。喜兵衛以鎌斫其頸。然後乃起縛四足。負至村中。少年相視愕然。喜兵衛笑曰。我勞矣。請為市酒解之。

閨秀

關原之役浮田秀家就擒罪當死嶋津侯忠恒為乞哀官減死一等併其子八郎流之于八丈嶋時八郎乳母既逃其婢傷八郎弱而遠謫悲泣徒跣抵官府請從八郎行吏不聽婢曰事若不得允何用生為將自殺吏止之以言于官官以其婦人故允之婢大喜抱己弱兒請秀家夫人所泣曰郎君幼沖遠竄于海嶋妾不忍坐視令請官而得從行焉君夫人若不鄙棄妾幸養斯子以成人也言畢舍兒而出夫人愛育不

異己出既而夫人歸於加賀兒已長仕加賀曰浮橋兵太夫兵太夫每一念母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居亡幾爲僧逃去元和某年　將軍入覲于京師有一僧進闌大駕如有所訴者即兵太夫也吏呵令去不可將兵之　將軍止之使問狀兵太夫曰臣生三歲臣母從主君于八丈嶋臣常慨不得色養于膝下冀使臣得与母同居嶋中是臣之所以冒死訴也　將軍矜其志命曰送汝于嶋於律不可將召汝母還以成汝志汝宜作書以報此意兵太夫曰敢拜命之辱但臣母必弗肯遺其君而還雖然大命不可背乃作書贈之母一覽大怒曰我棄汝而從吾君者欲終君之身也豈以汝故舍吾君而還乎若復之我弗汝子矣吏以告兵太夫曰果如汝言更有所請言之兵太夫曰官憫臣之志爲臣區處如此其至矣臣復何言然有一于此前田与浮田爲姻家使前田氏每歲贈金若物于嶋以賑其窮則不獨臣感恩臣母亦將深喜之此臣之願也官議曰無害唯當使金有定數物有定品耳乃命前田氏如其言兵太夫復仕加賀亡幾

病没無子祀絶

大久保侯長門守一作松平周防守所畜中内人某有小過老内人某罵且歐之中内人憤泣入房作書命二婢持遺之其親一婢請留則曰事係緊要非二人不可二婢出路相謂曰他日主遣使未嘗命二人矚視其顏色異常真可怪也因啓函出書拆封讀之縷述將自盡原委二婢大驚一婢曰子速往報主家吾則反止之走入房已自殺乃以衾被屍取其匕首拭血懷之託事招老内人不至再三乃至婢除衾指屍曰主死由

汝。汝即主仇也。言未竟。出匕首刺殺之。自首。跡嫌於殺二人。吏因鞠訊。婢以内人書示之曰。此其憑也。妾既得復主仇。今日就戮。甘心如薺。容色恬然。侯召衆婢使。言其意。皆同口歎賞。遂以其婢為老内人。

尼崎幸右衛門。丸龜城主京極侯之卒也。火伴巖淵傳内慕悦其妻。多方挑之。妻固執不從。一夜覘幸右衛門在外。来挑之甚切。幸右衛門適還。見之大怒。責其無礼。傳内抜刀一擊而逃。妻偶懐小女名利耶。舍之地。抜夫刀追之。不及。擲中其肩。而不復見形跡。歸

則夫已死。抱屍慟哭。同藩有關根元右衛門者。其妹夫也。因往寓其家。憤悶成病。翌年乃死。時女才三歲。元右衛門加意温卹。十三歲。夫婦語以前故。曰汝毋常嘆曰。使汝為男子。則當報父仇。每言及此。未嘗不切齒流涕也。利耶聞之。且驚且泣曰。兒未始知其如此。撫育之恩。不啻山海。將何以報之。年十六。謂夫婦曰。吾今欲之江戸。徧賽神佛。得其冥助。以報父仇。請自是辭。夫婦止之。不可。會村瀨藤馬赴于江戸。因託焉。既至江戸。為麾下士永井源介家婢。源介善劍術

徒弟甚多。利耶執事不怠。舉家稱之。問其鄉貫。利耶泣涕。具告以事原委。且言欲復父仇。源介矜其志。教以劍術。利耶專心學習。久之。術大進。居二年。源介謂之曰。汝久於此。不若屢易其主。以為索仇之階也。利耶從之。尒後歷年十二。易主七十人。冣後在阪部安兵衛所。僕小泉文内。年可五十。好飲酒。大言。一日醉語曰。吾少挑人妻。殺其夫。利耶聞之。意其父仇。欲審挾之。佯曰。子言恐妄。曰非妄也。吾隱之有年矣。今星移事遠。言之何害。吾原藩係讃岐丸龜。而所殺者幸

右衛門。彼有一塊肉。蓋女子。不足以為意。因袒而示之肩。果有刀瘢。利耶將發怒。有蹉躓而不敢。翌日往告源介。源介大悦。因藤馬控諸京極侯。事聞于官。官使安兵衛窮治文内。承服。乃命侯囚禁文内。既而結控柵于鳥越邸。引利耶與文内而至焉。利耶著鎖鎧。白帛抹額。兩刃已接。利耶擊文内面。文内辟易。利耶奮前刺其乳下。倒之。就斬首。置檢官前曰。妾欲復父仇者。二十餘年。今得遂宿志。何喜如之。觀者歎賞。侯以為其女傅。

丹波丹後之界有畏沙門山山下某村農家二女姊年十七前妻出也妹方十歳蚤喪父同養母而家甚貧薄姊則採薪於山或為人賃傭妹則入市鬻菓以給資用然纖手拮据所得有限以故竈突不擧火者數矣一日姊引妹屏處謂之曰吾与汝雖竭力奉養而衣食不繼使母不免饑寒吾欲至京鬻身汝宜侍膝下而色養無怠言畢涕泗交流妹聞之低首啜泣一無所應姊百方慰之且戒曰汝必勿以吾言告母爾後每夜不見妹姊怪問之母曰彼有所禱詣畏沙

門祠姊深感其志一夜風雨姊謂妹曰風雨如此上下山阪若顛躓損體是傷母心也俟明旦雨晴而詣可妹曰吾誓神以七日齋禱今宵期滿而不果是欺神也乃冒風雨出祠去家可二里辛苦栽得至焉見祠内火光如晝二賊相向燎衣女以為旅人避雨也輙入賊驚視之則童女也蓑笠露濕問曰夜深且雨而獨至此豈得非失伴乎荅曰否賊曰然則何故來曰有所禱直合掌拜神賊又問曰所禱何事女不應問之不已因具語以顛末曰所禱者使吾与姊同養母是已神若不聽継将祈死也言訖泣賊亦泣乃出所盗衣金裹以紙与之曰我二人共為客商今感汝孝故賞以此物因為鬠頍蓑笠慰藉遣之

大阪堂島有翁媼与女孫同居者孫年十二貧甚賣什器以供朝夕一日乞児結伴沿街遊戲同買行厨于路側女孫竊其一歸饋翁媼飲之一乞児捜行厨不得有童子以告乃至其家果翁媼聚首同食乞児詰之女孫合掌涕泣曰吾祖父母不食者三日矣吾不忍坐視之故盗之耳請幸見恕乞児聞之感泣出

語其伴以故曰我欲擧今日所得以贈彼如何皆歎曰吾輩意亦同乃以米二斗与之事聞于官官賜錢賞乞児責其鄰保

豊太閤在伏水名諸侯妻女賜燕於便室細川忠興夫人聞之曰男女相見于一室豈礼乎苟召我戒有策懐匕首以竢竟不召

星合教房之夫人飯尾信宗之女也嘗将之京及日岡人馬羈騷夫人怪之上栗毘山而望煙燄蔽天金鼓震地曰京地必有戰鬪矣吾為武士妻豈見變而

逃者乎急下山至粟田口道路喧傳明智光秀攻織
田右府於本能寺夫人驚曰織田公吾主君而親戚
也今遭禍難不可不往救叱從者星奔至本能寺則
殿宇皆火無門可入時敵圍南西北三面而闕東一
角以其有濠也乃繞出六角地方有一人白綾裹物
踰屏而来夫人以為盜揮脊尖刀斬之啓裹視之即
右府首也夫人雪涙裹之如故使從者齎至大德寺
猶進呼曰光秀何在莫有應者遂赴紫野有一人尾
至曰大将名汝夫人又斬之徐入大德寺自護右府

首馳人告教房以變
關原之役平塚因幡守戰没前此其女適人喪夫還
家及父死隠于京有二男長五歳次三歳所司代板
倉伊賀守探知之使吏卒數十人齎輿往拘執之女
託二兒於乳母密使從屋後逃去出謂吏曰官召妾
妾謹領命而婦人不得不裝飾敢請少暇乃入内穿
袴盤頭披上蓋衣中藏鐵棒長三尺徐徐復出吏卒
将因之輿女忽脱上蓋衣揮棒立撃七八人殪之吏
卒奔迸遂奪其馬脱走不知所往

宵水戸士師岡与右衛門綱治妻也有姿色家奴屢
挑之不可一夕綱治出在外奴知其必来懐匕首而
寝奴果入林閨宵起立刺殺之以衾掩其屍待夫歸
徐告以故
木曽一女子至尾張求為婢於人家醜惡不售大將
玄蕃名見之骨相猙獰曰汝必多力偶有臼可容三
斗試使女扛之輕如一葉又使數人与之角觝皆不
能勝玄蕃悦婢使之委以厨政女操井臼不怠後福
嶋正則領藝備二國玄蕃本仕正則至此為福山城

代亡幾正則有罪收城邑玄蕃亦致城去時賞財帑
乏玄蕃獨言曰我食二萬石然困窮如此何也女聞
之下庭撥假山石有穴如窖就取金五千兩銀二千
五百鋌置玄蕃前玄蕃熟視驚曰汝奚時而蓄之對
曰自主君至是國以来所蓄也妾居恒以為苟有緩
急唯財可以辨事今得給主君之用於妾亦幸矣玄
蕃咨嗟曰此皆出於汝力汝宜取之女固辭不敢受
曰各平分之女謝恩而去不知所終
寤眠録

忠勇權智之話何止無之甄今之俗膝戲之夢憧之或引漢蘭故事亦徒費喝牙遠水不救近火如栗翁之譚專擧織豐而下新聞警憧

寤眠錄跋

醒戲真有俾夜作晝之妙裨益廣敘事明紙數僅其可刻傳也龍集庚申春三月　土井恪





水口藩中村三郎著

皇都四條通河原町西

弘所　山城屋勘兵衛

吉田松陰　著

幽囚録

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東京吉川半七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四年（一八九一）
東京吉川半七鉛排本影印

別啓

舎弟義卿事本月廿五日
寛命ニて収宅仕り闔族ハ勿論旧
志什も感じ欣抃仕候
幕府之処置至て寛仁身分外之
交際も勿論於贈答等も無之深
加慎畏候ものハ兼て自ら痛
定上ハ一層慎畏せずてハ不叶儀
候得ども深く相含候へ共
此節ハ一切陳ハ信濃ハ松山
有世氏が老兄ニ而有之由承度
先月目那ヨリ来状ニ付て承り
舎弟ハ兄にて寄ス　信濃之通深

殊ニ外攻之大慶ニ此段ハ泉先生
先生御弟子杯ニ数年為入毎度貴
己ニ学問之任せ置し儀を御弟
連年ニ格子為ニ不浅被排躍
於て且老師猶且敬遊ニ被為在
鄙生之学ニ於て一層激昂ニ
没後書村撫金生ハ存候
之ニ兼々会得兼痛惜候得共
寛居之後も生きて有之ニ寄
大体生涯之一死を期度心ニ
も不宜之慎月ニ十五日之三段
浅薄之賤儀ニ而可及言ニ無之由
過日不尽之処数十言綴候
甚恐縮候何卒御賢察

[illegible]

甲寅九月十八日出江戸獄檻車送
國以十月廿四日入萩其間得短句
五十七章今録其二

去年雲外鶴今日籠中鷄
人事何嘗定皇天甚不齊

右出獄日作

龍水従信来無情却有情
欲問故人事只為激烈聲

右渡天龍川作

長門囚奴

自序

國朝之變蓋有三矣古昔有所不臣不問海外事東征西伐必鋤根株而止其勢極盛矣其後蕃夷悍然來侵而我發兵殲鏖雖非古也亦盛矣今則屈膝低首任夷所爲國之衰自古未曾有也譬之大陽始赫々耀々物莫能抗之已而月抗之不克適自取蝕缺耳終也遂爲月所蝕不能自照是至變也嗚呼世愈降國愈衰衰而不已不滅何待然一治一亂政之所不免一盛一衰國之所必有而衰極復盛亂極又治則物之常也況皇國君臨四方天日之嗣永與天壤

無極者安有一衰而不復盛哉近年來魯西亞米利堅駸々來逼而官吏苟且權宜處分是豈永世無變哉皇天眷祐吾邦必將有生英主哲辟一變而復古之盛者方是時察觀萬國之情態形勢爲之規畫經緯按圖弄筆空論高議者固不得與于此也吾雖微賤亦皇國之民也深知理勢所以然義不忍顧惜身家默然坐視不思報皇恩也然則吾之航海豈得已哉今事暨計敗退與按圖弄筆空論高議者同流何羞恥尙焉昔吾讀史至　敏達帝召還日羅欣躍謂國復盛矣及其爲賊所害不覺慟哭後之讀此書者安知無其欣躍慟哭如吾之於日羅哉

甲寅冬　二十一回猛士藤寅録

例言

松陰先生下田之擧。在安政元年甲寅三月廿七夜。（時年二十五矣頃未詳于回顧錄）事敗。繫于幕獄。十月廿四日。歸因于藩獄。々中著此書。明年乙卯。會姻戚久保淸太（後改斷三）祇役江戸。乃錄詩句於篇首。寓思慕之意。密托贈象山翁。時翁亦幽屛在鄕。淸太附松代人北山安世致之。翁閱覽有所增損。使安世謄寫。復經淸太寄先生。而原本則留在翁許。後賈人携去。不知所藏。頃余購獲諸馬嶋某。謹納于家廟焉。先生手錄詩。曰長門狂奴。

幽囚錄

欄頭及末尾評語。不係翁名。皆避物議耳。嗚呼。當時贈答之難。如此。而此書尚幸存乎世。三十七年後。始得歸嗣孫。可謂奇矣。乃併先生用家兄杉修道名與淸太書。（乙卯十二月二十五日、出獄幽家、書中故言）及詩文殊關於此書者若干。附剞劂云。

明治辛卯六月　先生曾孫吉田庫三謹識

幽囚錄

外寇之患自古有之。而代有能將。應機掃蕩。不至于爲大害。至近時西洋諸夷。互來求通信通市。亦不能爲大害。嘉永癸丑六月。合衆國船四隻。來浦賀。呈國書于幕府。書有所要求。大要亦在通信通市二事。故事。除長崎外。不許夷船來泊。浦賀奉行諭以國法。夷曰。我知奉吾國命耳。何知日本國法。倨敖益甚。執政慮過激生變。命奉行假受其書。夷求報甚迫。遂約明年更來。慰喩遣去。先是。三五年。合衆夷人。乘脚船來蝦夷。徘徊陸地。松前侯檻送之長崎。如是者凡二矣。

來浦賀。來長崎。送還漂民。丐求薪水者又數矣。其間諜我。蓋非一日。及去年。蘭夷報合衆國來航事。官深秘之。不敢宣視中外。至是。事出倉卒。衆情甚騷。是時。先將軍薨。新將軍初立。起水戶老公。參與防寇議。而小人比周。公議不行。公頻請罷。幕府大修武備。先除大船之禁。命蘭夷。致軍艦火輪船。命浦賀餘力中嶋三郎助。依洋書。打造軍艦。築礮臺于品海。鑄巨礮于櫻埒。擢豆韮山代官江川太郎左衛門。免高嶋四郎太夫禁錮。召土佐漂民萬治郎。皆屬之江川。特下夷書于列侯群吏。議所以復答。時天下久慣治安。朝野多苟且之論。群議或言戰。或言和。而無有抽身任責者。某侯奮然請持復書到夷國。不報。論者引諸葛武侯後出師表。痛惜時事云。是歲。魯西亞亦來長崎。呈國書。請議北地境界。官吏西下。與夷將商議。而委任不專。莫能決其議。夷約再來而去。明年正月。合衆國船九隻。闌入浦賀海關。直來橫濱。求前報。而軍艦礮臺無一成者。幕府專懼生變。寬縱待夷。夷肆爲不法事。而官兵莫敢禁訶。人皆切齒。起應接廠于橫濱。構造甚粗。官吏便服饗待。論者或謂。待夷人。當示以莊重。或引之上野。或引之大城。嚴兵備之。宗室大臣。法

服出接。則夷亦畏憚。不能有怠慢玩弄之態。是非重夷人。乃重國體也。及三月之半。夷船去橫濱。至下田。市街山野。徘徊無不遍。至六月而去。事甚隱秘。世莫識其故。或謂。通信通市。一如夷所求。定以下田爲互市場。縱夷人。相度置館之所。初平象山。松代藩臣也。爲軍議官。從藩軍壘橫濱。聞下田議定。謂下田我邦之喜望峯。而船舶必由之港。今爲夷所占據。則海路梗塞。伊豆之地。山峻道岨。下田爲其最南斗出處。一旦事起。陸路出兵。則爲峻岨所阻。而海路則我無堅艦相敵。且使夷船常在橫濱。去江戶甚近。自令都人

甞膽坐薪。今退下田。則人心必弛。謂寇寖遠矣。殊不知夷舶迅疾。在橫濱與退下田。其爲江戶憂則一也。不如以橫濱直爲互市場也。（謂下田至互市場也。象山改如左。）

謂下田我邦之喜望峰。而爲東西船舶必由之港。今爲夷所占據。其害不可言。且大城在江戶。而人口衆多。米穀布帛。皆賚諸海運。不幸有變。海路梗塞。江戶首受其禍。伊豆之爲州。天壤之險。隔絕其南北。而下田在其最南斗出處。一旦事起。陸路出兵。砲隊爲險所阻。不可以行。而海路則我無堅艦。他日縱得造作。夷有海陸之形勝。而我反喪之。主客易位。非計也。夫善制事者。常令其利在我。其患在彼。不得已而假敵人地。宜爲他日計。擇海陸得進兵之處。竊覽橫濱之地。勢甚稱之。且使夷舶常在茲。去江戶甚近。則人々甞膽坐薪之念。自不能已。警衞守禦之方。亦不得不嚴。且親觀彼之所長。可以速進我之智巧。是其所以爲利。今退下田。則人心必弛。謂寇較遠矣。殊不知夷舶迅疾。在橫濱與退下田。其爲江戶腹心之憂。則間不能以髮。不如以橫濱直爲互市場之爲愈也。

急歸江戶。竊有所建白。其門人長岡藩臣小林虎三郞。以師說語執政某侯臣。遂以諸生議天下事罪。藩遣還就國。

吾師平象山。經術深粹。尤留心時務。十年前。藩侯爲執政。上外寇議。論傭船匠、礮工、舟師、技士。於海外。造艦鑄礮。操水戰。習礮陣。謂不然。不足以拒絕外夷。震耀國威也。其後遍講究洋書。專修礮學。遇事輒有所論說。或發之聲詩。話聖東之事起。聞蘭夷所報。則曰。未見礮臺環海濤。南風四月甚關心。築礮臺于品海。則曰。疇昔戲談憑呆牒。當今急務在元戎。象山亦欲持復書到夷國。則曰。微臣別有伐謀策。安得風船下聖東。聞命蘭夷致軍艦。大喜。謂徒託之蘭夷。未盡善。宜撰俊才巧思之士數十名。付蘭船出海外。令其便宜從事以購艦。則往返之間。識海勢。熟操船。且得知萬國情形。其爲益大矣。因竊有所建白。然官無能斷行之。予航海之志。實決于此。及合衆國船來橫濱。松代小倉二藩。受應接警衞之命。象山以軍議官從軍。喜曰。亦可以少示國威矣。已而與幕府吏議設陣之處。論累不合。蓋幕府用二藩之兵。非嘗禁呵夷輩爲非。實爲夷輩警衞非常耳。象山常引春秋之義。以城下盟

爲國大耻。聞下田之議。愈益憂憤。後坐余事下獄。獄中尙欲上書論宇內沿革。陳航海事務。腹稿已成。訴諸目附巡獄者。而獄吏拘以故事。不與筆墨。是以不果。象山始下獄。作詩曰。不思城下爲盟耻。却把忠貞抱忌疑。伯昳議疆長崎港。聖東假地下田湄。異時輕敵已非計。今日折衝知是誰。幽憤滿胸無所泄。獄中瀝血錄玆詩。

癸丑六月。夷舶之來。余遊寓于江戶。聞警馳至浦賀。親察陸梁之狀。不堪憤激。謂非加大懲創。則不足以震耀國威也。及歸江戶。與同志反復論辨。先

是余有過創藉。而官別有恩旨。深自感奮。謂報恩之日至矣。頗作越分之言。先著將及私言九篇。竊上之。尋上急務條議。又惡夷人向多不法事。作接夷私議。是時幕府下夷書。開言路。余與同志議。苟有二三名侯。協心戮力。發正議。排俗說則天下之論定矣。屢言之政府。政府深察時勢。謂天下之大。非一藩所能救也。以吾黨之論。爲狂疎不通事。余師事平象山。深服其持論。每事取決象山亦善視。常勵曰。士不貴無過。改過爲貴。善改過固爲貴。善償過尤爲貴。國家多事之際。能爲難爲之事。能立難立之功。償過之大者也。及象山有購艦之說。余意期官或有斯舉。自請從役。察觀萬國之形勢情實。亦償過報恩之一端也。而象山之說。遂不行。九月十八日。去江戶。西到長崎。事不得如意。及十二月之季。復歸江戶。明年。夷舶之在下田。余與藩人澁木生。竊謀駕夷舶航海外。事覺見捕。初澁木生。役在江邸。意余西遊必有故。脫走出邸。欲蹤余。及余歸江戶。來投余寓居。生爲人。孱々小丈夫耳。然其眼彩爛々。有不屈之色。余固異之。悉以所志告之。生大喜。自是謀事。勇銳力前。率常起予。余之西

遊。象山亦察其意。作詩送之。余就捕。官收其行裝。裝中有其詩。因併捕象山下獄。余與生亦送江戶下獄。三人並對吏見鞫。九月十八日。官裁三人罪曰。雖曰意爲國。實犯重禁。罪不可恕。因皆遣國禁錮。嗚呼。余去年來所謀。上不忠於國。下無名於身。辱爲囚奴。人皆笑之。士以下才生斯世。悲夫。

孫子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神州東北起蝦夷。蝘蜓委蛇。西南至對馬琉球。長亘千里。而廣不過百里。是非常山蛇乎。首至尾至。豈無其術乎。蓋畿內所謂

常山之蛇勢、未必以形、武藏之地勢、未必不勝、顧其規畫方畧如何耳、

六合之中心。而萬國之所仰望。皇京之基。萬世無易。故吾嘗爲之策。曰去京近。而爲地便者。莫若伏見。宜起大城。爲幕府。以衛皇京也。西有攝津和泉。備之以船艦。以制山陽南海西海。東有伊勢尾張。備之以船艦。以制東海陸奥。北有若狹越前。備之以船艦。以制山陰北陸出羽。於是。制諸道之本立矣、諸道又備以船艦。於是。制諸夷之具張矣。諸夷從諸道朝皇京。而觀幕府。首至尾至。唯意所欲。可以進攻矣。可以退守矣。非若夫武藏專受海于一面。三面皆山。一爲賊扼海。々運爲絕也。近世論輿地者。或曰。非山東。無以制

天下也。是徒知平源以還衰世之跡。而不知古昔神聖雄略之由也。古昔神聖常存雄略。驅使三韓。開墾蝦夷。固有包括四夷。幷吞八荒之志。方是時。非卜六合之中。建京定畿。不可也。衰世則不然。其志小。其略微。僅定六十州而已。故以爲山東八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莫是若也。噫。後世常慣見聞。而駭非常。不審率然之勢。亦何足與講經國之略乎哉。

築城之制。稻城柵城。尚矣。古昔堀地爲溝。堆土爲壘。其制甚粗。及平信長築安土。參取西洋之法。寢爲堅高。諸國摸倣。城制遂大變。北條山鹿諸家出。

銃礮步騎、以余觀之、本邦古法、在今時無一可用、更詳之、

更論城郭陰陽之法。規矩又大備。然時屬無事。施之實地者無幾。近時。西洋諸國。專以礮銃爲攻守。於是。築城之制。大有變革。其書傳自荷蘭。鑿々可考。然吾謂。國有異制。人有新意。固矣。苟有後才巧思之人。周遊諸國。歷觀名城堅砦。又與彼所謂築城家者。辨論講究。必求至極。然後起伏見大城。以爲諸道摸範。使其稍々改築。斯可也。不然。徒恃二百年前之遺制。以當夫彈丸雨集之衝。不亦危乎。

大城之下。宜興兵學校。教諸道士。學校中置操演場。習礮銃步騎之法。立方言科。講荷蘭及魯西亞、

米利堅、英吉利諸國之書。礮銃步騎。本邦古法。固有可用。更求荷蘭諸國之法。補其所未備者。荷蘭之學大行于世。而至魯西亞、米利堅、英吉利之書。未聞有善讀者。見今諸國之舶。交至于吾邦。吾邦之人乃不詳其方言而可乎。且技藝之流。器械之制。諸國各有新法妙思。經荷蘭譯撰而來者。亦可以觀其槩矣。然何如各就其國書而求之哉。今宜遣俊才于各國。購其國書。求其學術。因立其人爲學校師員。又求漂民歸國。夷人投化者。亦置之學校中。問其所聞見知識。則廣益之方也。器械技藝。

逐年變革。始于思慮。而成于試驗。素無華夷。何有都鄙。然遠方遐陬、往往有執舊泥古。頑鈍固陋者。故諸道侯伯。每萬石。貢才士一人。留學三五年。又有出巧思創新制者。額外貢之。使遍廣其傳。亦廣益之方也。今之急務。安有過于此者哉。

船艦之於海國。譬之獸之有足。鳥之有翼。幕府懲癸丑之變。除大船之禁。可謂知急務矣。然西洋之制。未易遽得。依洋書制之。形雖恰似。施用則違。命蘭夷購之海外。而蘭夷未速報。平象山有傭船匠于海外之說。有遣人海外。便宜從事。以購軍艦之

說。二說並當今之急務。而未施行。今或先遣一才俊于海外。知造船賣船之所處。然後行前二說。庶舉事無敢墜矣。

諸道侯伯。朝京師。觀幕府。皆用船艦。從海路。則將士習海勢。船具無虛套。緩急足爲用矣。且諸道盛造船艦。則或有尾大不掉之慮。今朝觀之日。皆用船艦。則東海陸奥之船。半在伊勢尾張海。山陰北陸出羽之船。半在若狹越前海。山陽南海西海之船。半在攝津和泉海。以護京師。衛幕府。一旦外征。則數十軍艦。應檄立艤。其便莫以尚焉。或謂。東海東山二道。專仰侯伯往來之利。今侯伯皆從海路。驛馬遞夫。旅舍市廛。一旦失利。不群起爲盜。則流亡爲丐矣。吾謂。船艦之備。必積以歲月。固非一朝可具也。若令二道之民。漸移其業。則固不至爲盜爲丐也。况船艦雖備。非陸路絕行乎。

按延喜式。諸道運漕。畿內及東海東山山陰三道諸國。運陸路。北陸道諸國。漕敦賀津。漕敦賀運塩津。自塩津漕大津。山陽南海二道諸國。漕與等津。大宰府漕難波津。

皇和之爲邦。位于大海中。而萬國拱之。凡地之勢。其

近者爲害切。而遠者次之。是古今之通論也。古船艦未便。恃海爲險。後世船艦日巧。航海日廣。古之所恃以爲險者。反爲賊衝矣。及火輪之船作。其制益巧。其行益廣。海外萬里。直爲比隣。於是乎。隔海者。爲患急。而接陸者。反是。神州之西。爲漢土。爲海中諸嶋。及亞弗利加之喜望峯。漢土。土地廣大。人民衆多。其隔海而近者也。近聞。有英夷之寇。有明裔之變。若使洋賊蟠踞于其土。患害有不可勝言者矣。而吾未詳其歸着焉。不可不察也。且其廣東互市。與諸嶋喜望峰。皆爲萬國要會。可以得四方新聞也。神州之東。爲米利堅。

東北爲加撲察加。爲陝都加。神州之所以爲深患大害者。話聖東也。魯西亞也。而魯西亞之國都。在海外萬里極西北之地。其於謀神州。勢甚不便。然其東邊。與我隔一水耳。且近乘火輪舶。來議界。求締交。安得謂之遠乎。其無事至于今日者。其地雖近。以荒寒不毛。兵寡艦少耳。近聞。加撲察加陝都加。稍々備艦置兵。隱然爲大鎭。若使其兵足艦具。其禍固不旋踵矣。而吾未得其要領焉。不可不察也。話聖東。則在米利堅洲中最張。漸蠶食比隣。列諸會盟。而其地在其洲之東邊。與我相隔遠於魯西亞。今也列其會盟。而在

其西邊者。往々而有。如葛利火爾尼亞。正與我相對。隔海而近者也。數年來。亦乘火輪船。屢來逼吾。々卒至于假地容貢。然其造邦不古。吾未得其詳焉。且其洲廣大。亘于南北極之間。安知無如話聖東者。更出于其間。若使其互來迭侵。貪我土地。利我貨財。則其禍將有加于魯西亞者。不可不察也。濠斯多辣利之地。在神州之南。其地隔海而不甚遠。其天度。正在中帶。宜草木暢茂。人民繁榮。爲人之所爭取。而英夷開墾而據。僅居其十一。吾常怪焉。苟吾先得之。當有大利。朝鮮與滿洲相連。在神州之西北。亦皆隔海而近

者也。而如朝鮮。古時臣屬于我。而今則寖倨。最不可不詳其數而復之矣。凡萬國之環繞我者。其勢正如此。而我茫然拱手。立于其中。莫之能察。不亦危乎。夫歐羅巴之爲洲。去吾甚遠。古時與我不相通。及至船艦得便也。如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佛蘭西。乃能朶頤于我。々亦以爲患。近時火輪之船。無國無之。遠如歐羅巴。猶如比隣。況前所稱之數者乎。雖然。是特傳聞之所得。文書之所記。爲然耳。其果然乎。否乎。遂未可知也。安如得俊才遣海外。親察其形勢沿革船路通塞哉。

日不升則昃。月不盈則虧。國不隆則替。故善保國者。不徒無失其所有。又有增其所無。今急修武備。艦略具。礮略足。則宜開墾蝦夷。封建諸侯。乘間奪加撲察加陝都加。諭琉球。朝覲會同。比內諸侯。責朝鮮納質奉貢。如古盛時。北割滿州之地。南收台灣呂宋諸嶋。漸示進取之勢。然後愛民養士。愼守邊圉。則可謂善保國矣。不然。坐于群夷爭聚之中。無能擧足搖手。而國不替者。其幾與。

孫子論兵。專以知彼知己爲要。始之以計。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

卒孰練。賞罰孰明。終之以間。曰。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近年來。諸夷之舶。競至我邦。而其主果有道乎。將果有能乎。天地果得乎。法令果行乎。兵衆果强乎。士卒果練乎。賞罰果行乎。抑皆非乎。無有先知者也。是不徒知彼。亦不知己之甚者也。癸丑歲。合衆國遣彼理。魯西亞國遣博嗟丁。至于我邦。時江都人或曰。近世海外有三傑。而彼理博嗟丁居其二。嗚呼。海外之事。茫然莫辨。適有來間者。錯愕畏縮。謂皆傑物。可慨哉。可悲哉。

軍之用間。猶人之有耳目。無耳何以聽。無目何以視。軍不用間。何獨視聽。我固用之。彼亦用之。軍之常也。故善戰者。憂我用之不至。而不恐彼用之。今則不然。宜用間于彼。而慮其洩國事。而不敢。彼用間于我。我宜留以爲反間。而懼其窺國情。而不爲。噫。何其恐哉。我實與彼。雖有百間。亦如吾何。却足攻其心。沮其謀也。我虛與彼。雖無一間。我安能永存乎。在我不然。强者不用間。則不知所宜趨。弱者不用間。則不知所宜避。今有人焉。不憂己之聾瞽。而恐人之視聽。人將謂之何。

通信通市。自古有之。固非國之秕政。但當今之勢。有不得不力破其說者。古之建國者。不徒爲退守。又有進攻。而越國攻之。財力疲弊。國用難支。故必因糧於敵。取償於人。於是有通市之說。敵國之人。不可悉殺。降者納之。服者用之。小者侯。大者王。使其奉貢致賦于我。於是有通信之說。神功征韓以還。列聖所爲。按史而可知也。今則異于是。外夷悍然來逼。赫然作威。吾則俛首屏氣。通信通市。唯其所求。而無敢之違。佞人利口。乃或附之列聖之義。

如是者。吾豈得縱其邪說哉。夫水之流也。自流也。樹之立也。自立也。國之存也。自存也。豈有待于外哉。無待于外。豈有制于外哉。無制于外。故能制外。

謹案。上世聖皇。威懾殊方。恩撫異類。英圖雄略。炳燿于萬世。而其虛己納物。採人長。而補己短。選彼有。而贍我無。曠懷偉度。蓋亦後世之所宜師法也。余向感激時事。不顧身家。欲大爲非常功。而天道所不容。公法所不恕。辱於縲紲。困於岸獄。不特生無益于國。又將死有垢于身。亦可悲耳。但平生之志。不磨不折。每讀古史。愈益慷慨。於是摘錄其所謂炳燿可師法者。欲使人知上世聖皇所爲如是。固非如衰季苟且之論也。然是特擧十一于千百耳。若求其詳且備。就史

考之可也。

孝安天皇時。秦求長生不死藥于我。々因求五帝三王書于彼。々皆送致焉。

按。此事。載神皇正統紀。雖無確據。蓋亦古來傳說然也。而上世聖皇。取於人爲善之意。則可見矣。

崇神天皇六十五年。任那國遣蘇那曷叱知朝貢。

垂仁天皇二年。因蘇那曷叱知還。賜絹于其王。

三年。新羅王子天日槍來歸。置之但馬國。

九十年。遣田道間守。求香菓于常世國。至景行天皇之元年而還。

以蘇那曷叱知、天日槍、田道間守之事推之。吾邦知有諸韓國久矣。固非始于神功時也。

景行天皇四十年。使日本武尊伐東夷。以所俘蝦夷。獻於神宮。後分置諸畿外。是播磨、讃岐、伊勢、安藝、阿波、佐伯部之祖也。

俘虜之夷。分置諸國。古多有是事。一以得夷人情態。一以資戶繁口殖。一擧而兩利存焉。

仲哀天皇九年。天皇崩。皇后親征新羅。新羅降。因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以微叱己知爲質。高麗、百濟亦稱臣。奉貢。因以定內官家。

日本武尊皇子也。神功者皇后也。而率師遠征如此。然則古之所以盛强。可知也。

是時。收圖籍文書。吾邦有書。固在應神前也。

納質奉貢。待夷之法。

神功皇后攝政五年。新羅遣使朝貢。微叱己知逃歸。葛城襲津彥。詣新羅。拔草羅城。還。是時所俘。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四邑漢人之祖也。

三十九年。遣使于魏。

四十年、魏使來。

四十三年。遣使于魏。

四十六年。遣斯摩宿禰于卓淳國。

四十七年。新羅百濟。遣使來貢。時新羅奪百濟貢物。相易而獻。遣千熊長彥于新羅責之。

四十九年。遣荒田別。鹿我別。以百濟卓淳兵。討新羅。敗之。遂平定比自炑。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

五十年。荒田別。鹿我別。及千熊長彥至。

六十二年。新羅不朝。遣襲津彥伐之。

興師。討三韓無禮事。相望于冊。今不悉錄。國威之震于海外。何其盛哉。

應神天皇三年。東蝦夷朝貢。役作厩坂道。

百濟辰斯王。失禮于我。々遣紀角宿禰等責之。百濟殺王謝之。便立阿花而還。

廢立三韓王。亦不一二矣。

七年。高麗。百濟。任那。新羅人來朝。命武內宿禰。領諸韓人。掘池。號韓人池。

十四年。百濟貢裁縫工女。

十五年。百濟使阿直岐貢馬。因使飼養之。阿直岐善讀經典。太子菟道稚郎子師之。阿直岐薦王仁。

十六年。王仁來。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

師貢馬之使。受經典之教。古之求益亦切矣。

二十年。百濟阿知使主。與其子。以部下十七縣來歸。

三十一年。新羅貢能匠者。是猪名部之祖也。

三十七年。遣阿知使主等于吳。求工女。四十一年。以兄媛弟媛吳織穴織四工女還。

用百濟人。遣于漢土。取其善通知彼國事也。是以擧事無敗矣。

仁德天皇十一年。開堀江。築茨田堤。是歲。新羅人朝貢。勞是役。

役夷人。作道。掘池。築堤。豈特示盛舉於後代哉。蓋

土功有法。異方人所爲。亦或有便于我者。取而用之。不亦可乎。

四十一年。遣紀角宿禰於百濟。分其國郡疆場。錄土物。

允恭天皇三年。天皇久有篤疾。遣使于新羅求醫。々至治之。未幾而愈。

四十二年。天皇崩。新羅人素服會殯宮。

雄略天皇五年。百濟王遣其弟軍君入仕。

七年。拜吉備上道臣田狹。爲任那國司。

任那有吾管地。建府置兵。任司鎭之。所以察三韓動靜而控御之。甚得其術矣。

八年。遣身狹村主、青檜隈民使博德使于吳。至十年。
得吳所獻二鵝還。
高麗伐新羅。新羅請援于任那日本府。膳臣班鳩等。
救新羅。大破高麗。
十二年。遣身狹、青檜隈、博德。使于吳。至十四年。與吳
使以其所獻工女還。
繼體天皇。六年。百濟表請任那國上哆唎、下哆唎、娑
陀、牟婁、四縣。哆唎國守穗積臣押山奏。四縣難保。賜
之爲便。大伴大連金村右其議。遂賜之。或曰。二人受
百濟賂。

物易失而難復。何輒擧而與人。是後數年。朝庭百
方欲復而不得。遂至官府亦滅。雖時勢令然。抑亦
二人之罪大矣。
七年。百濟貢五經博士段楊爾。至十年。遣高漢安茂
代之。
欽明天皇。元年。集秦人、漢人等諸蕃投化者。安置國
郡。編貫戶藉。秦人。凡七千五十三戶。以秦大津父。爲
秦伴造。
十三年。百濟獻佛像經論。
佛法之害。我固甚矣。然若經論。自不可棄。獨惜當
時議論不精。擇取不審耳。若以邪法惑衆。爲通外
國之過。則非也。
十四年。勅百濟。宜令醫易曆諸博士更番入仕。卜書
曆本藥物付送。
十五年。百濟遣五經博士王柳貴、僧曇惠等來代。又
貢醫易曆諸博士、及採藥師、樂師。
二十三年。新羅擊任那。滅我官府。
討新羅。
三十二年。天皇崩。遺詔皇太子。汝須討新羅。復任那。
敏達天皇。六年。百濟付還使。獻佛經僧徒佛工寺工。

十二年。召還日羅于百濟。日羅。火葦北國造阿利斯
登之子也。日羅至。詔問策。日羅曰。治天下。要護養黎
民。何遽興師爲。宜足食足兵。上下富足。然後多造船
舶。列置港津。使蕃客觀以生恐懼。乃以能使召百濟
王若大佐平。問罪。已而日羅爲賊所害。
日羅。久在韓地。習知其情狀。故特召問策。而其所
陳。果善適時勢。切事務。使其說行于當時。復任那。
必不難矣。不幸爲賊所害。可勝惜哉。
推古天皇八年。討新羅。
九年。新羅諜者迦摩多。到對馬。捕流之上野。

外國諜者。不殺不返。上世之事可法也。

十年。百濟僧觀勒來。貢曆本及天文地理遁甲方術之書。選書生三人。使學焉。皆學以成業。

十五年。遣小野臣妹子于隋。十六年。還。隋使裴世清送之。世清之還。復使妹子送之。時遣學生八人。

十八年。高麗貢僧曇徵。曇徵知五經。且作彩色及紙墨。并造碾磑。

二十四年。掖玖人三十口歸化。置之朴井。

二十六年。高麗獻隋虜二人。及皷吹弩抛石之類十物。並土物駱駝。

易、曆、醫、藥、縫織之工。工匠之流。至皷吹、弩弓、抛石、彩色、紙墨、碾磑之類。皆有益于用。取之蕃夷。會聚供用。中國之體也。

舒明天皇元年。遣田部速于掖玖。

二年。遣三田耜等于唐。四年。還。唐使高表仁送之。學問僧等從還。

十二年。學問僧學生。從百濟新羅使而還。

皇極天皇元年。授百濟質達率長福等冠位。

越蝦夷內附。饗之朝。

授冠位。賜饗宴于蕃夷人。古多有之。蓋所以弘皇化。懷遠人也。

孝德天皇。白雉二年。新羅貢調使知萬沙飡等。著唐服來筑紫。朝廷惡其恣移俗。訶責追還。

五年。遣唐使吉士長丹還。賞其多得文書寶物。

國朝之於漢學。初也。使百濟貢博士書籍。已而通於隋唐。使聘往來。又遣書生留學焉。其間諸韓人歸化者。亦皆納之。不拒。其善通彼文。明彼學。不亦宜乎。

令

雅樂寮。唐樂師。高麗樂師。百濟樂師。新羅樂師。吳樂師。各有樂生。

玄蕃寮。頭所掌。有蕃客辭見。讌饗、送迎。又在京夷狄。監當館舍事。館舍、鴻臚館也。

大藏省。百濟手部。掌雜縫作事。內藏寮、亦有百濟手部、所掌同之。狛部。掌雜革染作事。

太宰府。帥所掌。有蕃客歸化饗讌事。壹岐、對馬、日向、薩摩、大隅等國守。亦知蕃客歸化事。

戶令。凡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化者。所在國郡。給衣糧。具狀發飛驛申奏。化外人。於寬國附貫安置。沒落人。依舊貫。無舊貫。任於近親附貫。並給糧

遞送使達前所。

化外奴婢自來投國者、悉放爲良、即附籍貫。

賦役令、凡沒落外蕃得還者、一年以上復三年、二年以上復四年、三年以上復五年、外蕃之投化者、復十年、其家人奴被放附戸貫者、復三年、（家人奴、沒落外蕃、得還、即放從良者、賜復之數、不可過三年、以其放賤爲良、所優特多故也。）

宮衞令、蕃客宴會辭見、皆立儀仗。

公式令、蕃人歸化者、置館供給、不得任來往。

凡遠方殊俗人、來入朝者、所在官司、各造圖、畫其容狀衣服、具序名號處所、并風俗、隨訖奏聞。

關市令、凡弓箭兵器、並不得與諸蕃市易。

凡蕃客初入關日、所有一物以上、關司共當客官人、具録申所司、入一關以後、更不須撿、若無關處、初經國司、亦准此。（當客官人者、領客使也、所司者、治部省也。）

雜令、凡蕃使往還、當大路近側、不得置當方蕃人、及畜同色奴婢、亦不得充傳馬子及援夫等。（假如西海道、不可畜新羅奴婢。）

式

祈年祭、二月四日、月次祭、六月十二月十一日、所祭之神並同、有三千一百三十二座、祝詞亦同、中有皇神能敷座嶋能八十嶋者、谷蟆能狹度極、塩沫能留限、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嶋能八十嶋墜事無之語、又辭別伊勢爾座天照太御神能太前爾白祝詞中、有皇神能見霽志坐四方國者、天能壁立極、國能退立限、青雲能靄極、白雲能墜坐向伏限、青海原者、棹枚不干、舟艫能至留極、大海爾舟滿都々氣弖、自陸往道者、荷緒縛堅弖、磐根木根履佐久彌弖、馬爪至留限、長道無間久、立都々氣弖、狹國者廣久、峻國者平久、遠國者、八十綱打掛弖引寄如事之語。

玄蕃寮式、凡諸蕃使人入京、令國別國司一人、部領人夫、防援過境、其在路、不得與客交雜、亦不得令客與人言語、所經國郡官人、若無事、亦不須與客相見、停宿之處、勿聽客浪出入。

右大寶令、延喜式所載、摘録數條、亦足以窺古朝庭之雄略偉度、若善參諸今事、自有知其得失者矣、今不悉贅述也。

跋

甲寅九月余脫江戸獄與象山先生別時先生顧余曰昔宋議追尊濮園事歐陽永叔稽經證史持論極正而執政不從異說紛興永叔晩乃著濮議一書云今吾徒謀敗坐法無復可爲然航海今日之要務不可一日緩者汝恚力著此書明本謀之所以然余再拜受命余已歸國囚野山獄首請獄吏紙筆急成此錄實終先生之命也後未三年世事盖已變群夷交至通商禁弛和蘭獻其船又致其技師工徒而江戸新有武學之設諸國或有軍艦之備但至用間未有

聞耳余居幽囚與世謝絶寧勝以此錄買笑于大方哉特追感往昔未以忍火之耳孫子曰以上智爲間今余下愚謀之宜其過也

余獄中所作省僭賦云昔　聖皇之樂靈兮曁西隣而不書曁吳女之綺巧兮豈維鳩夫典籍後皇承而祗敬兮庶丕變而濡恬非王道之無偏兮胡贍文明之而今義卿遠寄此錄其所見全然與余同嗚呼三千里外不期而爲余賦作此義疏不圖神交之深終至于此也

游蒙畢閲之壯

附錄

書將及私言後

墨奴遞書向我期國家安危正是時普天率土孰非臣與王土協力誓當御狡夷如今上下浴至治紀綱稍弛弊沓至第一可憂是壅蔽臨朝聽政久廢棄大臣悠々不恤事小臣營々徒謀利外臣含憤胸鬱勃內臣承顔色柔媚此弊一洗備始修造砲購艦非無謀洋人陣法稱絶妙器械新工絶匠儔艦兮砲兮最要物操演但須及此秋古云達四聰明四目臣是股肱與心腹平明視朝會群臣都兪吁咈要輯睦不然

雖砲利矣雖艦堅皮之不存毛安屬君不聞碧蹄舘下諸侯功佐公軍錄獨稱雄我武當年揚異域努力君勿忝先公

書急務條議後

世道日委靡妖夷歲陸梁滔々世上人幾箇感履霜壯士按劍漫自許馬革裹尸男兒常多憂書生閑文章遥論事務向廟堂如是而死於吾足直諫先着第一槍

書接夷私議後闕

將西遊示知心諸友

名利無心世上求。一生不願被人尤。獨悲駑馬酬恩計。詭遇常爲君父憂。

過金川

心抱乘桴思。強笑向人辭。道過浦耶塚。感嘆立多時。

十月朔旦拜禁闕。肅然賦之。

山河襟帯自然城。形勝依然舊神京。今朝盥漱拜鳳闕。野人悲泣不能行。上林黃落秋寂寞。空有山河無變更。聞說今上聖明德。敬天憐民發至誠。雞鳴乃起親齋戒。祈掃妖氛致太平。安得天詔勅六師。坐使皇威被八紘。從來英皇不世出。悠々失機今公卿。人生

如萍無定在。何日重拜天日明。

步象山先生送別韻却呈二首

東方有俊傑。志尚素不群。常慕非常功。又憂非常人。吾誤辱知愛。不知其所因。一別山河邈。情懷訴九旻。踽々凉々者。孑立有誰隣。絕海千萬國。何以得新聞。國家方多事。吾生非不辰。涓埃有益國。敢望身後賓。彤軒與彤籠。鸞鵠各爲群。中有野鳥在。噍々語喧人。一朝被放去。自知禍福因。展翼飛凌雲。蒼々高秋旻。下瞰一塊土。無不處比隣。回顧復一鳴。欲向舊巢聞。別時叮嚀教。歸期及丙辰。此意吾自銘。敢後鴻雁賓。

有憶象山先生去年今日出江戸獄。與先生別。用大昨年今日去江戸時送別詩韻。時乙卯九月十八日也。

草木猶有類。禽獸猶有群。茫々天地間。單獨圜牆人。榮利心全灰。功名路無因。鴻鵠失其翼。欲翰高九旻。因思去年事。浮雲忽失隣。變遷雖切懷。周歲不可聞。昔爲膠與漆。今爲參與辰。清風明月外。無復吾室賓。

謝佐々淳二贈前田公肖像詩序。（利家之事、依淳二所語、證諸大閣記、大略如斯、信長記以爲永祿四年、美濃森部戰時事、藩翰譜、日二說未知何實）

有一騎士。鞍傍繩約三級。肩上槍貫一級。身與馬皆被重創。鮮血淋漓。非是前田公還自桶挾者乎。

公嘗有過。爲織田右府所黜斥。公深自奮勵。桶挾之役。私從軍力鬪。殲敵而還。右府大悅。免其前罪。後遂擢爲赤幌騎。時公年十八矣。肥後人佐々淳二。氣義人也。吾遊于肥。相得歡甚。及吾將去。笑出此圖以贈吾曰。君豈有意于此乎。噫吾向以狂踈得罪。今國家多事。如桶挾事。亦不待他求。而吾齒長於公已六歲。君之以是爲贈。其敎吾深矣。褁尸之日不敢愧公像也。不敢負君意也。因作詩。道公事。以報君曰。

知耻士所重償過豈憚艱累々四五級容易薙得還滿身十餘創鮮血濃未乾友生有深意寅也銘諸肝以功償過古之烈士也以罪重過世之迂夫也時無古今而才有高下一成一敗功罪懸殊觀吾與公可以見也今繋在岸獄欲見淳二道舊而不可得復對此圖慨然久之乙卯二月重書

拜先考墳涙餘作詩

治久邦家天步艱才疎自悼保生難高墳重祭又何日好向黃泉苦問安

下田獄中示澁木生

將身試法有誰同相對相知一室中斬腰刎首任渠作萬世唯期議論公

隘牢半間交膝居床無衾枕食無魚獄卒有情憐我志假看野史數編書

始看夷跡遍街衢更聽洋元兌有無豆州雖褊亦王土寧忍捐爲左衽區

故人於我愛何深贈鏡貽刀又贐金嗟我非才忽蹉蹶一朝辜負故人心

不善夷情何馭夷々情深遠酷難知航海誤來天下計男兒寧作一身悲

江戸獄中作

計疎我罪逮我師師獨憂時不我疑上智未聞問敵國神龍何怪逮河湄驚更拆響頻驚睡隔壁咳聲難認誰人定夜深多感慨強排愁思和新詩

吾嘗有罪蒙寬宥益感君恩海壑深李廣何須嘆不遇伯牙祇欲答知音人寰至竟通兼塞天道元來陽有陰已把死生附餘事寧因榮辱負初心
象山詩曰、寄語吾門同志士、勿因榮辱負初心

爭利必於市觀水必於海坐井見天者如何能有濟臆度作揣捏如遇月之晦縄墨守舊套譬如保孤壘

火輪來巨艦要津何以待虛聲作恐嚇每々受其侮遂令蠢爾虜視吾比傀儡傀儡雖視吾將士尙敖怠已非伐謀策又非締親禮圍棋失一着終爲全局累世事正爾々憂之忽見逮弟子甚粗豪師亦逮其罪幽囚不見天荏苒日月改通古以策今審己且知彼萬願一不遂何以經叔世

俗吏暗事務文法束縛人國家多難際失機果誰因俗吏疎人情發言忽怒嗔志士苦心事茫然若不聞人情隨遇異事務逐日新今吾罹縲紲何曾憂一身唯願起俊傑一揮淸胡塵

奇策致人怪忽投俘囚群天地雖廣大曾不容吾人
吾人生天地亦豈無緣因竭慮謀時事何不懸着旻
火輪走海城萬里爲比隣如今洋中賊振古所未聞
下則究泉淵上則測星辰廟筭不改轍何使洋賊賓
故國有父兄常憂吾狂痴失路縻在此存沒不相知
王裒讀蓼莪三復涕涙垂今吾講常棣能不起哀悲
嗚呼感心事無若讀毛詩

哭澁木生

驛舍與君訣匆々不盡詞因繫在各所消息不相知
江海呑舟魚徒困牛畝池籠鳥失故林未忘群飛時

鼓角自晨暮會見不知期夢魂尚相逐聞訃却自疑
豈計生別離更爲死別離

憶亡友澁木生　乙卯十月二十四日

去年今日與君別一別遂爲永世訣棘垣鑰戶身雖
安宿草荒墳恨漫切死者無知將有知料識幽魂遂
未滅鄂羅議疆允所請花旂求炭洋不閉最是難測
暎咭唎突然貢艦來不絕瓊浦豆海與函港枉附豺
猥嘗窟穴君逝一年事百變生無可樂志將折幽魂
髣髴尚來享酒醴雖清粢盛潔

獄中上家兄伯教書

頑弟矩方再拜白伯教家大兄座下昔赤穗之國難
有義士四十七人焉舍身報仇至今聲名赫々在人
耳目童孺婦女莫不艷稱而當時拘儒尚或有異議
云近時海賊猖狂日甚一日及至今春遂爲城下盟
而其禍患未知所底於是忠孝節義之士皆無不慨
然涙下思雪恥報仇者矩方雖鈍劣世蒙豢養竊思
報効遂以身犯大典爲父兄之憂亦可哀已然竊謂
赤穗諸士爲主報仇甘犯城下弄兵之典矩方爲國
效力甘犯濫出海外之典一成一敗雖智愚懸絕其
意何以異哉世人百喙誹謗固非所顧也矩方也不

幸無以成大事遂致此敗矣雖欲見父兄其可得哉
乃上書告永訣冀恕其不悌不孝之罪矩方向面縛
坐輿過泉岳寺前思義士事作歌曰加久壽禮波加
久奈留毛乃止志里那賀良屋武邇屋末禮努也滿
登駄滿志意蓋武士之道在于此願無以私愛惑大
義父母在堂亦非大兄上書委曲慰之亦何以安尊
念哉澁木生無恙昨見其面氣象凜々不以死生爲
念蓋不愧于寺岡平右衞門者也願告諸清介聞大
兄蒙命戍三崎邊塞之狀無堪遙想至痛々々四月
廿四日矩方再拜

二十一回猛士說

吾以庚申年。生于杉家。已長嗣吉田家。甲寅年有罪下獄。夢有神人。與以一刺文。曰二十一回猛士。忽覺。因思杉字。有二十一之象。吉田字。亦有二十一回之象。吾名寅。々屬虎。々德猛。吾卑微而孱弱。非以虎猛爲師。安得爲士。吾生來臨事。爲猛凡三矣。而或獲罪。或取謗。今則下獄。不能復有爲。而猛之未遂者。尙有十八回。其責亦重矣。神人蓋懼其日益孱弱。日益卑微。終身不能遂。故以天意啓之耳。然則吾之畜志幷氣。豈得已乎哉。

金子重輔行狀

安政乙卯。正月十一日。金子重輔病死于獄中。友人吉田矩方。已哭而慟之。乃略狀其行。曰蓋聞有苗而不秀々而不實者。其斯人之謂邪。重輔有才有氣。春秋又富。少曾有酒色之失。已而大悔。癸丑歲。求役于江邸。欲大縱力於學。悒々不得志。會話聖東使船來浦賀。鄂羅斯使船來長崎。九月。余決策西行。時余未與重輔相識。重輔與吾友永鳥三平遊。喜其議論。知余西行有爲。奮欲蹤余。未果。余西至長崎。不得策。十二月。再入江戸。始見重輔。具語以志。重輔大悅。先是重輔自謀曰。欲成奇策。而帶藩籍。事若敗露。至貽禍國家。決然亡邸。欲歸國而訣父母。甲寅正月。話聖東使船復來泊橫濱。因留江戸。與余同寓鳥山氏。初重輔首問爲學之方。余曰。離地而無人。離人而無事。故欲論人事。先觀於地理。重輔然之。至是益讀地誌。旬日得其要領。其歷指坤輿大勢。頗可聽也。余乃曰。已得其大。宜及其細。因亂抽架書。得禹貢及項羽紀。余授之曰。是可以觀漢土矣。重輔又讀之數日。三月。聞和議決定。重輔奮曰。吾留至于今日者。慮或有事耳。今已無事。宜速果前策。因促余。々即從之。五日。同發

江戸。時使船將去橫濱。往下田。因與至下田。二十七日夜。謀投使船。出海外。事不諧。黎明登陸。見捕就檻。檻廣半間。二人交膝而居。寢無衾枕。食無滋味。余乃作詩數首示重輔。重輔意氣益壯。時有獄卒憐吾輩者。借示野史數部。獄中無事。日夜研精。余語以夏侯勝黃霸事。重輔大悅。四月十五日。送江戸。下郵街獄。自是別繫。不得相見。對吏之日。雖時見其面。不得盡言。且以自示曰。男兒死耳。九月十八日。罪斷出獄。歸囚于麻布邸。亦不得相通。及送國宿逆旅。始得檻與比並。僅通聲息。未入萩二里。宿明木驛。其明。護吏告

入萩。亦復別繫。重輔之在郵街獄。疾疫症甚劇。已瘳。滿身發小瘡。彌留不止。其間瀕死者數矣。出獄之日。不能立行。席載舁進。臥聞吏讀斷罪文。已發江戸。病益漸。咳嗽連起。護吏甚無狀。重輔往々憤恚。余輒慰之曰。事蹤至此。命也。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重輔笑曰。吾病篤心喪乃爾。爾後不復也。至是。重輔泣曰。吾病不可起。天下之事。吾不能復見。然吾與君決策入海。其沈尸滄溟。暴骨砂磧。固所不辭。就捕下獄。固期罪死。病不謀生。今則得至此。是皆餘命耳。幸生前一拜父母。然後長瞑。萬々無憾也。余時知重輔病篤。然爲未必死。且勉之以天下之事。重輔曰。吾命竭矣。雖然天下之事。吾不敢忘也。已。余繫野山獄。與重輔所繫處相隔。不能知其病狀。然微聞官有恩命。許其父母視病。醫又盡心施方也。謂其必起。已而遂不起。重輔力學不文。無著述文章表見于世。發江戸。至下田。就捕日記其所見聞。頗詳悉可觀。自署其首曰。大日本無二遊生。幕吏案吾輩履歷。皆收重輔所記爲據。重輔好諷詩。日晚途遠。余方深念無言。重輔輒朗誦唐詩曰。今夜不知何處宿。平沙萬里絕人烟。嗚呼。如重輔者。無所成而死。苟非得大手筆而傳之。亦何以

慰其靈魂。而慊于友生之心哉。今姑狀與余共事始末。以賚其採擇云。

金子重輔者。澁木松太郎本名也。重輔已亡邸。因變姓名。以其先長門阿武澁木人。而又慕歲寒之操。遂自定焉。投吏書。爲市木公太。市木柿也。取于柿實帶澁。公从松省耳。

明治廿四年七月十九日印刷
同　廿四年七月廿四日出版　版權所有

著者　故人　吉田寅次郎

相續者　吉田庫三
東京市赤阪區新坂町三十三番地

印刷兼發行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二番地

賴惟完（春水）著

在津紀事

皇都聖華房舊刻本

據皇都聖華房舊刻本影印

春水賴先生著

在津紀事

賴氏藏版

春水遺稿別録卷一

藝藩　頼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在津紀事上

惟完歸官本府已三十年矣追懷津上遊寓時多少興致有不可忘者時又話及兒輩自旁録之作在津紀事文化庚午十月識

北海片翁初在阿波橋北陶齋趙翁在鹽坊余師事二翁二翁則朋友待之有愧於心承奉惟謹

混沌詩社每月既望諸子會集分題探韻各賦詩成取凡上一紙書之不別立稿蓋腹稿已熟也故無

有臨書躊躇無有故紙狼藉

北海作詩文雖長篇大作未嘗立稿腹稿不熟則不下筆混沌一社人無巧拙皆倣之

詩社會集相師友請益互定推敲皆暗誦舉之亦北海家法

混沌社爲宗成世章田章子明合離麗王篠應道安道左鳳子岳清履玄道福尚脩承明富維章有明萱來章君譽木孔恭世肅岡元鳳公翼葛張子琴隱岐秀明子遠平九齡壽王西村直孟清河子龍伯潜岡田豹君章井坂廣正雲卿小山儀伯鳳皆浪華人余以覊旅周旋其間爲翁齡垂耳順北海子明次之其餘皆不下三四十余時二十許小山儀少余二歳玄道有明早死少所唱酬

一社雖不無親疎或結伴出遊於月於花東西相携如無虚日而人各有事故少有舉社相會者但余與子琴必往余自移居江戸港亦不得輙往子琴則如故

社友相會交際甚昵浪華之俗酒饌極豊拈韻賦詩于杯盤交錯之間各言爾志如北海崧岳性不嗜酒詩成輙先衆而去鳴門恕齋善飲子琴小飲善

於賞會故一時都下之集無子琴不樂

社友詩會或務談論或沈吟難一二字或過酔或有事故不成篇而去者亦多獨子琴莫不笑謔莫不詩成或至累二三篇而其字句極巧緻又過數日改前詩數字請正同社蓋子琴於宴會不以爲樂而以爲學也

子琴賦詩人未嘗見其撿韻書就詢字音平側則莫不響應

都下雅集坐客後先詩成杯盤亦狼藉北海審閲如

不歷意數日後乃舉前會詩數句或全篇評論之極詳

社友雖小詩短文必相示請正而後就北海取斷北海有詩文輙亦必謀之諸子雖以年少如余亦謀及焉毫無自滿之色

北海書堂會業書課數葉北海初開卷不復翻閱諸子議論蜂起北海斷之明晰暗記其註釋一不失也

尾藤志尹初自豫州來寓北海侍坐偶舉南郭文二三句議之北海吹烟不答志尹問不止北海曰勿以爲也議此不如吹烟

北海善書及横笛麗王安道善書公翼嗜物產學子琴善笙及篳篥篆刻爲妙手

鳴門學務該博詩文亦一種氣格渾成

鳴門家園曰愛日樹石位置自有別趣有十花詠其名品也闇小齋齋前有芭蕉數莖緑陰滿窓夏日無畏景

恕齋會友割烹極巧蓋夫妻躬自調理若溫酒煎茶之候亦有家法聞其父白駒亦如此

白駒多著述富藏書恕齋學信程朱與父異趣以向歆自處若伊洛之書皆恕齋所購得云然其學有所不純余嘗以雜覇目之恕齋有恨色余曰非獨其說以其行事恕齋笑而不辨

恕齋豪宕不拘小節但有臨池之癖常摸古帖爲業如國朝法帖全部臨寫數十卷表背裝釘夫妻手自理之

恕齋好客常留酌賦詩一日謂衆曰時序晴雨之詞已覺可厭請分詠國史何如皆曰善余與子琴最不諳本朝史乘一題到手每詢之諸友而後始能搆詞如子琴詠左馬頭義朝文公駢脇還逢害智

伯頭顱誰乞憐鳴門詠小松内府捕蛇朝下還城舞却藥身終報國心一坐嗟賞爾後社會輙以此爲課體限七律至數十首裒然爲冊

福承明早死諸友會九島禪院賦詩弔之時余賦五言排律十六韻有橋老山無梓鳳飛臺有凰一聯人傳誦以爲得實爾後弔亡友用十六韻成例社友相戲以十六韻爲凶體

伯鳳嗜學好讀奇僻迂怪之書素有記性自博物夷堅近世志怪之籍無不暗記社友目爲怪物時年二十餘善病

余一日過恕齋恕齋方與公翼會讀南史公翼朗然讀下畧不滯澁後過子琴稱之子琴云公翼幼善讀唐本人稱以爲神童也

公翼爲人温藉而家法嚴正以嗜物産庭有小圃雜植藥品

子岳才雋善詩善書本京人或云家舊豪富破産爲醫故交遊際時露富漢氣習醫亦有卓識非凡工也

安道豪爽與人言無所回避肥後藪教授肥前松枝某皆稱其豪善書又善騎馬不遜武人

君章本阿波邸小吏多伎能嗜詩及書書學張瑞圖篆刻丹青皆巧又善射善劍善箏及觱篥邸舍至狹隘而書畫硯席及武器位置極趣後從其父歸國擢爲教授

壽王爲明石邸司竹山常稱其詩隱然有蜺翁遺韻其書甚拙後學陶齋俄然一變視初如二手

崧岳爲宗成刻其垂葭詩抄出其稿本博謀及余有夕陽欲上階句余云欲字作斜爲是崧岳不答後崧岳以示子琴子琴亦云千秋所言似有理也崧岳哂曰公等未足知之後子琴過余語之一笑今而思之欲字似勝崧岳兒視余輩余輩亦或狎之崧岳恬然笑歡終夕實長者也

崧岳初遊京學醫於香川太中且及東涯之門時爲我輩語東涯看書甚速而强記絶[illegible]日會業一後生出其文稿請正東涯一瞥了乃示坐客各傳覽之東涯從而暗誦其文曰某字可削某字當作某某下當加某字其閱他書速而能詳蓋皆類此云

余訪福五岳于京師池大雅在坐云將與主人遊高野寫其山水也五岳命酒半醺不理行裝大雅不

飲酒數數促裝五岳乃言倒樽而止仍勸余輩交酌不已大雅援筆賦詩云樂聖禍先生倒樽曰爲度倒樽又倒樽倒樽終無度五岳堂扁樂聖故云

安道子琴之師曰兄臧字臧宗號樂郊隱君子也其學師管小善旁治兵學余不及見之其墓在北郊妙德寺題曰樂郊兄先生墓高芙蓉之隸也松山邸司堤寛傳其兵學堤早死其傳泯焉臧宗寡婦薙髮曰秋月在北郊

子琴御風樓在玉江橋北畔西南豁達宜月宜雪余雪朝必訪子琴子琴已開軒捲箔手自温酒待余

歡賞移時浪華地暖積雪易消故賞不下辰牌遇
雪而狂者惟余與子琴而已
夏夜炎蒸不寐夜半乘月起行訪子琴子琴未寐聞
余跫音即欣迎開樓小酌將歸子琴必送到玉江
橋又共倚橋欄聯吟而別
子琴宅前漁艇往來喚取買小鮮爲羹佐酒
子琴人目爲詩人而其學該博莫不究討最熟左氏
治素難問者服其精到其人謙虛不叩不言
御風樓扁聯皆京師老儒宮講書
中井積善子慶號竹山弟積德處叔號履軒名望已

高竹山因平九齡來我社往來交熟
竹山自號居士履軒自號幽人皆爲處士之稱履軒
不外交實幽人也俱務實踐學主程朱時或出入
竹山論詩可聽著詩律兆履軒詩用古韻其一家言
也
竹山諳錬經史一時無比健啖豪飲亦無匹敵
北海素朴不脩邊幅洒洒落落人無貴賤交無生熟
皆恬然遇之以其嗜點茶都下豪富之家舉茶會
以得招致爲榮北海則不自知也履軒曰北海可
納交也而渠顯者也吾爲幽人所以不交但其不
自知幽顯爲可重耳
履軒以隱居放言自處獨與志尹交志尹未疾行不
過二三十步故少交遊其人從容忘懷幽顯履軒
要之爲幽人
雨日幽人招余與志尹小酌余識志尹不能往因過
志尹志尹欣然將及招幽人頃焉幽人拉一力至
曰相迎愧泥濘騎馬到階除志尹乃騎其背幽人
爲之馭相與往會極驩而歸歸復如之
履軒著通語文辭雄拔議論簡明竹山云栗山潛鋒
保建大記物徂徠紀事共有可議者家弟爲之一

二論述遂成一書
通語實快編也志尹雅通國史其行文之間多因志
尹論定
某年臘月念九天滿鄉失火延燒數百户開歲客來
拜年者語莫不及災赤松子方（名邦以春菴行）來直論中
庸某章義曰今者過北海論之吾未服也指天畫
地談論風生一語不及災
江田楨夫（名世恭稱八郎右衛門）以國學名博通本朝典故和
漢書籍無不經目尤善鑒定古名蹟其家藏數百
種交道極廣而未嘗與宴會飲食斷腥家無妻妾

眞奇士也
楨夫所藏書籍無不朱批和書謄本一一校讐極其精到人以爲奇珍楨夫許借於人毫無悋色
楨夫性謙虛獨以和歌自許曰非敢謂能巧也吾學於似雲得其正路凡和歌不得正路假饒極巧與俳歌奚擇余嘗見小澤蘆菴（京人人推爲和歌宗匠）語及楨夫曰吾聞其博洽不聞其善和歌也余乃擧一首曩同遊但馬先歸留別之什也蘆菴驚曰居然正風也
浪華深見氏與高天漪同宗亦名家也其祖西土人

來寓長崎稱久兵衞號一覽居士又航海而西請黄檗祖隱元其時謁費隱鼓山皆時高僧各贈詩一稱與一覽居士一似日本高久兵其家衰替不振費隱詩不知其所在鼓山詩歸篠安道家久兵衞夫妻肖像二幅隱元木菴爲賛其裝爲其妻衣被古色可觀趙翁與之有舊嘗寓其家因記其事甚詳
深見家剪刀熨斗提火爐皆唐山製蓋其祖携來物云
古林氏浪華名醫其母八十壽宴余亦見招愆軒之間陳設有趣有紀藩南龍公畫鷹巨幅祖見宜進藥有効手寫以賜云又有黄檗開祖隱元木菴獨立輩諸衲詩卷亦謝其治隱元病也京所司板倉侯手簡一幅爲隱元請治之書也正廳東偏有祠堂扁見宜堂隱元書大厦廣除庭有古連翹樹高數丈亦名種也（古林氏主人世襲稱見宜是時見宜幼弱藤岡道策幹其家家道再興余弟千齡師之）
古林立菴見宜之族也常講素難津津不已人以爲迂緩余與志尹皆交善焉志尹塾生久病百方無效一日過立菴談及病生立菴曰每訪先生吾見

其言貌蓋風邪未除已不足憂也其說引據五行冗長可厭翌日來診曰果如吾所測乃與藥五七日而愈志尹謂余曰彼素難之學亦不可廢也
河内一屋村有北山元章亦名醫喜交文士每歲初夏招我社江北海林東溟龍草廬輩自京來會吟咏揮灑雜以笙竽元章徒弟日盛家道年隆一歲拉余輩偕登金剛山一宿歸路上千劍破過觀心寺鳴門作之記附以群咏題曰那羅延窟草那羅延窟金剛山別名一行二十餘人今不知其卷存否

元章嘗導訪北村氏(稱六右衛門泉之豪農也)西距界府二三里曰踞尾村歲收一萬餘石堂室庭除皆有古風待客極厚同遊者北海鳴門子琴彤壁其餘一兩人不記

竹田尚水以醫仕伯太侯住泉府中家亦富余與鳴門子琴彤壁賞楓于牛瀧尚水識之走价要其歸路乃往一見如舊供給至厚尚水善詩終夜唱和出其二子見之皆幼後托余從學長者先歸少者曰省吾好性理之學幾乎有成余適歸國亡幾省吾病死余爲銘其墓

志尹弟閭叔(孝章稱熊宗)才學克肖乃兄余歸省及佗適數日之行輒請閭叔代教督生徒歿年二十二從余遊者夭折可惜閭叔省吾二人爲最

平賀翁在京罹病予東門人問之不審乃自理裝拉二宮東昌(備後吉和人初爲僧後還俗善醫嘗與翁同遊長崎)問病侍執湯藥十八九日翁稍就安乃辭歸浪華後數年翁納繼室嘗謂之曰自吾寓京唯有一事不可忘吾得篤疾也賴某自大坂來曰先生安之僕來在此吾心乃大安繼室爲余語之

西川義之(稱龍之進後爲江府徒士)長崎人寓平賀塾一晤相歡益昵暫還長崎復往江戸過余留數日爲余請海賈書余堂扁爲贈余不喜因出唐貨鼈布代之亦不喜惟擇其水筆廿枝許取之其堂扁雖余不欲得以有余姓字委而去

森田士德善書其人率直愛敬趙翁最厚好古書畫不恡財貨但不欲多蓄務擇其極佳者其或同手重複者必舍其一其佗器玩亦然

京僧携書畫數軸來售有僧愚中書(吾藝佛通寺開祖)士德出數十金購之後聞佛通寺無開祖書跡曰在我爲玩具在彼爲什寶因改其裝寄之所謂古金襴

也闔山大喜士德愛其書摹搨頒與同人愚中亦嘗入唐者其書有一種古氣

秋荻帖爲道風書和歌十餘首帖首有秋荻二字故得此名其眞在新清水寺余欲觀之與士德謀恐主僧拒之索其所識書東爲介尚恐其弗肯一日袖其書與士德赴之寺下酒樓曰浮瀨就命午飯店主母問吾輩所以來乃告其實主母率然曰妾請先往語之頃焉歸報曰可也乃往遂得縱觀眞八百年來物古色蒼然而其絹青黃可辨奇矣是日一老媼爲介亦益奇矣但展覽之間女奴數輩

在傍雜沓戲慢不解事可厭士德云古人有東山
携妓事恐亦如此因共一笑
美目和景士德輙催余俱過城東南廢寺閑院而歸
山口剛齋性豪邁少好任俠且脩禪教後折節受業
於吾岳翁又與久米順利交講究道學益極精微
又脩越後兵法亦抵蘊奥對人談兵如躬歷軍陣
者蓋浪華人所罕見也家貧數遷後不得復僦舍
坊市遂寓上町一牙兵宅地
剛齋考究火伎而貧莫能試之且都下令嚴不得私
演其伎土佐人谷万六得授其法在國試之服其

精妙云
剛齋音吐骨骼宛然一武弁而風流閒雅善詩文和
歌和文亦皆可誦性不飲酒言談風生時聞笑謔
如醉漢然
剛齋著兵錄蓋兵書之要者也又善鑒古甲冑至戎
裝之式莫不諳練
麻田剛立豊後人來寓浪華本姓綾部氏長於天學
推有卓識每曉上屋觀星象非剛健者不能不愧
其名也
岳玉淵賦名才穎無比善書摸二王多巧伎愛石菖蒲

護養之方亦精
玉淵八月獲兎命工爲筆工不能治其毛玉淵自取
治之口授筆工始成余亦試之極佳後多製出其
有巧思如此
五岳善詩後好作六言畫人而詩書皆有趣五岳之
後吾未之見也
五岳五子以泰恒嵩衡華爲名而多夭人或教之棄
諸他家他人舉而名之乃能有育後生一兒棄之
於其東鄰東鄰即北海北海舉之與名曰捨五郎
今東岳是也

名和八郎者工篆隷多伎能住北御堂後墻壁皆彤
自稱彤壁其人質素寡言與北海交密
月岡雪鼎以畫著與楨夫爲鄰隱子遠介楨夫求畫
鶚辭之曰往有需此者而辭之時自謂吾鶚不及
光起過十年當及今年既過焉終不及之所以辭
也
圓山應舉畫名一代有人自京師來者多齎贈余大
有德色余不甚喜得輙與人今不留一張
余好古書畫夏日入京觀諸名刹所藏冒暑奔走累
三年故在其時祇園會亦不暇觀也沈溺亦甚

余謂晉唐之眞不可覩也得覩宋元斯可矣茶博士所稱古僧伽書按其時則宋元其紙其墨或可以摸索米蘓黄蔡餘韻焉故余在京阪見此等跡必鉤摸玩之於本邦古名人之跡亦然

趙翁見余費精於鉤摹輒曰無以爲已存十一於千百惟其神韻而已臨摸爭巧不了事漢之伎耳

韓大年（天壽稱中川長四郎伊勢人）嗜墨刻有江戸人官藏寓食韓氏巧彫鐫官藏來浪華一再過余

余在浪華玩論語集註伯潜多書因借朱子遺書等參互校閲著私攷二十卷後閲之不滿意舉而火

之今而思之枉費了許多日月矣

趙翁書名甚高好酒豪宕不羈遇北海子琴如小兒

趙翁不乘醉不書而喜金絲裱裝士德欲請其書輒先招飲饜歡伺其乘興稍出挂軸數幅披之皆空白其裝金絲爛然翁見之欣然揮洒如掃醉墨淋漓愈出愈奇直揭諸楣間翁益欣然士德退改其裝使雅馴而藏之

趙翁醉後潑墨作畫極多高致非畫家所及也

趙翁音吐洪靜容貌温雅而其自律律人多武人氣習蓋少壯住江府有所薫陶也然身不佩寸鐵結髮如道士蕭然一野人也

趙翁在浪華見奉行代官必與之抗禮視其僚佐如奴隷然

西山某莊樹竹幽深亭臺各有位置其茶室蓋千氏所規畫四方所則其徒之所艷稱也主人就趙翁請命之名翁直命曰天心居主人敬謝而退坐客以爲有意者請其説則曰莊在天王一心二寺之間因得是稱也坐客哄然

趙翁後徙界府僧法林從學翁有客輒命具供給力人八角（喜八）在其門懃余題拘杞園詩有魚蔬有

課僧司膳門戸無扃使守閽一聯園植拘杞故名

趙翁患腫累月腰脚攣急不能起行諸子弟憂之士德勸其浴但馬温泉力請乃得遂爲具僕從以往數旬果有驗爾後惡酒尤甚蓋酒毒爲虐也病後不爲畫

余嘗與趙翁觀楓高雄而過華園信宿出伏見上舟同載者有京語有鄙語相合甚驩舟抵牧方岸上有五六人呼舟而乘皆惡少年所謂虚無僧侶也言貌粗豪傍若無人衆皆沮喪不敢出一語趙翁瞑目而坐初如不經意頃焉乃言汝等何譊聒乃

爾盡爲一弄樂乃公也衆相目失色少年皆曰丈人有命敢不奉命乃取笛于橐二人吹二人歌一人口爲絃一人口爲提琴翕然如樂作其曲皆彼徒所秘諸少年又咸妙手衆又大忻屬耳而聽久之日將暮舟抵源八渡諸少年理裝上岸而去衆皆拜謝翁一鼻言不啻其帖然命奏其伎使吾輩取娛樂

黄檗僧大成住天王寺東淨壽院詩書皆有一種風致以其唐種也趙翁亦以唐種其與大成話皆用唐音時大笑余問翁何笑曰吾謂禪師如此筆伯

得非飫大牢

僧蘭洲名淨芳住九島院善詩有風趣時招吾社酒茶吟咏爲方外之遊子琴尤親善蘭洲常改竄其舊稿爲樂

子琴未嘗閲本朝人詩文集麗王好讀之舉其疵瑕議之亦一癖

麗王常撿其家集數數改竄殆不留原稿詩曰小草文曰遠志

僧大幻及見蛻岩曰翁嘗語余其所作五律晴雉鳴春野一首自謂幾乎唐矣其他皆前後安排補湊成篇獨此詩自起句任口道出乃爾渾成

界府益田睢軒（高豊卿字孟文稱次兵衛）亦及見蛻岩年少不多記一二傳說或可聽也

睢軒遊長崎再三善道高君秉熊斐事睢軒書與詩皆有趣畫學之於熊氏真率超凡猶其人也後余遇之江户一再

睢軒事趙翁尤謹枸杞園本其莊地以與趙翁居之

梧栖（河合逢原）敬亭（田中謙）亦同事趙翁者

余未寓浪華也嘗有事到界府信宿驛亭鄰人導余過睢軒聚星軒時趙翁自浪華來寓焉諸子亦來

會酒間余賦詩呈翁唱酬累篇於是睢軒大悦懇余留宿趙翁已歸余在聚星軒一月許余識趙翁自睢軒始時余年十九歲

萱君譽家有蛻岩復君譽父考澗俗牘長四尺許論詩極精且勸其自改轍勉勵諄諄又言及荒木定堅商山父也（稱吉右衛門）君譽曰蛻翁家父年齒相如足以見其矍鑠此書蓋二老八十二三歲時也猶且力學相勸若此尤可敬重

荒木定堅池田人善詩有雞肋集三子兄爲商山其弟住浪華務講經義早死末弟善書雞肋集乃其

所書精緻可玩

商山嗜詩睥睨一世鮮所許可獨與子琴善又能評隲本朝諸作家論辨精確編著昭代詩紀二十餘卷東雅五六卷皆非全書

商山簡默寡言性不飲酒詩酒之會如向隅者獨與子琴言時出冷語且涉滑稽滿坐一噱而商山復默衆愛之而不厭

北海詩社有一富兒時其會而來請曰敝族在南都者近開壽宴諸公幸賜詩章何榮如之乃治具水陸騈陳南都粟酒世所珍賞亦在焉衆酣暢吟詠

商山詩先成富兒拜謝惟謹及傳觀則平常會集之詩也子琴叱曰盍爲壽章商山恬然曰吾不嫺爲龜鶴之祝子琴颺言曰壽章不成當吐粟酒商山曰怨之怨之一坐哄然遂無一人爲壽詞

世記赤穗四十六士之事皆云其謀深密其未舉事無有一人知之大坂中井鳥山二家有所傳大異焉中井世貫龍野龍野士人井口某猪兵衞在江戸邸其傔請曰頃聞赤穗遺臣將襲吉良氏期在某日僕請奉郎君往觀期之夕井口獨寐邸樓比曉聞舍外有聲井口意是傔所言闢窗而瞰乃數十人穿防火裝爲隊而過余聞此信疑相半後聞烏嵜岳話嵜岳越前人其僕文助者在越前時爲國老本多氏丁夫役于江戸邸在本所與吉良氏爲鄰鄰邸之變發卒警衞文助亦秉鄣執燈至曉時方月夜望吉良氏門外觀者塡塗乃知中井家所傳信然世之記者徒揣想爾然當日事情如彼而吉良氏未嘗覺知亦可以見人心矣

浪華有一翁者鹽屋伊兵衞家傳天野屋利兵衞事狀惜其泯滅欲待其人以文之乃托之獨嘯菴永富鳳獨嘯菴托之平賀先生平賀先生托之余始立傳上

梓事詳先生跋其畧云刻既成千秋自浪華致書曰昨醫生松田元龍者引一商客來執謁請見曰聞先生爲藝州平賀君有所著嘗托之平賀君者僕即是也因曰自托之以來無日不思之既而自慰謂獨嘯所友則其人必不背於約苟留之天地間足矣我得覩之與否天也今乃得布天下以遂素願非平賀君之信與先生義氣賛成之切焉能至此余得此報亦大喜千秋之見猶余見之其人稱鹽屋伊兵衞在浪華緑橋畔以賣糕餅爲業安永丙申正月平賀晋民識

余著利兵衞傳其名不詳西村孟清好善之人也乃夤緣就其故里籍得其名押始詳其名直之非孟清則弗得也

伊兵衞極賤極貧而渉獵和漢之書時來與余言語氣慷慨而其論以六經吾心注脚爲主余爲辨王

學之弊乃自省悟不復言也浪華市井之人往往
弄文墨而其詩文多足誦讀其他以風流好事名
世者亦不少如蒹葭木世肅者其選也獨若伊兵
衞博洽有識我罕見之京及江戸市井之人則恐
不能如浪華之文矣

春水遺稿別録卷一終

春水遺稿別録卷二

藝藩　賴惟完千秋　著

男　襄　校

在津紀事下

余移僑居于江戸港時三月望後因號春水南軒

余僑居半架水無庭砌架船版方二丈許偪厠之際有一二尺地植藤向陽繁衍著花最早點茶家識之多來乞者剪裁不吝隨需與之西村某盆栽海棠遺余每春著花甚繁伊丹某遺綵石數斗數之船版上使裝點相稱肥後藪士厚（名慤號孤山稱茂二郎）來訪有海棠花下挑銀燭不識春宵數刻過之句自餘藤與海棠入詩甚多

士厚嗜詩務論聲律誦僧大潮唐音説以鼓其説竹山掉頭議其謬因舉唐詩無數引據的確士厚嘆服士厚蓋未知其有律兆之著也伊太素（質稱伊形莊助）亦肥後人善詩遇人輙説古韻其説奇甚履軒舉古書成句以折其説太素亦未知其有古韻之著也

江村君錫（名綬號北海稱傳左衛門）著日本詩選人人爭求見收湖人建達夫其故人也君錫乃寄書徵詩達夫附詩稿數卷曰毋以故舊爲也子誠封還此稿曰無一可收矣則吾知子之選之爲選也君錫爲余語之稱其言不凡達夫名孝銑稱小龜寛吾日野侯臣

平紀宗（名義綱稱平井齋次）棄官歸湖村後住逢坂其居靠山闊園廣袤數十畝其師建達夫命名幽暢紀宗分其大小景勝十數余爲之記請同社分詠之京畿諸名士亦各有寄題

紀宗時自湖上來十數日寓余及子琴伯鳳詩酒留連脩其舊好也

紀宗容止音吐猶有官途氣習而韻趣藹然江村翁開壽筵於圓山文士畢至紀宗亦在焉會散吾社一隊聯步而歸紀宗曰京人爲詩塗抹狼藉不似吾社腹稿今日某生在吾傍搦管沈吟吾偷視之初書一春字塡焉乃書風字是春風二字且兩次作之也一行囅然

紀宗以余爲知己托其遺稿因抄録授其弟（稱清左衛門住江州平井村爲名族云）乃併余園記上梓曰滄浪詩抄遺余數部余寄諸嚴島文庫及佛通寺以擬名山藏

紀宗內兄弟井上某（伊織）仕一顯侯威焰無比人人寅

緣納款紀宗絕交不通書信人以為愚紀宗不顧也後侯黜免某亦見斥人始稱紀宗先見

有士人托余寫一書余會書生數人既菠其人謝以紗縠三段余直齋詣士德請以換金士德曰盍留一段以為外套余曰余舊有一套不須副也所以換金將買書也士德乃命管家權其價得金若干遂携一生（省吾）上京投告松潤甫（脩稱儀一郎津和野藩士）僑居潤甫亦周旋得購朱子語類大學衍義補二部腰纏有數不得如意語類有朱㸃塗乚衍義補較見行本差小殘敗殊甚

余為鳴門書春露居士碑鳴門來謝會書賈菊宗至開其包袱有古文品外錄鳴門取而閱之乃舉全帙置之余前曰聊為潤筆余時廿二三歲自謂乳臭兒受之極為過當乃辭之鳴門曰子第讀之置而去後數旬夜携往返之又曰已贈子矣寓諸我庫時來取可也鳴門已沒不知其書安在今猶記其內一二名文（僮約錢神論之類）爾時余徒知吾筆之不足潤而不知故人資吾學也可受不受誠為可悔

有鴻池菟道者以風流知名嘗傾家產更新開酒肆其酒本係伊丹釀名曰山井菟道更名男山用其故里名云男山大售釀主遂欲運諸江戶海運之酒每桶以藁席包之烙印名號於包上菟道請諸善書者十餘家余一日過鳴門鳴門使余書男山二字余始不知何由率然應之菟道寄諸釀主使其擇而用之獨取余所書為印後男山大售於江戶矣菟道因鳴門餽一苞桶為潤筆余東諸友取數十日醉諸酤戶傳聞之以余書為吉兆來乞者接踵余盡辭之

書賈菊宗父子共善置奇書僻帙不知其安取一富漢學作文問之於平澤元愷（字惕侯初姓山内名震稱左門後住江戶）

（稱茂助後改五助）元愷曰作文取喻為要有喻林者宜買而讀之富漢多方覓之不得菊宗聞之不日持喻林來其價連城

菊宗嘗持文衡山真跡七律十首詣一友人友人色飛而以其直太高不肯取宗亦不減一錢持去二三年友人猶眷戀不厝佇人問其書尚在否曰尚在遂出原價買之宗徐收其金哂曰非君癡想誰購之者人皆疾其黠然亦有他賈所不為貧生如余借觀不慳得廣見聞亨賜多矣後宗患膗不起余賦詩吊之云鄴架惠車誰置春春風看過許相

親如何閲市王家子己失燃藜天祿神幾處巧賺
恚爾黠三年久借識吾貧浪華城裡多書戸不引
空囊蠢食人

菊宗持承清館印譜來售著者明張灝字夷令固羅
一代名手變化百出一快書也予琴君章皆欲得
之士德不論價收之世肅嘗得蘇氏印畧爲拱璧
士德亦藏一部

世肅藏蘇氏印畧二卷原高芙蓉（名彪字孺皮號芙蓉以近藤齋宮行住京師後仕水戸支封某侯）物芙蓉篆法一洗世習一以蘇氏
爲範也

曾谷仲介（之唯字畏聖）京人學篆刻於孺皮人稱曰芙蓉
影子

虛舟善刻細字嘗以方寸石刻獨樂園記末署年月
日姓名印記皆具後又刻後赤壁賦亦方寸印可
稱絶伎然世無觀之之自也

虛舟又摹蘭亭帖一面各竪一寸六七分横七八分
其字畫疎密肥瘦宛然惟肖前有米芾印後有緝
熙殿寶記古今多縮本未曾有如斯刻之縮之又
縮也

眉公（姓赤松名彪以水野尾正珉行）善醫書詩皆巧篆刻與芙蓉子
琴騈美而人莫之知也貧甚後徙南都而死赤松
子方毎誚其懶慢不能爲生一日會志尹宅子方
曰吾子不見虛舟乎以其刻使毋坐食吾子之刻
即不及虛舟而盍少自奮焉眉公素簡默至聞此
語則徐曰以僕之刻比虛舟輩乎子方顧問志尹
如何志尹曰唯千秋亦以爲勝虛舟子方愕然已
而曰苟然吾益不得不讓誚也伎足以潤其身矣
而狼狽至此眉公嘿然不復言子方愛眉公如親
眷然

隱岐子遠實行之士其事義毋有人所不及者余相

知數年固諭以過行不率之義子遠釋然益致歡
洽甚德余也

子遠爲大阪府騎士騎士威權甚著余嘗與志尹遊
伏見桃山子遠聞之請從吾二人飄然上舩舩抵
京橋子遠旅裝竢于水沚舟師見之畏敬尤甚子
遠還僕從而上舩篷底晤語翌朝抵伏見登桃山
遊觀竟日子遠事吾二人如奴隷然歸後來謝云
疇昔之遊小子曠歳樂事也蓋子遠爲其權勢所
拘僅離大坂始暢其志也

中井氏常造一棺以給同社死喪者以其直復造焉

常備無闕篠田氏亦有此備二家敦厚之風就此可見

中井甃菴（名誠之字叔貴稱忠藏竹山父）墓在誓願寺攻石府下無雙

五井蘭洲（名純禎字子祥稱藤九郎）墓在實相寺竹山爲銘少壯之作文辭尤巧彫鐫亦精而石質不良一面剥泐數字已泯故墓碣擇石爲先擇工次之

崧岳遺命不立碑碣夫妻合葬栽梅二株爲標

西村孟清沒崧岳以知舊故爲經紀葬事以銅板記其姓名行事置于棺上

北山壽安前輩名醫墓在太平寺以石造不動佛像高丈餘以代墓不復記姓名其裔正藏自號七僧居士爲過書舩吏以好事知名與芙蓉大雅諸名流交遊人知有七僧之稱而不知有正藏之名也多藏古墨帖余時借覽多所取正嘗往江户及見南郭諸人善語先輩之事太宰德夫自號駿臺室先生亦住駿臺人以駿臺呼之太宰因後改春臺云楨夫曰七僧所藏物物說其來由使人厭聽若小本唐詩選乃謂是吾到江户時購之袖以訪南郭者得不珍乎毎品夸說皆此類也

坊間墨帖往往有七僧居士圖書記印友人意其貧困鬻之以詰居士居士曰是皆近日書賈來售者余必印之有余印記其價有加友人失笑

七僧與楨夫皆年老親狎相戲七僧曰楨夫爲君子曰其人斷腥家無妻妾能忍人欲如此非君子而何

七僧宅在田簑橋北畔招余觀天神會美濃後藤定六以夙惠見稱時寓楨夫楨夫托余携去令觀余性不喜雜遝寓浪華已七年觀天神會是日爲始七僧謂余曰都下神佛之會香火奔波君子必往

若今日早僦單艇且擇篙手解事者在遊舸往來之間隨便上下游觀極樂每歲爲常所以不來於此（後聞栗翁說云東厓亦有此癖）

楨夫戲著菅會金湯蓋擬陳眉公書畫金湯也

世肅好事著名推多藝能凡書畫篆刻及諸機巧莫不涂指人最推其畫及物産之學余則欽其讀書善得要領凡舶來典籍其新舊同異增損出入之類歷歷暗記隨問響應

世肅堂號蒹葭其扁字堂記寄題詩請諸四方爲數十卷客至出視使人厭勸今不知何在

世肅對客妻妾不去其側皆解事者書帖器玩顧指
取辦其遊長崎亦携妻妾
世肅數修其居宅益狹隘世肅常言文徵明停雲館
名著客來問何在徵明云吾館自圖書上來是可
倣也因嘗作蒹葭堂圖規摸宏濶皆屬假設
世肅藏顯微鏡油屋某集工人摹造之精妙倍原製
履軒不撰出聞是事乃携虛舟詣油屋觀之爲作
之記油屋容貌動作彷彿世肅人目稱狗蒹葭蓋
如馬蓼野葡萄之謂也履軒記亦佳文也
浪華俗崇茶儀居宅之制莫不由此庭砌樹石故意

爲野趣養苔滿地谷松某家庭砌之間薜蘿蔓衍
不見寸地其毋愛之旦夕撫養云其上墻壁則有
之引而布地唯吾家爲然
士德浴城崎温泉余與楨夫追往楨夫先歸余與士
德歷觀天橋諸勝在天橋樹下獲一拳石高三寸
餘横四寸許袖之上轎摩挲愛玩諸杠夫小憩相
與私語今日吾轎差重意從者私載道貴一二百
錢也余意謂杠夫之肩如權衡然不可罔也
嘗爲士德含卿東章左介稱所拉偕遊高野山往反數日
値雨數數山行之艱今猶不忘還入界府憩于趙
翁枸杞園而歸尚患脚痛累日凡與士德同遊未
有如此行困頓者作五古數首倣朱子山北紀行
嵌注地名月日今亡其稿詩不足惜也使其在亦
一卧遊具耳
浪華津村道場曰北御堂本願法主之來也其徒極
力承奉嘗更造其舍扁額榜聯及障壁繪畫皆以
府下人爲之亦其徒所營也於是乞余書其堂扁
辭之紹介者曰子且往觀焉余從之廣大輪奐良
眩人目然竟不書北海聞之笑曰辭之無往觀焉
己既往觀焉寧可辭乎

某歳秋聞家君罹病即日治裝歸省時金春氏東來
張散樂於難波是日演道成寺所謂一代能也傾
都屬集士德亦以夙好往觀忽聞余行不畢觀而
來別其交誼如此
趙翁豪宕亦感士德交誼一日翁有急借金士德士
德惠然倍其數而應之翁曰人之許借或減其數
猶有德色士德則倍之
某歳舉一男子余思家君晚暮抱孫之歡不容緩也
乃治裝挈妻孥而西士德來別曰路資有乏吾當
相濟余辭曰既具矣士德訣去頃之僮僕齎小包

祓來發之磁杯一而已曰以爲膝下之獻無復一
語其真率多此類也
士德家有二巨艦時屬八月請余與醫人松井立專
賞月其柁樓午後乘小舸而下到安治川梯而上
艦又上柁樓樓上容二十餘席潮應月出柁樓益
高堤上之家亦在目下余作一歌有森家千石遮
洋舟繫在浪華第一洲句全詩不記
鳴門要余與子琴泛舟䑺渠納涼子琴曰吾三人行
當老矣鳴門老健必躋八十則僕七十而千秋可
六十鳴門八十不足奇也僕欲覩千秋六十當如

何也相與一笑而子琴未五十而沒鳴門尋逝亦
未七十余今過六十矣玉碎瓦全能無慨然
余初無家累歲除少事而門生知舊所遺酒宍頗豐
例招子琴酣暢餞歲子琴曰終日爲窮鬼所訶責
此會可以一洗焉吟酌每至天明後竹山亦携永
介（早野辨之字士馨）輩來會及有妻兒猶不廢此例
余與竹山履軒遊京過飲中村兩峯（有則字君夷稱長二郎中井氏）
（門士）下有一塾生侍酒膳履軒出令唐詩云田禽出
麥飛又驚蟬出樹飛請做之以出飛爲令主客競
發愈出愈新流麗奇崛無所不有最後余戲云僕
有一妙句恐諸君絶倒塾生注酒滿盞余云蝙蝠
出村飛滿坐哄堂塾生憮然徐云咄咄逼人主客
益驩然履軒爲余指塾生曰渠播人也嘗寓吾家
有客必張兩袖伺視因目稱蝙蝠兒今詠之故云
余始知有觸叩頭謝主客益與發引滿不已
高莊二郎流蕩落魄傭書爲生戲草源語梯及入江
昌喜（稱半二郎）著述皆係高生書初書法俗陋余家藏
渡邊素平書一軸借與摸之書法一變常稱余德
高生放誕動造無根說話甚則筆之稍傳播世間人
或就質之生笑不與理更出一話悅人余亦數見

騙後覺之語人曰高生之造說話猶人之見客供
茶果耳衆以爲信然生身服垢弊家無妻妾善事
老父母承其歡心
小石元俊善醫大售老母沒後撤家移京因請暫寓
余塾讀通鑑綱目蓋欲詳六朝也時就余質問昧
爽必起拂拭几案正坐讀書琅琅夜初更後必就
寢是爲脩養云然見余飲食起臥有常課以爲不
能及
岡本尚卿亦論修養與元俊兄弟交皆質行之士也
爲余切脉按腹稱修養有素曰宜矣其日夕教授

子弟不勤永夜看書不眠也余曰是非用力修養也吾離親遠遊常以不使親聞吾有微恙爲志爾

筑前龜井道載（名魯號南溟）有事于京過大坂寓元俊以其故交也携森某二人鬢髮不收蓬蓬然道載無刀森佩一刀言貌疎宕上京竣事又寓元俊將上船而歸森出遊不在小石塾生曰日來森君數謂兹地樂土不欲歸鄉或恐爲留止之計也道載曰否腰纏托在源手渠欲留必返腰纏而後爲其計夜果歸來與俱上船

道載弟僧宗曄（曇榮號幻菴）在京師大德寺罹病來寓元俊求治時時過余晤語移時曄善書善詩

獨嘯菴墓在藏鷺菴題額宗曄書

三宅春樓（正誼字稱才二郎）以父碩菴遺草裝爲一行李起卧自隨備水火也一日留讃人宴飲文房諸器移諸南窓下其夜亡之竹山輩極力搜索竟亡所得蓋偷兒常伺以爲寶貨也藏弃周容反啓盜心亦可戒也

春樓以其叔父覯瀾所著中興鑒言手書上梓楷法可觀亦父遺命云春樓竹山成一社書法皆自碩菴來

吾塾生一夜自外歸報上町失火時志尹居上町余拉二三塾生走救之至則其火甚遠志尹孤坐在燈下攤書乃先遣還塾生與論中庸首章章圖夜半喫茶而歸

古賀淳風佐賀藩人遊京師初從福小車後入西依成齋之門最後寓大坂志尹妹婿福田某爲僦屋僑居使與志尹近亦爲志尹謀也余亦屢往討論疑義剪燈或到天明

淳風患脚疾弟子金丸東作亦肥前人爲之看護憂苦不安寢食淳風覺之或佯怒以安其意東作猶不能措時就余與志尹謀醫治之方不使淳風知之也因吾所以云云爲師爲國爲學也即代死亦

所不辭其悃愊如斯亦可見淳風爲人

履軒與人話及民間孝子順孫事狀動容稱賛如癡如愚不似平生豪邁竹山亦然而履軒爲甚淳風每厭之

上野人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彦九郎）來寓河伯潛家與吾輩游好稱述好人行實籍籍不已且曰履軒兄弟極口稱人之順良其人可重又有不必稱揚之者其人有識亦可重也吾與四方名士會每有所驗焉

友人門生每送余歸省至於郭外一歳子琴專介藤井元知至大仁村麥飯亭而別曰歸日如可期當復迎于此余曰以吾常例則大率爲某日乃別已而東還沿途知舊要遮者隨宜辭去抵明石乃念略可踐約抵尼崎巽渡津法盡日而輟余迫暮呼而渡之入大仁則夜矣過麥飯亭訪問果有數客即子琴專介及二三塾生也驚而相賀子琴勸其所齎酒送返僑居亦一快事

歸省往反歷訪知舊一宵之話瀝瀉肝膈亦自可樂又持陳諸滕下資其承歡焉若岡元齡兄弟西山

士雅吉田孔夷或一過之若菅禮卿往反必過之以其家在官道也但士雅留余尤甚以余匆忙目爲流民余則往反有期不得緩一日士雅乃從容率其門生送余數里別後就其近地遊覽山水留連數日或經旬餘云

士雅住備中鴨方村鄉先生也徒弟歳進其堂扁至樂居塾曰欽塾徒弟之於余輩執禮甚嚴其教法使然而士雅諧謔深夜談笑旁若無人徒弟侍側唯謹

一歳宿禮卿宅鄉人門生就余索書者頗多里正江原某持帛一匹來手裂之長短隨求須臾盡之爾後人目江原曰裂帛里正余每過菅氏輙來侍杯勺轟飲善談亦快男子也爲禮卿從妹夫

三原宇都宮士龍聞余歸省在鄉拏舟招余至則共登妙正寺命其僚佐逼余索詩士龍嘗索寄題于四方既成數卷而獨欠余作故爾河伯潛嘗登覽有作余又詩成士龍覽之欣然曰諸作舉冥搜之言耳今得子與伯潛而實其景物何幸如之士龍處事重厚無比又解事且多風趣

吉田孔夷名敬之稱喜平次之鄉曰御田去浪華西七八里

造酒三万石余歸省往反宿其家嘗有詩云將吾釃鼠腹飲君万石酒凡詩人語及酒動稱千斛万斛如孔夷家乃爲稱其實耳伊丹池田及御田近村沿海之地與孔夷抗者不少云孔夷多能善書又通醫治多蓄書籍留客借觀

余之在津也有二壯遊皆從家君也其一望嶽也余嘗知家君有是志久矣庚寅之歳乃決策使弟千齡西歸迎至乃奉而東快觀麑斑遂觀江户又詣日光松島歸路出出羽觀象潟由越後取岐蘓路而歸于浪華家君猶有意於京又東上京留六旬

餘是在新敎坊時事其二觀花也戊戌之歲復催
家君曰芳野之遊豈無意乎千齡在鄕從臾賛成
復奉而來爲三月十又九日嘗慮芳野花期易失
周爰諮詢結伴理裝亦已粗定越廿又一日發大
坂同行者江田楨夫爲首余兄弟及小山仲鷗(稱彌作兵衛)雨森太卿(稱政太郎)安田駿仲(通稱金平)宇都宮清藏
輩二十餘人宿當麻翌傳芳野則花開十分矣余
以獲天幸歡抃不自勝其翌歷觀諸勝千齡有記
是在江戸港時事
天王寺太子堂後有櫻一樹與芳野同候吾芳野之

行雨森良璟(政太郎父)豫爲余言此以爲消息果不差
矣
楨夫此行亦携一行囊納書二三冊時出翻閲曰諸
君以爲殺風景是不然也留憩之間無此則無聊
是亦一遊具也其書則和歌和文之策及宋版陰
書禮儀志往年但馬之行亦然楨夫實書淫也宜
其博綜無比
家君至自芳野又携千齡上京與小澤翁周旋樂甚
召余同觀葵祀余唯而起又携門生二三輩往觀
其明又奉家君遊琵琶湖登石山寺歸憩茶肆雨

遂宿命買湖魚湖蜆酌酒待晴又與家君謀請平
紀宗以詩代柬紀宗乘舟而來途會雨歇度余必
已起行留棹石塲以竢乃倶與尋辛﨑孤松欲就
宿焉有禁又抵山王祠前宿焉其明欲之堅田紀
宗以無勝趣止之因歷山王三井高觀音復過紀
宗幽暢園而歸京既夜矣是遊亦不可忘者
余之於燕爾竹山自爲氷人以崇岳翁德且有家
君之托也時爲十一月余冬日不爐已久子原(今井)
重憲(稱佐兵衛)爲家人送一爐於此始有爐有女僕是時
竹山作合巹頌都下傳誦子原與余鄰近嗜詩與

子琴善亦密交也
新迎翌年家君携千齡來話及往時京遊之事余揣
其意留千齡看塾夫妻奉家君上京館定直訪小
澤翁翁亦欣迎余時齎小行厨翁取而啓之以相
獻酬家君師事翁翁則朋友待之翁先曲肱而卧
相得甚驩
翁供菹菜所謂加茂酸菹又供筍醍醐産也皆可珍
翁時病鼻曰久矣吾之齈也人皆知口之知味而
不知鼻之知味也今吾不唯齈於諸香臭之物他
食物亦如嚼蠟然

翁酒間詠歌賜吾妻且諭句句有來由口誦古歌爲典故凡數十首余因謂吾黨之於詩亦當然而不能半於翁矣

家君遊京數回能記四郊景勝意永觀堂藤花當開命杠夫赴之果盛開矣乃令吾妻操杖與花相較花長尺餘

余解褐後復抵浪華將取妻挈而西過趙翁拘杞園翁年七十有近作五絶二十首有客輙書扇遺之余亦得一扇其詩簡率可愛過片翁翁呼酒留酌引筆硯草文數百言如蠶抽絲乃送余序也曰腹

稿未熟而見子始下筆以相貿耳約其淨寫未果而翁沒爲余終身之憾今所藏酒間稿本也

又過士德士德出白紙素縑之表裝者長短數軸索余揮洒所索余舊詩士德朗朗上口案頭黄帙風吹散不是人間可解書題城東村寺也野竹三竿石三尺高標見得主人心過東舍卿宅詩也新緑樹陰多鳥語晴簷案上讀唐詩同宿天心居詩也其他數首皆其同遊所得士德惜余睽離別後覽以自慰云余亦索士德書其舊詩士德固辭强請乃書自詩二三幅貽余數處餞席詩文裒成二冊時自展玩亦以自慰猶士德之意也子琴長律結末有自茲浪華浦雲樹日長吁句因名浦雲編

父執春水先生釋褐其藩既三十年矣追念往事録爲二卷授示於弼弼受讀卒業其事皆先生曾在此地所與諸子相徵逐娛遊而弼常日所耳於家君也其文雋拔澹雅一時風人騷士之盛可以想見焉浪華之俗今異於古有學者飾於邊幅有財者務於薰灼温藉眞率之風蔑如弼生也晚不能逮寶曆明和間而觀其盛也

然其巍然於今東有精里先生西有先生書郵相次絡繹如織家君雖老矣尚能孜孜訓誘不倦弼不肖奉以從事其或免乎爲今浪華之人耶今浪華之人亦有觀此冊以興起則其庶幾乎爲古浪華之俗耳乃別寫一本且題其後以示同志

浪華篠弼謹識

春水遺稿別録卷二終

菱賓大觀　著

正名緒言

文化六年（一八〇九）秦嶺館刻本

據文化六年（一八〇九）
秦嶺館刻本影印

正名緒言

近世文士之好著述也雖頌紀序其行于世者纍纍乎多哉而有之無所補無之莫不闕則亦徒然而已何必為之嘗与友人大觀語及此因以一概頌大觀手一冊来示之曰將是以為徒然乎余取而視之正名之說也乃嘆曰豈翅徒然誤人之害甚至于斯矣且子何用是區區者為大觀曰何見所之峻雖然言

君子之道。予盡爲我序以道
其所以所爲。是説不与子合
前亦異之耳。唯我若以孔子所謂
知也。余嘗而領之。既題其首曰。
夫名也者。主者而以自命。於他

人不得而改也。至謂之同一察名。
名爲某山。得一柄株。名爲某寶。
新物也。承之者也。名既定。
人誰不從而呼乎。自號儒。不可其
名。私以更之。必將然且捷。家識

豈非上之有缺。乃士庶而謂名。
非乎爲號僕也大矣。終將大觀
何爲有新撰也。今之號名者
望須。直指其事而呼之。既慣之
有素者。或不號號焉大觀乃撰

以文字而史之所記載耳。非若世儒
揚古者冒之識也。而記載之用
將行諸遠。方之望須又以謂
焉。獨擇權僕手也。還見大
觀不爲。而弗審其名不去。

哉一攫斯書。以爲典要。哉笑
焉乎說。以衍古稚。將乎不勝其
弊矣。此年之不以嘗一序云爾。
讀者有見於其苦心矣。則斯
書之區。安知乎非可考哉。

天明乙酉春正月
社友尾藤孝肇撰



菱生將刻其先人正名緒言請跋書其後嗚呼余
才左痛立蘭尤狠作字而大觀余之故人也必不良他人
書之乃強秉筆標之矣時寒氣迫指爭奐且出漆字
亦甚然是握大觀於地下也不顧李太方之嗤也
文化乙巳季冬翔寶尊涛

正名緒言凡例

一莊周有言名者實之賓也又曰苟有其實人與之名盖其實既變名亦隨遷此必然之理也正名之學不可不講焉

一國朝之形勢一變乎鎌倉至室町而極矣其闕名號之棼亂稱呼之舛訛不可枚舉因循至今未能或之正也余恒慨焉私考名實之變遷假定賓主之對偶凡舊說之涉於稱謂者輒畧而折衷焉鄙以臆見取次録之不復分類目標曰正名緒言

一竊閲近世作家其据實而與之名者多失乎僭踰其執名而遺之實者多失乎拘泥皆不免一偏矣余之所以就中間求正路也

一今代事體既有封建之實猶依郡縣之名和漢古今未嘗有此樣式也究竟弗能脱擬議遷就焉雖然必期正名之秋猶望河清豈可閣毫俟之哉故姑且不得不從事于斯

一凡所引用如盛衰記太平記和事始及正誤殊號事畧讀史餘論白石雜著蘐園談餘南留别志制度通唐官鈔年山記聞講習餘筆等本書皆用國字今譯以漢文也語言轉折未必無小差焉而大意則自保弗忒云

一或有徒引書而下不置一辭者是必關係乎前後條焉如引漢百官表乃照料室町爵號也併而觀之雅俗淺深瞭然判矣

一此編本將訓童蒙獨懼紕漏或多貽謬後生是以不敢自安爲謄數本就所恃爲匠石者而質焉但欲議論痛快不暇避嫌也毋意乎懸之國門長屬于未定之書試運大斤以斲鼻端之堊余雖乏郢人之質敢憚改過

天明戊申冬十一月　菱實識

正名緒言卷上

岡山　菱實大觀著

武士之名、戰國以來有之、如蘇秦傳云武士二十萬、是已、徂徠曰、本朝中古稱武士者、亦謂諸國軍兵隨國大小、定額多寡、國司沙汰之所遣者也、國有軍團、而太少毅等官、專掌武事、選民之勇悍而堪戰鬪者、習之武藝、以充行伍、就中又擇其尤者、徵諸京師、隸于四府（左右衛門府、左右兵衛府、謂之四府）或使廳（言撿非違使廳）平素警衛宮禁、有事奔命于四方、謂之大番、惟時武士、若積勤勞、若建戰功、則或賜予田祿、或敘任官位、然率止四府尉諸國介掾、靡有超六位者、（蘐園談餘）又曰、古之民耕公田者爲良家、是即武士也、耕私田者爲奴婢、今之百姓、此奴婢之類也、（南留別志）大名之稱、起于鐮倉氏、蓋古之時、兵農未分、卒伍出於田賦、而六歲一改班田、則安得有所謂多田翁者、中葉以還、朝綱寖弛、班田法壞、天下之田、爲民私有也、兼并勢成、而有所謂大名者、徂徠曰、廣有土田、多出兵賦、故謂之大名、較次者謂之小名、皆言名主也、（名主見東鑑、里小也）鐮倉時、武士率無官位、故以家道大小、差別之、（蘐園談餘）野史所謂在鐮倉大名小名、蓋是也、室町

再考太平記、鹽冶判官讒死事、道自及[illegible]有汝[illegible]公方[illegible]云云、[illegible]所鎌倉[illegible]府也、

以降、事體漸變焉、而今之稱大名者、略似三代諸侯、公方之號、未詳其始焉、和事始云、昉于鹿苑公、伊勢氏駁之、引祇園執行日記以證、先是稱寶篋公爲公方者、且曰、公方猶今世曰公儀、（公儀、邦俗汎指上詞、猶漢曰國家、亦未詳起何時、今定斥江都）士民尊稱幕府詞也、（史記李牧傳、市租皆輸入莫府、漢書李廣傳莫府注云、以軍幕爲府、古字通用）非天子命號也、（和事始正誤）或云、公方本斥天子詞、後來轉爲幕府稱呼、愚按東鑑未見此名、而太平記（北野通夜物語條下）載青砥左衛門行實曰、於其身也不苟過差、公方事則不吝千金、是固記者之辭、而非藤綱之言、抑夫轉稱之漸、或由此際來歟、寬永以來、稱公方以大君、按大君字、始見易履之六三、武人爲于大君、愚意大君汎稱也、稱之于天子、稱之于公方、皆無不可、今夫庶邦大名、假稱爲侯也、即公方亦不假一種名號以稱之、尊卑何別、蘭林曰、凡稱大君者、皆言人君、易左傳等所言可見、然有稱人父爲大君者、晉書溫嶠嘗謂鯤子尚曰、尊大君豈惟識量淹遠、又魏志董昭書與春卿曰、足下大君昔避內難、此皆稱人父者也、（學山錄）驪川（草加親賢備前人）曰、鹿苑公平均宇內、祖宗三世、以威武臨覇府、乃制士人之爵、爲十一級以統焉、一曰公

於二曰大名、三曰守護、四曰外樣、五曰評定衆、六曰御供衆、七曰申次、八曰番方、九曰國人、十曰奉行、十一曰末士、而外鎮則依北條氏之制、置探題撿斷二等、委以各地之事、（東儀自序）按守護始于鎌倉氏、探題起于北條氏、奉行撿斷則舊矣、探題本言於詩賦、轉爲職名、則監察之義也、守護字面分明、撿斷撿按裁斷之意也、奉行見于令、按唐詔勅式、中書令宣、侍郎奉、舍人行、本朝亦效之、中務卿宣、大輔奉、少輔行、蓋謂奉上旨而行于下也、後来遂爲職名、如東鑑云、以某爲鎮西奉行是已、

漢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裊、（師古曰、以組帶馬曰裊、裊言飾此馬也、）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二十徹侯、（言其爵位上通於天子、）皆秦制、（左傳正義云、成十三年、有不更女父、襄十一年、有庶長鮑、庶長武、春秋之世、已有此名、蓋後世以漸增之、商君定爲二十、非是商君盡新作也、）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玉海官制）劉劭爵制曰、春秋傳有庶長鮑、商君爲政、備其法品爲十八級、合關內侯列侯、凡二十等、其制因古義、古者天子寄軍政於六卿、居則以田、警則以戰、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爲稱、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爲號、所以異在國之名也、秦依古制、其在軍賜爵爲等級、其帥人皆更卒也、有功賜爵、則在軍吏之列、自一爵以上至不更四等、比士也、大夫以上至五大夫五等、比大夫也、九等依九命之義也、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九卿之義也、關內侯者、依古圻內子男之義也、列侯者、依古列國諸侯之義也、然則卿大夫士之品、皆倣古制、而異其名、亦所以殊

軍國也、古者以車戰、兵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分翼左右、公士、步卒之有爵者、上造、造成也、古者升司徒曰造士、雖依此名、皆步卒也、簪裊、御駟馬者、要裊古之名馬也、駕駟馬者、其形似簪、不更者、爲車右、不復與凡更卒同也、大夫者、在車左者也、官大夫、公大夫、公乘、皆軍吏也、吏民爵不得過公乘、得貫與子若同産、然則公乘者、軍吏之爵最高者也、自左庶長已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皆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故以庶長爲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玉海官制）

商君天資刻薄、爲法自弊、不可與言治道矣、然其所建議更革、皆井然有條理、雖區區爵名、不苟也、如此豈謂非偉才哉、室町時細川頼之秉政、凡百制度、皆其所議定、稱爲有識、如何區區者、乃弗能改觖而沿用鹵莽名稱也、嗟夫十一等爵號、除公族及守護奉行外、皆不入文字、則其佗稱呼、可推而知焉、因循至今、武弁職名、不可記載者、十之八九矣、豈不遺憾乎、東涯曰、封建廢而郡縣興、漢土之古今也、國司替而守護尊、本朝之古今也、本朝之今、即漢土之古、故述職朝貢、今日之禮、猶三代之公侯伯子男也、視之秦

漢以後、則徒存其名焉、漢土之今、即本朝之古、故國司郡領、王朝之制、猶漢唐宋明之郡守縣令也、替之三代之時、則未見其準焉、此古今之大體也、（盡替録）今代宗室尾張紀伊水戸、曰三家、至予近世、田安一橋清水、曰三卿、自餘總曰家門、即室町所謂公族也、歸命大名、曰外樣、功臣受封者、曰譜第、蓋別于新附也、

譜第本謂譜系、轉爲累世之義、職原曰、凡稱侍者、恪勤親王大臣等家者名也、其中賞譜第、賤放埒、又曰、至武士、則莫不屬源平二氏者、其子孫皆稱譜第、今或作譜代、謬矣、

侍稱在古甚重、弘安禮節載　後宇多帝詔曰、五位六位等下北面、推稱侍、夫五位六位、猶曰推稱、則其重可知矣、按職原、古者攝關大臣家、皆置侍所、補列歟、六波羅鎌倉亦效之、今呼僕隷爲侍、則濫甚、

今代提封之制、以石數之、一萬至百萬、總曰大名、其中爵位自有差等、公邑置宰以理者、曰代官、如漢縣令、而其品較下、

提封（漢書康衡傳、初衡封僮之安樂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閩陌爲界、注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總數、）所謂大名領分也、（領分猶曰管内、蓋本郡縣之名、轉爲封土之稱、）若

夫代官支配地、（通鑑梁武紀、東魏高洋名唐邕使部分將士、邕支配須臾而畢、胡注、支分也、配隷也、）宜曰治下、方今之體、公邑封邑、犬牙相接、與漢之郡國、相似焉、

萬石以下、列于朝班者、總曰旗本、猶曰麾下、蓋本軍行之詞、汎指中軍衛騎、轉入治世、因循不改其稱、此軍國同名者也、

麾下免番直者、曰寄合衆、（列于寄合、自有二道、蓋三千石以上、本爲寄合班、見選就職、有過免職、則復于本班、三千石以下、布衣以上、有過免職、亦列于此班、）曰小普請、（三千石以下、有罪而黜者、入小普請、或父居職中、其子未補番士、而父死、則亦列于此班、謂之家督小普請、越世家云、家有長子曰家督、今謂襲祿爲家督者、蓋義之轉也、）白石對韓使問曰、凡

兵少不足成軍者、各合其衆於一麾下以成一軍、俗呼曰寄合衆、按大阪之役、陳列有寄合之名、則不可謂臆説、蓋亦軍行之稱、沿舊不改者也、小普請毎歳百石出三金以助工役、故有此名、

澹泊曰、困學紀聞載俗語皆有所本、援引確的、然華人所謂俗語、今世翻有用爲雅語者、嘗試言之、如普請鶯等波稜菜線蘿蔔、皆華言也、民生日用而不知、則此間俗語、亦豈無有所從來者、湖亭涉筆按　本朝中古寵樹浮屠、因挾朝旨以募建堂塔、普請之名蓋起于此、後來不問緇素、通爲工作之目也、

書院番、唐御書院、聚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次、列經史子集四庫、猶漢蘭臺石渠、吾邦室町以來謂正廳爲書院、小姓番、謂之兩番、其餘有大番新番、即室町所謂番方也、又有與力同心、按唐時供奉親衞勳衞翊衞散手、號衙内五衞、見小學紺珠、先輩或以親衞准小姓番、勳衞准書院番、翊衞准與力、皆似、今若以供奉擬新番、雖不中不遠矣、但大番竟不當准散手耳、

徂徠曰、今之所謂役人、猶古職事官、番士猶長上官、南留別志東涯曰、令義解及續日本紀、多言材技長上、此亦晉唐之制、方以智通雅曰、長上長直不番上也、又曰、長上不獨將士之名也、宋故事、侍講更直侍讀長上、胤按將士工匠等人、不分番遞休、常直其局、謂材技長上、猶今武職稱平詰也、盍簪録

澹泊曰、通鑑唐文宗紀、茶綱役人蕭洪詐稱蕭太后弟、是雖與此間所稱役人不同、而其義則有所關涉、湖亭涉筆

闔職、奔命東西、諸國武士、隸于其麾下者、呼爲家人、不列朝班者、總曰家人、按天慶以來、源平二氏世奉源平家人、略似唐藩鎭牙兵、然彼聚在麾下、此散處於各土、則有不同耳、蓋謂私屬也、鳥羽之禁之、是已、與今之家人不同、稽之經史、自有數義、詩云、宜其家人、謂一家之人也、史稱、廢爲家人、

猶曰庶人也、又有謂人家爲家人者、左哀四年傳、入於家人而卒、正義曰、言入于凡人之家、皆與吾邦所謂家人異義、但唐宋文曰家人、有似指家僕者、邦俗或据之也、

今藩國臣、總曰家來、殊不成義、余嘗見武田信玄與人書中有家頼、高阪彈正之語、頼字較可、徂徠曰、宜用家隷字、南留別志按左定十年傳云、敢以家隷煩執事、蓋本于此、

中葉以來、名家諸大夫、天朝公卿、有攝家清華名家羽林家等稱、蓋差別門地者也、與汎曰名家者異、補關白家司別當者、謂之家禮、見職原、或引花鳥餘情曰、家禮言子敬父也、故雖他人准子致

漢獻[illegible]曹操[illegible]公[illegible]臣稱[illegible]天朝據此則方今事體以武稱宜斥皇家朝[illegible]

禮者、呼爲家禮、史記、高祖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家禮字盖出于此、以今觀之、禮一轉爲頼、又轉爲来、愈轉愈遠、若強解之、頼者倚頼之義、来者来歸之意歟、要之應仁以来、戰國割據之世之辭、不足深辨焉、

六位朝服曰布衣、盖布狩衣略語也、（布狩衣名見裝束鈔）或曰、（山科家說）古製用布、後轉用絹、今製則濫也、江都人士、連諸大夫呼之、正如爵名、按六位法服、葱白袍也、布衣者、常服也、故雖藩臣亦有著之者、當初號令辭云、諸大夫六位面面、然則當時真叙位、大禮著葱白袍、後

来不叙位而准之、因朝服著布衣、大禮借葱白歟、蘭林曰、稱士庶人不仕者爲布衣、就服言也、監鐵論云、古者庶人耄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是也、（學山録）

江都布衣皆一官長也、其品視　天朝六位、

天朝名稱、六位曰侍、五位曰諸大夫、雖叙四位未聽昇殿者、猶呼爲諸大夫、又本無堂上地下之別、（地下字於義不通、朝鮮官品、有堂上堂下之名、此可法也、）但賜昇殿、則謂之堂上、其家累世不聽昇殿者、謂之地下諸大夫、所謂侍者、禁中瀧口、院内北面、（北面有上下、上北面、四位五位諸大夫補之、聽昇殿、下北面、侍職也、）東宮帶刀等、是也、

中葉以来、武弁出身曰武家、朝紳曰公家、（禮云、公家不畜刑人、此以指上詞也、或曰、本邦曰公家、本斥皇家、因呼朝紳爲公家衆、今省衆字、與武家對、則全失意義、）盖時世之變也、徂徠曰、公家曰職、武家曰役、漢土亦有此別、盖職者官人之所掌、而役者吏之所司也、

江都所謂役者、　天朝職也、所謂席者、位也、所謂格者、爵也、　本朝實無爵制、然如曰公、曰卿、曰殿上人、曰諸大夫、曰侍、當准之也、

本朝所謂位者、唐朝品也、東涯曰、　本朝之制、親王稱品、凡四階、諸王諸臣稱位、凡三十階、官曰任、位曰

叙、令義解云、品位也、親王稱品者、別於諸王、又曰、親王四階、一品至四品、諸王十四階、正一位至從五位下、諸臣三十階、正一位至少初位下、凡四十八階也、（制度通）

近世諸侯、始叙從五位下、稱之諸大夫、旋進從四位下、則稱四品、而任侍從、遷少將、轉中將、率不過此五等、武鑑所記、從五位下曰朝散大夫、文士所擬、從四位下曰中大夫、竝以唐文散官視之者也、若夫尾紀陸大中納言、水戸及加賀、至參議中納言、則自餘所無也、

三家及加賀、世陞三位以上、故其老許敘從五位下、或六七人、或四五人、亦有定制、猶三代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者矣、

禮王制、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正義以爲夏制、月令曰、立春日、天子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迎春于東郊、書周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併而觀之、三代天子之卿、其爵雖與侯等、位在其上、而曰諸侯、則包伯子男之詞也、　本朝之制、太政左右大臣爲公、大中納言參議爲卿、而今假稱曰諸侯者、三位至五位、以准五六七命、則與三代爵品略當焉、

三代曰諸侯、秦漢曰列侯、其名雖類矣、其實不同、蓋封建郡縣、制度本異也、而秦與漢侯位、亦有崇卑焉、

按始皇本紀、琅琊臺碑文、列侯王離王賁、倫侯趙亥馮毋擇、列于丞相隗林王綰上、索隱曰、倫類也、亦列侯之類、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然則倫侯即關內侯也、續志、列侯所食縣爲國、（黃瓊曰、列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本注曰、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得臣所食吏民、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以来、唯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胡廣漢制度曰、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畏者、賜位特進、在三公下、不在車騎下、）志又曰、關內侯賜爵十九等、無土寄食在所縣民租、多少各有戸數爲限、（荀綽■百官表注曰、晉時六國未平、將帥家皆在關中、故以爲號、）見玉海、可併考、

職原敘五位曰、敘爵、今人或作位字看、謬矣、若然則六位亦可言也、愚按唐爵九等、王至縣男、王視正一品、賜食邑一萬戶、縣男視從五品、賜三百戶、　本朝之制、敘從五位下、始賜位田八町、是其名義之所据歟、又任國守曰受領、旁注曰、受王命管領國事之義也、

萬石以下敘爵者、亦稱諸大夫、大體如周官大夫、其佗大國如侯伯、小藩如子男、皆自收賦稅、貢獻助役有常制、若夫推恩子弟、分地受爵者、宗國呼之爲分家或末家、文士稱之曰子侯若支侯、略似周時附庸、而得自通、　大君則異耳、先輩或以麾下諸大夫擬關內侯、蓋以其無國邑、而家關中之相似也、然較其品、崇卑殊絕、豈可得而比準焉哉、凡秦漢功臣、爵尊而祿薄、今之武家、封豐而位卑、則事體自有不同矣、方今歸命譜第、凡萬石以上、總呼爲諸侯者、蓋主封制而假稱之也、其正名則依舊曰守、其中名義不乖者亦亡幾焉、如對馬土佐等守、可謂正當矣、其佗如

加賀薩摩、并三國而稱一國守、如陸奧讃岐、分食其中、而稱其國守、猶是可言、或受封于肥、而稱守於越、或稱守於相、而有土于因、羅山示諭曰、今之諸侯、或有身不居其地、而稱其國守、若是乃封號而非實封也、如越後者新田領地、而高師泰稱越後守、播磨者赤松封邑、而高師冬任播磨守、此類尤多、或假百司官名、以為其稱、或萬石以下稱國守、名稱相冒者比比焉、略似曹魏名號侯等、魏賞功六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十七級、關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六等、魏志建安二十年置、以賞軍功、今之虛封自此始、見小學紺珠、雜亂無章、載之簡牘、則錯認事體者不尠矣、故先輩或主封制、分為二等、曰某國侯、曰某土侯、皆不得已也、重　天朝官制、則得不依

正名乎、蓋隨文體裁、互用之為可、如欲以一定法括之、則塞矣、要之封建之制、郡縣之名、今時體為然、不可不知也、

某國侯周例也、周之國名即氏也、與本朝國名、若曰肥曰筑者、自有異焉、是亦不可不知也、左傳、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杜注曰、立有德以為諸侯、謂若陳為嬀姓、命氏曰陳、正義云、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可以見矣、某土侯漢例也、又有稱曰某氏侯者、是與唐宋之時、稱刺史或節度使為侯者同例、但彼則郡縣之制、而假封建之稱、此則封建之制、郡縣之名、而假侯號、為有異耳、斯書法亦隨體有攸當焉、

唐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護安、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弟荊州都督吳王恪等二十二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十四人、竝為世襲刺史、禮部侍郎李百藥奏論、駁世封事、魏徵褚遂良亦有異議、事遂弗行、見貞觀政要、愚竊以謂太宗之議封建、唯曰世襲刺史、則非復三代之名矣、蓋封制爵號竝復古也、雖彼土猶似有難者、而況吾邦乎、又意太宗之制果行、與方今事體酷肖、吾將取准焉、惜哉魏褚之輩沮之也、

大名稱其國守者、文士用唐名、曰某州刺史或大守、東涯曰、中華古者州下有郡、郡下有縣、觀後漢志可見、唐以來州郡竝稱、隸于各道、既曰雍州、又曰京兆郡、是也、故中國設官、州郡異稱、郡則稱大守、州則稱刺史、故紀傳中、未有稱某州大守者、吾國以州統郡、乃倣古制、若用唐名、當曰刺史、皆恐不可、若不拘封制也、直稱　本朝官名而足矣、猶何假名於異邦之為、況如彼大守、稱於郡而不稱于州、東涯嘗疑後漢書中、有曰益州大守者、撿郡國志、知其為益州郡、云、余亦疑綱目唐紀、有曰播州大守者、閱質實、知其為播州郡、按地理志、益州郡、漢武元封二年開、蠻益州、故滇王國、播州亦故夜郎地、而皆邊郡也、故雖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直因舊名而加郡字耳、我朝太守、親王特稱之者乎、蓋未深攷也、

本朝官制、諸國單曰守、唯上野上總常陸三國、例以

親王爲宗、或曰、三國守以親王爲之、亦倣唐制、因加大字、以別于諸臣、而大守不之國、坐收職田賦稅、俾介司國事、故此三國、任介爲受領、詳于職原、

蘭林曰、皇子稱親王、起于北朝、隋書禮儀志、用齊朝所見王稱、百官志云、皇伯叔昆弟皇子爲親王、又唐書百官志、皇兄弟皇子、皆封國爲親王、親王之承嫡者爲嗣王、此隨周隋制也、　本朝稱皇子爲親王、本此、繼嗣令云、凡皇兄弟皇子皆爲親王、是也、但唐從漢魏制、天子姊爲長公主、女爲公主、然則皇女爲內親王、　本朝所創也、

學山

東涯曰、官爵勳階、古今沿革不一、周自有周官、漢自有漢官、吾先王建官設職、三公八省一臺六府、統治內外、世遵成憲、莫之敢更、而國人文字中、記國人事實、或厭官名不類漢、其超遷履歷、多以漢官代之、令人迷錯困、所考證、漢人見之、必謂本國故用漢官、豈實錄哉、官制建置、各國皆異、且或古貴而今賤、或古無而今有、國家之於漢亦然、不可槩而代之也、刊謬正俗

本朝之古制、與西土之郡縣同、而日本紀、有國造縣主之名、比至中葉、職員令、有國守郡領之目、徂徠曰、邦言所謂孤膒者、郡也、摸之方音轉膒、舊事記所載、國名百四十有四、何太多也、是其爲郡斷可見矣、後之博士、嫌其名之似小、易以國字、而不知填州字之爲正當矣、漢人見之、以爲未嘗統一者、獨爲國字所誤焉、南留別志夫郡縣之世無國名也、不待老生而知之矣、而當時博士學術之疎、誤用一成、難復改焉、豈不遺憾哉、又按國造之名、自　神武時有之、而諸國置造、則昉于　成務矣、東涯曰、後又置國司、不詳其始焉、而　仁德紀、載遠江國司上表事、爾來國史、多連稱國司國造、及　文武定令、而國守名見焉、國守即國司也、但於從前帝紀、未認得耳、然

孝德朝、既置郡大少領、則其有守名可知已、制度通

鎌倉氏興、國補守護、莊園置地頭、從茲朝紳任外者曰國司、武人受領者曰國守、蓋依古名而別其稱呼也、其或槩守介掾目稱國司者、亦猶郡司之稱、包大少領主政主帳也、

徂徠曰、上古草昧之世、新辟荊棘者、祠而祀之、爲其國一宮、而以其子若孫爲國造、使司其神祭、兼行國政、邦言政爲祭事、職此之由、比至中葉、內設八省百官、外置守介掾目、以責吏治、則國造不復與政務、特奉祭祀已、而爲所謂神主矣、神主字見毛詩、此言當令、令有以國造補郡司事、

則似爲光榮、今人或認國造之稱、以謂尊貴之人者、非也、唯其門冑之古耳、（南留別志）按出雲大宮司、（出雲大社、尾張熱田、肥後阿蘇等大宮司、世稱曰三神主、）今猶呼爲國造、蓋古之遺名也、

應仁割據之餘、封建勢成、不可復更焉、今代諸侯、有國者曰國主、（國主、見五代史、）有城邑者曰城主、（城主、見南史、）無城曰領主、凡三等、若其告辭、國主曰歸國在國、城主領主、竝曰歸邑在邑、此其差也、

東西諸侯入江都、謂之參府、留一年而給暇、在藩一年而又往、謂之參勤交替、（若江都近地、則半年交替、）亦猶周之述職而在府日長矣、

諸侯衙參、謂之登城、澹泊 烈祖成績、直用登城字、恐不通、左氏傳曰、（昭十八年）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杜注、爲部伍登城、備姦也、通鑑梁紀、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遣精銳出戰破之、其他歷史、往往見登城字、皆屬有警、殊非衣冠常參之詞矣、東涯萱野三平傳、用衙參字、此可法也、

宮城正衙爲紫宸殿、是言 皇居也、郡守亦有衙內之稱、可見衙字通用上下、蓋牙門一轉作衙門、遂謂公堂爲衙也、

蘭林曰、參讀末乙兒、作詣義用、本自朝參來、通鑑陳文帝永元三年、北齊高歸彥至明欲參、胡三省注、參朝參也、毛晃曰、參造也、趨承也、國人用參一字、蓋本于此、（講習餘筆）

今代封建之制、如無條例者、而其中自有節焉、蓋一萬石至二萬九千石爲一等、而三萬石以上、（不滿三萬、不得列于執政、）五萬石以上、（不滿五萬、不得通于天朝、）十萬石以上、凡四等、其位次分五等、曰松間、（一曰大廣間）曰柳間、竝殿中正廳名也、曰帝鑑間、曰雁間、曰菊間、竝偏廳名也、所謂外樣中、或封土大、或門地高、而稱國主准國主者、及宗室小侯、表著松間、或封土小、或門地卑者、柳間也、

帝鑑及雁間、所謂譜第中、分門地高下、不必拘封土大小、而菊間則小侯也、其他有芙蓉棣棠躑躅桔梗等名、竝是小廳、而有司直所也、若夫三家及加賀越前、則各別有燕間云、

正賀朝服、亦分五等、蓋侍從以上烏帽直垂、四品狩衣、諸大夫布直垂、（俗曰大紋、）諸物頭布狩衣、（俗呼布衣、）諸士素襖、此其差也、

方今稱國主者二十、稱准國主者三、而萬石以上、凡二百六十四人云、余竊以爲公其名、而其實王者、今之江都也、其實侯、而守其名者、今之列國也、近世操

觝家、或有公稱、江都、而列國稱侯者、按周爵九命、侯、
則居七、而公居八、豈隔一命、而分君臣乎、弗思之甚、
若夫事係乎　天朝、江都稱公、則列國宜稱守、是
謂事體相當矣、
慶長以來、朝鮮來聘、國書贈答之式、稱我曰日本國
王殿下、禮曹稱執政曰日本國執政某公閣下、稱彼
曰朝鮮國王殿下、執政稱禮曹曰朝鮮國禮曹參判
某公閣下、寬永乙亥、改稱日本大君殿下、其癸未、及
明曆乙未、天和壬戌、並同前、正德辛卯、又稱國王、享
保己亥、又稱大君、爾後不復改焉、

東涯曰、杜氏通典梁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
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第下、此餘亦有閣下幕
下臺下邸下之稱、臨文之間、可隨宜用之、亦正名之
意、又曰、殿下吾國專係關白之稱、朝鮮國以稱其
國王、刊謬正俗
唐初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勅並行、見通鑑、此與梁
制有小異焉、　本朝效唐制、東宮曰令、但觀盛衰記
云、源賴朝奉高倉宮令旨舉兵、則親王亦通曰令也、
鎌倉以來、大將軍言曰教、域內稱之曰幕下、如野史
云御教書、可見已、

秦漢以來、稱天子曰陛下、蔡邕獨斷曰、陛下群臣與
至尊言、不敢指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
尊之意也、及群臣諸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
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因話錄曰、古者三公稱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稱閣、
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執
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又自卑達尊例云
望前、尤非也、閣下落殿下一等、望前降几前一等、豈
可借用哉、稱呼辨正引之
石林燕語云、司馬仲達稱曹操、范續稱竟陵王子良、

皆曰殿下、則自漢以來、皆通稱殿下矣、至唐初制、令
惟皇太后皇后、百官上疏稱殿下、至今循用之、蓋自
唐始也、其制設吻者爲殿、無吻不爲殿矣、又曰、丘遲
與陳伯之書、謂臨川王宏爲臨川殿也、亂曰、据之則
殿下之稱、始于三國、而觀臨川殿之稱、則　本朝稱
貴人爲殿、蓋亦有所襲也、盍簪錄
晉蘇峻稱庾亮曰臺下、亮時爲中書令、則位亞三公
也、通考前說、自漢以來、殿下之稱、降陛下一等、閣下
次之、但第下臺下等亦皆稱於公侯、則未見落閣下、
不知如何差第之、且幕下之稱、本自幕府來、則以起

十漢時、而蔡邕不言、可疑已、又按漢大將軍、位視三公也、稱閤於三公、則高於幕、郡守稱之、則卑於幕、隋唐大將軍、位次省臺、然其品猶高於郡守、則幕閤頡頏者如故、至若殿下、則未嘗有降幕下者、　本朝室町以來、大將軍每位關白上、不復問官爵品階、是殿下反落幕下也、時世之變可觀已、

王應麟曰、自兩漢至北齊、大將軍位視三公、隋十二衞大將軍、直爲武職、位省臺之下、唐十六衞、百官志、左右衞、（每衞各有左右）上將軍各一人、從二品、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宮禁宿衞、（玉海兵制）按

左氏閔公元年傳、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史記楚世家、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將軍之名、蓋起于此際、其後若范蠡白起稱上將軍、廉頗李牧稱大將軍、及項羽上將軍、范增大將軍、史不絕書、然皆一時立號也、漢初如呂祿稱上將軍亦爾、至武帝時、拜衞青爲大將軍、從此以來爲正官也、

清朝之制、將軍正一品加級、副都統正一品、提督總兵從一品、鎮守總兵正二品、總兵從二品、副將從二品、都司正三品、參將正三品、遊擊正三品、守備正三品、千總正五品、詳見留青新集、按古今武職之階、未有高於清朝者、然江南浙江廣東荊州福建、各置將軍、則威權自分、不如漢大將軍一人、總轄天下兵馬也、

職原曰、　崇神天皇十年、命四道將軍遣四方、將軍之號、正起于此歟、其後　景行天皇四十年、以皇子日本武尊爲大將軍、武日命武彥命爲左右將軍、東征蝦夷、爾來征討命將軍、不可勝計、　聖武天皇時、陸奧置鎮守府、任將軍是、　本朝置軍府之始歟、（武曰、推古天皇十七年、筑紫太宰上奏、云云、是先于鎮守府、）若夫征夷征

東等臨時命之、不聞有其府也、又曰、征夷始於日本武尊、至文屋綿丸有征夷將軍之號、其後阪上田村稱征東將軍、藤原忠文加大征夷之號、久以中絕、方源義仲暫執兵權、拜征夷將軍、（東鑑曰、壽永三年正月十日、伊豫守義仲兼征夷大將軍、）又大納言大將源賴朝辭兩職東歸後、就拜征夷大將軍、爾後連綿、按　崇神十年、即漢武後元元年也、此時未有使介之通於西土、則何以知有將軍之號乎、北畠氏蓋据日本紀立說、然此書至上古名號、則或有屬追修者、不可盡信以引證、大抵本朝文物、自神后征三韓、百濟貢典籍而起矣、則將

軍之號、蓋亦始於　應神以後也、
後小松帝幼踐祚、嘉慶元年春正月、始行冠禮、時年
十一、大將軍源義滿理髮、蓋依漢大將軍霍光輔昭
帝例云、按室町時、天子其門生、守護其功臣、而奄有
域内、方是時、唯有伊勢飛驒土佐等國司而已、則事體大異乎漢朝矣、至
豐臣氏、補關白稱殿下、今代初、復拜大將軍稱幕下、
率依室町例、
本朝於天子言陛下、關白言殿下、大將軍言幕下、其
佗未聞有定稱、試依時體擬之、在　天朝、則關白
親王並稱殿下、左右大臣稱閤下、大中納言參議稱

臺下、若江都、則依朝鮮書式、大君稱殿下、執政稱閤
下、其佗稱參政臺下、三家第下、諸侯邸下、至幕下之
稱、則姑置弗用可歟、雖依室町之例、究竟幕下卑於
殿下、蓋曰殿下、曰令、降天子一等、曰幕下、曰教、落第
二等、於時體似不當也、覽者思焉、
明人之志、有分記日本天皇日本國王云、天皇不與
國事、世享國王供奉焉、所謂國王、斥鎌倉室町等歷
世幕府也、是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者歟、然在國人則
未可遽傚焉
蘭林曰、杜氏通典、和一名日本、在日邊、故稱之、劉昫
舊唐書、日本者、和國別種也、以其國在日邊、故以日
本爲名、或曰、和國自惡其名不雅、改爲日本、從此前
代史、皆唯稱和國、據之則稱日本、吾邦自名也、然本
朝記載、未聞有言自何時稱日本者、獨舍人親王日
本紀始譯鷄末葛爲日本、其書號亦用之、按張守節
史記五帝紀正義、及夏本紀正義、並云、武后改和國
爲日本國、意者守節、玄宗開元中人、違武后世未遠、
則其說似可信也、蓋武后時、粟田真人充遣唐使、到
于彼邦、武后賜號日本、自茲　本朝以日本爲國號
與、講習餘筆考索精矣、然愚意未敢必焉、

元元集曰、和漢春秋引括地志云、和國武皇后、改曰
日本國、在百濟南海際、依島而居、武皇后、即神功皇
后也、垂加集拾遺附錄、稱呼辨正引之、謬矣、括地志文、和國句、武皇
后屬下句、即則天武后也、西土史稱神后曰和女王、
未聞有稱和國武皇后者、是蓋惡言國號出于異邦、
牽強爲說者也、
蘭林曰、　本朝天子稱天皇、蓋依唐高宗麟德五年、
皇帝稱天皇例也、見舊唐書高宗紀、但唐則一時稱之而已、
後不復聞、　本朝世稱天皇、貝原氏和事始云、
神武曰神日本盤余彥天皇、則天皇之號、從此時有

之謬矣、意者舍人親王撰日本紀、曰假天皇文字、填主明樂美御德號耳、是取於唐所稱者也、其以諡配之者、蓋 孝謙朝、淡海御船奉勅、撰定天子諡號、見釋日本紀 時本于唐稱、追稱其天皇也、則爲後世事可知已、講習餘筆 此說確實足據、但其曰麟德五年者失考、按通鑑高宗紀、上元元年八月、帝稱天皇、后稱天后、因推年紀、麟德三年改元乾封、又三年改總章、又三年改咸亨、咸亨五年、即上元元年也、年山紀聞、天子諡號條引親永日記所載、定後花園院號時、中院通秀申詞、其略曰、諡法起於周、遠及日域、自 神武

以至、 文武四十二代、是淡海公所製也、不知何據、或疑中院氏錯認淡海御船爲淡海公、因曰至文武四十二代歟、

東涯曰、 仲哀天皇仲字、恐從水傍字、古帝諡號、無有意義本據者、唯仲字是伯仲之仲、不應配諡、冲仲草體相近而誤、猶 淳和天皇、宋史作淳化天皇耳、此亦草體之誤也、且古帝諡號、撰漢諸帝者最多、漢有冲帝哀帝、皆夭折之稱、恐據此稱冲哀也、

盍簪錄

蘭林曰、 本朝自古稱其天皇御宇、按文心彫龍詔策篇、有皇帝御宇之語、又大唐新語載、唐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始躬親政事、詔曰、有隋御宇、政刻刑煩、云云、此其所本也、學山錄

東涯曰、國朝本朝、系朝廷之稱、本國本邦、是通國之稱、不可混而用之、其曰本曰國、對異世佗邦而言耳、

刊謬正俗

廣輿志序豐臣氏曰和酋關白、 台德大君稱新關白、擧或說云、關白猶漢大將軍、蓋錯認新將軍當時呼台德大君爲新將軍、蓋君辭征夷使、大君襲職、 神爲新關白也、按關白字、始見霍光傳、歷代之史間亦有之、然非職名、 本朝

以爲職名、而昭宣公以來世有之、但稱諸異邦曰日本關白者、豐臣氏爲始矣、此其誤稱之所由也歟、

韓人略記 本朝官制、終有云、 天皇官制如右、關白總國之後、除拜則出於其手、爵帖謝恩并於皇朝、因舊名而關白授職、如某州守某部官、則天皇所給、而曰某城主、則關白所命、故治在東而稱守於西、身在外、而名托於內、日觀要攷 所謂關白、亦斥大君也、爵帖者位記也、

東涯曰、 桓武延曆乙酉歲、遣判官高階遠成聘唐、踰年而還、在唐拜中大夫試太子中允、其告身載

在朝野群載具有杜佑杜黃裳牛僧孺鄭絪署銜皆
顯人也題云異國賜本朝人位記唐時除授無位記
之名授遠成者乃其勅式所謂告身也在　本朝則
與位記準故稱耳（盍簪録）
方今江都之事稱諸異邦也曰大君曰國王並將無
妨焉而白石則曰大君邦人或斥天子朝鮮即稱王
孫是重乎我則嫌於冒天子輕乎彼則疑於准王孫
故不如稱王之愈也曰天皇曰國王尊卑顯然亦猶
有周王而有周公何不可之有（殊號事略）此特就朝鮮書
式論則亦似有理焉抑於本邦紀事定用何稱關儒

率冒尊稱而擬　皇家洛儒則貶之比乎覇府共
不得正矣夫有海內臣諸侯者謂之覇可乎然非
皇朝所許也亦不應私稱王則吾惑焉竊又意文唯
示邦人乎國字而足矣苟學漢土文若本欲達諸異
域也則稱王號耶大君耶必有一乎此顧者大君則
婉而王號則直也事或關係　天朝對言不可苟
焉則吾從其婉者矣
關儒如稱　神君（神君字出史記）曰神祖疑乎　神武至
歷世大君稱台廟猷祖憲宗等則全似天子吾不知
其可餘外名稱有列國不妨而又嫌於江都者蓋其

地迫則有僭擬之嫌而其位隔則無疑似之妨如所
謂大祖烈祖等類例尚多矣毛詩有南仲大祖之語
則不必天子之祖禮疏云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
大祖之寢亦可以見矣其佗諸侯稱其始封之君爲
顯祖爲烈祖著明乎尚書左傳等此其所以無妨於
列國也秦漢以後無復諸侯故祖宗必天子而稱之
此其所江都反有嫌也
春秋時天子諸侯通稱者多矣就中如曰齊東宮得
臣[illegible]衛太子蒯聵可見諸侯世子得通稱東宮太子
也然在　本朝唯天子曰東宮曰太子而春宮大夫

以下總曰坊官則東宮太子立坊儲邸等字弗可佗
用焉要之於江都則須擇降天子一等文字而用之
矣至天子諸侯通稱者則又宜取舍而避嫌疑也
皇子曰若宮大君世子曰若君蘭林曰　本朝自古
以若字爲稺弱之訓用之古事記萬葉集等古書往
往有之蓋以弱若音同假借耳但　本朝古訓文字
未有無據者也然證諸中華古書唯賈誼新書匈奴
篇有猶若子之遇慈母之語是以弱子爲若子者歟
又小補韻會若字下云馬韻爾者切一曰今人謂弱
爲若（正字通字典等不之言耳）此等可以爲證也意者　本朝以

弱字有弱劣之義、避之換以若字歟、學山録
周禮天官、内宰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婦人稱
寢曰宮、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教
者不敢斥言之、若今稱皇后爲中宮矣、職原載太皇
太后宮皇太后宮皇后宮、謂之三宮、同漢唐制又有中宮、
並置大夫亮進屬等職、親房論曰、中宮即皇后也、
本朝並置二宮、甚無謂也、然 光仁以来代代並
置、旁注曰、昔者三宮總名曰中宮、至光仁時、獨稱皇后宮爲中宮、桓武即位、初置中宮、越三
年、又立皇后、後代依之、仍今號四宮也、源公論可謂至當矣、
白石曰、本朝 清和五十六代以前、無幼主即位例、故

天子踐祚初、皆尊稱儲時妃爲皇后、若乃即位後歷
年始立后者、皆是幼主繼位、待元服後行禮例也、然
則夫人女御中、或生子或承寵、仍爲后也、又曰、後宮
職員令文武朝、淡海公奉勅所撰、所載、妃二員、四位以上、夫人三員、嬪
四員、五位以上、皆正后外御妻也、其餘内侍司以下、皆宮
人也、當時未聞有女御更衣稱、天安二年、 清和
踐祚初、加 文德女御從三位藤原古子從一位、
見三代實録、然則此時既有女御稱也、源氏物語、又
有女御更衣御息所言東宮妃等稱、此書成于 一條
六十六代御世、蓋此間悉改古之妃嬪夫人等職名爲女
御更衣也、自此以来女官事、世多以禁秘鈔八十五代
順德院御製云爲據、吏女官名稱異古如此、亦是 皇家
權移于攝關、出於朝儀百廢之日、則實衰世之典也、
又曰、以大臣女爲女御、納言女爲更衣、例也、然則當
時女御、多納大臣有權勢者女爲之、故尊之如正后、
物盛必衰、攝關權勢、一變爲院中之政、再變武人知
天下、則攝家衰極、故納女亦弗克如故、備禮是其所
以女御代之興也、凡曰某代者、皆係叔世之稱焉、又
近代例、多不冊女御爲中宮、直賜准后宣旨耳、是其
初非女御而女御代也、故亦准中宮爲准后也歟、雜著

曲禮曰、天子之妃注、妃配也、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
人、又曰、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月令曰、后妃
帥九嬪御、 本朝後宮妃嬪夫人等、皆襲古名也、後
来名稱、毋論女御更衣御息所、佗如親王攝關妻曰
北政所、大臣曰御臺所、納言曰簾中、西土之例、幼主踐祚、大后垂簾
聽政、謂之簾中之政、之類、皆不入文字、依時體擬之、視古取准、
在 天朝、則稱女御曰妃、更衣曰夫人、太子親王
配竝亦稱妃、公卿稱夫人、諸大夫稱孺人、若江都、則
大君稱妃、諸侯夫人、麾下諸大夫孺人、庶乎其可歟、
東涯曰、封建之時、臣各有主、郡縣之世、統乎一尊、詞

令之間用各有異須消息而用焉故今日之稱呼當用春秋十二國時之例如都字後世專稱天子之所居然春秋之時國各稱都雖下邑有畜則稱如此類可見世變融釋存乎人不可一一口悉（判謬正俗）此論和平可嘉然春秋稱呼亦弗可槩用于今也其說散見前後

括囊曰（留守友信大阪人）近世文人指江戸稱東都或江都又指平安稱西都或西京西是對東之詞如兩分天下若甚無謂也恭惟覇府世尊王室至矣每嗣立之際必俟將軍宣下而後位定焉君臣名分之義確乎

不可拔也夫如是然儒者叉亂之豈不怪哉甚者如大宰純稱天子曰山城天皇勅使曰聘使記云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意蓋比漢代諸侯王耶悖逆之罪不容死矣鳩巣義人録亦謬稱勅使為聘使東涯作璧野三平傳稱天使或稱勅使得名分之正矣（辨稱呼正）余謂括囊之論正則正矣但有未免拘泥者也按周時天子諸侯通稱都然曰京則周都而以東西呼者亦係乎天子可見京名本重於都而東西之稱自熙于諸侯後來郡縣之世或曰都或曰京亦隳東西南北　本朝振古不建諸侯故獨天子曰都雖

倉以來雖時勢大變猶是稱府而不曰都即今代亦爾享保中一二關儒張大其名謂江戸爲東都而平安為西京其意蓋以為都輕於京耶然東西對稱則嫌乎天子括囊駁之當矣其或稱江都者猶漢土地名江都陽都之類自無妨焉按漢書注江都陽都皆縣名也獨若隋煬改揚州府爲江都則升爲別都也然非如東西對稱者之爲嫌矣且也國俗本以語爲主假用漢字古之典也試以漢字塡邦言江戸江都皆當讀謁獨如菟道宇治寧樂奈良之類何定譯之有況今江戸之盛大域内固亡匹焉而堪與明清南

北京駢肩也謂之江都不亦善乎山城天皇之稱毋論妄撰而其曰聘使者不可深尤焉春秋隱公七年経冬天王使凡伯來聘可見天子之於諸侯亦曰聘使二先蓋據之也然審度時體則不若稱天使之允當矣春秋之例弗可槩用者率此類也

白石曰謹按舊事記古事記日本紀等所見國郡名其字不同蓋隨記者意而書之也　元明天皇和銅六年五月詔使畿内七道諸國郡鄕名著好字（日本記載和銅六年撰諸國風土記事即是也）從此文字一定如舊事記所見凡河内國珠流河國自　元明御世記河内國駿

河國是也蓋欲傳諸天下後世而無誹議耳女主所有此叡慮故百世之下猶如其御世文字一定雖外國記而傳之所以知是其爲日本郡國名者顧不美乎又曰 本朝國郡名雖既有一定文字不可必拘歟何者我朝國號曰鷄末篤然自古所記傳各不同山迹山戸山止和大和大養德大和日本大日本之類皆是正史所見也是我國總稱則豈可無一定文字哉乃猶所記不同如此至天子御諱則最重似必當有一定文字然 神武御諱古事記作神和伊波禮毗古命舊事記日本紀並作神日本磐余彥尊又 天武御諱日本紀作飛鳥淨見原天皇萬葉集作明日香清見原天皇此等皆正史奉勅所撰乃猶不同又如此蓋古之時假用異邦文字者唯爲記本邦事實耳而其所尚在辭不在文字故自帝王御諱國郡等名以至萬事文字如一定者而不一定矣彼用此皆將譯邦言傳諸世也今不會得此義徒泥文字則其中必有不通者矣若夫詩賦文章類其制盡傚異朝體則其所用文字固弗得異乎彼也嵯峨弘仁中新造大内裡伊福部氏所造門曰伊福門壬生氏所造曰壬生門佐伯氏所造曰佐伯門丹治氏所造曰丹治門後更撰文字改伊福門曰殷富門壬生門曰美福門佐伯門曰藻壁門丹治門曰達智門之類亦是應依國郡名著好字例也夫如是故記之國史著之詩賦文章雖以傳於外國信不愧焉若乃近世地名職名及殿門等名豈可著之詩賦文章哉又豈可記之國史以傳于外國哉是文章日衰之所致而遺嘲異朝有志乎文字者尤所慨歎也雜著

秦漢以来天子寢居曰殿 本朝亦傚之所謂太極紫宸清凉弘徽等名皆有所襲也初學記曰歷代殿名或沿或革惟魏太極自晉以降正殿皆名其他前漢後魏有清凉隋有弘徽唐後周宋有紫宸並見玉海又漢唐有披香殿 本朝中宮披香舍蓋亦本于此

漢書東海王疆傳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云云可知殿名通諸侯王又黄霸傳有孝子貞婦者先上殿注師古曰殿者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爲殿不必宮中也據此則 本朝鎌倉以来稱正衙曰殿亦不爲僭也

菅公謫居作有都府樓唯看瓦色句按職原大宰府准唐都督府因有都府之稱與又按唐中葉置節度

府謂之都府
今之藩國當比漢侯國矣不應依周列國各稱都例
也漢惟諸侯王國稱都佗侯國則否
國主之臣有自國稱朝謂江都為大朝者按五代周
時南唐去帝號稱國主因謂周為大朝蓋據此例也
或曰若依郡縣之名則江府猶不當稱朝況諸國乎
蓋泥矣漢既有郡朝之名唐又有府朝之稱也則府
國皆不妨直不容稱朝廷耳春秋時列國亦稱朝廷
然於今則不得不依漢唐之例也
周諸侯其臣有卿大夫士漢列侯有相家丞門大夫

庶子本邦大名封土則似周列國而實無五等命爵
唯有國守侍從少將中將等官銜耳故自人稱侯不
妨自署則不可（自人稱侯者主封制而假稱之也自署官銜者重天朝命官也二義並行而不相悖）猶除三家加賀外其老無官位則卿大夫等名
不可妄假稱焉先輩或有以大藩之老萬石以上者
視卿番頭千石以上者視上大夫物頭視下大夫百
石以上視上中下士小藩則其老視大夫而番頭以
下類推降殺者快則快矣然實不顧名義者也按王
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
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正義以為
夏制今三家加賀其老受　天朝官者有定數其
佗雖大藩皆命於其君也與夏制小國之卿相似焉
抑卿名實重矣乃至大夫則雖大國無命於天子者
而漢侯國門大夫亦在丞下併而觀之其稱差輕矣
然則今大藩之老大夫猶可言稱卿決不可若夫小
藩則其老擬門大夫庶乎其可歟
東涯曰朝廷官以品階定尊卑其餘以祿秩多寡而
差貴賤如漢官自萬石至百石分二十等以此定資
碑銘行狀中當具其加給減削之數以明事實今人
動變其稱謂欲類漢稱大不然司馬遷班固之紀漢

事豈借稱于三代春秋之世而雅其文也哉（刊謬正俗）
國典有公卿殿上人月卿雲客上達部君達等名稱
師說曰蓋三位以上或雖四位五位官人便賜昇殿
常參禁中者稱之殿上人所謂雲客即是近衛大將
權大中納言宰相中將三位中將春宮大夫及權大
夫侍從宰相等稱之上達部頭辨（言藏人頭兼大辨）頭中將
權中將四位少將藏人辨（言藏人兼中少辨）藏人少納言春
宮亮藏人兵衛佐等稱之君達所謂月卿則公卿之
卿也職原又稱中院閑院花山三家（後分為七家）為華族
公達蓋謂可進公位之家也

向之益謙卿

門人　佐倉　今井謙方子員　同校

吉見賴寛伯恭

正名緒言卷之上　　龜山田章書

正名緒言卷下

岡山　菱賓大觀著

足利執事、本准鎌倉執權、(執事見左傳、汎稱也、此為職名、蘭林曰、晉書、長沙王執權於洛、鎌倉執權職、蓋本此、)如高師直、即是尊氏使次子基氏開府鎌倉、管領關東、(管領字見北史、此為職名、)基氏請上杉憲顯為其執事、至鹿苑公、改執事為管領、以斯波義將補之、後來關東之士、稱基氏子孫曰公方、上杉呼管領、不復從室町之令、所謂關東公方八州管領是也、按職原稱藏人頭為管領、執事院廳職名也、足利氏蓋取諸此、

室町之世、細川畠山斯波迭補管領、謂之三管、山名一色京極赤松、與參政府、謂之四職、蓋擬　天朝五攝家七清華云、

大老之名、(大老字見孟子、)起于豐臣氏、今代初有執事、(俗呼為御執役、)後有大老、並如鎌倉執權室町管領、但不常置之、執事、慶長中井伊侯(兵部少輔直政)始補之、天和中罷不復置、大老寬永中始置之、貞享中堀田侯(筑前守□□)卒、遂罷之、近世又希有補之者、其佗如探題(松平下總守忠明)輔佐(松平肥後守正之)後一二聞之、竝知大政者、猶宋平章軍國重事、若夫老中則常置之、知印押判奏記庶政、亦猶

(但參政、內外事無不參預、今若年寄不句當諸侯事、是其異也、)

(執政見左傳、似亦同用、但後世謂平章事為宰相、以參知政事為執政、則執政之稱、蓋先秦以來稱之、)

平章政事、又有麾下執事、猶參知政事、今曰若年寄、三家之老、俗呼為御附者、略似漢諸侯王傅相、安藤直次為紀侯傅、亦猶周昌為趙王相、但彼有遷除、而此無也已、

諸侯曰國、大夫曰家、方今國主城主、假稱曰侯、則呼其老為家老者、不當、(家老見國語、與擅弓所云室老同、言家臣長也、)故先輩或稱以國老、然嫌於後世稱天子宰相(明大學士)為國老、則不若稱某國執政之穩當也、其佗番頭(通鑑唐紀、玄宗開元中、更命長從宿衛為彍騎、其法十人為火、五火為團、皆有首長、又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物頭等名皆佳、但　本朝上古、謂材官為物部、即今所謂武士也、然則指揮番士者、為番頭當矣、主使駛卒者為物頭、則不當也、

江都執政管轄國用者、俗呼為御主役、亦猶唐宰相領度支、先輩稱之計相、按漢張蒼傳、高祖六年、為計相、後更以列侯主計、蒼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令以列侯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者、蓋据之、

天朝官名主計頭、亦襲此名也、

或曰、凡官有正名、有名號、有稱呼、稱呼、如　皇朝百官相呼、以唐名、蓋正名參議、名號宰相、呼為相公類也、有署必用正名、而辨人之間、或用名號、或用稱

呼和漢同例今如自署曰某宰相則誤矣
職原參議非正官然而除目任之例也唐名諫議大夫一本有同宰相三字其准諫議固非也呼爲宰相若用之亦不止當當准參議朝政若參知政事凡是等類官亦不以爲正官故不載百官志蓋秦漢稱宰相者三公也秦及漢初無三公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總天下之政擬之三公武帝元狩中省太尉置大司馬哀帝更丞相爲大司徒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定爲三公號後漢以來三公階錄事歸臺閣故稱時執政爲宰相若唐時尚書中書門下三省長官令僕侍中等並稱曰宰相如參議朝政參知政事亦稱宰相若依此例大納言准唐侍中

中務卿非中書令當先稱宰相但　本朝三公執政依舊也稱大臣爲宰相此乃正當矣
宋制平章事樞密使唐末以宦者爲樞密使五代以來用士人爲清要官執文武柄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佐之時稱平章事爲宰相餘則並稱執政事體自異乎唐矣此間簡牘往往有宰執字爲斥之也又或呼參知政事爲參政
靜寄餘筆　皇朝官名有內大臣已千二百年矣近世西土亦有之其國言曰多爾昂邦實按國姓爺傳有多奈羅昂邦之稱與此小異或疑俗言譌譯語轉也已但吾朝以爲宰相清朝以爲武衛其所職有不同又稱通政司爲大納言皆前代未嘗有此官稱
王士禎曰本朝官制滿州勳舊別有內大臣不爲閣部院官及八旗都統等官有軍國重事在禁中與滿州大學士尚書等雜議謂之黑白昂邦按唐制兩樞密使左右中尉稱內大臣然彼乃中貴實異而名同耳[illegible]唐詩紀事亦載唐末兩樞密左右中尉稱內大臣事甲據此等則非昉于清朝但唐末內大臣者稱呼也在清朝則爲正名矣可知不惟實異而名亦有差別焉抑內大臣名究竟不似士官而與秦中丞相南漢內大師相類也唐末稱呼實可謂當矣又按留青集清朝通政司名號通使稱呼大納言云然則與

本朝官名亦有差別焉爾
嵯峨天皇弘仁中始置藏人所職原云摸異朝侍中內侍等職歟非也藏人職如漢郎中頭如郎中令其掌宣傳則似矣然侍中內侍名不准當也旁注又曰藏人如武家小姓頭如小姓頭近習職也按近習字始見尚書韓非亦有昵近習親之語後世所謂昵近近習蓋本諸此
袁淮曰晉書東海王越傳給溫信五十人別封東海王食六縣孟觀傳以觀爲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

人温信親信倶親近職名（盍簪餘録）
小姓有以職言者當准温信親信有以爵言者當視秦公士上造文人或用扈從字於古文無妨然唐以来必天子而稱扈從則有小嫌矣不如避之也

諸侯儒官稱文學或侍讀按六典唐親王府有侍讀無定員文學二人掌讎按典籍侍從文章蓋据之或曰侍讀雖無尊意定稱于天子故後来避之東宮及諸王府竝稱伴讀宜用此稱

後漢世祖時以議郎侍講禁中謂之講郎後魏置侍讀梁庾黔婁侍太子讀陳胡越侍東宮讀唐太宗時

晉王府有侍讀及爲太子亦置焉高宗爲太子崇賢館學士馬嘉運侍講宮中玄宗開元三年左散騎常侍懷素右散騎常侍無量竝充侍讀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爲集賢殿書院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又以都常亨郭光潘元祥爲太子諸王侍讀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楊可法爲皇子侍讀八年三月邢昺爲諸王府侍講真宗咸平元年始令諸王府記室翊善侍讀等兼南北宅教授是年十一月賜南宮伴讀孝文益緋不知始於何時二年七月以楊徽之夏侯嶠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爲侍讀學士先是侍讀侍講名秩未崇真宗首置此職班次翰林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四年九月劉士元爲南宮侍讀祥符九年供奉官楊懷玉爲壽春郡王伴讀仁宗慶暦五年大宗正司請置翊善記室侍講嘉祐六年英宗知宗正寺諸王宮侍講王獵爲宗正寺伴讀七年八月立爲皇子李受爲皇子伴讀王獵爲説書八年淮陽郡王府置翊善記室侍講各一人神宗元豐三年改諸王宮侍講爲講書哲宗元祐八年置諸王説書二員徽宗崇寧四年改教授爲博士政和七年改諸王府侍讀侍講爲贊讀直講孝宗乾道元年建

儲左庶子兼侍讀則知柔左諭徳兼侍講則大猷竝見玉海進攷之侍講名昉于東漢侍讀稱起于後魏至唐始爲正官而太子諸王府竝置之宗初亦然後改諸王府讀爲伴讀爲教授爲贊讀改侍講爲説書爲講書爲直講而東宮獨依舊名耳据此則除侍講侍讀外江都列國皆當通用但直講及博士　天朝有正官則避之可又按　本朝古制諸國亦置博士也今假用此名當無妨與

江都儒官所謂奥詰者或稱直學士按唐弘文館（屬門下省）集賢殿（屬中書省）皆置學士凡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

以下爲直學士蓋据之然不允當宋承唐制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又有崇政殿說書（按仁宗時侍講學士孫奭年老請外因薦某某等自代遂置說書日輪二人祗候見通鑑）職同侍講而其品差下所謂與詰或當准之

秦漢以來有博士官自魏置學士而博士名卑唐立六學屬于國子監在　本朝則大學寮之任也六典所載（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下丞一人從六品下主簿一人從七品下錄事一人從九品下國子學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二人從六品上五經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大學博士三人正六品上助教三人從七品上四門館博士三人正七品上助教三人從八品上律學博士一人從八品下助教一人從九品上書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算學博士二人從九品下又國子學四門館並有直講四人）

博士五品者唯國子與五經耳若夫學士則無定品皆以他官兼之集賢書院每以宰相爲學士者知院事翰林學士有內相之號其尊可知已

唐國子監爲五監之一故名秩頗崇　本朝大學寮屬于式部省故官品較下職原（大學頭一人相當從五位上唐名國子祭酒助正六位下唐名國子司業允大少唐名國子丞屬大少唐名國子主簿文章博士二人從五位下唐名翰林學士博士一人正六位下唐名大學博士助教二人正七位下直講二人正七位下音博士二人從七位上書博士二人從七位上明法博士二人正七位下唐名律學博士算博士二人從七位上）如以頭助准祭酒司業可見已然至律學書算等博士則品階反高其餘率可比較也但唐無音博士　本朝不置國子四門凡如以文章博士准翰林學士雖所職畧同然翰林無所屬而文章隸于大學稱紀傳儒竝明經明法筭學謂之四道博士則異乎唐制

本朝殿閣無學士官獨東宮置學士二人職原曰相當從五位下唐名太子賓客譜第儒者有才德者應其撰以侍儲君讀也古今皇之按梁沈文阿爲東宮學士隋褚亮李白藥爲之唐賀德仁蕭德言爲東宮學士竝見玉海　本朝蓋倣之准太子賓客若非也

凡文中有關係直稱　天朝官號則全篇宜仍其例假稱漢名亦然若一篇中和漢雜稱則誤其實者

匪鮮此操觚家之所當慮也至臺閣之文則最難調停要在使公武體面分明已矣清絢（越前儒官）爲東叡王撰棲鸞園記或評云朝紳皆知隸于江都者不可不慎焉

公武對稱難措辭者固多矣聊試舉一例　常憲大君時奏請林某叙從五位下守大學頭爾来世除此官在　天朝則菅氏（今分四家）初任侍從（准唐拾遺）少納言（准唐給事中）等帶文章博士遷式部大輔（准唐吏部侍郎）左右大辨（准唐尚書左右丞）進參議（准唐參知政事）至中納言（准唐門下侍郎）地望崇卑固不待論也乃今竝用漢名曰林祭酒菅翰林

耶林品似崇、或用和名文章博士對大學頭、亦皆如卑、況以林祭酒偶嘗博士、乎莫不錯認爲屬官者焉、操觚之士至此等處頗費計較、以愚見之、菅氏雖帶文章博士、自有式部大輔等本官、可署則何必就其卑者而稱之哉、凡若斯類、即不斟酌而措辭、則恐冠履倒置、而難免於雌黄之口矣、

東涯曰、以漢名稱國官、必漢有其稱而可也、如吏部大卿金吾次將、漢亦無此稱、不知誰所置、不可用也、而無官者以漢官自署、如教諭教授亦不可也、刊誤正俗

諸侯醫官、所謂匙鹽者、稱曰侍醫、按職原曰、侍醫相當正六位下、常候禁中、故稱侍醫也、近世四位五位任之、則僭矣、宜避之、

右筆字[illegible]序、未詳所據、疑右史書言之義、今或作祐筆、非也、鼇頭引東鑑云、治承四年六月某日下曰、大和判官代邦道右筆、六年五月某日下曰、伏見冠者藤原廣綱右筆、又曰、木曾義仲右筆大夫房覺明在箱根山中、武家右筆名出于此、禁中曰外記、幕府曰右筆、乃知當時右筆不學者不可爲之、室町而下、俗文通用十牘如一、則不復選文才善書者補之、而其職漸卑矣、古今之不相及、奚獨此哉、噫、

明史武宗紀、寧王宸濠令承奉劉吉等、招劇盜某某等入府、稱把勢

秋草云、馬廻之名、其來尚矣、永正六年、史林公錫細川右京大夫書、有年寄馬廻諸士云云語、可見已、

通鑑梁武紀、梁主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勅書、是邦俗所謂仰書也、又唐憲宗紀、堂後主書滑渙伏誅、據此等則主書當准右筆、

職原、外記奉行恒例臨時公事除目叙位等事官也、鼇頭云、外記掌書宣旨、通鑑唐玄宗紀帝出稱蜀宣旨傳位太子凡天子有命、召藏人宣之、藏人承天子之言以達於上卿、寫一本爲案、謂之口宣、上卿以口宣附於外記、外記受之而書、謂之宣旨、故口宣案末署藏人名、又宣旨末署外記名、東涯引夢溪筆談曰、唐曰宣底、者即口宣之案也、

左氏文公十七年傳、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杜注、執訊通訊問之官、此與詩云執訊獲醜、異義、先輩以准諸侯留守居、所職略似、又有以明承奉擬之者、如稱御城使、則承奉近之、須隨時宜取舍焉、

魯語、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衛以贊元侯、史記周昌爲職志、擊秦、如淳曰、官名、主旗幟、先輩以職志准旗奉行、教衛擬馬廻、皆近似焉、

漢功臣表、某某爲中涓、注、親近之臣、若謁者舍人、春秋時、涓人疇、外主受謁、居中主潔涓洒掃之事、先輩

按後世俳中涓若官宦也明初以下善良于中涓百無一二可見已

以中涓准取次或擬掃除奉行皆有據也今就宇向觀之主掃近之然如功臣爲漢王中涓則似主謁要之中涓一官掌内外兩職今不可定准一職

唐太宗紀武德四年加號天策上將賜班劍四十人儀衞志大駕鹵簿左右衞將軍二人分左右領班劍儀刀各一人晉書會稽王賜班劍注引漢官儀曰班劍以虎皮飾之唐六典武庫令刀之制有四儀刀彰刀横刀陌刀並見玉海按太宗紀儀衞志所謂班劍儀刀皆職名猶邦俗曰御劍持御刀持晉書六典所謂班劍儀刀皆器名名同而實異不可混焉

東涯曰本朝玄蕃寮即唐鴻臚寺也掌蕃客浮屠之事唐時亦有崇玄署掌佛老事主客郎中高宗時改曰司蕃郎中掌待遠人　本朝命鴻臚曰玄蕃義蓋取于此盍簪録

徂徠曰牧長稱別當獨武州爲然見于令若秩父莊司別當長井齋藤別當蓋謂此職也南留別志按院司有御廐別當掌點檢院中馬牛源義仲義經等嘗帶此職　朝廷本有左右馬寮御監掌天下馬政院司蓋擬之御監室町以來定爲幕府兼職今諸侯國或呼馬官爲別當者蓋古名之存也

別當名義未詳按職原奨學淳和兩院大學寮内膳司藏人所撿非違使廳等皆有別當籠頭云凡別當者監察爲任若大學與内膳頭正以下掌寮司之政別當無定職唯爲上首監其事耳然不言其名稱所本則亦不可爲定説

徂徠曰莊者莊園也私田應有之而公田則當無矣綱目唐紀魚朝恩以賜莊爲章敬寺集覽賜莊先蒙所賜之莊田即其私田或是權貴采邑或是寺祠封戸也爲之宰掌其邑務者呼爲莊司然則地無莊名者蓋亦多也國郡鄕里名見和名類聚本法次第迺爾若必曰某莊某村則謬矣南留別志

又曰古者諸國有追捕使伴氏系譜載助兼者爲參河國追捕使事不爾鎌倉氏豈還請總追捕使乎同上

按鎌倉時守護地頭兩職亦冠以總字而自領之諸國並置守護則新製名者也

國守官也守護職也不可混焉若源義貞任播磨守補三國守護可以見矣

凡官人所掌謂之職然　本朝貞觀以來官外別有稱職者若攝政關白別當博士等是也而授之曰補

按綱目續編宋神宗詳定官位注云其官人授受之

別有官有職有差遣則非無所據所謂差遣臨時命
之若河北招撫荊南制置等使是也在本朝則征
東征夷等使當准之但征夷使自鎌倉氏以来爲宣
下官見職原鼇頭云宣下官不載除目特下宣旨補
之若大學寮内膳司等別當是也然則雖曰官實職
也
職原曰秋田城介爲出羽介者兼之除目不任之被
宣下也按舊志建保六年三月藤九郎盛長子景盛
任出羽權介爲秋田城主越四月叙從五位下時呼
爲秋田城介云名義分明然則其曰被宣下者蓋謂

賜秋田城主之命也
陸宣公奏議曰夫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
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
則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人情不趨故
國家命秩之制有職事有散官文散官凡九品二十九階從一品開府儀
同三司至從九品下將仕郎武散官凡九品三十一階四十五號從一品驃騎大將軍至從九品下歸德
執戟長上有勳官凡十二轉上柱國至武騎尉上柱國視正二品武騎尉視從七品有爵
爵凡九等王正一品至縣男從五品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職事之
一官此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者也三者止於服色
資蔭而已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實利者也按　本朝
官制率倣唐典而從簡易位階三十級即文散官也
勳十二等即勳官也並不建名號又無爵制藤氏九
公本非恒例但公卿殿上大夫侍等稱或當擬爵耳
若夫武散官則全無矣
徂徠曰目代即主典代也猶曰判官代或以爲眼代
者誤矣南留別志按凡官四分配當亦效唐制曰長官曰次官
唐曰通判官曰判官曰主典目者諸國主典也東鑑載平
氏時以八牧判官兼隆爲伊豆目代事判官尉也單曰
判官者限檢非違使尉天長以来例也而敘五位則稱大夫判官加源義經即是蓋兼隆以
撿非尉爲平氏監察其國也然則俗所謂眼代者而

非主典代矣今日光久能等有稱御目代者實監廟
使也
中葉以来上皇宮曰某院　白河上皇聽政院中
置大別當清華公卿攝之執事名家人攝之年預同上判官代諸大夫補
之主典代廳官等以統理庶務別當執事長官也年
預次官也判官主典並加代字以別于朝官院廳院
司等名蓋起于茲職原云代字限院中然則後来職
名曰某代者上之親王代大將代之類下之目代郡代之類皆從院司轉来
也
宇多上皇落髮始稱法皇世之所稱寬平法皇也遺詔停上謚

因稱某土宇多醍醐之類天皇、後又稱某院天子院號自朱雀始、而村上後稱天皇、冷泉院以降遂號、遂爲永制、蓋爲釋氏所誤也、晉西土例、六朝之際、朝廷稱臺、若有之蘭林曰、洪容齋二筆云、晉宋間謂朝廷禁省爲臺、故稱禁城爲臺城、官軍爲臺軍、使者曰臺使、御士爲臺官、法令爲臺格、需科則曰臺有求須、調發則曰臺所遣兵、劉夢得賦金陵五詠、故有臺城一篇、今人於他處指言金陵爲臺城則非也、今按此說是也、然風俗通亦有朝之言、則蓋自後漢有此稱也、臺未聞稱院者、左傳疏云、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寺司也、後漢明帝崇尚浮屠、始造梵刹、名白馬寺、蓋擬九卿寺也、　本朝亦效之、而寺內有子院、則院名卑於寺、奈之何可爲至尊稱哉、今士燕

之家奉釋氏教、法謚曰某院者比比焉、而未可遽以僭濫論之矣、噫是誰之愆歟

白河以來、上皇命曰院宣、邦人習聞則不復疑焉、即使漢人見之耶、恐不辨爲至尊言也、先輩或改作上皇之誥得矣、按通鑑唐紀、睿宗禪位玄宗、上皇自稱曰朕、命曰誥、皇帝自稱曰予、命曰制敕、蓋據此例也、本朝中古之時、典章蔚然、百度皆可記述焉、復寧須潤色哉、至叔世名號、則載之簡牘、尊卑難辨、若頗多矣、然實錄之體、不得不遵成憲、其佗則仙洞御所曰上皇宮、院號配謚者、復古稱天皇之類、不妨脩飾以就典雅也、　天朝之事猶然、矧鎌倉以降稱呼沉濫者乎、即不加彫琢、寔用漢文爲

盍簪錄曰、延喜八年、　法皇賜渤海使者裴璆詔、稱日本栖鶴洞居士無名謹状、見本朝文粹、　上皇稱居士、實異聞也、而西土亦有似之者、世說載梁簡文爲僕景幽繫、題壁自敘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云云、注、梁書、帝諱綱、字世纘、武帝第三子、可見天子亦稱士、但是困極自貶抑者、不可以常例論焉

蘭林曰、居士今人唯以爲士人歸佛者之稱、非也、韓

非子云、齊有居士田仲者、禮玉藻有居士錦帶之語、皆謂有德而弗仕者、故佛學者流取之爲稱、處士居士其義本同、但北史、陸法和歸佛道、官至大尉、而自稱居士、世人亦以居士稱之、此可爲佛者稱居士之始也講習餘筆

又曰、　本朝中葉以來、歸佛者稱入道、梁簡文紀、候景以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乃爲人妾乎、竟不與相見、聽使入道、此其所本歟同上

括囊曰、近讀世儒著述之書、自稱日本夷人某、或年號之上加日本二字異邦每異姓代興、改稱有天下之號、故年號之上加其號、以不

其歷世吾邦王航一姓、無僭命之變、而妄擬異邦之陋習、甚無謂也、或指言慶長年間為國初之類、國初當指神武帝時、不可枚舉、專事華藻、而無窮理之實功、故終不曉文義、共犯不避之罪耳、稱呼辨正

闇齋曰、中國之名、各國自言、則我是中、而四外夷也、是故我曰豐葦原中國、亦非我之得而私也、程子論天地曰、地形有高下、無適不為中、實至極之言也、文會筆錄

潜鋒栗山愿、水戶儲官、曰、淡海公奉勅撰職員、掌遠人謂之玄蕃、萬多親王區別姓氏、秦漢之裔牧之諸蕃、源親房亦曰、彼以我為東夷、猶我以彼為西蕃也、近學隨

正名緒言　卷之下　十七　秦嶺館藏

手市井、文不振乎縉紳、慣乎典故、而不之顧、或呼元明為中華、自稱為東夷、殆幾乎外視萬世父母之邦、而無幾百王憲令之著矣、保建大記

本朝無諱名之制、故不命字、比至中葉、文士往往命字、若菅原道真字三、紀長谷雄字寬、三善清行字耀、文室康秀字琳、大江維時字二、蓋效西土單字耳、漢張釋之字秀、鄭當時字莊之類、伊藤善韶曰、本朝皆用單字、但歷學生人命之、非每人有之也、藤原良繩字朝臣、見于三代實錄、此公不歷學生、且用複字、所罕聞也、後来武弁之俗假名實名、名乘、苗字等、曰紛紛雜起、所謂假名若稱也、若曰源太、曰平二、蓋自菅三、江二等轉来、菅三江二、並字、而疑乎行

第、藏原鰭頭云、菅丞相名三、字道、不知何據、恐是屬臆說、似字而非矣、實名名乘、皆名也、實名對假名、名乘則由臨敵自唱而言之、苗字即族也、若曰和田、曰三浦、大率地名、居十之九焉、若守屋、川勝、則以祖名為氏者、蓋亦展氏臧氏之類也、但展臧皆以王父字為氏、本朝不諱、故祖名為氏、其義一也、

東涯曰、本國大姓有皇族王神族臣蕃外國之姓之別、而源平藤橘四姓最盛、其族姓支流、不可遐計、中國姓氏而專用氏、吾邦古有姓而無氏、中葉始有姓氏之別、今也品官家專用姓、而其餘皆稱氏、其或同一氏也、或

正名緒言　卷之下　十八　秦嶺館藏

有出于源者、或有出于平者、如葛階大神等直以姓為氏、碑銘行狀中、當云某姓某氏、不可必循華制、刊謬正俗

括囊曰、伊藤氏所著刊謬正俗論議明正、非知名分之大體者、不能攄發此義、但指西土稱中華或中國誤矣、蓋西土人自稱中國或中華、固其所也、此方人代其人說其書、則姑用其稱可也、就國與論、則當稱西土或西蕃、或漢土或唐山矣、稱呼辨正

日本紀、孝德二年詔曰、西土之君、戒其民曰、云云、先儒指言書山、為西土、蓋本于茲、

蘇世[illegible]曰中[illegible]中國[illegible]其弊有[illegible]漢[illegible]戎狄[illegible]背古制[illegible]之天皇[illegible]聖人之道、文物制度、皆師法彼、則言當不如此、[illegible]視[illegible]周可也、

潛泊曰、通鑑唐文宗紀、杜悰謂李德裕曰、靖安相公令悰達意、胡注、李宗閔蓋居靖安坊、因以稱之、如劉崇望居光德坊、呼爲光德劉公之類、按宗閔崇望皆同平章事、皇朝公卿、槩以所居坊里稱之、蓋自唐時已然、湖亭渉筆

邦俗呼貴人、以名配公、曰賴朝公義經公之類、本由無諱名之制也、西土亦偶有之、天寶遺事、盧奐爲陝州刺史、嚴毅之聲聞於關內、州民多有淫祀者、士相語曰、不須賽神明、不必求巫祀、爾莫犯盧奐公、立便有禍福、可見已、

温大雅創業起居注曰、大業十三年六月甲申、命大郎二郎率衆取之、除程命賚三日之糧、時文武官人並未署置、軍中以次第呼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爲大郎二郎、秋七月壬子、以四郎元吉爲大原郡王、留守晉陽、按世俗呼長子次子爲大郎二郎、亦此義也、如張昌宗稱六郎、李輔國稱五郎之類、皆以行第呼之、而非長幼之序、湖亭渉筆

蘭林曰、按北齊彭城景思王傳、王浟神武第五子也、博士韓毅見浟筆跡未工、戲曰、五郎書畫如此、此以第五子稱五郎也、又滕穆王瓚傳、瓚好書愛士、時人號曰楊三郎、此瓚楊忠第三男、故謂如此、又北周文宗族于宇文慶子鼎、其以第三子故稱宇文三郎、並見北史、此等配姓曰幾郎、本朝中古以來稱源三郎等、其所本也、據之、則六朝以來有此稱呼也、講習餘筆

平景時之子、長曰源大景季、次曰平二景高、曾我祐成兄也、而呼十郎、時宗弟也、而呼五郎、人或疑之、余嘗聞之先輩曰、中葉以來武人之子、初著烏帽、謂之元服、猶指紳家冠禮一長者必爲之義父、謂之烏帽子親賜氏若偏名、以准子、謂之烏帽子子鎌倉公寵景季、加首服于殿中、因賜源氏、蓋公爲之義父也、十郎從母爲祐信所養、准

九郎祐國弟、五郎方加首服、爲北條時政義子、因受偏名曰時宗、而准小四郎義時弟、此說殆發蒙、今之顒僎宗室國王或加首服于殿中、謂之殿上元服賜大君偏名、謂之一字拜領蓋亦有所自也、或曰、賜偏名諸僎、以比兄弟之國、若自室町氏始矣、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故冉伯牛吾知其爲嫡、百里孟明吾知其爲庶、至仲叔以下、則無復別之、或曰、本邦武弁之俗、兄弟排行大郎二郎、錦戸大郎伊達二郎之類至十郎、若庶子則並加小字、和田小大郎熊谷小二郎之類以別之、嫡庶之分、視彼更詳明、秋草伊勢平藏所著云、源氏嫡子稱源六郎

源大郎子稱小大郎餘外皆爾熊谷二郎直實子曰
小二郎直家川越大郎重頼子曰小大郎重房此與
前說異北條四郎時政子稱小四郎義時亦似同例
野史有家子郎等中間下部等稱或曰家子累世家
僕也郎等謂瓜葛之待我而衣食者（又有異姓者一說老者曰老黨）
（壯者曰若黨）中間以居郎等與下部之間名之然則今之
中間即古之下部也
國人呼馳卒爲足輕蓋蘇氏策別所謂足輕險阻之
意也或曰足輕之名見盛衰記（卷十三四）太平記（卷三十六）等
當時似言招聚多方之惡棍以爲奇兵者据此則與

今足輕名同實異
徂徠曰白丁人也白張服也不可混焉（南留別志）按白張
倚西土呼白衫服名轉爲稱呼者不止兹如退紅如
本皆爾
蘭林曰本朝稱某國住人某亦有所本沈存中筆談
載隨州大洪山住人李遙殺人是也
柳文李赤傳曰李赤江湖浪人也按柳州此語從莊
子東海波臣轉化來今謂士之喪祿客于他鄉者爲
浪人亦此義也但本邦浪人之名所由來舊矣續日
本紀　廢帝天平寶字三年九月下曰遷坂東八

國及越前能登越後等國浮浪人以爲雄勝柵並
當時出羽國城秋田雄勝兩地以鎮蝦夷東鑑又載
追放浪人施于浪人等事按　廢帝天平寶字三
年即唐肅宗乾元二年也然則先柳文數十年既有
此稱或於古史有所本歟
近世職名較涉乎淺俗難載簡牘佐倉儒臣井太室
嘗著建官考以漢名准之參推頗廣條理不紊亦好
書也然未必無一二可議焉今乃就其中採允當者
間又刪新擬者以錄于左要不嫌於　天朝官稱
是余之所以用心也故唐官亦避正名顯著者用名

號稱呼易多矣若夫執政通政參政司賓京尹府尹
等並是城主領主入官江都者猶周之諸侯入爲王
卿士佗如中謝內宰等凡叙從五位下亦似周官大
夫其餘職名猶遺漏者將待後日補焉

外朝

執政（老中）參政（若年寄）侍書（奧右筆）主書（表右筆）令（組頭）令史（吟味方）日注（日記方）司錄（分限方）

殿中

大司賓（奏者番）大行令（高家）親信（中奧小姓）通直（中奧番）介人（御使番）
職幣（進物番）火師（火之番）外給使（坊主）長（組頭）知更（時計）西掃

使(組頭陪)

內朝

通聦(御側用人)中謝(御側)溫信(御小姓)內務(御小納戸)內使(同朋)長(組頭)

內使(奥坊主)長(組頭)茶房直長(數奇屋頭)司刀令(腰物奉行)典佩

功正(細工頭)

後房

內宰(御留守居)西城留守(西丸御留守居)後房令(廣敷用人)直闈長(廣敷)

番檢符(切手番)主進(進物取次)

廚官

食監(御膳番)司膳(御膳奉行)庖正(賄頭)膳宰(御膳所頭)饔正(御臺所頭)庖

人(料理人)烰人(京方)醞人(酒方)

監官

天王禮寺(寺社奉行)工都令(町奉行)司元(地方奉行令進郡代)提控案牘

(評定所)讞事(留役)救火捕賊役(火方盜賊改)把勢(取手)件作(檢使)守

牢(囚獄)禁子(牢番)劊手(切人)

憲官

都憲(大目付)簡較(御目付)巡按使(百日目付)檢鮑使(鐵砲改)檢耶

蘇使(宗門改)館驛使(道中奉行)憲臺驅使(徒目付)長(組頭)臺卒(小人)

(目付)

府官

司會(勘定奉行)點檢(吟味役)司計(組頭)攢典(勘定方)司倉(御藏奉行)架

人(御藏方)守庫(御藏手代)司珍(御金奉行)內監(御納戸頭)典[illegible]

監(薬園奉行)花園監(花畑奉行)知縣(御代官)農扈(地方役)量人(竿取)林

衡(林奉行)巡河使(川除奉行)

作部

匠作令(作事奉行)丞(吟味方)監作(改役)主事(下奉行)計吏(元締)工長

(大工頭)工師(棟梁)營繕令(普請奉行)典事(被官)中匠令(小普請奉行)丞

(目付役)監匠(改方)典事(小普請方)司筵(疊奉行)木石主務(材木石奉行)

漆油主務(漆油奉行)司里(屋敷改)司水(上水改)衛道使(道奉行)

閑廏

司馭(御廏方)趣馬(御馬預)駕長(御馬方)駕士(御馬役)馬醫典

牧(野駒懸)牧師(牧士)馬質(伯樂)牽龍(口取)

鷹犬局

侍獵(御鷹野懸)鷹師(御鷹匠頭)鷹人(鷹匠)迹禽(鳥見)長(組頭)竿人(餌刺)個

人(鵜飼)犬人(犬引)

舟檝署

舟檝令(御船手頭)陪乘(上乘役)正梢(御船頭)水手(加子)起船符驗

監(川舟奉行)

學館

大師氏祭酒掌教(儒者)試掌教(見習)助教(出役)典簿(勤番組頭)吏目

肝煎諸史勸番門士下番
醫院
侍醫奧醫者直醫番醫者醫員總醫者瘍醫外科
雜職
司祭[illegible]祝史神道者伶人樂人畫師繪基工基所象工將棋
所雜工者四部伎能役者
武官
大衛將大番頭校尉組頭大衛騎大番組翊衛騎與力卒同心勳
衛將副帥組頭勳衛騎書院番親衛將小姓番頭副帥組頭
親衛騎小姓番散手數頭小普請支配班頭組頭散手小普請組納

資使集金新衛將新番頭副帥組頭新衛騎新番組行司馬小十
隊正組頭夾轂隊小十人奉塗都尉徒頭士隊正組頭先驅
徒士司旗御旗奉行參軍與力旗卒同心司槍御槍奉行槍卒同心百槍
帥頭十人百銃帥百人頭中軍弓隊長持弓頭射生手與力弓
卒同心中軍銃隊長持筒頭銃生手與力銃卒同心前軍儆出
先手弓頭及鐵炮頭與力同心指揮使御使番防火使定火消巡街防火
使具足役具師具足役鼓師大鼓役鼓煩師大筒役司銃鐵炮方望樓
使大番頭守寶庫使寶藏番頭
武庫
甲坊令具足奉行司幕御幕奉行弓槍署令弓矢槍奉行銃庫令簞笥

行長火藥局令玉藥奉行計吏元締
僕役
掌徒黑鍬頭流庸黑鍬蒼頭長中間頭小底長小人頭倌人御駕
籠頭輿丁御駕籠者荷輦御輿舁
使額
館伴使御馳走役某廟攝祭酒御名代祭儀使祭禮奉行監祭使
御付目監交替使引渡掌館使御割宿監仗使行列奉行巡檢使
巡見某處防火使御防
外鎮
平安

京尹所司代諸曹參軍與力平安令町奉行諸曹騎吏與力衛
尉禁裡附南宮衛尉仙洞附衛騎與力赤縣令御代官二條守
備御城番鎮騎與力行殿丞二條御殿番
大坂
府尹城代少尹定番鎮騎與力大坂令町奉行諸曹騎吏與力都
船監船奉行騎吏與力行臺管匠破損奉行管弓弓奉行管銃鐵炮
奉行管甲具足奉行管貨金奉行管糧藏奉行
駿府
府尹城代少尹定番鎮騎與力府中令町奉行諸曹騎吏與力軍
器監武具奉行監廟使御目代

東涯曰、唐京兆古雍州域、即漢長安也、謂之西都、河南洛陽東周都也、謂之東都、太原晉陽唐家興王地也、故此爲都、各置尹一人、謂之三都留守、唐官鈔今代平安大坂駿府事體略似焉、

州縣

伏水尹伏見奉行知甲府事甲府勤番支配長崎令長崎奉行山田令山田奉行日光令日光奉行寧樂令奈良奉行左海令堺奉行佐渡令佐渡奉行浦賀令浦賀奉行

江都職掌、准天朝者、大抵如左、餘當類推焉、

執政三公參政參議通政納言中謁侍從溫信藏人侍書內記主書外記司賓傳奏都憲彈正都令市正司會主計匠作修理營繕木工親衛近衛勳衛衛府京尹京職府尹鎮守

藩國

某侯傳御附家老、如尾張成瀨、紀伊安藤、水戶中山等、某國相家老敘從五位下者某土留守城代家老、如肥後八代、備後三原等、○某藩執政家老某藩參政年寄、中老、用人、小仕置、某藩留守城代○司務公用人書佐奧右筆書記表右筆○客司奏者番通人取次行人使番主幣到來方公士小姓組、中小姓上造中小公正小姓頭坊主以下同于江都、○知事側用人饋人近習門子兒小姓司服小納戶典簿帳役茶博茶道○奧坊主以下同于江都、○監膳膳番品嘗陪膳役廚宰臺所賄役○料理人以下同于江都○祠曹寺社奉行市令町奉行掌課郡代釆長郡奉行本把留役○取手以下視江都○執法大目付法曹目付驅使徒士目付巡街町廻監卒下目付○典計勘定頭勘查吟味役計吏勘定方司庾藏奉行司金金奉行府主事大納戶監稅代官場吏地方役山衡山奉行○工正普請奉行○大工頭棟梁、屋數改、視江都○校正別當執馭馬役○伯樂以下視江都○虞人野奉行○鷹匠以下同于江都○舟牧船奉行船頭以下同于江都○文學儒者伴讀奧詰教授學校○診醫匙醫內醫奧附○番醫總醫外料等同于江都○僕人供目付守佩刀番跟從供方跟子押舁夫陸尺挈鞋草履取○中間頭、小人頭同于江都○掌次宿割邸監留守居○執訊○承奉江都留守居、聞番、御城使、謄臣奧年寄○騎將○騎督番頭教衛馬廻職志旗奉行先驅長徒士頭控弦隊射手組照星隊鐵炮士炮卒鐵炮足輕○持弓、持筒、先弓先筒視江都軍監太鼓預○太鼓役、貝役、視江都○武庫令武器方○門長門番頭門吏見付役門夫門番區卒辻番看卒遠見巡卒廻之者駛卒足輕走卒使足輕干掫夜廻○關尹關所預監門門番上門士門固抱關門番

內職

左右媵上臈御方側室御部屋老內人老女相室中老侍人御側祗候人御小姓司衣御小納戶衣工針妙女史右筆傳姆御守大乳人御乳之人司鑰錠口小妮子中居婢使端下

鄉里

郷保(大莊屋)里正(莊屋)耆長(年寄)戸長(組頭)郷書手(物書)亭長(問屋)
排年(年行事)遞夫(宿人足)脚力(村人足)馬長(馬借)馭夫(馬子)舩戸(舩頭)
渡丁(渡守)擡夫(川越)守閘(木戸番)打更(拍子木番)閘夫(樋之番)橋丁(橋守)傭夫(日雇取)保傭(下人)佃戸(下作人)莊僕(屋敷守)圏戸(番人)

街坊

市長(總年寄)坊正(名主)行老(年寄)隣長(組頭)日館(會所)坊書手(物書)
街卒(下役)正戸(本家)拆戸(分家)屬戸(別家)當家(番頭)管家(手代)童僕(丁稚)木頭(家主)僑戸(借屋)守舍(屋守)舖行(問屋)牙保(中買)傳遞(飛脚問屋)
急脚(飛脚)押解(宰領)轎夫(駕籠舁)挽夫(車力)篦頭(髪結)屬垣(垣外番)

東涯刊謬正俗分目十四(年號、輿地、官爵、姓族、名字、別號、稱呼、自述、印章、款押、碑碣、族屬、編集、訓詁、)括囊稱呼辨正、班類惟十(國郡、鄉里、中國、夷狄、官爵、職業、姓尸、氏族、假名、實名、五倫、九族、神號、人事、存名、神諱、神主、題號、公私、謚號、)正名之說其可謂叩底歟、以愚見之、官爵稱呼猶似過略、蓋言之長而或觸乎忌諱、故避嫌不論究也、此編特詳焉、其佗分類率讓先匠、不復具列、讀者求全備、二書既行于世、就閲之可矣、

大阪　金谷興詩立禮

門人　佐倉　中條直養浩然　同挍

出野清道元垣

正名緒言卷之下

龜山田章書

正名緒言附録

讀史餘論應永十五年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從一位准三后源義滿入道道義薨詔贈太上天皇尊號或云義持堅辭不受十二月明成祖賜諡詔義持以予道義作祭文諡恭獻王世傳斯人年三十七請任太政大臣朝儀以爲平清盛外無有武人除此官者依違不決義滿大怒擬自爲國王而奪公家邑以三宮四職准五攝七華　朝廷忌憚遽許之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又曰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夫

大臣雖貴亦人臣也而有其官必有其職斯之謂名之可言言之可行也自　王朝既衰武人知天下其名則雖人臣而其實反之我已受王官不從王事乃令事我者從我下者豈其心服且我所受王官也臣下所受亦王官也君臣同受王官則其實雖君臣而其名則共王臣也其臣詎有尊我之實乎哉義滿之世叛臣常弗絶此雖其不德所致抑亦由乎名實之反矣且身已爲人臣而驅使朝紳名爲昵近爲家禮僭竊之罪寧逃萬代之議世態既變則須由其變而制一代之禮是乃變通之義也譬使斯人小有學術耶迺當斯時講究和漢古今事制降天子一等以立其名號除　天朝百官外使闔國人民悉爲其臣則名正言順歷代相承訖今將循用之不亦善乎

靜寄餘筆平氏雖暴猶是朝臣而已鎌倉氏興而天下形勢一變是則桓文事也義時陪臣而執國命以傳八世其事君子難言之至于足利氏出則變之極也或問織田氏羽柴氏之事何如余曰此當別論時體大有與鎌倉室町異者也鎌倉竊柄者也室町奪柄者也自織田氏以降則戡亂者也當須論其得失可否矣不可比鎌倉室町而言之也

鎌倉時國補守護荘園置地頭皆以武人爲之其初不過田賦每段分五升以充兵食云爾而行之未數年威權移于護頭國司屏息領家束手乃知名器之不可輕假也

淳和奬學兩院源氏學也天仁以來久我氏世補別當恒例也至鹿苑公自請補之爾来相襲爲幕府兼職大將軍武弁棟梁也馬寮御監掌天下馬政大臣統綱紀號令兩院別當執奏敍任鹿苑公假此數名以奪國柄所巧也夫

上杉氏宰太田道灌相土創城江戸　神君之有八

州据其墟以增式廓經營新成一統之後侍臣某怪其無甕城也得間而問之　神君哂曰有但卿不見之耳某不得其意則低首沈吟神君曰爾不知乎關西有大阪城是乃吾甕城也東則奥之白河關爾其人始悟大感服云甕城俗所謂馬出也

神君時殿堂結構率合度鎌府如首實撿窓盛久拄皆其遺制也至　台德大君以外戚陞相國則中門施行畢殿上間帳臺毋翠簾挂總角等咸遵室町制其餘品式亦有准　仙洞者如所謂答勅曰返答之類不一而足矣皆是　天朝所賜而非僭竊也

世儒不詳事實或以爲鹿苑公倫而容議於其間者可謂疏已

大猷大君某年八月除諸第外會列國諸侯出令曰神君創業實列位援助焉依且祖考昔嘗駢肩乎省中故待以賓禮而說今若孤是爆髮天下也則將異乎二世之撰厥自今以往列位亦孤之家禮也因與事奧分應准譜第或其不肯者退自裁量給暇在藩許留滯三期其中熟慮焉即有奮發耶唯意所向也諸侯悚息聽命於是　大君起入便廳以次延一人見之賜以腰刀拜戴將退則曰直鑒身于此諸侯不得辭倨卜而視之　大君相對接膝時躬不佩寸刃傍亦無刀劍云

文照大君時源白石眷遇建議辨事不一若夫請王號而正名分以一州當赤縣公卿百官食邑乎其內諸侯則屬之　王朝除拜爵帖並出於其手新製官符章服以建一代之法則白石腹稿主意在茲云固非區區守株論雖然其於時勢似乎未深察焉蓋創之初大亂纔平人心未定乃乘斯時新民耳目則廢乎有成矣抑室町之初立鹿苑驕恣挾門主天子以令於世但守護也何求而不獲焉而弗果爲之也

神君謙讓豈遑乎哉若乃暨昇平日久輕與新規以動搖人心則天下自是多事矣白石以經濟自負而不詳時勢若此則使之當路乎又出一安石耳其意弗利豈非天下幸也歟

自源大將軍開府鎌倉政權漸移于關東皇綱弗振數世矣　元弘帝雖一旦張之亡幾解紐又歸于室町氏上天或厭厥德與抑謙光不被而武人積慣公家也既而歷織田豐臣至于今代則政權之復乎天朝即五尺童知其不可但名號之不正弗能無識者之憾焉原夫鎌倉時勢未可正名也買珠還櫝其

策實出于黄元方室町世其勢非不可而其亦請失宜則竊爲鹿苑惜之豊國權勢倍蓰鹿苑而致其時則父不可何者當時諸侯爵位稍逼上若將遷正名也必生變矣是故雖勉以恩義結其心而坏土未乾名分既亂諸侯不知所適從慶元以降諸侯官階漸黜上下分較明然正名之議未立也諸家簡牘稱呼紊亂藉使方今史氏抱遷固之才將曲筆之不暇豈能自引繩墨以與人耶

或曰它日奉勅修史以九五九四爲正當據古史古史充棟皆詳崩薨官爵儀度據家乘家乘汗牛率載

善惡廢興勝敗是而足矣復不須書若推治亂興廢之係原國以民爲本之義今之九五者上九也不得不以九四爲九五也二義不可偏廢則不得不於非王非侯之間而曖昧取舍也曖昧取舍有得有失固其所也焉得一一爲之辨駁又曰既有非王非侯之事體而無非侯非王之文字是以學者惑焉此亦決詐足解拘儒之縛矣但憾抑揚之間未能無小疵如所謂以九四爲九五是豈可爲訓哉

平將門者舍實求名者也而招族滅之禍彼一時也源頼朝者舍名求實者也而致門昌之福此一時也爾來武人率倣其故智雖然如源公請總守護職是亦假名者也假而不歸實遂從之至室町氏實其固有又從求名但其所請竟不與實符故遺憾乎後世矣仲尼曰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也夫名譬之官爵也器譬之封土也而勢不可兩畜焉則將假名耶抑器耶嘗試論之厥本　天朝也曰文治以來其器既爲武人所有天子徒擁虚名以當告朔之餼羊也勢不得不畜其名矣若主江都乎曰　天朝公卿官爵其家物則勢不得不畜封土而列國諸侯封土其固有也不得不畜官爵矣公武交牽制而維持國體

今時勢爲然是其所以名實竟不相符而正名之說不行也

凡事時雖可矣無人則弗行雖有人乎時否則弗成夫室町之有頼之猶鎌倉之有廣元頼之篤實君子也而無通變才廣元桑倭小人也而有經世畧譬使廣元管領室町耶或將議正名易服頼之輔佐鎌倉耶安辨請總追捕使是其才之所以不可已而略之所以不可無也今代既踰十世而致正名之時則微矣無已其三世乎　大君英武遠過鎌倉室町而諸侯臣從北姓拭目譬便白石當其時委以廣元之任

聊以[illegible][illegible]肱或可庶幾焉耳

右正名緒言二卷併附録家君篋仕本藩之前年大阪客游中所撰也爾後官途擾擾而考覈不發其有得輒細書上層以備異日之考而未遑脱稿享和癸亥忽焉易簀悲哉二三門人懼此書亦從而泯也胥議上梓而其所校訂悉依舊稿不敢改一字今茲己巳刻成以藏家塾聊爲同志省繕寫之勞云男在謹記

正名緒言附録

本朝蒙求

菅仲徹　編輯

貞享三年（一六八六）跋刊本

據貞享三年（一六八六）

跋刊本影印

本朝蒙求序

李唐安平子瀚有蒙求三巻遍攬史漢据摭墳典至於語易說至事而索宜哉童蒙家之義取以為之名也夫吾扶桑古今之書乎之可豈無之可嘉者不為鮮矣且生乎千歳之後而欲於乎恐羞面牆之譏文習藝誘導後生教授幼冲之際豈可遺之乎至哉弘有之蒙以豈正少而教之俊化治肌肯習以朱性是乎蒙求之而以得也新荒文之

余実見志子茲孫抽出於以寐至端垂從於家君而為業之後学以聞物寓今稽家藏見出不果讀之曰讀日庶不至而解克見經何出不為之終因悉備之而秘子助焉於是遂朱編之誌文林実雖不足己此豈先獻而於先童蒙之求豈不助手

哉

延寶己未菊月之瀚　菅亨題





本朝蒙求凡例

一其人雖同而其事有異者則再標之以效李翰蒙求之例

一有以姓氏標之者以名字標之者有以官爵標之者有以異號標之者或隨其時之變或避重出之嫌或名不顯或姓不正也

一有以人臣對天子者有以神僊對民俗者有以婦人對男子者皆隨事之相佀也

一雖數千載之下數千載之上而有取其事之相合並之者

一是編事事有載舊籍者有載近世之書者有沿其波而不溯其源者有在人之口實而間取之者故總不塞其書

一其本文有甚繁者則槩揭其略

一雖奇怪幻術之事而略記之以備談助

一或一神之名有數字者或據古人之裁斷記之或粗以愚管略之以備句數

一或舊以倭字記之者今以漢文記之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上

一常立葺牙　二武尊艸薙　三火折乘鰐
四天稚射雉　五黒主田夫　六臣衞介士
七義尚聽講　八泰時悅理　九日孁新嘗
十乙女節舞　十一宣化積穀　十二皇極祈雨
十三良藤婚狐　十四膳臣殺虎　十五武衞涵身
十六辰爾蒸羽　十七景行火國　十八神武畝傍
十九神功討韓　二十推古通唐　二十一野見相撲
廿二武內棟梁　廿三狹穗積稲　廿四猪甘奪粮
廿五宿儺二面　廿六廐戸八耳　廿七妹子失表
廿八鎌足奉履　廿九賴政斷橋　三十清經入水
卅一尊氏寶劒　卅二良基神璽　卅三肩入射鐵

卅四重紙針瓜　卅五崇峻斬猪　卅六陽成聚蛙
卅七雄略大惡　卅八入鹿姦邪　卅九田村恐鳥
四十胤長殺虵　四十一石凝冶工　四十二穗日神傑
四十三下照夷曲　四十四皇孫道別　四十五月讀隔離
四十六日神照徹　四十七金庫二印　四十八雄鐘三絕
四十九眞鳥太子　五十道臣元帥　五十一勝海厭像
五十二春王匿被　五十三實資賢府　五十四大丘聖諡
五十五金村追遠　五十六有仁絕嗣　五十七房平二戰
五十八三成千當　五十九貴輪抱厥　六十山邊殉[illegible]
六十一內侍數繪　六十二宿禰探湯　六十三黒丸至[illegible]
六十四長親厚喪　六十五允恭定姓　六十六成務置[illegible]
六十七兼好徒然　六十八長明方丈　六十九小町美[illegible]

七十衣通徹晃　七十一彔德傾覆　七十二尊治濫賞
七十三安世水車　七十四師賢繡裳　七十五伊周射帝
七十六良懷借皇　七十七置目示骨　七十八和泉恨郎
七十九長闔刑名　八十師輔溫良　八十一天武占雲
八十二仁德望煙　八十三時雨通璽　八十四道家禀禪
八十五稱德再帝　八十六檀林一拳　八十七親房元元
八十八永愷玄玄　八十九橘媛沒海　九十元明開地
九十一義持辭號　九十二莵道讓位　九十三基氏解疑
九十四百川不睡　九十五山名六分　九十六忠平三吏
九十七糠戸造鏡　九十八齊名彈箏　九十九菅江合符
百白埜同情　百一實方尋松　百二滝守護櫻
百三茂光鳴築　百四時光弄笙　百五保食吐飯

百六火進貴鉤　百七盤長唾沫　百八鈿女俳優
百九粟田麟德　百十兼明菟裘　百十一持資延宇
百十二時賴巡州　百十三喜山銀閣　百十四道長金堂
百十五广市魚棊　百十六栲幡虹光　百十七鳥部動竹
百十八公忠遠香　百十九濱王長壽　百廿以言陵王
百廿一思兼聚鳥　百廿二酒君臂鷹　百廿三晴明浴瀑
百廿四額田獻水　百廿五藥子惑帝　百廿六光明浴僧
百廿七在衡戴笠　百廿八將門現燈　百廿九蘇民縮茅
百卅彥激裂艸　百卅一天國造劍　百卅二大田守寶
百卅三巴女從軍　百卅四仲子止禱　百卅五有馬結松
百卅六宗信蔽藻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上終

本朝蒙求卷之上

雒陽　仲微菅亨　編輯
元樸辻質　校訂

一　常立葦牙　　二　武尊草薙

古天地未剖陰陽不分渾沌如雞子溟涬而含牙及其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淹滯而為地于時天地中生一物狀如葦牙便化為神號國常立命

日本武尊者景行帝子也帝之皇后稱日大郎姬同日同胞而雙生帝異之則誥於碓因號其二皇子曰大碓小碓小碓亦名日本武幼而有雄畧之氣及壯容貌魁偉身長一丈力能扛鼎四十年夏六月東夷多叛邊境騷動秋七月帝謂日本武曰朕聞東夷識

性暴強凌犯衆人村無長邑無首各貪封境並相盜略未染王化察汝為人身體長大容姿端正猛如雷電所向無前所攻必勝汝今奉命擊其等之武尊應詔發路之日枉道而伊勢拜神祠謂倭姬命曰今[illegible]天皇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者故來辭之於[illegible]取草薙劍授武尊曰慎之莫怠也武尊遂至[illegible]處賊陽從之欺曰是野也麋鹿甚多氣如[illegible]茂林臨而應狩武尊信其言入野中而覓獸[illegible]武尊之情放火燒其野武尊知所欺自拔所佩叢雲劍薙攘其傍草因是得免故號其劍曰草薙

三　火折乘鰐　　四　天稚射雉

瓊瓊杵尊有二子兄曰火闌降弟曰火折尊別號彦火火出見兄能得海幸弟能得山幸時兄弟二人相謂曰試欲互易其幸於是兄持弟之弓入山覓獸終不見獸之跡弟持兄之鉤臨海釣魚殊無所獲各不得其利兄悔之還弟弓矢乃乞已鉤弟失兄鉤不知所求愁吟在海濱嗟嘆時有一老翁忽然而來自稱鹽土翁乃問曰君是誰者何故患若此乎火折尊具言其事老翁曰勿復憂吾將計之曰海神所乘者八尋鰐也吾當與彼者共策乃將火折尊共往而見之是時鰐魚策之曰吾八日以後方致天孫於海宮久之方有一尋鰐來因乘而入海海神召赤女口女問之口女自口出鉤以奉焉海神授鉤於火折以還兄鉤云

天稚彦者天國玉之子也高皇産靈尊欲使天孫為葦原之主賜天稚彦天鹿兒弓及天羽羽矢以遣之此神不忠誠也卽娶顯國玉女下照姬因留住之高皇産靈怪其久不來報乃遣無名雉伺之其雉飛降止於天稚彦門前植木之杪天稚彦乃取所賜弓矢射雉斃之矣

五　黒主田夫　　六　匡衡介士

黒主者氏大伴日臣命之裔也以倭歌著故紀貫之曰黒主歌者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

匡衡者大江音人之曾孫也音人之子千古生維時維時生重光重光生匡衡事圓融花山朝能詞藻曾

有對策文曰大公望遇周公渭濱之浪疊面綺里季助漢惠商山之月低眉菅文時曰可喜之但改作面疊渭濱之浪眉低商山之月乎慶保胤論匡衡之才曰如敢死之士數百騎被介冑策驊騮其鋒森然少敢當者

七 義尚聽講　八 泰時悅理

源義尚者慈照相公義政之子好文學嗜倭歌試射御習書法嘗令小槻雅久講論語令卜部兼倶講日本神紀長亨元年秋九月江州佐佐木六角高賴不順義尚自帥師伐之十月高賴遯于甲賀山義尚墻于鈎里營軍中有暇隙則令人講孝經并春秋左氏傳聽焉延德元年三月二十六日薨于軍中年二十有五贈大政大臣號常德院

平泰時者北条義時之子也性廉有慈嘗好聞理義有人來而語一理則必悅感之雙眸帶涕嘗與叔父時房偕議定五十條式目使大外記淸敎隆記焉其政事無容私是故宇內安寧軍國無虞也初其父義時愛泰時弟朝時重時踰于泰時而義時頓沒無有遺占泰時追憶父志乃以其采地多與朝時等而自取其少也人皆美之仁治元年薨時年六十

九 日靈新嘗　十 乙女飾舞

大日靈女貴（乃天照大神也）爲新嘗於其時素戔嗚尊陰放屎於新宮日神擧體不平故恚恨廼居于天石窟閉其磐戸

天武帝舒明帝之子天智帝之弟也天智崩後大友叛天武居吉野瀧宮而彈琴于時有神女降於丸其從其琴調奏歌舞其歌曰乎度綿度茂乎度綿左備須毛可羅多麼於多茂度迩麻岐底乎度綿左備須茂五回歌之去後天武即位居淸見原宮後世以嘉其祥天子即祚則行大嘗之後必奏五節之舞以十一月中丑日使未嫁十二三歲之女舞蹈焉上在常寧殿覽之

十一 宣化積穀　十二 皇極祈雨

宣化天皇繼體天皇第二子安閑天皇母弟也安閑崩無嗣帝乃履祚帝爲人器宇淸通神襟朗邁不以才地矜人君子所服嘗語曰食者天下之本也黄金萬貫不可療飢白玉千箱何能救凍乃命麁鹿火等諸臣造倉諸國貯積穀米備凶年之災

皇極者茅渟王娘爲舒明皇后舒明崩而皇后踐極乃稱天皇焉元年六月大旱群臣請祈而一雨不降以蝦夷之計禱佛誦經祈之萬方遂無應驗八月甲申朔帝親幸于南淵川而拜天地四方丹誠祈之即雷大雨遂雨五日天下百姓倶稱萬歲曰至德天皇

十三 良藤婚狐　十四 勝臣殺虎

賀陽良藤備之中州人善貨殖寛平年中爲州之小掾秩罷居守鄉其妻淫奔入京良藤鰥居心神狂亂常挑筆弄吟作書艶詞勢時時有兒女之音不見其形似聘媒焉如此數十日一朝失良藤所在擧家

尋求無得良藤兄弟會其家悲哽懊惱相謀曰安得其屍爲其福合族發願曰若得良藤骸當刻觀音像歷數日自其宅倉下出來顏色憔悴如黃病者人皆驚怪良久言曰我鰥居日久常思女事時一女子以書著菊花枝來曰公主寄書我披讀詞意艷麗心情搖動一日寶車迎我至一宮一丈夫導我上殿帳帷綺飾須臾列珍饌公主漸出容貌服色殆不可言也居三年忽有僧持杖昇殿公主侍女盡逃散顧視家倉之下也乃毀倉視之有狐數十驚馳倉下土上有良藤坐臥之跡居倉下纔十三日而謂經三歲倉下三四寸而爲大廈廣殿皆是妖狐之魅惑也

膳臣巴提使欽明帝時人也巴提使還自百濟奏帝言臣被遣使妻子相逐行至百濟海濱日晚停宿小兒忽亡不知所之其夜大雪天曉始求有虎連跡臣乃帶刀擐甲尋至巖岫拔刀曰敬受綸勅勞陸海櫛風沐雨藉中斑荊者爲愛其子令紹父業也汝威神愛子一也今夜兒亡追蹤覓至不畏亡身欲報故來既而其虎進前開口欲噬巴提使倐申左手執其虎舌以右手刺殺剝取皮還

。十五 武衡涵身　　十六 辰爾蒸羽

武衡者淸原武則之子也武則以軍功拜鎭守府將軍威風布奧羽武則歿武衡嗣堀河帝寬治五年與弟家衡同叛源義家任鎭守府將軍兼奧州守奉勅討之武衡家衡敗自燒城郭潛逃義家之兵闌入而擊之武衡涵身池中埋面草間而深隱匿尋而義家搜索殺之

船史王辰爾者敏達帝時人能讀書釋義由是帝與大臣俱讚美曰勤乎辰爾懿哉辰爾汝若不愛學誰能讀解宜從今近侍殿中時高麗上表疏書于烏羽字隨羽黑既無識者辰爾輒蒸羽於飯氣以帛印羽悉寫其字朝廷感異之

十七 景行火國　　十八 神武畝傍

景行天皇諱大足彦垂仁天皇第三子也践極十八年夏五月壬辰朔從葦北發船到火國於是日沒也夜冥不知著岸遙視火光詔挾梢者曰直指火處因指火往之卽得著岸天皇問其火光處曰何邑也國

人曰是八代縣豐村亦尋其火是誰人之火也然不得主玆知非人火故名其國曰火國

神武天皇諱磐余彦鸕鷀尊第四子母曰玉依姫天皇生而明達意確如也年十有五立爲太子方帝初年有諸凶賊同惡相扇不肯來庭帝乃親率六軍東伐殲殄雖餘妖尚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三月丁卯下令曰自我東征於玆六年賴皇天威凶徒就戮當披拂山林經營宮室而恭臨寶位以鎭元元觀夫畝傍山東南橿原地蓋國之墺區乎可治之是月卽命有司經始帝宅明年春正月庚辰朔卽帝位於橿原宮七十有六年三月帝崩時年一百二十七

十九 神功討韓　　廿 推古通唐

神功皇后開化天皇之曾孫氣長宿禰王之女也仲哀天皇二年立爲皇后幼而聰明叡智容貌壯麗父異焉初仲哀天皇以熊襲叛帥師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于築紫終喪後皇后遣官軍討熊襲平之皇后亦躬欲西征三韓詣橿日浦解髪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頼皇祖之靈今濯頭海水若有驗者髪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髪自分皇后便結分髪而爲髻因謂郡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吾婦女之身加以不肖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祇之靈下頼羣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焉軍卒到新羅新羅王遙望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

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拒乎素組以面縛自服降於王船之前叩頭曰自今後每年貢男女之調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降而自來叩頭曰自今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此所謂三韓也皇后産應神天皇其在位六十有九年壽百歲而崩

推古帝諱炊屋媛欽明帝中女也踐祚二十二年六月丁卯朔己卯遣犬上御田鍬矢田部某於大唐明年秋九月犬上矢田部還自大唐

廿一　野見相撲　　廿二　武內棟梁

野見宿禰雲州人也垂仁皇帝時左右臣奏言大和國當麻邑有勇悍士曰蹶速其爲人也強力以能毀角申鉤直語衆曰於四方求之豈有比我力者乎何遇強力者而不期死生頓得爭力焉帝聞之詔曰朕聞當麻蹶速者天下之力士也若有比此人耶一臣進曰臣聞出雲國有勇士名野見宿禰試召此人欲當于蹶速即日遣倭直祖長尾市喚野見於是野見自出雲至輒蹶速與野見令捔力二人相對立各擧足相蹶則蹶折蹶速之脇骨亦蹈折其腰而殺之遂以當麻蹶速之地悉賜野見宿禰也

武內宿禰者父曰屋主忍男武雄心命母曰影媛景行皇帝五十一年秋八月朔命武內爲棟梁之臣成務皇帝三年正月己卯爲大臣（此大臣之始）帝與武內同日生之故有異寵焉仁德皇帝時薨年三百餘歲蓋

歷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德六朝

廿三　穗彥積稻　　廿四　猪甘奪粮

狹穗彥王者垂仁天皇之皇后狹穗姬之兄也四年秋九月狹穗彥叛欲危社稷因伺皇后之燕居而語之曰兄與夫汝孰愛焉對曰愛兄也狹穗彥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緩今天下多佳人各進求寵豈永得恃色乎冀吾登鴻祚與汝照臨天下則永終百年亦不快乎願爲我殺天皇仍取匕首授皇后五年冬十月天皇居高宮時適枕皇后膝而晝寢於是皇后無成事而空思之兄所謀此時也眼淚流落帝面天皇寤語皇后曰朕今日夢錦色小蛇繞朕頸亦大雨從狹穗發而濡面是何祥也皇后知不得匿謀而悚恐

伏地曲言兄之不狀因以奏曰妾不能違兄之志不
得背天皇之恩告言則亡兄不言則傾社稷是以一
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喉咽進退血泣則衿袖
涕從袖溢之沾帝面故今日夢者必是事應焉錦色
小蛇則授妾七首也大雨忽發則妾眼淚也天皇曰
是非汝罪也命將軍上毛野八綱田令擊狹穗彥特
狹穗彥興師距之忽積稻作城其堅不可破此謂稻
城踰月不降於是皇后悲之曰吾雖皇后亡兄有何
面目莅天下耶抱皇子譽津別命而入於兄稻城矣
天皇詔軍衆曰急出皇后與皇子八綱田放火焚其
城皇后懷抱皇子踰城上而出因以奏請曰妾所以
逃入兄城若有因妾子免兄罪乎今不得免乃知妾

有罪何得面縛自經而死耳唯妾雖死豈敢忘天皇
之恩狹穗彥死于城中也
顯宗皇帝初不践祚特大和國猾某老人遇于天皇
而奪天皇之粮於是天皇斬之於飛鳥河上捕其氏
族悉斷其膝脚之筋而爲跛

廿五宿儺二面　廿六厩戸八耳

仁德皇帝特飛驒國有一人曰宿儺其爲人壹體有
兩面面各相背頂合無項各有手足其有膝而無膕
踵力多以輕捷左右佩劍四手並用弓矢是以不隨
皇命掠略人民爲樂於是遣武振熊誅之厩戸皇子
者用明帝之子母曰穴穗部間人皇子初居上宮後
移班鳩穎悟而耳聽八人奏言一聽而速遍故謂之
八耳皇子推古帝時位在東宮總攝萬機聖德太子
是也

廿七妹子失長　廿八鎌足奉履

推古帝十有五年秋七月遣大禮小野妹子使於中
華隋煬帝以返簡授妹子妹子經過百濟國之日百
濟人探以掠取焉群臣議曰妹子懈怠失中華之罪
合流刑帝問太子聖德聖德奏曰妹子之罪寔不可
寬然修好善隣妹子之功也帝曰可也免其罪
中臣鎌足者御食子連之子爲人惠正有匡濟心皇
極帝朝以鎌子連拜神祇伯固辭不就稱病退居三
島憤蘇我臣入鹿失君臣之義挾闚闕社稷之權歷
試接正宗之中而求可立功名之哲主便附心於舒

明帝子中大兄而疏然未獲展其幽抱偶預中大兄
於法興寺槻樹之下打毱之侶而候皮履隨毱脫落
取置掌中前跪恭奉中大兄對跪敬執自是相善俱
述所懷無所匿復恐他嫌頻接而俱手把黃卷自學
周孔教於南淵先生

廿九頼政斷橋　卅淸經入水

源光祿頼政者頼光五世孫父曰仲政高倉帝時平
太師淸盛秉兵馬之權跋扈天下頼政惡之勸以仁
皇子密謀伐於平族皇子許諾於是使藏人行家赴
豆州告之頼朝治承四年密謀發覺矣頼政即謂守
治聚兵待之平族遣知盛等將兵而伐之頼政乃斷
河橋殊死拒之俄而平軍濟河幟至頼政力竭勢窮

不能復振遂自殺時年七十五

後鳥羽帝將平廣奉安德帝至太宰府豐後州緒方維義將兵攻太宰府平族又敗北而過豐前如柳浦當此時左中將清經重盛子也遂沒入乎海水

二十一　尊氏資餌　　二十二　良基[illegible]璽

後光嚴帝踐祚時三種神器悉在南朝於是群臣皆曰踐祚之禮遂撫三器而可行乎一條博陸侯良基謂曰尊氏爲資餌以我爲鉤則何不可即位乎遂定策推奉爲帝於是得踐祚矣蓋尊氏足利讃岐守貞氏子也

良基丞相道平子也好學有廣才所編之書多

二十三　盾人射鐵　　二十四　重雅針瓜

盾人宿禰者仁德帝時人也帝十二年秋七月高麗國貢鐵盾鐵的八月朔饗高麗客於朝是日集群臣及百寮令射高麗所獻之鐵盾的諸人不得射的盾人宿禰射鐵的貫焉時高麗客等見之畏其射之勝巧明日美盾人而賜名曰的戸田宿禰

藤原相府道長公嘗執柄時術家自藤府言某日家內有妖怪至期嚴閉門禁之時有叩門者問之對曰和州使也開門納之時大史安倍晴明太醫重雅等在傍相國顧安大史曰家裡有瓜汝可卜之不驗晴明曰瓜中有毒不可輙喫也重雅乃袖出一針針瓜其動便止割見其中有毒蛇針中其眼云

二十五　崇峻斬猪　　二十六　陽成聚蛙

泊瀬部天皇崇峻帝也欽明帝第十二子用明帝弟也天皇常惡大臣馬子蘇我稻目之子誇威擅權五年冬十月丙子有獻山猪天皇指猪詔曰何時斷朕所嫌之人如斷此猪之頭多設兵仗有異於常于時大伴嬪小手子恨寵之衰使人告諸馬子壬午馬子恐嫌於已招聚儻與謀弒天皇十一月乙巳馬子詐於群臣曰今日進東國之調乃使東漢直駒弒帝

陽成帝諱貞明清和帝太子也母皇太后藤原高子黃門長良之娘基經之妹帝好駕馬令蓄馬於禁裡常騎驅押親昵者朝儀悉亂是以基經退階侍小臣小埜清和等既而帝有狂病或令猿與猫相鬭或聚蛙禁庭令蛇呑之基經諫而不聽於是基經患帝祚

由是輙危社稷於焉遂議催競馬之遊勸帝之行幸移於別宮而遂令退帝位

二十七　雄畧大惡　　二十八　入鹿姦邪

雄畧帝者安康帝之弟也性佐健過人安康帝爲眉輪王仁德帝之孫草香皇子之子也見殺於是帝率兵攻眉輪誅之而即帝位帝誤殺人衆天下誹謗言大惡天皇

蘇我入鹿一名鞍作大臣蝦夷之子也皇極帝時爲大臣行天下之政恣虐姦邪也父子俱新造室家私稱曰宮門自呼諸子皆稱王子家外作城中貯武器其僭如此故中大兄輕皇子及鎌足等甚惡之夏六月十二日帝出御于大極殿入鹿列于坐時三韓進調之日也中大兄自取長槍隱殿傍鎌足取弓矢衛

之令勝麻呂入二劒於鞘一授子麻呂綱田二人而曰速可斬之子麻呂等畏入鹿威不進中大兄與子麻呂等共出揮劒傷割入鹿頭肩入鹿驚起子麻呂以劒傷其一脚入鹿轉就御座叩頭曰臣有何之罪上皇極之帝大驚詔問中大兄大兄伏地奏曰入鹿悉滅天宗將傾實祚豈以天位易于入鹿耶帝黙然起入於殿中矣

三九　田村恐鳥　　四十　亂長殺虵

坂上田村麻呂者從三品右金吾將田麻呂之子桓武帝延暦十年以大伴弟麻呂爲征東大使田村麻呂爲副使趨東奧同十六年爲征夷將軍久居奧州多軍勞同二十年陸奧之賊高丸起於達谷窟結聚

無賴來逼于駿州清見關於是上賜節刀於田村詔令進發高丸聞之退而據奧州田村又進而攻之射殺高丸及惡路王梟於膽澤郡營建於八幡神祠藏其弓矢田村歸京師帝詔曰近頃凶賊數亂奧州田村征之其功居多也叙從三位嵯峨帝弘仁元年進大納言任大將同二年五月卒齡五十四身長五尺八寸眼如蒼鷹鬢如金線怒則鳥獸恐之歡笑則兒女狎之帝太惜之爲賜綿布米等詔入甲冑鋒弓矢於棺中而葬之於宇治郡栗栖村云

和田亂長仕于鎌倉大樹賴家土御門帝建仁三年賴家狩于伊豆令亂長入伊東之洞穴穴中有巨虵亂長即拔劒斬殺焉

四一　石凝冶工　　四二　穗日神傑

天照大神謂素盞嗚尊曰汝猶有黒心不欲與汝相見乃入于天石窟閉磐戸焉於是天下恒闇無復晝夜之殊時思兼神有思慮之智乃思而曰宜圖彼神之象而奉招禱也郎以石凝姥爲冶工採天香山之金以作日矛

天穗日命者素盞嗚之子天照大神取而子養焉天忍穗耳尊之弟也忍穗耳娶高皇産靈尊之女栲幡千千姫生瓊瓊杵尊高皇産靈特鍾愛焉遂欲立皇孫瓊瓊杵以爲葦原中國之主然彼地多有螢火光神及蠅聲邪神故高皇産靈召集諸神而問之曰吾欲令撥平葦原中國之邪鬼當遣誰者宜也僉曰天

穗日命是神之傑也可不試歟於是以穗日命往平之

四三　下照演曲　　四四　皇孫道別

下照姫者顯國玉之女爲天稚彦之妻天稚彦死而妻子從天降來將柩上去於天作喪屋殯哭之先是天稚與下照之兄味耜高彦根神友善故味耜高彦神登天弔喪此神光儀花艷映于二丘二谷之間下照姫欲令衆人知映丘谷者是味耜高彦根神故歌之曰阿妹奈譽夜乙登多奈婆多廼汙奈餓勢屢多磨廼彌素磨屢廼阿奈陀磨波夜彌多爾輔柁和柁邏須阿泥素企多伽避顧禰又歌之曰阿磨佐箇屢避奈凳謎廼以和多邏素西渡以嗣箇播箇柁輔智箇柁

輔智爾阿彌播利和㮹嗣妹盧豫嗣爾豫嗣豫利擾禰以嗣盧捻盧㮹輔智此兩首歌辭今號夷曲

高皇産靈尊欲以天孫爲葦原之主以眞牀追衾覆於皇孫瓊瓊杵尊使降之皇孫乃離天磐座且排分天八重雲稜威之道別道別而天降於日向襲之高千穗峯矣

四五 月讀隔離　四六 日神照徹

伊弉諾尊勅任曰天照大神者可以御高天之原也月讀尊者可以配日而知天事也既而天照大神在於天上曰聞葦原中國有保食神宜汝就候之月夜見尊受勅而降已到于保食神許保食神乃廻首嚮國則自口出飯又向海則鰭廣鰭狹亦自口出向山

則毛麁毛柔亦自口出品物悉備貯之百机而饗之是時月讀尊忿然作色曰穢矣鄙矣寧可以口吐之物敢養我乎廼拔劍擊殺然後復命具言其事時天照大神怒之甚曰汝是惡神不須相見乃與月讀尊一日一夜隔離而住

伊弉諾尊伊弉冊尊生日神號大日孁貴又號天照大神此子光華明彩照徹於六合之內故二神喜曰吾息雖多未有若此靈異之兒不宜久留此國自當早送于天而授以天上之事

四七 金庫一印　四八 雄鐘三絕

平貞顯者北條義時之裔也義時第五之子曰實泰實泰生實時爲越後守居相州金澤實時生顯時襲父任爲越後守顯時生貞顯世住金澤以倭歌著名且好學正和年中（二條帝之時也）造文庫於金澤聚倭漢之群書書帙悉印金澤文庫字皆鐫墨朱之印儒書用墨印佛書用朱印分焉

高雄山寺鐘橘廣相作之序菅原是善作之銘藤原敏行書之皆一時名世之士也世以爲三絕

四九 眞鳥太子　五十 道臣元帥

武烈天皇御宇大臣平群眞鳥臣專擅國政欲王日本陽爲太子營了官室即自居焉

道臣命者神武天皇東征之元帥也蓋是日本武將之權輿也

五一 勝海厭像　五二 春王匿袯

用明天皇詔群臣曰朕思欲歸三寶卿等議之群臣入朝而議物部守屋與中臣勝海違詔議曰何背國神敬他神也由來不識若斯事矣蘇賀馬子可隨詔而奉助詎生異計於是皇弟泊皇子引豊國法師入於內裏守屋邪睨大怒是時押坂部史毛屎急來密語守屋曰今群臣圖卿復將斷路守屋大連聞之即退於阿都也別業集衆人焉中臣勝海連於家集衆隨助大連遂作太子彦人皇子像與竹田皇子像厭之也

足利相國義滿幼名春王實篋相公義詮之子也後光嚴帝康安元年細川淸氏楠正儀等攻陷洛陽義詮擁護帝而遜于江州春王于時纔四歲左右抱之

夜走投東山僧芳蘭洲匿于寢被之中五日蘭洲與赤松則祐善故載之便輿馳到播州白旗城則祐迎之匿于其家明年貞治元年歸京師途經兵庫琵琶塚春王愛其佳境謂從者曰汝等宜葬此地輸來於六邑也衆奇其壯言應安元年補征夷將軍應永元年任大相國五年五月六日薨於北山亭歳五十一

五三　實資賢府

實資者姓藤氏淸愼公實頼之孫齊敏之子也幼而俊英有不凡器祖父實頼愛其爽明鞠育之爲已子位登從一品官進右大臣成人而有賢哲之名世謂之賢右府繼屋祖父之官室故亦稱後小埜宮也

五四　大丘聖謚

大丘者其姓膳臣其始祖孝元天皇子大彥命也大

丘學書勤志儒業稱德帝時爲大學助教自奏言大丘天平勝寶四年隨使入唐聞先聖之遺風覧膠序之餘烈國子監有兩門題曰文宣王廟時國子學生程賢告大丘曰今主上大崇儒範追改爲王鳳德之徵于今至矣然准舊典猶稱前號誠恐乖崇德之情失致敬之理大丘庸闇聞斯行諸敢陳管見以請明斷於是詔號文宣王蓋從中華聖謚矣

五五　金村追遠

綱引公金村倚之後州葬田郡人年八歳喪父哀毀骨立尋丁母艱追遠益深稱德帝聞之感其孝神護景雲二年有詔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身也

五六　有仁絕嗣

有仁後自河帝之孫而輔仁太王之子也爲羽帝元永初賜源姓於有仁授光祿大夫崇德帝時以其皇孫終拜左丞相有仁常言我願吾之子孫永絕不嗣蓋以爲人嗣者若無才能則忝其祖先故欲其無後爾久安三年齡四十五而薨世謂之花園大臣

五七　房平二戰

後照光院關白房平公語曰一心之中有善與惡善者爲我軍旅惡者爲我寇讎二者日戰于胸臆間但須使仁義之士爲前軍將禮信之士爲後軍將日夜力戰以滅彼奸敵假令妄念邪志巧其軍術七情之諜窺之間隙而明德之帥爲之固備則寇讎自敗天下遂平也房平文明中薨

五八　三成千當

蘇我入鹿深忌上宮王子等威名振於天下而先遣

小德巨勢德大臣大仁土師娑婆連襲山背大兄王於班鳩於是奴三成與數十舍人出而拒戰土師娑婆連中箭而死軍衆恐退軍中之人相謂曰一人當千謂三成歟

五九　賣輪抱屍

六十　山邊殉亡

幼武天皇雄略也恨完穗天皇安康也曾欲以國傳市邊押磐皇子而遂付囑後事乃使人於押磐皇子陽期狡獵勸遊郊埜曰近江狹狹城山君韓帒言今於近江來田綿蚊屋野猪鹿多有焉願與皇子孟冬作陰之月寒風肅然之晨將逍遥於郊野聊娛情以馳射皇子乃隨馳獵於是幼武天皇彎弓驟馬而陽呼曰猪有即射殺皇子皇子帳内舍人也佐伯部賣輪更名仲子

此探設例置當如標題也

抱尻駭惋不知所為又側呼號往返頭脚天皇亦誅之

天武帝朱鳥元年九月丙午帝崩皇后（即持統帝也）臨朝爵謂大津皇子謀叛於皇太子冬十月己巳謀叛發覺庚午賜死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其妃山邊被髮徒跣奔赴殉焉見者皆歔欷

六一　宿禰探湯　　六二　内侍嘆繪

應神帝九年夏四月遣武内宿禰於筑紫以監察百姓時武内宿禰之弟甘美内宿禰廢兄即讒言于帝武内宿禰常有望天下之情今聞在筑紫而密謀之曰獨裂筑紫招三韓令朝於己遂將有天下於是帝乃遣使以令殺之時武内歎之曰吾無貳心以忠事

君今何禍矣無罪而死耶得逮朝乃辨無罪帝推問武内宿禰與甘美内宿禰二人各堅執而爭之是非難决帝勅之令請神祇探湯是以武内與甘美内共出于磯城川濱為探湯武内勝之便按劍以毆仆甘美内欲殺焉帝赦之令釋也辨内侍見帝殿所繪賢聖障子有言擇我朝忠臣孝子如斯圖之畫之則此國亦有忠孝人須勸勵嗚乎無撰之之代哉時上聽之大感嘆賜女位内侍固辭不肯受蓋内侍者在京大夫藤信實之女聰敏善倭歌官仕於後堀河後嵯峨帝之間内侍齡既老而後幽棲于坂本北仰木邑龜山帝聞其善咏歌及星夕之歌會賜題咏之内侍獻歌云 秋來毛露遠久袖能狹計禮波七夕通米仁何於加尤滿志

六三　黑丸至孝　　六四　長親厚喪

矢田部黑麻呂武藏國入間郡人也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不闕光仁帝寶龜三年免其戶傜以旌孝行

藤原長親者其生淳篤和順事於南朝歷後村上後龜山帝拜右大將及值親憂居喪三年厚脩其禮以述哀情作歌並小序云

六五　允恭定姓　　六六　成務置長

允恭帝者仁德帝子與履中反正為同母弟停此時諸人或誤失己姓或故認高氏群卿百寮暨諸國造等皆言帝皇之裔或自天降難知其實天皇下詔定

氏姓自是之後氏姓自定更無詐人也

成務帝者景行帝子登初九之位而後四年詔命曰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當國之幹了者任其國郡之首長是為中區之蕃屏也

六七　兼好徒然　　六八　長明方丈

兼好者鎌子之苗裔以卜部為其姓父兼顯世為吉田神官兼好違官仕于後宇多帝官至左武衛次將逮後宇多帝之崩而離家遁世為隱遁之徒所著書自題曰徒然艸

鴨社氏菊大夫長明者家世祠官好吟倭歌膾炙人口常與縉紳家交按所著述書編亦不少顧為社中

之總管司而不被許一旦謝榮遺世終身無妻子官祿之累性耽淡閑平素靜居卜幽於大原山隱栖幾許于茲順德帝建暦中齡及耳順誅茅於洛南日埜之外山以結小菴一間然亦不定其居恒以車二輛載其竹木隨心所之搆結之以爲居其廣方丈高不過七尺不定其所居若其地有不稱意者則移去而之他因自作後学之記曰方丈記也

六九　小町美豔　　七十　衣通徹晃

小町姓小埜氏其先出自照天皇子天足彦押國人命也世世家于近州滋賀郡小埜邑因爲氏父曰良實仁明帝時擢爲出羽郡司小町天資冶容美豔絶而不假粉黛秀麗而穎聰抜乎于當時是以一時貴遊

年少接筆摛詞通紅葉之約桑中之期者不尠善倭歌吐新奇吟題多富皆斑斑載于歴代撰集其姊亦能歌後人謬以王造小町爲小埜小町傳會妄說託筆於空海清行著壯衰書一卷鋪敘其凋年衰耗之姿乎康頼以爲信然而記之寶物集畫家亦沿襲圖其衰容以爲小埜小町可發一笑

衣通郎姫允恭帝之皇后忍坂大中姫命之妹名弟姫容姿絶妙無比其豔色徹衣而晃時人號曰衣通姫初天皇讌于新室皇后令弟姫儛天皇問皇后曰所舞娘子誰也皇后不獲已答曰妾弟也天皇志通于弟姫故強皇后而進之且有寵皇后不喜嫉之故別造宮室於河內茅渟而使衣通姫居焉天皇屢幸茲弟姫能歌故有慕天皇之歌也

七一　崇德傾覆　　七二　尊治濫賞

崇德帝諱顯仁鳥羽帝子讓位於體仁稱之近衛帝帝早崩無嗣崇德自以爲其子重仁可踐極而鳥羽上皇自以其第四子雅仁爲帝稱之後白河帝是故崇德甚憤恨焉上皇崩而後欲傾覆天下密與藤頼長謀招集軍士後白河帝使源義朝平清盛等攻之源爲朝防戰官軍大破所殺戮衆保元之後者是也

後醍醐諱尊治南北分列之日諸士踐戎馬之地扶衰撥亂多立勲績及帝卽御極分茅祚土各令就采食之封而惑內寵之言賞賚不正廷臣諫不聽是故武臣銜怨者衆矣

七三　安世水車　　七四　師賢繡裳

中納言兼右大將良峯安世者淳和帝之弟才藝俱絶拜任大納言天長六年五月安世奉勑教諸州之民造作水車以爲農畊之資卒時四十六

元弘元年平高時聞朝廷之軍謀遣使節於京師欲遷天王暨青宮於遠地天王懼潛出洛留車駕於笠置方此時亞相藤師賢身披袞衣繡裳佯爲天子形而登叡嶺聚諸軍東兵聞之以爲信然乃率士卒攻之叡山於是天王幸于攝州笠置召軍士也

七五　伊周射帝　　七六　良懷僣王

帥內大臣藤伊周者父曰道隆弟曰隆家長德二年正月花山帝大歸佛乘身披衲衣巡視畿內近國還

洛時貴家有佳女曰鷹司四君其姊曰三君二女俱
有容色帝密通四君伊周亦密與三君通矣帝頻頻
乘馬赴四君之許伊周意疑其通三君遂與弟隆家
謀候帝出行引弓發矢中帝衣袂帝大驚而心耻不
言然事泄著于世帝甚含憤後竟左遷伊周於紫陽
隆家於雲州
後光嚴帝應安中菊池氏武政居紫陽鎮護九州
振威于關西尋南朝之皇子良懷稱關西之王遣書
於皇明以通隣好皇明以良懷爲日本國之眞王也

七七　置目示骨　　七八　和泉恨郎

顯宗皇帝詔曰先王遭難殞命荒埜朕幼年亡逃自
匿今登大位億計泣哭不能自勝遍召聚耆老親聞

有一老嫗進曰置目知靈骨埋處請以奉示於是皇
帝與億計將老嫗如近江國郊野中堀出而見之果
如嫗言皇帝臨穴哀號由是於郊埜中造起墓陵詔
老嫗置目居于宮闕傍優崇賜邮使無事而不足也
江式部者大江雅致女嫁和泉刺史道貞故稱曰和
泉式部上東皇后之官女也以能詠歌爲時所知嘗
以郎息之薄帳恨不已詣貴船神祠過御手洗川見
飛螢作倭歌以爲快快之懷也時神爲男子聲詠歌
云奧山仁多幾利底落留瀧津瀨乃玉知留波加里
物勿思楚

七九　長岡刑名　　八十　師輔温良

大和宿禰長岡者爲大和國造位至正四位下刑部
少輔從四位上五百足之子也少好刑名之學兼能
屬文寶龜二年入唐請益疑滯之處多有發明當時
言法令者就長岡而質之
九條右丞相師輔藤相國忠平之子也爲人温良寛
恕而喜怒不見色可謂君子之人矣當承平天曆之
間能輔其政尚與醍醐帝公主康子而生公季天德四
年享齡五十三薨號閑院關白也

八一　天武占雲　　八二　仁德望煙

天武帝天智帝同母弟也及壯雄拔神武能天文遁
甲天智帝元年立爲東宮授大政大臣於皇子大友
令總百官行萬機政大友爲人穎悟能懷衆好學善
詩文故世人皆屬心於大友是故天武疑畏之天智

臥病以痛之甚遣蘇賀安麻呂召東宮引入大殿安
麻呂素與東宮相好密謂東宮曰有意而言矣東宮
於茲疑有隱謀而愼之天智帝命東宮授鴻業乃辭
讓之曰臣不幸元多病何能保社稷願陛下舉天下
與皇后宜立大友爲儲君臣今日出家爲陛下欲修
功德天智帝聽之卽日出家法服收私兵器悉納於
司入吉埜特左大臣蘇賀赤兄右大臣中臣金連及
大納言蘇賀果安等送之自菟道返時人曰虎著翼
放之既而大友皇子謀殺天武天武聞大懼聚軍士
將進發亦遣使於大和國高坂王而相俱以擊皇子
高坂王不從命於是天武出吉埜欲赴東國事急不
待駕而行到大野以日落山暗不能進行壞取邑家

籬爲燭及夜半到隱郡將及横河有黒雲廣十餘丈
經天時天武異之乃擧燭親占之曰天下兩分之祥
也然朕遂得天下歟
仁德帝諱大鷦鷯譽田帝第四子幼而聰明叡智及
壯仁寬慈惠大王踐祚四年春二月詔群臣曰朕登高臺
以遠望之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既貧而家無
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人人誦詠德之音家家有康
哉之歌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疎
即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封畿之內尚有不給者
況乎畿外諸國耶三月朔又詔曰自今之後至于三
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履不弊
盡不更爲也温飯煖羹不酸餧不易也削心約志以

從事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
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
時五穀豊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寛頌德既滿炊煙亦
繁帝居臺上而遠望之烟氣多起是日語皇后曰
朕既富矣豈有愁乎皇后對諮何謂富焉帝曰
烟氣滿國百姓自富歟皇后且言宮垣壞而不得脩
殿屋破之衣被露何謂富乎帝曰其天之立君是爲
百姓然則君以百姓爲本是以古聖王者一人飢寒
則責身今百姓貧之則朕貧也百姓富之則朕富也
未之有百姓富之君貧矣

八三　時雨通鑒　　八四　道家禀禪

和氣時雨其先出於垂仁帝高祖清麻呂爲人高直
而有節操天平年中詔賜和氣姓位登三品官至亞
相其三世貞與生時兩天賦俊秀篤志於醫術勤學
不懈岐黄之精蘊藥餌之君臣無不明察繇是聲名
籍甚承平天慶間爲侍御醫轉大醫博士任尚藥局
令康保二年三月十一日卒年六十七
光明峯寺藤相道家者後京極攝政良經公之子爲
天福帝四條院外祖名望重當時三子皆登宰輔于時
釋圓爾入宋參徑嶋無準範禪師得其心印歸居紫
陽道家聞之遣使招之延諸光明峯之別墅就而問
法要兼禀禪門大戒遂營伽藍號與乎圓爾建長四
年二月歲六十而薨

八五　稱德再位　　八六　檀林一拳

稱德帝名阿倍聖武帝之皇女册曰光明初聖武以
無繼嗣立而爲帝號曰孝謙紀元曰天平勝寶帝讓
位於大炊王謂之廢帝在位六年而孝謙放廢帝於
淡路州再踐其位王于天下此曰稱德帝
橘大后嘉智子者仁明册贈大相國清友娘也性頗
敏好學慈愛建學館院使橘族者入之讀書哀仁明
昇霞落緣飾爲尼耽釋教建檀林寺於西峩是故號
檀林皇后有遺命令不葬厥曝骨於郊埜不作塋埋
鳥獸群集啖其肉骨纔遺一拳耳後人封其遺骨於
梅宮畔呼曰一拳官又曰皇后社其崩時齡六十有
五也

八七　親房元元　　八八　永愷玄玄

親房者姓源父曰師重其家系出於具平王少抱奇才讀書廣探群記仕於後醍醐帝夙夜不怠于事帝之所幸無不扈其駕及帝病不起而皇子尚幼付囑親房以託孤之命焉帝崩後輔佐幼君能行其政人皆以爲賢佐皇子即位（後村上帝）而以其有勳勞進昇從一品蒙准后之詔宣可謂拜洛寵榮値南北分裂之日恐官職之弊採蒐前記綴輯所聞著職原抄二卷亦著元元集以崇尊皇統顯明神德布之後世傳萬口也

永愷者姓橘氏父曰元愷任肥州牧永愷受父蔭繼刺肥州以學補文章生人稱曰肥後後進又以能咏倭歌聲名冠於一時其吟詠爲後世所知賞是故登

名於歌仙籍一旦解組棄仕擯去聲色斷髮入緇門改易名曰能因隱攝州古曾部邑嘗著書曰玄玄集蓋述倭歌之奥義云又遊奥州八十嶋作之記將死自採多年吟稿埋於土中也

八九　橘媛沒海　　九十　元明開地

橘媛者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爲日本武尊之妾武尊到相模欲往下總望海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至海中暴風忽發船漂蕩而難進橘媛在船中啓王曰今風起浪泌王船欲沉是必海神心也願妾之身贖王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沒之暴風即止船得到岸遂入陸奥國

元明帝者天智女持統妹草壁王妻文武母后也帝即位和銅五年分奥州置爲兩州同六年割丹波之地分爲丹後分備前爲美作分日向爲隅州又以信陽與濃州之境甚狹隘而且嶮峻始開岐曾以通來往之艱路

九一　義持辭號　　九二　菟道讓位

源義持征夷大將軍大政大臣從一位義滿之子也應永十五年義滿於北山館而薨享齡五十一號鹿苑院後小松帝詔贈太上天皇義持辭之而不敢受

菟道稚郎子者應神天皇太子也天皇十五年百濟阿直岐來能讀儒經與太子師焉十有六年春二月百濟王仁來太子又師之習諸典籍於王仁莫不通達四十年春立菟道太子爲嗣以大鷦鷯（仁德帝也）爲太

子輔佐而令知國之事四十一年春二月應神崩時太子讓位于鷦鷯未即帝位仍言鷦鷯曰今我者弟而且文獻不足何敢繼嗣位登天業乎大王者岐嶷仁孝遠聞且齒且長足爲天下之君其先帝立我爲太子豈有能才乎唯愛之故也亦宗廟社稷者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即帝位我則爲臣助之耳鷦鷯對言先皇曰皇位者一日之不可空預選明德立王爲貳祚之以嗣授之以民崇其寵章令聞於國我雖不賢豈棄先皇之命輙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太子興宮室於菟道而居之久不即皇位故皇位空之既經三載時有海人貢鮮魚之

苞苴獻于菟道宮大子令海人曰我非天皇乃返之令進難波宮鷦鷯亦返之令獻菟道於是海人之苞苴魚餒於往還更返之取他鮮魚而獻焉讓如前日鮮魚亦餒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鷦鷯聞太子薨以驚之從難波馳到菟道宮標擗叫哭不知所如乃解髪跨屍以三呼曰我弟皇子於是鷦鷯素服發哀慟哭之甚仍葬於菟道山上也

九三　基氏解疑　　　九四　百川不睡

源基氏者尊氏之子也尊氏以其嫡男義詮爲人不器恐國家爲人見奪是以與関東於基氏令輔佐義詮義詮疑之基氏祈早死於神而解其疑

稱德帝昇遐後藤原百川與藤原良繼合謀以施基王子白壁王爲太子年六十二而遂即天子位謂之光仁天皇天皇三年立井上皇后所産他戸皇子爲東宮藤百川以高野夫人（高埜乙繼女也）所生第一皇子山部欲爲東宮其後井上皇后與天皇不睦故密兕詛天皇事發矣於是百川奏出置皇后及他戸於外而後天皇召群臣議建春宮百川奏曰山部皇子可爲春宮天皇欲立皇女酒人内親王藤原濱成曰山部者其母賤宜以第二皇子稗田爲春宮百川曰太子何擇母之貴賤乎天皇猶未決百川切齒立殿前四十餘日其間不少睡曰臣不聞東宮之定不肯退是以天皇不得止遂立山部（即桓武帝）爲皇太子遂令即帝位焉歷年井上皇女及他戸皇子皆卒井上卒後其靈魂有怨恨爲祟於世後世祭祀此靈於五靈祠云

九五　山名六分　　　九六　忠平三吏

山名陸奥州氏淸者時氏之子也時氏初屬尊氏與楠正行等戰屢有殊功文和（後光嚴院年號）二年時氏與其子師氏叛而降南朝與官軍合兵入洛與義詮之軍士戰大有利貞治年中時氏父子偕歸于義詮義詮授因幡伯耆丹波丹後美作以爲之守永和（後圓融帝年號）四年南方官軍橋本氏等蜂起于南紀與細川氏春相戰山名義理氏淸借赴紀州而聞敵既滅歸京師永徳二年氏淸攻河内大破南軍屠赤坂城和田正武楠正勝敗績氏淸擊取泉州爲已有紀州亦漸屬

山名山名氏所領者山城和泉紀伊丹波丹後但馬若狭因幡伯耆美作出雲隱岐也其親族處處都爲十有二國之守管領日本六分之一故世謂山名家號六分一殿云

藤貞信公忠平者昭宣公基經子朱雀帝天慶四年忠平辭攝政爲關白進爲大政大臣村上帝天暦元年忠平子實頼拜左大臣兼左大將其弟師輔任右大臣兼右大將於是父子三人同時爲三吏忠平號小一條公實頼號小埜宮公師輔號九條公

九七　糠戸造鏡　　　九八　齊名彈箏

日神慍素盞尊之爲行甚無狀而乃入于天石窟閉其磐戸而幽居焉于時諸神憂之乃使鏡作部遠祖

天糠戸造鏡天兒屋根命以神祝祝之於是日神開磐戸而出焉是時以鏡入其石窟觸戸小瑕其瑕於今猶存此卽伊勢崇秘之大神也

具平親王問當時文人優劣于慶保胤對曰紀齊名如瑞雪之朝瑤臺之上彈箏齊名者孝元帝皇子彥太忍信命之裔也有詩名一條帝詔加倭訓于元稹集齊名曰凡庸之才不可妄加倭訓固辭不肯受

九九 菅江合符　　百 白埜同情

江朝綱菅文時同時才名相敵其所作之詩往往相類朝綱語人曰後來以予及文時爲一雙乎天暦中帝召朝綱文時論白樂天詩絲言曰汝等歸家繙彼集擇其尤者一首以奏進之翌日朝參各捧一紙于

御牀下帝閱之則共是送蕭處士遊黔南之詩也帝歎曰二人胸中如合符節嘗二人同會其皇孫第見花賦詩朝綱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瓊樹枝頭第二花文時句曰此花非是人間種再養平臺一片霞上七字不違一字下句共言梁園之事其取事用字彼是無優劣文時侍讀于村上帝任大學博士位至三品菅三品之孫而高視之子雅規之弟也圓融帝貞元四年九月卒歲八十三

小野篁者孝昭天皇子天足彥國押人命之後也父曰岑守位官至從四位下參議刑部卿兄日島繼仕築前守篁天資穎異嗜學稱揚乎當時位至諫議任陸奧敎嘗建學校於野州足利鄉嵯峨天皇巧詞藻常與野篁成文字戲一日幸河陽舘題一聯曰閉閣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作恰好但改遥爲空可乎天皇駭然曰此句汝知之乎對曰不知天皇曰是白居易之吟也本作空今以遥字換之耳卿汝與白居易異域同情乎可歎可歎篁莞爾而退時白氏文集一部初傳于本朝藏在御府世人未見之按野諫議篁墳墓在雲林院白毫院側祭其神靈於葛埜郡小野莊枚坂邑云卒時年七十一

百一 實方尋松　　百二 瀧守護櫻

陸奧州有勝地曰阿古野有松土人名阿古埜松和銅年中始割奧之十二郡置出羽州或曰大寶元年始隷羽州藤定時之息男羽林實方背朝憲故出爲

奧州刺史至州欲見阿古野松樹尋覔國中而終不得已而過一老翁問松之所在翁曰州中無之實方曰汝亦未知耶翁曰公以陸奧乃阿古野乃松仁木隱禮底伊通倍幾月乃伊底毛耶羅奴加之倭歌問之乎曰然曰此歌者昔日奧羽爲一國時之咏吟也今屬羽州郡此地有之乎於是實方之羽州見之云一條帝長德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國

南殿櫻在紫宸殿巽角是太內草創時之樹也貞觀（清和帝年號）中此樹枯朽而亦自根纔萌芽坂上瀧守奉勅護之枝葉花蘂於是繁茂也村上帝天德中有池魚之災爲煨燼康保元年正月栽之又枯十一月又栽之云

百三 茂光鳴策　　百四 時光弄笙

市允茂光者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祖先能吹觱篥馳譽於時金田時光者以能弄笙亦揚名於世二人友善雅樂唱歌恒澄心外世不挟寸念於公私際朝廷聞其藝詔令徵之二人圍棋中使宣救二人俱不咨容貌自若圍棋如初妻孥宗族畏詔促之而竟不出朝使無如之何空歸于朝具奏其狀人皆意以違勅命應被罪君主詔曰不顧朕之大命而寓志於棋局音樂中終日歡娛不慕世榮可謂希世之人也嗚呼踐王位者不適其意乎若使朕與此輩遊亦須如此也甚嘉之嗟嘆者久之蓋是高倉帝時也茂光嘗旅行過海濱適値海賊茂光無由趨避庶幾幸免乃謂賊曰我平素嗜音律願待吹一曲而後殺我賊頷之乃出篳篥吹小調子賊聳甚感歎竟許之去矣名其篳篥號海賊丸云

百五 保食吐飯　　百六 火進責鉤

月讀尊忿保食神吐飯饗之既殺保食神是後天照大神復遣天熊人往看之是時保食神已死矣唯有其神之頂化爲牛馬顱上生粟眉上生蠒眼中生稗腹中生稻陰生麥及大豆小豆天熊人悉取持去而奉進之于時天照大神喜曰是物者乃蒼生可食而活也以粟稗麥豆爲陸田種子以稻爲水田種子火進尊者皇孫之胤母曰木花開耶姫火進尊與弟彥火火出見尊互易弓箭釣鉤然而各不得其利兄

悔之還弟弓箭乞己釣鉤弟既失兄鉤無由覓別作新鉤與兄兄不肯受而責其故鉤弟患之卽以其横刀鍛作新鉤盛一箕而與之兄忿之曰非我故鉤雖多不取益復責之

百七 磐長唾泣　　百八 鈿女俳優

磐長姫者大山祇神之女皇孫瓊杵尊降到於日向槵日高千穗之峯因立宮殿是焉遊息後遊幸海濱見一美人皇孫問曰汝是誰之子耶對曰妾是大山祇神之女名木花開耶姫吾姉磐長姫時皇孫謂姉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幸之磐長恥恨而唾泣曰顯見蒼生者如木華之俄遷轉當衰去矣諸神患日神入天石窟於是猨女君遠祖天鈿女命則手持茅纏之矟立於石窟之戸前巧作俳優

百九 粟田麟德　　百十 兼明菟裘

粟田眞人者文武帝時人好學能屬文大寶三年遣眞人入唐時武后長安年也武后宴之麟德殿授司膳卿冠進德冠頂有華蘤四披紫袍東帶進止有容唐人曰我聞海東有君子國人民豊樂禮義敦行今見眞人果然豈不信哉明年秋七月歸朝源兼明者醍醐天皇之皇子聰敏潛志儒術老于翰墨村上天皇特拜右丞相圓融帝天祿二年轉左僕射以才德特蒙殊寵藤原兼通甚猜忌之貞元二年謀罷兼明官職以綸命爲諸王補中書令而奪其權兼明欝欝而不樂遂逃隱西峨龜山作菟裘賦以寄

其志後歷年而薨世人稱前中書王亦謂之小倉宮皇子

百十一 持資起字　　百十二 時頼巡州

太田左金吾持資者翁谷上杉修理大夫定正之家臣太田道眞之子也任武州江戸自關以東與之差肩者鮮矣平素嗜倭歌威愛相兼風流籍甚其地風景甲于州中故自起三宇南名靜勝軒東名泊船亭西名含雪齋持資薙髮改名道灌休息于茲蓋遊斯地則一日早午晚之異一年春夏秋之變千態萬狀掎几可翫文明八年乞求彥村養竜澤黙雲三横川統蕭菴虛雪樵諸禪衲而作詩云文明十八年山内上杉顯定殺定正及道灌也

副元帥平時頼者北條時氏子値將軍頼嗣之間王兵權政聲爲世所稱康元年中齡登五年剃髮改名道崇潛出相陽微服巡行於諸州至郡縣撿察國守縣令之治否蓋是怜黎庶窮困之故也弘長三年在最明寺卒歲三十七其位階爲朝議大夫有繼嗣名時宗以襲舊亦居副帥之任也

百十三 喜山銀閣　　百十四 道長金堂

源義政始名義成尊氏四世孫而普廣相公義教之子義勝之弟也後花園帝嘉吉三年義勝十歲而卒義成嗣時八歲享德二年改名曰義政畠山細川等爲執事臣文明後土御門帝十一年義政讓政事於義尚營建東求堂于東山閑居焉蓄古器索名畫喫茶茗以爲晩年之樂故稱東山殿亦准北山金閣作銀閣十七年六月祝髮號喜山至延德二年正月七日而薨年五十六贈大相國稱慈照院

藤道長法興院大相國兼家子也一條帝長德元年任右僕射而擅朝權後一條寬仁四年新營搆佛宇號法成寺於其中起金堂其金彩雕琢揚煇凝艷不可得言也是故世人呼道長曰御堂關白治安四年十二月朔薨歲六十二

百十五 十市魚書　　百十六 栲幡虹光

十市皇女者天武帝娘母曰鏡王額田姫十市嫁爲大友皇子妻大友者天智子天武者天智弟初天智以天武爲東宮以大友爲相國令執天下之樞機天智疾詔東宮曰

朕疾革汝踐位治國家天武疑之辭讓而爲僧赴吉埜會天智崩大友欲謀殺天武十市悲之竊作書入魚腹中送之吉埜天武見之大懼

雄畧帝以檣姫立爲皇后生稚足皇女一名栲幡姫初皇女侍伊勢大神祠阿閉臣國見譖栲幡皇女與湯人廬城部連武彥武彥父枳莒喩聞此流言恐禍及身誘引武彥於廬城河僞使鸕鷀沒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天皇聞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賫持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天皇疑皇女不在使人闇夜東求西覔乃於河上虹光見如蛇四五丈者堀虹光起處而獲神鏡又得皇女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

中有石云

百十七　鳥部動竹　　百十八　公忠達香

捕鳥部萬者物部守屋大連之資人也崇峻天皇時泊瀬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戸皇子難波皇子春日皇子及蘇我馬子等率軍旅滅守屋蓋是蘇我馬子勸諸皇子爲之謀也萬將一百人士卒守難波宅而聞大連滅騎馬夜逃向茅渟縣有眞香邑仍過婦宅而遂匿山朝廷議曰萬懷逆心隱山中早須滅其族萬衣裳弊垢形色憔悴持弓帶劒獨自出來有司遣數百衛士圍萬萬卽驚匿篁藂以繩繫竹引動令他惑已所入衛士被詐指揺竹馳言萬在此萬卽發箭一無不中衛士等恐不敢近萬便弛弓挾腋向山走去

衛士等卽夾河追射皆不能中於是有一衛士疾馳先萬而伏河側擬射中膝萬卽拔箭張弓發箭伏地而號曰萬爲天皇楯將効其勇而不推問翻致逼迫於此窮矣可共語者來願聞殺虜之際衛士等競馳射萬萬便拂捍飛矢殺三十餘人仍以持劒三截其弓還屈其劒投河水裏別以刀子刺頸死焉河內國司以萬死狀牒上朝廷朝廷下符斬之八段散梟八國河內國司臨斬梟時雷鳴大雨有萬養白犬俯仰廻吠於其屍側遂嚙擧頭收置古塚横臥枕側飢死於前河內國司尤異其犬牒上朝廷朝廷哀不忍聽下符稱曰此犬世所希聞可觀於後須使萬族作墓而葬由是萬族雙起墓於有眞香邑葬萬與犬焉

從四品上公忠朝臣號滋埜井光孝帝之孫而大府卿國化之子也能製薫香延喜天慶之際與太和常生共奉合香之妙術有聲於世天暦三年十月念八日卒世

百十九　濱主長壽　　百廿　以言陵王

仁明帝時有尾張連濱主者齡及一百十有三歲帝聞之詔召之於宸殿濱主在君前致長壽樂之儛俯仰起屈如少壯帝感之賜御衣

大江以言者圓融花山一條帝時人也任文章博士兼辨官慶保胤題目以言曰以言如白沙庭前翠松陰下奏陵王江氏匡房論紀齊名以言文才曰二人文體各異齊名文文句句採摭友之所作之詩任意

恣詞却無纘纂其體因新其興彌多至其不得之日亦非後進之所及也

百廿一　思兼聚鳥　　百廿二　酒君臂鷹

思兼神者高皇靈產之子也日神入于天石窟時思兼深謀遠慮遂聚常世之長鳴鳥使日長鳴亦以手力雄神立磐戸側而天兒屋命及太玉命握天香山之五百箇眞坂樹而上枝懸八坂瓊之五百箇御統中枝懸八咫鏡下枝懸青和幣白和幣相與致其祈禱焉

仁德帝時秋九月依網屯倉阿弭古捕異鳥獻于帝曰臣毎張網捕鳥未曾得是鳥之類故奇而獻之帝召酒君示鳥曰是何鳥也酒君對曰此鳥類多在百

濟得馴而能從人亦捷飛之掠諸鳥百濟俗號此鳥曰俱知（是今時鷹也）乃授酒君令養馴未幾時而得馴酒君則以韋緡著其足以小鈴著其尾居腕上獻于帝帝幸百舌鳥埜而遊獵時雌雉多起乃放鷹令捕忽獲數十雉是月甫定鷹甘部故時人號其养鷹之處曰鷹甘邑也蓋酒君者百濟國王之孫來留于日本也

百九三　晴明浴瀑

天文博士安倍晴明者方術之士也父曰大膳大夫益材晴明至那智而修千日之行每日一時立瀑布下浴水時花山帝病頭風有雨氣頓發用醫藥更無驗晴明上言曰帝前生修法之人也於大峯某地示寂以前生之積善今得爲天子然而其髑髏陷在于岩先之間故値陰雨則痛與以藥治之不如出其枯髑而安平康之地帝輒使人見之果得一髑髏詔使座之於平夷地於是頭疼頓愈初晴明爲大舍人時戴笠過勢多橋茲光過之謂曰何不達一事晴明乃訪陰陽師賀茂具曠具曠不肯之又謁其父保憲保憲視之奇其容貌以天文之道授之云

百九四　額田獻氷

仁德帝時額田大中彦皇子（應神帝之子）獵于鬪鷄山窟中得氷室皇子問山人曰其藏如何亦奚用矣曰掘土丈餘以草蓋其上敷茅荻以置其上經夏月而不泮其用之即當熱月漬酒以用也皇子將來獻其氷於御所帝歡之自是後每當季冬必藏氷及于三伏節矣此乃後世氷室之濫觴也

百九五　藥子惑帝

尚侍藥子者藤原右武衛仲成妹也有寵乎平城上皇上皇嘗讓位同母皇太弟神野神野受禪即位謂之嵯峨帝既而平城惑藥子之言而謀復帝位托事於遷都欲爲變也事發覺遂解仲成藥子官爵賜死云

百九六　光明浴僧

光明子者藤淡海公第二女聖武爲儲貳時納爲妃體貌姝麗似有光耀故名焉天平元年冊爲皇后聖武因后之勸發而造東大寺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宇內饑恙又建温室令貴賤取浴誓曰我親去千人垢君臣憚之后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十九人最後有一僧徧體疥癩臭氣充室后忍而吸瘡吐膿自頂至踵皆遍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愼勿告人于時病人放光謂曰后去阿閦佛垢后驚而視之如相端嚴忽然不見就其地搆梵刹號阿閦寺寶字四年六月年六十崩後世論之曰皇后嘗置施藥悲田二院實雖小惠而以婦女之志情則其憐人也又不可容訾白於其間設温室親衆人垢共沐共浴則其淫醜之孔不可得美之帝何不堅制馭焉池守等老臣何不切諫諍焉見阿閦佛云者恐是皇后托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建國分東大兩寺費租稅傷民力嗚呼皇后既無內治之資亦失閨閤之禮且使帝貽垢辱於千載何哉也可謂君子之論矣

百九七　在衡戴笠

百九八　將門現燈

粟田在衡者藤原氏醍醐帝時五月之際自五位少辨外正三品中納言朱雀帝天慶二年帝讀遷史以在衡爲其侍讀及村上帝時以學益起家納其女以爲妃冷泉帝安和二年進右僕射圓融帝天祿元年累至左僕射以才登庸如此村上帝有妹恩每有問必詳述其言每入省中則必藏書一帙於東街衢之間閱之帝詔問之事則皆即日所閱之事也帝深嘆才學不由在衡夙夜恪勤官事非人所及也一日烈風暴雨左武衛言上曰縱雖爲在衡而不得蒙參語末終在衡戴笠而入人皆感嘆焉天祿元年十月薨歲七十九

平將門者桓武帝五葉之孫也帝第五子曰葛原皇子生高棟王及高見王高見生高望王賜平姓高望生國香與良將良門良門生將門號相馬小次郎（總州故爲號）將門與藤純友相約曰我爲天子則以汝宰臣遂叛入于常陸州殺其伯父國香以領其州率兵徇上下總及武相州僭自稱親王置左右僕射天文史等官恣行賞罰承平三年二月朔藤秀鄉平貞盛奉詔討之將門敗而退秀鄉貞盛追之及下總將門據嶋廣山貞盛放火燒之將門自出戰于辛嶋貞盛射將門將門倒馬秀鄉從刎其頭又殺其從者二百頭及將門叛沙門淨藏承旨呪咀將門於台嶺之楞嚴院于時將門挾弓矢忽現燈盞之上僧徒視奇之淨藏曰既知將門亡滅云

百八十九　蘇民縮茅　　百九十　彥瀲褁草

進雄尊爲兒時號武荅天神行南海日暮而索宿於民家村有二人兄曰蘇民弟曰巨旦兄貧而弟富尊到巨旦之許而求宿不許到蘇民許之炊粟飯而饗之尊大喜欲報之後有八年來曰昔汝奉我甚厚矣我欲報其德汝須縮茅爲輪且別以一小簡書蘇民將來之子孫添以茅輪懸之門戶或係之衣袂則必免時疫于時郡國民人多罹疫疾死唯蘇民家得免之

彥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者火火出見尊之子也初火火出見尊遊海娶海神女豐玉姬還矣後豐玉姬將女弟玉依姬直冒風波來到逮臨誕時請曰妾產時幸勿看之尊竊覘之豐玉姬化龍甚慙之乃以巾裹兒棄之海邊徑去矣故因以名兒曰鸕鷀草葺不合尊

百九十一　天國造劍　　百九十二　太田守寶

天國者和州宇多郡人也以鍛工其名顯於時文武帝大寶中勅召天國摸造寶劍納之尾陽熱田祠中平城帝大同中豐之前州宇佐沙門神息有心匠分利劍以爲刀自此以來諸州置鍛匠矣

大田命者猨田彥之裔也垂仁帝時倭姬命代豐鋤入姬命奉天照神靈論巡諸州尋營宮之地遂立祠廟於伊勢州渡會郡五十鈴川上令鎭坐也此地天孫降臨之時猨田彥神所到之處也故大田命遇倭

姫命指示之曰吾八百歲之間守此靈寶於是大倭姫命往見之則有天逆戈五十金鈴天宮圖形倭姫大悅遂定此地建宮勅以中臣祖大鹿嶋命爲祭主大幡主命爲大神主自此崇尊爲皇大神而爲第一之宗廟

百卅三 巴女從軍

巴女者信州産也木曾義仲納之爲妾顏色淸絕容恣麗豔加之氣勇而能習弓皷故被愛于義仲每義仲之趣戰陣巴必從之義仲令之乘良執銳將兵其耀戰功恰侶丈夫矣義仲屢戰其士卒死者多纔爲五騎而巴尚相從于時有武州人御田八郎師重膂力卓越自以突騎三十前之巴女衝其軍直執師重而刎之其剛如茲

百卅四 仲子止禱

藤太后仲子者藤亞相兼綱女而後圓融帝之母后也初號梅町殿後稱崇賢皇后有疾病臥牀醫藥無效其命幾危公卿僉奏曰奉幣諸神且請祈祭大山府君太后聽之曰以一人之命不顧國之耗費恐在其爲民父母也向使勞煩人民擾亂政事則雖有鬼神之助而延我命期豈我所欲且我平素勤善必不爲餘殃何請禱之有哉今我有終者天也卽止之九十三歲崩

百卅五 有馬結松

有馬皇子者孝德之子齊明之姪也齊明帝幸於紀之温湯留守官蘇我赤兄語有馬太王曰天皇政事有三失大起倉廩聚民財一也遠穿渠費公糧二也運石爲丘三也皇子知赤兄之善已而欣然答曰我可用兵時也赤兄僞諾其夜圍皇子於市經家遣驛使奏之帝捕以遣皇子于行在所帝下詔絞殺皇子於紀藤白坂皇子赴紀州時結岩代之松枝咏一首歌以祈其赦歸也

百卅六 宗信蔽藻

六條大夫宗信者以仁皇子乳媼之子也源光祿賴政與以仁皇子合計欲討平族發覺遜于宇治平大師淸盛卽使左武衛知盛等襲之賴政敗績自殺以仁將之寧樂道而中流矢死從士悉戰死宗信畏不可逃而入新野池自以水藻蔽蔭其身深匿待敵軍之過而出竊其衣裙入京人皆冷笑之云

本朝蒙求卷之上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中

一應神肉高　二猿田鼻長　三常則團雪
四道風書廂　五兼直誦袞　六爲憲入囊
七盛遠斬婦　八範淸蹴娘　九花山動星
十斧德名年　十一淸彥袍刀　十二蛭兒葦船
十三淸紫才女　十四山桝歌仙　十五博雅三曲
十六靑砥十錢　十七道鏡赤眼　十八淸寧白髮
十九持統賜稻　二十元正把笏　廿一忠光魚鱗
廿二山背馬骨　廿三竹澤穴舟　廿四顯基慕月
廿五范藤自合　廿六裴菅奇遇　廿七譽津問鵠
廿八延喜爵鷺　廿九康賴流歌　三十滋藤吟句
卅一明子擇侍　卅二貞子無妬　卅三美材墨妙

卅四巨勢畫工　卅五河勝舞曲　卅六小松燈籠
卅七式部紀局　卅八倭姬齋宮　卅九佐國化蝶
四十秀鄉射蚣　四一振根木刀　四二石雄草鐙
四三源順博識　四四惟康倒載　四五政顯二耻
四六肖柏三愛　四七祐成報讎　四八爲賴炙內
四九兒屋占卜　五十文武釋奠　五一常磐中臣
五二白河北面　五三醍醐藥署　五四嵯峨花宴
五五諸岐生日　五六有智齋院　五七重家光將
五八時尚金侍　五九大友初詩　六十直幹得意
六一貞敏音樂　六二高子寶器　六三親元陰德
六四淸行封事　六五內龙紫服　六六鎌子錦冠
六七貞觀蔬膳　六八開別木龙　六九源融乘輦

七十藤房棄官　七一顯宗曲水　七二桓武平安
七三力雄引手　七四正行療疵　七五兼平含刄
七六義經拜旗　七七豊王化龍　七八浦嶋得龜
七九經信多藝　八十文時老詩　八一照宣拜孔
八二菅相愛溫　八三公經聚石　八四秋津吟門
八五豊鍬直心　八六小督正言　八七意美賜大
八八仲太感恩　八九安仲留唐　九十和淸寶隅
九一敦光文篋　九二男依赤符　九三通憲埋土
九四高國隱壺　九五島村化蟹　九六淸盛得鱸
九七巳貴訪兒　九八瓊杵代親　九九輪子達經
百佐用振巾　百一賴之輔佐　百二良相慈仁
百三仁山祈聖　百四兼俱亂神　百五小角騰空

百六進雄歐雲　百七保胤殷聲　百八有章逸群
百九弘仁乏肉　百十天長軟筋　百十一守屋燒佛
百十二馬子弑君　百十三狹智作盾　百十四鹽土投櫛
百十五履中賞櫻　百十六諸兄獻橘　百十七吉備軍制
百十八匡房兵術　百十九忠常人穴　百廿義仲朝日
百廿一淡海律令　百廿二冬嗣格式　百廿三王子口眼
百廿四閑耶國色　百廿五淳茂神妙　百廿六義秀勇力
百廿七賀安天文　百廿八呉漢機織　百廿九季仲黒帥
百卅公房白相　百卅一王田隱墓　百卅二土師主葬
百卅三貞時廵行　百卅四爲基雄壯　百卅五義村爭先
百卅六基久恨上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中終

本朝蒙求卷之中

雒陽　仲徹菅亨　編輯
元樸辻質　校訂

一　應神肉高　　二　猨田鼻長

應神天皇諱譽田仲哀天皇第四子也母曰氣長足姫尊（神功皇后是也）立爲皇后討新羅之年冬十二月某日生天皇於筑紫之蚊田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天皇産而宍肉高生腕上其形如鞆故稱其名謂譽田天皇（上古時號鞆曰褒武多）皇后崩天皇即位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崩于明宮年一百一十歳

瓊瓊杵尊且降之間先驅者還白有一神居天八達之衢其鼻長七咫背長七尺餘當言七尋且口尻明

耀眼如八咫鏡而赩然似赤酸醬也即遣從神往問時有八十萬神皆不得目勝相問故特勅天鈿女曰汝是目勝於人者宜往問之天鈿女乃露其胸乳抑裳帶於臍下而笑噱向立時衢神問曰汝爲之何故耶鈿女對曰天照神之子所幸道路有如此居之者誰也衢神對曰聞天照大神之子今當降行故奉迎相待吾名是猨田彦大神也遂先啓行路云

三　常則團雪　　四　道風書扁

常則姓飛鳥部天曆中（村上帝）以丹青之工擅名于世官授金吾錄事嘗値大雪常則取雪團之以獻之命曰蓬萊山

道風姓小埜諫議大夫岑守孫筑府都督葛絃子也

延長七年醍醐帝召道風於鳳闕摘漢君臣有賢德之名者令書其姓名於扁中蓋以其精于臨池之業也村上帝康保三年卒歳七十三官位至通議大夫將作大匠

五　兼直誦祓　　六　爲憲入囊

卜部兼直者兼貞之孫而大副侍從兼茂之子也高倉帝時含勅命詣大神宮途中遇迅雨恐不能早拜神殿即誦中臣祓神孫降臨章日午天忽晴矣官至大副侍從

源爲憲光孝帝之玄孫也帝有四子其一子光恒生衆望衆望生忠幹忠幹生爲憲爲憲爲文章生廣識博聞每有文會携一囊以赴焉偶有可喜之句則入其頭

囊中而吟哦良久於他人之詩亦然至正五位下但州刺史又任遠州刺史

七　盛遠斬婦　　八　範淸跳娘（範一作憲）

遠藤盛遠者新衛校尉持遠子也持遠嘗爲瀧口之士盛遠以父業繼而備宮掖衛曹姨母有娘名阿登麻乎貌姝麗嫁左金吾校尉源渡盛遠視而悦之寸腸千結不能自制容戲其婦婦拒而弗從盛遠怒而迫之婦曰君今不以醜陋見鄙特垂厚情感佩實深妾焉敢固拒但妾既託身於人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若不得止則願殺我夫而後受命永締雙翼之契以終素望不亦可乎曰囑之曰夜來室中偃臥者是也愼勿誤焉盛遠大悦約許至於夜闌懷刄入室

直趣臥內乃斬其首褁袖而去及歸而見之則婦首也盛遠驚駭惋歎不堪悵恨遂抛冠纓爲僧高雄文覺者是也

佐藤武衛範淸其父曰金吾校尉康淸藤秀鄉七世胤也其先寓居於佐渡國故以佐藤爲氏焉世以武勇聞焉鳥羽上皇徵爲其院北面士而備宮掖衛兵曹崇德帝保延三年八月俄棄其妻孥追俗一說于時有女一子容貌妍絕範淸見而悅之然不得遂其欲曲於是竟爲僧云範淸或作憲淸有娘最幼見父棄家別去歔欷涕泣牽挽衣裳留之範淸恐而蹴之墜諸牀下拂衣而去薙髮爲浮圖自名圓位後改西行大抵州縣勝區無不經過預願以二月十五日爲死期至即日果然而卒

九 花山動星　十 孝德名年

花山帝者冷泉帝之長子也母曰藤原懷子永觀二年十月踐祚于時年十七寬和二年帝一旦有出塵之志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觀殿之王閣潛出宮門其扈從者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唯二人耳路過安史晴明宅明適避暑散步庭中忽仰面大驚曰天文呈變天子避位之象也便入省中奏事帝不在焉妃嬪媵嬙亦不得知也百官駭騷尋之不得矣帝即剃髮如花山爲僧改名入覺時年十九人皆惜其敝箒尚壯而棄寶位初帝亡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脫蹝寶位偏修佛教王畿靈區多遊歷寬弘五年二月八日崩壽四十一

孝德帝者皇極帝之同母弟也爲人柔仁好儒且愛佛氏不擇貴賤頻降恩勅惠賜之多受皇極帝禪登祚初名年曰大化元年及六年穴戶國司草壁連醜經獻白雉於是改元曰白雉白雉五年冬十月壬子崩于正寢蓋本朝年號之始也

十一 清彦袍刀　十二 蛭兒葦船

垂仁天皇詔群卿曰朕聞新羅王子天日槍初來之時將來寶物今在但馬元爲國人見貴則爲神寶也朕欲見其寶即日遣使者詔天日槍之曾孫淸彦而令獻焉於是淸彦被勅乃自捧神寶而獻之唯有小刀一名曰出石淸彦忽以爲不獻刀子仍匿袍中而自佩之天皇未知匿刀之情欲寵淸彦而召之賜酒

於御所時刀子從袍中出而顯天皇見之親問淸彦曰爾袍中刀子者何刀子也淸彦不得匿之而呈言所獻神寶之類也乃出而獻焉遂藏諸神府然後開寶府而視之小刀自失矣令問淸彦曰爾所獻刀子忽失矣若至汝所乎淸彦答曰昨夕刀子自然至於臣家天皇便惶之且更勿覔是後出石刀子自然至于淡路嶋其嶋人謂神而爲刀子立祠於今祀之云

并諾并冊二神將巡天柱約束曰妹自左巡吾當右巡既而分巡相遇陰神乃先唱曰姸哉可愛少男歟陽神後和之曰姸哉可愛少女歟遂爲夫婦先生蛭兒便載葦船而流之

十三 淸紫才女　十四 山柿歌仙

清少納言者清原肥後刺史朝請大夫元輔之女也元輔父曰泰光泰光父曰深養父舍人親王之曾孫也以倭歌世其家清女天資俊爽才名稱於朝一條帝時官仕于上東皇后帝嘗臨御紫閣時偶朝雪大積帝顧群卿曰香爐峯雪如何也諸卿皆不能荅清女侍傍立而捲揚御簾上大感悅之蓋思白居易香爐峯雪撥簾看之句也其才之敏速如展是時清女春秋猶富之時也

紫式部父堤中納言爲時閑院左府冬嗣之裔也母名堅子常陸介爲信女也式部嘗爲一條左府源雅信公娘從一位倫子之官女（雅信者宇多帝孫號鷹司殿敦實皇子之子）倫子嫁于道長式部從之倫子生上東皇后（萬壽帝之母也）

后之入後宮也式部又從而侍之後嫁左衛門權佐宣孝生大貳三位式部才藝過人著源氏物語若干編初號藤式部以其若紫卷詞言特卓絶故改今名或曰式部姓藤而藤花色紫故稱美呼紫式部云

紀淑望嘗作古今集叙云有先師柿本大夫者高振神妙之思獨歩古今之間有山邊赤人者亦倭歌之僊也蓋赤人姓山邊宿禰聖武帝時人也人麻呂姓柿本仕持統文武之朝位進從三位和州初瀬邊有人麻呂墓俗呼曰歌墳也

十五　博雅三曲　　十六　青砥十錢

源博雅者兵部尚書克明大王之子延喜帝之孫也朱雀承平四年叙從五位下後登三品城南木幡山麓有一盲人素貪窶能鼓琵琶知三秘調博雅常就盲人學琵琶藝已精頻請受其秘曲盲人不許之雅自此夜夜潜如山麓伏匿于庭叢中欲聽之其來往將一百夜時秋季夜闌風月清朗盲人獨乗閑興偶取胡桑彈三曲雅聽之大喜悉記其秘調或曰雅値蟬麻呂受焉訛也

金吾校尉青砥氏藤綱者仕北條相摸守貞時貞時命藤綱令治其管内相陽地數十所因茲資財不乏之然而服以綿布飯用燒鹽其儉素守身多此類也爲私則不侈用爲公則不嗇財性慈仁愛人見飢餓者與之飲食貧苦者與之錢布藤綱夜偶有故出行途中有河曰滑河及渉之其從者所帯之緡墮十錢於

河中藤綱雇其緣邊民賃以五十錢以松火照之令搜求遂獲所失十錢于水底而歸其後有人笑曰其利少而其損大也藤綱聽之嚬頞曰嗚呼汝不知世貴又不慮所以惠民失十錢儻不採得則永沈滑河我所損者爲民之利所獲十錢亦存世則此六十錢不失一豈非宇内之利乎

十七　道鏡赤眼　　十八　清寧白髮

孝謙女帝時有弓削道鏡者帝寵之甚矣常侍帝之左右廢帝八年九月孝謙授太政大臣于鏡既而孝謙帝遷廢帝於淡路國重踐祚神護二年又授以法皇位景雲三年坐西宮前殿受百僚朝賀宰府主神阿曽諂鏡矯宇佐大神託曰道鏡登極宇内安泰於

是帝乃使和氣淸麻呂命詣宇佐神祠神靈託言曰夫天下者重器也君王者黎元之依賴也我邦上自神世以來皇緖不後繼統何况於暴亂之臣乎和淸歸洛直奏神言於是鏡大忿怒眼赤如血叱和淸解其官爵貶隅州孝謙帝崩而後鏡歷年在下野國而疾死

淸寧天皇者雄略帝第三子也母曰葛城韓媛天皇生而白髮故號曰白髮天皇長而愛民雄略帝於諸子中特異之立爲皇太子雄略帝崩天皇踐位五年正月己丑崩于宮葬于河內坂門原陵

十九　持統賜稻　　二十　元正把笏

持統天皇開別帝（即天智帝也）之女深沈好禮節儉有儀

德賜京師及畿內老男耆女五千三十有一人稻人二十束又詔令天下百姓困窮者賜稻男三束女二束賜京師及畿內有位年八十以上人衾一領絁二匹綿二屯布四端亦賜京師男女年八十以上及困乏窮者布各有差云

元正帝者元明帝孃文武帝妹也和銅八年元明帝脫屣元正帝受禪帝賦才穎敏好德愛材養老三年勅使諸僚把笏是本朝把笏權輿乎此云

廿一　忠光魚鱗　　廿二　山背馬骨

忠光者平氏之從士也稱上總五郞兵衞後烏羽帝建久三年經營永福寺之新堂賴朝撿覽之忠光以魚鱗蔽左眼僞如眇者懷劔在跡後之間欲狙賴朝而刺之賴朝潛知之怪之使景時捕而問焉忠光以實答即命景時而殺之

山背大兄王者聖德太子之子也聖德娶敏達帝皇女貝鮹爲妻生大兄王皇極帝時蘇我臣入鹿深忌聖德太子等威名振於天下獨謀僭立於是遣小德巨勢德太臣大仁土師娑婆連圍山背王於斑鳩奴三成與數十舍人出而拒戰娑婆連中箭而死軍衆恐退山背大兄取馬骨投置內寢遂率其妃并子弟等得間逃出隱膽駒山三輪文屋君舍人田目連及其女菟田諸石伊勢阿部堅經從焉巨勢德太臣等燒斑鳩宮灰中見骨誤謂王死解圍退去矣

廿三　竹澤穴舟　　廿四　顯基慕月

新田左兵衞佐義興左中將義貞之庶子也父義貞戰死後義興與弟二人赴越之後州築城郭據之既而武州埜州脫士亡卒之黨共記盟誓之書密遣之新田氏曰公等三人之中若給一人來趣東國以建義旗則推以爲主兩州之士皆率從焉於是義興率其軍士百餘人遂出越適武州有好于新田有恨于畠山之輩咸欲屬義興軍事發覺聞于鎌倉畠山道誓大駭不安寢食諸客中有竹澤某者道誓夜密招渠語曰足下往年屬義興盡其戰功今雖從我而義興豈忘舊好哉欺殺之者無如足下足下若殺之則其賞須從所求竹澤諾之僞爲有犯劍律違府君命所削其名籍沒收其采地如含怨恨者而出相州走武

州見義興說之曰我以輕罪逆府命竟所黜遂爲孤旅之身僥倖一旦之命來歸于公我鄉忠宿好之義蒙翻覆之名其罪不可免儻公宥舊咎置諸麾下則爲公不顧躬代公之命必戰死贖前之罪盡言巧語陳謝新田始疑未許焉漸入賄進美女晨昏謹事示無他志如此半歲義興遂自親昵而帷幄之中大謀咨策靡不預焉竹澤謂新田曰公潛赴鎌倉急發兵誘武野義徒以攻畠山滅之在掌握矣新田從其計已欲往整軍器命諸士卒首途竹澤竊意及矢口渡殺之而於舟底鑿二穴以斷木塞其穴逆命舟子義興不曽知駕舟欲渡比及河中舟子拔斷木水注于舟舟中之人不知所爲俄而舟郎淪覆悉溺水而死

黄門侍郎源顯基者延喜帝之曾孫西宮左府高明公孫亞相俊賢子也事于後一條帝號醍醐中納言兒稚好字長游大學雖置身於宮闕而常棲志於林缶嘗言曰配所之月光無罪而見之是吾願也後削髮退隱大原結草廬安心而終壽

廿五　范藤自合

藤良相嘗建延命院收育無家產者又嘗構崇親院保育宗族男女貧窶者納莊田惠飢寒故師鍊贊之曰余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爲獨慾美於千古惜無對也今見藤公延命崇親二字恨知之晚矣況於范公乎哉豈仁人之舉不期而自合與范氏又有匹矣

廿六　裴菅奇遇

元慶年中渤海使文籍監裴頲入朝以通聘好菅丞相假爲禮部侍郎接遇鴻臚館贈酬數篇事見國史及菅家集其後延喜中渤海裴璆來聘菅淳茂相見賦詩其一聯句曰裴文籍後聞君久菅禮部孤看我新璆吟之垂淚淳茂者菅三之子也璆者頲之子異域二世兩家邂逅可謂奇遇也

廿七　譽津問鵠

垂仁帝后狹穗姬所產之子曰譽津別皇子長而逮三十歲不能言語時有鵠鳥飛鳴皇子見之問曰此何物也自此後始言語云

廿八　延喜爵鷺

延喜帝幸神泉苑有一鷺立池汀帝詔侍中令捕之來侍中欲執之躡步而往鷺刷羽將翔侍中曰君主之綸言也勿飛去矣鷺俛首如聽之者留而未去侍

中乃執之以獻帝帝感嘆曰奇哉鳥獸之隨朕命也迺自書鷺羽曰鳥王而遂放之後至備之中州而死名其地曰鷺森或曰此時賜爵於鷺爲五位

廿九　康頼流歌

平判官康頼與諸友士密謀滅相國淸盛及其餘平族而會于俊寛所居鹿谷矣事發覺平大師大怒竄康頼等於鬼界嶋（于時治承元年也）康頼悲戀故鄉不已作倭歌書之片木投于海中隨潮搖曳及經數日遂漂至於藝州水濱康頼所曾識僧偶拾得之以歸洛到紫野與之康頼老母云其歌曰薩摩加多澳濃兒嶋仁我有登親仁波告與八重乃鹽風

三十　滋藤吟句

藤忠文爲征東大將軍向東海道途過駿之淸見關

眺望滄海之淼茫時淸原滋藤爲軍監吟杜荀鶴漁
舟火影寒燒浪驛路鈴聲夜過山之句忠文歎其在
軍中而不忘文事

卅一　明子擇侍　　卅二　貞子無妬

藤原明子者忠仁公良房女淸和帝母后也嘗有言
曰爲人君者宜能擇侍臣之賢否也自古貴而遺永
世之毀者多以使私心諂諛之人在側而不擇賢人
君子與之處也若使逆耳之人常侍其傍則忠言日
入而身自脩也明子謂之染殿后也
貞子藤內府秀房女也嫁于九州大內左京大夫義
隆貞順不妬有賢女之譽義隆別室貯妾眷聘殊深
義隆在洛馳戀不忘貞子亦知之推其志意深亦憐

之數以衣服器物厚贈與之懇到之情無所不至又
贈之倭歌深鑿心曲妾深感其恩遂事于貞子夙夜
甚謹貞子亦加恩愈厚妾眼眶帶淚言貞子曰君之
遇妾鄭重如斯假令主人歸國妾得其寵而豈復恩
顧如此乎曰欲去飾爲尼貞子泣止之曰嗚呼吾之
恤汝有所不至乎胡其不愛吾如此也願勿復言而
能事吾則吾幸也自此益加殊寵

卅三　美材墨妙　　卅四　巨勢畫工

小埜美材者精翰墨嘗奉勅寫白氏詩於御屛書其
後曰大原居易古詩聖小野美材今草神蓋美材臨
池之妙爲時所推故自言亦爾
采女正巨勢金岡宇多帝時人也以善書圖擅名當
時帝有勅令圖聖賢像于南庇東西障子爾後迄今
書其障子以爲舊例矣金岡爲神泉苑監時菅丞相
有寄巨先生乞畫圖之詩金岡有子曰巨勢朝臣相
覽亦善繼父之綸云

卅五　河勝舞曲　　卅六　小松燈籠

秦河勝者欽明帝時人蓋秦始皇之末裔也本朝賜
姓曰秦氏推古帝御寓太子上宮祭天神地祇以布
安國利民之政因作六十六番木偶面命河勝弄假
貌於紫宸殿前令之伎樂鎔此國穩民寧太子以其
神樂折神字名之曰申樂傳言大荒明神者秦河勝
也
小松內大臣重盛平相國淸盛之長子也性慈仁愛

人常患平大師之積不善必有餘殃而崇信浮屠氏
之敎曾於東山之麓大起梵宇其延袤四十八間每
一間揭一燈籠都四十八燈照映炳然以供佛宇人
呼曰燈籠大臣

卅七　式部紀局　　卅八　倭姬齋宮

紫式部穎傑能詠倭歌屬倭語文兼閱儒釋之書又
通本朝事蹟時人稱日本紀局故其聲價高乎古今
可謂閨閣之英秀也其墳墓在城北郊雲林院白毫
院南小埜諫議篁之墓西
倭姬者垂仁帝第二皇女嘗爲齋王侍祀于天照太
神祠廟歷年齡既高不能奉祭祀故使五百野姬身
之倭姬天生聰明貞潔而姿容異常能通神明按齋

王者撰皇女未嫁者卜之定之若無皇女則茂選諸
王之女遣勅使至其家告以其事而後於宮城中擇
潔淸地以爲始齋宮祓禊而入焉翌年更於城外卜
淸地營造野宮又祓禊而入焉明年亦卜定吉日臨
西河祓除而到伊勢蓋入齋宮之前齋戒二年祓三
度也

卅九 佐國化蝶　　四十 秀鄉射蚣

大江佐國未詳其所出太愛花遊長樂寺翫花吟曰
迎老蹉跎雙鬢雪見花浹著九春風又雲林院林下
吟曰一道寺深花簇雪數奇命薄鬢垂絲又詠庭前
櫻曰庭上兩三樹洛陽第一花又喜手栽梅開曰隨
分他年栽此樹豈圖今日見其花晩年吟曰六十餘

回看不足他生定作愛花人傳言佐國沒後其子夢
亡父來告曰我化蝴蝶每春遶栩於花園其子不堪
追慕栽衆花每花房塗蜜以供群蝶

藤秀鄉者丞相魚名公之玄孫河州牧村雄嫡嗣也
朱雀帝天慶中平將門跋扈東州攻陷常陸殺平國
香秀鄉與平貞盛（國香之子）督奧野二州軍討之與將門
合戰辛嶋（下總之地）大破之貞盛射中將門將門倒馬秀
鄉馳馬遂斬其首殺戮甚衆東州底定以勳授野武
二州刺史尋而爲鎭守府將帥初秀鄉過江州勢多
橋有神人來謂曰我居橋畔久矣有與我敵爭者而
無奈之何壯士儻亾之則幸甚矣秀鄉首肯以選自
良岑側有物而來其怪不可計發大箭射之遂中其

身倒然行見之即巨蜈蚣也

四一 振根木刀　　四二 石雄華鎧

崇神天皇詔群臣曰武日照命從天將來神寶藏于
出雲大神宮是欲見焉則遣矢田部造遠祖武諸隅
而使獻當是時出雲臣遠祖出雲振根往筑紫國而
不遇矣其弟飯入根被皇命以神寶貢上既而振根
從筑紫還來聞神寶獻于朝廷責其弟飯入根曰數
日當待何恐之乎輙許神寶是以既經年月猶懷忿
恨有殺弟之志欺弟曰頃者於止屋淵多生菨藾共
行欲見之弟隨兄而往先是兄竊作木刀形似眞刀
自佩之弟佩眞刀共到淵頭兄謂弟曰淵水淸冷欲
共游沐弟從兄言各解佩刀置淵邊沐於水中兄先

上陸取弟眞刀自佩後弟驚取兄木刀共相擊矣弟
不得拔木刀兄擊弟飯入根而殺之

弘仁四年（嵯峨帝）歲冬奧州夷賊蜂起小埜石雄以牛羊
之韉爲鎧遂平定之云

四三 源順博識　　四四 惟康倒載

朝請大夫源順者其先出自弘仁帝帝生
定賜姓曰源號曰楊院大納言定生至仕擢中大夫
左京兆尹至生攀攀生順順爲人博聞強記識字屬
文賦詩又詠倭歌比壯擧名進士直獎學院邑上帝
天曆五年詔順等撰後撰和歌集又嘗著倭名類聚
行乎世矣

惟康大王者宗尊之子文永七年纔七歲叙從三品

任左近衛中將賜源朝臣姓治世二十許年北條氏時宗義政等握威於掌正應二年九月鎌倉武夫謀使惟康歸洛令之倒載車輿時人相語曰惟康謫于洛時歲二十六到洛西嵯峩髡髮云俗所謂倒載者必不得歸也

四五 政顯二耻

勸修寺藤原政顯嘗曰非其位而向顏者耻也非其應而往亦耻也人能知此二耻則無耻矣

四六 肖柏三愛

肖柏者村上帝之王子具平之遠裔而久我家之支葉也初屈雖嗜倭歌就種玉菴宗祇洎東野州常縁學之窮風雅之蘊與兼閑華叟之書後柏原帝召見便殿而連歌使柏呈發句御製賡載數盈百句帝大

喜賜天盃性耽靜閒屏居津陽池田縛一小菴榜以夢名曰夢菴好蒔花自稱牡丹花其行履也不道其冠不儒其履又不耽佛術不以姓氏爲高常愛酒香花之三徵于建仁禪衲常菴龍崇作三愛記後從栖遲乎泉畔大永丁亥夏四月卒年八十五（按常菴建仁靈源菴之祖以善文稱世語曰文章常菴詩江西）

四七 祐成報讎

十郎祐成者伊東祐親之孫父曰河津祐泰弟曰五郎時宗父歿後母嫁于曾我祐信故兄弟俱冒繼父祐信之氏政曰曾我建久四年五月將軍頼朝狩駿州富士埜工藤祐經從之曾我氏兄弟窺其間隙夜潛入于工藤氏假館殺之自此徑入將軍旅館殺十許人旅館大驚矣仁田忠常擊殺祐成時宗走進欲近將軍將軍提劒將出于時有小舍人童五郎丸者有力勝人乃執時宗祐成齡二十二時宗登二十歲初安元二年父祐泰在豆州狩場不圖而中矢歿是乃工藤祐經之所計至是時宗竟復此讎也

四八 爲頼夙內

淺原爲頼者其祖出於源義光所謂甲斐源氏也伏見帝在位正應三年三月四日紫宸殿獅子狛犬自破裂衆皆怪之九日甲州淺原爲頼携其子二人被甲冑乘馬馳入省中訊上所在於官女官中大驚騷與宿直之諸士相戰竟於御茵上自殺其子亦於紫宸殿自殺矣

四九 兒屋占卜

瓊杵尊降臨時天兒屋根命主神事之宗源者也故俾以太占之卜事而奉仕焉高皇產靈尊因勅曰吾則起樹天津神籬及天津磐境當爲吾孫奉齋矣汝天兒屋根命太玉命宜持天津神籬降於葦原中國亦爲吾孫奉齋焉乃使二神陪從天忍穗耳尊以降也

五十 文武釋奠

文武帝天武帝之孫天武生草壁皇子不即位而薨持統乃立地統病讓位於草壁王之子珂瑠王踐祚謂之文武帝大寶元年二月丁巳始於大學寮修釋奠之禮祭文宣王自此累世春秋二仲上丁無絕慶雲四年六月崩歲二十五帝性寬仁從容好學能詩又能弓彀云

五一　常磐中臣　　五二　白河北面

常磐大連者天兒屋根命十八世孫而雷大臣命七世孫也父曰黒田大連雷大臣命仲哀帝時詳龜卜術帝賞之始賜卜部姓至常磐大連授中臣姓於欽明帝帝詔改卜部以賜中臣姓

白河帝者後三條帝第一之子諱貞仁母藤茂子延元四年履皇基時二十歲應德三年十一月讓重器於堀河帝而稱太上皇康和元年宰臣師通薨太上皇自握樞機政事悉出於院中又撰大中納言參議等人以號院別當令之執事威權甚重矣且始置北面士而宿直院殿備兵衛矣後鳥羽帝者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母藤殖子建久九年正月遁其位立太

子爲仁爲帝（土御門帝也）承元四年鳥羽上皇使帝讓大寶於守成皇子號之順德帝（後鳥羽帝第三之子）至承久三年四月鳥羽上皇憤武夫之擅國權而常謀討之故咏歌絃管之暇自講弓馬院中北面士之外別置西面士以聚豪雄

五三　醍醐藥署　　五四　嵯峨花宴

醍醐帝延喜年中定尚藥署之式云凡醫者讀大素經限四百六十日新修本草限三百十日其賞賜傳士得業生針醫及醫師各有差

嵯峨帝者平城帝弟也諱神野大同四年四月平城帝脫躧而嵯峨帝受禪弘仁三年二月幸神泉苑而賞芳花詔諸臣賦詩什蓋花宴者濫觴於斯矣帝平素好經傳文章幾瓊華筆勢制龍虎又好遨遊屢幸大原栗前水生交野芹川大堰川之勝地或賦詩開宴焉後脫屣而遷於冷然院仁明帝承和九年崩歲五十七是後村上帝康保二年三月於南殿有花宴後遂屢設宴皆有探韻詩凡探韻之式儒士先定題然後以古詩一句或二句或二聯分之覆置案上中少將爲主上取二韻字奉之諸臣各探得一字上言某官姓名賜某字也

五五　讃岐生日　　五六　有智齋院

讃岐者源光祿頼政女嘗仕乎二條院性聰慧多咏倭歌又略看閲經史以才名著于當時常謂曰今世人以生日慶賀之者厥非謬妄之甚乎我乃每値誕

日灑涕悲泣追憶母之勞苦食味不能一入口而已

有智内親王者嵯峨帝第二皇女也聰俊才藝最可稱頗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帝嘗有故爲其禱祀衛于勢陽齋宮以有智皇女爲賀茂齋王自此後累世無斷矣弘仁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勒韻皇女探得塘光行蒼即灑筆曰寂寂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東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帝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懷賜皇女曰忝以文章著國家莫將榮樂負烟霞即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歲華尋賜召文人料封百戶天長十年叙二品性貞潔屈

于嵯峨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時承和十四年也

五七 重家光將　　五八 時尚金侍

重家者姓藤原忠義公兼通之孫左大臣顯光公之子也其生質秀美顏容有光耀絕倫於世官至左少將時人呼曰光少將也

時尚者傳陸侯藤道隆公之裔金吾將軍信賴之子也二條帝平治年中信賴與大僕卿源義朝叛信賴伏誅其子時尚雖幼而不干軍事以逆黨竄奧州州人憐其簪纓之族多與黃金治承之赦回京都歸橐多入黃金都人士女呼金侍從侍從構居於城東之地家資富繁以金埋所居之地世號曰福地今之南禪寺其舊地也

五九 大友初詩　　六十 直幹得意

大友皇子者天智帝之子母曰宅子伊賀采女也皇子亦名伊賀皇子才藝卓絕天姿好讀書且能屬文初賦詩句時人皆服其才天智帝亦愛其才敏常使之從政事帝崩而天武帝討大友大友不能禦之遂授其首蓋本朝之詩始於大友也大津皇子天武天皇第三子母大田皇女也皇子容止墻岸音辭俊明為天智天皇所愛及長辨有才學尤愛文筆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有遊獵詩曰朝擇三能士暮開萬騎進喫臠俱豁矣傾盞共陶然月弓輝谷裏雲旌張嶺前曦光已隱山壯士且留連又有臨終詩曰金烏臨西舍鼓聲催短命泉路無賓主此夕離家向　右二說不同然而大友天智之子而有侍宴詩曰皇明光日月帝德載天地三才並泰昌萬國表臣義又有述懷詩曰道德承天訓鹽梅寄眞宰羞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且大友先大津而卒然則詩之始于大友明也

直幹者橘氏邑上帝時人也詩才秀傑天曆三年十二月與大江朝綱菅原文時大江維時等奉勅撰詩小野道風書之屏風繪上（繪者巨勢公忠也）直幹曾有遊石山寺詩曰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雲山深鳥一聲世人稱之後圓融帝天元五年九月枝山桑門奝然入宋國以此一聯為己所述雲或霞鳥或蟲以示之宋人宋人見曰佳句也但以霞或雲以蟲或鳥可乎奝然咲退又嘗有隣家詩曰春煙遞讓前邑曉浪潛分枕上聲自以為得意

六一 貞敏音樂　　六二 高子寶器

藤貞敏者淡海公之玄孫祖父曰築府都督濱成父曰刑部卿繼彥仕淳和帝補掃部頭掌鋪設嵯峨帝弘仁中隨遣唐大使藤常嗣入於中華逢伶人廉妻夫習受樂音能極其精妙還乎本邦天長十四年敕授大樂署令掌樂音能通呂律專其門云

高內侍曰世器之至寶者書冊墨之硏硯四五寸紙之剪端拋棄之禿筆三錢之方兄此五箇之外我未知雖有龍宮神寶在我神國而不足以比之高內侍者高階成忠女道隆公室儀同三司伊周公母也

六三 親元陰德　　六四 淸行封事

房州牧源親元者家世武臣自河帝潜藩時備警衛爲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笞杖減數刑罰緩法年過不惑務佛事嘗作一宇於洛東安彌陀像華麗燿煜俗號光堂嘉保三年（堀河帝）知房州以俸餘建蘭若官務之暇專唱念佛兼勸吏民令以修法若淨信者適有犯法而被勘鞫則必枉施其刑由此州民前後歸佛乘者甚衆矣秩滿迴京庶民遮路泣留如離父母長治二年六十八齡卒

淸行者姓三善位至參議其學博洽而善辭章兼通算數醍醐帝時爲文章博士延喜十四年上封事言宇內州縣多建寺塔捨田園爲佛地盡資産營佛像且王公殿閣妃嬪室宮究土木之巧賦調庸之用悉無不耗費其文載在本朝文粹

六五 内丸紫服　　六六 鎌子錦冠

藤原內麻呂者正二位大納言眞楯子桓武朝任大納言至平城朝拜從二位右大臣大同四年有詔聽朝服著紫嵯峨帝弘仁三年冬十月歲五十七而薨有子曰閑院冬嗣

孝德天皇以中臣鎌子連（鎌子又曰鎌足）爲內臣增封若干戶鎌子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天智天皇八年及鎌子連病而天皇憂之極甚於是遣東宮太皇弟於鎌子家授大織冠與大臣位賜姓爲藤原氏天皇幸藤原內大臣家親問所患而憂悴極甚乃詔曰天道輔仁何乃虛乎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耶若有所須便可以聞對曰臣既不敏當復何言但其葬事宜用輕易生則無務於軍國死則何敢重難云云時賢人聞之嘆曰此一言竊比於往哲之嘉言矣辛酉年春秋五十六而薨于私第遷殯於山南天皇又幸大臣家命大錦上蘇我赤兄奉宣恩詔仍賜金香鑪其碑云天何不淑不憖遺耈嗚呼哀哉春秋五十有六而薨

六七 貞觀蔬膳　　六八 開別木丸

貞觀帝者（淸和帝年號）仁壽帝（文德帝）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有一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內安寧貞觀十八年遜位太子幸水尾山營佛宇當寢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書鷹鳥犬玩好弄而不御嘗以眞雅宗睿爲法友出宮之後在淸和院御饌只菜蔬而已元慶四年亥月四蓂崩壽三十一遺詔不建山陵云

開別皇子者舒明帝子登九五謂之天智天皇母太后齊明天皇御宇中華與新羅擊破百濟百濟臣福信請救於我齊明天皇廼趣軍幸土佐國朝倉開別爲太子攝行軍令起黑木殿於山中以省民之費勞效采椽不削茅茨不截之儉民皆服其德謂之木丸殿齊明天皇崩太子素服聞政葬天皇而後即位于滋賀朱鳥元年崩

六九 源融乘輦　　七十 藤房棄官

源融公者嵯峨帝之子官拜左丞相位授儀同三司
性好遊樂愛蟲魚鳥獸中花樹木嘗形模陸之鹽竈
營造河原院於其傍巨穿池沼令人民運潮水於津
陽之浦每自眺望以爲觀娯矣亦建栖霞觀於西峨
事歡娯宇多帝寛平元年十有一月許乘輦出入宮
中七年薨壽七十三

藤納言藤房者高藤公十五葉孫亞相宣房子也事
于後醍醐帝性忠鯁而有志節元弘中平族搆難帝
出京師播越居于河州笠置城藤房與其弟季房俱
從駕焉正慶二年平高時自殺平族既殲於是乎闕
國悉奉帝故帝自隱州復歸于洛藤房亦從歸建武
元年新築大內宮室土木之用甚耗費財貨又起馬

場殿數覽競馬之戲時雲州刺史鹽高貞獻良馬帝
大悅焉詔馬寮而飼養之帝因問群臣一日千里良
馬其祥如何衆咸曰良馬之出者聖德之瑞也帝愈
喜藤房後至坐定問藤房對曰考據古書一日千里
馬皆非其祥況今兵革纔漸息下民猶茶邑而盛搆
大內愛翫奇獸用度不節郡縣煩勞臣未見其可也
帝聽作色藤房數納忠諫帝遂不聽遂脫儒冠剃染
徃于花園郊登正法山之籌室受衣盂於玄關山爲
妙心禪刹第二世宗弼字授翁者是也以康曆二年
（後花園帝）庚申三月二十有八日寂世壽八十五法臘四
十三建塔於正法山中名曰天授院

七一　顯宗曲水

顯宗帝一名弘計天皇去來穗別天皇孫而市邊押
磐皇子之子也母曰荑媛帝初久居邊裔悉知黎民
憂苦恒見枉屈若自轉四支於溝壑即祚布德施惠
政令流行卹窮養孀宇內親附元年三月上巳始開
曲水宴幸後苑二年三月上巳又後苑設曲水宴是
時會集公卿大夫臣連國造伴造爲宴群臣頻稱萬
歲三年又有三月上巳宴即年四月庚辰崩于八釣
宮

七二　桓武平安

桓武帝光仁帝之元子也母曰高埜夫人天應元年
光仁崩桓武踐位古昔我日域遷京甚多矣神武始
都於日州橿原宮至成務元年遷近江滋賀郡仲哀
二年遷長州豐浦神功都和州輕島明宮應神遷和

州岩根稚櫻宮仁德都攝州難波郡（又作浪速　又作浪華）高津
宮履中二年都和州十市郡反正元年都河內柴籬
宮允恭四十二年都和州飛鳥宮雄畧二十一年遷
和州泊瀨朝倉宮繼躰五年都城州筒城郡（筒城或作綴喜）
十二年又遷乙訓（又作弟國　又作臨國）宣化元年都和州檜隈
孝德大化元年都攝州長良造宮于豐碕齊明二年
都和州岡本天智六年遷都於近州志賀大津宮天
武元年遷和州岡本宮謂之淨見原宮持統造宮于
和州藤原元明都和州平城（平城或奈良或乃樂或寧樂或諾樂或那羅）
至桓武延曆三年冬十月二十日自奈良京春日鄉遷
山州長岡十二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藤小黑尚書
左丞紀古佐美相城州葛埜郡宇多新城之地復奏

曰見其地勢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而四神相應之土地也最宜定皇州焉於是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二十一日自長岡遷都于此謂之平安城陶一土偶人其長八尺許被鐵甲冑挾鐵弓矢埋之平安城外東山之上令之西面而護天邑呼之曰將軍塚傳言若有國家變則此塚震鳴也

七三 手力引手　七四 正行療疵

信州戸隱明神者思兼之子手力雄命也天照大神入天岩戸時手力雄命立戸之側使天鈿女巧作俳優于時日神聞之曰吾比閉居石窟謂當豐葦原中國必為長夜云何天鈿女喔樂如此者乎乃自御手細開磐戸窺之手力雄神則奉承天照大神之手引

而奉出焉

楠帶刀正行正成之長男年二十五而率軍與細川顯氏山名時氏大闘士卒皆危師不利而退泉州安部埜之戰渡邊橋陷敵軍之士卒溺水漂流者五百有餘人時嚴寒落指風霜凝鬚正行性慈惠寬容見而愍之命其士卒令援上岸不堪其痛苦者即與之衣救之飢溫身畀藥療其傷疵給鞍馬盡還送焉後感此恩情敵軍屬正行為四條繩手之戰皆討死云

七五 兼平含刃　七六 義經拜旗

今井四郎兼平者木曾義仲乳媼之子樋口次郎兼光之弟也兄弟共仕義仲甚勵軍功元曆中義仲為義經被敗中流矢而死石田為久剗其首兼平遂含刃鋒而自殺

豫州守源廷尉義經者左典廄義朝之第六子也小字牛若母曰常盤蓋為九條院官婢也義朝悅其麗質自納為妾產義經平治年中義朝黨于藤信頼反逆安藝守淸盛討之殺義朝時義經孤兒而未免母之襁褓一條大藏卿長成以其母美艷納之為妻而後使義經趨北嶺鞍馬寺為僧東光坊沙門為之師也承安元年（高倉帝年號）歲十六而自加冠潛出寺託奧州金商三條吉次信高者遙赴奧州始接遇於鎮守府將軍兼陸奧守藤原秀衡秀衡接之甚厚留奧一年而亦返京師一條堀河有陰陽家法眼鬼一者其家傳兵書而祕之不出義經願覽其書謀與彼女通

密偸兵書披閲焉悉得其指要既而治承四年頼朝奉後白河上皇詔命欲討伐平族勃興乎豆州義經聞之遂行關東遇兄頼朝于黄瀬河旅館命義經率諸軍為將而討平氏義經以而勇敢兼便弓馬甚有籌畧所戰必勝所圖必破人無能當其鋒者壽永二年平族以讃州屋島為城郭構皇居遷幼帝文治元年平氏築城郭於長州赤間關遣知盛守之使宗盛居屋島於是頼朝使範頼攻九州命義經攻屋島義經自渡邊泛船乘烈風之屋島遂焚蕩屋島之宮闕兵威甚盛平軍敗績退而保長州義經追至長州又與平氏大戰于赤間關于時有物如雲自九霄下覆其所乘之船就而見之則一白旗也義經悅曰奇哉

眞天之所賜也卽脫冑拜之

七七　豐玉化龍　　七八　浦嶋得龜

豐玉姬者海神之女也彥火火出見命娶之仍留住海宮已經三年有憶鄕之情豐玉姬聞之謂其父曰天孫悽然數歎蓋懷土之憂乎海神乃延彥火火出見尊從容講曰欲還送鄕吾當奉送豐玉姬謂曰妾已娠矣當產不久妾必以風濤急峻之日出到海濱請爲我作產室相待矣彥火火出見尊已還宮後豐玉姬果如前期將其女弟玉依姬直冒風波來到海邊逮臨產時請曰妾產時幸勿以看之尊猶不能忍竊往覘之豐玉方產化爲龍而甚慙之

雄畧帝二十二年秋七月丹波國餘社郡管川人水江浦嶋子乘舟而釣遂得大龜便化爲女於是浦嶋子感以爲婦相逐入海到蓬萊山歷覩仙家

七九　經信多藝　　八十　文時老詩

源經信宇多帝之玄孫也帝生敦實親王王生雅信重信重信生道方道方生經信補大納言稱曰桂大納言初圓融上皇遊幸大井河分詩歌管絃三船群臣各因其所長以逞其藝藤公任併達其三藝船司問曰君可乘何船公任乘倭歌船獻秀歌旣而悔曰倭歌者人人詠之不如駕詩船之愈也白河帝又幸大井河又連三船經信乘管絃船勤其事而併獻詩歌時人服其多藝蓋聞公任之所以悔而然也嘉保九年六日遷大宰帥而赴紫陽承德元年正月於府卒歲八十二

源英明夏日作詩曰池冷水無三伏夏松高風有一聲秋菅文時在側曰宜以池字改水水改池以松字改風風改松滿座歎曰菅博士可謂老詩人也

八一　昭宣拜孔　　八二　菅相愛溫

堀河相國基經者父曰長良叔父忠仁公良房養爲子陽成光孝間行天下政拜相國繼爲博陸侯仁和二年八月釋奠於大學寮基經來拜孔子寬平三年正月十三日年五十六而薨賜謚昭宣公封越前公

菅相公名道眞字三其先出自天穗日命父是善相公幼而穎敏歲十一時是善問曰汝若作詩可賦寒夜卽事公應聲吟曰月耀如晴雪梅花似照星可憐金鏡轉庭上玉房馨椿府歡好籍甚矣其銳才如此常曰溫庭筠詩體優長乃常愛之宇多帝寬平六年渤海使裴頲文籍來見公詩曰甚有白居易之風七年拜中納言九年兼右大將與大納言兼左大將時平同執柄昌泰二年二月拜右僕射醍醐帝延喜元年正月二十有五日遇藤時平譖而坐左遷大宰權帥三年二月二十有五日薨于紫陽歲五十九

八三　公經聚石　　八四　秋津吟門

西園寺公經者閑院太政大臣公季八世之孫而內大臣實宗之次子順德帝承久三年七月登內大臣後堀河帝貞應元年四月拜相國嘉祿中立西園寺其爲繁榮炳然一時矣又造山莊於北山築假山岩

奇樹芳草聚怪石穿池作亭以爲遊戲之所一世之繁華不可謂也後嵯峨帝寛元元年甍歳七十有上號一條入道子實氏至相國號常盤井入道

宗岡秋津奉試登第帝賜書曰秋津久在學館齡算已積頻逢數年課試常歎一身之淪落方今適擢摘藻之美以入攀桂之列云云　秋津感詔旨之辱拜戴捧出舞蹈大庭乘輿且歌且行白髮戴霜青衫乘月不覺到建禮門忽得兩句曰今霄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高吟三四衛兵士異之問曰何人荅曰新進士老學生宗岡秋津也衛士責曰此是建禮門也匪汝之所到也況高吟驚耳乎秋津慚然謝之

八五　豐鍬直心　　八六　小督正言

豐耜入姫命者崇神帝之女也帝嘗納紀州荒河戸畔女一說云大海宿禰女也爲次妃生豐鍬初神武都於和州時以日神之靈鏡置於大殿如與神同牀而坐焉崇神帝甚憚神威共住不安焉故命豐鍬姫祭日神于大和笠縫邑豐耜姫曰吾神明之道直心之外更何之有哉事雖有萬品唯約直心而已此心之外雖求天求地而何益之有

小督局曰凡語妖惟者必因其心不正只臣平常之正言發則萬言萬當事事無違而保身之道也蓋小督者高倉院之官女云

八七　意美賜大　　八八　仲太感恩

意美麻呂者大織冠鎌足之從父兄弟也意美能傳神事龜卜道鎌足以女妻之初姓藤原文武帝二年改藤原令復中臣姓爲神祇伯中納言稱德帝神護景雲三年加賜大字號大中臣此姓滋華甚多

仲太者本院左相時平之孫亞相時朝之家士也時朝嘗蓄一奇硯珍襲藏諸家平日不出之每有拜任官爵必出而翫視焉及進亞相翫弄之畢亦包錦袋入于筐笥忠太願一視而不能也亞相有兒齡纔十歲忠太唆之竊披筐解錦袋紐視之忽有聲音聞外忠太意時朝之到心懼之遽將入之筐中誤墜於手碎爲二仲太愁恐不知所計兒謂仲太曰汝勿大駭嘆我不歸咎於汝告父以我所破則必不深罪忠太合掌悲喜交至既而亞相還家視硯破却窮問所由

兒自言其所爲亞相艴然大怒曰此硯者鼻祖鎌子連詣住吉神祠有神託云我自止跡于此地以降幾星霜于茲矣到來者衆而未曾見其誠實者今獲汝誠愨如此我甚嘉之故以一硯付與之汝若每官進位昇乃須看之託畢鎌子之左袂倏有一硯歸家以寶焉傳逮乎我可謂名器而世無雙今汝破碎之何也竟剃幼子頭仲太大悲哀日夜不堪傷痛於是棄俗圓其顱方其袍改名性空赴播州結菴書寫山年八十而逝仲太者蓋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

八九　安仲留唐　　九十　和淸奮厲

安倍仲麻呂者中務大輔船守之子也其志趣高邁好讀書以才識與吉備齊名元正帝靈龜二年從遣

唐使縣守赴中華時歲十六居三年而歸聖武朝再
低唐留學久不歸改姓名朝衡爲玄宗愛其才厚遇
之官至秘書監累遷撿挍肅宗時値安史之亂將歸
日本而沒王維包佶李白徐凝各以詩送之爲中華
名傑所愛惜如此矣

和氣淸麻呂者鐸石別命之後與其姉廣蟲事高野
天皇所優遇官至亞相封賜五千戸當帝之重踐祚（天皇曰孝謙再踐祚曰稱德）弓削道鏡媚帝大有寵神護元年榮
遷登太師爲宰臣執政柄竟受法皇之號宰府主神
阿曾嬌八幡大神託曰道鏡登極宇内泰平道鏡喜
告帝帝雖恩眷之而不能以私讓寶位因勅淸麻呂
詣宇佐神祠親聽神令和淸赴宇佐歸奏神旨言我

國家皇統相繼膺運未混他姓今無道之臣何覬寶
位哉鏡聽大怒解淸官爵竄隅州

九一　敦光文篋　　九二　男依赤符

吏部侍郎藤敦光式部卿宇合之遠裔累世好學有
名于家所謂式家儒也鳥羽帝時召爲侍讀任大學
頭文章博士光兄敦基亦爲文章博士光平生製作
詩文盈二十篋笥天養元年齡八十二而卒有子曰
有光紹家業爲大學頭

天武帝征大友皇子時大友遣兵拒之天武將村國
男依率軍士數萬入江州攻擊之恐其衆與江州師
殽雜以赤色著衣上以爲符自長殺大友將境部藥
於橫川又誅秦友足于鳥籠山刎土師千島於安河
遂至勢多大友自將兵軍陣勢多橋西旗幟蔽野埃
塵連天鼓鐘雷震列弩亂發矢降如雨大友將智尊
戰死大友敗走男依乃超橋追討大友于粟津大友
趣山下自縊而死時二十五歲男依刎其頸致之天
武所

九三　通憲埋土　　九四　高國隱壺

藤原通憲武智麻呂之苗裔也父曰實兼世以儒學
爲業任文章博士所謂南家之儒也高階經敏以通
憲幼而才幹過人養以爲子及成人好讀書博通事
物兼達諸道通憲以不遂儒業入他姓家也後復本
姓云通憲剃髮改名信西及後白河帝時登庸而預
政事二條帝平治元年黄門右金吾藤信賴與信西

有隙遂搆兵信賴與源義朝謀欲討信西曁平淸盛
信西豫知之逃出宮殿如奈良掘土埋身於地中敵
兵倏追來發土斬其頸其子皆流刑蓋笠置解脫上
人者憲之子也

武藏守細川高國戸部政春之子也後柏原帝永正
十七年二月與細川澄元爭柄六月澄元死高國乃
擅威築城於攝州尼崎以自保後奈良帝享祿四年
六月三好長基使澄元之子晴元將兵與高國戰于
尼崎大敗之高國潛走入民家隱大壺中三好氏尋
之乃誅之

九五　島村化蟹　　九六　淸盛得鱸

高國之黨島村某勇而有膂力高國亡而後挾敵士

二人於左右而入水久傳其靈化而爲蟹俗名謂之
島村蟹

平清盛備州刺史忠盛之子也初爲藝州刺史時航
海自伊勢阿野津赴熊埜有大鱸魚躍入舟中舟中
人皆祝之清盛曰古周武王渡江白魚跳入其舟夫
亦此祥歟乃命庖人煮之食之後進相國擅政柄

九七　巳貴訪兒　　九八　瓊杵代親

天照大神以思兼神妹萬幡豊秋津姫命配正哉吾
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爲妃令降之於葦原中國復
遣武甕槌神及經津主神先行驅除時二神降到出
雲便問大巳貴神曰汝將此國奉天神耶以不對曰
吾兒事代主射鳥遨遊在三津之碕今當問以報之

乃遣使人訪之對曰天神所求何不奉歟故大巳貴
神以其子之辭報于二神二神乃昇天復命而告之
曰葦原中國皆已平竟時天照大神敕曰若然者方
當降吾兒矣且將降問皇孫已生號曰天津彦彦火
瓊瓊杵尊時有奏曰欲以此皇孫代降故天照大神
乃賜瓊瓊杵尊八坂瓊曲玉及八咫鏡草薙劍三種寶
物令降中國

九九　輪子達經　　百　侂用振巾

輪子者後嵯峨帝之孫女鎌倉將軍宗尊親王之女
也明敏有才思好看書常讀十三經善記之其語云
道德仁義者人之飲食也得之則在山中海畔而亦
可以養身失之則居帝都金殿而不能安身

宣化欽明之際大伴狹手彦奉詔率兵航渡以破高
麗其妻曰侂用姫傷分袂之悲登松浦山而振領巾
遙招狹手彦之船遂名其山曰領巾振山山在肥之
前州按欽明天皇時新羅不服天皇二十三年秋七
月遣大將軍紀男麻呂宿禰副將河邊臣瓊缶及伊
企儺等與新羅戰新羅乃進軍逆戰破之官軍前鋒
所傷甚多而遂降矣唯伊企儺爲人勇烈終不降服
新羅將拔刀欲斬逼而脱褌追令以尻臀向日本大
號叫曰日本將嚙我臗脽伊企儺即號叫曰新羅王
啗我臗脽雖被苦逼尚如前叫由是見殺其子舅子
亦抱其父而死伊企儺辭旨難奪皆如此由此特爲
諸將師所痛惜其妻大葉子亦並見禽愴然而歌曰

柯羅倶爾能基能陪爾陀致底於譜磨故幡比例甫
（領巾振）囉須母耶魔等陛武岐底蓋領巾振者大葉子
事耳而後人誤爲侂用姫事可疑矣

百一　賴之輔佐　　百二　良相慈仁

細川右典廐賴之者足利尊氏之臣仕尊氏義詮而
多戰功貞治六年義詮以倦繁務讓義滿賴之爲之
執事義滿時十歲賴之輔佐幼君以天下爲已任退
佞臣而進方正且使有文才者侍左右從容匡導之
爲卑禮招賢之媒且使髦者六人蒙異衣著袴帶大
小刀似俳優者名曰佞坊又曰童坊稱其阿彌滑稽
諂諛戲謔佞媚徘徊營中以爲笑是欲使義滿疾佞
者也故謂諸士爲讒佞者呼曰侍佞坊人皆耻之於

是制法律示諸士又評議采地獄訟之事其餘政道糺斷是非世以爲良傳且咨誨義滿以善言於諸士羅列之時使言之故雖義滿尚幼而衆皆無不畏服後頼之薙髮曰常久明德三年二月卒歳六十四號永泰院義滿自送葬

藤原左僕射良相閑院左丞相冬嗣公第五子忠仁公良房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大學仁明帝承和元年擢陪侍齡及不惑亡配江氏爾後不娶性慈仁輕財重法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獨者二字割封戸納莊田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五十五而薨矣

百三　仁山祈聖　　百四　兼俱亂神

等持院源尊氏號仁山居士與官軍戰失利遂赴于西州逮多多良濱之後遙廻旆於東方望野州足利祈學校孔聖像竟大勝入雒城也

卜部兼俱意美麻呂之後裔也卜部兼延十七葉之孫自兼延以還護洛東吉田神社以神祇龜卜爲業至兼俱以神祇之道資佛氏之教以混淆之而爲一致遂亂日域之神後柏原帝永正八年卒年七十七

百五　小角騰空　　百六　進雄敺雲

後小角者賀茂後公氏今之高賀茂者也和州葛木上郡茆原村人少敏悟博學兼鄉佛乘年三十二棄家入葛木山居岩窟者三十餘歳藤葛爲衣松果充食時時駕五色雲優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爲使令一日告山神曰自葛木嶺跨金峯山其間危嶮雖若行者猶或艱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命夜夜運岩石督營搆小角呵神曰何不早成對曰葛木峯一言主神其形甚醜難晝役待夜出以故遲耳小角促一言主而不肯小角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官人曰我是管逆寇之神也今見後小角潛窺國家不急治殆乎危官人以聞文武帝下勅召小角小角騰空飛去不得追捕官吏設計畧收其母小角不得已自來就囚便配豆大嶋

進雄尊者伊弉諾伊弉冊之子也二神敕素盞雄尊曰汝甚無道不可以君臨宇宙固當遠適之於根國矣遂逐之於是進雄尊請曰吾今奉教將就根國故

欲暫向高天原與姉相見而後永退矣敕許之乃昇詣於天也于時溟渤以之鼓盪山岳爲之鳴呴天照大神素知其神暴惡至聞來詣之狀乃勃然而驚曰吾弟之來豈以善意乎謂當有奪國之志歟夫父母既任諸子各有其境如何棄置當就之國而敢窺窬此處乎進雄尊對曰吾元無黒心但父母已有嚴勅將永就乎根國如不與姉相見吾何能敢去是以跋渉雲霧遠自來參不意阿姉翻起嚴顏

百七　保胤殷聲　　百八　有章逸群

江州司馬慶保胤者冷泉帝圓融帝際人也以儒學爲業能文詩具平親王問曰足下文才如何對曰似著上達部駕毛車而時時有殷聲

菅三品文時爲學生藤原有章讃曰伊予世祿之胤
天爵自該接軫青衿廵遊乎道德之境分鑣班馬競
騖乎儒雅之林况翰藻瀏渕英聲卓犖詞人之蓮峰
氷未足敵其風流君子之雪白蘭薰栽堪混其芳
潔可謂姓藤之生逸群之駿者也字曰藤君衆之所
望也

百九　弘仁乏肉　　百十　天長軟筋

仁天長二皇帝能草隷世稱二妙論者言弘仁勁
乏肉天長豊肉軟筋筋肉均平肥瘦適宜者只亭
子皇子也皇子名恒貞天長帝第二之子也精翰墨
人也弘仁者嵯峨帝天長者淳和帝也

百十一　守屋燒佛　　百十二　馬子弑君

物部守屋者尾輿之子敏達帝以守屋爲大連以蘇
馬子爲大臣帝即位十三年秋九月從百濟獻彌勒
石像一軀馬子請其佛像經營佛殿於宅東安置石
佛屈請僧尼大會設齋是時亦國行疫疾死者多守
屋大連與中臣勝海大夫奏曰何故不肯用臣言自
考天皇及於陛下疫疾流行國民可絕豈非專由蘇
我臣之興行佛法歟天皇素不信佛法故詔曰灼然
宜斷佛法於是守屋大連自詣於寺踞坐胡牀斫倒
其塔縱火燔之并燒佛像與佛殿既而取所燒餘佛
像令棄難波堀江

蘇我馬子者稻目之子也敏達用明時爲大臣執事
於朝廷上宮皇子與馬子親睦甚矣及用明帝崩而

守屋竊議立帝弟穴穗邊皇子將即位爲帝馬子不
肯殺穴穗邊而與上宮共攻守屋守屋三戰三勝舍
人跡見赤檮跡見姓赤檮名也射殺守屋遂族之於是馬子
足謀立崇峻帝帝甚惡馬子之擅國政于時有人獻
山猪帝指猪曰何時殺我所嫌之人如斷此山猪乎
上宮皇子在坐又有寵嬪之女以所聞共告馬子馬
子畏而使人弑帝

百十三　狹知作盾　　百十四　鹽土投櫛

高皇產靈尊敕大物主神汝若以國神爲妻吾猶謂
女有疏心故今以吾女三穗津姬配汝爲妻宜領八
十萬神永爲皇孫奉護乃使還降之即以彥狹知神
爲作盾者此作盾之始也

火火出見尊患兄責鉤乃行至海邊彷徨嗟歎時有
一長老忽然而至自稱鹽土老翁乃問之曰君是誰
者何故患於此處乎火火出見尊具言其事老翁即
取囊中玄櫛投地則化成五百箇竹林因取其竹作
麁籠內尊於籠中投之海直到海神豐玉彥之宮

百十五　履中賞櫻　　百十六　諸兄獻橘

履中帝仁德帝之子母曰磐之媛帝曾浮舟於篸池
置酒設宴于時櫻花落而入帝之所舉盃帝大悅賞
之遂名宮曰稚櫻宮分遣文墨之士於萬國記其國
中之事在位六年而崩年六十

橘諸兄公初曰葛城王敏達帝之玄孫也帝誕難波
親王親王生栗隈王授正上一品栗隈生美奴王爲禮

部尚書通議大夫美奴生葛城王聖武皇帝天平元年冬十一月帝自取橘賜葛城王敕使以之爲姓且改名諸兄十年補右僕射十有五年轉左僕射號井手左大臣二十有一年叙文散位孝謙帝寶字元年享歲七十四而薨矣

百十七 吉備軍制　　百十八 匡房兵術

吉備大臣始曰下道眞備仕于元正聖武孝謙光仁之際再入中華振名異域博識聲價爲時流所推故進拜右僕射歸自華夏進其所習唐禮百餘卷軍制亦在其中聖武帝大嘉之闔國以爲矜式孝謙天平寶字四年十有一月遣春日部三關土師宿禰關成等十六人於大宰府令就吉備朝臣（此時爲大宰大貳）講習

諸葛八陣孫子九地及結營向背也

中納言匡房姓大江世以儒學名家性英敏八歲能讀遷固之書堀河帝時爲宰府權帥博洽強記而能辯論時人不斥其名稱之江帥迄今世人沿襲謂人有才能論辨者爲江帥遂以爲口實其祖先維時得張良一卷兵書傳至於匡房時源義家累葉將族而不知字請匡房以國字譯解此書匡房諾之書以授義家義家藏之家珍焉鳥羽帝天永二年七月疾而終享年七十一

百十九 忠常人穴　　百廿 義仲朝日

仁田四郎忠常姓源出於淸和帝而桃園親王貞純之支流也建仁三年六月大樹賴家狩于駿州（富士）其山麓有空谷號之人穴命忠常使窮其穴賜以寶劍忠常承命直入於穴中翌日而出言大樹云洞口甚狹隘不可廻踵故進步難澁其中暗昧而難知途傷心魂多吾與從者各執炬火進行路水流浸足蝙蝠多飛遮顏不知其幾千萬前有巨川逆浪奔漲欲渡之足失據時倏見火光之怪異從者四人頓死矣忠常投劍于河中得生還

木曾義仲者源爲義之孫而義賢之子也治承之時源賴朝等蜂起義仲聞之又起于信陽威振北地其臣今井兼平樋口兼光楯親忠根井行近等更有軍功壽永二年八月太上帝（後白河帝）削平氏官籍以其采地頒賜之諸源以豫州與義仲授左典廐稱曰朝日

將軍後鳥羽帝元曆元年正月拜征夷大將軍義仲自伐其功以逆威加太上帝源賴朝在鎌倉聽之使範賴義經等討之義仲敗北趣勢多中流矢而死歲三十一

百廿一 淡海律令　　百廿二 冬嗣格式

淡海公不比等者藤大臣鎌足之子毋者車持國子君之女也文武帝四年不比等奉詔撰律令律六卷以定刑賞之法度令十一卷以述政事之令命不比等爲人智而賢有女曰宮子媛文武帝納之爲妃奈帝元明即位改元和銅拜右大臣女帝元正養老二年重奉敕修律令各十卷以補其先所述作之罅漏四年八月薨齡六十二贈文散位大相國謚文忠公女

帝孝謙天平寶字四年八月勅曰故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不比等非唯功高於天下是復皇家之外戚爰以先朝已極官位以報功德而准周禮猶有不足豈有勲績蓋於宇宙朝賞未允人望宜依太公故事追以近江國十二郡封爲淡海公

閑院左丞相冬嗣右丞相藤內麻呂之子其爲人器度寛弘英才而有偉畧兼好學嵯峨帝弘仁十有一年奉勅撰弘仁格弘仁式二部以明法度助政事皆行乎世亦立勸學院使藤氏年少者讀書於此院淳和帝天長三年薨年五十二贈正一品

百廿三　王子口眼　　百廿四　開耶國色

王子者陸奥守藤原倫寧女也爲攝政太政大臣兼

家公之妻生右大將道綱王子嘗有言曰人皆平生須著眼於口也著眼於口頭當無毛頭過而好事日益矣蓋王子者日本第一之美人亦能倭歌矣

木花開耶姬者大山祇神之女磐長姬之妹也瓊杵尊降臨時謂大山祇神曰吾見汝之女子欲以爲妻於是大山祇神乃使二女持百机飲食奉進時瓊杵尊謂姊爲醜不御而罷妹有國色引而幸之云

百廿五　淳茂神妙　　百廿六　義秀勇力

菅原淳茂者菅丞相之子也宇多醍醐之間擧秀才進士及第任大學頭授文章博士八月十五夜陪亭子院賦月影滿秋池詩曰碧浪金波三五初秋風計會似空虛自疑荷葉凝霜早人道蘆花過雨餘岸白還迷松上鶴潭融可弄藻中魚瑤池便是尋常號此夜清明玉不如上皇吟誦數回曰神也妙也恨不使先公見之先公指菅丞相也

朝夷名義秀者和田義盛之第三子也其力能扛關順德帝建保二年二月泉小次郎親平密謀立賴家之子千壽而亡北條之屬事發覺逮及義盛子義直義重并姪胤長於是義盛請赦我子罪於大樹實朝實朝許之更請胤長之罪實朝不許之請其家地許焉已而渝約與其地於北條義時義盛恨望之遂叛義盛孫朝盛仕實朝爲近臣甚寵遇以故憂祖父之異心以爲父生之君養之隨君則失孝隨父則失忠進退惟谷遂自圓顱而去義盛追而及之以之而歸

矣五月二日義盛以其屬襲實朝之舘亦攻義時之居義時闔門拒之義秀時三十八歲勇力無雙卽手批其門破之入其庭中希能當其鋒者遂焚其舘北條泰時等拒之義秀戰不利率其殘卒赴房州云歷對州行高麗國云

百廿七　賀安天文　　百廿八　吳漢機織

賀茂氏者其先孝靈帝第三子稚彥命以功封備之中州其後胤下道眞備元正帝時齡弱冠餘而從遣唐使縣守入中華經史日者陰陽諸藝術悉傳而歸于本朝逮孝謙帝賜姓於賀茂進授右丞相光仁帝寶龜三年年八十二而薨七世後曰保憲能通天文曆數奉敕造曆圓融帝時歷陰陽博士次任陰陽頭

自此世世相繼以其業爲家安倍晴明就保憲學天文極其底蘊故以暦術傳其子光榮以天文道授其門人晴明於是乎兩道相分矣安倍氏左大臣倉橋麻呂之遠孫安大史晴明受賀茂保憲之術凡日月星辰雲色風氣悉無不達者有天變災異則以密封書奏之晴明嘗一條花山時任天文博士子孫累世掌天文術晴明父曰益材爲大膳大夫

應神帝二十年九月倭漢直祖阿知使主其子都加使主並率黨類十七縣而來歸焉三十二年二月戊午朔遣阿知使主都加使主於呉令求縫工女阿知使主等欲達于呉不知道路乞知道者於高麗高麗王乃副久禮波久禮志二人爲導者由是得通呉呉

王於是與工女兄媛弟媛呉織穴織四婦女一云呉織者呉國之織工也姓呉氏以其巧織縑帛名之曰呉織也又漢直阿知使主所率衆民織綾因賜姓阿耶也蓋漢字亦讀曰阿耶

百卅九　季仲黒帥　　百卅　公房白相

季仲者藤清愼公實頼之來孫特進經季之子也拜中納言堀河帝康和四年六月任太宰帥赴于紫陽面深黒故時人呼之曰黒帥長治二年十一月移常州尉累大柱國

藤公房恒德公爲光五葉之胤也父經任大納言公房嘗爲右京大夫補參議自以壯而頭髮皆如雪世人稱之曰白髮宰相

百卅一　玉田隱墓　　百卅二　土師壬葬

允恭天皇五年秋七月朔地震先是命葛城襲津彦之孫玉田宿禰主瑞齒別天皇之殯當地震之夕遣尾張連吾襲察殯宮之消息時諸人悉聚無闕唯玉田宿禰無之也吾襲奏言殯宮大夫玉田宿禰非殯所則亦遣吾襲於葛城令視玉田宿禰是日玉田方集男女而酒宴焉吾襲擧狀具告玉田玉田畏有事以馬一匹授吾襲爲禮幣乃密遮吾襲而殺于道路因逃隱武内宿禰之墓域天皇聞之喚玉田玉田疑之甲服襖中而參赴甲端自衣中出之天皇分明欲知其狀乃令小墾田采女賜酒于玉田宿禰采女分明瞻衣中有鎧而具奏于天皇天皇設兵將殺

玉田乃密逃出而匿家天皇更發卒圍玉田家而捕之乃誅

垂仁天皇三十二年秋七月朔皇后日葉酢媛薨臨葬天皇詔群臣曰從死之道前知不可今此行之葬奈之何於是野見宿禰進曰夫君王陵墓埋立生人是不良也豈得傳後葉乎願今議便事而奏之乃喚出雲國之土師部壹伯人自領土部等取埴以造作人馬及種種物形獻于天皇曰自今以後以此土物更易生人樹於陵墓爲後葉之法則天皇大喜詔野見宿禰曰汝之便議寔洽朕心其土物始立于日葉酢媛之墓仍号土物謂埴輪亦名立物也仍下令曰自今以後陵墓必樹是土物無傷人焉天皇厚賞野

見宿禰之功亦賜鍛地郎任土部職因改本姓謂土
師臣是土部連等主天皇喪葬之縁也

百卅三　貞時巡行　　百卅四　為基雄壯

平貞時者時宗子時頼孫也追祖父時頼先蹤潛出
巡見諸州體察民風時久我内府某背上皇叡旨削
官籍悉沒收采地擯黜城南村埜結茅纔容身貞時
適經其居怪之抵門訪其誰家主人又何姓氏家人
出答之備叙其所以蹭蹬貞時聞之曰主人罪責甚
輕盍赴鎌倉告之府君遂達叡聞以免其罪乎家人
曰主人常謂臣而舉君之非者非吾志矣貞時大感
拭涕去其後歸相陽審達此事於上皇上皇有懇召
遂咸還賜於久我家之舊地也

長崎為基者父曰思元其志氣雄壯自帥師欲扞禦
新田氏於是新田衆軍圍繞於長崎之兵士其命殆
危長崎父子相借追之攻擊及七八度新田之圍為
長崎見突不能敢當而新田士卒罷戰退去暫休疲
馬息勞卒焉新田氏亦聚兵來攻時父思元亦出欲
接之為基踟躕佇立適見父之所軍而灑涕不能進
思元覩之揚聲大呼曰汝何慕我之如此也汝不可
悲與我永別我縱歿而汝獨可生乎汝縱不歿而我
豈可生乎縱使汝與我再遇豈能得久乎今日我命
已窮必可戰歿也為基聞之拭涙更入敵軍與衆又
大戰遂走敵軍單騎而脫身不知其所終矣

百卅五　義村爭先　　百卅六　基久恨上

建暦三年和田左衛門尉義盛挾逆謀與其子新左
衛門尉常盛朝夷名三郎義秀四郎義直義重等連
結族黨忽襲將軍之營事起倉卒營中騷動時波多
野中務丞忠綱出而拒戰身先士卒奮擊破之三浦
平六左衛門尉義村亦率所部馳來援之乃激勵衆
士皆爭奮復討之既而義盛戰歿朝夷名義秀新左
衛門常盛等敗北而逃走是日微忠綱等則府營不
守也將軍實朝召軍士於柳營中問功之高卑波多
埜忠綱進曰戰場之中先鋒陷陣者獨在于我而義
村伐功貪賞自以為先鋒也何偽之甚相摸守義時
密招忠綱於別所謂之曰米町之軍足下雖有功而
政所之後實義村之力也然則柳營無他宇内無為
者豈非由義村之忠勲乎足下欲與之爭功而難矣
乎唯為足下慮之不如莫自伐功而相競焉如此而
待賞不亦可乎忠綱不悅曰夫士之赴戰莫不以先
鋒效績悉為其心我承繼家業以武事為其職而今
携弓把矢履危向敵數四于茲安得不自以為功乎
驕一旦之賞捨萬世之名吾則不為於是實朝引兩
人於殿前捲簾親問以試眞偽兩士各爭未決故召
戰士山城判官金子某問之金子言曰著赤皮鎧而
乘葦毛馬之士為之先登矣此馬義時嘗所賜也遂
知忠綱為其先登也

基久者賀茂縣主世司鴨之神廟職者也基久有一
女子妖姿媚態艷麗綽約絕代之國色也年甫十六

紅閨之下吟咏絲竹靡不學焉世人覩其貌者聞其
志情者皆莫不動心惱神後宇多帝之皇子尊治號
帥宮一見之甚注意纏綿之情不能自禁遣媒氏密
通書以喻其情女子亦心憐之而恐其聲之泄于外
不能許諾焉後伏見帝之皇子量仁亦覩其姿色不
覺自失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乃遣媒妁述其款曲
濡筆副以一首倭歌先是尊治已詠倭歌聊寓情懷
以贈焉至是女子並採二王之歌呻吟未決尊治皇
子之媒氏獨笑而歸報之以使婢僕迓之皇子大喜
命臣僕以牛車迎之及夜闌車輿婢僕羅列門外相
俟女子之出久矣婢僕之輩入門使促之女子遂出
將乘其輿時家父甚久自外來視之驚曰今夕適何

處阿誰招汝邪母荅曰帥宮遣人召之故應其命也
父大怒禁止之曰舉世咸謂量仁皇子應爲儲君也
若事此君爲之妃嬪則我齡雖既老而猶如老樹之
再得春節而發英花今適帥宮假使女子得其寵眄
異日於我何幸之有母不欲違夫之意出謂其來迎
者曰只今女子俄有恙發臥而在牀不得以應命後
日有瘥則急可令適之於是來迎婢僕還車空反皇
子不知其詐以爲實疾而屢令候焉父母遂令女子
趣量仁皇子尊治皇子聞此嘶忿抱憤甚故逮尊治
皇子踐極使基久俊替其職而與之貞久是故基久
以解其神職感時世之屢移識上情之無定飮恨作
倭歌一首斷髮逃世云

本朝蒙求卷之中

本朝蒙求標題卷之下

一光孝貴相　二敦末光明　三繼體勸農
四清和覽畊　五長君鬼佛　六昭子弟兄
七助種蛇逃　八重盛還城　九三守藝院
十兼季菊庭　十一政子尼將　十二坂額章形
十三仲綱木下　十四宗盛燧廷　十五成範櫻町
十六宅嗣芸亭　十七惟高地藏　十八感世觀音
十九頼業學庸　二十蟬丸琵琴　廿一伏翁啞態
廿二久米滌心　廿三香政殉死　廿四資朝羨擒
廿五加賀伏柴　廿六侍從待宵　廿七縣守斬虬
廿八廣有射妖　廿九津渙呂兒　三十濃民暖飄
卅一眞根代死　卅二良秀笑燒　卅三朝長捘冑

卅四行平網像　卅五頼光鬼窟　卅六政頼鷹養
卅七信義牧馬　卅八信明玄象　卅九高市直言
四十元良高響　四一佐理手書　四二阿禮口授
四三道廣立成　四四俊基詐瘳　四五頼長抗衡
四六兼良博厚　四七築賊奪妃　四八楠母訓幼
四九親通舍利　五十雅通挑婆　五一惠尺出記
五二建雷執戈　五三高時愛犬　五四阿新喜蠅
五五重能詐詔　五六長能沒歌　五七義盛結黨
五八北條分財　五九浦見慢天　六十希世死雷
六一眉輪刺皇　六二武烈割胎　六三重衡牡丹
六四惟盛楊梅　六五玄壽鬢髮　六六源信拔藝
六七仁妻覆舟　六八江萱書幣　六九源兆吟[illegible]

七十菅祝折桂　七一二皇互讓　七二六子俱誓
七三庶幾詠燈　七四高德題木　七五稻日捨家
七六鷲住越屋　七七公宗作穽　七八義深匿櫝
七九今川軌範　八十護良擒戮　八一正成智謀
八二師直姪佚　八三恆明三辨　八四蝦夷八佾
八五間守叫哭　八六山田戰慄　八七忠信義勇
八八宗憲朴實　八九高家刈麥　九十押坂喫芝
九一石見偷璽　九二師泰壞碑　九三忍坂五赴
九四永福四悲　九五眞王供墓　九六釆女擲池
九七秀方坐甲　九八陽勝遊空　九九國樔貢魚
百不盡祭蚕　百一二帝南北　百二兩雄西東
百三義成博涉　百四顯家戰功　百五良香動鬼

百六寶親施囚　百七眞貞猛熊　百八躬高獼猴
百九信隆養雞　百十木曾拜鳩　百十一基氏切鯉
百十二實基返牛　百十三曉月蟣蝨　百十四泰衡鼠鴉
百十五宗繁飢餓　百十六河邊霹靂　百十七實澄昨薄
百十八宗高扇的　百十九稱光魔法　百二十光仁政績
百廿一生馬白帽　百廿二廣嗣赤鏡　百廿三逸勢善隸
百廿四俊成採詠　百廿五兄媛省親　百廿六中將辭聘
百廿七成貞倭扁　百廿八豐長鄒孟

本朝蒙求卷之下　標題終

本朝蒙求卷之下

雒陽　仲徹菅亨　編輯
元樸辻質　校訂

一　光孝貴相　　二　敦末光明

光孝天皇諱時康別號曰小松天皇紀伊守藤總繼女澤子所產而仁明帝第二皇子也嘉祥二年渤海國人入覲大使王文矩望見光孝天皇（親王時）在諸王中拜起之儀謂所親曰公子有至貴之相其登天位必矣

親衛校尉野敦末常好佛事不慳財造堂像寫經論永長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誡子孫曰汝等莫相近乃向佛像趺坐晡時一光從西南飛光射胸間人恠之見戶外無日影時陰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絕後數日光明猶存見者奇焉

三　繼躰勸農　　四　清和覽耕

繼體天皇諱男大迹譽田天皇五世之孫詔曰朕聞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帝王躬耕而勸農業后妃親蠶而勉桑序況厥百寮暨萬族廢棄農績而至殷富者乎有司普告天下令識朕懷焉

清和帝文德帝太子也母藤原明子（染殿后也）貞觀六年二月幸藤良房之第賞遊觀花又命城州刺史紀今守引農民來令爲耕耘之事而親覽之察其苦艱也

五　長君鬼佛　　六　昭子弟兄

長君者藤相府晴良公妻也諺云愚哉人心以鑛金同鎔鑄造鬼佛視其金佛則敬崇之視其金鬼則畏怖之同出自一金而其見各殊人之善惡亦如此出於一心而其分大異世間之事一一以此可識得焉可謂格言也

昭子者貞信公藤忠平妻清愼公實賴母也嘗語云信有諸我則衆人皆爲我兄弟我失信於人則兄弟親族亦爲仇讎也

七　助種蛇逃　　八　重盛還城

清原助種嘗禁護尤近府遂夜更有毒蛇來迫其身將爲之傷助種不驟驚取笛吹之奏還城樂一曲其音勝絕蛇聽之走避矣遂免所傷仍名此笛曰蛇逃也

平內大臣重盛太師清盛胄子也爲人慈愛而有智勇角有事造于建禮皇后之中宮登仁壽殿坐有頃官女師典侍出與重盛對話時巨蛇出而入重盛右膝下重盛視之意我倘驟動則師典侍驚惶又恐皇后有驚心徐以左手抑蛇首以右手押其尾召在堂下輩于時六位藏人源仲綱來提其蛇出使奴僕棄之道路翌日重盛感仲綱之雄志以黑色良馬并太刀賜與焉仲綱答書曰昨之事其志之所至實可謂符合還城樂蓋謂之還城樂者此舞樂有爲捕蛇之勢故云爾也

九　三守藝院　　十　兼季菊庭

光祿大夫藤三守、鎌足之來孫也。父曰直作、爲牧。三守以官祿之奇贏、募買勝地、經營一屋、號綜藝種智院。其中悉收入九經九流三玄三史七略七代文等書、使衆人滋獵焉。仁明帝時拜右丞相。承和七年薨于私第。

今出河右丞相兼季、西園藤相府實兼第三子也。家于洛今出河地。仕後醍醐帝、拜右丞相。雅愛菊花。時之滿庭。每至時節、翫賞終日。稱曰菊庭。亦造亭於其傍、號菊亭。後人以爲家之佳號云。

十一 政子尼將　　十二 坂額童形

平政子者、遠江守北條時政之女也。嫁于源賴朝、生賴家・實朝。正治元年土御門帝賴朝捐館、政子剃髮爲尼。

顧命、尚將授從二位。謂之二位禪尼。承久元年、實朝薨。自此後、二位尼聽天下政。故世俗呼稱尼將軍。後堀河帝嘉祿元年、齡六十九卒。

坂額者、越之後州城資盛姨母也。建仁元年、資盛據爲坂賊叛。時佐佐木盛綱奉賴家命、率衆攻之。互多殺傷。坂額善射、假爲童形、結髮著甲、居城上、放矢中之者、皆斃。藤澤氏某在高處、射之中坂額股。即仆。因生擒之。資盛遂敗北。及坂額創愈、將軍源賴家令淺利義遠納而爲妻。額女雖形甚醜、而其雄如此矣。

十三 仲綱木下　　十四 宗盛煖延

仲綱者、源光祿賴政之子也。仕補豆州刺史。家養駿馬。仲綱愛之、名曰木下。平宗盛欲得之、使人請之。仲綱不欲與、爲詭言答曰、頃日馳驅頗數、而馬蹄甚倦。故遣之邊邑、休其疲勞。宗盛聞其詐、詭言於倦疲頗令請之。源光祿謂仲綱曰、何愛一馬。於是仲綱詠倭歌一篇、而致之於六波羅館。宗盛視之曰、馬是駿逸也。然而仲綱之惜甚可憎也。乃燒鐵於火、燒印乎馬背、書仲綱而韉之。于既仲綱聞之大怒。光祿亦深銜之。遂謀討平族、勸茂仁皇子事。發覺、賴政奉皇子孫于近州三井寺。賴政臣有渡邊競者、尚留其家。宗盛召之、問曰、汝何爲不隨光祿行乎。答曰、主不使吾知之。故留而已。曰、汝附吾哉、從賴政乎。曰、何爲從謀敵之人。且疑吾不臣、不令知之。只願仕公、而夙夜竭心、致身於君耳。宗盛大嘉之。終日侍坐。及日暮、謂宗盛

曰、願賜一良馬。吾行討賴政矣。宗盛乃命守廄者、賜良馬。其名曰煖延。競乃乘之、馳臻三井寺、獻之仲綱。仲綱悅之甚矣。燒鐵書平宗盛字、印於馬背、放之六波羅。宗盛見之大怒、謂競之賣己。

十五 成範櫻町（一作重教　或作繁則）　　十六 宅嗣芸亭

藤原成範、日向守通憲之子也（通憲薙髮、改名信西）。兄俊憲爲東宮學士。成範風流閑雅、綽有餘裕。官至中納言。性甚愛櫻花。每聞吉野勝絕、慕其風致、乃於其所居之傍多植櫻樹、構亭其中。每至春日、開拆含芬、吐芳郁郁。菲菲左右、照映如雲如雪。成範飲宴嘯咏於其間、以爲娯樂。時人呼之爲櫻町中納言（本朝謂街巷爲町也）。成範平日愛櫻花之壽不過數日、因禱之於神、求延其壽。自

是其花經三七日而榮茂不衰人以太奇之有子曰
基範
金紫光祿大夫黃門石上宅嗣者以文才俊邁稱揚
于當時光仁寶龜年中撰遣唐大使詔中華謂諸名
德歸當宮一宇屋焉牓曰芸亭收貯群籍於其中自
作其記天應初元六月捐館矣

十七　惟高地藏　　十八　感世觀音

周州玉祖神宮司惟高者世爲神官也而歸心佛乘
平日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日俄爾氣
絕忽赴曠埜迷而不知路於時六沙門儀相嚴好徐
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
錫杖一人持華筥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

知我等不惟高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居在南方
並現六種身將要救六趣衆生汝本巫屬而久歸心
我輩是以命汝還魂本土汝甦之後必須造我像以
致恭敬言畢倏然不見惟高驚覺遂甦問之家人
死後已經三日也惟高深信益敬便搆一宇刻地藏
佛六軀安之其中瞻礼供養無時而懈後年七十餘
而卒
感世者以造佛像之工爲活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
成命世刻觀音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受錢帛
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所償工甚過不如殺於路
奪之則追及大江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觀自
在新像肩上有割切從其瘡血流凝地宮成怖怖曰

[illegible]二公佛像何故如此也便使使者馳都見世世
[illegible]志使者復命宮成驚惋而急詣工家返所奪財備
言所以世曰我於大江山逢賊被掠財潛逃歸家耳
今聞君言大悲尊代吾受刑也二人執手感嘆自此
盟親友今穴生觀音者是也

十九　賴業學庸　　二十　蟬丸琵琴

賴業姓淸原舍人大王之遠裔音博士祐隆之子也
初侍讀於高倉帝補穀倉院別當舊名顯長更改賴
業拜中散大夫每讀禮記謂大學中庸兩篇爲後世必
有廣才達理人則抽繹出之別爲二書而爲抵代之
至寶矣其言果然蓋雖地異世殊其意氣相感如此
乎後鳥羽院文治五年閏四月十有四日享年六十

八而卒于私寢（今西嵯峨寶壽院中車裂明神者賴業祠也）
蟬丸者仁明帝時人其姓氏不詳亦不識何人繼胤
蓋古之隱逸士也居相坂結屋廬幽栖焉尤善彈琴
瑟琵琶又能吟倭歌寓其志施名後世其平素所手
琵琶所謂無名也深草帝救良岑宗貞使往習和琴
世云相坂關明神者乃蟬翁也

廿一　伏翁啞態　　廿二　久米染心

伏見翁者不知何許人亦不審其姓名翁臥和州菅
原寺側嗣不起三年又遂不言人咸呼爲啞者行基
迎天竺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二僧相歡乃執箸
爲拍技而互舞于時翁俄起入寺又作舞而歌曰時
哉時哉緣熟哉三人倶舞其不相怪如舊相知蓋昔

身作咥態者爲發此言也名其臥所曰臥見崖因而
以名翁焉（臥見後人收日伏見）
久米仙人和州上郡人也入深山學仙法食松葉服
薜荔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婦人以足蹈洗衣其脛
甚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漸喫煙火復塵寰然鄉黨
親族嘗稱其名皆書前仙其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
悠然背於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
薩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云

廿三　香斂殉死　　廿四　資朝羨擒

香斂者安康天皇時事于大草香皇子皇子即仁德
子也有背安康天皇之命一旦殺皇子於是曰香斂
父子俱傷其君無罪死之父抱君頸二子各執君足

而唱曰吾君無罪死悲哉父子三人生事之死豈不
殉是不臣矣即自刎死於皇尸側衆皆流涕也
日埜黃門資朝者眞冬之後文章博士亞相俊光之
第三子也正中年中資朝奉後醍醐帝詔命陰謀亡
鎌倉北條氏事覺終就生擒繼貶降佐土後被死刑
焉初資朝路過六波羅時偶視冷泉爲兼被生擒而
往歎云嗚呼在世者如此則足矣後果然也

廿五　加賀伏柴　　廿六　侍從待宵

加賀者鳥羽帝皇后待賢門院之官女也善倭歌嘗
有宿構之吟其心自謂秀作而不語人爲俟時出之
偶遭花園左府源有仁之戀之加賀與源公契情密
並經時月源公稱有誕節加賀以宿構之吟贈之源
[illegible]吟之清絕其賞美焉世人遂呼稱伏柴加賀
其歌云兼底與利思之事於伏柴乃樵波加利奈留
歎幾世年登波
小侍從者姓紀氏武內宿禰之苗裔石淸水別當光
淸娘也仕近衞皇后藤多子多子者德大寺左大將
實定妹也實定常與侍從通情好甚厚一夕同衾並
枕接歡笑既而夜將曙實定歸去侍從惜別詠歌一
首以寄其情曰待宵仁深行鐘乃聲聞計波阿加奴
別乃鳥波物加波世人感稱其歌名曰待宵侍從

廿七　縣守斬虬　　廿八　廣有射妖

仁德天皇六十七年冬十月甲申吉備中國川嶋河
派有大虬令苦人時路人觸其處而行必被其毒以

多死亡於是笠臣祖縣守爲人勇悍而強力即擧劒
入淵斬虬河水變血故號其水曰縣守淵
隱岐金吾校尉廣有者事于二條藤府道平甚有勇
名後醍醐帝建武之初元紫宸殿上有妖鳥飛來其
鳴聲甚恠至上暨諸卿百官聳之無不忌畏廷臣共
奏曰左相之臣有隱岐廣有者力強能射於是命廣
有射之奉詔執弓矢遂射殺焉叡情大悅賞賚以因
州中二邑爲之食祿也

廿九　津漁罟兒　　三十　濃民腰瓢

推古天皇御極二十七年秋七月攝津國有漁父沈
罟於堀江有物入罟其形如兒非魚非人不知所名

元正皇帝時濃州有一樵夫負柴販父父嗜醇酎樵夫每腰一大瓢以過酒家沽之以與父一日又採柴於山欲踏滑石失足而顛乃有酒香發於石罅以手履盤之醴泉迸出因掬之其味勝於麴酒樵夫喜而貯之於瓢以餽父日日以為務也帝聽之以靈龜三年九月臨御之感激其孝敕遣中使降詔於樵夫為濃州刺史又改元養老至今倡優之徒作養老曲以歌之聆者皆起孝心矣

卅一　眞根代死

應神天皇時武內宿禰之弟甘美內宿禰欲廢兄譖武內於天皇天皇遣使以殺武內有眞根子者其形似武內眞根惜武內無罪而空死語武內曰今大臣以忠事君無私心天下共知之願密避之赴于朝親辨無罪而後死不晚也且時人每云僕形似大臣今我代大臣而死以明大臣之丹誠乃伏劒自死焉　鉏麑代趙宣子之死今眞根有之

卅二　良秀笑燒

件歲有畫工名曰良秀失火于家屋宇悉焚燒良秀莫有憂色又無救火意獨立其傍點頭含笑數次矣或問之曰汝何為悅其失火乎荅曰我年來圖不動佛而不能備獲火炎之形容今幸得見其眞所以悅也又曰人之有業精得其意則貲財自盈于家矣何惜家財之燒失乎

卅三　朝長投胄

源朝長義朝第二子也二條帝時值平治之後義朝軍不利時朝長歲甫十六與父義朝至近江北之八瀨也以其傷矢脫胄投河去從其處[illegible]

卅四　行平網像

橘行平[illegible]好古之孫天曆帝十有三年行平奉敕神拜於因幡州一宮一宮乃武內之廟也行平拜畢旅次館舍俄頃寢病殆將不救荒服之境無醫術尤有莫奈之何因而効於神行平夢有一異僧來曰汝可赴賀留津以攘之除汝病行平夢覺急駕輿屆賀津居久而沈網於滄溟網羅中獲藥師之像其長五尺許輝光燿煜香氣普薰行平駭喜仰之其疾立痊心身和悅歸京師而烏丸之坊創一宇以敬安之今之因幡堂是也

卅五　賴光鬼窟

攝津守源賴光者多田滿仲子也三條帝時洛北八瀨山中有鬼窟一大鬼常匿其窟穴窟中有路徑通丹陽大江山而其鬼跳梁大江山棲止焉多惱殺路人賴光奉敕行至鬼窟遂刺殺其鬼云

卅六　政賴鷹養

仁德帝時百濟國遣使者米光獻奇鷹俊犬航梯以至越前敦賀津此時本朝未識鷹犬指呼術獨有政賴者奉敕向越州慰問皇華使者臂鷹牽犬以歸獻于帝然後米光欲擑百濟歸船政賴運籌粧美女載醇酎以酒滋之於是米光淹滯數月政賴盡得蘊奧之術朝廷賞之賜姓巨部以其家為鷹養人云

卅七　信義牧馬

卅八　信明玄象

信義信明俱源三吊傅雅之之子也兄弟並善音律能

云琵琶時人無辨其之甲乙時有右琵琶一雙一名
玄上（或作玄象）一名牧馬俱本朝之名器累世相傳以爲
於寶人亦不辨其勝劣矣信義乃彈玄象信明彈牧
馬俱殿上曲更無以優劣以選信明亦取玄象信義
又取牧馬同彈之於是音調聲響胥泥相阻時人乃
知信明超信義玄象勝牧馬焉

用九　高市直言　　四十　元良高響

持統帝三月三日將行幸伊勢時中納言三輪朝臣
高市麻呂上表敢直言諫爭曰天皇之幸伊勢此妨
於農時帝不聽竟如於勢州於是高市麻呂脫其冠
位擎上於朝重諫曰農作之節車駕未可以動帝不
從諫也

兵部主元良者陽成帝之皇子也嘗元日在大極殿
朝賀其奏言聲響其高而聞鳥羽之道路云

四一　佐理手書　　四二　阿禮口授

佐理者藤氏王丈日清愼公實頼丈日敦敏丹左府
時平女也佐理仕冷泉圓融之朝爲太宰府大貳素
善翰墨後世稱其手書曰佐跡與道風行成並駕是
以貞元年新營禁闕其門楣往往令佐理書焉亦馳
其名于中華故宋史載之矣
阿禮者不詳其何世蓋上世之聞人也能暗記神代
之事蹟此時本朝未有文字阿禮口授之於人而已
故後世亦有傳述之之人於是舍人皇子著日本記
若干卷也（一說云阿禮姓稗田名天武帝時人也爲人謹恪聞見聡慧）

四三　寛慶立成　　四四　俊基詳謬

寛慶八道廣家世以儒爲業在勸學院勤職久之後
家爲僧趣于南都號信救茂仁王謀興平族也事覺
遁而得於園城寺與興福寺僧徒僧徒令信救書其
[illegible]謂清盛爲平族之糟糠武家之塵芥清盛
聞之大怒欲執殺之信救擢罷亡命而赴北州改名
覺明爲木曾義仲爲之史臣壽永二年義仲討平氏
陣于越中羽丹生路側有小祠問之曰八幡神祠義
仲拜之且命覺明爲文祭之以祈其軍覺明援筆立
成文辭雖不美而紋接之才也
俊基者仕于後醍醐帝官藏人右少辨奕世以才
稱帝潛意減鎌倉北條氏召俊基及五六輩臣命之

軍旅事於是俊基隊謀如何而得能胡潛身共爲此
嘗時叡岳僧徒有訟爭者以款牒奏上之禁庭俊
基素執行蘭臺之政事且有文才故命俊基讀其訟
牒俊基佯謬讀楞嚴院爲慢嚴院坐中僚輩聞之互
目掩口嗤胡俊基愧赧而出終屏居私第改其衣服
潛出赴和州河州郡縣山村巷巡視城郭之可營軍
士之可屯之地尋訪人民之多少歷閲土地之要害
且察士之動圖無非軍旅之事也

四五　頼長拒衛　　四六　兼良傳厚

藤原頼長知足院相公忠實之子也兄忠通號法性
寺相公頼長崇德通衛之際事朝預臨拜左大臣後
白河帝保元元年新院崇德[illegible]頼長[illegible]

之乃集兵白河之宮中朝廷聞之乃命諸將令擊兵
攻之崇德軍大敗遁入如意山賴長道而中矢死時
年三十六賴長穎悟有才氣少而好學兼達倭漢嘗
從信西而學焉善政事有謀略容貌嚴重有台輔之
量兄忠通寬仁愛人文藝絕倫好吟詩詠歌兼善眞
隸甚得世譽賴長每譏之曰詩歌細藝眞隸曲伎
非朝廷之所急賢人君子豈必要之乎以故損益
合常以威權相共抗衡鬩牆之咎遂生紛亂衆長時
才使氣時人呼曰惡左府
太相國一條藤兼良者成恩寺關白經嗣子也博識
多才所著之書不少亦兼通神道佛學倭歌是故於
今人皆推之稱博厚仕于後花園後土御門二朝文

明五年齡七十二而剃髮改名覺惠號後成恩寺嘗
自負廣才有言若使菅丞相再生而其博洽之才不
知與吾何如也蓋自謂不可及已之才也文明十有
三年歲八旬而薨于正寢有子曰教房亦爲關白次
曰冬良爲內府

四七　築賊奪妃

尊良王後醍醐帝第一之子也元弘元年帝幸笠置
及東軍攻陷笠置乘輿播遷王遂爲虜配土佐州初
尊良納今出川右相公顯之女爲妃姿容卓絕綽有
餘妍以故夫妻之間情好甚密及至土佐參商相隔
魚沈鴈杳音耗不聞尊良想念之懷不能自制幽愁
戚時見于色監護之士有井某私知其意所在告
之曰私逆妃來何不可之有尊良悅之乃命侍臣秦
武文逆妃於京武文奉命趣京時妃避難於嵯峨深
草里武文尋求終得其居妃見武文悲喜交集不出
一言唯嗚咽耳武文曰陳尊良令其來迎之意妃甚
喜之遂從武文將趣土州道次尼崎欲俟風波穩而
自放舟時紫陽人松浦五郎者將歸其國亦過此所
竊視妃容色無雙意私悅之有劫奪之意及夜乘暗
與從者三十許人破其門戶而突入焉武文以爲偸
也起提枕上刀出而拒之俄而松浦從者放火于舍
武文欲抱妃避火誤令之乘松浦之舟松浦自悅妃
乘其舟遽引舟去武文又去欲令侍婢避難比至火
遂燒舍及于事定武文索妃不見望見洋中而舟遙

去武文揚舸招之賊等佯爲不見武文怒乘小舟而
追之不及憤恨不勝遂自殺舟中

四八　楠母訓幼

楠帶刀正行廷尉正成之子也延元中正成及弟正
季與源尊氏暨弟直義等大戰於攝州湊川正成軍
不利所部士卒死亡相繼無由奮擊兄弟同自殺於
軍中尊氏梟其首於六條河原經日還與之於其家
令葬正行時年十三與母俱見其首號哭不已俄走
入別室母怪而窺之正行乃抽刀將自殺焉母遽執
其手涕泣告之曰汝是廷尉之子何昧其道嚮廷尉
趣兵庫使汝留櫻井者非所以死後令汝祈其福又
非令汝自殺唯願汝年長而能爲君討賊爲考復仇
爾而今汝徒殺身不能憂君難不能繼考志忠與孝

二者俱失豈廷尉之意耶正行乃悟慷慨而出後竟
大建軍勲

四九 親通舍利　　五十 雅通提婆

大江親通者文術之士也亦能草書家以産業恬淡
自守嘗閲佛書中有言泄舍利者則米粲錄之合及
三十巻曰駄都抄一日開書函函中有舍利六顆
色光如珠大如小豆其平素耽嗜舍利之所致耶仁
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矣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勤事鷹犬而直心純
至日誦法華提婆品十二遍常以浄心信敬不生疑
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
之句爲口實臨終期乃誦之畢而卒遂得安養云

五一 惠尺出記　　五二 健雷執戈

皇極帝臨御四年蘇我臣蝦蛦等臨誅悉燒天皇記
國記珍寶船史惠尺即疾取出所燒國記而獻之中
大兄也
天照神欲令天孫治豊葦原中國遣健雷神於是健
雷執戈劍爲之先驅矣

五三 高時愛犬　　五四 阿新喜蛾

平高時北條貞時子任相模守嘉暦元年薙髮更名
宗鑒爲人放肆以驕輕人立權極奢平素聚於犬數
百使其相嚙鬪見以爲樂又令諸州貢獻焉群牧連
牽爭而徵發或十頭或二十頭無日而不致之飼之
以魚鳥繫之以金鏁甚以府中狂犬充盈及四五千
數其行路養畜之費耗不可勝計云
藤國光小字阿新日埜黄門資朝之子也資朝事後
醍醐帝而有寵時北條高時據勢位握兵權威福在
己征伐自出飲酒奢縱溢於天子不欽詔命自酒
好色日以耽樂元亨二年帝以其暴慢密與近臣圖
之資朝亦與焉正中二年事覺高時乃執資朝遷之
佐渡使本間山城守幽繋焉元德二年五月高時命
本間氏令誅殺資朝時國光年纔十三與母所居下
洛西矣聞父常見殺涕泣請母以自往見父母泣而
止之國光固請再三母遂許焉國光乃出洛數月至
佐渡使一老僧告本間氏以其所由來且伏乞矜憫
一見其父本間不允之無何資朝竟被誅國光竊謂

爲父復讎一夕風雨晦冥國光乘暗直入本間寢室
以覘其便今夜本間假寐于外其族子三郎者獨臥
斯室是則手縱殺資朝之人也顧望室中傍無侍人
唯有明燈耿耿而已火而有飛蛾攪攪集其西窓國
光潜開其戸蛾便驚飛撲滅其燈國光大喜乃進近
以足蹴枕三郎驚寤國光直刺殺之走出遂遁歸京
師

五五 重能詐詔　　五六 長能悔歌

建武二年十一月新田義貞及弟義助將兵六萬與
相陽軍戰矢矧河高師直等軍大敗績及日暮退陣
於鷺坂義貞部將又追攻之東軍又敗足利直義率
兵援之陣手超河十二月義貞進軍與之大戰東軍

又大敗却于鎌倉直義欲見尊氏告其軍事乃入管中求尊氏不在焉須賀泉曰將軍聞矢矧之戰義軍不利將入建長寺薙髮為僧以謝罪朝廷直義及諸將皆驚愕而謀無所出時伊豆守上杉重能謂直義曰使將軍聞逆胡旨者雖令為僧無不得贖其罪則將軍必止直義曰尊重能乃使能書者詐為詔書其略曰足利尊氏直義以下族類誇武威輕朝憲雖面縛降軍隱逸謝罪不宜寬刑罰如此者十餘紙直義懷之至建長寺語尊氏曰新田義貞忌吾兄弟且讒于帝帝乃信之仍使義貞來討吾兄弟其志在於滅我徒將軍盍一被衣以救其禍因出詔書示之曰是矢矧手超之戰殺敵而所獲也尊氏熟書閱之不

悟其僞曰實如此書雖髮何益不如與義貞爭死遂脫衲衣而著戎衣於是散卒復集軍亦大振

長能者伊勢守藤原倫寧子冬嗣公五世之裔任伊賀守位授從五位上其名入于歌仙之數撰三條後一條之時人也長能至三月小盡之月裁一首歌自謂秀傑既而示見藤亞相公任其吟云心憂幾年仁茂在哉二十餘利九日登云春波來仁計里公任詰之曰子以春為限三十日乎自是長能大悔自謬寢病不起而卒其重倭歌如此

五七　義盛結黨　　五八　北條分財

順德帝建保元年信陽人泉小次郎親平陰以前大相頼家子千壽為大將叛于幕府實朝欲亡北條氏族事發覺捕其與者既加流刑和田義盛子義直義重與焉於是義盛請宥其子之罪實朝以義盛功勲之甚免二子之罪義盛又請以其甥和田平太胤長之罪幕府不許命義時面縛胤長令之經過和田氏親族之門前而斥逐于東奥且賜其宅地於義時因是義盛勃然大憤聚其親族九十八人及已親知者結黨叛也

北條泰時者平義時子也義時元仁元年薨捐館泰時意父平素鍾愛朝時重時勝於我故存時不分家貲於我我何不思考之志乎悉分其貲財於二弟與之也

五九　浦見慢天　　六十　希世死雷

仲哀天皇詔群臣曰朕未逮弱冠而父王既崩乃神靈化白鳥上天仰望之情一日無息願獲白鳥養之憫朕情乃令諸國俾貢白鳥越州貢白鳥四隻蘆髮浦見別王視其白鳥而問之曰何處將來也越人曰天皇戀父皇而將養狎故貢之浦見謂越人曰雖白鳥而燒之則為黑鳥仍強之奪白鳥而去天皇惡浦見無禮於先王乃遣兵卒而誅矣浦見王者天皇之異母弟也時人曰父是天也兄亦君也其慢天違君何得免誅耶

醍醐帝延長八年雷落於清涼殿尚書右中丞平希世為雷震死帝惶怖而遷常寧殿也

六一　眉輪刺皇　　六二　武烈割胎

眉輪王者仁德之孫大草香皇子之子安康帝因讒
言殺叔父大草香納其妻中蒂姬爲皇后甚寵皇
后初在大草香家生眉輪安康帝枕皇后膝晝眠眉
輪伺其熟睡而刺殺之安康弟雄畧帝大驚分怒之
甚欲誅眉輪案劾其所由眉輪曰臣元不求天位唯
復父仇而已
武烈帝者仁賢帝太子也日好殘虐不脩一善剖孕
婦之腹而觀其胎其無道如許

六三 重衡牡丹　六四 惟盛楊梅

三位中將重衡平淸盛之四子也及平族敗重衡爲
虜賴朝甚憐之能遇之使倡妓千壽彈琵琶而慰
其愁情重衡亦能彈琵琶時時遺悶一夕重衡憂鬱

於邑以不自禁遂自謳橘相公燈暗數行虞氏淚之
句賴朝聞之深嘆曰平氏甲冑弓矢之外復有如此
之風流乎齋院次官親義侍坐曰平氏有歌才者不
爲少曾以此族比喩百花則此重衡於牡丹其優閑
如此
三品羽林中郎將維盛平重盛之長子也幼而閑雅
及平氏敗爲僧而詣紀州熊野那智時又有三五輩
旅僧詣那智徘徊而見之相語曰彼者小松大臣之
長子也昔安元中爲四位少將時春日賀太上帝五
袠之叡筭父爲內大臣左大將叔父宗盛爲大納言
右大將坐階下維盛挿櫻花於頭上而舞靑海波花
粧濃淡舞袖飄風細細腰支艷艷顏色照映上下宮

女見之曰譬如深山木裏見楊梅也豈思如今如此
顦悴可悲哉

六五 玄壽鬚髮　六六 源信技藝

玄壽字東岸自少壯留志頓宗以參禪爲其業而不
髠其首不斷其鬚亦不拔緇衲或登高座而說法或
擊鞨鼓或執扇而舞其平日行業人皆無得而計蓋
風顚漢之徒也東岸居士師自然自然居士師東福
圓爾云
左丞相源信者嵯峨帝皇子融公之兄也淸和帝時
與藤良相行天下政信公多才多藝能達學問書畫
管絃馬鷹等也

六七 仁妻覆舟　六八 江萱書幣

仁田忠常妻貞而守信閨門之中琴瑟好合忠常嘗
臥疾殆不可治妻自作願書禱之豆州三嶋神祠請
縮已齡以救夫命如此者數日而忠常復常其後妻
將自江尻泛扁舟趣三島賽其神中流而風烈浪怒
俄頃覆舟舟中男女入水者衆然各得免死唯婦溺
死耳
赤染衛門者大隅守赤染時望女也一條帝時官侍
於上東皇后時父爲右衛門尉故取其姓與父官名
之以赤染衛門其質穎敏有姿色嘗著榮花物語若
干卷後嫁大江氏匡衡生擧周擧周嘗寢疾針藥不
効將殆人皆謂住江神之祟母大驚哀縮吾身命救
我子其丹心誠貫銘鏤不可言書一詠於幣帛納之

其神祠其吟云加波羅牟登禱留伊濃知波於志賀
羅底佗底毛和加礼牟古登楚加那之幾其一夕夢
老翁來取此幣甚喜矣遂其病瘥矣

六九　源兆吟梅　　七十　菅祝折桂

源右丞相實朝者賴朝子賴家弟母曰平政子實朝
偶詣鶴岡神祠視庭下之梅花盛開有興吟倭歌曰
以氐氐以那波奴志奈支耶登登奈利奴登茂能岐
波農牟咩豫波留於和須留奈人以為不祥入夜往
而拜焉果為公暁見弑此亦倭歌之讖
菅原丞相年已稍長方欲加冠其夜丞相母咏倭歌
云久堅乃月濃桂茂折波加利家乃風於毛吹加勢
底之加那後丞相遂成儒業之名

七一　二皇互讓　　七二　六子俱誓

億計弘計兄弟者市邊押磐皇子之子履中帝之孫
也父皇子為雄畧帝所殺時兄弟猶幼共遁身下志
陽如賤者避蹤於播州明石郡事人牧養牛馬謹恭
友愛顯其名淸寧帝聞其為押磐之子以無胤迎二子
人立億計為皇太子吕弘計為皇子帝既崩而億計
不立位讓弘計弘計亦不敢受相辭久而不處由是
其姉飯豊皇女臨朝秉政十又一月而皇女崩於是
百官大會朝以天皇璽置之億計坐疑卻位再拜各
就臣位億計益固辭不止大臣皆曰宜隨兄命承統
太業弘計不得已而践帝位此曰顯宗世嘉兄弟互
門寔能讓曰宜哉兄弟怡怡天下歸德焉

天武帝登極八年乙酉詔草壁大津高市河嶋忍壁
芝基六皇子曰朕今日與汝等俱盟于庭而千歳之
後欲無事奈之何皇子等共對曰理實灼然則草壁
皇子先進曰吾兄弟長幼各出于異腹隨天皇敕而
相扶無忤若自今以後不如此盟身命亡之子孫絶
之五皇子以次相盟如先

七三　庶幾詠燈　　七四　高德題木

菅原庶幾嘗有餞別詩得一句曰一葉舟飛不待秋
吟誦數回未得其對江朝綱曰盍詠燈乎庶幾乃悟
足成之曰九枝燈盡唯期曉
三宅高德備之前州人也世居州之兒嶋號兒嶋三
即北条高時之恣虐也後醍醐帝密謀之乃勅諸將

討之事發帝幸笠置時高德奉詔以建義旗元慶
元年帝事未就而出笠置楠氏亦戰敗高時乃幽帝
於隱岐高德及聞之大喪其志因集其門族語之曰
古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為仁又曰
見義不為無勇也今我奉詔命事未及成而高時犯
順致令主上播越笠置又逼迫乘輿將遷隱州此誠
忠臣效命之時也我意以為邀乘輿於路劫其士卒
以奪主上而後首唱勤王以集義勇同心協力殲戮
凶徒設使事不成而不失忠義之名於後昆也卿等
於意以為何如宗族皆壯之遂涉險履危赴山陽道
出備播二州之境而伏兵舟坂山以俟乘輿之至也
然而乘輿不歷山陽直過播今宿赴山陰道高德復

要之作州杉坂此至乘輿已過於是高德去卒皆散
高德傷其志不遂潛歩至行在所削其傍大櫻樹書
詩一聯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監護之士皆不
知字亦莫知其意乃獻之帝帝覽之悟意所在感其
忠義喜見乎色

七五 稻目捨家　　七六 鷲住越屋

欽明帝十三年冬十月百濟王獻釋迦佛金銅像一
軀幡蓋若干經論若干卷帝乃歷問群臣曰西蕃獻
佛像相貌端嚴未曾看可以禮耶否蘇我大臣稻目
奏曰西蕃諸國一皆禮之日本豈獨背乎物部大連
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我國家之王天下者恒以
天地社稷百八十神四時祭拜爲事方今改拜蕃神

恐致國神之怒帝曰宜付情願人稻目稻目跪受而
忻悦安置小墾田家懃修出世業捨向原家爲寺名
號向原寺此時國中行疫氣民致夭殘久而愈多不
能治療物部大連尾輿中臣連鎌子同奏曰昔日不
須臣言致斯病死今不遠而復必當有慶宜早投棄
懃求後福帝命有司乃以佛像流棄難波堀江後縱
火於伽藍燒燼更無餘

鷲住者鰤魚磯別王之子履中天皇六年喚鰤魚磯
別王之女大姫郎姫高鶴郎姫納於后宮並爲嬪二
人恒歎曰悲哉吾兄何處去耶天皇聞其歎而問之
曰汝何歎息也對曰妾兄鷲住王爲人強力輕捷由
是獨馳越八尋屋而遊行既經多日不得面言故[illegible]

耳天皇悦其強力喚之屢遂不來

七七 公宗設穽　　七八 義深匿櫝

西園寺亞相藤公宗者實衡子也正慶元年逮北條
氏族滅而高時弟惠性走逃改姓名稱時輿潛匿居
公宗宅依賴之有日公宗與時輿合謀欲危天下須
設陷穽於北山第中置刹丸而後勸帝行幸北山欲
令主上陷于機穽而遂弑之會事發覺詔誅公宗
畠山國清與弟義深同謀叛據豆州城東軍
徵八州兵令共攻之城中糧絶不可持久尨典厩義
詮遣人告之曰義旗所指前無全城今子兄弟擁區
區兵禦龍虵軍成敗之勢其理灼然蚤悔非改過面
縛而降以自求子孫之福國清等然之遂降于軍旣

而國清薙髮改名道誓居豆府夜適出國府潛趣藤
澤遂如京師義深時從義詮在筥根軍聞國清遁逃
而亦自意逃去一夕至結城其告之曰我兄國清今
逃趣洛吾亦欲去謀無所出願子爲吾謀逃亡之
道結城曰此計固難然子託吾吾豈敢辭乃出一櫝
櫝底穿穴令以通氣容義深於其中蓋之如納鎧櫃
別如此者數十事而使僕奴送藤澤僧舍

七九 今川軌範　　八十 護良擒戮

今川豫州守貞世薙髮稱了俊以倭歌名其長子曰
仲秋嘗自作軌範數件以此爲其家訓遺之家矣貞
世者後光嚴院時蒙將軍義詮命爲紫陽九州鎮護
也

護良者後醍醐帝之皇子。初入天台爲僧，號大塔二品法親王尊雲。常好勇事武，有征相陽之志。元弘中任征夷將軍。與尊氏有隙，屢謀殺尊氏，而事未果。尊氏覺之，與弟直義賂護良繼母藤廉子，譖護良於帝。帝信之，因護良貶于鎌倉，使直義守之。直義以隙有恨，縲紲乎囹圄，遂遭戮也。

八一　正成智謀　　八二　師直婬佚

楠正成者姓橘，諸兄公之遠胤。字曰多門兵衛。居河州金剛山之西邑。後醍醐帝幸于笠置，聞正成素負武勇，兼有智謀，勅藤氏藤房聘召焉。正成應勅詣行在所。帝問策所以。正成答曰，奉詔問罪，鼓譟而進，有征無戰，何不爲之有。然而撥亂反正之事，非智與勇不能克濟。帝大悅。正成奇計籌策悉合機宜，軍之所向莫不利也。

高武藏守師直，弟越後守師泰，爲將軍尊氏公之家臣，俱有能。邇師直爲人奢侈婬佚放肆，無事而不爲矣。聞鹽冶高貞妻有容色，頻遣艷簡而不應之。故師直譖高貞於柳營，高貞逃到雲州，遂使山名時氏殺之。

八三　恒明三辨　　八四　蝦夷八佾

恒明親王者龜山帝之皇子。有言曰，行道者不知道，積德者不知德，積智者不知智，有能辨此三者則可謂人也。

皇極帝時，蘇我蝦夷爲大臣，行政執權甚。於後建已之祖廟於葛城，而爲八佾之儛，遂作歌。其儀禮僭于天子也。

八五　間守叫哭　　八六　山田戰慄

垂仁天皇九十年二月庚子朔，天皇命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菓（今之橘也）。九十九年秋七月天皇崩。明年春三月，田道間守至自常世國，則賫物也，非時香菓八竿八縵焉。田道間守於是泣悲歎之曰，受命天朝，遠往絕域，萬里蹈浪，遙度弱水。是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臻。是以往來之間自經十年，豈期獨凌峻瀾，更向本土乎。然賴聖帝之神靈，僅得還來。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生之，亦何益矣。乃向天皇之陵叫哭而自死之。群臣聞皆流淚也。

皇極帝時，蘇我蝦夷之子鞍作私爲大臣，大振其威，侵上多。中大兄密謂倉山田麻呂臣曰，三韓進調之日，必使卿讀其表。及其時，可斬入鹿。山田許諾。鎌子教俳優者，令解入鹿之劍。入鹿笑而解劍。山田麻呂進而讀表。鎌子命佐伯子麻呂斬入鹿。佐伯不得進。山田麻呂大恐，流汗浹身，亂聲動手，戰慄矣。

八七　忠信義勇　　八八　宗憲朴實

佐藤忠信，陸奥信夫郡人也。鎮守府將軍藤秀衡之族士也。勇而有志節。初源義經深結秀衡，秀衡乃命忠信及兄繼信令從義經。凡忠信所向，莫有當其鋒者。義經得罪於賴朝也，亡命脫身，深匿和州吉埜山

于時僧徒圍之義經急窘忠信乃服其服自詐爲義
經令義經突圍逃出遂得免矣其義勇如此
昔日城外有藤氏宗憲者自幼讀書學詩塵俗鄙事
不以置口爲人朴實能絶彫飾雖埜豎家僮以言欺
之則遂亦不疑焉不畜妻孥不治生理弊衣朽室處
之自若春秋五十又三終於城西作西原郎事詩云
優優公門客笙歌泥醉中西原無一事花落夕陽空

八九 高家刈麥　九十 押坂喫芝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帥軍西征赴播州預約令軍中
書其制禁于一木版建之道傍曰有叨刈採田麥犯
凌民屋者抵罪是以軍之所過農不廢耕商不止市
于時義貞部將小山田高家潛行田隴芟其青麥駄

之鞍馬入其軍營長濱其適見之欲加高家以侵令
之罪義貞聞之曰高家豈代其身於一青麥者乎顧
其意以其所侵之地誤爲敵軍境乎否則兵食已罄
糗糧無繼以故爲士卒之饑自忘法乎於是遣人點
撿其陣處果無粮食唯有馬與軍器而已義貞自大
愧曰高家犯法果爲饑卒自忘其罪也夫使士卒疲
告至於如此者豈非將之恥耶勇士不可失軍法不
可亂於是以衣二襲與其田主令謝之又賜粮穀十
石於高家以賑之高家益感其恩情後代義貞之命
而死
皇極帝時菟田郡人押坂直將一童子欲遊雪上登
菟田山便見紫菌挺雪而生高六寸餘滿四町許乃
使童子採取還示隣家皆言不知疑毒物於是押坂
與童子煮而食之大有氣味明日往見都不在焉押
坂與童子喫菌羹無病而壽或曰蓋鄙俗不知芝之草
而妄言菌耶

九一 石見偸璽　九二 師泰壞碑

嘉吉元年赤松滿祐殺普廣相府義教於是滿祐門
族采地宅舍並所籍沒其家臣有石見某者流落[illegible]
食於三條右相實量家石見每嘆赤松氏之傾覆屢
以告實量實量憐之謂石見曰爲得有忠功可贖[illegible]
吉殺逆之罪乎吾爲子言之於上石見曰願吾赴南
潛殺南帝取神璽來則庶幾贖之乎實量曰善乃奏
之上上悅令告武臣武臣許諾石見乃招致赤松屬

士間島中村二人使之事南帝于吉埜二人伺其間
隙遂殺南帝奪得神璽來獻之朝武臣多其功令滿
祐從孫政則（滿祐弟義雅之孫也）嗣食邑於賀州半境
高越後守師泰者武藏守師直弟也洛東之枝橋鄉
者北野長者菅原三品宰相在登之管內而營別墅
之地也師泰知其境地之勝遣使乞此地菅三品荅
之曰足下所請枝橋之地唯足下之所命也然而父
祖累葉死而葬此地墳墓碑石今尚存矣願移遷[illegible]
石於別地而後隨所請焉使者還告此事師泰大[illegible]
以爲吝惜其地乃遣夫卒五六百人一時堀壞墓碑
代掃花中茂樹遂殺菅三品

九三 忍坂五尉　九四 永福四悲

忍坂大中姫者允恭帝妃也允恭帝兄反正帝崩而後群臣以允恭有孝仁之志欲立之乃上天皇之璽允恭謝曰我不天久離篤疾不即其位於是妃忍坂若群臣之憂而親執洗手水進于允恭前仍啓曰大王辭而不即位位空而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之不知所爲願大王從群臣望即帝位然大王不欲聽而背居不言於是忍坂惶之不知退而侍之經四五尅當下此時季冬之節風亦烈寒忍坂所捧鋺水溢而腕凝不堪寒以將死皇子顧之驚遂即位

永福門院名瑛子三位藤原基輔女後伏見帝之母也掌語曰世間當悲者四曰深志于道存處貧窮也曰昏愚者多得財寶也曰爲國司者無慈愛之心也曰名高乎世而不得位却與賤者交處也此四者可悲之甚也

九五　眞玉供墓　　九六　釆女擲池

光仁帝時賓龜中壹岐嶋壹岐郡人眞玉主賣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者三十餘年供承夫墓一如平生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其身

釆女者平城帝時宮仕宮中之女也其容絶麗天皇一幸而後竟不變釆女心憂之無晝夜不能置于懷密赴猿澤之池投擲身於其水底

九七　秀方坐甲　　九八　形名失功

堀河帝寛治中淸原武衡暨弟家衡據羽州于金澤城爲叛鎭守府將帥源義家與弟義光聚兵士攻金澤城大戰義家之軍士鎌倉景政三浦爲次伴助兼藤原秀方等皆無不勵軍功義家欲令勇士益致其戰功計定甲乙之坐使其有功者進居甲坐其無功者退居乙坐秀方無日而不有功是以常居甲坐未嘗一日居乙坐也

舒明天皇九年蝦夷叛不朝即拜大仁上毛野君形名（形一作方）爲將軍令討還爲蝦夷見敗而走入壘遂爲賊所圍軍衆悉漏城空之將軍迷不知所爲時日暮踰垣欲逃於是形名君妻歎曰慷哉爲蝦夷將見殺謂夫曰汝祖等渡蒼海跨萬里平水表政以威武傳於後葉今汝頓屈先祖之名失其功必爲後世見嗤乃酌酒強之飲夫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女人數十人交俾鳴弦既而夫更起之取伏仗而進之蝦夷以爲軍衆猶多而稍引退於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擊蝦夷大敗以悉虜

九九　國樔貢魚　　百　不盡祭蟲

應神帝登飛龍位十九年冬十月朔幸吉埜宮時國樔人來獻醴酒於天皇歌歌畢即擊口仰笑者蓋上古之遺則也夫國樔者其爲人甚淳朴每取山菓食亦煮蝦蟇爲上味其土自京東南之隔山而居于吉野河上峯嶮谷深道狹隘故雖不遠于京師朝來希也自此之後屢來以獻土毛土毛者栗菌及年魚之類也

皇極帝三年秋七月東國不盡河邊人大生部多勸

祭虫於村里之人曰此者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富與壽巫覡等遂詐託於神語曰祭常世神者貧者致富老人還少由是勸捨民家財寶陳酒陳菜六畜於路側而使呼曰新富入來都鄙之人取常世虫置於清座歌儛求福棄珍財都無所益其費極甚於是葛埜秦河勝惡民所惑打大生部多其巫覡等恐休其勸祭也

百一　二帝南北　　百二　兩雄西東

建武間後醍醐帝潛出京師幸南方以吉埜爲皇居既而崩第七之皇子義良踐祚於吉埜宮殿謂之後村上天皇天皇崩其子寛成即位號長慶院寛成辭位而讓其子煕成三品神器皆在南方云尊氏亦以

後伏見院皇子豊仁即位于京都而爲北朝之帝謂之光明院當此時土有二帝稱吉埜曰南朝稱京都曰北朝南北相分而各建紀元矣

方慈照相公義政之時右金吾山名持豐剃髮改名宗全以其女嫁于細川右京兆勝元勝元初無嗣子養宗全幼子以爲已子後及勝元生子令嗣所育宗全之子出而爲僧宗全含恨自茲二人相惡山名細川二氏之黨各爭驍雄充盈京師東西割據分爲兩陣諸士群卒各吠非主日夜攻擊交戰不息其所部軍在東營者謂之東陣在西營者謂之西陣洛之中外王室民屋神祠佛宇悉莫不罹于兵燹無賴姦賊多入民舍僧廬侵掠其財貨器物衣服之類不可勝

而紀綱大之禍莫大於此矣後世言爲應仁文明之亂是也

百三　義成傅涉

義成者姓源一名惟良順德帝華胄也方後小松之時拜從一品亞相嘗准大臣之宣讀書通古今有博識之才著河海抄三十七卷世曰物語博士

百四　顯家驍雄

源顯家者其家號曰北畠父親房官至亞相著職原抄顯家事後醍醐帝官歷參議授中納言任鎭守府將軍赴東奧爲其國司率所部兵討尊氏於攝州擒軍不能防尊氏敗走趣於紫陽顯家亦發其銳士攻義詮於鎌倉義詮戰不利而遁出鎌倉府繼與高師直桃井直常等大戰于泉州安部野戰酣日贈顯家

力戰不已士竭勢窮遂歿於軍年二十一時曆應二稔夏五月也顯家不顧其躬有勳功于南帝勵戰如茲可謂勇夫矣

百五　良香動鬼　　百六　實親搗囚

都宿禰良香初名言道京兆人也仕到著作郎爲文章博士菅右相嘗就良香學焉良香嘗乘月過羅城門得一聯吟曰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波洗舊苔鬚門樓有鬼歎曰持哉也其文章之動鬼如此又遊江州竹生嶋偶吟一句曰三千世界眼中盡未得其對偶而吟按之久忽聞神聲曰十二因緣心裏空菅右相初從良香學焉而右相階爵日加良香猶爲諸生天壤相隔良香憤其不及棄官入山不知所終云

餘歳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
實親姓平氏爲諫議大夫尚書右丞才名文學顯著
乎當時賦性慈仁常以飲食惠施獄囚近衛帝久安
二年十二月卒

百七　直貞猛熊　　百八　躬高獼猴

直貞者姓平桓武帝之遠裔直方之後直實之父而
世武州產也其所居之邑有猛熊多害民人直貞少
有勇氣射中熊熊負矢向直貞直貞拔刀遂斬殺之
宗族村民大驚且喜以爲黨屬之長於是呂熊谷爲
地名又以爲稱號直貞年十八而早終矣
紀氏躬高者爲越州刺史恆好丗一致以傳餘寫法華
千部領越州太守下車不問民事夫婦徑行寺問僧

此寺有未書終之法華經耶有老僧年八旬餘謂太
守曰昔有一獼猴日來聞誦余經余向猴曰汝欲讀
誦乎我爲汝切誦猴振頭不受余曰然則欲書寫乎
猴聞之垂淚下樹頂禮而去五六日後二猿以諸樹
柔薄皮來蓋爲寫經紙也余生希有心取木皮書法
華到第五卷二猿不來余以爲獼猴倦供給也既而
出視山林深谷之間二猴入頭於穴中而死公聞者
恐是與躬高大悦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誦經
發菩提心而力盡而死經王力故今得冠帶身恩師
在世受任此州此非小緣也

百九　信隆養鷄　　百十　木曾拜鳩

藤原信隆者文散位太丞相道隆公之曽孫而正四
品右京兆尹信輔之子也有子曰信清親輔僧定隆
有女子曰殖子信隆願入此女於後宮有人言之曰
人家蓄白雞千頭則家必出皇后信隆聞之養千頭
之白鷄已而高倉帝召其女於掖庭
木曾義仲伐平軍而屯于羽丹生之旁見神祠曰爲
何神耶從者對曰八幡神也義仲悦之使覺明記願
書條有三箇之山鳩出自雲差池其羽飄飄旗上義
仲以爲昔日神功皇后討三韓時靈鳩來臻今又其
之祥也乃脫甲而拜之

百十一　基氏切鯉　　百十二　實基返牛

藤原基氏父中納言基家母白拍子也在順德後堀
河之朝任參議其家號曰園及四條帝時上辭表剃

髮名曰圓空當時稱曰無雙庖丁者每自誓切鯉魚
及一百日矣
德大寺右府公孝父曰實基爲相國公孝初爲廳屋
太理與同僚評議政事徵官人章兼所養之一牛放
縱走入廳中上臥于太理座牀同僚皆謂此蓋怪異
凶災之端也以此牛寘與遣乎陰陽家父相國聽之
曰畜獸無知有其脚者何處之無登哉且鄙陋少年
之官人偶出事於朝而今豈可奪取一牛與陰陽氏
乎於是乎返牛於章兼其所臥之座牀皆改換之果
無凶災所謂見怪不爲怪則其怪自壞信乎言也

百十三　曉月蟣蝨　　百十四　泰衡鼠鳴

昔日有詠倭歌者自號曉月尤工狂詞有蟣虱之百

詠並行乎世其詠物之妙雖不如盎益昔時嘗稱之
徒也或曰藤原俊成之孫也未詳是否
武衞賴朝率軍到于奥州玉造郡圍泰衡城泰衡豫
出城遁去赴平泉武衞亦追圍平泉城泰衡燒城走
去矣泰衡亡命而逃奔所所故史官書之曰泰衡被
圍數千兵微伴一旦之身命而隱如鼠退如鷁遂得
其首梟之時年三十五也

百十五 宗繁飢餓　　百十六 河邉霹靂

宗繁者相州守北條高時之累葉恩臣也高時以宗
繁妹爲妾所産之子曰邦時高時意使宗繁輔佐
幼必不貳心因託邦時於宗繁後及北條氏滅源
秉權命諸郡縣令購求北條氏族捕出者賞以祿隱

匿者罰以誅宗繁候有反復之志一夕謂邦時曰吾
舍匿君久矣常願待時濟克復之功而今源氏購君
甚急船田某已知君之在此逃出至臣家有人潛來
密報之臣今從君須潛行而避之庶幾得免邦時以
爲信然夜半微行欠出鎌倉宗繁乃密告之於船田
令追捕之船田素未知邦時容貌却而又不知其所
處故攜宗繁惑之行路俄而邦時出于其途將渡相
模川踟躕岸畔待舟之至宗繁遙指曰是邦時也船
田乃下馬遂虜之明日斬其首焉時人皆曰宗繁嘗
事北條厚蒙恩顧一旦捨義僥倖苟免竟殺其主以
負託孤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諸聞見者莫不彈指
而惡之義貞亦惡其不義而欲誅斬之宗繁戰慄不
知所爲[illegible]容身[illegible]亦不爲舍糕
口四方無由得食竟以飢餓轉死乎路側也
豐御食炊屋姬天皇二十六年遣河邉臣某於安藝
國令造船至山覓船材便得好材以將伐時有人曰
霹靂木也不可以伐河邉臣曰其雖雷神豈逆皇命
耶多祭幣帛遣人夫令伐之則大雨雷電河邉臣案劒
曰雷神無犯人夫當傷我身而仰待之雖十餘霹靂
而不得犯河邉臣即化小魚以挾樹枝即取其魚焚
之遂脩理其船也

百十七 實澄胙薄　　百十八 宗高扇的

小倉將監實澄姓源氏淸和帝二十五世華冑上
代祖正親食邑江州小倉故其氏族以小倉爲稱

實澄爲人風流溫藉而好學堂有齋名松牧桃源仙
尚作之記有菴名識廬彥龍禪師亦作之記應仁文
明之際宇內群雄爭起朝漢暮楚變遷難測而實澄
唯砥立頹波一日不黨賊能守八尾城雖屢決勝負
蒲生郡絃歌傳聲故東山相府賜內書嘉賞焉私第
架一亭楓林畏之榜以胙薄取此於定家小倉山之
詠也平生所作歌詩成卷軸名曰胙薄殘葉云
那須與一宗高者野之上州人也父曰資高也宗高
少而能射從源義經討平氏到讚州平氏驚破而浮
海義經等臨海而戰及昏而止之平族横船使豔女
歌舞且挾紅扇高擎之船上義經望之使宗高射之
宗高承命乘馬携弓臨海時疾風揚波浩蕩簸舟所

軍士卒觀者如堵播宗高心裏祈八幡神滿發弦
鏑矢長鳴直中紅扇高風吹之飛揚空中暫而浮波
上光映夕輝二陣人甚感其精矣

百十九 稱光魘法　百廿 光仁政績

稱光帝諱躬仁後改實仁後小松帝之子也應永二
十有一年踐皇祚正長元年七月崩年二十七帝好
修魘法常潔齋不近女色故無皇嗣云

光仁帝諱白壁施基王之子天智帝之孫也施仁政
於黎庶能成其績寶龜四年巳丑天下穀價騰貴百
姓飢急雖加賑恤猶未存濟於是官議奏曰常平之
義古之善政養民救急莫尚於茲望請准國大小以
正稅穀據賤時價糶與貧民所得價物全納國庫至

於秋時賣成頴稻國郡司及殷有百姓不得買如有
違者不論蔭贖科違勅罪如百姓之間准賤時價出
糶私稻滿一萬束者不論有位白丁叙位一階每加
五千束進一階叙但五位已上不在此限奏可乃遣
使於七道諸國各糶當國穀頴兼賑飢民又以大伴
宿禰潔足爲東海道撿稅使

百廿一 生駒白帽　百廿二 廣嗣赤鏡

生馬仙者攝州住吉縣人入河州高安縣東山住深
谷中寬平九年沙門明達至東山絶頂見深谷有草
菴下到菴所有一人顏色似黃粟頭戴白帽身著白
衣達進問曰爲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

太宰鄗督司馬藤原廣嗣者式家始祖龙相承魚名
公之家嗣也聖武帝天平十二年秋九月叛于西府
朝廷聞之以大埜東人爲大將軍率官兵討之廣嗣
於肥前州遠珂郡搆城而自帥其兵卒出于校擱戰
而不利遂拔刀自刎頭外空躑授官軍矣司馬亡而
後其靈化爲赤鏡見之者多欸云乃掖擅神是也

百廿三 逸勢善隷　百廿四 俊成採詠

但馬守橘逸勢者尚書中大夫入居子也賦禀放蕩
不屑細節精於木之藝最工於隷書桓武帝延曆末
年隨遣唐藤大使賀能赴中華肆業留二年中華人
呼曰橘秀才歸而任于木當而弘仁帝詔逸勢書宮
門榜其才名畧見中華編簡也

藤俊成黃門俊忠之子初金紫光祿大夫藤顯輔養

以爲子名曰顯廣素嗜倭歌後從花金吾藤基俊探
其奧義故改名俊成自崇德帝至後鳥羽帝仕朝爲
長秋監文治中奏撰千載倭歌集或謂曰集中何入
不善人之歌耶俊成答曰余撰倭歌豈取人之行乎
唯取其詠吟耳蓋以爲君子不以人廢言土御門帝
建仁二年九十一歲而卒

百廿五 兄媛省親　百廿六 中將辭聘

應神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
兄媛侍之望西大歎天皇問兄媛曰爾何歎之甚也
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故望西而自歎矣冀暫還
之得省親天皇感兄媛篤溫凊之情謂之曰爾不視
二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乃聽之喚淡路

之海人八十人為水手送于吉備也中將姫者横佩藤僕射豊成女也姿色姝麗而性無世欲于時豪宗右族爭欲聘之姫悉辭不納遂薙髪為尼專志安養云

百廾七　成貞倭扁　　百廾八　豊長鄒孟

成貞者和氣氏章親子也奕世以醫術專其業施當藥劑能辨榮衛決死生嫌疑於診脉仕于白河鳥羽之兩朝治療皆有効著于世故人咸稱曰倭之扁鵲

豊長者奕葉業儒而神君十四世裔也官授武衛家于粟田口邑學博而弗雜氣和而不同其與人交久而敬之後光嚴帝貞治間自所業游于關東鎌倉府君源公父子皆以師道待之豁是東人薫其道徳炙其仁義率而化者不尠咸謂孟軻復生也嘗與信義堂為儒釋之交而方外之習也

本朝蒙求卷之下終

跋本朝蒙求

蒙求之作自昉於唐李瀚以還有事類蒙求名物蒙求尤氏蒙求兩漢蒙求南北蒙求十七史蒙求白延翰唐蒙求范鎮宋蒙求王範續蒙求胡鮮柳氏續蒙求李廷機新蒙求暨釋氏蒙求尼蒙求禪苑蒙求等之編是皆俾初學蒙士知古今人物之典故我　本朝文物之邦而豈無其人其事之可紀載耶然未觀諸述家纂錄者余因亨繫意有素　延寶癸未歲考據日本紀以下　國史本文參摘諸家之小說　倭字之雜記踐蹈中華蒙求之故轍群言之臧否遺行之得失耳剽目涉自觀而可以師可以誡者槩裒之揭標其人聯題其事諧以音韻撰以對偶紀姓名事蹟於各題之下爲一帙命曰　本朝蒙求自作引弁諸其端亨有病不果終編星運變更六易寒暑今頼有病愈俾勉爲之於是重把雌黃之筆自改訂修飾析爲上中下脫稾告成於余云噫載籍不備采擇有缺僅存什一於千百耳余謂漏畧之嘵祖述之謬蓋鮮書無之雖不可詆之於博達而亦或庶幾乎爲稽古之筌蹏來蒙之啓迪矣頃日亨之同好授剞劂匠圖刊行于長安坊市余喜病之瘳編之成美入梓

而壽乎世識跋語於篇末云

貞享三丙寅歳正月日

菅謙由益甫

本朝蒙求跋終

本朝蒙求　三

岸鳳質 輯

扶桑蒙求

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江戸青雲堂刻本

據天保十四年（一八四三）江戶青雲堂刻本影印

岸鳳質先生著

扶桑蒙求

全三冊

東都書肆　下谷御成道　青雲堂英文蔵梓

疇昔舎人王著日本書記爾来日域之書
籍蔵海汪洋雖窮其際涯矣友人岸
鳳質讀書之暇毎見彼人物之行實可
勸懲者自摘抄之做李瀚蒙求之
體夫蒙求之作濫觴乎李唐李瀚氏自
于皇朝柳氏續蒙求九我新蒙求及
靈操釋氏蒙求雪堂禪蒙求等継
作復有斯筆矣可謂能継厥前蹤也
襞覧其篇冊分類成編對偶蹈襲不
繁多而頗有切可謂拾片玉於崑山
獲寸金于麗澤也雖非望情識夫子
之一願偏助敝邑之童蒙而已矣
文政戊寅冬　丹䁝嵜　仲亨書

扶桑蒙求上卷　標題

諾尊探海　王依夾矢　瓊杵劔鏡
顯宗曲水　武雷駕鹿　彥火乘鰐
神武宿祢　景行火爍　神功祝胎
持統臨朝　狹穗積稻　言主架橋
繼體三相　天武五節　延喜鷺位
宗尊鼠穴　允恭探湯　元正放魚

武尊白鳥　厩戸龍車　具平文談
舍人書紀　一條退衣　花山脫屣
仁德煙竈　高倉宸楓　譽津鵠鳥
延暦神龍　有智三品　内侍五物
為家作歌　顯基賞月　俊綱名園
實定舊闕　崇峻斬猪　安德沉海
谷雄他國　俊寬鬼界　高光文選

親房職原　朝綱文才　野篁詩談
諸兄賜橘　晴明占瓜　賴家射鹿
相國捕蛇　良基神璽　重衡琵琶
康頼卒塔　安世水車　明雲流矢
護良甲冑　藤家南北　中書前後
空海五筆　喜撰一首　源融鹽竈
仲時野堂　實資七朝　賴光四王

成範禱櫻　長清拆桑　義家驍勇
義兼佯狂　兼良驕矜　武内棟梁
鎌子錦冠　師賢縑裳　冬嗣學院
入鹿擣岡　青砥涉水　賴朝試湯
保昌吹笛　義光授笙　直幹雲鳥
峰雄墨櫻　寬蓮碁局　弘法假名
兼家夢雪　瀧守護櫻　實資好色

扶桑蒙求上卷

武州　岸　鳳質文卿輯

諾尊探海　王依夾矢

伊弉諾伊弉冊二尊立於天浮橋之上共計謂有物若浮膏其中蓋有國乎廼以天瓊矛而探之獲滄海自矛末滴瀝之潮凝結而爲島名曰磤馭盧島矣

下賀茂御祖上賀茂別雷御祖神者玉依姬賀茂健角身命之女也道遙瀨見小河邊有丹塗矢流下姬採夾屋上須之有娠遂生男子不知其父也一日謀聚里人設宴採杯于男子曰此盃可與汝父時兒擲杯于虛空踏破家屋曰我是天神之子也飛而上天是即別雷神也其丹塗矢者今松尾明神

瓊杵鏡劔　顯宗曲水

二神昇天復命曰葦原中國皆既平竟時天照大神敕曰若然者當降吾兒矣且將降間皇孫既生號曰天津彥火瓊瓊杵尊時有奏曰欲以此皇孫代降故天照大神賜八坂瓊曲玉八咫鏡草薙劔三種寶物

亦以中臣上祖天兒屋根命忌部上祖太玉命猨女上祖天鈿女命鏡作上祖石凝姥命玉作上祖玉屋命凡五部神使配侍焉因敕皇孫曰葦原千五百秋瑞穗國是吾子孫可王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無窮者矣

顯宗帝一名弘計天皇去來穗別天皇孫

市邉押盤皇子之子母曰荑媛帝初居邉裔悉慇黎民憂苦卽祚布德施惠宇内親附元年三月上巳始開曲水宴幸後苑會集公卿羣臣頻稱萬歳三年四月崩于八釣宮

武雷駕鹿　彦火乗鰐

春日四所明神者第一殿武甕槌命第二殿經津主神第三殿天津兒屋根命第四殿姫大神神護景雲元年夏武雷命自常陸國鹿島出求捷處駕白鹿持榊枝爲鞭到三笠山中臣連時風秀行徒從爲於是齋主命自下總香取天兒屋根命自河内枚岡姫大神自伊勢國移爲太立宮拄於底磐根以奉崇四所明神於春日山

彦火火出見尊旣失兄鉤無由訪覓時依鹽土老翁之計到海神宮留息海神以其女豊玉姫妻之遂纏綿篤愛旣経三年及將歸海神召鯛探其口卽得鉤爲於是進于尊奉教曰可以後手投旣而召鰐魚爲駕復進潮滿瓊潮涸瓊二種寶物以奉送

神武宿祢　景行火爀

神武帝御宇宇摩志麻治命奉獻天瑞寶竪神楯以齋蔵十寶以侍近宿直因號足尼其足尼之號從此而始矣足尼一作宿祢

景行天皇踐祚十八年夏從葦北發船夜暗不知着岸遥視火光往天皇指曰何謂邑國人對曰是八代縣豊村亦尋其火是

誰人火然不得主茲知非人火故名其國
曰火國

神功祝胎
持統臨朝

氣長足姫尊稚日本根子彦太日日天皇
曾孫氣長宿祢王女母曰葛城高額媛足
仲彦天皇二年立為皇后幼而聰明貌容
壯麗九年春足仲彦天皇崩於筑紫橿日

宮時皇后傷悲欲求財寶國秋九月軍卒
羣集適當皇后之閼胎皇后取石挿腰而
祈曰事竟還日産於茲冬十月從和珥津
發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不勞舟揖忽到
新羅新羅王戰栗而自服高麗百濟二王
叩頭歎曰從今以後長稱西蕃不絶朝貢
皇后從新羅還生譽田天皇於筑紫

持統天皇者天智天皇第二女也齊明天
皇三年為天武天皇妃朱鳥元年秋天武
帝崩皇后臨朝稱制

狹穂積稲
言主駕橋

狹穂彦王者垂仁天皇之皇后狹穂姫兄
四年秋狹穂彦叛欲危社稷因伺皇后之
燕居語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緩今天下

多佳人各進求寵豈長恃色乎冀吾登寶
祚與汝照臨天下則永終百年亦不快乎
願為我殺天皇乃取匕首授皇后皇后知
不得匿謀而悚恐伏地審言兄之反状天
皇曰是非汝罪也命將軍上毛野八綱田
令擊狹穂彦時狹穂彦起師距之忽積稲
作城其堅不可破此謂稲城踰月不降遂

死于城中矣
役小角者和州葛木人也敏悟博學年三十二棄家入葛城巖窟藤葛為衣松葉充食持神咒駕五色雲優遊仙府驅逐鬼神以為使令日域靈區修歷殆遍一日告山神曰自葛城嶺踰金峰山其間危嶮雖若行者難凌嶮汝等架石橋通行路衆神受

命夜夜運巖石督營構小角呵神曰何不早成對曰葛城峯一言主神其形甚醜難晝役侍夜出以故遲耳小角怒咒縛繫之深谷一言主託宮人曰我是嘗逆冦之神也竊見役之小角潛窺國家不急治殆乎危宮人以聞文武下敕召小角小角騰空飛去不得追捕

繼體三相　天武五節

武烈天皇崩無嗣於是執政之臣大伴金村巨勢男人物部麁人相議迎繼體帝於越郎立之帝應神天皇曾孫而彥人入王之子也
天武天皇者舒明帝皇子天智帝弟也天智帝崩後大友皇子覬覦王位而起兵時

天皇避賊居吉野瀧宮一日彈琴忽有神女降于天隨琴調奏歌舞五闋既去乃謂之五節舞末幾帝即位于清見原宮後世天子繼祚行大嘗祭必奏五節妓舞

延喜鷺位　宗尊鼠穴

延喜帝幸神泉苑有一鷺起池汀詔侍中令捕來帝感歎曰奇哉鳥獸之隨朕命也

廼自書鷺羽曰鳥王遂放之後到備之中州而死名其地曰鷺森或云此時賜爵於鷺為五位

中書令宗尊王者後嵯峨帝皇子也先是源二位頼朝筑營於相州鎌倉專握兵權天下服從其子頼家襲封纔三年為權臣平時政被廢而立次子實朝承久元年為

姪僧公曉被弑無嗣母堂平政子與副元帥平義時相議請左府藤道家公二男頼經奉其祀在職十八年薨子頼嗣繼治世八年有故辭職於是副帥時頼奉請宗尊王登幕府治世十五年時頼子時宗執權迫宗尊王辭職歸京洛實大永三年也宗尊王雖讓職於幼子惟康王自幽居無聊

不勝憂悶詠歌曰登羅等能弥毛智比羅礼之波牟迦志尓豆伊摩播祢津末能阿奈宇豫能那加右辭意謂見用則作虎不見用則作鼠唯嗟歎處世不遇耳

允恭採蠙　元正放魚

允恭天皇十四年秋獵于淡路島終日不獲一獸於是獵歇以卜矣島神祟曰不得

獸者是我之心也赤石海底有真珠其珠祠於我則悉當得獸既令探白水郎於赤石海底海深不得至底獨有阿波國海人男狹磯者腰繫繩入海底少焉抱大蝮而泛出割腹真珠大如桃子乃祠島神而獵多獲獸

元正天皇養老四年秋異國襲來日向大

隅國大亂朝廷祈宇佐神宮平冦賊大神託曰是戰其死殤必多矣我甚憐之願冦平之後置放生于諸國八幡放生會自此始焉最勝王経長者流水品放池魚是其因縁也

武尊白鳥　廐戸龍車

日本武尊歸自東征而到伊勢能褒野崩

時年三十仍葬能褒野陵其神化白鳥出指大和國飛羣臣開棺見之空留明衣白鳥停于大和琴彈原

聖德太子在斑鳩宮有淨殿號夢殿每入必沐浴常製諸経疏若有滯疑即入此殿金人自東方來諭以深義推古帝十六年秋入夢殿閉戸不出一七日宮中大怪爲慧慈曰太子入三昧矣八日之晨玉几上有一経卷太子告慈曰是我先身所持之本耳十七年秋隋使來曰去秋皇太子駕青龍車取南嶽舊坊経凌虚而去

具平文談　舍人書紀

後中書王學文太史慶滋保胤其餘多賓客時比鄰中王使文章生論時文人太史

曰紀齊名體制如宮宅半舊雖簾小敞寒月獨夜思婦彈箏其中江以言如白沙如雪落花滿庭出舞陵王江匡衡如壯夫擐甲冑策駿馬方出關門王曰卿何如曰下官既上擯擲車

弘仁私記序曰夫日本書紀者一品舍人親王太朝臣安麻呂等奉敕所撰也

一條退衣　花山脫屣

一條帝在位時冬夜霜寒乍脫御衣藤后侍側訝問曰今宵凛冽徹骨何事遽退衣衣乎帝曰昔延喜帝寒夜脫御衣而憫天下蒼生不耐寒苦宋太宗撤獸炭左右啓曰今日寒上曰天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溫愉哉

寛和帝逃幸花山時出宮中侍從二人而已人無知者路過安倍晴明宅晴明遙避暑於庭忽拍手獨駭曰變變仰見緯象天子避位何哉便入奏急變

仁德烟竈　高倉宸楓

仁德天皇四年春詔羣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烟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旣貧而家無炊者朕聞古聖王之世家家有康哉歎今朕臨億兆於茲三年頌音不聆炊烟轉踈卽知五穀不登百姓窮乏也於是三歲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後風雨隨時五穀豐穰頌德旣滿炊煙彌繁

高倉天皇妙齡卽位天性仁孝太愛霜葉於內園築假山移栽兼樹遂成林每歲秋

後萬機餘暇朝觀夕覽率以爲常

譽津鵠鳥　延暦神龍

垂仁帝后狹穗姬所產曰譽津別皇子長而逮三十歲不能言語時有鵠鳥飛鳴皇子見之問曰此何物也自此後始言語

延暦十三年冬車駕遷於平安城新都起神泉苑蓋天子遊覽之所也昔有神龍現

此池長保年間道綱卿任別當

有智三品　内侍五物

齋院公主有智子者弘仁帝皇女有才學上皇幸齋院賞花開宴令羣臣賦春日山莊詩公主年十七郎賦曰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

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上皇大歎賞授三品

高内侍者儀同伊尹母高階成忠女耽好詞翰恒言研殘餘墨剪棄斥紙已退禿筆三銭方兄併書冊吾所愛惜唯此吾物不啻龍宮珍寶

為家作歎　顯基賞月

藤亜相為家曰作歎之心如過獨木橋方其搆思專慎不墜左右

源納言顯基者西宮高明孫亜相俊賢子也常云願無罪乃自得看配所月

俊綱名園　實定舊闕

白河上皇問藤原俊綱當今名園勝何許為最俊綱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上皇曰

吾所創鳥羽何如曰陛下乃以天下餝造壯觀不得不尓然至於地形眺望物色臣伏見園故當次高陽耳

治承四年夏遷都於攝州福原至于中秋諸卿各翫清影於名區或吟住吉濱或賞須磨浦唯德大寺亜相實定憶舊都者萱堂閑庭月影荒叢露華興情可以想見乃

及清曉吟詠而帰

崇峻斬猪　安德沉海

泊瀬部天皇者欽明帝第十二皇子用明帝弟也天皇常悪大臣馬子誇威擅權五年冬有獻山猪天皇指猪曰何時斷朕所嫌之人如斷此猪頸多設兵杖有異於常于時大伴嬪小手恨寵之衰使人告諸馬

子壬午歳馬子恐嫌於已招聚黨與謀弑天皇馬子詐於羣臣曰今日進東國之調乃使東漢直駒弑帝

壽永二年安德帝外戚内府平宗盛等挾帝赴西海與東軍相戰元暦元年春自讃州八島奔長州赤間浦源義経逐北逼近矣時帝八歳外祖母二位尼深恥歒鋒犯

玉座泣誘帝挾劔璽抱玉體共沒海底

谷雄他國　俊寛鬼界

黄門紀長谷雄曽有心願詣于長谷寺夜夢觀音大士告曰汝文章才人故欲遣他國雄覺後不曉其意還京未幾病卒

嘉應三年上皇將討平氏法勝寺執行俊寛首勸之少将藤成経判官平康頼亦預

焉於是事泄平相國大怒矯詔遠流三子於鬼界島充處谷飲既経三年會中宮有娠乃欲行非常之赦徼天福之報故遣舟左衛門尉基康舟行數旬到彼島出赦書書中唯記藤平之慶宥不及寛之名僧都疑怪差傷詰基康須史二子乗舟寛仰天號泣不堪悲憤客死島中

髙光文選　親房職原

藤原髙光者右府師輔男也村上帝時徴官而奉敎暗誦文選三都賦後拜羽林次將然厭世塵雜滌入山

北畠准后源親房者具平親王之苗裔大納言師重子也事南帝帝亾北條高時而天下一統後亦依足利尊氏之叛逆而遷

在于吉野宮尊氏立光明院天下悉稱北朝南朝延文四年秋帝崩第七皇子後村上院即位明年改元興國北朝暦應三年也親房奉先帝之遺詔而執政以嫡子鎮守將軍顯家爲傳撰職原鈔奉敎幼帝

朝綱文才　野篁詩談

大江朝綱餞渤海裴璆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遥霑纓於鴻臚之曉淚裴大歎賞經年或適渤海彼國人問江公旣作相不曰未彼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

弘仁承和之間傳聞唐國有白居易工詩而其集未至有人傳曰唐國欽日本有野篁其望樓詩蓋爲野相公作後遣使唐國

詔野篁充副而與大使有違言遂罷不發人以爲憾後長慶集始至其内與野詩句暗同者三

諸兄賜橘　晴明占瓜

橘諸兄初曰葛城王敏達帝玄孫礼部尚書美奴王子也天平元年聖武帝自取橘賜葛城王敎使以之爲姓且改名諸兄號

井手左大臣考謙帝寶字元年薨歳七十四而薨

藤原相府道長公嘗執柄時術家白藤府言某日家内有妖怪至期晡時有叩門者即和州瓜使也太史安倍晴明大醫重雅等在傍相國顧安太史曰有瓜汝可嘗不晴明曰瓜中有毒不可輒啖也重雅袖出

一鍼鍼瓜其動便止剖見其中有毒蛇鍼中其眼云

相國捕蛇

頼家射鹿

建久癸丑夏右大將頼朝田獵富士野世子頼家八歳始射鹿大將大喜遣梶原景髙於鎌倉報夫人平氏平氏曰君侯嫡嗣適射野鹿未足為特異何賀之有景髙恐怩而退復言大將

經營龜山宮既除地見大冢内有蛇無數土人相傳為地主神事聞神古地久不可妄動德大寺相國曰蟲在王土若有神亦無邪今建皇居何祟之有直命發冢捕蛇悉投水流衆疑乃止

良基神璽

重衡琵琶

文和中傳國璽劔在南朝北帝後光嚴院於京將即位百官多疑無傳國璽恐難行即位禮衆議不決二條藤公良基為相呈利尊氏為將相公獨奮曰方今國家以尊氏為寶劔臣頗當神璽以奏天朝於是定策臨祚

平重衡被虜到鎌倉源幕府憐其容止閑

雅遣妓千壽暫解其幽憤重衡原優才藝善琵琶乃聽千壽彈琴且歌悲不自禁於邑之餘因亦和曰燈暗數行虞氏涙千壽深已屬情因猶哀感慕府聞之曰平氏馬上之外復有如許風流乎

康頼木塔　安世水車

嘉應三年平康頼與藤成經法勝寺俊寛

潛承上皇詰謀滅平氏時平氏威熖薫天陰謀發顯流竄薩之鬼界島康頼性孝誠相依於海岸禱祀熊野權現且請念諸佛諸神頻致感應常慕想老母自造小塔婆千本每塔彫刻姓名并二首歌隨潮汐而投波上時有一僧康頼族屬也欲聞康頼消息赴西州路經藝州詣嚴島古祠乃徜徉海濱適一木塔隨波至前即康頼所刻者也僧携歸洛以遺其母妻時人為孝感所致後會赦歸京

良峯安世者淳和帝之弟也才藝俱絶拜任亜相天長六年奉敕教諸州民造作水車以為農耕之資

明雲流矢　護良甲冑

天台座主明雲者久我雅實孫六條顯通子問相者曰身亦有兵杖之厄乎相者曰有之公身故應無傷害之畏而今問如斯是乃其兆耳果中流矢而沒

護良親王者後醍醐帝皇子初入天台為僧號尊雲常好勇事武帶甲冑有征相陽之志元弘帝幸和州笠置山東軍諸將攻

闔之久而城兵力竭帝潛遁外時親王在般若寺聞之孫身蹈躋露殯草宿既曆數日披察法服好勇通志武家探聽親王所在率五百士卒向般若寺親王進退惟谷潛匿經函中微誦隱形咒率尒免厄

藤家南北　中書前後

右大臣藤不比等者元明聖武両帝之際人也有四男長男右大臣武智麻呂南家之始也二男參議房前北家之始也三男參議宇合式家之始也四男參議麻呂京家之始也

兼明親王者醍醐帝第二皇子特賜源姓天祿二年任左大臣貞元二年敕為親王除中務卿英才俊秀博學多識閑白藤兼通猜忌屢譖焉於是辭官退隱洛西別墅因作兔裘賦而著志延永元年欝欝而薨矣具平親王者村上帝皇子任中務卿文才瞻富且能書後人稱兼明親王為前中書具平親王為後中書然前王才識稍優遺文不多爲孫漸絶後王詩文載在麗藻雲仍繁榮永照竹帛云

空海五筆　喜撰一首

釋空海左右手足及口挿筆並書世稱五筆上人

喜撰法師者光孝仁和之時人也未詳姓氏嘗奉敕作和歌式其自所詠之歌唯一首傳于世

源融鹽竈　仲時野堂

源融公者嵯峨帝之子任左丞相性好遊
樂愛動植故於洛陽六條營建河原院築
山鑿池而摸倣陸之鹽竈日使役夫運潮
水於浪速之浦起煮海之烟亦於嵯峨創
棲霞觀皆是為吟遊之資矣寛平元年冬
許乘輦出入宮中七年薨壽七十三歳公
没後紀貫之目擊河原院荒廢而有君没

烟斷之悲歎繪炙人口

實資七朝　賴光四王

小野右府實資至寛仁時年八十餘為其
子求攝州與時相戯曰天曆舊臣某既事
七朝願奏請賜優時相奏與攝州
源賴光者滿仲之長子也勇材武烈爵至
鎮守府將軍誅伊吹山凶賊殺市原野狡
童其餘戰勳奇策載在口碑嘗麾下有四
雄士所謂源綱平貞道平季武平公時也
世謂之四天王譬諸持國增長廣目多聞
四天王紛居四埵護衛佛法

成範禱櫻　長清拆桑

藤原成範日向守通憲仲子也風流閑雅
性甚愛櫻花環植櫻樹搆亭其中醉吟為

娯樂然憂花時不過數日祭禱于泰山府
君求延花壽自是經三七日猶不衰謝時
人呼為櫻町中納言
戸部侍郎藤長清者越前權守光章之男
也少學儒業兼善和歌嘗謂除萬葉乃三
七之敎撰難波津潤必有漏網之魚淺香
山深不無未磨之璞故多年覃研於斯道

纂輯千古之歌詞乃立部分類以為三十
六巻庶幾後代奉敕撰集者且自求詞材
者皆欲倚此書得援助焉書成未得題名
或時夢白衣老翁告曰吾子所著斯道至
寶也吾邦髙風舎和歌何歟宜號扶桑集
幸荷顧恵敢問公為誰翁曰黄門侍郎江
匡房言畢不見長清覺後且喜且怪竟示

黄門冷泉為相為相曰瑞夢可賀但扶桑
日域總名也恐嫌于家集宜拆両字偏傍
長清悦服乃號之夫木和歌集

義家驍勇　義兼佯狂

征奥之役人皆服源将軍義家驍勇清武
則疊堅甲三領為的請試其弓力将軍一
發貫三甲武則曰神也非人所及益畏憚
之

源為朝配流豆州通産男児倚頼足利義
清為子乃命名義兼及長武勇絶勝右大
将頼朝簡請相見義兼深慮頼朝猜妬人
才佯狂而去故生涯安幸矣

兼良驕矜　武内棟梁

大相國一條藤公兼良者成恩寺関白経

嗣之子也博識多才所著之書不少兼通
神道佛學倭歌人皆稱博洽仕于後花園
後土御門二朝文明五年齢七十二而剃
髪改名覺恵號後成恩寺嘗自肩廣才有
言若使菅丞相再生不可及已之才也同
十三年歳八旬而薨有子曰教房為関白
次曰冬良為内府

武内宿祢者父曰屋主忍男武雄心命母曰影媛景行天皇五十一年秋命武内為棟梁之臣成務天皇三年春為大臣仁徳天皇時薨年三百餘蓋歴景行成務仲哀神功應神仁徳六朝

鎌子錦冠　　師賢緇裳

孝徳天皇以中臣鎌子連為内大臣天智

帝八年及鎌子病遣東宮太皇弟於鎌子家授大織冠與大臣位賜姓為藤原

元弘元年平高時聞朝廷之謀遣使節於京洛欲遷天皇暨東宮於遠地天皇懼潛出洛留車駕於笠置亜相藤師賢身披袞衣緇裳伴為天皇形而登叡嶺聚諸軍東兵聞之以為信然乃率士卒攻叡山於是天皇幸于攝州笠置召軍士也

冬嗣學院　　入鹿擣岡

閑院左丞相冬嗣者右丞相藤原内麻呂之子其為人器度寛弘英才偉略弘仁十一年奉嵯峨帝敕撰弘仁格弘仁式二部以明法度助政事亦立勸學院使藤氏年少者讀書於此院淳和帝天長三年薨歳

五十二贈正一品

皇極天皇三年冬蘇我入鹿雙起家於甘擣岡稱蝦夷大臣家曰宮門入鹿家曰谷宮門

青砥渉水　　頼朝試湯

青砥藤綱夜渉滑川從者誤失墜錢十文以告藤綱藤綱乃命別出錢五十文雇夫

炬照水底而捜索焉取得而帰或笑其得不償失藤綱曰不爾雇銭五十布在民間没水十銭永失世寶是當患耳

源大将軍猜忌廷尉遂至不協乃謂人曰吾嘗欲試諸爭堪将者遣西征豫設湯匜臨盥呼諸爭鬭皆駭其燋手捨而退至九郎手捉熱提神色不變徐鬭至畢果將有

大功然非久屈吾下者

保昌吹笛　義光授笙

藤原保昌者左京兆致忠子也一夜吹笛獨行袴垂安助欲劫奪之衣躡行里許屢欲發心坐畏難既乃抽刃逼從保昌徐傳吹顧問其名袴垂不覺屈伏自首作劫袴垂者也保昌曰奴久聞之叱使從後吹笛徐行到家與一襲袴曰奴不足殺後勿求我勿復作爾

源義光者頼義子號新羅三郎學笙豐時元時元卒時其子時秋尚幼秘曲未可授乃授義光大食調後義光憂其兄義家東征賊未平乞朝欲赴戰力不許乃解官獨發時秋逐驛馳至義光頗怪行及足柄山

義光悟其意路傍布一楯胡籙中出時元所書與大食入調譜示之問有齎笙耶時秋乃出笙義光曰子所追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帰難期子即豐氏世守也若信吾志帰全其道悉傳秘曲畢各別去

直幹雲鳥　峰雄墨櫻

橘直幹石山詠詩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

山深鳥一聲僧貪然西渡雲爲霞鳥爲蟲以爲巳作示人彼中人云若作雲鳥乃亦隹乎

關白藤基經稱堀河相國以寛平三年正月薨而葬于深草山謚昭宣公時舊弭之輩挽歌太多峰雄有墨染開之詠世人稱其樹曰墨染櫻

寛蓮碁局　弘法假名

橘良利爲僧曰寛蓮善碁延喜帝屢召對帝不及二石賭以金枕既而寛蓮勝賜其枕出

釋弘法智德靈驗學才書法載在僧史延曆乙酉入唐大同元年歸朝擬梵字以呂波能通一切音義是和國神妙也

兼家夢雪　瀧守護櫻

藤公兼家作納言時夢相阪關値雪疑是凶令占之占者曰吉既而江匡衡至公語之匡衡曰是佳占也夫雪白耳關而値白得非公陞關白耶明年果拜丞相

南殿櫻在紫宸殿巽角是大内草創之樹也貞觀中枯朽而亦自根萌芽坂上瀧守

奉敕護之村上帝天德中有池魚之災康保中栽之亦枯十一月亦栽枝兼花葉於是繁茂也

實資好色　賴朝養兵

藤原實資自少稱賢者而有好色之癖見美婦過門者出而要之有側過者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實資曰色色易賢

源大將軍頼朝常誡武士過奢有浚廉者盛飾美服出公取其佩刀看之即抽巻断其衣襟曰士禄有限汝将欲以何物養兵耶

長髄孔舎　道灌江城

神武天皇戊午年夏皇師勒兵赴龍田其路狹嶮人不得並行更欲東踰膽駒山而

入中洲時長髄彦聞之曰夫天神子等所以來者必将奪我國悉起屬兵徼之孔舎衛坂與之會戰有流矢中五瀬命肱脛皇師不能進戰天皇憂之時天陰而雨氷忽有金色靈鵄飛來止于皇弓弭其鵄光曄煜状如流電由是長髄彦軍卒皆迷眩不復戰饒速日命本知天神慇懃唯天孫是與遂遽撃長髄彦帥其衆而歸順焉

太田持資者上杉家臣也剃髪名道灌創構武州江戸城村菴蕭庵二僧作叙跋而述城中風景營一軒於城内名静勝有兵馬之暇則開詩歌之雅筵而會集于賓友實風騷之士也此時有両上杉而管領関東稱顯定於山内稱定正於扇谷両家争

權而屢相攻戰矣道灌佐定正而忠策畫力以故顯定之軍不能有利也顯定以間者使定正疑道灌於是定正遣人刺道灌於浴中而殺臨死曰定正亡家之兆也果道灌没而後定正威不再振也道灌言不虚者歟

秀郷反伐　信玄戰爭

藤太秀郷者左大臣魚名裔村雄子也聚強族在東聞平将門興初欲與之詣見将門方梳髪遽出迎髪不遑理衣不及更藤太心既小其躁無量饌至對食将門下箸飯迸落汚袴輒看自拂拭藤太謂人曰将門小豎子耳安足與圖大事遂反伐滅之

武田信玄姓源新羅三郎二十七代之孫也知甲州初冠大樹義晴公賜諱字名晴信父信虎攻信州海野口壘堅守不能抜解圍而去信玄代父襲攻城乃陷上杉謙信者梶原景時之裔父曰為景世在越後州驍勇奇策両将屢戦焉

盛親芋魁　能因車行

真乗院盛親任達不羈甚嗜芋魁談義座

側竹盛大盂且啖且論末始進人有病必擇芋魁殊美者閑居飽食疾亦誠愈

能因法師與友人車行忽下歩里許友人問之曰今所過伊勢夫人舊家跡爾隔世雖邈庭松尚存名流所居奈何可輙乗過哉待樹杪不見而後載行

大原三寂　書寫六根

三寂者寂念俗名為業者大鏡三巻寂然俗名頼業摂百法門寂超俗名為経兄弟三人共逃世住大原山居叡山隠霊山父波州刺史中大夫藤為忠乃亜相國経八代之孫也兄弟皆兼和漢之才為世所稱勤修之暇以風月為楽其和歌共見撰集而寂然之歌殊佳論者云風體有情而遒

尾髣髴如慕宇治山之遺風也

書寫山性空者平安城之大中大夫橘善根之子也幼持法華歳三十六出家往日州霧島結廬而居移住筑前背振山一日化人來告曰播州有山曰書寫是靈嶺之一峰也居焉者發菩提心得六根淨上人至彼山結庵西洞薜蘿爲席紙楮爲衣山

禽野獸無機自馴天禄上皇使入山堅卧不起長保四年寛和上皇入山幸廬敕延源闍梨圖肖像下彩筆時山川震動寛弘四年示寂歳八十異跡詳于本傳

爲時愛閑　朴翁猒喧

藤原爲時者兼輔之孫惟正之子紫式部之父也頗有文才補越前守嘗歸幽莊于泉州有愛閑之趣有題玉井詩曰玉井佳名被世稱松楹半接碧巖稜山靈繞舍應褰幔澗月臨窗欲代燈梅發寒花朝見雪水収幽響夜知氷池邊何物相尋到鴈作來賓鶴作朋

朴翁號遊和軒亦稱昨木隱子其姓名爵里不詳蓋南朝之人也足利直冬者尊氏

之子然而父子相惡文和中直冬奉使于吉野皇居啓稟可征尊氏之意朴翁聞之嚬蹙曰治亂興廢皆無不從尊氏者父也直冬者子也無孝則雖有忠勞而無重賞今直冬假君命而欲戕父兄悲矣遂韜光晦跡遁世之喧囂

豐然油泉　覺超月輪

釋豐然宗雅準欲營伽藍安觀自在像延曆中相攸至美州谷汲搆精舍當平基鑿一巖忽石中油出師生希有心誓曰我於此地安大悲像若利來世願此油益多言竟湧如泉師大喜便安十一面觀音像自是靈感溢傳延喜中朝廷聞其瑞應賜額華嚴寺其油漸微今猶足燉前常燈云

釋覺超者泉州人姓巨勢氏幼登叡山投慈慧修月輪觀其胷常冷如水皇后有產難敕超持念産誕即平帝大悦加僧都世稱兜率僧都

關雄進士　若愚野人

藤原關雄者真夏第五子也天長二年春擧文章生常能屬文性好閑退在東山舊居耽愛林泉時人呼為東山進士承和元年秋淳和帝嘉其為人特詔徵之賜以優禮仁壽二年為齋院長官遂以病辭退同三年春卒歲四十九

野人若愚不知何人或云天曆帝之子照平親王也照平者後中書王之弟遯世居三井亦住巖藏時以稱巖藏宮按揚文公

談苑曰景德三年有日本僧入貢名寂照後南海商人船自其國還得國王弟與寂照書稱野人若愚書末云嗟乎絶域殊方雲濤萬里昔日芝蘭之志如今胡越之身非歸雲不報心懷非便風不傳信問人生之恨何以過之後題寛弘四年九月若愚與寂照為芝蘭友人品最可知

春津玄豹　南山白頭

藤原春津者右大臣緒嗣第二子也風姿美麗天長初擢為左近衛將監仁壽初遷刑部卿性寡嗜欲唯馬是好里第養閑不出仕帝戲語左右曰春津是南山之玄豹霧雨以成文章貞觀元年秋卒歲五十

白頭翁者無姓無名亦不測所來行年九

十八頭白如雪面赤似桃花素無妻子獨縛葦舍住南山之下不事農商家無儋石之儲只所有柏匱一竹籠一而已菅丞相邂逅于白頭翁乃賦詩三百六十餘言詳述翁之事蹟云

隆國辭退　兼好歷遊

藤原隆國者大納言顯基之弟也長曆元年敘從二位長久四年任權中納言康平四年春辭退朝參之暇屢赴宇治別業搆茶店呼聚往還之過客使啜一甌之茗而談和漢之故事既而輯成草子後冷泉帝之時最蒙眷遇

吉田兼好者兼顯之子後宇多院北面之臣也任左兵衛佐帝崩後出塵嘉遯有文

才善和歌遊高師直之家亦歷遊諸國賦日著徒然草其憤世俗觀生死感時序摸風景說人情抒私見固是倭文之尤者也

扶桑蒙求上卷

扶桑蒙求中卷　標題

齊名義賞　有國長押　川成圖障
心顏雨泥　武丈怒涙　圓臣燸死
瀨尾惡黨　延殷厭鬧　空也入衢
增賀乞兒　千觀馬夫　顯長薙髮
保胤解纓　嵯峩幽棲　猿丸墓基
增慶行業　東聖闍維　爲朝射目
豐國猿面

扶桑蒙求中卷

岸　鳳質文卿輯

敏蔭教琴　浦島乗釣

藤原敏蔭未詳何代人天資美發幼讀書善屬文天皇嘉其才識絲綸敕從遣唐使某遊學中華海上遇悪風人船俱覆沒唯敏蔭得神助不死遂漂到波斯國居數年

遇異人而傳琴曲得奇材而造數琴歸來本朝條奏往事天皇深感驚累遷禮部員外郎參知政事

水江浦島子者丹波國餘佐人也雄畧帝二十二年秋乗舟而釣遂得大龜便化為女於是浦島感為婦相逐入海到蓬莱山歷覩仙宮

良香一聯　經信三舟

都良香向菅公自讃氣霽風梳新柳髮氷消浪洗舊苔鬚一聯公曰下句魂詞耳

承保帝幸西河詩歌管絃分載三舟陪遊諸臣各隨能分載源經信獨未至上皇不悦比乃至則皆既泛中流源師跪汀招呼舟人曰三舟不敢擇乞因便廻棹見載遂

乗管絃舟兼獻詩歌人歎其兼達

宗清宥死　忠光報讐

平治之亂彌平兵衛宗清為平氏生獲源義朝之子頼朝憫其年幼悉意保護乃今所車池太夫人泣請之遂得宥死而竄豆州其後頼朝為將軍誅平氏霸主鎌倉以書邀池亜相頼盛暨宗清亜相乃語宗清

欲與俱宗清曰今乃執殳為公前驅固不敢辭但此見邀料為報舊耳方今平氏殲亡有何面目見鎌倉公乎遂不赴避去西州

忠光者平氏之從士稱上總五郎兵衛後鳥羽帝建久三年經營永福寺新堂源公賴朝撿覽之忠光以魚鱗蔽左眼僞如役者懷劒在錄豛之間欲狙源公而刺之賴朝潛怪之使景時捕而問爲忠光以實荅即命景時殺之

良貞蛙歌　伊涉兎裘

紀良貞者不知何代人適遊攝州住吉里與一女子有情旣歸鄉里多歷年所再到住吉尋訪舊女不相得孤懷彷徨行吟海濱時小蛙跳行過前視其沙痕髣髴有歌詠乃託合觀不議之語云

伊涉者兼明王之子也親王薨後一條帝詔伊涉曰親王有遺文乎對曰遺文悉散亡矣舊物惟有兎之裘帝謂王服乃令備天覽伊涉獻一軸親王自作兎裘賦也忿吐忠憤之語於是帝嘆喜交集深祕納爲蓋伊涉才質謭劣不知兎裘之語云

源順梨壺　兼季菊亭

村上天皇天曆五年詔坂上望城紀時文源順大中臣能宣清原元輔於昭陽舍巡講萬葉集因同撰後撰和歌集相國謙德公藤原伊尹時以藏人少將爲撰集之總裁天皇自揮宸毫寫詔書褒賜爲卽順所

製也昭陽舍亦號梨壷

今出河兼季者西園寺藤相府實兼第三子也仕後醍醐帝拜右丞相雅愛菊花蒔之滿庭翫賞終日稱菊亭

鎌足奉履　仲王紛鈴

中臣鎌足者御食子連子也憤蘇我入鹿挾闚闥社稷之權便附心於舒明帝皇子

中大兄然未獲展其幽抱偶預中大兄於法興寺槻樹之下蹴鞠之侶而候皮履隨鞠脫落取置掌中前跪恭奉中大兄對跪敬執自是相善俱述所懷無所匿

履中天皇未即尊位之間以羽田矢代宿禰之女黑媛欲爲妃納采既訖遣住吉仲皇子而告吉日時仲皇子冒太子名以奸黑媛是夜仲皇子忘手鈴於黑媛之家而歸焉明日夜太子不知仲津皇子自姧而到之乃入室開帳居於玉床時床頭有鈴音太子恠問黑媛何鈴也對曰昨夜非太子所賚之鈴乎太子知仲津皇子冒名以姧則黙而避耳

菅氏文草　文屋舊琴

菅丞相其先出自天穗日命十四世孫曰野見宿禰宿禰之後土師宿禰古人土師宿禰道長奏請改土師爲菅原姓古人子曰清公博學多聞清公子曰是善侍讀清和帝是善之子乃丞相也貞觀四年補文章生元慶六年渤海國使者來諸儒往鴻臚館見之使者一日見公所作詩稱

曰風體似白樂天累進至右大臣昌泰四年左遷太宰權帥其詩文曰菅家文草

文屋麻呂仕嵯峨帝有寵遇因授琴曲以為琴師帝晏駕後仕仁明帝傳授光孝帝乃本康王亦文德清和二帝徵麻呂學琴

藤太勢多　保胤禪林

俵藤太秀鄉者出自房前公公五世孫村

雄子也朱雀帝時遣相馬郡伐平將門世傳初徹行近江勢多橋橋上有大蛇兩眸光耀雙角尖銳焰口鈇牙甚可懼也直前跨蛇而行蛇亦不駭既而有一男謂秀鄉曰我在勢多橋下二千餘年見人不鮮未嘗有勇剛如公者頗為我誅寇恩不可忘也秀鄉諾與男倶自橋下凌湖水行數里

到一門入而見水精為砂珠石為甃朱樓紫閣金欄銀楹其壯麗不可言矣請秀鄉坐上座男整衣冠具膳設宴及夜闌僉云寇可來秀鄉挾弓矢而待之雨風雷電頻激起遙望乃自比良峰有光來秀鄉以為百足馬蚿及近來而噬鍬以射貫喉下其光俄滅彼男大歡曰此所是龍宮也彼頻

侵我我輩遭彼侮辱今也公之惠也以絹一卷鎧一領縛俵一銅鐘一授曰公之家必有將軍秀鄉辭去相送聞波浪轂既而至橋側秀鄉旋都絹隨截而長俵從取而盈故號曰俵藤太贈其鐘於三井寺文保二年三井回祿山徒取鐘鐘不鳴悪之轉于無動寺巖下碎破斤散聚拾而遺三井

一日小蛇來舉尾敲之經宿鍾如故無玭
其音如蒲牢之吼云
慶保胤者賀茂忠行第二子才博聰文章
冠絶于時少師事菅原文時天曆末拜著
作郎嘗著日本往生傳寛和中兒女冠笄
才畢遂觧塵纓游歷四方佛事為務長德
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　禪林寺勸學會

文云台山禪侶二十口翰林書生二十人

行平布瀧　　公任長谷

在原行平攜二三僚友遊攝州布引瀧飛
流濺沫最可愛賞作歌曰和餓豫乎波計
布伽阿須伽登磨都軻毗能那彌陀能多
岐等伊豆礼多伽氣牟
藤原公任者廉義公長男也博文多才工
詩歌晩年喪愛女漸懷出離之念萬壽二
年冬投三井心譽僧都受髪度以創建佛
宇於洛北長谷為名一日俄然命駕赴焉

頼業學庸　　匡房侍讀

頼業姓藤原舍人親王之遠裔音博士祐
隆之子初侍讀於髙倉帝補穀倉院別當
舊名顯長拜中散大夫常讀禮記謂大學

中庸兩篇後世必有廣才達理之人則紬
繹之矣後四書集註始來于中華謂河南
二程子於禮記篇中表出學庸二篇以合
論孟為四書然則頼業先見果然蓋雖地
異世殊其意氣相感如此乎文治五年夏
享年六十八卒于私寢
江帥匡房文辞不及其祖朝綱匡衡至於

才學優長博識古今非獨江家諸氏蓋無
若者最留意國家典章及其沒藤黃門宗
忠歎惜曰斯人八葉儒家三世侍讀朝之
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亡明
鏡

菅公貶謫　伊尹慟哭

菅丞相爲左相所忌三善清行與丞相善

屢託日者言諫公避位公不用清行曰離
朱之眼不見睫上塵仲尼之才難知匱中
物果罹貶謫之禍

謙德公藤伊尹稱一條攝政有子長曰擧
賢次曰義孝母惠子女王各有姿才共任
少將故有前少將後少將之稱二子不幸
一日病故公及夫人吞歔悲哭因家人爭
客爲之顰眉掩泣焉

實時黒印　高家青麥

金澤實時者北條氏之後也性耽書籍營
庫藏於金澤納于萬卷書以金澤文庫之
四字刻之印佛經以朱印儒書以黒印爲
之證後世得其書者爲珍焉實時之裔貞
顯令清原教隆講羣書治要於金澤焉

延元元年新田義貞帥軍赴播州預約令
軍中牓于道傍曰有叨刈採田麥犯凌民
屋者抵罪是以軍之所過農不廢耕商不
止市時義貞部將小山田高家潛行田隴
芟其青麥馱之鞍馬入其軍營長濱某見
之欲加高家以侵令之罪義貞聞曰高家
兵食既罄糗糧無繼以故爲士卒之饑自

忘法乎於是遣人黙撿其陣處果無糗食唯有馬與軍器而已高家犯法果爲飢卒自忘其罪也以衣二襲與其田主令謝之高家益感其恩情後代義貞之命而死

久米深心　久秀謀逆

久米仙者入深山學仙法騰空飛過故里婦人以足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深心即

時墜落漸喫煙火復塵寰

松永久秀阿州人也仕于三好長慶數有軍功信長勃興之時一旦降于幕下復叛信長而據于志貴爲信長令信忠擊之久秀術盡而與子久通終亡於城中矣松永也生阿東之僻地而振權勢於五畿之間身爲陪臣列台駕扈從之班實一世之桀也然弑相公於室町第而挾自立之志伐義繼於若江壘而忘舊主之恩加之燬南京之大佛殿而爲防禦之一助矣

春津玄豹　節信乾蛙

藤原春津者贈相國百川之孫左大臣諸嗣之子不営世利唯馬是好養閑里第不肯出仕無識其志者帝戲語左右曰是南

山玄豹也

帶刀節信初見能因情太相得乃從錦囊中出乾鼃示之曰是井堤乾蛙能因大悦乃亦探囊出小木屑曰太古長柄造橋是其鉋折久既重寶以當束帛之贈欣然相受而去長柄古橋井堤蛙鳴詠歎者流並所寄賞矣

新田詠髮　　伏翁如啞

新田部皇子遊勝間田池不堪興趣東涼晩歸語愛妾曰今日觀池蓮香艶可愛妾不信詠歌曰伽都末陀能以計波和禮志留波智須奈之嗣輙伊布幾彌我比氣那枳餓誤等

伏見翁不知何許人卧和州平城菅原寺側岡三年不起亦不言人呼為啞者時時擧首見東方天平八年行基菩薩迎婆羅門僧菩提歸於菅原寺設供時翁俄起入寺

遍昭画女　　雅忠小童

紀淑望目先達和歌之體曰花山僧正尤得歌體然其詞甚華而少實如画圖好女徒動人情

大醫丹波雅忠嘗夢小童告雅忠曰昔君乃祖康頼懇祈于我故衛護藏書多年迩日有災可以豫備果而家羅池魚方書幸無恙其刀圭之術得名于時世

維盛鳥噪　　道長狗功

治承四年源武衛頼朝竄居豆州蛭島時承太上皇宣旨將擧義兵討平氏相國平公聞頼朝陰謀大怒命嫡孫羽林次將維盛為軍將次男薩州刺史忠度副之上總刺史忠清齋藤實盛等從征其軍七万騎季秋發福原新都旌旗鎧杖美飾奪目遂到駿州富士川張行陳之計策忽聞源家有軍兵二十萬騎將卒殆落膽其地有沼

梟雁成群夜驚軍勢千萬水禽一時翔去其聲如萬兵叫奔平軍以為源軍伐不意乃棄器械輜重遙遁奔明日源軍至見行營無人譏笑平將怯懦而歸

博陸侯藤道長公剏建法成寺日往自試功課到門下車將曳履有所愛白狗來銜公朝服如留住狀公疑其尉擾移步自若

狗頻挽衣裔仍怪問安太史晴明晴明卜筮曰恐有為厭術害殿下者當路穿土必有驗矣公命左右穿掘果得一物見之一雙土器相合將黃紙條十字纏結既開之朱寫一字晴明驚曰此是僕家秘訣也請試見主者乃剪紙作鳥形拋擲空中則忽化白鷺翩翩飛去認所止處竟至于六條

万里小路落下于小竹門中於是遣士卒數負捜索屋内捕獲道滿法師即晴明弟子也衆人窮詰問道滿曰承堀川左府顯光公密旨為所致也道長公不忍致法禁誡將來放逐道滿於播州云

小左出水　廷尉流弓

景行天皇十八年春巡狩筑紫國泊於葦

北小島而進食時召山部阿弭古之祖小左令進冷水適是時島中無水不知所為則仰之祈于天神地祇忽寒水從崖傍湧出乃酌以獻焉故號曰水島也

元暦元年春源平両軍戰于讃州壇浦東軍陣陸地西軍泛數艦相去咫尺東軍勇士馳馬巨浪間大將源廷尉酣戰躁急之

際誤墮所手之弓倏忽翻流抵觸欹船廷尉鞭馬逐弓西軍將用鈎鑲留住廷尉首兜戲抽刀遮却鈎柄遂得弓而歸營老臣泣諫曰公輕千金之身吝一箇弓不大誤乎廷尉曰我敢吝弓歟兵得之則譏笑我矮身弱力是所以輕一死保永名諸軍皆感服矣

曾我張弓　宗高射扇

曾我祐成時宗者河津祐泰之二子也祐泰沒後育于曾我祐信撫以曾我為氏自幼二子雖嬉戲間張弱弓挾短矢以報父仇寤寐不忘焉建久癸丑賴朝狩于富士野二子潛入營中而刺殺祐經於臥床宿衛之士競爭而戰鬪仁田忠常斬祐成虜

時宗時宗謁源將軍吐鬱憤而就死人皆感賞之

那須宗高者下野州人也以善射發其名元曆之征戰從義經八島之役平軍使美女出船頭擧扇請源氏之兵射矣宗高卽射扇而落之海中源平之軍皆感嘆爲施譽于一時流芳於千歲矣

基俊爭競　義胤言戰

藤原基俊源俊賴並是和歌名家恒心相競基俊短俊賴以無學俊賴聞之曰文時朝綱無秀歌躬恒貫之無佳詩

鎌倉幕士正旦會列三浦義村先坐既居上頭有頃千葉胤綱至徑進踰義村坐卽其上義村慍色自語曰下總犬不知園胤

綱卒應曰三浦狗鼈其友

珍彥授篙　高德獻詩

神武天皇師諸皇子舟師東征至速吸海門時漁人乗艇而至天皇問曰汝誰也對曰臣是國神名曰珍彥釣魚於曲浦聞天神子來即奉迎爲天皇救授漁人推篙末令執而牽納於皇舩以爲海導者乃特賜

名爲推根津彥是即倭直部之始祖也行至筑紫菟狹時有菟狹國造祖號曰菟狹津彥菟狹津媛乃於菟狹川上造一柱騰宮而奉饗爲敕以菟狹津媛妻之侍臣天種子命命是中臣氏之遠祖也

三宅高德備前州兒島人也自號兒島三郎時鎌倉副元帥平高時元慶元年恣雇

把上後醍醐帝與諸將密謀誅之高德亦與爲帝遷幸于和州笠置山高德發兵逼迫乗輿將幽隱州高德以爲道于山陽道乃發忠憤與士卒合志出備播二州伏兵舟坂山欲奪乗輿途經播之今宿赴山陰道高德大悔恨亦向作州杉坂士卒悉散獨潛步詣于行在所削其傍櫻樹書一聯

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監護士皆不識字以獻于帝帝感其忠義悟意所屬龍顏時動喜色

廣相赤犬　義経白旗

参議橘廣相者諸兄公裔也遭藤佐世之譖觸昭宣公之怒憂恚竟死其靈化成赤犬毎入佐世家必吠之

源義經與平氏大戰于長州赤間關于時有物如雲自九霄下覆其所乘之船就見之則一白旗也義經悦曰奇哉真天之所賜即脱冑拜之

信義雙調　博雅對吹

源信義者博雅三位之子也弟曰信明俱琵琶名手信義前彈玄象信明後彈牧馬

則無優劣爲更使信明彈玄象信義彈牧馬則其聲相變故人皆云信明超信義玄象勝牧馬

博雅三位能通音律乘月徘徊朱雀門邊終夕奏笛有人來奏笛奇韻嘹亮可以愛尚三位知彼管勝我管相呼翫奏而對吹遂得以爲家器三位卒後敕獻其笛普詔

樂工吹奏無出本轂者有淨藏者吹之得本轂嘆曰逸物哉淨藏驚怖還奏帝悦以爲鬼管乃贈笛名葉二永寶蓄于宮庫

菟道苞苴　戸畔土蛛

菟道稚郎子者應神天皇太子也天皇崩太子讓位于鷦鷯皇子曰今我者弟且無才德何敢繼寶祚乎君宜登寶位我則爲

臣輔佐之皇子曰微軀豈違先皇之命從儲君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太子興宮室於菟道不即皇位故皇位空既經三載時海人賚鮮魚之苞苴獻于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皇乃反之令進難波宮鷦鷯亦反之於是苞苴鯘於往還太子曰豈久生煩天下乎乃自死爲兄王鷦鷯聞太子

競馳到莵道宮摽擗叫哭
神武天皇己未春命諸將練士卒是時波
哆丘岬有新城戶畔者亦和珥坂下有居
勢祝者臍見長柄丘岬有猪祝者此三處
土蜘蛛恃其勇力不肯來庭天皇乃分遣
偏師皆誅之亦高尾張邑有土蜘蛛身短
而手足長與侏儒相類皇軍結葛網而掩

殺之因改其邑曰葛城

頼政迷惑　　　經家馳驅

源武庫頼政少時識見天仁宮姫菖蒲眷
懷經年上皇聞之欲出賜之便試飾同色
宮侍三人雜菖蒲其中出在階上而召頼
政令自擇爲頼政恐其誤認未敢即進作
歌陳其迷惑意上大悦賞乃起自引菖蒲

賜之爲頼政拜感時人語曰得婦諧樂媒妁
不悪
都築平太經家者武藏州人善御馬之術
嘗爲平氏之家臣平族夷後鎌倉源幕下
囚經家屬梶原景時其後自陸奧獻駿馬
逸態超越身大力強氣盛而蹄齧人諸臣
敢無騎之者景時曰能御此馬者天下鮮

矣獨囚人經家有乘馬之美譽召之使騎
可也於是幕下召經家經家著白水干葛
袴坐庭上幕下曰有駿馬強剛不馴汝能
御之否經家荅曰凡馬之爲物人以乘之
爲用何馬之不可御馬之不見御人不得
術也於是經家即乘之揉撥顧眄馳驅見
者無不驚目幕下大感賞免罪爲御史

蟬丸琵琶　圓爾釋儒

相坂盲人妙於琵琶曲有流泉啄木秘不常彈無能聞得者王孫博雅專精琵琶恨未得秘曲且憂此盲逝永自此絕乃欲竊得焉試尋一見無由發言而還爾後毎夕密往其庵側竊聽三年未嘗有彈値中秋月陰風凄復往伺之盲人忽彈盤涉調

冀及秘曲乎頃彈罷蕭然遣情嘯詠且歎曰嗚呼無其人哉博雅應聲出乃通名且具陳向來事盲人感歎終夕聽言秘曲悉授世乃稱盲人隱趣博雅好事

圓爾國師與菅諫議爲長會丞相座菅世儒家常欲折圓爾丞相曰兩雄相遇可無一戰哉爾曰久聞菅公家世儒術我法授受自世尊五十五世達摩以來二十七世爾等尚以系受悉稱釋氏即以釋例儒恐亦當然不知公於孔子幾世菅不得應退謂人曰我擬以道義相角而旣陷伊重圍中

道風筆病　閑院藤波

小野道風諫議大夫岑守孫筑府都督葛

絃之子也延長七年醍醐帝召道風於鳳闕令於賢聖圖像障子題其姓名蓋以其精于臨池之業也村上帝康保三年卒歲七十一官位至通議大夫將作大匠道風晚年手顫字勢震掉然氣韻尚可愛矣

閑院左府藤冬嗣贈太政大臣内麻呂中子也和銅三年藤丞相不比等於和州平

城建興福寺其大殿之像大織冠之所造
也初皇極帝元年冬蘇我入鹿弑山背大
兄王子弟其後奢侈甚帝與輕皇子中大
兄及中臣鎌足謀誅入鹿於是鎌足發大
誓作丈六釋迦像乞援四年夏刺入鹿於
宮中自是藤氏繁延是以不比等營寺安
斯像弘仁四年冬嗣於寺建南圓堂安不

空羂索并四天王像並嚴珠特役夫中有
老翁詠補陀落歌是乃春日明神化現也

靜女歌舞　　和泉吾歌

源豫州奔後捕其妾靜致之鎌倉源將軍
及夫人以靜本名妓俾召鶴岡觀其舞靜
固辭不聽乃罷勉起舞其曲詞意都無非
永懐豫州者觀者墮淚他日鎌倉諸士相
攜往靜妓客舍設宴且慰坐中有梶原景
茂託醉頗出褻言靜妓變色且泣曰嘗受
豫州恩今縱不死忍坐被此辱乎豫州者
鎌倉公弟也今若在則汝輩可得輙見我
面乎梶原赧慚逡巡
小式部内侍給仕上東門院藤太后父和
泉守橘道貞母式部江氏再嫁藤保昌在

乎丹後國時宮中有歌會内侍預焉先期
中納言定頼過内侍房前戲問曰既有丹
後消息否言其假母和泉之才力以爲吟
案内侍卒尓詠歌定頼聞之驚服

忠綱踰川　　高綱渡河

足利忠綱姓藤原下野州之豪族也力當
百人聲聞十里始屬平家踰宇治川而破

敵時歳十七後黨于義廣不遂志終向西
海馳行父後綱爲從者相生所害也
佐佐木高綱者秀義之四男也世稱近江
源氏者佐佐木氏之裔也高綱智勇兼備
之士也曾屬頼朝之旗下石橋合戰之時
源軍敗覆而敵軍屢襲頼朝高綱爲後拒
當敵者尤多頼朝曰吾倚領日本以其半

與汝矣既而頼朝得免爲頼朝征義仲之
日自賜龍蹄令勵戰志宇治戰場挺出渡
河爲功之魁文治初頼朝賜七州守護職
然以違其約遂剃髮隱遁吁可惜哉高綱
非勇敢而輕死而已亦精兵士之技建仁
之際其子重綱屬経高盛綱之攻敵岳之
軍高綱來訪而見戰具不協其體而思不
可免其死頻涕泣矣果而戰死且述戰鬪
之事無不符合矣

赤染案表　　造媛諱塩

四條藤公任將辭亜相初倩齊名以言諸
文學爲表都不中意乃乞江匡衡江諾而
帰頗有憂難之色婦赤染怪問之江具語
其難得意婦曰此公故多矯飾諸文學諂

不及門地之言故不愜尓江欣然從其言
具草公乃披首端輙言臣五世相國之嫡
子尓自曩祖忠仁公以來云云公喜用其
表

孝德天皇大化五年春蘇我臣日向譖倉
山田大臣於皇太子曰僕之異母兄麻呂
伺皇太子遊於海濱而將害之皇太子信

之喚物部二田造塩使斬大臣皇太子妃
蘇我造媛聞父之大臣為塩所斬傷心痛
悲悪聞塩名所以近侍於造媛者諱稱塩
名改曰堅塩造媛遂因傷心而薨焉

侍従侍宵　清女褰簾

小侍従者徳大寺亜相實定妾也亜相在
新都適往洛陽顧侍従一夕合歡及曉惜
別獻侍宵之歌亜相不堪感情而去爾来
稱侍宵小侍従
清少納言者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也才藝
優美給侍永延帝之藤皇后帝雪後登坐
宮中顧乃曰不知香爐峯雪奈何少納言
黙起前褰翠簾帝賞其慧而有學其意乃
白居易有香爐峯雪撥簾看之句

定家九品　将門百官

小倉黄門詠九品和歌所謂九品者觀経
曰上輩三品上品上生發三種心願生彼
國中生深信因果不謗大乗下生亦信不
謗發心求生中輩三品中品中生受持齋
戒無諸禍患中生一日一夜齋戒威儀不
缺下生孝養父母行世仁慈下輩三品下
品上生作悪謗経臨終稱佛中生犯戒偸
盗終聞佛法下生五逆十悪臨終十念
平将門者上総介高望之孫也朱雀帝承
平二年起軍攻殺伯父平國香率兵入下
総國自號平親王備百官置衆職於是皇
天降災天慶三年為官軍被滅

親元減扶　藤房掛冠

房州牧源親元者家世武臣白河帝潛藩時備證衛為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笞杖減數刑罰緩法年過不惑務佛事營作一宇於洛東安弥陀像華盈耀煌俗號光堂嘉保三年知房州以俸餘建蘭若官務之暇專唱念佛兼勸吏民令以修法若淨信者適有犯法而被勘鞫則必枉弛其

刑由此州民帰佛乗者甚衆矣秩滿廻京長治二年六十八齡卒

中納言藤藤房亜相宣房男也事于後醍醐帝嘗勸忠勤帝北狩之後重践寶祚未幾課征稅於州郡造大内裏藤房切諫不聽時雲州獻龍馬帝大悅誇示羣臣相國務賀且敕問吉凶于藤房荅曰天馬之出于本邦祥災難勘臣謹案漢帝却之以興周王受之以衰天未棄君降此妖孽幸陛下監之方今兵革之後民始蘓息大興土木至若牝鷄司晨豺狼當路伏冀陛下修德施仁以應天譴帝作色而起諸臣默然藤房知諫言不從從容曰龍逢比干諫死而不悔伯夷叔齊餓死而不悲吁已矣乎

竟晦跡于北山帝驚歎詔宣房追尋遂不得帝甚悔憾焉

曉月百詠　釋阿九句

曉月尤工狂詞有蟣虱之百詠其詠物之玅雖不曲盡蓋昔時滑稽之徒也或云藤原俊成之孫也

藤原俊成者中納言俊忠之季子也叙正

二位拜長秋監保元二年奉敕撰千載集
寬元二年薙髮自號釋阿建仁三年詔於
和歌所賜九秩賀宴文武兩班各贈壽歌
其恩寵之渥福壽之昌古來未曾有爲元
久三年九十一而卒

正行療瘡　時政授鱗

楠帶刀正行者正成之長男年二十五而

率軍與細川顯氏山名時氏大闘士卒皆
危師不利而退泉州安部野之戰渡邉橋
陷敵軍士卒溺水漂流者五百餘人時嚴
寒落指風霜凝鬢正行性慈惠寬容見愍
之命其士卒令援上岸不堪其痛苦者即
與之衣救之饑療其傷與給鞍馬悉還送
焉後感此恩情敵軍屬正行爲四條繩手
之戰皆討死云

平時政微賤時往詣本州江島辨才天默
禱七日夜夢森間神女降臨容貌端嚴告
曰汝依宿世善根受生此土子孫繁榮冠
于天下若有悖逆者不可過七世言畢將
歸忽變神龍蟠二十丈見其跡遺三箇
鱗時政感拜神貺遂爲家紋尒後官祿累
遷子孫盛衰果如神言

有智齋院　髪長桑津

齋院公主有智有才學弘仁帝幸齋院賞
花開宴令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公主時年
十七即賦曰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一降
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
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

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蒼帝大歎
賞授三品

應神天皇十一年冬作劍池輕池鹿垣池
厩坂池有人奏曰日向國有嬢子名髪長
媛即諸縣君諸井之女也艶色秀媚帝悦
之十三年春遣專使以徵季秋髪長媛至
即著於桑津邑爰大鷦鷯尊及見髪長媛

感其形之美艷常有戀情天皇宴于後宮
之日姈喚髪長媛賜大鷦鷯尊

安養憐盜　　織妙慕親

羣偷夜入安養尼之室所有都將去偶遺
一衣於路徒尼拾來納尼公尼公時卧紙
被中乃曰渠既以為已物今雖遺落不容
獲有於我汝當速追與之徒尼如其言偷

輩慚伏并置諸物而去

名妓織妙應源君賴家之徵來于鎌倉屡
致舞供宴筵時比企能貞白君曰織妙有
愁訴故不遠千里君以問妙妙泣曰妾父
武衛技尉為成遣讒繫獄遂遠隷奥夷故
妾幼學賤技纔續命脈至于今日君甚憫
惻還其父於奥州時父既死妙不堪悲悔

即入榮西國師之籌室永為戒尼

業平萎花　　本康薫物

紀淑望目先達和歌之體曰在原中將之
歌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
而有薫香也

吏部尚書本康親王號八條宮仁明帝第
七皇子也雅有香癖修合薫物命名黒方

侍従

憲清銀猫　道長牛佛

佐藤憲清者秀郷七世之孫遁世為僧名圓位少壯練習武術鎌倉公因請問武事圓位曰自棄以來家世所傳亦皆散亡今乃風月之外都無所記然亦不甚拒為公談兵一夕及且將出公若留不可乃出銀

造猫為贈圓位受而出門前見児嬉便與之去

萬壽二年江州関寺住僧某將營大堂安置慈尊像羣材巨大唯有一牛負重致遠或將借此牛當他支用前夕其人夢牛乃人語曰我是迦葉佛為助此營構假化牛身何勞他事其人驚嗟以謝牛主仍舉夷來集尊稱牛佛博陸道長公敬信最篤

致忠天文　信長鑑相

藤原致忠者大納言元方之子頗曉天文偶於廁向人說天事忽有射烏者箭中柱致忠驚曰吾過而穢褻談天故熒惑射吾爾唯今手有木星助故止柱而已

九條相國信長藤公者御堂公之孫教通

公之男也善相未達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面覺有公相喜而歸取鏡自見無復前相試行再窺井如初歎曰鏡近井遠吾拜相自當遠爾後果如其言

紀寛懇祈　齊名美賞

紀寛欲得納言懇祈長谷有人曰他方須汝文章當遣爾尋卒世傳寛母祈祈長谷

而得生寛

東三條丞相兼家月夜遊東北院中霄方靜公請藤戸部齊信朗詠戸部乃發詠云念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是齊名文中句齊名適陪丞相在座人乃美賞其特見采名流也句則紀齊名勸學會攝念山林序

有國長押　川成圖障

藤原有國仕関白道長公公東三條建甲第令有國監視之南廊下所兩柱之際不架承塵數年後公女德子冊立皇后乃出南廊而上車有國曽闕承塵恐妨后車之出入也固可言前見哉

畫師百濟川成與妬工飛彈匠人相善常各以技藝相調匠請川成曰近自建三間四面堂願來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陛將由南戸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戸入其扇亦自闔南戸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恠而下主人在内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功

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戸延之忽見其内死尸横仆脹脣臭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内大笑即復就視畫尸形障子始知假物

心願雨泥　武文怒涙

佐佐木入道心願隱岐前司義清嫡男也嘗仕鎌倉幕府宗尊王一日王與近臣蹴

鞠時雨餘泥濕心頗遂獻鋸肩數車地上
布之士議務其平日用意矣
元弘元年南帝在和州笠置山官軍與東
軍戰不利二年副元帥平高時矯北帝詔
遷南帝於隱州流尊良親王於土州播多
親王有妃藤氏琴瑟克諧既自長高隔離
朝思暮想暫無止時隨侍唯有右衛門府

生秦武文者親王密諭武文迎藤氏武文
唯諾奉藤氏出洛到攝州尼崎憁村舍待
帆風有松浦五郎者筑紫之武士將解纜
而歸鄉偷見藤氏欲火熾熇欲姦焉武文
以為豪賊欲侵旅舍背著藤氏趣于港口
乞憫行舟少坐藤氏帰旅舍賊火蔓延僕
妾何之再往海畔前舟既遠舉扇招示舟

客拍掌揶揄即是松浦屬舟也武文不堪
忿怒遂沉海矣比舟過阿州鳴門颶風暴
起巨浪皺舟不止舟中稠衆禱神念佛靈
海湧湛之際彷彿見異類武文擐甲騎馬
馳騁波上老柁工云前來海中無斯災異
恐龍神貪娘子容色請試之可乎於是沒
小艇移坐藤氏少焉海上分風放去松浦

舟於西洋吹送小艇漂著淡州武島藤氏
累日苦辛氣息殆絶正慶二年平族滅亡
南帝重祚于京都親王及藤氏亦合歡于
舊第相共感想武文之忠死

圓臣燔死　瀬尾惡黨

安康帝曾為眉輪王見弑謂報父仇也雄
畧帝卽位後始聞其事實深驚歎因捜撿

犯人逼問眉輪王及坂合黒彦皇子於是二王恐懼走匿圓大臣宅帝遣官兵圍其宅大臣出于庭扣頭為二王乞憐不許亦奉獻臣女韓媛與葛城宅七區請以贖罪猶不許縱火燔宅於是大臣與二王被燔死

元德年間中原章房詣清水寺歸程既到西門邉拜八幡祠時背後有一蓑笠奴衝小雨過俄尓抽佩刀墜章房首電馳遁去僕從不及章房仲男章信悲憤探聞仇讎潛居東山雲居寺傍乃率家士數十人亂入奴家遂伐首歸家世稱孝義或云奴者悪黨瀨尾太郞見太平記異本

延殷厭閙　空也入鄽

釋延殷姓橘氏但州人少登叡山學山家法長保二年寂昭入唐共之赴西海寛仁末厭憒閙入多武峯三學該練亦居大原與覺尋同房黄門侍郞源顯基投師落髮乃共遁横川結菴長曆二年春慈覺智證兩徒爭坐主位師厭之住醍醐

空也者不知氏族或云延喜帝之子也常入市而張薦席為居設破盆需食一弟子有事赴鄽闠偶見空也曰師山中為喧何以在此耶空也曰吾在山中教育徒衆心不得靜市中却無事一盂自足無復所乞且眼前衆生畧種種作業亦能勸我觀念欲求閙靜無過鄽闠弟子不知所云掩涙而去

増賀乞兒　千觀馬夫

釋増賀者諫議大夫橘恒平之子也十歳登叡山師慈慧性聰穎學綜顯密尤邃止觀而厭利名絶交謁安和上皇敕爲供奉佯狂垢汙而逃去太皇大后敬事爲師慈慧任僧正入宮賀謝翼從甚盛増賀帶乾魚爲劔乘瘦牸牛交先驅之列諸徒叱而去焉常自歎曰苦哉名利人樂哉乞兒身卒時歳八十七

千觀俗姓橘氏相州刺史敏貞之子黄門侍郎公頼之孫也父母無子祈千手觀音像母夢得蓮華一莖因而有娠及生名千觀初在三井學顯密教傍修淨土後逃衆住攝之邂逅山時時出淀渡口自爲馬夫

而惠行人師性慈順面無嗔色常含微笑俗見遺像稱笑佛永觀元年冬逝歳六十六

顯長薙髪　保胤解纓

藤顯長者相國道長之子也少而學明内外美才秀發十六登叡山薙髪日修菩提道會増賀在山乃就而受戒號行眞遂隨増賀住多武峯

慶保胤者賀茂忠行之子也才博贍文章冠絶于時少師事菅文時天暦之末拜著作郎嘗慕佛教歸心幽寂寛和中著日本往生傳兒女冠笄既畢頓解塵纓遊歴四方佛事爲務天性慈和愛及禽獸長徳三年終於東山如意輪寺

嵯峨隱君　南山亾名

隱君子者不詳其姓字隱棲西山因以稱爲菅丞相初獻策時是菅與橘廣相同閲爲會有一事之不通廣相策馬到嵯峨而問之一日隱君子彈琴偶歌元稹此花開後更無花之句徹之之靈託人曰我自愛此句故感而來也（元稹ガ詩）

亾名處士自隱姓名築一室於南山而居人無識者菅丞相有題其室詩曰秋落鄉村與姓名手顏扔邁意兮明無妻澗戸松偕老不貌山畦菓蓏生泡影身浮修道念煙嵐耳冷讀經聲比量心地安閑理一室應勝我百城

黒人幽棲　猿丸墓基

民黒人其幽棲詩曰試出嚣塵處追尋仙桂叢巖谿無俗事山路有樵童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人樂松下是清風亦獨坐山中詩曰烟霧辭塵俗山川壯我居此時能莫賦風月自軽余載在懐風藻也

猿丸大夫不知何代人蓋上世之隱逸也

近江田上有舊跡或云道鏡法師之別號而奥山紅葉之倭歌乃在下野藥師寺而所詠也鴨長明曾渉田上川訪認猿丸之墳墓

增叟行業　東聖闍維

麻志天叟自隱姓名在江湖之間家甚貧丐人爲活耳凡所見聞起居恒言麻志天

和州僧夢江州增叟當生淨土夢覺乃欲
其結縁遂往江州投叟之廬而窺其行業
則終日無為僧怪之曰叟無所修乎叟曰
我是野夫何修之有僧愈怪焉而說夢之
事叟語曰我實有一行無他唯麻志天之
可言也若食之飢甚則想餓鬼之苦遇祁
寒酷暑則想寒熱地獄得美味則想天上

甘露嚫妙香則想樂邦淨刹之色聲香其
微妙之事不敢執人間之樂而已僧感拜
攬涙而去
東聖者不言姓字莫知何鄉人也以其住
乎東方號曰東聖獨居山中嘗無所畜亦
無佛無經況其餘乎一日自知將死便入
深山積柴自焚作和歌題燧筒記其闍維

數日之後偶有入山人始見之云甚矣東
聖之沒跡也鬼神不能伺視焉
為朝射目　豐國猿面
源為朝者義朝之弟為義之八男也長七
尺射目猿臂能闘勁弓十三歲至鎭西謂
之鎭西八郎遂押領九州保元之亂帰洛
與父同護崇德上皇之宮射殺敵兵多矣

既而上皇南狩為朝謫伊豆大島邊夷皆
畏伏在島十餘年嘉應中官兵來攻之
豐國秀吉尾州人永祿元年秋織田信長
笑曰汝顏似猿其心輕捷也遂使奉仕初
呼曰小筑以其謂為筑阿弥子也信長嘗
欲攻尾州犬山城昧爽出軍有乗馬意氣
揚揚者信長問何人哉荅曰木下藤吉秀

吉也秀吉受信長之恩顧漸盛登庸日進屢有軍功天正十年夏誅明智光秀以報君仇於是兵威大熾遂統領六十餘州自補関白職以施政令於諸國治世十七年居攝州大坂城移洛北聚樂晩築城州伏見城居焉

扶桑蒙求中卷

扶桑蒙求下卷　標題

國守悔醫　重盛促命　惟規終期
顯時隱趣　顯基朗詠　保憲歷道
正家機警　肖柏夢菴　淑望詞林
通圓遺影　法然德音　義興沈水
忠常窮穴　伊通慍怒　賴貞暴烈
俊長梅竹　兼載雪月　時村山居
時賴巖窟

扶桑蒙求下巻

武州　岸鳳質文卿輯

良房帶劔　間守覓橘

藤公良房者閑院冬嗣之子上表辭攝國先是賜安車入朝文德帝特賜寶劔一雙曰公宜帶此劔副朕懇情莫使蕭何獨誇漢代

垂仁天皇九十年春勅田道間守遣常世國令求非時香果九十九年秋天皇崩時年百四十歳葬於菅原伏見陵明年田道間守帰自常世國則賫物非時香果八竿八縵焉田道間守悲泣歎曰受命天朝遠往絶域万里蹈浪遙度弱水是以往来之間自経十年今天皇既崩不得復命臣雖

生之亦何益矣乃向天皇之陵叫哭而自死

讃岐悲誕　仲子羅疾

源三品女讃岐者二條帝宮侍也頗渉経史嘗曰我既失恃毎値誕日便憶慈母劬勞則不堪水漿入口而世人總以生辰相賀吾所不曉

藤太后仲子者亜相兼綱女而後圓融帝之母后也初號梅町殿後稱崇賢皇后有病臥床醫藥無效其命幾危公卿僉奏曰奉幣諸神且請祈祭太山府君太后聽之曰以一人之命不顧國耗費爲在其爲民父母也勞煩人民擾乱政事則雖有鬼神之助而延我命期豈我所欲乎且我平素

勸善必不為餘殃何請禱之有今我有終者天也即止之九十三歲薨

河勝殺覡　良懷僭帝

皇極天皇三年秋冨士河邉人大生部多勸祭蟲於村里之人曰此常世神也祭此神者致福與壽巫覡等遂詐託於神語云其費極甚於是秦河勝悪民所惑擊大生部多其巫覡等休其勸祭也

後光嚴帝應安中菊池武政居紫陽自鎮護九州振威于関西尊南朝之皇子良懷稱関西之王遣書於皇明以通鄰好皇明以良懷為日本國之真主也

良相施財　正通厭世

藤原左僕射良相閑院左丞相冬嗣公第五子忠仁公良房同母弟也弱冠游大學仁明帝承和元年擢陪侍齡及不惑亾配江氏尓後不娶性慈仁軽財重法勸學院南建延命院収養藤氏無家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窶者二宇割封戸納莊田常延文學士恵寒苦人五十五而薨矣

橘正通者逸勢之子不遇每有浮海之歎後中王宅作序曰齡亜顔駟過三世而猶沈恨同伯鸞歎五噫而將去源為憲在座怪尤謂具平王曰此人有所思橘亦摟然墮涙明日果赴高麗不帰

實基返粘　忠盛出勢

相國藤實基號後徳大寺其男公孝罷官

為相國初為大理時與同僚評議政事會
徵士章兼畜牛奔逸入廳事登卧于大理
座床同僚皆言不祥也公聽之曰畜獸無
知且有脚者何處不登今徵賤官人始仕
朝廷寧可奪却一牛乎於是返牛於章兼
後無凶災

刑部尚書平忠盛者桓武帝遠裔京兆尹

正盛男也祖先中微至忠盛有武備且獻
長壽院營構之費仍知但州兼授四位昇
殿於是公卿妬涅遇將期五節夜宴暗害
忠盛忠盛豫知其謀而運智計得免時公
卿諷伶人歌謠曰伊勢瓶子醋瓶也猶言
伊勢平氏者眇目也蓋平氏出自勢州忠
盛生得一眼眇故也

覺猷圖畫　宗易器制

鳥羽僧正覺猷者西宮高明四世孫也為
三井長吏補天台座主世傳僧正善圖畫
然近來稱其真筆者只見畫馬耳蓋於畫
馬得妙處者歟

千宗易者泉南人田中氏其先仕于室町
家而勤同朋役以名曰千阿彌子孫以千

為稱以數寄道知名於一時天正帝行幸
于関白秀吉宅擇長數寄者數人奏昇綱
位然易獨辭而不受命請稱居士関白命
大德古溪老授利休居士號亦自名抛筌

時頼旅宿　春王被底

副元帥平時頼為知萬民疾苦隱身為僧
自微服巡行諸國伺察政事得失至京城

南有茅屋人出汲者雖極貧頼其容不鄙
乃入乞投宿終夕語次因問其舊主人悽
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今乃如此問其
委曲即久我源内府通基也客曰何不訟
讒白其無罪乎主人曰白無罪則不得不
辨讒慝辨讒慝則不得不顯我不忍也不
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耳亦將誰咎

源義滿童名春王康安元年冬細川清氏
搆正儀陥京都時左右奉抱之夜投東山
僧良芳匿于夜被之中五日良芳與赤松
則祐善故扶載便輿馳到播州白旗城則
祐奉迎之時僅四歳

義滿花亭　文時冷泉

源義滿者義詮子也祖父尊氏清和帝之
後與頼朝同祖以足利為氏族世為鎌倉
甲族北條氏滅後尊氏有寵於南帝兵威
強大遂叛于朝廷自稱征夷大將軍統制
諸國治世二十五年薨子義詮襲位治世
十年薨義滿幼嗣位細川頼之輔佐之闔
國悉服威權過於父祖其儀制擬王堂永
和四年春移徙花亭號室町殿其館内多

種名花官爵累進大政大臣應永十五年
夏薨於北山亭享年五十一

天暦帝遊幸冷泉院召文人同賦詩菅文
時為之序文成稍遅時車駕將還宮文時
方奏覽爲其詞曰冷泉院者萬葉之仙宮
百花之一洞也

清氏歎老　内侍好賢

永延舊宮人清女老後零落貧居壞宅諸貴遊俱載過其戶相謂曰衰哉清氏非復往日清女聞乃褰幃曰駿馬之骨古人尚買之

辨内侍見禁殿所繪賢聖障子有訛擇我朝忠臣孝子如許圖畫爲則此國亦有忠孝人須勸勵嗚呼無擯之代哉時帝聽之

大感歎賜女位内侍固辭不肯受蓋内侍者右京大夫藤信實之女聰敏善倭歌宮仕於後堀河後嵯峨帝之間

鷲尾釋褐　實方落幘

壽永二年春源廷尉攻平氏於攝州一谷城堡堅牢數旬不降廷尉定策將廻丹波路攻鵯越谷時宿雪未消徑路難認俄而武藏坊辨慶率一老叟來乃獵客鷲尾武久也廷尉命爲前導武久以老辭代其男熊王歲僅十八廷尉悅令釋褐賜名曰鷲尾三郎義久遂涉難嶮得勝利平氏亡右大將頼朝信讒却譴責廷尉廷尉避害微服蹻踏経北陸遯東奥右大將遣軍將擊廷尉廷尉自盡於衣川城義久始終随從

亦死之

中將藤實方者定時男也工倭歌善樂舞一日與藤行成侍列殿上言論違忤勃然揮笏撲行成冠飛翻行成自若令人采地上冠冠爲從容謂曰卿何激怒乎實方愧恨而去一條帝在翠簾之中明察曲直遂貶實方於奥州刺史長德四年冬卒於謫

所

江妓普賢　　鈔音白拍

書寫山性空上人嘗誓願親拜普賢大士夜夢異人告曰上人欲瞻仰肉身大士往攝州神崎就見倡妓上人潛往窺青樓衆妓與狎客數輩飲宴妓酋擊鼓而歌上人閉目觀念則大士清容赫奕正演法文忽

開眼則見妓酋鼓歌於是上人感歎去

天仁中鈔音相國曰須來妓舞中有白拍子其曲用高音其舞數數仰着作愁訴狀殆是亡國之樂也何說之甚

師錬釋書　　廣世太素

虎關國師以弘安元年誕爲依三聖寶覺和尚剃髮建武丁丑住東福元亨年間著釋書盛行于世矣

和氣廣世者清麻呂長子也除國子祭酒博學多才兼善醫術是以撰藥經太素若干卷其子時雨繼業拜大醫令按昔大巳貴命與少彥名命戮力一心經營天下復爲顯見蒼生及畜産則定其療病之方亦爲攘鳥獸昆蟲之災異則定其禁厭之法

源清閑居　　定家選聚

嵯峨隱士源清者弘仁帝皇子少長不冠婚不與人接閑居耽學無所不究也橘廣相爲博士魁亦遇不通即時策馬必造西山質問爲無不明了

京極藤黄門奉勅采選歌集時乞入選者競携其篇而至皆謂擬意自擇黄門受而

開之都不佳乃擲返曰諸君妙選乃盡於
此耶願得其除却塵垢囊而讀之

心那両輪　善紀二龍

釋安海精台學毎豎義無人能屈之時慧
心源信擅那覺運并両輪安海常曰慧心
淺廣揭厲可渉擅那深狄不過踰跨
參議三善清行與紀納言以論學事時至

相訴罵外史考言曰二龍相鬪他物不可
得助

發昭名聲　師通姿容

紀納言發昭年十八既能文詞從都良香
門未見知一日集飲賦詩良香大歎賞從
是名聲日隆
藤相師通者師實之子身體雄威姿容壯

震朝廷大儀黄門匡房聽其冠裳謂人曰
恨不令外國人見矣

二家優劣　三子風采

野道風江朝綱並是善書爭競紛然人未
敢辨優劣二家請天暦帝判帝曰江書劣
野猶野才劣江
中書王兼明藤兵部佐理藤亜相行成書

稱三跡各有風體源右相顯房曰世品行
成下於道風則佐理兼明可謂同等也

藤綱牛渡　小角虎隊

青砥藤綱豆州人藤滿之季子也五世祖
大場近郷承久年間宇治之役有功賜上
總國青砥郷初藤綱幼依父命為僧入密
寺及冠歳自還俗鎌倉副元帥平時頼詰

三島祠設齋會藤綱襪服伺其行裝適見
負官物之牛渡于斤瀨川中嘲笑曰這牛
與主公作善相似傍人詰其語藤綱答曰
是歲旱歉穀蔬乾枯今牛不渡田圃渡滿
溢之冰心乎公亦不覬國中貪困大德還
布施富者凡僧豈不相似乎其人笑服後
平師聞藤綱才器召賜食邑參預政事自

此竭忠勤薦朋僚睦親族惠民庶

古記曰道昭法師在唐時五百羣虎共來
作禮一虎人語曰新羅山中衆虎之所伏
也願師赴山導我羣獰法師至彼講法華
羣虎側聽其中有和語者進曰我是日本
國神曲謡是以我適生化異類耳

實定俗情　　淨海物怪

西行初事德大左府實定後作僧浪遊諸
國歷年偶還京先訪舊府公造門見其寢
殿上張繩問人人曰為使鳶不得集爾西
行曰鳶居何害之有此公俗情未脱不入
而去

平相國淸盛向老圓頂自號淨海身居戚
里權呑宇宙橫恣滛虐晩年家多物怪發

起出視庭上數百髑髏累累並列開眼睨
公公亦對睨須臾髑髏相展轉混合作一
大髑髏豁眼爛爛久之髑髏霜消忽然不
見未幾公臥疾不起尋平氏一族罹西海
之禍矣

能因滑稽　　嚴融忿怒

能因法師作白河秋風之歌自謂絶唱恨

其不實乃令流聞遠遊東奥濟匿半載毎出後園面受風日假作旅瘁之状而後出示人云過白河關所詠聞者更生興象

僧叢融有學匠稱而甚有忿怒之累待者日受罵詈殆不堪融聞其妹喪子甚哀怒曰何乃愚暗便適其家且罵且諭曰生者必滅汝何迷謬之甚妹曰非不知此理情

不可歇乃泣融愈盛怒猛制其情

敦親至學　公資時務

藤侍郎通憲稱南家敦親可謂至學或問其故侍郎曰此人毎有問者多云不知孔子不言乎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凡至學者不恥不知

江公資當遷官小野公實頼曰擁相摸思巧歎奚益時務

高光詠歎　深養精盧

高光者右僕射師輔之子也能詠和歌亦勤文學不慕榮位嘗懷出塵之志天德四年夏師輔薨明年冬一夕見月詠歌寫感即遁出家入叡山横川改名如覺莫不嗟惜爲帝憫之賜歌高光奉和答

清原深養父者豐前介房則之子也一夕彈琴夜深韻高兼輔貫之皆感嘆而詠歌爲後搆精盧於北山幽邃所謂普陀洛寺也嘗辞朝散大夫見得時者俄失路而悲歎謂曰我無喜亦無憂因作和歌以暢情

靜然折腰　文覺擊顱

西大寺靜然上人扶老而朝白眉折腰龍

鐘甚苦西園内府實衡側見乃起敬曰嗚
呼尊宿哉藤原資朝從傍謂曰是徒年老
耳明日使人牽衰茸一老尨遺内府曰是
可尊尔

西行風氣高邁兼善雅詠高雄文覺初聞
其名甚醜之曰伊既遁世邪唯當靜修佛
理何故嘯詠浮遊且走高門乎吾見必當

擊碎頭腦會高雄修法華會西行來觀道
場徘徊花下高雄之徒既知西行憲其師
暴猝默護不告既而西行通謁曰某今奉
觀道場日暝頗假一宿徒輩通之文覺果
戟手待之既入文覺熟視少時蹙然起迎
相見曰久欽高名不圖辱臨歡語移時到
明而別其徒怪問之文覺曰汝等不曉乎

恐伊能打吾安得打

兼盛合血　忠綱厲色

平兼盛妻某氏有故被出後兼盛聞其産
女既數歳探索爲母愛惜辭以無此事竟
訟于官故廷尉大隅守赤染時用判決援
據某氏言蓋時用爲與某氏姦通也兼盛
怒曰某氏産女必矣若謂非平氏子請合

衂血爲明驗然遂不果云其女冒時用姓
氏稱赤染衛門才貞絶倫近侍上東門院
著榮華物語二十卷盛傳于世

和田之乱波多忠綱有功事平三浦義村
爭先功乎相州義時心黨三浦乃引忠綱
於無人處軟語諭之曰將軍既以義村功
爲第一不可爭且足下以無儆功而受賞

不亦善乎忠綱勵色曰士之執兵赴敵必死不顧亦為身後尒不賞無恤安肯為讓人而自没功名乎

黒主神祠

大伴黒主者為園城寺地主善詠倭歌仁和初獻大嘗會倭歌常愛山水不入洛塵貫之曰黒主之歌古猨麻呂大夫之次也

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志賀山下有黒生明神祠或云黒主者與多孫也與多大友皇子之子創造園城寺改作大伴自與多連綿至此

良基連式

相國藤良基謚號後普光園院左府道平之長男也事後光嚴後小松両帝歴仕攝関雅有才識乃作連歌新式至享德中一條禅閤兼良作新式追加數衍相國良基餘意自作跋云應安新式者此道之龜鑑也

齊頼術解

源齊頼者駿河守忠隆之子也好獵愛鷹多養飼之老後失明不能復自臂猶居家日居臂上手摹為樂客携信鷹來詐云須得自西州齊頼欣然即起乃攝拳上

摸其毛羽良久曰是信山腹白巣鷹尒不幸喪明殆將見欺客乃驚服

室町記文

慈照院義政命嬌男義尚廣捜索曩祖事實然説多阿諛未必足信用故更扣公家之記文猶未無疑或獻私記就中有二三條識殫當家者義尚大喜謝為

玄賓隱遁　明遍精勤

僧都玄賓悪其族道鏡驕淫隠遁三輪朝野欽其徳行獘衣蓬髪口常誦佛人尋其幽居忽然滅跡而去

釋明遍者藤給事通憲之季子也兄弟各為僧所謂靜賢澄憲勝覺覺憲也明遍幽棲紀高野山精勤密法頗疾僧侶之奔競官榮諸兄屢勸其出明遍曰夫遯世者吾

棄世是遯之全者也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徳也諸兄皆既南北之高徳也我不欲以不才厠其間

義家元服　孝徳大化

伊豫守源頼義嘗祈石清水八幡求後嗣果生男子及長携詣于大神靈廟加首服仍號八幡太郎義家其功名爵禄耀于竹

帛

三十七代孝徳天皇即位初建元為大化元年

能因望松　陽勝嗽果

能因法師與兼房同車過京街到二條東洞院卒尓下車徒行數百歩兼房怪問其故法師曰玆有伊勢之舊宅庭径結松今

猶存矣我輩敢不敬仙之舊基乎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呑日有娠元慶三年登叡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性慈愍逢裸者脫與衣見飢人讓己食為蟣虱蚊蚋餧身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脇不卬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

冬下牟田寺習仙方避穀餐菜蔬喰菓蓏衣薜蘿蹋雲烟延喜元年秋永謝世境無蹤跡矣

延光魚水　　信隆鷄塒

天暦帝任用侍中枇杷亜相延光有魚水之遇俄召見帝曰丁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章何以至今不奏為郎侍中惶懼還

奏雅材為郎

藤原信隆者丞相道隆之裔孫信輔之子也有子曰信清親輔信定信隆有女子曰殖子頗入於後宮有人曰蓄白鷄千頭則家必出皇后信隆聞之養千頭之白鷄既而高倉帝召其女於掖庭

秋津舞蹈　　信義櫓麁

宗岡秋津老後應試登第天長帝恤其頹齡特詔褒之秋津拜恩舞蹈不覺到建禮門忽得句高誦曰今宵奉詔歡無極建禮門前舞蹈人

源信義者博雅三位之子也吏部王月夜泛舟河陽五更舟中吹笛過双調極手甚覺神妙時曉霧隱昧不見人舟唯聽櫓聲

與笛調耳王暗問何人應曰信義王大嘆賞謂天下無雙輒隔霞中呼雙調君信義因有雙調君稱

經信賞月　　敦光賦花

源經信為都督鎮西到筑前莚田驛其夜中秋月色清朗見舘前有一大樹婆娑遮月乃命數十夫還伐其樹蕭然自彈琵琶

終夜對月到明乃發

吏部侍郎藤原敦光渉獵經史能綴文章卷不釋手遂得儒雅名讃柿本之畫像有銘及序亦過江帥舊宅賦詩曰往事渺茫共誰語閑庭唯有不言花後京極藤良經自撰詩六體乃采此詩而入幽玄部

廣世獻香　　禪尼嫌奢

村上帝寵妃計子者廣幡黄門庶明女也仍號廣幡御息所會帝賜羣妃以冠履體之御製暗寓微薰物之意試其才志計子獨獻薰物帝愈愛重焉

松下禪尼者秋田城介景盛之女而嫁副元帥平時氏生經時時賴禪尼貞秀清儉晩節愈堅手自繕補障子破紙禪尼兄義景來訪見之曰賢妹何執鄙事我家有糊工請命完繕全障荅曰老婦亦期他日繕修之凡物補小破則不至大壞今日時賴將至故欲擧示以諷曉爲耳

承和五石　　永延四臣

承和年間仁明帝調錬五石先令近侍嘗試其精粗黄門數輩有畏難之色藤原良

相輒引杯一飲而盡帝乃感藥劑之間猶不忘臣義甚重之

永延朝稱多英才言語之臣齊信公任俊賢行成世號四納言

良覺堀池　　範俊竹人

良覺僧正族姓藤氏中郎將實俊之子也性忿捎偏房側有大榎樹故人呼稱榎僧

正僧正悪其名不雅遂伐其樹根株尚存亦呼為伐株僧正愈悪其稱穿棄残株其蹤作大堀仍亦稱堀池僧正

永保中京畿有孽白河帝欲令高僧禳爲夢或告曰竹人禳災覺問群臣皆不能解大江匡房奏曰請命範俊帝問其故匡房曰範俊従竹人時範俊隠那智山帝乃詔

後出為僧正

直幹二絶　廣相九歳

文章博士橘直幹天暦八年秋上書請兼民部大輔天皇使侍臣讀之至瓢簞屢空草滋顔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湿原憲之樞嘆曰彼亦一世之文士也何沈窮之至此乎哉是朕之過也即日詔任民部大輔蓋此上書倩野相公淨書以故帝以為二絶天徳四年禁闕罹災法駕遷幸俄顧問左右直幹上書持去否其御愛如此

橘廣相者諸兄公孫也九歳昇殿應制賦暮春即興其結句云荒村桃李猶應愛何況瓊林華苑春及長博學多識累任参議

道元黙誦　友梅寶偈

道元禅師者源亜相通忠之子貞應二年随商舶入宋正是寧宗嘉定十六年也遂登天童服勤浄師四年悉得其底蘊既理歸揖海上値颶風大舟欲没師黙誦普門品忽見觀音大士現身於烟濤之上光明赫奕良久乃隠迨登岸寓京之建仁天福癸巳春弘誓院正覺大師擇宇治郡營興

聖請師為開山之祖
友梅字雪村號幻空越後州白鳥郷人也幼禮一山寧國師登壇受具掛錫建仁年十八渡海南遊參元叟端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諸老機鋒交戰後登湖之道場山謁叔平隆命主藏秉拂時元主疑師異國人拘於獄鞫勘逮刑官加刃之際師怡然

不惶朗誦子元和尚偈曰乾坤無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劔電光影裏斬春風因是獲免朝議竄師于西蜀出函関度秦隴賦詩曰函谷関西放逐僧黄皮瘦裹骨崚嶒有時宴坐幽巖石只欠空生作友朋

有章藤羣　相公野狂

菅三品為學生藤原有章讃曰接軫青牛巡遊乎道德之境分鑣斑馬競驚乎儒雅之林可謂姓藤之生逸羣駿者也字曰藤羣衆之所望
野相公不羈率真人呼為野狂篁傲然作詩曰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

長明方丈　永觀拜堂

鴨長明者賀茂祠司也號菊大夫以長和歌管絃之道補和歌所寄人一旦望賀茂社務職而不成忽髡髪號蓮胤退居于大原撰方丈記述其情趣元曆帝召不肯徜徉関左詣鎌倉法華堂吟詠甚多其遺稿曰無名鈔
禪林永觀律師者源中納言國經之子補

東大寺別當爲拜堂向南都履屩徒行沙弥二人肩裝從取途遇奉迎者自南來問之曰觀公爲拜堂南行汝聞之邪律師曰乞丐僧身是也

正成守義　忠文螫眠

楠正成者橘諸兄公之遠胤居河州金剛山西南帝幸于笠置聞正成素負武勇兼

有智謀勅藤房聘召焉正成應勅詣行在所帝問策所出答曰奉詔問罪撥亂反正之事非智與勇不能克濟帝大悦正成奇計籌策悉合機宜軍之所向莫不利也

藤將軍忠文爲近衛司乃每直夜必取御廄馬置立枕上日終夕聽馬齕物嚼嚼然乃螫言我眠

三賢紹美　十媛遺篇

都良香子在中菅道眞子淳茂菅文時子輔昭父子相繼皆志擅文名江帥曰可謂紹美

永延朝有宮媛十數人皆給仕上東門院所謂越前守爲時女紫式部大隅守時用女小式部重明親王女小大君輔親女伊

勢大輔出羽守秀信女出羽辨越前守懷尹女小辨左馬頭時明女馬內侍高階成忠女高內侍大江匡衡女江侍從參議廣業女新宰相信濃守隆信女兵衛內侍道雅女中將各工倭歌家集盛行于世

興風戀友　國守悔盤

藤原興風者贈相國麻呂裔相摸守道成

男也工和歌小倉黄門百人撰歌中有松
非昔友之詠
内典藥紀國守者常陸介眞人子發昭祖
父也上東宮藥豫啓曰必至瞑眩而後已
東宮服後果大苦問諸官疑於危急拘國
守於囚獄命抽叉待之既而東宮病癒國
守出獄乃慚悔曰以我生命係君上疾無

益遂誡子孫長傳學醫

重盛促命　惟規終期

小松重盛保元平治之兩變助父清盛戰
功最多寵榮隆盛任内大臣兼羽林上將
性仁孝常憂父之驕奢獲罪於天下諷諫
數回治承元年上皇寵臣平成親憤平氏
恣逆威謀討之事發覺捕成親及黨類或
誅或流起兵欲犯上皇清盛自被金甲按
劔議軍事重盛聽之衣冠入來涕泣苦諫
諭以忠義其言出於至誠聽者無不嗟歎
猶慮其諫不聽歸家而聚兵以示之於是
清盛解怒脱戎衣朝廷以安矣其後清盛
暴戻自若重盛詣熊野山禱神神若不許
此願請奪我命既而歸京不幾而寢疾弥

留不療清盛使盛俊告曰自宋朝良醫來
任本邦延之求治重盛諭盛俊曰居早語
汝延喜帝延異國相士入京城諸官有議
之況重盛為人臣求殊域醫乎漢高討黥
布業創託天命却醫不用以為美談若因
宋醫藥餌得療則本邦有無醫之耻汝其
為我善辭盛俊唯而退此後終薨年四十

三國人皆哭於街巷
藤原惟規者越前守為時之子也臨終僧
在枕上演中有之説勸正其念惟規曰中
有何如曰似向昏暮獨迷曠野亦問若是
曠野乃有草木秋色蟲聲乱鳴者耶曰應
有爾惟規曰中有亦好僧自失而去

顯時隱趣　　顯基朗詠

中山黄門顯時與參議成頼親睦相善公
私出處深相契交儀而成頼棄官隱高野
山黄門曰斯人肥遯今我於世萬事休矣
乃遣使問其隱趣且密命令圖其山棲搆
致而還無幾黄門亦結宅山中辭官入居
屋宅廣狹都倣高野棲居參議聞其事笑
曰若夫極樂國則固應難摹倣爾

寛仁帝即位後上東大后入見顧覽宮中
乃歎曰先帝崩後未幾禁内百事一何容
哉帝慚懼時黄門源顯基適在戸外無端
口吟朗詠佳句大后聞之亦曰此唯足存
想往時之盛帝乃解顏

保憲曆道　　正家機警

賀茂保憲者吉備公七世之後胤也吉備

公靈龜二年入中華悉傳五經三史陰陽
道而歸朝於是聖武帝進位於右大臣孝
謙帝賜姓籍賀茂氏陰陽寮掌天文曆數
昔者一家兼兩道而保憲以曆道傳其子
光榮以天文道傳弟子安倍晴明
承保帝即位初宮中火白河帝倉卒出南
殿從官未至有人走入直赴火所急移御

寶亦赴衛陣引出輦車進於階前上問其名便應曰左少辨正家上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江匡房並稱而江以侍東宮朝夕風議上未聞有正家乃造次具官上謁當時稱其機警

肖柏夢庵　淑望詞林

肖柏者具平親王之遠裔而久我家之支

葉也就種玉庵宗祇及東野州常縁學和歌窮風雅之蘊與兼閲華夏之書後柏原帝召見便殿而連歌性耽靜閒屏居津陽池田縛小菴榜曰夢庵好蒔花自稱牡丹花常愛酒香花之三徴于建仁常庵龍崇作三愛記後徙棲遲乎泉界大永乙亥夏卒年八十五

延喜帝敕紀貫之等撰古今和歌集貫之有序且使紀淑望作真序其詞曰夫和歌者託其根於心地發其花於詞林

通圓遺影　法然德音

宇治橋畔有通圓者曾構小店點茶接待至今店中刻通圓法師像安置稱爲通圓茶店

或問法然上人曰弟子欲專念佛唯時爲睡所障何以除之上人曰方寤乃念可也時稱德音

義興沈水　忠常窮究

新田源義興者左中將義貞之庶子也義貞戰死後築城郭於越後州既而武野西州亾卒等共裁盟書密獻新田氏於是義

興率軍士百餘人自越赴武事發顯聞鎌倉有竹澤良衡者智黠貪冒與畠山道誓謀之竹澤通志義興大謀密策靡不預爲義興從良衡之策将整軍器赴鎌倉及矢口渡舟底鑿二穴以斷木塞其穴義興率井貞秀等忠勇之士十餘員駕舟欲渡比及中流舟子抜斷木水溺于舟畠山族遠

江守竟寛等陳渡口控馬指顧且笑義興不勝憤激自手刃割腸仆死水中直秀等勇士自殺共沒水竟寛及良衡獻捷於鎌倉管領足利基氏他日往新封地途矢口渡俄陰雲四塞雷電逆浪恍惚見義興著緋鎧騎龍馬相逼竟寛墮馬悶絶

仁田四郎忠常姓源出於清和帝而桃園親王貞純之支流也建仁三年夏大樹頼家狩于駿州冨士其山麓有空穴號之人穴命忠常使窮其穴賜以寶劍忠常承命直入於穴中翌日而出云洞口甚狭隘難進歩暗昧難知途各執炬火進行路水流蝙蝠遮顔從者四人頓死忠常幸得生還

伊通愠怒　頼貞暴烈

藤相國伊通少時同班師頼長實宗輔師時倶拜黄門而已獨見遺愠怒即日辭官乃壊擯擲車出之門外焚之故示自棄衣跨馬浪遊妓家

源頼貞者多田満仲子頼光弟也有暴怒之累源道濟目作船路君謂常日和氣欣適可愛風波一起暴烈可畏耳

俊長梅竹　兼載雪月

紀俊長者肥前國縣宮之神職也嗜詠歌叙從三位後小松帝有詔毎有禁苑遊宴遠召預之應永十二年春退居于南紀改名宗傑其所居有梅數百株竹數千莖乃以梅竹為軒之榜蓋效山陰之植竹者曰竹隱擬孤山之詠梅者曰梅隱也書籍巨

萬誦讀唯耽日招酒徒琴侶宴醉而娛焉此人朝則以宏才博學擢身於雲霄之上夕則以優遊自得棲情於山水之間不亦賢哉歌詠載在新後拾遺新續古今等

平兼載者關東人其先出自三浦介自桓武帝至其父式部少輔盛實二十四世兼載從壯歲精於連歌凡風花雪月雲烟之景皆以遣興慈照院源義政授之宗匠後土御門帝後柏原帝御製之連歌奉勅進批點以耕閑為其軒號禪僧周麟為之記曾結草庵于奥州岩城而居亦赴相州湯本贈倭歌于宗長宗長是宗祇之弟子也

時村潛居　時賴幽竄

北條時村者相摸守時房第二子時房者

義時之弟而在鎌倉參決軍國之事承久二年春時村俄出世塵改名行念其倉卒之舉人皆怪之然後遂不變遯志也其弟三郎資時亦同遁去改名真照二人共善倭歌載在新勅撰以下撰集

齋藤時賴者茂賴之子也仕内府平重盛為瀧口建禮門院宮女有名横笛者時賴

愛之父茂賴不悅時賴決然出世座年僅十九潛居嵯峨横笛聞之往尋焉於是亦移茅舍深入高野之幽窟道機彌熟其後平維盛避亂來逢之

扶桑蒙求下卷

天保十四癸卯年十月

岸鳳質文卿著

東都書肆

江戸下谷御成道
青雲堂英文藏梓

著作堂新編雅俗要文

曲亭馬琴著
中形本佳紙百餘頁

此書ハ凡八十年以来世に雷名して四方の諸君の知らせ給ふ作者瀧澤翁馬琴先生の著されたる稀書にしてあれを世にて見接来り 利文章とハ專ら雅俗の為間奇文の意味風流あるものハ滑稽の笑句ひとされバ俗中に雅をすゝめ雅に俗俗あるを適用を告げるも俗人より文人墨客の件文通をせらるゝなるも此文章に倣てこれを用を為しうるハ博識の人に對して恥る事なし且巻中俗語も妙文の中にして或ハ有識段答撰書にて文門返事ハ汲して悉く孝子を虜る文ハ先祖の法会を為すに文候、教訓の者にもを備ぶるやうきハ古人未發の要文にして、敢て讀くもあり才智を磨く道ともなるべし 彼雅文章句の為しがくれたるハ巻の末に出して文字の義理と古事の来由を委しく記し注を加へられバ面白きこと称しきるに限なし 殊に雅たる巻あり 又目の日の徒然をなぐさむる戯に小説戯作俳文などを綴りなす一助ともなりて実に幼童初学の人をして感發せしむる奇なり妙なり古今に類なき文章の冠たる物にして既に増用文なし 尤も書簡の文法のことハいふに及ばず文字を和家流にして認めらるれバ手習手本になりて師を求むるよりも手ぢかに手跡を覚ゆる大幸あり 依て諸君の本屋へさしだし置なれバ御望の方ハ本屋にて御求め被下候様奉願上候

江戸下谷新門前通 書肆 青雲堂 英文藏 發市



天下一方

登龍丸

食物さし合なし

たんせきなどニ粒入一包 代百文
いん一服より
あたる大めり 七粒入一巡り
薬 代六百五十文

此登龍丸ハ天下一方我家の秘法にして痰咳留飲一通りの妙薬なり譬バ十年二十年痰咳せまく込上胸痛を立居成がたく又留飲にて氣をふさぎ胸痛を幾夜も寐る事かなはざるも軽き症ハ一粒重きハ一巡り数年来の難症ハ三巡りも用るときハすきはる如く痰を治し咳をとめ留飲ハ胸をすかさ病全く癒ることうたがひなし是に因て心氣の疲を補ひ氣血を巡らし脾胃を調へ氣力をましく声を立言舌さはやかに美音を發し無病延命なること數万人用ひてもつて其功の大なる事古今無双希代不思議の妙薬なれバ其功能左にしるす

一 十年廿年の喘息
一 引風の咳
一 咽喉せまりつき
一 痰に血交り
一 動氣はげしく怔忡
一 婦人産前産後の咳
一 労症の咳
一 のどせき
一 痰飲とりつめ声いでず
一 痰飲吐ても出ず
一 小児百日咳
一 留飲にて胸痛に

一留飲にて氣ふさがり　此外痰咳留飲より起る病一切によし
一音声をつかふ人時々用ゆるときハ声を立ると奇妙なり
抑痰咳の薬昔より諸の書物にもれなく賣薬にも所々にありて
引札にハ痰咳ハいふに及ばず頭痛までも速に治るやうに
書ことといへども痰咳留飲の一病といへども治しがたきもの也然る
に此登龍丸ハ年久しき痰咳留飲なく医療手をはなれし百薬
を用ゆるといへども治しがたき難症なるも速に治す薬ハ手が家の
名法にして万人を救ひなるところに一人として治せざるハなし
依て天下無双の奇薬なり他に類なしながら其功速の
ありといへども下し薬にハ無之婦人産前産後にもちひ害なき
と知るべし能くもちひて偽なき名法あるとしるべし右外にも
紛らはしき薬多く候間包紙に清吟味之上御求て被下候

取次所

伊勢松坂市場
道具屋　重藏
京都三條通り堺町
松柏堂出雲寺文次郎
大坂心齋橋通り博労町角
羣玉堂河内屋茂兵衛
江戸本石町十軒店
萬笈堂英大助

東叡山
御用　御書物所
江戸下谷御成道
青雲堂英文藏製

神代千字文

小川長秋　著　青木東園　書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東京府香芸堂刻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東京府香芸堂刻本影印

小川長秋著
青木理中書

神代千字文

全

明治七年
三月新刊
香芸堂發兌

小川長秋の著せる
神代千字文に
よめり
源清麿

手ならふる神に
始る筆のあとそかゝ
つたへてそしれ
神乃古こと

神代千字文序

これはまつられの小川の長秋は君にも
はらからゆも親しく交をれる友にし
あまて吾家のやかりにに世君にむ
皇國学は皆先中をあつけるしま學び
家に仕まつる此ろ所きのいと篤り
神代千字文をなりぬ物してあの姫
ふしくをなしもし序してよ

抑こてよと桐こ清まつる吾はおもふ
多此とく皇学の道にまて數ゆもある係
柳の笑こ出し名雅さへなよし
あしまの姫守にしいれ淡をむ
まな雅あるへしゝもあらはまさともも
も經も頌あし文ていさう論にもし
まうこ事はもしもののこはしかきとし
しを捷抑ゝりける四方は漢人よ

古錢見たまはむにまて家徒然をおし
形きやさい神直る大直日よりなし
國なほして唯こゝろ清しの國體に
挑むにぬはまうりをこゝあやまりみ後ひね
このしらかくまこを後を拝垣志吉志は書
棒弓孫彦の神に仕奉る權安國
田村のやひらあなかゆし

癸酉秋

東園源安書　理　[印]

神代千字文

高天寂寥　一物漂搖
中主無始　產靈有僚
乾坤茲剖　陰陽乃邀
清輕既靡　重濁漸調

底執樞軸　宙駕浮橋
垂戈畫溟　衝柱凝潮
虧餘互察　唱答共謠
鶺鴒術習　太兆敎繇
淡洲除列　蛭子痺腰

先後宜識　順逆孔昭
神人蕃息　嶋嶼沃饒
噓噴風發　薰滿霧消
吐鐵腹熱　誕火尻燒
屎寄河苔　尿入簞瓢

警誡慮深　防禦備遼
聖躬蟬蛻　嬌顏花凋
村野廟祀　土俗禮祧
吹笛敲鼓　供舞建幖
拭淚匍匐　提刀奮跳

骸化霳雷　血混炎熛
憤激難敵　猛烈誰超
退避喜迎　追逐懇招
欲歸討論　悔遲慘憀
露情苟懃　劉愛尤焦

神代千字文　○三

抓櫛憎擲　隻燈忌挑
嚮違約辭　竊要逋遶
葡萄擯採　筍笋按撩
擊桃走鬼　塞巖止妖
停留念善　絞殺語矯

道守紹介　岐杖的標
探江上下　試瀨急弱
滌彼汚穢　致此蠱惡
禍直相嗣　荒和兼錯
至貴左捧　亞質右搏

神代千字文　○四

照徹日懸　明麗月著
草木夭折　川澤耗涸
慕姉許容　想母擯卻
山動地震　性健氣鋭
跋涉驍攀　蹙散嚴泣

待用戎衣　詰以貪戾
偏陳潔衷　非乖德惠
乞斂立盟　齧珠結誓
證徵斯見　嫌疑方霽
獻男贊祚　授女助祭

神代千字文　五

懷腋鞠育　傳統護衛
與食態鄙　薦饗命肥
死骨運輸　遺種送遞
狹長殊田　水旱異歲
稻蒔穀播　蠶養桑蓺

樋放串刺　畔毀溝瘞
忘已誇勝　凌親恃勢
機屋棟穿　磐窟扉閉
世如暗夜　時多氛沴
燎燭僉辨　愁迷各詰

神代千字文　六

八意盡計　衆議亦繼
集雞告鳴　虜鹿卜筮
畜力匿側　掘榊飾砌
舉數謳歌　覆槽轟踶
乳頸擬暴　裳緒低繫

巧作俳優　永祖曲藝
二板合拆　六弦聯掣
祈啓文美　嗟樂咲逮
淑姿稍眺　寶鏡巍揭
新殿遷幸　端繩廻曳

悦懌内侍　開鎖門隷
科手足爪　當吉凶稅
分唾洟品　代青白幣
襟典猶存　贖刑叙例
蓑笠漣洏　霖雨淹滯

具甞艱苦　未得休憩
巨旦宿拒　蘓民家貫
富事儉吝　驕罹疫癘
貧好厚義　謙免崇厲
巡極韓到　乘埴東濟

金銀鄕隔　舩艤材杙
徂認流箸　覓慰泣涕
大蟒肯征　小姫諾妻
身跨峽谷　口逞吞噬
背負杉檜　肌蒸蘿薜

將菓釀酒　取孃插髻
造廏茲甕　挺刄攘袂
瞋乎忽卧　赫然終斃
羆玉少鈌　蔡雲每蔽
托兒設首　籠妃興第

鈿藻踊躍　定贄鎮栖
引國掛綱　屠崎把鉏
勞彌縫間　領堅固區
曾擔行囊　更爲從奴
欺步鰐頭　怒裂蒐膚

游淖溢痛　浴湀則瘉
殘忍失望　仁慈獲嬬
赤猪形抱　蛤貝汁塗
蛇獄撥寢　鼠穴蹈扶
平坂遠脫　泉域遥呼

特軍鷹揚　庶兄雀驅
悖訓落魄　漏指奔趨
置掌翫弄　踢頰蹝跔
製藥療病　度湯救劬
恩賴咸蒙　効驗普敷

樹勳經營　成業宏圖
載粟莖彈　現浪末嚅
喰牛農黷　遣蝗苗枯
求毛羽素　召肩肱巫
前曉促婚　來夕期娯

嫡后嫉强　裝束色朱
諷諫倚鞍　覺悟呈觚
配匹之正　倫理何誣
適向瑞穗　睥睨葦原
螢蠅甚騷　株葉能言

豪傑媚附　壯士謀攴
還矢胸貫　速颷尸飜
弩族斂喪　朋友弔魂
兩使振武　群兇潛迹
秘蜜談咎　競爭腕搤

三津遊獵　諏訪窘迫
因佐承勅　杵築安宅
祝讓顯政　褒進廣戟
黜陟冥司　賞罰幽格
壓巻賀詞　勤仕魚咋

誠款雹飛　疏心氷釋
擎君位璽　擇輔弼任
示儀起籬　渡虛褁衾
尖鼻途遮　光眼衢臨
賑離石座　徐降襲岑

神代千字文　十三

𥼶投晦處　井涌篁林
厭醜雖返　娶妍不淫
損千年齡　訝半宵妊
收納弓箭　債責釣鍼
破佩空償　出沖暫駸

在桂影映　登疊貌欽
称呪窮困　漬珀溺沉
贈輝琲詠　給交歡吟
海陸路絶　僕婢通禁
萺鶏宮室　掃蟹汀潯

神代千字文　十四

皇胤連綿　裔孫凜森
拜讀系譜　服膺良箴
嗟我信古　豈敢售令
摘句師說　請評知音
拙劣懼譏　淺短漫斟

偶操禿筆ニ聊解憂襟ヲ

七韻一千一百二十字

越後　小川長秋編

仝　田邨彌平

長門　藤本甕樹　校

東京　東園青木理中書



隆

高天寂寥　一物漂搖　中主無始　産靈有像
乾坤鉉剖　陰陽乃邀　清輕旣靡　重濁漸調
底執樞軸　宙駕浮橋　垂戈畫溟　衝柱凝潮
虧餘互察　唱答共謠　鶺鴒術習　太兆敎繇
淡洲除列　蛭子痺腰　先後宜識　順逆孔昭
神人蕃息　嶋嶼沃饒　嘘噴風發　薫滿霧消
吐鐵腹熱　誕火灰燒　屎寄河苫　尿入蕈瓢
警誡慮深　防禦備遼　聖躬蟬蛻　嬌顔花凋
村野廟祀　土俗禮祧　吹笛敲皷　供舞建幖
拭涙匍匐　提刀奮跳　殼化龗雷　血混炎熛

神代千字文　讀法　一

憤激難敵　猛烈誰超　退避喜迎　追逐懸招
訣歸討論　悔遅慘慘　露情苟懟　割愛尤焦
抓擲憎擲　隻燈忌挑　嚮違約辭　竊要逋遁
葡萄擷採　筍筝拔擦　擊挑走鬼　塞巖止妖
停畱念善　絞殺語嬌　道守紹介　戉杖的標
採江上下　試瀨急弱　滌彼汚穢　致此蠱惡
禍直相嗣　荒和兼錯　至貴左捧　亞質右搏
照徹日懸　明麗月著　草木夭折　川澤耗涸
慕姉許容　想母擯郤　山動地震　性健氣鋭
跋涉驍擧　聲散嚴涖　待用戎衣　詰以貪戾

偏陳潔衷　非乖德恵　乞劔立盟　齧珠結誓
證徵斯見　嫌疑方霽　獻男贊祚　授女助祭
懐腋鞠育　傳統護衛　與食態鄙　薦饗命肥
死骨運輸　遺種送遞　狹長殊田　水旱異歲
稻蒋穀播　蠶養桑藝　樋放串刺　畔毀溝瘞
忌已誇勝　凌親恃勢　機屋揀穿　磐窟扉閉
世如暗夜　時多氛沴　燎燭僉辨　愁迷各詣
八意盡計　衆議亦繼　集雞告鳴　虜鹿卜筮
畜力匿側　掘榊飾砌　擧數謳歌　覆槽轟踶
乳頸撥暴　裳緒低繫　巧作俳優　永祖曲藝

神代千字文　讀法　二

二板合拆　六弦聯掣　祈啓文美　嗟樂咲逮
淑姿稍眺　寶鏡巍揭　新殿遷幸　端繩廻曳
悦懌內侍　開鎖門隸　科手足爪　當吉凶貌
分唾洟品　代青白幣　禊典猶存　贖刑殺例
簑笠漣洏　霖雨淹滯　具嘗艱苦　未得休憩
巨旦宿拒　薦民家貫　富事儉吝　驕羅疫癘
貧好厚義　謙免崇厲　巡極韓到　乘埴東濟
金銀鄕隔　船艤材扶　祖認流箸　覓慰泣涕
大蟒肯征　小姫諾妻　身跨峽谷　口逞呑噬
背負杉檜　肌蒸蘿蘚　將菓醸酒　取孃揷髻

造廏竝甕　挺及攘袂　瞑乎忽臥　赫然終斃
巍玉少缺　蕤雲每蔽　托兒設首　籠妃興第
鈿獐踊躍　定贅鎮栖　引國掛網　屠崎把鉏
勞彌縫問　領堅固區　曾擔行囊　更爲從奴
欺歩鰐頭　怒裂菟膚　游淖益痛　浴湊則癒
殘忍失望　仁慈獲濡　赤猪形抱　蛤貝汁塗
蛇獄撥寢　亂穴蹈扶　平坂遠脫　泉域遙呼
特軍鷹揚　麼兄雀驅　悖訓落魄　漏指弁趨
置掌翫弄　踢頰蹴跔　製藥療病　度湯救劬
恩頼咸蒙　効驗普敷　樹勲經營　成業宏圖

載粟莖彈　現浪末嚅　喰牛農黷　遣蝗苗枯
求毛羽素　召肩肱巫　前曉促婚　來夕期娛
嫡后嫉强　裝束色朱　諷諌倚鞍　覺悟呈舩
配匹之正　倫理何誣　適向瑞穗　睥睨葦原
螢蠅甚騷　株葉能言　豪傑媚附　壯士謀反
還矢朐貫　速颰尸飜　弩族斂喪　朋友弔魂
兩使振武　群兇潛迹　秘蜜談咎　競爭腕搤
三津遊獵　諏訪窘迫　因佐承勅　杵築安宅
祝讓顯政　褒進廣戩　黜陟冥司　賞罰幽格
壓奏賀詞　勤仕魚咋　誠款雹飛　疏心氷釋

擎君位璽　擇輔徇任　示儀起籬　渡虛褁衾
尖鼻途遮　光眼衢臨　賑離石座　徐降襲岑
粈投晦處　井涌篁林　厭醜雖返　堅姸不淫
損千年齡　誇半霄妊　收納弓箭　債責鈎鍼
破佩空償　出沖暫駸　在桂影映　登疊貌欽
称咒窮困　漬珀溺沉　贈輝琲詠　給交歡吟
海陸路絕　僕婢通禁　萱鵜宮室　掃蟹汀潯
皇亂連綿　裔孫凜森　拜讀系譜　服膺良箴
嗟我信古　豈敢售今　摘句師說　請評知音
拙劣懼譏　淺短漫斟　偶操禿筆　聊解憂襟

明治七年第二月
新鐫

貝原益軒　著

本朝千字文

大阪文海堂舊刻本

據大阪文海堂舊刻本影印

益軒貝原先生著

本朝千字文

浪華書林　文海堂　文會堂　梓

序

中古以還。讀漢籍者。流浮華。而不為實用者多矣。是曰不讀本朝書也。獨貝原翁反之。其所著切實有益于世教。斯書亦其一也。雖僅〻千文字。開闢以来至于今世。世〻之盛衰。人之善悪。載而不遺。使讀者瞭然數千年之沿革。可謂不讓周興嗣著矣。寧嫌不押韻乎哉。

桐陰生撰



本朝千字文

日本開闢　謂國常立
諾冊二神　夫婦之根
窟前點燎　鈿女奏舞
岐蛇忽亡　八重垣就
翁授潮瓊　龍産鸕茅
天七地五　爲黎民祖
盤余即位　人皇最初

一

帥隊既發　虜賊頓滅
寶器在庫　蜻蛉曰洲
湖湛嵩兀　将封船泛
蹶速觝角　倭妃齋宮
草薙戮夷　吾嬬想戀
武内宿祢　割正刕男
形墀探湯　壽考宜祀
息長帯姫　征伐三韓

二

赤猪齧王　譽田現幡
仁德許貢　衣通賞蛛
雄略荒獵　浦島蓬萊
豐受移祠　石巢至善

列劉孕胎　膳獻虎皮
廐戸信佛　守屋率軍
秦士優藝　達磨班鳩
蘓姓權柄　藤原昇進

年号大化　歳瑞白雉
役蹊金峰　寮奠孔子
和銅鑄錢　養老湧泉
舍撰書紀　橘輯萬葉

帝建分寺　后造浴室
吉備歸唐　作片假名
行基承勅　置丈六像
仲麿瞻仰　慕御笠巒

新尼蓮絲　修曼陀羅
押勝雖廢　弓削被庸
遷雉山城　卓錫台嶽
坂上報恩　創清水刹

護命弘法　肇伊呂波
夏井誦經　惟喬遯俗
業平媚色　小町禱雨
良香感鬼　陽成弄獸

融臣齡閑　眺望鹽竈
菅公幼敏　輔翼鳳闕
巨勢工畫　道風能筆
實錄己編　古今漸集

蟬丸琵琶　博雅知音
相馬純友　反于總豫
秀鄉慶幸　討於海陸
輝威聖廟　傳奢翰策

淨藏祈搭　源順識字
式部辭艷　納言才英
陛下落飾　晴明得古
佐理絶墨　匡衡宏學
堂塲搆營　朗詠纂述
憶配所月　設宇治門
貞任起亂　豪猛唱凱
顧敵繼句　吟梅免罪

七

輿區再擾　鴈察伏兵
景政先蒐　鏃貫血眸
射鵺紫宸　殺狐那須
美福寵厚　保元鼎沸
嫡庶爭統　親族失倫
同胞鉾盾　叔侄鷸蚌
鎮西強弩　突騎碁倒
待賢夜敗　驍勇電激

八

義害悪斬　池憐妾愛
傲功築岬　諫爺全孝
牛若潛去　僧都孤慟
騏驥嘶憤　扇芝堪悵
文覺院宣　昆季勃興
冠者攄險　別當染鬢
驕慢倍熾　類屬急拉
四傑精疲　群卒競攻

九

巴驚闖左　旭没粟津
鵯谷奇計　旌旗漂濤
刀如破竹　巖伴壓卵
數戰力屈　追驅且鏖
沈溺慘焉　盛衰的然
視彼土芥　覩此冤讐
挾恨逆櫓　遁難東蝦
静飄愁裳　娼惜空契

十

十一

富嶺旋狩　曾我復仇
鎌倉棟梁　鶴岡彩粧
板額拒樓　比奈排扉
泰時条目　定家百首
更廣眞宗　決持妙典
尊圓入木　玄惠庭訓
崇鑑鬪獒　阿弱刺怨
罔不有始　必少克終

十二

智主結夢　廷尉奉籌
剥櫻賦詩　架梯陥謀
忠誠獨步　南北踐祚
足利跋扈　楠裔徽匿
兼好屏寞　了俊制詞
魁樹鹿苑　殿司涅槃
管領交弼　執職共掌
一休戲談　蜷河禪悟

十三

酴醾笞蓑　靈璽贖刑
苛憲累載　剛廉蟄居
教令旦違　盟約刺變
敬容ノ乀　梟黨凹凸
服膺鯨鯢　貴君蚯蚓
幕府雙峙　京畿潰動
旆幖退散　諸侯互覇
縈辱多端　悲歡千状

十四

雪舟淡圖　永仙丹青
種玉連歌　肖栢逸遊
珍貨堆案　芳茗薰釜
爐圍濫觴　禮則準繩
祐乘彫巧　觀世謡曲
早雲鷹揚　両杉狼貪
蟹顯忽面　蠻贈鳥銃
松並販油　中務死節

各境悉紛　每柵簒奪
窺弊侵嵓　烏合厖解
駿遠并呑　濃尾睚眦
鉾接甲越　陣挫孫呉

兄擢霜臺　弟規俳諧
壯膽雷震　銕肝蟻附
爰偃茲屠　影從響應
聚樂鏤珠　醍醐鋪錦

高麗頻襲　馘塚尚存
林氏鴻儒　稱心幽棲
紹運循環　朝野抃躍
邦域繁昌　餘光無疆

歷史提要　勸懲捷徑
誠乎童兒　勤哉習讀

浪速　岡本棋園謹書

本朝千字文終

皇洋漢書籍類
并翻譯書叢允

書林　大阪心齋橋筋一丁目
松村九兵衛

小崎吉郎 著

内國千字文

明治七年（一八七四）愛知縣伊藤文造刻本

據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愛知縣伊藤文造刻本影印

小嵜吉郎著述

内國千字文 全

明治七年六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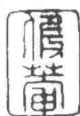
皓月舎
環翠堂 合梓



明治七年三月









小嵜吉郎著內國千
字文

大日本國温故稽古
開闢元始天御中主
自常立魁空前初祖

耦獨七代諾冉二尊
鶺鴒低昂陰陽交婚
照神鎖窟黑漫晦冥
鈿女手力奏優啓扃
簸蛇寸斷雲牆八重

彦名已貴醫藥之宗
霄降瓊杵攘定瑞穗
試換箭鉤互要幸利
龍種鸕茅以上五地
從是人皇盤余踐位

妖賊伏誅股肱賛治
湖湛岳聳矢洞稲焚
角觝形墀齋潔鈴濆
禁殉撫字採橘辛勤
劍薙草莽刃拂梟氛

阡陌分界熊曾再蹲
后執斧鉞韓彌外藩
猪齧龐阪犬誓堅石
宿禰六仕壽考三百
若郎拒獻鷦鷯眺烟

通姫蛛網狹磯珠圓
眉輪懐七雄畧荒禽
計億亡匿先後君臨
刳孕覩胎去爪掘土
津乂排狼膳臣探虎

企儺露瞖佐用望夫
物部破佛畜狗揹軀
蘓姓驕僭廏王夙明
奸鹿覆滅鎌子俊英
肇製年號檢察戶籍

智武顛末召募籌畫
史撰律令官創學寮
鑄錢銅銀劃郡逞遥
書紀涉獵醴泉淵深
昉構廣嗣福致黄金

鏡僧譴責和氣廷折
阿仲餞帳想笠巒月
伊呂弘法片假眞備
蠻夷擾邊田村任帥
奠京山背日平安都

千字文 五

嵯峨隱叟菅江鴻儒
井疲駿蹄篁吟謫行
惟喬謝俗在業傾城
感鬼詩句鬪獸狂輕
融愛遊宴煮鹽園圍

罷遣唐使呑寃宰府
善氏封事繕寫判剖
工繪巧毫準繩規矩
脫衣寒夜作橇暑候
將門東叛純友南寇

千字文 六

花帝敝屣藤華榮茂
源語枕紙清紫才富
悶賦菟裘盲撥琵琶
匡房賂歎朗詠面嗟
實資裁袖顯基剔髮

陸奥騷劇九歳征伐
宇水著談白河因雨
柄嶺吹笙雁陣亂伍
弓驅癃豎射落怪鳥
嫡庶競統親戚爭挑

鎮西掖玖惡太忿瞋
松公祈死祇妾退身
經洲築岬巖洋鑿巖
鞍溪習擊蛭嶋揚帆
賴朝懸弧鮎市幡屋

鬢幻牛熱旭没巴服
鱗涸槽浦魚貫鵯谷
短笛逆櫓扇的梅箙
靜舞鶴陵窟投蝦類
收狩不盡兄弟遂志

兵衛僞貶冠者遭誣
梶原蒼蠅比奈虬鬚
根生急煎北條相撲
龜妓殊寵押奴疾足
承久謟罪流殺慘毒

小倉一首　恭時式目
蒙兀剽襲　紅旌霞簇
ノ乀艨艟　凹凸風浪
雙隻舸遁　悉皆海葬
漁莊認厄　農舍識衷
崇鑑況戲　纍葉運窮
興隆革命　唯叡維聰
高德能文　正成精忠
伯耆迎駕　義貞建功
廟謨臧否　賞賚異同

惑溺簧舌　踈忌塔宮
直諫託馬　左督總戎
輦轂路絶　寂寞芳野
楠摧菊殘　仇衆援寡
玄惠庭訓　兼好徒然
應仁享祿　戰塵接連
道灌酴醾　肖栢牡丹
普率沸騰　割據錯盤
信長秀吉　我尾州産
帷幄非羆　氓隸拭眼

諸軍仰幟群傑避旗
修造鳳闕設置所司
雞林艤艦聚樂結盟
或徵織豊誰制縱橫
家康岡崎寛猛并合

拮抗勦討匍匐誘納
轉斡乾坤芟除繁雜
鮮客來聘琉球入貢
鄭求救矣肥邪倥偬
張孔堂兮橋彌與黨

四十餘士報讐遺像
防策豫說仙倖舊姻
纂述董筆襃貶屈伸
素乎奮起烈也激論
櫻郭刀瘢氷雪血痕

奔走徼候遐邇列屯
會桑乞憐麑菽酢恩
政體復昔民情歸惇
拓境於樺駐驆于荏
郡縣整頓銓衡烹飪

電機瞬息　蒸船飛丸
貿易昌盛　往返波瀾
教導勸懲　翻譯博觀
鐵鋪街衢　牖耀玻瓈
疊樓曉靄　層閣晴蜺

揭焉聖化　快哉丕休
寶祚悠遠　萬春千秋

内國千字文終

粟田泰書

萬國球圖　杉浦安五郎譯　一名地球儀　一圓

內國千字文　小﨑吉郎著　一冊

單語草紙　近藤保著述　粟田大三郎書　前輯　一冊

萬邦書籍關係所

三州岡崎書肆

伊藤文造發兌

永田桴船 著

日本千字文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府永田道鱗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府永田道鱗刻本影印

版權免許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七日

千里必究
不許翻刻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明治十七年新鐫

石渠堂藏版

周興嗣排次右軍殘字千文叙為韻
語意義略完固無餘字襄々其難
所以顯㨿為白復々有仮千文者、就數
千萬字中一々生所好、宜縱横馳
騁無不如意、而語或艱澀遠不如
周之今古人之才不相及耶　長嶠
永田楞船撰日本千字文、歷叙我邦

日本千字文序

古今之事、實詳遍百王語多獨造
間又用我俗字、在我邦叙々時勢所
必然、而語所字悉是於周而別樹一
幟自我作古者可稱日本千字
文矣
明治癸未十月三洲長莢書




序

頃余戲作自敘千字文。費數日工夫。然則使鄰叟讀焉。曰子若撿出同字。則每弍字酒一斗。已賞予矣。不意同字有二。而隣叟尚欲撿出其他。未已也。適高津柏公携其友永田楞船君見過。君出一卷。徵余序。則日本千字文也。余甚奇之。夫千字文昉梁周興嗣。後雖有倣者。寥寥千載。蓋無幾也。乃今同時有千文之作。不亦奇乎。既而誦其詞。本諸國史。交詳近代。別出新裁。取類甚廣。此宜剿也。如吾作則敝帚之。不若矣。余又聞諸柏公。君嘗游于廣瀨淡窓翁之門。與長棋外廣瀨青邨等相切劘。其學有淵源云。

明治十六季九月

敬宇中邨正直撰

日本千字文序

日本千字文例言

我邦有千字文。令不為尠焉。然至于明治昭代之盛。則未覩有其作。余嘗為幼童習字而綴斯文也。專主平易而不主佶屈聱牙。采攬世上通語。旁撫古人糟粕。是故言不典雅。意亦淺近。但欲使幼童易讀以便背誦耳。茲有友人與二三子弟相謀。將上梓。因復再校數次。以公于世。校之疎脱。乃令乞訂覧者。

此小冊子僅一千字。雖不足以闡全國文明之萬一。然亦為曉幼童。每句下加自註。宜從簡。如有誤謬。博雅識者。更為補正焉。

是篇體裁原倣周興嗣文。然其文義。分為七段。每段換韻。起章一段。用青韻。説神代之事。二段用職韻。説國家組織之功。三段用東韻。説中古之盛典。四段用陽韻。説時勢之變遷。五段用真韻。

日本千字文　例言

石渠堂藏

説明治文明之化育。六段用紙韻。説物產精巧。與國民富益。末章七段。用陌韻。雜説幼童勉學之意。於四海競美。澄波碧濤之間。故以每句韻促句格結之。讀者幸領之。

千字文。始成魏鍾繇之手。世傳以實。逮于永嘉年。失其書。又為逍石勒。驅逐所載典籍。一經暑雨。悉皆糜爛。千字文幾乎湮沒。東晉元帝。恐其文滅。勅令王右軍編修焉。然文勢不次。音韻不屬。頗以為難。至蕭氏受命之日。令周興嗣次韻。乃文成。其文義深奧。而淺蒙皆以為難解。故復令內司馬李暹註斯文。余雖未覧李註。令茲倣顰。增添註解。區々小冊。讀者莫咲蛇足蹣跚之多則幸甚。

明治十六年仲冬吉日識於石渠樓　田栲舩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長崎　永田枵船著

陰陽未判。荒邈之氣、無聲無臭、苟於此間也、不可以釘搬一點形容之辭、

乾坤無形。指南為東輙可得也、指白為黑亦可得也、莫必莫固、

鷄子混沌。清濁溟涬而如雞卵表裏、唯茫漠之氣藐々焉爾、

水母聆竮。茫漠之氣微動、則如水母浮漂於渺波、

浮脂含芽。

茫漠中生一物、其狀如葦芽、

群象杳冥。五行始成、而萬物未發生焉、

滴凝成島。重濁氣下滯而為地、。諸冊二尊共立於天浮橋、探溟中、鋒滴凝結、即成一島、

氣騰為星。太極生兩儀、。清陽氣騰升而為天、為日月、為星辰、

先天神聖。先天地而獨成、乃是天地之祖也、稱天御中立尊、次神彥高彥、合謂之三柱神、

造物傑靈。諾冊二尊和合、而化生山川草木諸神、暨群物蒼生、

德霑木石。天神七代、德風生成、不動物、況於動物乎、

化及蝡蛉。天神化育、無一物不生成者、蝡蛉者至微小虫、況於其尤物乎、

貝甲獸爪。貝者蚌蛤之類、甲者鼈鼉之類、獸爪者牛馬犬猫之類、黽龍麟鳳、其類中之尤物、謂之四靈、令此非曰其四靈、

魚鱗禽翎。鱗者鯛鮒之類、翎者鵠鴉燕蝶之類、此二句總括水陸動物云、

瀛環陸遠。史記孟荀傳、乃有大瀛海環其外、。我邦四方皆環海、在乎東洋中央、故曰瀛、陸奥外有北海道、故曰遠、

榛叢松亭。上古宇内鴻荒、而未興土木事、故云、

蓋我中

域。我國在東洋中央、故曰中津國、

卓絶滄溟。我邦天孫一系、殊域一無此美風、故曰卓絶、

曰磤馭盧。磤馭盧、上古俗語、男子美稱、猶曰男子國、或言君子國、

秋嶼蜻蜓。人祖曰、美哉國也、似蜻蜓銜尾、美秋峙、秋津島、略称、

葦原瑞穗。本名曰豊葦原中津國瑞穗、穗者我邦稲秋豊美、故曰瑞穗國、

皇國總名。以上名稱、大日本帝國舊稱也、

草創之首。天造草昧、人造經始之時、

醜類蠢腥。艸昧、

之世、妖邪衆神蛍火蠅聲、集于腐臭處、故曰蠢腥、

二耀迭照。此謂陰光陽光、互出入于東西、

六合半寧。六合、謂上下四方、神代我邦未全平定、故曰半寧、

邦主避位。大國主命、以其子事代主命、獻國讓位、

日孁啓扃。大日孁貴、天照皇大神尊號也、大神幽居于天巖窟、天鈿女奏優樂、微啓扉窺之、

瓊杵降臨。地神三代、號天彦火瓊々杵尊、天忍穗耳尊子、實素戔嗚命嫡孫、始降于日向高千穗、

陶鑄典型。天照大神、賜天孫

以三種神器、平定中國、陶鑄見莊子註、造成之謂也、

磐余踐祚。尊號、神日本磐余彦火々出見天皇、踐祚、猶言踐神位、統天祚、即位謂之踐祚、

經營朝廷。神武帝始行朝政之所、經營、詩經云、經之營之、

君臣有分。定君臣尊卑之分、風雲之際、有禮有義、

老幼序齡。長少有序、偃息干戈、而宣語人倫之大綱、

一系統御。帝業縣遠、万々世一系、與天地同極、是外域之所不及也、

三器永式。奉三種神寶而即位者、為吾朝万古永式、

讙呼唱衆。人祖詔畧曰、東有美地、朕當足以光宅天下、蓋六合之中心乎、何不就而都之乎、○李廣傳、振臂一呼、創病皆起、

指麾討賊。皇軍親征、誅滅宇內諸賊、平定中原、○李廣傳、擧刃指虜、胡馬奔走、

悠久鴻基。悠久見詩經、○帝業億萬年之基、可謂悠久神德矣、令以帝即位年為紀元第一、

全賴帝力。覆載之功、與天地同其德者、全是帝之武力也、偉哉人皇第一祖之功、

元勳烈孫。開國元勳、謂帝之功臣、天兒屋根命、太玉命、經津主命等、烈

孫、如武津々身命、可美真手命、天種子命、天富命等、

左右攝職。人祖時、天種子命、天富命執政、

如車兩輪。左右臣職、譬如身有手脚、倘缺一則為其不便也可知矣、

似鳥雙翼。雖鳥能飛、損一羽則其為不可也可知矣、是所以有左右大臣也、

訓毓人倫。古代撫育人倫、訓詁道學、誨々爭就

中、垂仁帝勅禁海內殉死、不朽盛事、罔極恩勅也、

祭祀社稷。神武帝至崇神帝代、天地神祖廟祭郊禘、年々有恆例、

淳朴恭和。謂上古邦

人性情、賢孝廉直○謂國風民俗正直、賢良忠孝好氣質、婦傚績紡○婦女相傚為衣服類、男事釣弋○農工商虞餘、則業山幸海幸、今謂漁獵之業也、億兆黎民○指四民其他雜業游民、宇內平定之後、性々人口繁殖、尚乏衣食○靜謐之世、猶有飢饉、戢戈接旗○人祖以降、數代之間、垂拱無為靜謐、勸農與織○洽遣四道將軍於諸國、督郵勸業、墾壤燒畬○垂仁帝詔諸方開池溝、以灌溉于田、年々豐熟、民賴殷富、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五　石渠堂藏

累作稼穡○種藝曰稼、收穫曰穡、採桑養蠶○應神帝代、百濟國弓月君率族歸化、即使養蠶、寖致華飾○雄略帝時、有漢織吳織女工曰縫女、織出綾羅錦繡、地球斡旋○邵子渾天儀云、地乘氣而立、載水而浮、動如車轂之運、年曆推移○人祖紀元、至景行帝即位年、既歷七百三十一年、○年有號始于孝德帝即位年、山層露頂○內地寂多高山峻嶺、川流就

卑○涓泉不壅、為溪為河、河流皆又注于海、琵琶湖響○內地湖水、以近江湖為第一、其形似琵琶、故曰琵琶湖、響形容琵琶言之、芙蓉霄拔○內地名山、以駿甲富士為第一、山形如蓮葉倒挂、故曰芙蓉岳、后征西韓○仲哀帝妃、立為皇后、神功皇后是也、諱氣長足姬尊、皇后樹所杖矛於韓城而還、尓後韓人稱藩臣、尊伐東夷○幼名小碓、日本武尊是也、東征入蝦夷、戎羌皆畏○三韓人皆畏服、蝦夷俘獲大怖、尊釋之、邊境乃安、童蒙也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六　石渠堂藏

知○內外兒女、相傳以眷說、官課屢蠲○免民之租稅、仁德帝代為最多、外貢莫虧○新羅百濟、年々朝貢無闕、莬道謙讓○應神帝第五子、仁德帝同母弟、宇治稚皇子是也、謙讓事、詳于國史、難波固辭○應神帝第四子、母皇后仲姬、大鷦鷯天皇是也、固辭事、令畧之、云、天皇不肯、奉即位、王仁乃作梅花歌、以勸、其倭歌云、難江梅花、兮開猶在雪、令既春風、兮十分梅花、已節儉○此謂帝儉德、恤貧仁慈○已上二句、

擧仁德事實云爾、**頌音沸吻**。謂後人贊帝德、**喜色**

盈眉。仁德帝曰、慶人之富、即朕之富也、帝御製曰、陟彼高阜、觀眺市田、民竈炊烟擁靄然、**敦厚性質**。此謂二皇子性情可為民之則、**確實**

風儀。兄弟互相讓空位凡三年、其風可欽慕焉、**豐敬竺墳**。用明帝之子、諱豐聰、曰廐戸皇子、深好佛教、**備誦唐詩**。眞備公適唐留學中、唐人使公讀野馬臺詩、其詩則文句交錯、以為難讀、乃有神助、公輙誦之、詩此不錄焉、**仲**

卿拜月。安倍仲麿、聖武帝天平年間、本邦學生、奏請將還、會颶風起、其船漂泊安南、仲麿留仕于唐、拜月、見其倭歌、**浦叟騎龜**。本朝神社考、浦島太郎、丹後國余社郡水江浦人、釣江之滸、得大龜、遂乘之入海、到蓬萊山云、**跪擎蹴鞠**。中臣鎌公、始遇天智帝、奉蹴鞠事、委于國史、故令不揭之、**默悟圍棋**。吉備公西遊、留學于唐、大通經史、始識圍棋、雖多奇事、令畧之、**菅廟飛梅**。菅原道眞公、後贈正一位天滿大自在天神之號、然而諸州廟食者、乃是公也、公嘗及到謫所、

一夕詠歌懷梅、乃公常所愛梅樹、飛到太宰府、不亦神哉、其倭歌云、東風吹兮香遠憶、梅花無主兮莫忘春、令各地菅公廟、多皆植梅、其由來遠矣、**鴨祠奠葵**。鴨加茂國音相通、故令假字、謂鴨祠、宇多帝寬平中、臨時祭始焉、**字從萬葉**。万葉假名、余未考、始于何代、其体令錄出次句、**歌始八墻**。素戔鳴尊遂與稻田姫婚、築室于須賀、始作歌云、夜久毛多津、伊豆毛夜幣賀岐、都麻碁微爾、夜幣賀岐都久流、曽能夜幣賀岐遠、是万葉之体也、**玄弓鎮妖**。堀河帝嘉保三年、詔源義家直夜鳴弓弦、上病立愈、

赤雉呈祥。天武帝白鳳年間、諸國獻赤烏赤龜朱雀等、帝為祥瑞、大赦天下、**賞加爵秩**。有功者、則增進爵位秩祿、**罰憑憲章**。有罪者、則照準法令罰之、憲章謂刑律之書也、**患魘召晁**。安倍清明、一條帝代、為陰陽博士、上病、召清明、即占、禊祓癘魘、上病乃愈、與仲麿同姓、故假字言晁、**射鵼賜菖**。近衛帝仁平三年、勅賴政射鵼、乃射墜矣、上病立愈、賜劔及宮女、菖其女名、賜菖時雖入菖於宮女數人之內、令賴政自擇之、其時作歌云、梅雨濛々水溢池中、薄言采

莒我心忡々

順則多慶。○如武内宿禰、中臣鎌公等、傲必遭殃。○如入鹿大臣、平将門、平清盛等、榮枯黜陟。○臣民生涯、一枯一榮、三黜三陟、不可逆知、治亂興亡。○國家保元以来之衰、生於武将兵權、将門跋扈。○保元以来、王室衰微、武将掌握政權、無所忌憚、豪族肆狂。○以世家門閥、或横恣張威福、徙院隠岐。○謂北條義時、幽後鳥羽院於隠岐、高時陟後醍醐帝於同所、清盛流崇德帝於讃岐、幽六條帝

於鳥羽等、執權鎌倉。○源頼朝以降、北條氏九世、執權于鎌倉、輕侮禮制。○如幽天皇於僻遠之地、紊乱國家君臣之制度、而天下唯知有鎌府、而到不知有王室之甚、棄捐綱常。○三綱五常之道、不可須臾去身之大義、如義朝弑其父、頼朝逐二弟、非人所為也、平仆源蹟。○義仲頼朝、族滅平氏、源家後尋亡矣、南頡北頏。○南朝北朝、分爭内地、義貞兵寡、尊氏勢鋭也、吁嗟楠氏。○吁嗟、歎惜辭、徳川光國、建碑於湊川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奮臂扶尫。○謂奮勇抗敵軍、尫謂弱力、仗嶮拒仇。○據千劔破城之天險、拒北條氏軍、仗兵仗之仗、令比劔言之、柔克屈劉。○弱能制強、寡能當衆、古之良将、弗戰而屈人兵、楠公之用兵也亦然爾、膽略妙決。○楠公用兵如神、雄略大膽、彷彿蜀姜維、故曰膽畧、殺傷過量。○千劔破城兵、僅九百餘、能支北條二十餘万軍者數十日、殺傷甚多云、敵謀再擧。○敵指足利氏、謂尊氏逃竄西海、再謀上洛、募士四方。○

尊氏務募求将士於諸國、義貞猶豫。○不聽楠公之議、其心猶豫而不决焉、袁若忠良。○尊氏率西兵而東犯、正成與弟正季、自殺于湊川、若論語若人、遺孤芳野。○楠公召男正行、命云、汝存能佐幼主于吉野、遂訣別而去、埋骸沙場。○正成曰、大丈夫功不成、則血膏草野、如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時、梟雄割據。○足利将軍襲世、東有今川織田、齊藤、浅井、朝倉、上杉伊達、佐竹、武田、北條等、私鬪爭疆。○西有大内、大友、赤松、尼子、菊池、嶋津、

毛利鍋島、龍造寺等、**隼鷹攫兎**。謂強凌弱、**虎豹驅羊**。謂大制小、**驍勇叛服**。列國將士、叛服無恒、是戰國之風也、**鈇鉞又僵**。天皇有討賊之詔、則必選將授鈇鉞、故今將曰鈇鉞。○百戰百勝上將、又有敗事、**併吞州郡**。猶曰掌握內地、**秀吉**。謂豐**家康**。豐臣太閤之諱、德川故將軍之諱、**威輝海表**。謂豐公末年征韓、示武威於海外、**聲震關岡**。德川將軍、與石田治部軍大戰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十一　丙渠堂藏

於關原、尓来德川兵不可當、遂滅豐臣氏、**築城大阪**。豐太閤新築大阪石山舊址、世稱海內無雙鉅城、今鎮臺即是也、**遷府武藏**。德川氏開江戶城、遷駿府於此土、世稱海內無比都會、今東京即是也、**梁橋虹臥**。此謂大阪府溝河、板橋之多、俗云大阪有八百八十橋、**臺閣霞揚**。此謂舊江戶第邸、巷街之廣、就中霞關、駿河臺等名所在、爲故今用霞臺字、世俗嘗言、江戶有八百八十街、**鐵楹銅葺**。此謂舊藩臣居城堅固、**朱棟金粧**。此謂內地堂廟美麗、**上恭下逸**。謂國家清平、無事靜寧、**冬温夏涼**。謂二百年餘治平而不知有亂、**油幕發令**。自賴朝開覇府以後、邦家政務出于將家、**七百餘霜**。高倉帝治兼年間、自賴朝起兵九七百年餘、**奢極罷獘**。漢武秋風辭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戰弭欠伸**。意闌則欠、體疲則伸、蜀劉備居荊州數年、慨然歎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馳、功業不建、是以悲耳、**陋習除舊**。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十二　丙渠堂藏

後前獘習、有不可向他說話之事、令一洗而矯正風俗、**季候改春**。廢太陰曆、行太陽曆、曆數記筭、遡于人祖紀元即位年、**政體復古**。謂復人祖朝政、萬機出於今上宸襟也、**詔命維新**。勅許萬國交通貿易、公使來遣始于此、**業慣敏捷**。謂正業雜業、共皆日勵功用、**勢嫌因循**。謂嫌固執舊慣、因循、自任天運之意、丈夫兒直須隨時勢變化要活用也、**置縣區別**。大國小國、併割、各有其區別、**休藩各均**。

謂大藩知事小藩知事一般廢止、

租税賦獻。謂田租地税、戸口賦課、泊獻納物、

楮幣玉珎。年税金納、令廢從前米貢、又新鑄金銀銅貨無孔圓形錢、且新製紙幣、大行于世、民以為便矣、

戴冠解劍。禁止佩劍、無貴無賤令許常時冠帽、

散髮搢紳。剪從前髻為短髮、搢紳謂朝官也、

机肉飫腹。牛羊鷄豚之肉、設几案常飲食焉、

筒袍恊身。洋服寒燠共昇、降進退便于身、

漢洋交際。漢者支那、洋者歐米等、西域、

英佛来賓。此舉英利佛蘭兩國、其他諸國令畧之、

約盟長崎。外域交易、天文年間始于此港、尓後荷蘭清國而已、餘國禁止之、嘉永年間幕府再約万邦通商之盟於此港、

開港横濱。安政年間新開此港、内地五港之一也、

函館樺太。在北海道、函館便内地五港之一也、

同是通津。攝津有神戸、越後有新潟、是謂内地、五港外域通商之津也、此畧舉之、

舩艦輻輳。舩運輸船也、艦軍備船也、多碇泊于此五港、輻輳字見文選、

品貨紛繽。貿易免許以来、物品銅鐵類、庫積市充、

繭茶殊貴。一時物價沸騰、就中内地製産品、以繭茶為最美、

兒女徐馴。万邦交通之始、内國兒女輩莫不驚駭、漸々熟視、今無異情矣、

電機傳信。内外道路、総用電線機、無遠近之別、通急報、

氷鏡寫真。以藥帯鏡寫取人物真影、

郵便絡繹。内外書信、以驛逓郵便相達、一無延滯、絡繹陸續不斷之謂也、

邏卒警廵。廵査官卒、晝夜廵行、交番警非常、以監護人民、

土産殷富。内地各所物産、逐年繁殖、

戸製精贇。内地各所製造品、日倍精巧、

樟變龍腦。藥物之一種也、樟腦為変腦、変腦為龍腦、其類推而可知也、

窰斫烏銀。烏銀本炭之異名、令謂石炭、岩窰劉出石炭、其膏其滓亦足世用矣、

酒熟伊丹。内地酒品、以攝之伊丹為極上、灘池田次之、

穀饒筑紫。本邦稻杭、以九州為甘美、就中若熊本米、其價常超他縣之米云、

絺綌曬越。絺細葛、綌廉葛、令合

謂葛衣、以越後晒為極品、橘柑堆紀○柑子橘實、以紀伊為最多、宇茗河棉○本邦製茶、莫及宇治者、木綿製糸、莫及河內者、江鮒淀鯉○近江湖有源五郎鮒、淀河瀨有數尺鯉云、花愛桃櫻○城州伏見有桃山、昔日豐太閤館于此、其他處々多桃花、櫻花本邦名花、名所最多、邦人言花者、獨限櫻花云、菓好梨柹○梨子能解熱渴、故蓄之藏到炎夏、一無腐爛者、柹實其種類至多、有御所柹、有最上柹、神妙丹、美濃天龍坊、其餘不遑枚擧焉、井田膏腴

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步、公田居一、膏腴謂土之肥沃、過秦論、東割膏腴之地、都邑洵美○周禮四縣曰都、四井曰邑、左傳凡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人祖曰美哉國也、王粲登樓賦、山川洵美兮非吾土、商賈利潤○海路便、而陸亦有馬車之通運、行商坐賈、互多潤益、王者福履○王者帝王之稱也、詩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軍講火攻○兵者詭道、又不祥之器也、故以火攻為上策、講鍊習也、講述戰法之謂也、舟走煙起○大洋中運輸航

海皆期迅速、故不掛風帆、而焚石炭、瀛烟颺則其行如飛、兵徵操砲○年々采年齡骨骼適當者、習兵專訓鍊銃砲之術、舌耕換耜○代言人演舌者等、猶農夫耕耨、晉楚競功○各國日競功業、韓文公廟碑、晉楚失其富、雲濤互市○全地球上世界、各々互成市、牧豚誰尤○牧畜之家、令其為多、屠牛敢耻○屠割之徒、不亦少焉、從前屠者令編入平民籍、學問勉強○學問溫古知新之義也、不學則不可誨、不問則

不可道、故自不努力、則人孰其啟廸之、藝能術技○六藝百能、術數機關技等、戈識俊邁○秀戈博識、俊邁之士、登庸即仕○采選則奉仕于上也、志高慮淵○志可高遠、慮可洪深、言簡行駛○易曰、吉人之言寡、譟人之言多、禮記、君命召不俟駕行、言語不可煩譟、過行須自悛改、辯他語脉○能聽他人語話、須分析其是非也、省吾容止○能慎吾動止、須畏人之多言、語曾子曰、三省吾躬、仙貌鬼

鵩。游宴中有鴆毒之謂、銚眼壁耳。世諺云、壁有耳、銚子有鼻目、周興嗣文、屬耳垣墻、斾祝齊颺。今値天皇聖誕吉日、則全國戶々必竪旭旗、以奉祝歡筭也、弦張或弛。如今海陸二軍、雖有擴張之命、猶準恒例、必賜休暇矣、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林郊阡陌。辟原野、置田宅、市井道路、毫無不潔之汚穢、沼軜丕闢。不翅北海道開拓、總之小金原、野之那須野遠之御方原等亦闢矣、望幸鄰嶧。天子巡狩、吾邦前代

未有此盛典、今上方今期年而巡幸四方、是昭代之嘉祥、可謂臣民之大幸、○鄰嶧山名、秦皇東巡而登此山、立石頌德之處、今假用字爾、文明恩澤。邊陲之民、那能可得瞻仰鳳輦歟、如今清平之世、忝獲拜行幸、不可不謂文明恩澤矣、靴汝韡舃。如今少觀着草鞋着、○官署令許士民着靴昇降故云爾、毛爾板宅。都鄙民戶、往々比屋、毛葺以扼非常、是亦文明一美事也、漏刻晝夕。時辰表一日不可家缺之器、頸係棚積。頸係者往行人不可須臾離身之小

時器也、棚積者販售家製工之物也、頸係者見佛說經、沼囿夢貘。沼囿、采孟子、靈沼靈囿、今謂公園地、貘者博覽動物之一也、白澤類食惡夢獸、出于山海經、故今曰夢貘、角犀鬣鯽。此舉博覽水產二物、茲略其他、寶庫刀璧。寶庫官庫也、謂古代名劍玉璽類、錦纛秘籍。錦纛日月錦旗、撥將討賊之章、識秘籍古代帝王御書、歷世所傳之圖書、縱覽綺帛。縱覽、偕樂之意也、其席陳列綺帛錦綉之類、梡丘珠磧。梡謂陶器漆机之類、

積聚而如丘陵、珠謂珊瑚水晶、鼈甲象牙之類、藏貯而如沙磧、鐔彩牗碧。謂五彩花氈、或新樣段通、相映帶于戶牗步障、玲瓏艷碧之中、奈彼蹻蹠。彼者指他之辭、盜蹠上古巨盜、出于莊子、莊蹻秦時大盜賊也、律法正格。律法沿時有異同、新律例有十五律、三百十八條、五刑之外有閏刑、嚴禁博弈。博弈賭物也、此情欲之欲而百惡之斛也、故今嚴禁之、刑例在于雜犯律、歷史周易。史可以識世之隆替、人之賢否、易可以見變化之理、禍福之機、蟹書

梵冊。洋書可為便萬國交通之必用、佛書可以決不生不滅之理、

見聞達覈。卓見須開新眼目、多聞須達古人意、

句讀註譯。句讀段落須再看過、飜譯註解須能注意、

片善勿擲。蜀昭烈戒子曰、勿惡小而為、勿善小而不為、

寸晷可惜。晉陶侃曰、禹尚惜寸陰、吾須惜分陰、淮南子、聖人不貴尺璧、而惜寸陰、

令非疇昔。令日事情、不可以昔日比較、物換星移、蘭亭記、後人視今、猶今之視昔、

俯仰異迹。一俯一仰瞬息之間、谷為陵、滄為桑、

沖繩更懌。琉球今改沖繩縣、舊藩臣列於華族、安堵悅服、

台灣寛釋。支那閩越之一小島、最近于吾域、前年有台灣之役、亟和成、故云尓、

遐航咫尺。萬里航海、刻日而至、實如咫尺之地、

使鵬翩。万國交通之際、互派遣全權公使、鵬翩莊子語、喩公使遠適云、

舞蹈謙適。舞蹈小學題辭、習樂之容、謂公使互有應接宴會、相和悅而親睦矣、

吧囉跛蹉。吧囉支那俗語、形容應對笑語、跛蹉恭敬不寧貌、

醫恆撿疫。官醫於病院、撿察兵士骨骼膂力、虎列剌類症、或娼婦黴毒等、

娘亦研魄。論語云、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如今女子皆幼少入小庠、習修婦道、魄謂貞潔之精神、

蟬鬢蛾額。指美人云、詩經語、晉邦從前風俗、婦女嫁後必剃眉毛、今則復植青黛、如蛾眉、額據韻假字耳、

瓠齒桐屐。邦俗從前婦女多以鐵汁涅其齒、今視其染者至少、大抵皆皓齒、喩之瓠核之白、故曰瓠齒、詩經語、近年以梧桐多為木屐、婦女步行最好其輕、故無貴無賤皆令着屐、

後生思益。孔子曰、後生可畏、子路請益、子曰無倦、令不曰請而曰思、不止一身之益、進欲速成國家之益者、故曰思、

朋友相擇。論語云、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管仲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叔、

招魂榊柵。外交之際、不失吾國風、遵行祭祀之禮於榊垣之間、榊神木也、今謂各地設置招魂祠、祭官軍戰亡之靈、魂者天地義氣、所謂日本魂也、

馳譽蠻貊。北山移文、馳譽九州、牧又云、馳妙譽於浙右、此欲顯揚我邦名譽於海外文明國、豈翅限未開野蠻國哉、是後生之意想也爾、

九重庇奕。九重謂禁垣、象天之紫微垣、司掌樞機之

處其為岱蔭也廣大也哉、**千載面白**○千萬億之畧數、載唐改年為載、面白邦俗方言、其本恐出乎天岩扉之故事乎、今取心其不疚面無赧色之義、**於穆旦一奭**○於贊美之辭、穆深遠之意、旦周公名、奭召公名、周武成康之世、補袞之人也、**毗輔宸掖**○毗輔猶弼佐、宸宸宮也、掖前殿平門之傍曰掖門、宮室志要自漢以来天子獨制為官闕、**孰謂世窄**○孟子曰、孔子上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紅暾光赫**○紅暾乃大日本帝國旗章也、外域嘗指我皇國曰日出處、扶桑日本、共是朝旭初出之處、其名正矣、詩曰、赫有臨下、正是我國光赫々之謂乎、宜哉東洋一寰宇、將来萬々世、國光滋盛大焉、以今日觀光、非昔日觀光、而其盛可知也、恰若曉暾離海、漸々當午、麗于中天、莫不普耀、可謂與天地無疆、與日月同輝、國華燁煌、猶如旗章翻々然標的於海外、吾人旦々不可不拜戴焉、

自註詳解　日本千字文　二十一　布渠堂藏

日本千字文終

日本千字文國訓附

陰陽未判　乾坤無形　雞子混沌　水母蛉蝣　浮脂銜芽　羣象杳冥
滴凝成島　氣騰爲星　先天神聖　造物偹靈　德需木石　化及蝡蛉
貝甲獸爪　魚鱗禽翎　瀛環陸遠　榛蓁松亭　盖我中域　卓絶滄溟
曰磤馭盧　秋嶼蜻蜓　葦原瑞穗　皇國總名　草創之首　醜類蠢腥
二耀迭照　六合半寧　邦主遐位　日霎啟扃　瓊杵降臨　陶鑄典型
磐余踐祚　經營朝廷　君臣有分　老幼序齡　一系統御　三器永式
讙呼倡衆　指麾討賊　悠久鴻基　全賴帝力　元勳烈孫　左右攝職
如車兩輪　似鳥雙翼　訓毓人倫　祭祀社稷　淳朴恭和　賢孝廉直
婦伆績紡　男事釣弋　億兆黎民　尚乏衣食　戢戈捲旗　勸農與織
壐壤燒畬　累作稼穡　採桑養蠶　寢致華飾　地球斡旋　年曆推移

日本千字文　國訓附　一　石渠堂藏

山層露頂　川流就卑　琵琶湖響　芙蓉霄披　后征西韓　尊伐東夷
戎羌皆畏　童蒙也知　官課屢躅　外貢莫虧　菟道謙讓　難波固辭
奉巳節儉　恤貧仁慈　頌音沸吻　喜色盈眉　敦厚性質　確實風儀
豐敬笠墳　備誦唐詩　仲卿拜月　浦叟騎龜　跪攀蹴鞠　黙悟圍棊
菅廟飛梅　鴨祠莫葵　字從萬葉　歌始八墻　玄弓鎮妖　赤雉呈祥
賞加爵秩　罰憑憲章　恚魔召晁　射鵺賜菖　順則多慶　傲必遭殃
榮枯黜陟　治亂興亡　將門跋扈　豪族肆狂　徙院隱岐　執權鎌倉
輕侮禮制　棄捐綱常　平仆源蹟　南頡北頏　吁嗟楠氏　奮臂扶尪
仗險拒仇　柔克屈剛　膽略妙决　殺傷過量　敵謀再舉　募士四方
義貞猶豫　袞若忠良　遺孤芳野　埋骸沙場　梟雄割據　私鬭爭疆
隼鷹攫兎　虎豹驅羊　驍勇叛服　鈇鉞又僵　併吞州郡　秀吉家康

威輝海表　聲震闢岡　築城大阪　遷府武藏　梁橋虹卧　臺閣霞揚
錸楹銅葺　朱棟金粧　上泰下逸　冬温夏凉　油幕號令　七百餘霜
耆極罷弊　戰弭欠伸　陋習除舊　季候改春　政體復古　詔命維新
業慣敏捷　勢嫌因循　置縣區別　休藩各均　租稅賦獻　楮幣玉珍
戴冠解劍　散髪搢紳　机肉飫腹　筒袍協身　漢洋交際　英佛来賓
約盟長崎　開港橫濵　函館樺太　同是通津　船艦輻輳　品貨紛縯
鹹茶殊貴　兒女徐馴　電機傳信　氷鏡寫真　郵便絡繹　邏卒警巡
土產殷富　戶製精贊　樟變龍腦　窟斫烏銀　酒熟伊丹　轂饒筑紫
絺綌曬越　橘柑堆紀　宇茗河棉　江鮒淀鯉　花愛桃櫻　菓好梨柿
井田胥腴　都邑洵美　商賈利潤　王者福履　軍講火攻　舟走煙起
兵徵操砲　舌耕換耜　晋楚競功　雲濤互市　牧豚誰尤　屠牛敢耻

日本千字文　國訓附　二　石渠堂藏

學問勉强　藝能術技　才識俊邁　登庸即仕　志高慮淵　言簡行駛
辨他語脉　省吾容止　仙貌鬼腸　銚眼壁耳　旆祝齊颺　弦張或弛
林郊阡陌　沿軌丕闢　望幸鄒嶧　文明恩澤　靴汝韡舄　瓦爾板宅
漏刻晝夕　頸係棚積　沼圃夢獲　角犀鬣鯽　寳庫刀璧　錦囊秘籍
縱覽綺帛　碗立珠磧　釀彩糖碧　奈彼蹻跖　律法正格　嚴禁博奕
歷史周易　蟹書梵冊　見聞達覈　句讀註譯　片善勿擲　寸晷可惜
今非疇昔　俯仰異迹　沖繩更懌　台灣宛釋　遐航咫尺　公使鵬翮
舞蹈譙適　吧囉跋踖　醫恆撿疫　娘亦研魄　蟬鬢蛾額　瓠齒桐屐
後生思益　朋友相擇　招魂榊柵　馳譽鑾貊　九重庇奕　千載面白
於穆旦奭　毗輔宸掖　孰謂世窄　紅暾光赫

明治十六年仲冬日　枵船自識於石渠樓上

明治十六年十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一月出版

著者兼出版人　長崎縣平民　永田道鱗
東京京橋區木挽町壹丁目五番地

發兌
東京京橋區木挽町二丁目六番地　萬字堂本店

東京日本橋通二丁目二十番地　稻田佐兵衛
同　三丁目十四番地　丸善本店
京橋區新肴町十四番地　不騫堂　神谷齊
大阪本町四丁目五十九番地　岡島眞七
横濱太田町三丁目四十九番地　萬字堂支店
外三府諸縣同盟書房賣捌各店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雑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2
SS号=14664082